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九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8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九六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萬曆〕湖廣總志九十八卷

（原缺卷四十七）（三）

〔明〕徐學謨纂修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曆湖廣總志九十八卷》提要

宦蹟十 元上

元張君章，蔡人，襲佩虎符砲水手元帥，戍蔡州。五年，都元帥阿术命將砲手兵攻襄陽。至元八年，調守襄陽一字城，築驗嶺，攻南門牛角堡，破之。攻樊城，親立砲摧其角樓。樊城破。十年，襄陽降，參政阿魯海牙以宋降將呂文煥入朝，奉旨召蒙古漢八萬戶凡二十人陛見，各以功受賜。帝親諭之，令還鎮。十一年，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丞相伯顏命率砲手軍攻其北面，火砲焚城中民舍幾盡，遂破之。賜以良馬金鞍金段，又以火砲攻陽邏堡，破之。天堂賊將攻安慶，君章密察知之。時城中軍僅數百人，君章命搤賊出沒要道，賊不敢入，乃寇黃州。行省命君章率衆復黃州，因以爲黃州達魯花赤。十五年，加鎮國上將軍，仍砲水手元帥。十九年，命率新附漢軍萬人修膠西閘壩，以通漕運。二十一年，兼海道運糧。是年卒。

賁亨，字文甫，冀州人。行軍千戶。已未，從國兵渡江，攻鄂，有功。至元五年，總管山東諸翼軍，征宋，攻襄樊，賁亨出抄蘄、黃，以五百人拔野人原，寫山砦，俘白河新城。十一年，偕元帥劉整朝京師，命爲征行千戶，賜金符及衣帶鞍馬。又

樊城冒矢石擁盾先登破之十三年江南平以功陞襄
武將軍齊寧前後斬首三十餘級十七年改處州路管
軍萬戶二十二年遂致仕卒年五十七
李忽蘭吉一名庭玉隴西人世祖在潛邸用汪德臣言
承制命忽蘭吉佩銀符爲管軍千戶都總領二十年改
四川南道宣慰使二十一年奉旨與參政曲里吉思僉
省巴八左丞汪惟正分兵進取五溪洞蠻時思播以南
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獠叛服不常往往刼掠邊民乃
詔四川行省討之曲里吉思惟正一軍出黔中巴八一
軍出思播都元帥脫察一軍出澧州忽蘭吉一軍自往

得勝門會合十一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設
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亡命迎敵者皆盡殺之遣
諭諸蠻酋長率衆來降徭散毛洞潭順走避嵓谷力屈
始降元貞二年入覲授資德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
右丞議本省公事卒泰定元年謚襄敏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李氏
家于濟陰後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
軍千戶從伐宋圍襄陽宋將夏貴率戰船三千艘來援
泊鹿門山西岸諸翼水軍攻之持七日庭時將步騎自
請與水軍萬戶解汝楫擊之斬其裨將王玘元勝米安

陽守將呂文煥以萬五千人來攻萬山堡萬戶張弘範
力與接戰庭單騎橫槍入陣一人槍折倒持回擊一人
墜馬庭亦被二創復奪後軍槍裹創力戰敗之遂除益
都新軍千戶賜號拔都兒與宋兵戰襄陽城下追奔逐
北直抵城門流矢中左股而止九年春攻樊城外郛砲
傷額及左右手奪其七城遂進攻襄陽東堡砲傷右肩
焚其樓破一字城文煥麾下有胖山王總管者驍將也
庭設伏誘擒之以功授金符十年春大軍攻樊城庭運
薪芻土牛填城壕立雲梯城上矢石如雨庭屢中砲墜
城下絕而復甦裹創冊登如是者數四殺獲甚多樊城

破襄陽降以功授金虎符爲管軍總管從伯顏發襄陽
次郢州郢在漢水東宋人復以漢水西築新郢以遏我
軍黃家灣有溪通藤湖至漢水數里宋兵亦築堡設守
備爲庭與劉國傑先登拔之遂盪舟而進攻沙洋新城
砲傷左脅破其外堡復中砲墜城下矢貫于胸氣甚絕
伯顏命剖水牛腹納其中良久乃甦以功加明威將軍
授益都新軍萬戶師次漢口宋將夏貴鎖戰艦橫截江
面軍不得進乃用庭及馬福等計由沙蕪口入江武磯
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而攻之大軍渡江武磯堡亦破
遂從阿朮轉戰至鄂州順流而東十二年春與宋將孫

[illegible]以功加宣威將軍
大德八年二月卒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刺渾蠡州博野人長通國語膂力
絕人能挽强弓里門鑿石爲獅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
步外潼關守將王彥弼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弼
從鑄往北京近侍火里台見弼所挽弓以名聞世祖召
之試以遠垜連發中的命給事左右賜馬五匹中統末
授金符管軍總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嘗出挑戰射
殺二人因橫刀呼曰我史奉御也宋兵却退至元十年
諸將分十二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

殺其將牛都統襄陽降上其功賜及錦衣金鞍陞懷遠
大將軍副萬戶遂從丞相伯顏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
臂披凝血盈袖事聞賜金虎符軍至陽羅堡伯顏誓
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
呼擊走之伯顏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進定遠大將軍鄂
州平進軍而東拜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
二年陞平章政事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卒於家
年八十六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眞人也貌魁雄善騎射膂力過人
少從軍漣海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選其兵取襄陽
以益都新軍千戶從張弘範戍萬山堡宋兵窺伺夜出
取新大出兵來攻國傑等以數百人敗之斬首四十
餘級由是有名從略荆南抵歸峽轉戰數千里還破宋
兵襄陽下從攻樊城破外城火砲傷股裹創復戰平其
外城授武略將軍佩金符從破張貴兵賈門關戰甚力
再攻樊城竟破之襄陽降世祖聞其勇召見遷武德將
軍管軍總管從伯顏南征十一年次郢州宋兵扼漢水
不得下伯顏謀取黃家灣堡以入漢國傑先登拔之加
武節將軍從破沙洋新城敗孫虎臣丁家洲戰甚力進
萬戶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

官軍久不能討國傑破之斬首盜餘衆悉降將校請曰
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變復叛矣不如盡坑之國傑
曰多殺不可況殺降耶吾有以處之矣乃相要地爲三
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武岡曰白倉遷其衆守
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爲巢
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爲良
民廣東盜陳太獠寇道州國傑討擒之遂攻拔赤水賊
寨永州盜李末子十七寇全州敗官兵殺郡長官上魯
國傑進討擒之梟首而還以前後功加湖廣右丞二十
八年置湖廣等處行樞密院遷副使軍武昌廣東盜群

人國傑復出道州時知上思州黄勝許恃其險
師爲表裏寇邊扳其寨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
之入朝帝謂朝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霸都足以鎮此
他人不能也命無遷他官成宗即位復置行樞密院於
衡州仍除副使初黔中諸蠻酋既内附復叛又巴洞何
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
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萬頃復
叛攻之不能下至是帝即位幷赦萬頃等亦不降帝以
命國傑國傑馳至辰進攻明溪賊酋田萬尸擁衆自上流
而下進兵桑木溪賊敗遂破其巢進攻施溶麾諸
軍攻石農大賊不能支棄寨遁追扳施溶擒萬頃斬之
復窮捕其黨班師繼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屬東
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
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
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國傑久
行邊患瘴至是病篤二月卒年七十二

楊惟中字彦誠弘州人金末以振童子事太宗知讀書
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
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奏於是有大用
意皇子闊出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
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
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
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
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金亡其將武仙潰于鄧州
餘黨散入太原眞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
數萬剽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惟中仗節開
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世祖總統東師奏惟中爲江淮
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
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師還卒于蔡州年五十五中統
二年追謚曰忠肅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尚氣節善
騎射以豪俠稱授柔定興令累遷青州防禦使加昭毅
大將軍遥領永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内觀察使權元
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行經略使事尋加驃騎將軍
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略使行元帥事入朝太
宗歷數其戰功班諸帥上賜金虎符升軍民萬戶乙未
從皇子闊出拔棗陽繼從大帥太赤攻徐邳丁酉詔屯
兵曹武以逼宋道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徑往宋兵出
兩山間圍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軍繼至
遂逵曹武悉下緣山諸堡攻洪山寨破之遂營山下柔

率衆出略地他處宋兵乘虛來襲桑還與之遇自旦至
暮凡十餘戰大敗宋師斬其將校十有二人遂會諸軍
取光州又進趣黃州破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戰艦泝江
接戰壁於黃州西北隅二鼓時宋師至桑邀擊之俘數
百人溺死者不可計所向仆踣軌俘而還宋師懼請和
乃還軍己未分裨將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演從宗王
塔察兒攻荊山桑從世祖攻鄂世祖由大勝關桑由虎
頭關與宋兵遇於沙窩桑子弘彥擊破之世與守關兵
戰敗之會憲宗凶問至宋亦行成世祖北還命桑統領
蒙古漢軍以俟後命城白鹿磯爲久駐計中統元年世

祖即位詔班師世祖北征詔桑入衛至臚朐河有詔止
之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弘慶爲質二年以金
實錄獻諸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進封蔡國公五年六
月卒年七十九

郭侃字仲和幼爲丞相史天澤所器重留于家而教養
之弱冠爲百戶驚勇有謀略從速不台攻汴西門金元
帥崔立降以功授總把從天澤屯太康復以下德安功
爲千戶會憲宗崩乃還鄧開屯田立保障世祖即位侃
上疏陳建國號築都城立省臺興學校等二十五事及
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荊
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旣克襄陽彼揚廬諸城
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
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中統二年擢江漢大都督
府理問官侃上言宋人羈留我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
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
收足供軍旅一日之需帝以侃習於軍務擢爲萬戶從
軍下襄陽由陽邏上流渡江江南平遷知寧海州居一
年卒侃行軍有紀律野爨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
興學課農吏民畏服

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爲蒙古兵所掠在郡

王迄忒麾下長通譯語善騎射太祖遣使宋往返數四
以辯稱乙未從皇子南伐至襄陽宋兵四十萬迎戰漢
水上領先鋒數百人直前衝其陣宋兵大潰壬子三月
卒追贈太保儀同三司與國公謚忠定

張榮濟州人後從鄒陵歲甲戌從金太保明安降太祖
賜虎符授懷遠大將軍元帥左都監甲辰二月領蒙古
漢軍守均州戊申九月宋兵襲均州努力拒戰大敗宋
師己酉十一月復與宋兵戰流矢中右臂中統三年卒

張懋字之美未弱冠已有父風時子良官京東故懋領
其衆從丞相阿朮軍立歸德府以其軍鎮之移鎮下邳

知歸德府事至元七年擢濟南諸路新軍千戶九年從
破襄樊有功十一年丞相伯顏南征其行陣以鋒車爭
為先而衆軍繼之慭以勇鷙遷金紫光祿大夫都元帥
鎮戍邊隅乙未從扎刺溫火兒赤渡淮攻隨州至襄陽
夾河寨戰退宋兵扎刺溫火兒赤賞以戰馬又從攻蘄
黃功居首

賈居貞字仲明其先獲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
下甫冠為行臺從事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
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漢伯顏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
海涯與居貞分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

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務新之闕
杜門不敢樵採不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漲恐彼在上流
為其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十二年春命阿里海涯領兵
取江陵居貞以僉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廩以賑流亡
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
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并湖
荻禁造舟百數艘篤以水軍一方安之蘄州冦起司空
山屬縣民傅高亦起兵應之居貞移檄諭以禍福其下
往往潰散壓以官軍遂削平之高變姓名逃逸獲而殺
之初遣鄧萬戶討賊鄭言鄂之大姓皆與傅高通請悉

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命下
下居貞閉門不出而驕將悍卒相率擾民乃復出視事
人恃以無恐及行鄂之老幼號送于道刻其像祠之汴
宮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數
來上云與賊連居貞曰元惡誅矣蔓延何為命火其牒
十七年朝廷再征日本造戰艦于江南居貞極言民困
如此必致亂將入朝奏罷其事未行以疾卒于位年六
十三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追封定國公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為親王聞其名乃見呼

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
服不稱輒為損益寵遇無與為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
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勑璧習國語譯
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己
未伐宋為江淮荊湖經略使兵圍鄂州宋賈似道遣使
來願請行人以和璧請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謹視吾旗
旗動速歸可也璧登城宋將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
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璧曰大軍至濮州
時誠有是請猶或見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
焉在耶璧適見世祖旗動遽曰俟他日復議之遂還世

祖即位中統元年拜懲䖍宣慰使改樞密副使六年宋
將臣有遣間使約降者帝命璧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朮
營密議命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
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泝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璧
據險設伏待之貴潜上璧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
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慴
不敢動明旦阿朮至領諸將渡江西追貴騎兵璧率水
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遂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
走士卒溺死甚衆奪戰艦五十擒將士三百餘人師還
遷中書右丞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年五十七大德

二年贈大司徒諡忠亮

張禧東安州人年十六從大將阿朮嘗南攻徐州歸德
復從元帥察罕攻壽春安豐廬滁黃左丞闊闊薦禧與
其子弘綱俱入見歲己未從世祖南伐濟江與宋兵始
接戰即擒其一將進攻鄂州諸軍穴城以入宋樹柵爲
夾城於內入戰者輒不利禧與子弘綱俱應募由城東
南入戰帝憫其父子俱入險地遣阿里海牙諭禧父子
止一人進戰禧所執槍中弩矢而折取弘綱槍以入破
城東南角有逗留不進者十餘人立城下弘綱復奪其
槍入轉戰良久禧身中十八矢世祖亟命取血竭遣人
往療之瘡既愈復從大將納剌忽與宋兵戰于金口李
家洲皆捷世祖即位賜金符授新軍千戶從征李璮時
宋乘璮叛遣夏貴襲取蘄縣等城禧移兵攻之貴走盡
復諸城至元元年陞唐鄧等州盧氏保甲丁壯軍總管
宋侵均州總管李玉山敗走帝命禧代之與宋將呂文
煥戰于高頭赤山乘勝復均州改水軍總管從攻襄樊
夏貴率兵援襄陽禧從元帥阿朮戰卻之宋遣范文虎
以戰艦千餘艘來援禧率四翼水軍進戰宋兵潰攻樊
城焚其串樓敗宋將張貴于鹿門山行省集諸將問破
襄陽之策禧言襄樊夾漢江而城敵人橫鐵鎖置木橛

于水中今斷鎖毀橛以絕其援則樊城必下樊城下則
襄陽可圖矣行省用其計乃破樊城而襄陽繼降帝遣
使錄諸將功授宣武將軍水軍萬戶佩金虎符丞相伯
顏因命禧爲水軍先鋒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國師
次八番與叛蠻宋隆濟等力戰而歿贈宣忠秉義功臣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齊郡
公諡武宣

賈文備字仲武祁州蒲陰人襲父千戶職張柔命屯三
汊口備宋兵宋以雲梯二十餘來攻文備率兵鏖戰卻
之授宿州萬戶尋改河南等路統軍圍襄樊九年移

州無水陸漕運宋兵將掠糧餉文備敗之併奪其船寄
罷統軍復授萬戶漢軍都元帥丞相伯顏伐宋文備領
左翼諸軍以從抵郢州宋築二城夾江布戰艦數千艘
于江中陳兵兩岸軍不得進文備泛舟由淪河徑出大
江攻蕪磯堡乃從阿朮先渡江大軍繼之遂取鄂漢以
功加昭毅大將軍守鄂州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趣湖
南至潭州城下文備冒鋒鏑砲傷右手流矢中左臂攻
戰愈急宋臣李芾死之轉運判官鍾蜚英等以城降十
三年加昭武大將軍守潭州衡永郴等郡冦發文備悉
討平之進鎮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徇瓊崖等州改

江東宣慰使討建寧盜黃華拜荊湖占城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改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致仕後十七年以疾卒
延祐四年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武威郡公
謚莊武

孔元字彥平真定人驍勇有智畧歲丁酉棄家從軍隷
丞相史天澤麾下戊午從攻樊城倪王塔察兒命取樊
西堡元率死士挺槍大呼擊殺數百人斬首十九級以
獻從伐宋為前鋒所向克捷進武畧將軍管軍千戶明
年遂軍加宣武將軍右衛親軍總管十九年以疾卒

朱國寶其先徐州人後徙寶坻世祖以兵攻鄂國寶擢

千戶率銳卒於中流與宋師鏖戰凡十七戰諸軍畢濟
授千戶佩銀符從征襄陽攝四翼鎮撫督造戰艦築萬
山堡拔沙洋漿新城皆與有力焉初師次江上國寶請
於丞相伯顏願當前鋒既而奪船二十艘以獻宋擁上
流方舟數百結為堡柵國寶即奮往破柵既渡江下鄂
漢進兵臨岳州與宋兵戰於岳之桃花灘獲其將高世
傑進昭信校尉管軍總管既降湖右加宣武將軍統蒙
古諸軍鎮常德府知安撫司事時宋諸郡邑多堅守不
下國寶傳檄招諭踰月悉平惟辰沅靖鎮遠未下宋將
李信李發結武岡洞蠻分據扼寨國寶擊敗之其衆退

保飛山新城思播蠻來援國寶復與戰破之獻俘江陵
行省奏功賜金虎符累進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參知政
事行尚書省事以軍事至贛州得疾卒年五十九

齊秉節字子度濱州蒲臺人父珪從嚴實攝征行千戶
後無總管鎮襄陽告老舉秉節自代秉節魁偉沈毅涉
獵書史稍知兵法襲父爵仍鎮襄陽五年從伐宋築新
城白河口堡鹿門山畧地郢州大洪山黃仙洞數著戰
功七年陞上千戶權萬戶十一年從丞相伯顏至郢盪
舟由陸入江攻武磯堡擒宋將闞都統十二年國兵敗
宋賈似道孫虎臣舟師于丁家洲命秉節屯建康與宋

[illegible]淮戰于西雝山追至溧陽自辰及午宋軍乃退八
月還武義將軍移鎮饒州安仁劇賊蔡福一叛秉節[illegible]
有司會兵討之擒福一餘黨悉平陞廣威將軍襄陽萬
戶府副萬戶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二
郭昂字彥高彰德林州人習刀槊能挽強稍通經史尤
工於詩至元二年上書言事平章廉希憲材之授山東
統軍司知事尋改經歷遷襄陽總軍司轉沅州安宣司
同知佩金符招降溪洞八十餘柵播州張華聚衆谷山
昂率兵屠之山徭木猫土獠諸洞盡降十六年以諸洞
酋入朝進安遠大將軍徇沅州西南界復新化安仁二

縣擒劇賊張虎縱之曰汝非吾敵願降即來不然吾復
擒汝不難也明日虎降俘其衆三千餘人悉使歸民籍
軍還行至江陵衆復從致金而去昂悉上之行省宰臣
令藏於庫以示諸將授廣東宣慰使卒年六十一
綦公直益都樂安人世業農至元五年爲益都勸農官
沂莒膠密寧海五州都[illegible]池所千戶時宋未下世祖知
其勇遣使召見俾與乎不烈拔都等領兵同行荊南等
處招討司事抵峽州書言江湖霖雨不進還屯玉泉山率
兵三千攻安進下寨破之殺宋軍百餘人獲牛馬七百
[illegible]至襄陽樞密院命督造編運舟襄陽既下奉旨領
徐州光化唐州漢軍及郢復州務軍九千二百人從
[illegible]南伐二十年冬至隆興宋軍突出城門逆戰公直敗
之追抵城下遂踰壕拔大柵焚其樓櫓斬首萬餘級生擒
七百人隆興降上八里公直從丞相伯顏進戰於洪水
山敗之追擊浸遠援兵不至第五子瑗力戰而死公直
與妻及忙古台俱陷焉二十四年忙古台奔還授定遠
大將軍中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隋世昌其先登州棲霞人涉獵書史善騎射身長八尺
毅渾鐵鎗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以海州漣水功
陞馬軍隊官再陞馬軍千戶伐宋七年以世昌爲淄萊

萬戶府副都鎮撫守萬山堡建言修一字城以圖襄樊
陞管軍千戶九年敗宋兵于鹿門山元帥劉整築新門
使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不終夜而諸
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礮簾於樊城欄馬牆外夜大雪
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礮簾立宋人列艦
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百餘樊城出兵鏖戰攔馬
墻下世昌流血滿甲勇氣愈壯而樊城竟破襄陽亦下
遷武略將軍引兵由黃洸堡入漢江破沙洋攻新城世
昌坎其城而先登中數矢傷臂兜鍪皆裂昏眩墜地久
蘇復進遂下新城明日丞相伯顏視所坎城高一丈五

人餘論功爲上從諸軍渡江[illegible]南岸宋兵聯舟扼[illegible]
昌合舟師率家古哈必赤軍步戰斬其將一人宋師潰
世昌追之復與戰大敗之十二年從戰于丁家洲以功
陞管軍千户進階安遠大將軍二十三年改沂郯上副
萬户世昌前後數百戰體皆金瘡竟以是疾卒年六十
一

鞏彥暉揚州人諸軍伐宋彥暉從破襄陽斬首甚衆萬
户張榮之駐曹武也彥輝與伯祥別將一軍破大洪諸
寨宋人出荆郢選兵二萬救之彥暉與伯祥逆戰斬首
五百級生擒曹路分等一十六人是夜宋兵來攻彥暉

率甲士三十人追擊于曹武鎮敵潰走擒其主將以歸
兵渡江次武昌宋援兵四集彥暉逆戰有舟數十來挑
戰彥暉逐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匝左右莫能近彥
暉矢盡短兵接身被重傷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敵援之
出載歸江州見宋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年五十六

鞏信彥暉長子襲授銀符揚州等處管軍總把中統三
年從征李璮至元四年從元帥阿术南征九年從攻樊
城先登奪其土城樊西南角樓殺敵軍十人擒五人宋
將矮張以舟兵來援自高頭堡戰闘八十餘里[illegible]
城下信奪戰艦二獲其裨將二人軍八人十一年[illegible]

從伯顏攻沙洋堡率勇士五十縱火焚其寨敵軍大亂
遂破之是年從渡江與宋兵戰俘生口十一奪戰艦二
艘又領軍出陸進直抵鄂城下殺宋兵數十人擒江路
分一人以歸

張泰亨堂邑縣人從攻宋釣魚山及樊城征女兒阿答
有功授銀符侍衛軍總把江南平以功陞武畧將軍管
軍千户鎮太平州十六年以疾辭七年從攻襄陽矢中
右臂十年從攻樊城進武畧將軍管軍總管尋進明威
將軍從攻潭州矢中鼻拔矢奮戰却敗兵進階武德還
軍潭州金瘡發卒

孟德濟南人國初由鄒平縣令淄州節度使累官至同
知濟南路事大宗即位諸王闊端命德爲元帥佩金符
領濟南軍攻宋濠蘄黃等州積有戰功從伯顏攻襄樊
與子義從世祖攻鄂州先登延祐二年進明威將軍以
病去職

張榮實霸州保定縣人始以質子入宿衛繼授金符充
征行水軍千户丁酉改雄州保定新城長官庚子復命
統領水軍甲辰從大將察罕軍至淮上遇宋將呂文德
與戰俘五十餘人賞銀椀戰馬從攻江陵略襄陽宋以
舟師橫截漢水兵不得渡榮實戰却之獲人百餘戰船

數十艘從世祖南征[illegible]將渡宋兵二十萬舟二千橫截江水帝以榮實習於水命居前列遂取輕舟犇赴下水校鏖戰北岸獲宋大船二十俘三百溺死不可勝計斬宋將呂文信授金虎符水軍萬戶從丞相阿术攻襄陽敗夏貴擒張順文攻樊城俘其二將增領新軍從丞相伯顏南征榮實以所部軍先進諸將飛渡鄂漢皆降論功授昭毅大將軍從阿里海牙攻岳州降宋將高世傑破沙洋新市降江陵以功加昭武大將軍入覲帝賜酒慰勞授湖北道宣慰使諸路水軍萬戶是年以疾卒年六十一

張庭珎字國寶臨潢全州人憲宗即位以庭珎爲必闍赤授襄陽行省郎中與阿里海牙從數騎抵襄陽南門呼宋將呂文煥語曰我師所攻無不取者汝孤城路絕外無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闔郡之人何汝宜早圖之文煥帳前將田世英曹彪執其總管武榮來降文煥益孤明日遣黑楊都統來議納欵將遣之還報庭珎曰彼來或以計覘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呂氏腹心不如留之以代其謀元帥阿木然之乃留不遣又明日文煥舉城降以功遷中順大夫進授知歸德府行樞密院經歷諸軍南渡復爲行省郎中俄授金虎符[illegible]總管兼府尹改郢復二州達魯花赤宋平遷平江路達魯花赤居親喪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河決濮大康漂溺千里庭珎括商人漁子舩及縛木爲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衆俄卒於官庭珎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競貪唯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爲知言

塔思幼與常兒異英才大略綽有祖風木華黎常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八襲爵遂至雲中甲午秋七月朝行在所時諸王大會帝顧塔思曰先皇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今中外諸國皆已臣附惟東南一隅尚阻聲

教朕欲躬行天討塔思對曰臣家累世受恩圖報萬一正在今日臣雖駑鈍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大駕親臨不測之地哉帝悅命與王子曲出總軍南征乙未冬抜襄陽曲出別徇襄鄧塔思引兵攻郢大破之丙申冬十月復出鄧州遂至蘄黃鄂州遣使獻金帛牛馬犒師請曰宋小國也進貢大朝有年惟王以生靈爲念乃捨之別略黃州塔思攻大蘇山斬首數千級獲生口牛馬以千萬數而還己亥春三月薨年二十八

宋都䚟別里虎䚟弟至元七年賜金虎符襲蒙古軍萬戶八年悉兵再攻襄陽圍樊城進戰鄂岳漢陽江陵

陝諸州皆有功還師未及論功卒
木花里事憲宗直宿衛從攻釣魚山以功授回鶻耳朵
怯憐口千戶至元四年攻宋自江陵略地回至安陽灘
宋兵扼其歸路木花里奮擊敗之都元帥阿木廕馬宋
軍追及之木花里挾之上馬鏖戰退宋兵由是得免特
賜佩金虎符爲蒙古軍萬戶復攻襄樊有功卒于軍追
封梁國公諡武毅
李楨字幹臣其先西夏國族子也金末楨以經童中選
既長入爲質子以文學得近侍太宗嘉之賜名玉出干
必闍赤從皇子闊出伐金帝命之曰凡軍中事須訪楨

以行及下河南諸郡闊出遣楨偕吉答哥往唐鄧二州
數民實兵餘歲凶流散十八九楨至賑恤饑民歸者如
市十三年師圍壽春天雨不止楨言於察罕曰頓兵城
下暑雨疫作將有不利且城久拒命破必屠之則生靈
何辜請退舍數里身往招之從之楨遂單騎入敵壘陳
以利害明日與其將二人率衆來降以功賜銀五千兩
楨表言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喉襟得之則可爲他
日取宋之基本定宗嘉其言庚戌賜虎符授襄陽軍馬
萬戶丙辰憲宗命楨率師巡率襄樊戊午帝親征召楨
同議事秋九月卒于合州年五十九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世
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
絕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己未憲宗駐蹕
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
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
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十二
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
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荊南賜坐諭曰荊南
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
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

付託度卿不辭賜田以養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
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
荊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
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
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
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
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
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
事同盜竊若取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
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

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疾愈放還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
妻子者重其罪仍没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
希憲命决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發沙市倉
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既舉
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
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
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
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
闢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
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

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
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
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
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襄橐蕭然琴書自隨而
已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
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
粹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
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
陽王謚如故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爲八隣部

左千戶祖父曉古台世其官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
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
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
廷臣右世祖益賢之拜中書左丞相十一年大舉伐宋
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
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請專任伯顏乃以
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與平章阿
朮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乃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黄
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還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
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用兵緩急我則

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得一城哉遂舍郢順
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戊午行大澤中郢
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阿朮未及介冑率
遂軍迎擊之伯顏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丙戌次復州
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
伯顏不聽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丙午軍次
漢口辛亥諸將先遣萬戶阿剌罕以兵拒沙蕪口逼近
武磯巡視陽羅城堡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
計相繼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
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衆

渡江收其全功可也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
密謀於阿朮曰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
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
則速遣人報我乙卯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弘
範忽失海牙折的迷失等先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
援遂俾阿朮出其不意率萬戶晏徹兒忙古歹史格買
文備四翼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阿朮登
舟指示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阿朮
橫身蕩決血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算夏貴
引麾下走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朮遣使來報伯顏大

喜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王達宋軍大潰己未師次
鄂州鄂倚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
城大恐庚申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
來興國皆以城降程鵬飛以其軍降壬戌定新附官品
級撤宋兵分隸諸將先是邊民戍卒陷入宋境者悉縱
遣之留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
湖己巳伯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俾阿朮先據黃
州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至黃州甲戌沿江制置副使
知黃州陳奕降伯顏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遣呂文煥
陳奕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復遣阿朮以舟師造

其城下癸未伯顏至蘄州景模出降即承制授以淮西
宣撫使留萬戶帶塔兒守之阿朮復以舟師先趨江州
兵部尚書呂師夔在江州與知州錢真孫遣人來迎降
丙戌伯顏至江州即以師夔爲江州守師夔設宴庾公
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聖天子
明命興仁義之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
之宋平拜開府儀同三司大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
密院事特相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樽酒與
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
東北己亥雨木氷庚子伯顏薨年五十九伯顏深略善

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
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大德八年特贈宣
忠佐命開濟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諡
忠武

阿剌罕扎剌兒氏至元四年春改上萬戶從都元帥阿
朮伐宋九月師次襄陽西安陽灘逆戰宋兵敗之五年
大軍圍襄樊阿剌罕守南面百丈山漫河灘兵累交宋
不能師十年春樊城破襄陽降十一年秋丞相伯顏與
阿朮會師襄陽遣阿剌罕率諸翼軍攻郢復諸州十月
拳郢州南門堡丞相伯顏阿朮親率騎兵行視漢陽城

欲取洪口渡江宋人以精兵扼洪口乃遣阿剌[illegible]
蒙古騎兵倍道兼行擊破沙蕪堡遂入江取鄂州從[illegible]
左翼軍順流東下沿江州郡悉降乃撫輯其人民十二
年六月加昭毅大將軍江南平以參知政事佩金虎符
累遷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
都督

唆都扎剌兒氏驍勇善戰入宿衛從征花馬國有功李
璮叛山東從諸王哈必赤平之還言于朝曰郡縣惡少
年多從間道齎馬千宋境乞免其罪籍為兵從之得兵
三千人以千人隸唆都為千戶命守蔡州至元五年阿

朮等兵圍襄陽命唆都出巡邏奪宋金剛臺寨背恭當
青澗寨大洪山歸州洞諸險皆捽遇宋兵千餘持糧勸
[illegible]繙馬唆都戰敗之斬首三百級六年宋將范文虎率
舟師駐灌子灘唆都拒却之陞總管九年攻樊城唆都
先登城遂破襄陽降入見陞鄂復等處招討使十一年
移戍郢州之高港敗宋師斬首三百級獲裨校九人從
大軍濟江鄂漢降十一年建康降黍攻塔出命唆都入
城招集後從鎮南王脫歡征交趾戰死事聞贈榮祿大
夫謚襄敏

百家奴唆都子至元九年從元帥阿朮攻襄陽築新[illegible]
[illegible]立功七年以質子從郡王合答敗宋兵於灌子灘八
年夏四月宋殿帥范文虎等督促糧運輸之襄陽晝夜
不絕百家奴乘戰船順流至鹿門山欲塞宋糧道出擊
范文虎軍累獲戰功於是河南行省命為管軍總把後
隸丞相伯顏麾下擢為知印從攻鄂州身被數創攻沙
洋立雲梯於東角樓登城力戰破之攻新城先登宋將
王安撫棄城宵遁伯顏以百家奴前後戰功上聞世祖
大悅從圍漢陽宋制置夏貴來迎戰百家奴擊之宋兵
奔潰遂登江南岸轉戰至黃州會追擊夏貴至白虎山
未幾復攻破金牛壩十二年春正月取雞籠洞還至瑞

昌縣遇夏貴潰兵復擊敗之以功陞為管軍總管鎮郢
復州招討使仍領本翼軍武宗即位遷鎮江路總管至
大四年金瘡發卒于家

李恒字德卿西夏人其先姓於彌氏唐賜姓李中統三
年命恒為尚書斷事官恒以讓其兄李璮反漣海恒從
其父棄家入告變璮怒繫恒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世祖
嘉其功授淄萊路奧魯總管至元七年改宣武將軍益
都淄萊新軍萬戶從伐宋襄陽守將呂文煥時出拒敵
殿帥范文虎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
設伏敗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水路

朮經遂進攻樊城十年春恒以精兵渡漢自南面先登
樊城破襄陽亦降捷聞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
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留恒為
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貴遣其子松來逆
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
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貴敗走鄂州漢
陽俱下以功遷宣威將軍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
將高世傑復窺漢河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衆侵
江陵恒斂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為
民仍禁軍毋得虜掠饋獻充積一無所受十二年從右

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攻沙市拔之
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辰沅靖澧
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從鎮常德以撫湖南之衝十七年
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省荊湖掠民為奴婢者禁之
常德澧辰沅靖五郡之飢者賑之獵戶之籍於官者奏
請一千戶之外悉放散之有詔命恒從皇子鎮南王征
交趾結筏渡海奪天長府交趾遂空其國航海而遁議
者謂交趾且降請班師恒弗能奪遂還蠻兵追敗後軍
王乃改命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恒膝一卒負恒而
趨至思州毒發卒年五十後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諡武愍
裴加歹乃蠻人幼從麻察習戰陳有謀畧佩金符為都
元帥府經歷從阿朮圍襄陽襄陽降以功授漢陽千戶
從丞相伯顏攻復州與宋人戰敗宋兵于風波湖渡江
後伯顏南攻鄂州阿朮北攻漢陽分戰艦五十裴加歹
與張弘範等焚其象衝三千艘兩城大恐皆出降大軍
次建康師過臨安復遣裴加歹入取降表玉璽徵宋將
相文武百官出迎三宮宋主乃遣賈餘慶等同裴加歹
以降表玉璽至皐亭山伯顏遣裴加歹馳獻世祖還傳
密旨遂宋君臣北上賜金符授懷遠大將軍安撫司達

魯花赤尋領蒙古軍副都萬戶江東道宣慰使仁宗監
國命同知樞密院事武宗即位真拜同知樞密事階資
德大夫尋以老病乞骸骨不允仁宗即位以其家河南
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終其身
怯烈台蒙古達達兒氏事世祖為博州路奥魯總管至
元七年又爲監戰萬戶佩金虎符八年改鄧州新軍萬
古萬戶治水軍于萬山南岸八月以兵攻樊拔古城繼
敗宋軍于安陽灘轉戰八十里禽其將鄭高十月大軍
攻樊分軍爲五道怯烈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進樊令
岸舟監雲梯于北岸登欄下城令西南角入城命斜

擴倉果功在諸將右賞金百兩襄陽降同宋安撫呂文煥入覲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章阿术南征命與萬戶史格率麾下會臨山磯遇宋兵忙兀台突陣殺一人諸軍繼進與戰敗之自郢州黃家原灣舟入湖至沙洋堡立砲座十有二監雲梯先登焚其樓櫓拔羊角壩破沙洋堡擒宋將四人直抵新城鏖戰自辰至晡大敗之宋復州守將翟貴以城降將由漢口入江至蔡店聞宋兵屯漢口乃率舟師經閭龍口至沙步入江遇宋兵三百餘艘分道來拒進擊走之次武磯堡宋將夏貴堅守不下十月乙卯平章阿术率萬戶晏徹兒史格賈文備同

忙兀台四軍雪夜泝流西上黎明至青山磯北岸大戰中流阿术既渡南岸翼日丞相伯顏視師則大江南北皆北軍旗幟宋制置使朱禩孫遁還江陵語在阿术傳已未伯顏次鄂州遣忙兀台諭宋守臣張晏然以城降程鵬飛以本軍降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繼降乃留軍鎮鄂漢率諸將水陸東下十二年正月忙兀台諭蘄黃安慶池州諸郡皆下之

奧魯赤札剌台人性朴魯智勇過人早事憲宗帶御器械特見親任至元五年攻襄陽授金符蒙古軍萬戶明年賜虎符襲父職領蒙古軍四萬戶十一年春詔丞相

伯顏大舉伐宋以所部從渡江圍鄂宋兵固守奧魯赤白丞相可遣使諭降其夜守門將崔立啓門出守臣張晏然以城降遷奧魯赤昭毅大將軍諸郡望風而靡十三年宋主降分討未下州郡詔加鎮國上將軍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未幾以參知政事行湖北道宣慰使兼領蒙古軍時州郡初附戍以重兵民驚懼往往逃匿山澤間奧魯赤止侵暴恤單弱號令嚴明民悉復業會詔所在括逃俘有司拘男女千餘人將軍士已還部所括者無所歸衆議悉以隸官奧魯赤曰斯民不幸被兵幸而骨肉完聚復羈之是重被兵也不若籍之爲民衆從之

俄徵入覲賜賚優渥及還帝曰武昌襟帶江湖寔要害地朕嘗用師于彼故遣卿往治焉朕耳目陞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宣慰使十八年詔移行省于鄂宣慰司于潭時湖南劇賊周龍張虎聚黨行劫隨宜招捕梟二賊首餘悉縱遣復召入見拜行省右丞改荊湖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二十二年春拜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夏四月赴召上都二十六年以疾求退不允俄授同知湖廣等處行樞密院事成宗即位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春三月卒

院於杭州兒台氏初襲千戶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從丞
相阿术攻陽邏堡累有戰功渡江攻鄂漢諸州丁之命
宋軍于丁家洲脫歡突入奪戰艦數艘攻建康太平等
郡丁之授懷遠大將軍太平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改武
昌路卒
完者都欽察人廣顙豐頤姿長過腹為人驍勇而樂善
好施聽讀史書聞忠良則喜遇姦諛則怒歲丙辰以材
武從軍己未從攻鄂州先登至元四年十月從萬戶木
花里略地荊州襄陽西安陽灘遇宋軍敗之既而從丞
相阿术攻襄樊水陸大戰者四皆有功嘗梯樊城焚樓

櫓梟府上其功十一年授武畧將軍成宗即位入見授
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十一月卒年
五十九贈太尉上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武宣
懷都斡魯納台氏至元三年充邳州監戰萬戶四年領
山東路統軍司從主帥南征至襄陽西渡漢江宋遣水
軍絕歸路懷都選士卒浮水殺宋軍奪戰艦二十餘艘
斬首千餘級七年詔守鹿門山白河口一字城九年恭
懷都請攻樊之古城堡堡高七層懷都夜勒士卒親冒
矢石攻奪之斬宋將韓撥殺擒黎路黔襄陽既降帥師
北祭思十六年召至闕下賜玉帶弓矢授行省參知政

事至處州以疾卒
拜降北庭人弱冠美鬚髯儀表甚偉丞相阿术南攻襄
陽江陵諸郡以偏裨隸麾下軍行至安陽灘與宋軍遇
宋騎直前突陣陣為却拜降即躍馬出陣前引弓連斃
數人宋騎稍却復率衆戰良久宋師大潰至元五年圍
襄樊戰有功十一年從阿术渡江水陸遇敵嘗先登陷
陣勇冠一軍宋平以功授江浙省理問官陞工部尚書
有能聲母徐氏卒遂葬于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
酒十甕官給俾致奠所以備奠禮初徐氏盛年守節教
子甚嚴比拜降貴特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舉

觴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
復延祐二年卒于家贈資政大夫江浙左丞謚貞惠
沙全剌魯氏初名抄兒赤甫五歲為宋軍所虜年十八
留劉整麾下宋人以其父名沙的使以沙為姓而名曰
全久居宋險固備知之中統二年整以瀘州來歸全與
之同行宋軍追之全力戰得脫授管軍百戶至元三年
整出兵雲頂山與宋將夏貴兵遇全擊殺甚衆五年命
整領都元帥事出師圍襄樊以全為鎮撫整遣全率軍
攻仙人山陳家洞諸寨破之陞千戶賜銀符敗宋將張
貴復樊城與劉整會修正陽城引兵渡淮與宋將陳

安撫戰敗之後賜金符加武略將軍未幾帝以爲松江
瀕海重地復命鎭之賜三珠虎符卒于官
禿忽魯字親臣自幼入侍世祖命與也先鐵木兒不忽
木從許衡學除蒙古學士時哈剌哈孫爲湖廣平章素
知禿忽魯賢舉以自輔遂授湖廣右丞時湖南北盜賊
乘舟縱横刼掠哈剌哈孫患之禿忽魯曰樹茂鳥集樹
伐則散戮一人足矣盜首喬大使者居九江郡守戌刺
馬丹取賂蔽之遣使擒以來獄成殺而令諸市羣盜頓
息湖南宣慰張國紀創徵夏稅民弗堪禿忽魯屢請罷
之至元二十九年辰州蠻叛副樞劉國傑僉院咬木闌

往討之不利禿忽魯曰漢兵貴訓練乃可用也軍不習
弩因蠻攻蠻古所利也遂使軍士習弩果以此獲勝未
幾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問近侍曰羣臣孰有似不忽
木者賀伯顏對曰禿忽魯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
還賜雕鞍弓矢俄遷樞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年四十八
張雄飛字鵬舉琅琊臨沂人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于
世祖召見陳當世之務世祖大悦授同知平陽路轉運
司事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爲御史大夫雄飛爲
侍御史平章阿合馬與亦麻都丁有隙奏長卿劉仲澤
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飛持不可阿合馬使

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雄飛曰殺無
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奏出雄飛爲澧州安
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
布宣德教以撫綏之民遂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毆
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
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
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羣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
強盜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全活者百
餘人澧西南接溪洞猺人乘間抄掠居民雄飛遣楊應
中等往諭以威德諸猺悉感服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

管府命雄飛爲達魯花赤遷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
德富民十餘家與德山寺僧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
飛曰告者必有仇也且新附之民當以靜鎭之兵不可
遽用苟有他吾自任其責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
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
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雄飛言于阿里海牙請歸其
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拜御史
中丞行御史臺事盧世榮以言利進用雄飛與諸執政
同日皆罷二十三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決壅滯
黜姦貪政化大行卒于官

程思廉字介甫其先洛陽人以太保劉秉忠薦給事裕宗潛邸以謹愿聞命爲樞密院監印平章政事哈丹行省河南署爲都事丞相史天澤兀黑之時方規取襄樊使任轉餉築城置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門不時至思廉令行者與路粟至多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吹吁不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驟動衆必驚疑或致他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韙之思廉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剴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謚著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邮往返數百里不憚勞

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卒年六十二謚敬肅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沙至淮南餉軍丞相阿术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繼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隨附時州縣長史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半途中止要束木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illegible]吏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求澤狀吏矣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悅無所發其毒因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賓慶武岡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詿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建議考校錢穀天下騷動澤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爲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非死不釋也明年桑哥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湖廣平章政事闊里吉思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人平軍還上

功授廣南西道宣慰副使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澤積官自承直郎至中憲大夫謚正憲

趙良弼字輔之女直人也初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命立邢州安撫司擢良弼爲幕長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事兼江淮安撫使規執俘鼓舉先士卒五戰皆捷禁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既渡江攻鄂州聞憲宗崩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屢以疾

十九年得旨居家五二十二年卒年七十贈推忠翊
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諡文○

湖廣總志卷第六十五

湖廣總志卷第六十六

宦蹟十一　元下

元

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識年十八從丞相答失蠻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授集賢學士皇慶元年以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日接見儒生詢求民瘼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餘衆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遠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為民害邪不可守謀皆失色憲司亦以興兵不便為言岳柱終持不可遣千户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賊曰致　寇為盜

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哉諭其衆皆以復業一方以寧三年遷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旋以軍事至楊州得疾明年十二月端坐而卒年五十三岳柱天資孝友弟久仕早卒衷之盡哀尤嗜經史百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母鄙氏亦嘗稱之吾子古人也

別里虎解塔察兒子憲宗即位歲壬子襲父職總管四萬户蒙古漢軍攻宋兩淮悉定邊地戊午會師圍宋襄陽遇樊城力戰死之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哈剌哈孫威重不妄言笑善騎
射尤國書又稚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勲臣後命掌
宿衛襲號答剌罕自是人稱答剌而不名二十八年拜
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臺臣言其在宗正决獄
平即去恐難其繼者帝曰湖廣之地朕嘗駐蹕非斯人
不可遂行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取商旅貨財哈剌哈
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初樞密置
行院於各省分兵民爲二奸人植黨自蔽後因入覲極
陳其不便帝爲罷之因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
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爲謗耳

帝然其言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
趾哈剌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
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吏
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湖南宣慰
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來徵民間夏稅哈剌哈孫曰亡
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徵拜中
書左丞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
王諸藩禮十一月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家
矣行省之務汝曹勉之卒訃朝廷憂悼年五十一帝聞
之驚悼曰喪我賢相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魁偉穎悟博覧強記通諸國
書爲行軍府奥魯千戶奥魯赤參政湖廣辟爲蒙古都
萬戶府知事奥魯赤進平章復辟爲理問政事悉委裁
决且令諸子受學焉前後從奥魯赤出入湖廣江西兩
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勲績成宗大德四年御史臺奏僉
湖南憲司中書省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孫曰
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治竟
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衆平民詿誤者以
數千計既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鞫得其
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

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
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
卜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
之役命斌僉河南行省事方議政鹿門山斌曰自峴山
西抵萬山北抵漢江築城浚塹以絶餉援則襄陽可坐
制矣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
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爲便又議戶部給濱棣青滄鹽券
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
[illegible]餉不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

書馳奏曰河南户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容
宜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詔丞相
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為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賜
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河南供億
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阿里海牙定湖南詔
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十月圍潭州斌攻西北
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軍夜集柵下黎明
畢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弛吾今焚其角樓斷其
後道塹城為三周如此則城可得諸將然之廵哲師銜
枚潛登鐵壩人賚芻稭焚其樓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

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
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語阿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歛
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之有自重湖以南
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
城何益從之明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
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諭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
當如公說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為其主耳宜旌之以
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廼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
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為立生祠奉旨撫諭廣
西叅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

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悉兵削平之凡來降者皆
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遷
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
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己因誣搆以罪竟為
所害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
及矣天下寃之年五十六
立智理威為裕宗東宮必闍赤典文書至元十八年蜀
初定帝閔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立
智理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時方以闢田均賦弭盜息
訟諸事課守令立智理威奉詔甚謹民安之使者交薦

其能大德三年以叅知政事為湖南宣慰使繼改荆湖
荆湖多弊政而公田為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
之户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立智理威問民
所不便凡十數事上於朝而言公田尤切朝議遣使理
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隨俸給之民力少蘇十年
入朝加湖廣行省左丞湖廣歲織幣上供以省臣領工
作遣使買絲他郡多為奸利工官又為刻剝故匠户日
貧造幣益惡立智理威不遣使令工視買人有蔵絲者
擇買之工不告病歲省費數萬貫他郡推用之皆便至
大三年以疾卒於官年五十七

宦塔只必幼嗜讀書習論墨至元十四年監東平官史
中大夫多善政以清白稱嘗出家藏書二千餘卷置東
平廟學使學徒講肄之尋授湖北道提刑按察使大德
五年春卒

張王襲父職爲懷遠大將軍諸路水軍萬户討吉安叛
賊有功入朝賜金織文衣弓矢佩刀加輔國上將軍都
元帥兼水軍萬户鎮黄州繼奉古與元帥唐兀台攻宜
鞭黄等路都元帥府仍管領本道鎮守軍馬番陽湖賊
起詔從水軍萬户府於南康從參知政事烏馬兒征交
趾累戰有功師還安南以兵迎戰大戰連日水涸舟不

能行王死焉

樊楫冠州人初爲軍吏從參政阿里海牙下鄂江陵有
功以行省命爲都事宋平從入朝改員外郎從攻厓山
進參議行中書省事同知湖南宣慰司事擢僉荆湖占
城行中書省事征交趾進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陳日烜
棄城走敢喃堡破之師還爲賊邀遮白藤江潮下楫舟
膠賊舟大集矢下如雨力戰自卯至酉楫被創投水中
賊鉤執毒殺之

陳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天祥
少隸軍籍起家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國
兵渡江因論軍中事深爲行省參政賈居貞所器重
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
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
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
事者籍其過當故致亂爾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
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
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覦之釁此理勢必然
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疎於外而
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
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冊經殘破單弱至此若

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冊中之人皆
敵國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
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貴少加
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効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
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
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中
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
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
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
其侵民用非擾鄰邑分寧爲變謀立有時至吏請捕之

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從叛代
衆其黨使之歸告其黨則誅者反爲我用矣遂一無所
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粮仍戒
土人勿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若歲
餘詔改本軍爲路有代天祥爲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
隱隋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壽昌府及大
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方改行省爲
宣慰司參政忽都帖木兒賈居貞萬戶鄭鼎臣爲宣慰
使鼎臣帥兵討之至樊口兵敗死黃州遂聲言攻陽羅
堡鄂州大震時忽都帖木兒言招居貞曰陽羅堡依山

爲壘素有嚴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
易退官軍尚據險而區區烏合之衆與之相敵不二三
日死必多逍迯者十八九我出精兵以擊之惟疾走者
得脫耳乘此一勝則大勢已定然後取黃州壽昌摧枯
拉朽耳居貞深然之而忽都帖木兒意猶未決聞至陽
羅堡居貞力趣之乃引兵宿於青山明日大敗皆如天
祥所料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
內應居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不相
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被執者皆縱去復
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按兵二百餘人爲亂者闢官中

兵官棄城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
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周監斬
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爲鄂州買人之物召而還
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
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縱之由是
無復叛者百姓爲立生祠擢淮榷茶轉運使命理笄湖
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
兇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與岳束木姻黨爲其爪牙羽
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百日遇赦得釋二十
八年擢行臺侍御史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甚衆皆杖殺

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盜官及弓兵齎授方
畧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
無得免者由是東方群盜屏息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
中丞上章論征西南夷事不報遂謝病去延祐三年四
月卒于家年八十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謚文忠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至元十
二年入爲中書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
章阿术統軍平江南贊畫居多陞江淮行省參議擢江
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三年入爲禮部尚書遷

吏部時將伐交趾宣上言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
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
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
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繁民多
離散户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密邇溪洞寇盗常多
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變雖有留後人馬嚴
豹羸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
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徒增追悔帝嘉納其言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以材辟懷仁丞至元五年拜監
察御史詔立御史臺以天福爲架閣管勾十二年奉詔

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玉速帖木兒曰是司之設
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應至深遠不但繩有司而已也大
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卧内奏其言帝大悟
詔復立之權臣不悅左遷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
不就轉湖北道按察使發省臣贓事數十以聞帝以其
嘗有勳勞特原之而流其黨與州郡稱治二十年遷山
北道按察使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
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以疾卒年七
十二

[illegible]仲温字君玉豐州豐縣人豐頤蔚額聲音洪亮略知
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嘗謂侍臣曰
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至
讙譟命繫備仲温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
爲湖南宣慰使三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温乎朕
謂汝死矣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將復官
乎朕當爲卿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爲也一子早亡惟
有孫孛完幸陛下憐之即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
八十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居東平
之壽張致遠肄業小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南征

駐兵小濮荆湖經畧使乞寔力台薦爲經略司知事軍
中機務多所謨畫師還從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
之歷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至移疾還簽脩世
祖實録召爲翰林待制不赴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
司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佩金符參議左壁總帥府事師還
陞承務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表薦其能遂入拜監察御
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爲言又斥聚斂之臣不宜
作相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經
歲間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

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
强籍新民以為奴隸廉出令得還為民者以數千計遷
行臺侍御史奉毋之官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一
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大德元年夏六月以疾卒于
京師年七十三
胡祗遹字紹開磁州武安人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
字尋兼太常博士調户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
左司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群下官冗事煩祗遹建言省
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為太原路
治中宋平為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
湖廣總志　十二
為不軌者祗遹察其冤坐告者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
察使未幾以疾歸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祗遹為之首以
疾辭二十年卒年六十七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
安童許其才辟為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
選為掾屬從定江南及歸所中惟載書籍而已拜監察
御史糾劾不避權貴從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
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
其役驛馬亦都護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者流
之除太平路總管復召為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延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至河南遇
以病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襄縣卒于
傳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
州京山後家建昌入為宿衛授宣武將軍管千户大德
四年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
家奴之為民害者上下肅然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
鉅夫請益堅特受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餞
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
年而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
湖廣總志　十三
謚文憲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
遷湖廣行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
田武岡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年
召還朝以卒帝聞甚傷悼之賻贈有加特命朝臣護喪
南歸
姚燧字端甫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録囚延
安諫繫往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
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
為翰林直學士召脩世祖實録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

之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得告南歸中書以
承旨召明年復召趣以病辭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
曰文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見推擇為樞密中書掾調
南康路經歷擢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例授濟
南路經歷拜監察御史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德初
遷湖北道上言便宜省軍馬以數萬計泰定元年遷翰
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以疾卒年八十有二贈光
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以文學名辟萬戶

府議事官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今以越
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効戰於
死朝論采之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湖北道提
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因二百人因怒聾乙建言與
銀利發其墳墓而焚其家燒死者三人有司以真鬬
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遷浙西提刑按察副使久
之請老還家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及壯推擇為吏補宣慰司令史國
兵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為令史調河間等
路都轉運鹽司經歷授宗正府郎中擢監察御史遷中

書省右司員外郎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
两江岑雄黃聖許等屢相攻殺遣兵讓謂此曹第可
羈縻不宜力競竟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
乃舍中國有用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
榜招諭以携其黨湖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
稅讓極言其非便遷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
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
不足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
讓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
遠運公私便之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年十月卒于

官年六十有六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
陳留郡公謚憲穆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
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人匠
提舉改知海鹽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
州見夢解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
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乃舉
夢解才德無倫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廉
能抗章薦之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議
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夢解至是既老且病乃納祿

退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卒
衆曾字貢父燕人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二年以疾去大
德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七
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尋遷湖廣行省參知
政事四年以疾辭歸勑賜藥物存問備至延祐元年奉
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汴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
門不通賓客惟日以書史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
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趙世延字子敬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
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按察

司判官擢監察御史轉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
政廉訪司事創儒學立義倉撤淫祠脩澧陽縣堤防嚴
常澧掠賣良民之禁部內晏然歷集賢大學士仍加翰
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事明日即
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
國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追封魯國公謚文忠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
焉弱冠與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爲古文又同教授江
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杠宣慰荊南數加延
禮焉之姚樞徧歎獎不已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

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歲滿入爲國子博士二
太常博士端善爲政丞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
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郡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委端讞
端剖決如流續纂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
奢滋腴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
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
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
李术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
所先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翀曰燧見人多矣學

問文章無足與子翬比倫者於是翀以女妻之大德十
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
修世皇實錄燧首以翀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歷遷
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逾年以遷葬故歸鄉里明年復
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
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至順元年預修武宗
實錄二年陞脩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
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
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

慮囚者應故事耳今閱御史至当有受刑故不得不言天
爵爲之太息每判一事必盡心研覈雖盛暑猶夜篝燈
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
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斬殺之沈
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
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
以衣污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
何謂疑獄遂復寘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
而甲誤墮水死甲有弟爲僧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
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

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
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
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
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况
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至正二年拜
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
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
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
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
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

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
歸十年時宰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
廉訪使其方畧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師宿將不能過之
然以憂深病集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
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條吏見其年少頗易視
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瞪眙不敢欺崑山有訟
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爲披故牘洞見底裏
其人乃伏辜遷荊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侵都中躬履
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

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
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
谿洞猺獠往來民間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
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鬭爭都
中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
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
之變潾州茶陵富民單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
妻誣其壻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株逮八百餘人
奉使宣撫移其獄委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
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明

邊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踊貴都尹以官倉之米定其
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
未報以內憂去郡民生爲立祠
陳思謙字景讓文宗天曆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
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明年二月授
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事至順元年拜西行臺
監察御史建明八事轉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臺都
事出爲淮西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朞月引疾歸六月召
爲中書省員外郎轉兵部侍郎俄丁內艱服除召爲右
司郎中歲凶盜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

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鎭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參議
中書省事轉刑部尚書改湖南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
慰司都元帥九年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省參知政
事辭壽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俯定國律十二年拜治
書侍御史明年陞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
進一品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命下強
拜受命明日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名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
祭酒出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遂

原缺

中授湖北廉訪使入拜中書參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
中丞劾奏淸道官不盡職罷之復左遷湖廣行省左丞
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宥啓之不遺餘
力思誠不爲動貽書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爲河
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
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
久必不知吾爲比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
獲已隨其後竟不煩轉鬭而入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
誠乃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
於是申號令戒職事修器械葺城郭整部伍先謀自守

徐議出征苗軍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君等
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爲中
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祿大夫大司農俄得
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誠氣
宇凝定素以勁挺聞不爲勢利所屈三爲祭酒一法許
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註疏太繁魏了
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集若干卷兩
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初授寧國路儒學正
五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年

國朝公謚文部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
言會楊惠初登第米尹穰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illegible]
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
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爲國子生時陳旅爲
助教喜其文數以語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
見之旅令以已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
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
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爲河

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
阻絶米直翔踊民心遑遑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
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
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於是省中
兩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堠塞城門籍民爲兵得五千餘
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爲防禦之備甚至號令
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先是湖廣倪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
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不
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illegible]

[illegible]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illegible]
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
高祖高祖乃以分羹荅之奈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
大計乎衆皆韙其論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實坻
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
等六人皆受賍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
之鍜鍊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大德五年
用翰林侍講學士郝彬薦爲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
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爲掾史丁内艱復起補掾史除

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荅如響使
者歎服以爲中國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
忽剌歹怙勢恣縱妄爲威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
輒行獨不爲回撓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天
曆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大水民以歯告
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鑑覈實諭令首輸
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今古凡禮
樂度數名物罔不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
據經辯析詳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中大夫陞禮部

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illegible]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絶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探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爲荆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廸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禩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𭤨等號南中八士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尋佩金符爲陝西道勸農使至元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憲行中書於荆南府以楫爲左右司員外郎荆南父老與金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爲大元民矣今置吏以撫字汝輩奚用金帛以求見明年擢嶺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殴死出征軍人者陰以家財之半誘其佃者代已欵伏楫審得其情釋佃者繫富民人服其明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二十四年授太中大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

諳都剌字瑞芝至順元年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同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爲變檄守武關毋得放入都剌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諳都剌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爲築堤城外遂以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路總管俗頑悍難而諳都剌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卒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至正八年特旨遷爲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遇賊已近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元帥哈剌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

軍需欲退兵興祖聞即夜詣說留之哈剌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製盾五百乃可破賊興祖許之明日而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万千錠且取郡譙樓桐板爲盾日中皆備哈剌帖木兒得鈔盾大喜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只五百盾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遁去永明縣洞猺屢竊發爲民害興祖以手牓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蝗食麥苗興祖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蝗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賑貧乏輕徭薄歛郡中大治憲司考課以道州爲最以年老致仕終于家

白景亮字明甫南陽人明法律善書算由征東行省掾
史有勞超遷南恩知州陞河陽府尹奏最于朝先是然
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爲則吏得緣高下其
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産失業
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
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
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法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
無塑像諸生無廩膳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
風大振縉紳稱頌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
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

賜以宮錦改授台州路總管卒于官
塔不台字彥暉元統元年進士爲襄陽録事司達魯花
赤魏王軍汝寧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敵不爲戰備
賊刦王王卧不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
所得比明見賊酋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
生乎賊復命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
解
丑閭字時中蒙古人登元統元年進士第累官京畿漕
運副使出知安陸府至正十二年蘄賊曾法興犯安陸
[illegible]州[illegible]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賊[illegible]來[illegible]

而賊自他門入亟遣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亂計不可
遏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閭猶諭以逆
順一賊排丑閭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酋不忍害呴之
明日又逼其從亂丑閭疾叱曰吾守土臣寧從汝賊乎
賊怒以刀斫丑閭左脇斷而死賊憤其不降復以布囊
囊其屍舁置其家丑閭妻侯氏出大哭且列酒肉滿前
渴者令飲酒饑者令食肉以紿賊之不防已至夜自經
死事聞贈丑閭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贈侯氏寧夏郡夫
人立表其門曰雙節
趙野字峻台其父世延自有傳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

中西行臺監察御史河西廉訪使轉黃州路總管湖廣
既陷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叅政命與平章咬住討
賊咬住軍五千及分鋭卒八百使野爲前驅賊方據巴
東縣攻拔之是時歸峽等州皆爲賊所守野破賊江上
斬溺無筭已而歸峽平又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
江陵賊出陣清水門鏖戰至夕賊退入城乃據其門俟
咬住軍至黎明賊出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
賊飛鎗刺之遂死事聞贈榮禄大夫陜西行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忠壯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訪使治中興中興爲

江漢藩屏卜理牙敦每按臨所部威惠翕然至正十二年寇犯中興卜理牙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賊稍退明日復擁衆來襲東門卜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不屈而死又明日賊復來攻前中興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黃反鬪力屈賊執之使降上都大罵賊怒刳其腹刲其肉而死

孛羅帖木兒字國賓高昌人由宿衛補官十三轉爲襄陽路達魯花赤盜起汝潁均州鄖縣人田端子等亦聚衆殺官吏孛羅帖木兒將民兵捕斬之行省廉訪司同檄孛維帖木兒以其所領兵會諸軍於均房同討賊賊

始退而穀城光化以急告即帥兵趨穀城而分遣樊城主簿脫因等趨光化且遣使求糧於襄陽達同知也先不花促之不應軍乏食不能行乃駐於柴店復遣從子馬哈失力往告詞甚苦切廉訪王僉事總管柴順禮怒其責望械之適紐貞來獻光化所獲首級且言孛羅帖木兒在穀城與賊相持未知存殁宜急濟其糧少緩恐弗及矣於是脫二人械遣還而命也先不花與萬户也先帖木兒率數千人往遇沔陽府達魯花赤咬住同知三山安陸府照只不花荆襄提舉相哥失力之師乃糾合諸義兵水陸繼進比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趨岳州就元帥帖系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迎楊湖港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擒賊黨劉咬兒汛得其情進次潛江縣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萬户許堂主等是日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孛羅帖木兒被重創被執

朶爾直班字惟中年十四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于簿顧左右無能書漢字者朶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尋授工部郎中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師敗于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人劾奏之朶爾直班當署字顧謂左右

曰吾其爲平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然至重慶聞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期必達乃已湖廣行省時權治澧州既至律諸軍以法而授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栢伯帖木兒言於丞相命朶爾直班職專供給軍食時官廩所儲無幾郎延州民有粟者親予酒諭勸之而貸其粟民無不從者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間共名爭輸粟以助軍餉右丞伯顏不花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朶爾直班不爲動會官軍復武昌至蘄黃伯顏不花百計徵索無不給之猶欲言其供需失期達剌罕軍帥王不花嘗言曰平章國之世[illegible]

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我曹軍食耳今自需之辦與
猶欲誣之是無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
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則反加敬朵
爾直班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于黃州
蘭溪驛年四十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初以世冑補官爲太府監提點擢
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陞中書右丞翰林
承旨還大司農至正九年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沅靖
郴桂等路猺獠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達
識帖睦邇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

沅靖一治郴桂以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
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朝
廷皆如其言已而諸猺獠悉降召還復爲大司農卒

納麟智耀之孫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用丞相哈剌哈孫
荅剌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中書舍人至大四年遷宗
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廉訪司事延祐初拜監
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叵測中丞朵兒只力救之
乃解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
部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十二
年江淮盜起帝命爲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即起仍
命兼大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軍馬詔
直省舍人海壽傳旨慰諭之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老
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則修築集慶城
郭所在群賊皆敗比州郡悉平十三年納麟固請謝事
從之命太尉如故十九年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
戰艦斷糧道納麟命其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破其衆
抵海口八月抵京師帝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
脯而納麟感疾卒于通州

阿榮字存初怯烈氏父按攤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
備宿衛累遷官爲湖南道宣慰副使湜廻罕奉使宣撫

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饑阿榮分其廪祿
爲粥以食餓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衆廣西猺起衆皆
洶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遷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樞密院事尋除吏部尚書
泰定初出爲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以
疾辭天曆初復起爲吏部尚書尋參議中書省事二年
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進奎章閣大學士榮祿大
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
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
南歸武昌至元元年卒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人父沙剌
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
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
棄官歸尋以脩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爲脩撰拜監
察御史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
中會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不肯往無敢讓之者
闕曰右丞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
欲自逸邪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
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
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

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十月泗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
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趣安慶賊追至山口鎮
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以孤軍血戰
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
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
女福童皆赴井死追封豳國公謚忠宣

卜顏鐵木兒字珎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備宿
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
史陞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花赤都轉運鹽使
遷改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陞左右丞擢行御
史臺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蘄黃賊徐壽輝之
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卜顏鐵木兒率軍討之卜顏鐵
木兒益募壯徒爲兵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
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
行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卜
顏帖木兒至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
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七月進兵攻蘄州擒其
僞帥鄒普勝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洑焚其柵抵蘭溪口
賊之巢曰黃連砦又克而燬之分兵平兩巴河抵是江
路始通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拔其僞都獲僞將相

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時丞相脫脫方總戎
南征聞諸賊皆已破乃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
守裕溪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十
六年六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少給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
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
聲自是十五遷爲宣政院使出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
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
御史行部必勅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
廉介所至摶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

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庶孰不知之乃
收爲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
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咸順王歲嘗出獵民
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
忤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繩床
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来作牧非王私臣也焉
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閽者懼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星吉
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
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
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

者服二品服恃寵横甚數以事凌轢官府星吉命掩捕
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
強歛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汝頴妖賊起會僚屬議
之或曰有鄭萬户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
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
黨二千来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爲
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
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爲大司農同僚受賊賂且嫉其
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内外響應城遂
陷武昌之人斫首從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星

吉既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悦奏爲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
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
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斃非智也汝等
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
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
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番兵守之命王惟恭
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湖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
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淛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
久糧盡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

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
賊乘大船四集来攻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
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
射星吉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舁置密室中至
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
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年五十七星
吉爲人公廉明决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
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
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路

以荅政稱至正元年出爲江淛行省右丞遂陞本省
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
蘄黃平章政事秃堅理不花將兵捍江州旣而土寇蠭
起道童素不知兵事倉皇無所措左右司郎中普顏不
花曰今賊勢衝突城中無備萬一失守奈何有章伯顏
左丞者致仕居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以便宜禮請之
使署本省左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事有可濟道童
從其言而伯顏亦欣然爲起曰此正我報國之秋也至
則與普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秃堅
理不花出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

頭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大恐卽懷省印遁走普顏不
花還與伯顏定爲城守之計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
勢已不可爲因嘆曰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
不守尚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
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賜謚忠烈
亦憐真班西夏人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
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
調同知通政院事出爲江淛行省平章政事遷拜湖廣
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密院事十一年潁亳兵起朝廷
命將出師多失律致敗數進言于時相不見聽復出爲

江淛行省左丞相十二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於[illegible]
賊出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
皆相挻爲亂亦憐真班道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
加賞賚不從者命千戶哈薦朵兒只與江西左丞火你赤
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干久爲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以寬容爲政軍民懈弛亦憐
真班旣至風釆一新威聲大振所在群盜咸詣歸款矣
十四年八月以疾卒于官所部爲之喪氣事聞贈推忠
佐運正憲秉義同德功臣追封齊王謚忠獻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幼孤言及父輒泣下家日不給垢

衣糲食不以爲恥母喪哀毁踰禮累遷爲河南行省右
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驗爲郡邑以不便上言而時
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連坐既而事白
遷江西行省右丞時所隸郡縣多陷于賊乃與平章政
事司徒道童協謀殫力以定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
廉訪使明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卒年
七十有一
荅失八都魯南加台子也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
司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撥本部探馬
赤軍三千從平章咬住討賊於荊襄九月次安平站時

咬住兵既平江陵答失八都魯請留攻襄陽十二年進
次荊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
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
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匝萬户率奇
兵由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
戰生擒其偽將三十人腰斬之賊自是閉門不復出答
失八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
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
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為南漳縣尹黎可舉為宜城縣尹
拊循其民以賊軍餓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

城叩營門具告虎實願為內應答失八都魯與之定約
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以
引官軍先登大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遇伏兵被擒
襄陽遂平加答失八都魯資善大夫比賊再犯荊門安
陸沔陽答失八都魯輒引兵敗之定青山荊門諸寨九
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數十獲偽將杜
將軍十二月進攻峽州破偽將趙明遠木驢寨陞四川
行省右丞賜金繫腰十四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陞四川
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總荊襄諸軍五月命正
樞虎兒吐華代答失八都魯守中興荊門是月復苗軍

所據鄭均許三州六月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左丞相
仍兼知樞密院事詔知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雷澤
濮州而達理麻失理為劉福通所殺達達諸軍皆潰答
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居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
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為答失八都魯通和書遺
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聞之不勝憂憤
一夕死

盧克治字仲敬四川夔之開州人守漢陽時郡邑新附
人心洶洶克治布宣上德撫慰綏輯一郡向化

王斌至正初為蒲圻尹與縣丞狄忠主簿李佶恊恭出

治加意學校行鄉飲酒禮

成宣皇慶間為嘉魚縣令修築長堤有功

鄧仔至正中為蒲圻丞博學善辭命有古人風

韓世輔河南人順宗初為蒲圻尹以儒飾吏治明恕清
通

何琦究平人以總管統軍鎮府持法平軍令嚴而民不
擾

劉蛤八兒順帝時知黃州以德化為先務聲動江淮民
多感激立德政碑

馮翼吉安人弟進士任漢陽丞以清雅見稱

化公度知黃陂在官清愼𥩭政有方秩滿去邑人爲立去思碑
周廣弘農人知羅田大德甲寅遷縣治於官渡河民便之
秦文郁河南開封府人爲漢陽尹政聲大著民懷其德惠
許翊字賢輔益都縣人爲漢陽令政教休明德行顯著一郡嚮化
馬兒家知麻城襟懷軒落政廉能詞訟不作民安物阜

趙質翁順帝時蘄州總管有廉名去任民思之
解觀吉水人任蘄州錄事以清廉稱
鐵哥朮高昌人順宗時遷達魯花赤適土人恭知府者叛朮率衆先登身被數鎗猶戰不已遂討平之主將怒將屠其城朮曰叛者恭知府數人爾城中人何與焉盡誅其黨與而止毋令濫及無辜主將嘉其誠懇城遂得全
徐元素銅臺人仁宗時知孝感聽訟精明善容物績有令聞
[illegible]文卿泰定間知荊門州政事敏捷績有能聲

郝理元貞初知荊門趙從政記謂其能撥繁治劇疵[illegible]整飭約已節費勤於爲政
馮相延祐間知荊門充仁慈愛沉靜篤厚文學政事並稱于時
耿奉訓守荊州廉恕公正剖決如流歲饑出俸米煮粥全活五萬餘口民爲立德政碑
阮伯顏仁宗時知潛江明作爲政時縣治遷徙無常學校頽圮伯顏脩建規制聿新
鄭文遲順宗時知潛江爲政公廉丕揚風化察冤獄清案牘剖斷如流民爲立石

張彥文保定人至正間知當陽適縣治始作彥文安輯人民增益戶口立學校作士類丕作人爲思慕
魏從恕順帝時知應山繩吏以法撫民以恩虛懷下士開誠奉公民爲立碑
喬成趙賁仁先後令孝感加意學校作興士類迄今並祀玆土
伯顏帖木兒泰定間知監利闢臨地廣學宮政績懋著邑人傳頌
毛好義成宗時知公安文學典贍政事嚴明令行禁止
張元愷元統中尹公安爲政清簡不事浮靡崇尚風教

民樂其業後爲滕州太守
朱顯文知公安恪守清節文章政事爲時所重後罹兵
燹饑饉一家淪喪殆盡而顯文潔身守義終不以利祿
動心
李有平陽人初知華容嘗書廉勤公慎恕五字于壁以
自勵繼知臨湘治如一日
樊爵字汝諒汴人知慈利治行廉明既去民懷其德翰
林張光爲作去思碑文
山馬西夏人好學不倦同知澧州治行卓異既去民思
之立碑紀績

楊光至正間知監利居官平易舍政卓然
宣差越烈大德中爲澧縣令盡心民義修建天門橋民
便之
凌茂翁字德思安州人知安鄉以理學名註五經官至
集賢院學士
稽適爲石首縣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者府下適按之
適得其情父抵法而子免死其人感頌之曰主簿仁人
也當今生子明年果生子且穎敏天曆中及第
文應祥元統初任監利縣教諭始至學校廢壞嘗咨監
利吏曰政有似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若此將何安吏

曰舉百廢非一日可成非一人之力可就也應祥毅然
捐俸倡之知縣李賓贊成壯觀
楊克忠鄧州人世襲萬户順宗時紅巾賊由安陸攻襄
陽三閱月城陷克忠不屈投江而死
呂流太原人爲襄陽路總管清潔剛正敦文教嚴祀典
息訟興廢採奚忠理冤滯立關市復侵地民立碑頌德
又立去思碑於峴山
柴肅長安人爲襄陽路總管順宗時竹山賊陷襄陽肅
不屈被殺於高齊坳
張庭瑜襄陽路總管興廟學剗弊政治績茂著

安乃馬及襄陽路總管尊崇廟學大振文教又修築大
堤以防水患襄漢永賴
石抹不老契丹人懷遠大將軍夔路守鎮副萬户至元
十八年大小盤諸洞蠻叛不老領諸翼蒙古漢軍三千
餘人駐施州既而蠻酋向貴誓用等降其餘洞蠻之未
服者悉平遂以爲保寧萬户
晏只哥散武蒙古色目人知宜城律己廉潔政事嚴明
民愛之既去立碑頌德
那海唐南漳縣達魯花赤愷悌慈祥民心愛戴既去民
立碑志去思

盛元祖知南漳持已廉介有善政民戴之若父母勒政
績於石以系去思
馮士義兵定人知南漳興學勸農百廢具舉在任之日
發有三穗七穗之祥及去民咸慕之
王麒字麟輔太原人至正二年任棗陽縣尹治事廉平
有政績今存德政譙樓二碑記
楊秉穀城縣尹儲義糧清宿弊發奸摘伏如神時論偉
之
于諒穀城主簿元兵下襄時儒學廟宇蕩然灰燼諒至
搆治一新文教復振

朱澤字齊卿陜西涇陽人知光化廉慎有爲興廢舉墜
誠心愛民早禱多應民立碑頌功德
赤隣真鄖陽臨簿守已廉潔六事興行闔邑感頌
趙宏偉世祖時爲衡州路治中群盜出沒其境宏偉言
其地興屯田以授民耕民旣足食盜亦爲農部遂無警
劉壽孫至正末爲常寧州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
走民奉印請壽孫爲城守城賴以完外援絕死之
劉存吾由進士世祖時知臨武蒞政以敦本善俗爲先
務常作勸民詩若干首雖不求合律度而實切於勸懲
至今邑人傳頌

李希賢號芳洲遼東人仁宗時知臨武愛民禮士邑人
立石頌之
皮元臨江人仁宗時由翰林脩撰知臨武有氣節政尚
寬簡修廟學
史秉彝順帝時任衡州推官廉勤公正賑饑興學復侵
田民甚德之
許盧馬家古人衡州衛萬戶軍政嚴肅興立學校士民
稱便
王顯字彥達至正間知安仁政平訟簡修清溪書院學
校益振

沈芭字茂夫廣西人安仁尉值兵亂芭練兵以備多方
捍禦民祠祀之
說德政常德路總管有惠愛于民旣去民爲立遺愛碑
哈珊常德郡監有善政每歲運輸民艱於負荷乃從北
門外至潛水十五里開河以通運歲旱利以溉田民甚
賴焉
苗益知龍陽州洞寇侵掠人民饑饉益賑濟保障撫之
如子後陞常德路總管
谷廷珪知襄陽鐵木哥兵入境官吏皆逃廷珪與主簿
懷德獨不去彼執使降不屈死之

劭馬剌丁蒙古人順宗時初任郴陽達魯花赤羅飛不推誠理諭飛遂款附安集流亡哀矜惸獨民懷其恩襁負而歸在任一十八年遷廣海鹽課提舉卒瘞縣北民有遺思

劉潛吉安人字孔昭任永州錄事至正時方饑疫隣境遏糴永明民懷金玉而死潛遣吏持所受告身貿于全守石古峯守義其請遂通商販民賴以活義兵校張榮等剽奪于民乃白府將盡逮繫下獄強暴斂手後爲郴陽尹作還鄉歌詩招來安撫民之流徙者感泣而歸

木撒順宗時知永州峒猺攻城設謀力戰郴之民賴以全事聞以亞中大夫旌其功

鄧祖勝以右丞守永州國初平章楊璟兵圍其城屢戰屢屈食盡自殺

吳芾至正中永州判官重建路學有善政吏畏民安

雷元知江華勸課農桑作興學校賦役均詞訟省允稱良牧

虞槃爲湘鄉判官有富民殺人使隷已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肯罪殺人者卒不免而坐者得不究有巫至其州言某日某方火某日大水以惑民槃乃斷巫極法

楊彥仁仁宗時知湘陰州首停荒田之稅興學勸農越三月訟簡獄空朞年逋稅皆足流民復業田野謳歌愛慕不已

王文彪知湘鄉州伸冤抑強士庶仰之如父母奸黠畏之如雷霆廉介之名振駭湖湘

張思敬知醴陵州修學勸農橋梁道路繕理一新政績茂著

燮理古知湘鄉州清廉寬恕才力敢決斷蒞政三年民皆悅服

楊晉孫判湘鄉廉明果斷公餘閉戶讀書門對云晚學

未諳爲政術平生惟有愛民心

呂公介天曆間知　州事著賢能聲百姓思之

吳公簡至正間郴桂茶陵諸郡邑寇作公簡時爲總管竭力捕擊保障一方所獲賊巢穀粟平賈糶以濟歲歉民刻石紀績

脫因茶陵達魯花赤邑旱齋戒徒跣冒暑禱雨隨應廣東寇發帥府檄郡邑繕城池飾緇諸費畢集而民弗擾州之役賦視田地多寡以爲戶籍上下貧富相傾毋失其實因稽校之自是民有定賦

那不華武岡路總管元季兵亂不搖率義兵戍同[illegible]

控制蠻化寸境衛民幾二十年迨方穎之後以疾卒鄰
郡聞之亦慟哭民尚頌之曰前有公綽武岡父母今之
郡侯無乃其後足我衣食安我田畝我子我孫與侯同
久

李朝端泰定間爲新寧縣尹有遺愛在民

黄順翁順宗時知新寧縣雅以文章政事稱

李文淵滕東人順宗時知新寧尹時輙應創十賢祠

張經爲辰州肅政廉訪司僉事奇才偉畧卓举過人分
巡逖境禁約省民洞民止於合溪交 彡設隘寨歳撥
官兵鎮守谿洞諸蠻怗然無敢犯者

王柔克至元初爲盧溪尹以信待物以勤集事興學校
化夷俗深得牧民之體

邱澤郴州路總管有政績尤著武功

楊文安天水人至元十三年仕爲宣撫使分兵畧施州
擒宋統制薛忠會大雪遣蔡邦光夜攻殺守將何艮十
七年遣降士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什至龍虎衛上將
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

蔡邦光至元十三年攻施州奪其城征散毛卒十七年
四川南道宣慰楊文安諭降散毛蠻以散毛二子入覲
因進言曰元帥蔡邦光昔征散毛蠻而死可念也帝曰
散毛既降而殺之其何以懷遠乃擢邦光之子陞爲管
軍總管佩金虎符賜散毛兩子金銀符各一并賜其酋
長以金虎符

湖廣總志卷第六十六終

湖廣總志卷第六十七

宦蹟十二

國朝鄧愈泗州虹縣人元季天下亂從　太祖起義兵
年方十六有大志勇力過人凡戰必身先破敵洪武初
爲征戍將軍克隨州討王保保於定西討澧州諸洞蠻
進僉書行樞密院行省參知政事鎮襄陽設公署增城
池恩敷江漢十五年樂業四境以寧吳元年卒於軍追封
寧河王謚武順
楊璟合肥人　國初命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帥師取
江陵先沙市陳友諒故帥姜珏等以城降以璟鎮其地

威望大著尋討寧鄉易華平之陳友諒散卒復攻辰州
諸郡詔璟進討諸洞蠻衆皆潰復取澧州石門縣桂陽
廣平章仍署荊門事洪武初取永州於是耒陽諸縣皆
款附復討土酋覃垕留撫慈利尋經寧氏叛辰州十八
洞及九谿諸蠻亂璟悉討平之封營國公卒謚武信
周德興濠人　國初拜湖廣參知政事同楊璟取廣西
洪武初取永州道州命爲征南將軍以討覃垕功封江
夏侯率荊湘甫師伐蜀五溪蠻亂議出師討之德興請
行　上以其老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亡示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後皆討平請決荊州獄山

永利渠田甚廣歲增屯租五開諸蠻亂命爲征虜將軍
討平之追封江夏侯
胡海字海洋定遠人　國初從徐達克荊常澧衡潭辰
諸郡尋克寶慶俾海守之於是靖州來降擢寶慶衛指
揮僉事鎮益陽洪武初擒元萬戶數人永州平復命爲
左副總兵取上思州攻天門山討覃垕率銳卒布柵絲
崖克之師入武岡飛寨及新寧石鶴金竹寨斬其渠魁
伍開諸蠻亂海招降山峒十二授鎮國將軍封東川侯
陶凱字仲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吳元年同宋濂修元
史成授翰林供奉洪武初拜禮部尚書請修會要載時

政會湖廣參知政事缺特命凱往賜凱與吳雲公田米
百石養其廉凱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迷爲文千
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離亂
共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
稽古禮文事多凱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
頌碑碣時時命凱文章遂盛傳于世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敏達善詞賦洪武初累官刑部尚
書出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始建學校崇尚師儒後坐
事被逮　上憐其才而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
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

旹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九月遣人
後梁王遣人誘之逼令改制書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
害詔歸其柩葬應山縣後大學士徐溥奏邮典諡忠節
命雲南立廟祀之
吳良定遠人　國初與弟禎從渡江洪武初命為征南
將軍討五溪諸蠻良深入險阻冒瘴霧次渠陽之靈溪
而銅鼓五開清浪俱破惟古州蠻地廣人衆良不忍加
兵悉撫降附溪洞畏威懷德輸租貢莫敢後封江國公
卒諡襄烈
李新濠人癸巳來歸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取姑熟鎮

江江陰婺州諸暨彭蠡大戰平武昌取江陵累功陞正
千戶下湖州剋平江平吳陞指揮僉事守茶陵為督府
僉事營孝陵有功洪武十五年封崇山侯食祿千五百
石二十八年坐事死
謝成濠人從克滁和渡江拔采石太平金陵功授總管
南徐功陞管軍千戶鏖戰彭蠡平武昌淮東轉攻湖州
克姑蘇陞指揮僉事從征中原平元都取相燕魏諸郡
遂取山西破陝西平涼莊浪陞指揮使為晉王府相征
朶耳甘降萬戶乞失迦討平洮番十八族洪武十二年
封永平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巡北邊訓練士卒召

還二十七年坐事死田宅並賜涇哭
王志濠人有謀畧壬辰起鄉兵收濠文明年來歸謁
上滁陽從克和州采石姑熟溧陽金陵鎮江圍常州屢
勝楠先登身犯矢石陞右副元帥從平常州寧國江陰
征高郵擒九江下黃梅降南昌蹶友諒彭蠡從征武昌
與賊遌嗄還克廬州援安豐陞新軍指揮使守六安敗
六安指揮使北伐中原從馮將軍渡河取懷慶澤潞留
守平陽務漢中將屯陝西深入察罕腦兒絶塞却胡還
軍平陽累陞都督同知洪武三年封六安侯食祿九百
石與世券賜田佃墳戶從大將軍統中軍征朔漢又從

傅將軍平雲南繕城隍立屯堡凱還十九年卒贈許國
公諡襄簡
鄭遇春濠人與兄遇霖來附甲午從取滁鐵佛岡三汊
河大柳樹諸寨為先鋒克和陽渡江拔采石太平授總
管攻蕪湖遇霖戰死遇春領其兵從征取溧水破方山
營定金陵餠園牛塘取宣州陞左翼元帥從克揚州婺
州再擊敗友諒兵下黃梅南昌大戰禁江口殲友諒平
武昌下淮安取安豐潁六安陞六安衛指揮僉事留守
征中原下汴洛陞朔州衛指揮副使進都督僉事洪武
三年封榮陽侯食祿九百石與世券坐事奪爵逾年復

縣從平雲南經略城池屯堡凱還督金吾諸衛造舟
運二十三年卒
趙庸廬州人與兄仲中率舟師来附從渡江拔采石太
平定金陵克安慶陞仲中僉院守安慶友諒破安慶
上一怒欲誅仲中常遇春曰仲中渡江勲舊宜曲赦 上
不許竟殺仲中庸以兄故特授僉院從破安慶九江南
昌陞參知政事鄱陽之戰庸及通海永忠等以六舟深
入陷敵力戰大敗漢兵友諒死賜庸金帛從平武昌克
廬州安豐海安高郵淮安從伐吳拔蘇州陞中書左丞
從大將軍取山東兼太子副詹事克東昌汴洛渡河取

河北州縣克元都西取晉秦諸郡走張良弼降李思齊
還擣永平過惠州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追奔至北河
俘王宗元二人元兵攻大同李將軍諜於庸出雁門至
馬邑擒脫列伯進兵東勝未幾慶陽平洪武三年封南
雄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
華高含山人甲午入巢湖乙未来歸克采石溧陽太平
授總管破水寨方山營擒陳兆先從定金陵鎮江陞秦
淮翼元帥下丹陽金壇常州陞僉行樞密院事擊敗趙
普勝漢人犯龍江高與張德勝敗於石灰山從征友諒
克安慶擣九江援長興敗李伯昇下南昌鏖戰鄱陽湖

參議克武昌陞湖廣行省參政從取淮安高郵還
舊部進圍衢州平之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洪武二年
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與世券券成會高使廣東視海
南城池券晋內府明年卒於鼍州 上命中書省支高
祿三百石卹無子納券墓中贈巢國公謚武莊從子岳
授指揮僉事
朱亮祖六合人元義兵元帥乙未 上克寧國擒亮祖
喜其勇悍賜金帛仍舊官復叛歸元數與我戰敗我軍
七十餘人徐將軍等圍亮祖宣國常將軍被創還 上
自往督戰徐將軍奮攻縛亮祖見 上詰之對曰生則

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其言[illegible]而釋之從而立功歷陞
元帥至院判從征友諒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
鄱陽湖平武昌陞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攻
[illegible]廬餘杭至杭州降潘原明陞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副
李將軍守杭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國珍拒戰敗奔黃
巖亮祖入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温州國珍子明善
拒戰敗挈妻子逃去分兵徇瑞安還至黃巖方氏父子
来降送建康為征南副將軍取兩廣師還太子率百官
迎勞龍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
後坐胡黨十三年卒 上[illegible]以侯禮葬子暹從征

有功爵府僉指揮使

黃彬不知何許人從徐壽輝守袁州友諒殺壽輝彬
諒　上拔江州彬來降授江西行省參政從取新淦從
南昌大戰鄱陽湖克武昌　上書諭江西守將鄧將軍
曰熊天瑞龍鳳八年降今負初言理宜聲討令彬從鄧
將軍討贛州贛州平留鎮袁州置袁州衛洪武三年
封宜春侯食祿九百石與世券後坐胡黨　上念其未
嘗失朝建禮宥之數年卒

葉昇合肥人歸　上和陽從渡江拔采石定金陵京口
授總軍總管復太平陞石翼元帥從征友諒破安慶拔

九江下南昌大戰鄱陽克武昌陞指揮僉事拔廬江襄
陽淮東克湖州進平吳軍衛指揮使從取明州還征中
原陞都督僉事充參將征重慶陞都指揮使鎮守西安
後陞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封靖寧侯食祿二千石世
指揮使鎮守遼東二十五年坐胡黨論死

張溫不知何許人從取太平定臺城京口歷陞千戶從
戰鄱陽湖收武昌陞統軍元帥略湖南征淮東克舊館
下湖州下吳從征中原克陝西下蘭州留守元將王保
保襲蘭州圍溫晝昌守將指揮千光來援至馬蘭灘
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

大呼曰公等堅守徐將軍大兵行至矣城中聞光言
守益固相持數月引去陞督府僉事爲參將伐蜀克階
文成都崇慶討平西番羌戎降朶甘酋萬戶乞失迦洪
武十三年封會寧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理河南軍
務嘗周邸從征雲南出塞皆有功後坐胡黨論死

王弼定遠人膽略過人號雙刀王初結鄉里依三臺山
樹柵相保丙申率部下來歸俾宿衛克池州石埭婺源
授元帥下蘭谿金華諸暨紹興援池州復太平攻武昌
大戰鄱陽截擊禁江口平武昌還收廬江援安豐破襄
陽安陸還取淮東克舊館湖州陞指揮使圍蘇州軍盤

門士誠被圍久突出轉戰盤門欲奔常將軍分兵北濠
截其後遣兵與戰戰良久未決常將軍拊弼背曰軍中
皆稱爾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即馳鐵騎揮雙刀奮擊
卻敵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
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奔入城吳平從征中原下山
東河南北遂克元都保定中山進兵太原自河中渡取
陝西兵至察罕腦兒及紅羅斷頭山進僉督府事討西
番獲馬牛羊駝二十二萬班師洪武十二年封定遠侯
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從征雲南功與世侯券加祿五
百石爲副將軍征大寧東出遼東征納哈出二十二年

諸功臣還鄉二十七年卒
曹興一名興才不知何許人從取姑熟定建康克南徐
收武昌陞指揮僉事平吳陞指揮使從征中原定元都
陞河南行省參政討西番洮羌征朶耳凱還洪武十二
年封懷遠侯食祿二千石世指揮使理軍務山西已而
北征有功洪武中卒
汪興祖巢人初為張德勝養子德勝戰歿于宣幼興祖
嗣職從張姓征友諒與俞通海趙德勝搗水寨抵江州
克其城進拔蘄州從取南昌張士誠圍劉福通安豐興
祖從　上援敗其衆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等六册

深入搏戰又邀擊禁江口敗死友諒擢湖廣行省參政
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州平吳陞同知督府從大將
軍北征取山東州縣孔子五十六世孫衍聖公孔希學
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主簿孟思諒謁軍門興祖
禮之兗東州縣皆降燕領右率府事克汴梁還濟寧取
元都徇永平下山西取大同時宣已長嗣父職興祖乃
復姓克武朔為晉王武傅燕山西行督府僉事洪武四
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　上弗問亦弗與誥券令
自效圖賞封從傅將軍克階文蜀平章丁世真據險距
我兵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矢死詔郗督與祖沒王事授

封侯爵世券食祿千五百石興祖子幼以所賜田五頃
令與宣同居後疾卒
張赫濠人歸附授千戶從克定遠泗滁和州拔采石太
平陞總管收集慶鎮江常州進常春翼元帥守常州大
戰鄱陽湖禁江口征武昌降陳理下湖州平吳討方國
珍克慶元溫台降國珍陞福州衛都指揮副使捕倭功
陞同知署都司事坐捕倭無功奪俸統舟出海入牛山
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調興化衛還俸召陞督
府僉事時遼東艱食命赫督海運原中辛酉歲一行捕
東椒山寇仍督遼運癸亥甲子乙丑丁卯歲一行二十

年封航海侯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役三督海運二十三
年卒贈恩國公謚莊簡
胡顯臨淮人父泉立功開國時歷官定遼都指揮同知
昭敬皇妃泉妹也妃生楚王封武昌故顯武昌護衛洪
武十四年從王之國顯隨父陞辭　上曰泉老矣致仕
顯嗣官從王征銅鼓諸蠻功陞督府僉事侍王二十一
年從晉定侯靖寧侯征東川龍海諸蠻得城邑馬畜珍
寶獻　上明年封紫國公食祿若干石與世券出入朝
禁者十年
廖永忠[illegible]　[illegible]起兵與兄

永安結少年聚保鄉里隷彭祖為萬戶甲午彭祖敗永
忠等以千餘艘保巢湖與俞通海共迎我師於和州
上見永忠年獨少謂汝亦欲圖功乎對曰幸得事真
王剪除寇亂垂名竹帛是所願也　上悅以永安為水
將永忠副之六月從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乘勝定建
康常池諸郡無何永安為士誠所執遂授樞密僉院領
永安軍克樅陽復太平辛丑從　上親征陳友諒取安
慶九江及下南昌友諒薩兵赴圍之　上帥諸將逆戰
於康郎山我師幾殆永忠數以飛舸徂擊敵及縱火焚
其舟友諒中流矢死其子理退保武昌　上麾諸將抵

城下聯舟為寨列江中以斷歸路分兵屯柵其四門命
永忠以守明年　上視師武昌趣永忠等攻城益急陳
理降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後征淮東蘇浙閩廣
巴蜀皆有功封德慶侯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永安以
死事追封楚國公諡武閔配享太廟
胡閏初從王師取江南攻湖廣累樹勳績歷官襄陽衛
鎮撫鄧愈鎮襄陽閏為部將戮力築五保保開屯田省
刑役遠近悅附洪武元年隨克南陽等處縱下隨州破
洪山老馬劉寨討蜀河寨張四年正月　上命傅友德
伐蜀敕鄧愈選襄陽衛指揮任亮等率師佐之慮襄陽

城守無人命閏統兵鎮其地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中由教授陞漢陽知縣值
歲旱齋沐遍詣神祠懇禱渴甚雨隨降繼而雨不止復禱
于神即霽嘗遇楊士奇於江夏薦於朝又以方孝孺薦
陞翰林院脩撰靖難師起募兵廣德州及京師破知事
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縊于玄妙觀銀
杏樹下　文皇登極治姦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
井死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脩撰王原采
之墓叔英著有靜學集士奇求遺稿僅獲詩十七首及
漢陽禱神文三篇

戴德盱眙人洪武初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初取武昌
勳績茂著復從克荊常澧衡潭漵寶慶襄陽沅湘及辰
州諸郡溪蠻以疾卒于京師　詔贈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護軍追封燕郡伯
詹彥中臨淮人元末辰沅蠻叛命鎮辰州創衛所增浚
城池軍政嚴肅洪武初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辰有五
溪為蠻獠雜處彥中動中機宜勳猷德化流溢湖
湘卒於任郡人立懷德碑
胡興福洪武初　上平湖南置郡縣興福以明經除授
漢陽招集流亡撫恤孤獨墾闢草萊疆理土田乃創置

宇草味初百廢皆舉而民不知勞
李建琛一名琛景陵人從　高皇帝平荊楚歲乙巳授
景陵衛指揮副使時鄧愈以湖廣行省平章出鎮襄陽
建琛屬焉嚴號令繕甲兵築城壘修屯田西禦王保保
兵遇征討則備前驅鄉邑之民賴以保障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至正舉人少敏悟有大志究心
濂洛之學　高皇渡江安率父老迎謁　上召語時事
安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
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
人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以安參謀太平府

轉郎中已而克武昌以安知黃州府事剪荊棘披草萊
建廨宇闢田野均賦役緩逋卞庶務悉舉召爲學士知
制誥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安總裁定修律
爲議律官　上常賜安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
第一家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姑孰
郡公國初諸禮多安裁定大祀禮專用安議
牟琦真定元氏人洪武初授監察御史永樂中往諭安
南陳氏歸侵地　上嘉之擢禮部侍郎後占城侵交阯
復命往諭如初乃命爲湖廣布政使
張彤洪武初從渡江有功乙巳二月陞湖廣行省中書

參政守禦岳州取湖南屬州縣丙午九月攻下湘鄉
周文貴復克辰州諸州　上諭彤曰湖南地接溪洞賊
人恃險負固叛服不常爾其慎諸丁未九月召彤及湖
廣左丞周德興還建康以是年冬復命爲征南副將軍
率兵下郴州事竣頒賞有差
管時敏洪武中楚府長史在任四十餘年忠誠謹恪始
終如一王奏留居本府祿養終身仍賜地黃屯山所著
有蚓竅集秋香百詠詩
華士瞻偃師人性惇厚有雅操洪武初舉賢才擢湖廣
右布政

呂琛初以軍功授鎮撫歲丁未冬十月從平章楊璟平
湖湘洪武元年春正月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
勝拒敵戰却之獲其士馬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命琛
等圍之元兵自廣西來援軍勢甚盛璟遣琛率兵擊之
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一千二百三十九人馬一
百餘疋夏四月克永州繼取耒陽進拔靖江皆與有功
吳永寧國初從征平武昌益陽常德江陵襄州安陸歷
官荊州衛指揮洪武初從楊璟師次永州擊敗鄧祖勝
兵進取道州藍山武岡諸郡復永州璟引兵抵靖州命
永寧等率衆登城執其帥遂克靖州二州土官守將皆

降論功賚以文綺

朱壽洪武初從征爲萬戶渡江取江左郡邑陞總管杖嘗發兵武昌平蘇湖轉戰南北積功歷陞督府僉事與張赫轉餉有功二十年封舳艫侯食祿三千石與世券後坐胡黨論死

趙耀真定人洪武初爲湖廣行省掾從徐達取蘇州授都督府都事優於機略擢湖廣行省參知政事

李叔正靖安人年十三以能詩名既長博通子史洪武四年自國子學正出補興化令入爲禮部員外郎歷陞湖廣參知政事轉右布政君拜禮部尚書

安德汝州人舉元進士陞居授徒洪武初爲州學正手錄五經四書以授生徒復以明經徵入召對稱善擢湖廣左參政

王麟字應龍魚臺人性倜儻肆力於學洪武中歷湖廣左參政督軍討交趾所向克捷左遷行人後轉廣西右參政卒於交趾

何廣上海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爲縣令歷官湖廣參議在藩垣得方岳體所著有律解辨疑

朱吉字季寧崑山人元編修德潤子也洪武中爲授戶科給事中時糧長稽遲勘問皆坐死籍沒吉疏言識絕文允覓胡藍黨禁以安反側皆從之後以善書入選中書舍人尋改侍書擢湖廣按察僉事以事繫獄永樂中復爲中書舍人

朱逢吉嘉興人洪武中以賢才薦知寧津縣有德政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入爲大理寺丞長於文學所著有牧民鑑童子習二書

劉淵臨桂人洪武中鄉薦拜監察御史激揚有聲擢湖廣按察司副使

黃信彭澤人洪武中辟薦舉授監察御史以才著名出爲廣西按察使未幾改湖廣信秉憲持正不撓後拜右

副都御史丕振風紀

黃宗載豐城人洪武乙丑進士授行人歷遷湖廣按察僉事時銅鼓五開多巨姦號難治宗載毅然往諭諸豪右悚懼無敢犯者後謫驛丞起爲監察御史

鄭雲字行從伯王之後也洪武戊辰進士授監察御史擢湖廣按察僉事廉慎仁恕雅有文采

鄔修字存誠南昌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擢湖廣按察僉事坐貶廣西太平知府操履清勁士論無間然

宋性德州人洪武中縣國子生爲刑部主事著本部右侍郎後出爲湖廣副使以廉能稱

猛大本洪武初知武昌府勤於撫字教養有法甫下車
即募財捐俸以構講堂修齋舍郡士嚮學自大本始
吳愁西安人洪武初以蘇州知府左遷大冶知縣處心
端正守己廉潔无工楷書處民不幸教嘗作戒諭文民
傳誦感化焉
樊繼字景昭句容人洪武初知興國州廉恕公平州南
有虎患禱於城隍數日擒虎自鬬死州西有湖堤壞捐
俸募民築之興學校毀淫祠喪塟用家禮民多化焉去
之日送者數千人莫不垂涕爲立去思亭
馬極國初知通城縣事披荊棘置縣治擾除凶暴撫輯

遺黎逾年田野闢戶口增境内大治民立碑頌之
姚以德洪武戊申自建平丞擢嘉魚尹勝國之季嘉魚
當敵衝民不勝苦流亡幾盡以德闢草萊訓耕耨數年
之間人蘇物盛民甚德之陞濵州知州民爲語曰南有
嘉魚樂賢之區姚侯蒞止以扶以鋤昔也干戈今也禾
穡蔚蔚桑麻雨露所濡樹德方滋徵車在途未懷去思
沒世不渝
柯日新平涼人洪武甲辰平陳理命知蒲圻縣時亂定
民多逋竄日新憂勤撫輯墾闢草萊疆理田土躬督農
桑民皆襁負至乃創署宇修學校置郵傳治橋梁百廢

修舉
馮泉洪武初知咸寧時兵革甫定泉剪荊棘招流亡初
廨宇興學校立壇壝崇祀典卓然有為民稱誦焉
戴誠字邦固括蒼人由進士洪武中任蒲圻丞革弊政
修學校建讀書樓與諸生講學撫善鋤奸豪黠屏息時
以古能吏稱之秩滿陞戶部員外郎
程瑞洪武初知漢陽府肇建廨宇修立城樓招撫流移
居民安堵政聲大著
蘇恭讓廣平人　國初為漢陽知府愛民如子吏不忍
欺廉幹有為公私亡擾至今民思慕之

趙庭蘭直隸和州人洪武初知漢陽縣有才能鳩工簡
材創置縣治而民不告勞
楊觀江西上饒人洪武間出守漢川敦本務農輕徭薄
賦去奸弭盜以安民生修學講禮以興士習政行訟清
百廢具舉
汪璀洪武初由御史改應山知縣創置學校勸課農桑
初抵任縣止一里三年增至三里至今邑民慕之
諸葛平陽朔人洪武間為應山縣知縣廉能愛民均徭
簡賦吏服其威民安其惠歷官參議
吳復合肥人生而沉鷙少言笑勇略過人　國初大兵

允恭陽後領軍屯駐安陸築創城郭進兵克大洪山並
均房等州破四十八寨授安陸衛指揮使後以軍功累
陞都督進封安陸侯今祀功臣廟
陳禎字景禎華亭人洪武初為禮部主事嘗定大議俾
攝部事出知襄陽府時荆土蝗獨不入禎境衆樂初召
為鴻臚少卿
鄒律懷寍人洪武初貢知襄陽府居官以廉稱
尹希文武清人洪武初由茂材知宜城持已廉謹蒞事
勤能四民樂業保留再任閱二十年晉四品俸卒于官
楊銓字仲衡景城人洪武中知襄陽縣每有施行雖小

必立程式廉威臨下惓惓愛民輿論歸焉
俞友仁錢塘人由儒士登洪武辛亥進士任襄陽縣學
教諭博通經史善草隸書尤工於楷歷司又衛與修會
選教育人材多有造就
龔嚴直隸崇明縣人由舉人洪武末知孝感縣事修學
校勸農桑律己嚴明吏民畏服後陞按察司僉事
葉宗字承允永嘉人洪武中知黄州府心志宏大決事
如神湖藩政事首稱
左安善吳元年知蘄州創建衙宇興立學校公勤廉潔
惠政及人至今稱之擢刑部郎中出知河南府卒于官

李仁字守道洪武初知黄州府性資端謹言行不苟撫
以下士慈以撫民凡廨宇壇廟學校倉庫皆其創建與
陶安相媲休焉
何晩齡漳州人洪武中同知黄州府事綽有政聲擢知
府廉明果斷能聲益著吏民敬仰九載考滿去行李蕭
然
安貞洪武初同知黄州府事守法不撓為姦吏訐奏被
逮成獄事聞　上諭湖廣提刑官曰律在法司守法固
宜貞佐郡所爲朕訪非其私也猾吏汚蔑之以報忿耳
此風一長則有司無官矣遂復其官吏反坐

周政洪武初知荆州府招集流亡修治學校政聲遠聞
功績著于一時
陳獻銅梁人洪武間知監利縣雅飭不為華貌時有司
造官楮民病之獻奏減大半民獲其利
朱原真徽州婺源人洪武中知荆州府事剸繁治劇廉
靜近民造士不倦
李鐸福建甌寍人五經皆涉獵而邃於易洪武中增廣
生員劉魁以學官缺奏用經明行修之士以成就人材
詔吏部如其言選除得鐸授監利教諭果以師道自重
為文一主傳註不尚穿鑿而貴誠確一時登科第者多

出其門
許德洪武二年知公安縣凡學校公廨一一修舉
崔庸洪武間公安縣丞開濬虎德楊石二塘至今民享
其利
許彥威洪武初知松滋縣創建公署為政有方民胥懷
之
應伯和洪武間知荊門州律己廉介治民仁惠去任惟
琴書而已州人懷其恩德久而不忘
魏忠洪武初知當陽縣創立公廨勸民興學政績實多
孫復明洪武中知江陵縣修理學校勸課農桑民懷其

德
唐庸陝西寧夏人洪武間知岳州府廉介有為歷陞修
撰陞湖廣參政有事交趾卒
郎子文洪武中知巴陵縣慈惠恭勤創立縣治興學宮
置壇壝城池民不勞而事集既去民思慕之如父母
葉世杰浙江處州人洪武中巴陵主簿能文章有善政
所編有岳陽風上紀
滕桴浙江人洪武初知長沙府公直廉能審幾善斷發
奸摘伏如神在任六年訟簡賦均民安益息闔郡畏而
愛之

劉清洪武中知長沙府蒞政勤謹躬先屬邑必使賦役
均平毋害小民獄訟詳明毋枉良善去任民慕之如父
母
甄誼西安人洪武中同知長沙府事勸課農桑作興學
校鋤強扶弱綽有政聲尋陞順天府尹
黃思讓淮安人洪武初以知州知湘陰縣勤理廢政善
斷獄訟時兵燹之餘孜孜教化縣治公署皆其創置民
不告擾解印去能繫民思
吳顯洪武初改湘鄉州為縣顯亦以知州改知縣事公
正處心廉勤律己招還流民墾荒田八千餘畝新建縣

治澤遺後人
海源善洪武初知安化新設縣治勤于政事謂人肌膚
受之父母何可毀傷乃以熟皮為鞭使知愧而已民愛
敬之不忍欺焉
朱詡洪武間知湘潭縣廉潔自守門無私謁毋食燕飲
鹽蔬而已禱雨齋沐顧神三日即雨縣嘗有虎患吏請
設檻穽詡曰猛獸虐人守令之過也惟修德可弭之焚
香致祝數日虎自屏迹
莫玉洪武初知湘潭縣事招撫流散戶口日增草創之
初公廨學校荒落一空玉經營佈置規制截然

歐陽聿脩洪武初知茶陵才識精敏遇事剛斷修葺學
舍奏除水運民愛慕之擢監察御史尋陞長沙知府先
是成麟草昧創置後有李士廉皆良有司也
張原善洪武初知新化縣創建公署大興學校持身廉
謹敬神恤民人至今思慕之
程斗南洪武初同知寶慶府事創始百務守法秉公致
政歸裝無餘物士民頌之不衰
薛得中陝西武功人由儒士洪武初知邵陽縣愛民敬
士重建縣學振作儒風
樂宗洪武中任新化縣丞潔己愛民一考陞吏部考功

主事民懇請于朝仍俾復任仁惠之風遠近沾被
高從訓洪武初通判衡州涖政明懈愛民如子轉同知
後知本府積久化孚父老傳誦其事多類古人
常衡洪武初安仁知縣處事公正好尚詩書愛民如子
創建縣治公署
周岳直隸望江人由監生洪武元年任衡陽縣知縣政
教並舉陞梧州知州
陸伯良江西崇仁人洪武六年任衡山縣知縣公署壇
壝學校皆其創建
宋道生會稽人洪武中以金壇簿擢知桂陽州廉静寬

欲不受私謁為政剛果有為吏胥不敢欺民賴之
梅尹懃浙江人洪武中知衡山為政有法恩惠逮民父
老奏留陞知本府
紀唯政洪武初任衡山主簿大得民心保陞參政
袁泰河南人洪武初鄂縣主簿為政得民召為御史
張子俊字傑夫洪武初知常德府事有德政不事煩苛
教民以相生相養之道課農桑興學校延聘師儒選民
間俊秀子弟入學明年舉行鄉飲使民知禮讓以厚風
化為本閱尊德作燕賢詩序以美之
青文盛四川大寧人洪武中龍陽縣典史時邑民負租

三萬餘石文盛詣　闕請免章三上不報自縊于登聞
鼓下　上命官覈實　詔蠲之仍以一千三百為額民
德之因立祠祀焉
馮惟德洪武初知辰州府廉介明敏躬行教化蠻夷欽
跡境內晏然而尤夙夜盡瘁撤新公署
劉叔忠洪武末沅陵知縣在任清廉自持公正處事民
皆樂業永樂中以薦陞工部員外郎召入翰林修書邑
人不忍釋率衆詣　闕奏保不報復奏得除辰州府同
知叔忠益盡心民事蠻猺信服郡號大治
傅禮洪武間為黔陽縣典史勤政恤民秉桑利徵拜廣

西道監察御史
孫應隆盧溪主簿洪武二十八年蠻獠侵掠邊境應隆
深入招撫諭以利害蠻黨懷服以其事　聞開設鎮溪
千戶所吾陞應隆為鎮撫安撫蠻夷邊境以寧
春伯良四川人洪武中知麻陽縣時民避軍伍深匿蠻
洞田畝荒蕪稅課逋負伯良奏免租從之乃招集安附
始有華風
丁允中洪武初知漵浦縣忠愛端謹革舊布新以厚民
俗士民永懷
張子登洪武中沅陵縣丞律身廉潔御下寬簡遹立學

校勸課農桑沅民老稚咸蒙其惠
蓋恒衛洪武初道州府同知時兵變之餘郡民多流徙
外境聞恒衛廉明寬恕咸歸焉民以寧謐百廢俱興秩
滿陞本府知府
張原湜兗州人洪武初道州府通判廉能有聲時郡境
賊寇倡亂原湜率衆擒其魁降其餘黨境遂以寧
余彥誠德興人洪武中知安陸州勤慎公平勞於撫字
擢知永州府時洞猺劫掠郡邑彥誠諭以威信率皆畏
服民賴以寧任二十九年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
後坐事逮獄邑民具其善政詣　闕陳請　詔嘉之赦

彥誠等襲衣鈔仍給耆民口糧貲使還任
虞誠字自銘蘇州吳縣人洪武間任永州知府創修廨
治皆有成規民不勞而事集緯有能聲既去邑人立石
紀績焉
吉嶽洪武初任東安知縣時縣治為洞寇所燬官皆僦
居民間嶽創縣治并分司儒學驛舍制度維新民不告
勞
唐吉祥字彥禎直隸歙縣人洪武中由進士知祁陽縣
持廉始終不易所守憐貧恤老賦役均平九年考績為
天下最賜宴禮部擢工部主事

朱公慶洪武初知寧遠縣開設縣治撫民安業百姓思
之立遺愛碑
馬伯庸洪武初任郎縣知縣撫字流民興舉廢務人懷
其惠
張宗正洪武中知竹山縣公廉有為創修縣治民不知
勞
吉岳洪武初知房州時新集之民岳勞心撫恤凡大小
公署多所創建至今猶蒙其澤
陳伯傑洪武末知郴州愛民有守值歲蝗旱徒跣祈禱
雨應蝗息郡中士民咸稱其政

李輔洪武初宜章知縣宣布德化民心歸向凡縣治廨
宮壇場創建一新邑人頌德
杜堅洪武初知興寧縣開設縣治撫安離叛民用歸附
各安田里廨宇皆其創立憲章燦然與李輔胡視遠政
聲相望
戴用洪武間知興寧繼杜堅遵約畫一民甚宜之時歲
旱禱于仰龜俄有石燕集其冠頂之飛去大雨沾數十
里歲以豐稔
李輅洪武間桂東縣典史首興學校修舉廢墜公廉律
己惠愛及民後陞監察御史

徐誼字宜叔壽昌人歲甲辰征陳友諒子理于武昌命
誼知黃岡縣事乃作詩送使者曰紅旗招颭壓滄溟畫
舸長驅上洞庭百萬生靈新撫納　九重天語自丁寧
後啼山月灘聲咽鼉吼江風水氣腥好語湖湘諸帥將
漢家信誓重丹青　皇祖見其詩壯之加授承務郎特
兵燹後邑里寥寂誼綏附流氓百廢具舉
溫福洪武間宜章知縣守已廉潔賦役均平民之逋亡
者聞風歸附
蔣貲江西人洪武中知會同創設有方民不告勞重建
學校士知興起

朱永洪武十四年任施州衛指揮僉事開創衛署有功
進階廣威將軍
冉應斑酉陽人初守黔江洪武二十三年從征散毛洞
招降僉事等官十六名攻克土地關多所俘獲事平授
本所副千戶
吳存南昌人洪武初領鄉薦授刑部主事歷陞湖廣參
政性慷慨有才名善吟咏長於草書
章善洪武九年為湖廣參政廉靜嚴毅人莫敢干以私
清直之風遠邇欽服
周鶚大庾人洪武中薦歷兵刑二科給事中直聲震天

下上言時政多所建明擢湖廣按察使後左遷廣東市
舶提舉
王景範初為國子助教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命為湖
廣右參政時鄭賜自御史為左參議吳文自檢討為右
參議陛辭　上諭之曰令布政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
甚重所以承流宣化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壅而
不宜下情不上達則遠邇弗聞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
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
所學當懷致君澤民之志朕用卿等冀儒術之異於常
人也尚宜勉之

丁士梅洪武初由翰林編修出知浙圻陳紀敘倫奠厥
貞教秩滿擢知蘇州府
馮萬金黄州人洪武初知大冶縣披榛棘立廨宇招流
亡勸农桑一一有法父老相傳循籍籍焉
戚元禮瑞昌人洪武初知武昌縣時歷兵火荊榛彌望
元禮勞来不倦撫集流亡創建學校其功最鉅
徐善洪武中知江夏勸民稼穡修縣志葺學校事神治
民靡不究心治行為諸邑最
戴珹字邦固栝蒼人由進士洪武中任蒲圻丞革獘政
修學宫建讀書樓與諸生講學論道無虚日撫善鋤奸

豪黠屏息時以古能吏稱之秩滿陞戶部員外郎
駱仕廉山陰人洪武中由進士知崇陽操守廉介撫字
有方吏民懷畏陞太原知府
孟驥字千良徐州人洪武末為漢陽府推官有忠直廉
幹之才永樂中官至貴州布政使
畢勉古水人洪武中舉賢良方正任江夏丞擢知孝感
公嚴有為興舉廢政廢民懷之
魏樸真定人洪武初知應山值許成之亂招集流亡增
廣稅額始建學校修舉廢墜後坐事去民多見思
應伯和洪武初知荊門州持己廉介臨民仁恕夫任之

日蕭然琴書居官有聲士民臚頌
劉桓開化人洪武初知京山縣從容綏輯興復縣治有
開創之功民受其賜至今不忘
劉順池州人元季知平江州洪武改為知縣建置縣
治任十五載累有善政
明思禮洪武初上津縣主簿適縣制初復區畫規建費
鉅而不擾時號能吏至今稱之
蕭興洪武初任道州同知果毅清簡卓有能聲因山猺
作亂奏設千戶所衛守之盜息民安郡家其澤
莫如輪廣東人洪武初知善化勤政恤民人安其業修

舉廢墜令績著聞至今不泯
王叔撟洪武初知湘潭為政慈仁科徵有法民數日養
桑麻遍野民詠歌之
薛德昭長洲人洪武初知寧鄉縣兵燹之餘政無不舉
民無怨言在任八年賢聲籍甚
王處敬廬陵人洪武中任湖廣按察司僉事謫交趾後
復職貞白之操始終如一日
吳德基蘭谿人洪武中知安化時苗兵未靖士衆易俊
原擾害郡邑上召江陰侯吳良蕩平餘寇德基慮禍及
無辜請以計擒良然之乃微行至俊原家諭禍福先誘

其子及麾下以去後原勢促乞降遂縛之民賴以安
與聚洪武初知茶陵兵革後流民初附聚撫綏務廣興
舉廢墜迄有成功百姓思之立遺愛碑
葉宗禮麗水人洪武中以監察御史改知慈利奏遷縣
治士民稱便文章政事卓然並稱
賀時敏山東人洪武中知湘鄉有幹濟之才開闢荒蕪
遷廟學詰戎兵草昧之餘治象一新功績甚著
楊泰渭南人洪武中知崇陽縣蒞政平恕賦役均平兵
百修舉務在與民休息民心悅服尋以報政去耆民詣
闕奏留三年

陳福山洪武中知零陵縣居身清謹愛民如子渠堰灌
田二百餘頃號陳公堰興學作人尤盡心力凡百舉措
深得民心且雅尚風節綽有古人風
毛勝初名福壽北平人伯父邵海元舊官歸附為燕山
中護衛開牧官從靖難歷陞都指揮同知建文四年卒
無子福壽父安太邵海毋弟也嗣羽林指揮使永樂七
年福壽兄濟嗣官卒無子福壽嗣官以兄濟九龍口殺
胡鎮功進都指揮使正統六年征木麓川功陞都督僉
事充右參將後征木麓川功進同知十四年禦虜宣府
功陞左府都督是年冬守宣武門又哨虜紫荊關景泰
元年充左副總兵率河間東昌達兵征湖廣銅苗苗同
烈戶部主事陳汝言言福壽本虜人奸黠不可信勅王
驥候福壽至善御之無使驚疑已乃有功三年封南寧
伯食祿千石五年進屯金川斬賊功與世券改名勝移
金齒彈壓諸蠻天順一年卒贈侯諡忠壯
費瓛定遠人祖遇洪武中為燕府左相已革府相改護
衛指揮使父肅嗣官卒瓛嗣事　成祖以靖難功累官
都指揮同知鎮守山海關永樂五年召僉事後府六年
充副總兵備倭江上七年征湖廣叛寇八年充總兵鎮
寧夏甘肅討平叛虜亦令真巴十年又出甘肅防禦

仁宗即位充平羌將軍鎮甘肅尋陞右軍都督宣德元
年入朝　上念瓛舊臣累著功名封崇信伯食祿千一
百石與世券後出鎮瓛和易善撫循士卒守邊二十餘
塞境寧靜征漢庶人嘗為先鋒將佐薛祿有功子釗宣
德三年嗣伯景泰中鎮守福建卒天順八年子淮溥爭
嗣　憲宗曰淮毋朱氏以釗故封夫人淮即適子溥不
得與淮爭成化元年與淮祿一百石優給嗣伯淮學國
子監十二年祭酒周洪謨奏淮不務學奪半祿冠平巾
以毋乞恩故原淮本等柱嗣伯
楊伯成龍泉人洪武初知崇陽縣減稅輕徭修建縣治

公私稱便

伍福字天錫臨川人洪武初咸寧教諭重厚該洽聚諸生講經史以道義先之士類奮發終雲南左布政

李居仁山東人洪武初知蒲圻縣剛決不猛建學立壇不待督責而民趨事

朱勝字仲高湯溪人洪武中歷刑部郎中知武昌府府在有善政超遷江西左布政使

錢昭字魯麟鄆城人洪武中知蒲圻縣周知世務勤恤民隱循行阡陌一介不取以廉能稱

劉权賓洪武中知武昌縣性剛明果決馭吏嚴肅臨民

慈愛以循吏稱

魏忠洪武末知當陽縣徙縣治創公宇興學政敦行義有功于民

吳顯直隸滁州人洪武間知平江縣事宅心正直處事有方歲旱禱雨輒應事聞　詔陞一級免部考

李瑾魏縣人洪武中知安鄉縣撫字有方勞來不倦流民復業者五百餘戶至今士民戴之

朱璣鳳陽人洪武初知鄖縣性嚴毅剛果留心民事立科條謹區畫朞年政教兼舉百度俱興卓有治蹟

楊守禮洪武初知江華縣性行良實涖政勤敏開墾給修學校教民禮遜廉而有爲士民懷之

黃道伯洪武中知江華縣仁厚公勤大興學校亟勸獎桑均平賦役澤施後人卓有聲譽

陽武平度人洪武中知寧鄉縣愛民禮士修學建倉百廢具興時稱循吏

王恭字克恭晉寧人洪武中以蘇州守謫漢陽同知涖達世事體恤民隱老成持重郡稱循良去任之日行李蕭然士民嘆慕

郭原洪武初知黔陽縣爲人淳篤以廉介自持常俸外一無所苟草昧之初公署城池皆其創造尤賙恤困窮

百姓戴之如父母

沈仁一名友仁濠州定遠人元季群雄四起仁舉義于鄉後歸　高皇帝從征有功歲乙巳授沔陽衛指揮同知伐吳復守禦修築城塹建置官署兵燹之餘民恃以安後累遷都督僉事

杜智字仲才蕪湖人儀幹魁梧性敏嗜學洪武二十一年薦貢擢知隨州以不忍峻征例當謫戍廷臣奏其治狀詔釆傳復任後改知北平歷右都御史

保彥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鎮南與祖母郭僅存徙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貢禮

未發閩中教諭嚴得正薦彦田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
三考至京承顧問遷平江知縣多善政閱十二月 高
皇帝崩給事中楊淮薦彦田文學廉幹遷徽州知府
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會郭氏卒承重父老乞留彦
田既得後陳姓靖難兵至江上糾義勇勤王 文皇帝
即位械至京師死之籍其家

柴車浙江錢塘人洪武鄉貢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
郎以清慎知名擢江西參議建文時傳言湘藩當有變
詔沿江擇良守車知岳州三歲郡大治後召爲職方郎
中宣德五年超陞侍郎益竭忠誠屢立戰功進尚書

陳友全椒人永樂初起騎卒從征胡功歷陞千戶正統
初通使順寧王脫歡附降再陞都指揮僉事十九年充
遊擊將軍捕虜寧夏功陞都督僉事十四年龍門口捕
虜功進同知充左參將南征香爐山功陞右都督鎮守
湖廣天順元年捕苗賊五開銅鼓功召還封武平伯食
祿千石與世券二年出鎮番斬虜功多充總兵捕虜延
綏塞功封流侯加祿百石四年卒贈沔國公謚武僖子
能嗣伯卒子綱嗣伯卒子勳嗣伯卒無子弟熹嗣伯卒
子大策嗣伯

梁福永樂中以都督充平蠻將軍長身俊偉謀勇過人
落落有大志諸夷畏服烽堠不驚卒于辰軍民思之

錢敏舒城人永樂初任大理評事以孝廉聞知黄州府
首興學校勸課農桑修城池葺公宇文章政事諸郡首
稱

孫士良永樂初知應山縣政事明簡賦役均平未三年
增戶三千墾田五十餘頃經畫有方勞來不倦且興學
校正風俗文物丕變邑人立碑紀績焉

儀智高密人永樂中由教諭知高郵州歷守寶慶爲政
寬厚深得民心累擢左布政使簡易凝重得藩宣體會
都指揮龔忠入覲 上問湖湘老儒忠以智對召爲禮

部左侍郎遇事明辨不少附會適正旦日食呂震以爲
宜賀智執不可上從之

李琦真定元氏人洪武初舉經明行修授監察御史遷
大理寺副永樂中將征安南命琦先往諭以禍福陳氏
來歸侵地使竣上其書稾以聞 成祖嘉之擢禮部侍
郎後占城與交人角復命往諭如初事平乃命爲湖廣
布政使

朱與言字一鶚江西萬安人由永樂辛卯進士任湖廣
按察僉事廉明剛介黜姦貪郡縣望風解印綬去文章
政事著聲于時歷陝左副都御史獨持風紀聲譽籍然

字衡字秉均當塗人永樂甲申進士與楊相周悅以
選爲庶吉士同時二十九人　成祖親校課業除戶部
主事廉慎守己夏原吉每器重之薦擢湖廣參政尋拜
命時逮繫赴獄事白復任劇繁理劇持重不苟後擢兵
部右侍郎所著有澹軒集
蕭寬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累遷湖
廣左布政使寬宏有量端簡不諱未嘗疾言遽色而廢
大事則裕如也
劉文字宗武錢塘人永樂甲申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累遷湖廣參議歲饑民流乃捐俸粥民發廩施賑憂勞

成疾卒于靳
汪景明祁人永樂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士累遷湖廣
參議有冰蘖聲轉廣西左參議卒
俞士悅字仕朝長洲人永樂乙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歷
遷湖廣按察副使振肅紀綱貪墨望風解印綬去民居
失火延及臬署僚屬多奔避士悅具衣冠再拜返風滅
火歲大旱禱雨即應遷浙江參政入爲大理寺卿正統己
巳之變以副都御史留守尋陞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賢重慶人永樂中以鄉舉授監察御史激揚有聲遷
湖廣右布政使蒞事廉簡與忠定公義並稱于時

李旭順縣人永樂中由國子生授監察御史以才能
推超陞湖廣左布政使有惠政
鄒昱華陽人父興仕明玉珍爲平章昱永樂中繇國子
生授漢中府同知遷湖廣右布政使有治聲
周泰亨字文通彭澤人永樂乙未進士授監察御史巡
按直隸及湖廣克貞憲度群僚畏憚後擢湖廣按察僉
事
徐述字信古建德人永樂中由稽勳主事擢守漢陽首
新學校勸課農桑創建譙樓修葺壇壝政教大行時值
朝廷採大木設法完解民若弗與其役者歲歎民艱於

租諭關市得鈔數十萬代民輸足民以不困郡有虎傷
人爲文禱神虎就捕其害遂息人咸以神明太守譽之
及去民思之如失父母古之循良殆不多讓
王恪字孟誠湖口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擢湖
廣按察僉事丕振憲綱權豪斂迹轉四川參議
侯爵榮城人永樂甲辰進士歷陞湖廣按察副使振肅
風紀吏民畏服卒于官
應履平浙江奉化人永樂間自吏部郎中出知常德府
郡舊賦麥爲稅履平奏易以稻民甚便之加意學校作
新士類文教勃興超遷雲南右布政使

洪鈞浙江新城人永樂十四年舉初爲新喻令遷銅仁
轉知長沙府政通人和有甘露降于郡齋林木士人賦
詩以彰厥瑞
劉壽永樂中知長沙府性愷悌不施鞭朴有不善者第
勸諭之人咸悅服秩滿去日姑無不感泣者
王進永樂初武昌府學訓導講明體適用之學尤嚴義
利之辨士之出其門者多立名節預修四書性理大全
陞翰林五經博士再陞侍講
李蕃山東魚臺縣人由監生永樂十年任德安府同知
律身廉潔九年秩滿民復保留陞秩復任九年民深德
之

夏子謙浙江人由大理評事改德安府推官永樂二十
年任能推情求決獄無滯四人咸稱之非義之餽一毫
不受
饒政望江人登永樂陳循榜進士奉勅理江西糧儲竣
事以賢勞擬授僉事因自陳願授教職歷蘄張羅山教
諭正統五年陞德安教授爲人莊重謙飭不妄言笑不
事浮靡教有成規雖祁寒甚暑不懈後以老歸群士號
哭不忍別造就人材登甲榜如張璿輩六十人其在鄉
張羅山若徐廷璋楊璜何圯尚禮熊麟陳善皆出其門

人謂其能尊居卑律己成物當於古人中求之
朱幹直隷鳳陽府人永樂初爲應城縣令律己公正政
勤而廉民懷吏戢秩滿父老保留陞隨州知州
陳革廣西橫州人永樂初知隨州咨訪利病求善言期
于必行循行阡陌或微服與野老談使盡言故政咸出
至誠開田野四百餘頃民受其利修學作士始終不倦
隨稱賢守必先焉
孫士良永樂初知應山縣事居官未三考人戶至增三
千餘口開墾荒田五十餘頃政事簡惠賦役以均民到
于今稱之

袁孟正豊城人永樂初由人材知襄陽縣蒞政有方善
於撫字革奸弊均賦役足特值營造徭役之煩民賴以
寧九載考績致仕至今民懷其惠
吳禮中永樂中知均州多善政改工部員外郎督太和
諸宮事政令嚴明軍民仰慕
從貞繁昌人安陸衛指揮同知居官清儉出入惟一家
僮前導蕭然若寒士管領漕運尤愛惜士卒州爲之謠
雖三尺童子能誦其美
侯伯安歸德州人永樂間由工部侍郎左遷知荊門州
政教聿興吏民畏服後陞荊州府知府

姜故諸永樂中知寶慶府撫字勤勞勸課不怠歲饑[illegible]
儀鳳暨言民出粟濟活甚多後致政去士民沾戀
周晃字時中湖口縣人永樂十五年知寶慶體卹利病
凡有匃攝置木牌晝兵禁于上令持至鄉無擾擾之患
民無妨業居安鄉數載善政實多
劉敏永樂間道州知州百廢俱興撫字有方逋逃者相
率復業民立廟祀之
梁汝剛永樂初知江華縣撫字有方後流民七百餘戶
民深德之
蕭岐吉水人永樂初知新化以廉能稱守已敬神教民

種植桑麻椶桐等物民獲其利擢知寶慶府至今有祭
園三所咸其遺愛焉
徐桑永樂中武岡州判官時洞苗寇亂桑率民兵力戰
而死士民為之哀悼
許譽臨清人由進士永樂二十年知寶慶府守已公廉
決獄明敏州縣肅然
白素真定人永樂中以守城有功生員授知武岡涖事
以厚風俗興禮讓省刑罰為務未幾教化大行峒苗信
服九年考老赴京保留復任闔郡至今有遺思焉
陳安福永樂中知衡州府宅心正大禱雨輒應特有虎

患誓於城隍虎自死民患遂息
胡湜燕湖人永樂中知鄖縣廉公特已平賦均徭民被
其澤陞廣東按察僉事
史中德化人通判德安府公差廣西經衡州登石鼓書
院嘆廟宇傾頹題詩于柱後陞本府知府踵其言重建
守法恤民不畏強禦時有中貴人黷貨淵載中執以聞
特命戮之在任九年吏民懷德
胡暹永樂中知常寧愛民守已遺惠在人尋陞江寧和
易近民裁決頗利時稱知體
楊越江西泰和人永樂初知臨武縣凡政務不便于民

者即上言罷之且公勤自持吏民畏服縣治肅然
何宗浙江人永樂中任鄖縣典史知縣胡湜知其賢勵
之問學宗勤政之暇奮志讀書中湖廣鄉試第二明年
登進士授廣東海豐縣知縣士論高之
顏敬守永樂中善化教諭以學行著開猾介自守不以
顯晦移易召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出其門者多稱善
士
盛璞字玉夫宣城人永樂丁亥繇國子生同知寧波入
為南京戶部郎中出知黃州府不挈妻帑惟匹馬一僕
莅政有才剖決無滯勢豪歛迹

劉伋齊河縣人永樂間任寧鄉縣教諭每日雞鳴升堂
執經問難者無虛時身無完衣束脩皆不納弟子中有
私爲製衣以易其敝者必求其人還之
綦禎綦江人永樂中知大冶以寬莅民恤貧下士造糧
船清吏役修學校秩淆士民奏保復留數年至今傳頌
其德
王靜字永靜黟縣人縣貢授監察御史時肇建北京營
運木植靜督山陝河朔凡五年不遑寧處　成祖命齎
金符往西域直抵雪山窮崑崙至弱水所圖山川險易
藏之秘書永樂辛卯巡視湖廣未幾擢知漢陽府釐弊

貸通販之清獄又刊文公小學及陳定宇通畧以惠初
學
汪善字存初歙人永樂丙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出知
夷陵州未幾擢同知永州府勤於撫字力本勸農尚文
毅公表其墓
邵良字子都樂安人永樂乙未進士初歷松溪邵武令
擢知衡州府在郡臨民慈惠無何即掛冠歸所著有存
養齋稿
薛理歷城人永樂間進士初授戶科給事中出知衡州
府捐俸以給士之貧者在郡數年乞歸行橐蕭然士民

懷思其德
士永隆永樂中郴州知州爲政公勤尤作興學校考試
生徒由是科目駸盛
吳志盛茂名縣人永樂間知興寧縣勸興學校勉勵後
進科貢得人永樂丁酉歲境內虎爲害率屬僚告城隍
其害頓息民賴以安
童輔字良臣永樂四年任施州衛指揮僉事民年首蠻
等奏設師壁宣撫等七十餘處隨相攻害施地大震時
指揮使不即以　聞輔諭耆民陳璣黃禾疏于朝正統
十三年　上命巡按御史蔣誠副使邢端至施輔爲擊

其首數十人追還官印悉遣就糧差邊坑賴以寧在任
四十六年檢身以法示人以禮恩威並行武弁推重
于賢達州人永樂中以監察御史左遷知大冶識見明
爽莅事果斷期年而政平訟理四野清寧百姓思之立
遺愛碑
吳俊安岳人永樂中知蒲圻縣公平豈弟下民安之子
貧不能歸因家焉
林和生永樂間由陰陽官薦知蒲圻事廉已公廉臨民
忠愛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遮道涕泗慘不忍別
張鼎新永樂中知沅陵爲政寬猛適宜撫字疲癃勸課

農桑深得民心九載考績邑人保留進秩復知縣事在任三十二年卒于官百姓哀之如喪考妣

楊謹行永樂初知岳州府愛恵小民作興士類不尚威嚴而風教自行文章政事當時推重

邵榮浙江新城人永樂中知華容縣尚廉潔勤政務均賦役深得民心秩滿闔縣懇請于朝俾復原任流風善政于今未殄

陳介銅梁人知臨湘縣興學勸農政績卓異在任六載歳屢凶荒上疏乞蠲租所司不可介不爲屈章數上詔蠲之民得聊生縣有册丁六百戍江淮後吏多逋亡

乃奏免一有善政及人率多類此後歴陞都御史

周應規銅梁人永樂中知華容縣廉介守已仁恵恤民振作士風剗除吏獘時營造方殷區畫科條民不告擾後董役武當山偶以疾卒民哭之哀

張璜永樂中知華容初縣稅十萬石璜至奏免四萬有宏繼奏免萬伍千陳忠獻偕主簿李整復奏免二萬餘建議奏免自璜始

遂志遂平人永樂中以刑部員外郎謫同知永州府事明習政典決事如流勢豪斂避

賀禮慶德州人永樂中任永州府推官公平寛大訟者至庭下以禮義諭之使自悔悟人多感化獄無繫囚足稱循良

邢瑞井陘人永樂庚子鄉舉授監察御史擢湖廣副使撫輯苗夷甚有恩紀秩滿父老懇留復任卒于官士民哀之

刁鵬祥符人永樂中知荆州府賦性耿介立志清苦蒞任九年門無私謁囊無羨帛凡所設施詳度皆有條理且勞來安集政教大行軍民稱頌

楊季安字慎忠安福人永樂中知景陵縣特沔水泛溢城邑俱壞安大修堤防捍之民免昏溺至今賴焉

滕霄字九皐汝州人任禮部司務陞員外郎永樂中出知黃州府廉能謹慎吏畏民安政績顯著

王佐南陽人以人材舉永樂八年任孝感縣尹立心慈祥敷政明達卓有聲譽超拜監察御史

周魯黃縣人永樂中知應城縣忠厚真實蒞政剛果不事煩苛民咸信服

林靖廣東人知衡陽縣賦性剛毅蒞事勤敏新縣治興學校一時建立勞績寔多

廖九有新喩人永樂中知祁陽縣存心愛民苟有可興革者知無不爲在任九年公私無過賜敕旌之

周子才宜春人永樂中知零陵縣陞[illegible]誼勅廉敏[illegible]
除害抑奸不畏強禦任九載賦役均平公私不擾
賴禮南康人永樂中知沅州廉介有守剛直不阿涖任
數年勞心撫字政績甚多
賈諒崞縣人永樂中鄉舉擢刑科給事中宣德四年
七月丙寅諒同給事中張居傑等劾奏戶部郎中蕭翔
酗酒廢職名震臺端　宣宗諭夏原吉曰朝廷置給事
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凡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
得言之　祖宗時慎重用人其有敢奏詳明涖事剴敏
智識優長有裨政治者不次用之久之擢諒爲右副都

御史巡視湖廣鋤強梗屏衰懦振頹綱存大體楚之有
重臣以保釐茲土自諒始
潘文奎字景昭永嘉人宣德初由左春坊司直郎出同
知漢陽府事清慎寬厚有豈弟之德其文章詞翰世嘗
時所重同修國史七秉文衡陞福建布政司參議
蕭暄字仰善泰和人宣德丁未進士累官湖廣左布政
使時　宣宗親製百官箴其布政使箴有曰國有方岳
統治列郡允舉其綱紀斯不紊舜命牧伯袠時爲先柔
遠能邇惇德允元咨爾藩臣往欽汝職惟誠無斁允然
汝績承流宣化夙夜念哉謹其操持端其表儀郡邑守

令有賢有否明其廉貪公其去取維予夙夜求民之[illegible]
爲藩爲翰維民之度生息有養禮讓有興爾政之成式
觀爾成暄奉持匪懈沉靜有守出公帑以輸征苗備鳩
材以供船料綜理微密楚人賴之
熊鍊字學淵進賢人宣德庚戌進士歷陞湖廣提學僉
事秉性剛直不避權勢以正本悖行爲先士民畏愛後
遷廣西參政
羅銓山陽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宣德中擢湖
廣按察僉事時孟桓曹榮陳謨後先爲按察使　宣宗
賜按察箴曰國家養民藩牧是寄必有憲臣紀綱攸繫

乃有提刑厥著以名有使以長有貳有丞比而藩垣下
而郡邑廣聰達明無或不及鋤姦戢暴去蠹革弊用柱
善柔用暢鬱滯以義行仁以刑弼教豈曰今茲實古之
道法以防人必自爾躬表之克端景應必從毋怠于職
毋敗于度毋權之懾毋勢之怙吐剛茹柔或私攸滅公
身之辜惟家之凶明明上天臨下有赫往敬爾職以懋
爾績景銓奉命不苟楊文貞誌其父墓稱銓廉正公慎
云
白整字思齊豐潤人永樂年鄉貢繼周應規知華容縣
慈仁淳厚廉介不私時以營建北京宮殿采民採木不

蜀山中爲法教避劫盜全活甚衆在縣十二年以滿考
民奏留之擢武昌府同知仍掌縣事又十年致仕貧不
能歸民李氏贈地家焉

張炎徐州碭川人宣德五年以戸部郎中知荆州府持
己清廉庭無留事群吏守法而不敢私百姓懷恩而不
忍去或謂其羔羊之節無媿古人云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召試齋宮以用人
何以得真才爲題理試第二賜白金五兩褚幣五十緡
歸省還授江陵令時荆土負租十四萬石理爲處分平
徭役勸樹蓄恤窮弱禁豪右楊文定公稱曰世有爲縣

七月得民心如理者乎薦知德安府每歲按屬邑以稽
有司每月試諸生以拔髦乂政聲大播時　宣帝御製
各府箴曰列郡有守民之司牧有佐有幕協恭敎育邦
國之本是維斯民敎之育之一夫十仁千里之地厥受
明命安危休戚一繫厥政耕桑之業必奪其時督之勸
之民罔寒饑學校之政必修必飭無怠無荒善教斯植
止其亂防去其蠹賊所惡勿施所欲與聚循典祇祀以
爲民福禮賢尚德以勵民俗循理奉法爲下表儀廉公
與民政乃弗疵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愼哉敬哉用永終
譽理拜服捧誦昕夕匪懈後遷貴州布政使仕至南京

工部侍郎楊文懿公銘其墓曰太公國齊簡禮從俗公
爲江陵報政何速去不能馳稚耄遮阻跣袪號啼如子
失母黄霸守郡治莫與夷公自今長入副尚書才匪偏
長所在有績於赫厥聲不損彌益

朱祐字逢吉邵武人永樂間以國子生授兵部主事宣
德中擢知漢陽府舊無廩庾軍民渡江輸于武昌祐奏
請立倉府城甚便從之

李應庚應天府溧水縣人宣德中知永州府政尚寬平
不事奢靡所居官舍僅蔽風雨辯疑獄清稅賦奏革黑
石湘口大橋三關用通商旅歷官三考冰蘗如一日

孫浩宣德初知辰州府廉潔簡重臨政不苟恒以郵貧
爲心其妻偶食梨問其所自曰出馬戸饋浩變色曰汝
於微物尚私受況其厚者乎即遣其妻還家居五載卒
于任闔郡士民哭之甚哀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
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
九年進士宣德間爲御史監湖南銀場手錄性理大全
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爲政黜貪墨正風俗陞
來辰沅久之暇則進諸生講學不倦歷官至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會欲遣使徵御西番瑄持不可丞

聽又曽不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
學者錢履不務論説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尤
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晩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
益至純熟著讀書録二十卷常曰自朱子后性理已明
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
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請從祀
孔廟　國朝倡明理學從祀孔廟自瑄始
吳傑高安人宣德中以御史左遷知臨武縣公廉果斷
獨持風裁人不敢干以私吏民懐德畏威足稱循良
張春河南臨頴人宣德初知宜城存心慈惠立政廉肅

革奸弊舉廢墜其規制條畫多存於今
孫敢字麗中山陽人宣德間以江西僉事左遷漢陽同
知賦性忠直博學能文爲政公平廉慎雖當繁劇而裁
處雍容務從寛恵吏不忍欺民恒思之
王儉安居人宣德中進士歷陞都御史巡撫湖廣廉明
簡靜赫有政聲
鄧旻宣德中知武昌府性忠直爲政公平居二年六事
咸舉百弊悉除歷官至工部右侍郎
宋綸信陽人宣德中知湘陰縣時有採木之役民甚苦
之綸區畫有方民不告勞而事克濟闔邑賴之祀于名

宦祠
黄彖永嘉人宣德中知興寧縣臨民寛恕治事簡易任
十一年百姓戴之如父母去之日老稚咸感泣攀轅祖
送載道
傅翔眉州人宣德中沅陵縣蒞持守清介勤於吏事門
無私謁秩滿去任民涕泣懇留當道亦雅重之正統間
擢知零陵剛方敏達持廉秉公始終如一
費彬眉州人宣德中知東安縣修築陂堰督勸農桑歷
有實政
何綸順德人知蘄州廉介剛毅一介不苟取加意倉儲

一時役爲諸弊悉除殆盡善政在人至今傳誦
林繼顯字德統知新寧縣在任八年尚教化省刑罰均
徭賦秋毫無犯舉廢墜百度惟貞百姓思之立遺愛碑
穡郁宣德三年知桃源縣廉公律己平易近民革弊釐
奸寛徭薄賦遺恵在人咸可稱述
洗文宣德初知麻陽縣以德導民不以刑迫遇事迎刃
而解人情誠偽無不洞燭尤興起學校賔禮布常燁然
聲譽至今不泯
呂栄濟寧人繇進士歷戶部員外郎宣德中調知郴州
政[illegible]李震永平人知沔陽州黄昴知桂陽州陳廸

尙

宣宗御製各州箴曰郡州千里置府以治州丞于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有仰乎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在爾心誠求之如保赤子無妨其穡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逸興舉學政敬恭神祇獄訟必平賦稅必時毋縱民厲毋侈貨黷惟仁惟清如冰如玉如繩之直如鑑之平豈弟君子懋永令名一時楚中祇承德意稱四守焉

林鍾華亭人有學行通詩書春秋三經宣德中任崑山訓導入侍經筵應制有詩擢爲慈利知縣涖政廉明道裏向[illegible]義禮榜諭民有裨風化所著有松谷集歷官

張寵碭山人宣德初知荆州府事持己廉慎決事明敏禁強暴植良善造就譽髦敦禮耆儁政通民和尚流風美

宦蹟十三　國朝

國朝方勉字懋德歙人正統初任湖廣按察僉事詣五開整飭邊務會同守將張善撫勦八蠻上言便民二十二事悉從之

崔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有能譽楊文定公薦知萊州府萊大旱蝗捕蝗發賑乞免下邑逋租又辨疑獄人稱神明奏課爲天下最歷遷湖廣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脅衡訓民以勦賊[illegible]旨招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illegible]

變下人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歷陞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恭寬平坦易中無芥蔕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慎惜人才奬掖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羅箎字應韶南昌人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歷陞都御史巡視湖廣時蠻獠並叛箎會總兵官李震遣人諭以威德卽率兵擣其巢穴大破之歲饑發賑民困賴甦上言時政數事召入掌院卒所著有知菴集

白圭字宗玉南宮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歷陞都御史巡視湖廣務存大體入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有征劉千斤功卒贈少傅謚恭敏
侯進澤州人宣德丁未進士授行人遷兵部主事正統
初虜寇甘肅命往會官討之事竣委調湖廣兵馬同尚
書王驥征麓川進禮部侍郎討平貴州蠻獠陟兵部尚
書
宋欽蒼梧人正統中擢湖廣參議值麓川亂命尚書王
驥征之欽督運糧餉不避艱險於辰沅清浪鎮遠山行
乘騎又乘小舠艚船往安江洪江苗賊要害至盧溪被
賊遮留欽率兵挽弓揚矢迎敵厲聲歷數其罪詞氣壯
烈賊不敢逼

李實字士誠合州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歷
陝都御史巡視湖廣振綱紀樹風教綜理微密已已也
先入寇　英皇北狩實上言奉迎即以為禮部侍郎往
虜帳持正善辯乘輿卒迓于龍沙事見否泰錄
陳安字靜簡新建人正統丙辰進士授大理寺副擢湖
廣左參政歷遷左右布政使安沉靜守已寬裕待物故
能久於其位而人亦多被其澤
駱敏字士聰湖口人正統壬戌進士歷推湖廣按察僉
事特宗室多攸敬疏以聞召還為祭酒辭不就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主事陞員

外郎虜　上北征爲虜守飼馬走出晝夜達宣府得還
遷郎中推湖廣按察副使累官都御史會荊襄大旱流
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劉千斤黨倡流民爲亂公
出總督軍務遣人持榜入山諭降願負險不服縱兵勦
不赦斥遣還鄉者四十萬人謫戍者萬餘人俘斬二千
人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
田言官因論荊襄妄殺忠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乞歸
不許成化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荊襄以
公收斬故三十餘年賊不起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明果倜儻練達

吏事悉體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
錫皆舉進士
應顥字文明淳化人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已巳
之變閩礦寇亂命往捕之擢大理寺丞調湖廣按察僉
事時都御史項忠羅䇿知其才檄治平溪清浪征靖州
蠻苗强委築沿江堤及撫荊襄新附逋坻勞勛懋著後
轉福建參政
成始終字敬之無錫人正統己未進士授行人拜監察
御史已巳之變督兵紫荊關守要害地事竣擢湖廣按
察僉事敏于疏決獄無滯囚以直戇忤當道乞歸結屋

顧曰錄江船海嶽軒書吟詠所著有浯軒集倪文僖公
表其墓

畢鸞字冲霄井陘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擢湖
廣右參議督運糧餉克濟邊儲以勞勩聞

劉杲大庾人永樂壬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郎中奉
勅巡視萬全正統中大學士楊榮薦知荊州府勸農興
學均賦簡訟會遼藩不靖杲疏之逮繫事白仍令復任
以憂去老幼懇留詔奪情復任在郡凡十四年卒于官
民肖像立祠祀之

河源字本清陝西涇州人正統中舉人由文安知縣歷

擢知襄陽府天性敦朴行己不妄在任脩學宮築大堤
更漢江驛于城西勦叛逆于鄖津山中全活人民甚衆
立峴漢同清碑每事務以愛民爲本民亦愛戴之如父
母卒塟于襄之百丈山子孫因占籍焉

郭綸華亭人正統間任應城教諭洽書庠士習書傳山
綸始今從祀上蔡先生祠

馬祥汲縣人正統初以賢良方正辟任廣東按察司照
磨時布政劉永清以祥薦擢知石首縣公平仁恕吏畏
民懷興學勸農凡公廨譙樓倉庫傳舍堤圩之類靡不
脩葺百廢具興以父喪去任百姓涕泣載道如失父母

奏請保留

毛祥河南西平人由進士正統五年知京山縣清心蒞
政節用愛民時縣丞易緯亦能撫字父老相傳云毛祥
在任僚幕得人後歷六十年僚幕鮮有任滿如緯者祥
陞岳州府知府官至右參政

韓陽山陰人正統中任湖廣提學僉事入廉靜正善作
士類諭諸生出入必巾服會武昌劉生有學行家貧被
火爲營其居時助薪米居楚數年文物丕變恩義洽浹
多所成就士人懷之

吳迪正統初知漵浦縣政令嚴肅恩惠並行脩築陂堰

至今民賴其澤以疾卒于官百姓無不感泣者

葛詡正統中沅州學訓導嚴重寡言學問醞藉秩滿拜
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有廉幹勤能之譽

蔣貴正統中任沅州同知居官九載廉而不苛寛而有
制民不忍犯吏不敢欺歷陞成都府知府

徐亨仁和人正統中知茶陵縣抑強扶弱卓有風裁歲
荒歉募民之富而義者得穀伍千餘石幷出官帑設方
賑之多所全活又奏減田租民用不匱遺澤在人歷歷
可紀

盧旭字景升池州人正統鄉薦知興國州治民以慈愛

爲本民有冤抑者急爲伸之常脩常平倉六所捐[illegible]
納數年郡頗殷富水旱不爲災朝天堤圯甃以石建石
亭于其上人名爲鮑公橋至今存焉
龍敬嘉興人正統中知羅田縣政嚴明立己廉介壇壝
鋪舍祠廟皆其建置一時賢令稱公爲最士民致屢去
思
俞彧昆陵人大學生正統中知公安縣清介有志節性
尤簡易自奉甚約徭賦刑罰貢獻之數區畫詳盡奉
以愛民爲心民亦愛敬之謂數十年來未有如彧者
張愷寧波人大學生正統中知江陵縣興學校建公署

華弊釐奸吏民畏服陞工部主事祀太守劉公祠
陳詢字汝同華亭人由進士正統間以侍講學士謫知
安陸州爲政寬簡篤志古學惠愛在民久而不忘後陞
國子祭酒
陳禧上虞人正統中同知荆州府事爲政詳愼臨事有
膽畧常領兵隨大將征貴州有戰功人所難及迄今稱
之
王維泰和人正統中知巴陵尚節槩勤政事鋤强植弱
興利去害多所樹立百姓畏而愛之致仕去千家民有
涕泣往賻其喪者

翁世資莆田人正統中以工部侍郎謫知衡州府革奸
弊敦澆俗決疑獄脩石鼓書院置便民倉衡[illegible]
望逮繫事白復任仕至工部尚書
戴浩鄞縣人正統中知永州府興學校勸農桑謹稽覈
明禁約平物價善政歷歷可紀苗夷竊發安撫備至復
委僚屬率民壯團練兵戎以防不虞賊不敢肆民得耕
種一時留心政教未有如浩之切者立碑紀績至今不
泯焉
王敬涪州人正統中知郴陽縣性侃直不阿屈視民事
如其家事務垂永久民有買田宅者必執契驗印以杜

爭擾自是詞訟日減邑民多感化焉
馬思敬四川人正統中知安化縣存心仁愛視民如子
民亦不忍欺秩滿奏留復任十三年上下相孚如一體
去之日泣送者不絕于道祀于名宦祠
樂磐性度豁達讀書閑韜畧正統中以征麓川隨指揮
使涖政明恕有才愛恤軍士威惠兼至興利除害令平
矩度群吏畏服谿峒寧謐脩葺城池學校廟宇卒衛人
思之立祠尸祝
王士華鄞縣人正統中以工部員外郎駐華容築圩四
十餘堤百五十呼王公堤懇田數萬頃九載績成永惠

乃息

翟亨指揮僉事正統中以征蒙頭及麓川功累遷指揮使後復征麓川偕其弟戰死　朝廷遣官諭祭

趙弼巴陵人正統中漢陽縣教諭飽學問善訓誨所著有通鑑雪航膚見效顰行于世

余清巴縣人正統中知黃州府持廉秉公政平訟簡軍民畏服比卒囊無餘貲黃人賻之歸𣏌葬之操至今稱頌

王坦字子平鄆城人正統中知蘄州勤慎有守政尚寬平興學敬賢始終如一脩舉廢墜政教聿新人心允服

莊徹字中與上元人進士爲秀水令正統初擢知蘄州廉介仁惠百務具興民樂于從事劇盜逼境民有殺殲者極爲優恤咸愛戴之

郭休字士美萬安人正統中同知德安府事操履端正務以德化民尤精于易學諸士多從之講論孜孜不倦卓有樹立

陳敏之錢塘人正統二年由進士知潛江縣處己儉約蒞政寬和尤篤意于學校後陞南康知府

陶安南昌人正統間知平江縣善於撫字視民如子尤矜恤貧弱多所拯救後卒於官士民哀慕不已

劉本海陽人正統中知永州府持身清潔御下嚴肅政以振綱紀厚風俗爲首務且好善忘勢綽有古風士民稱頌

盛祥丹徒人正統中知道州穎敏博學耿介不阿扶善抑強勸農興學庶政聿興吏民畏服

唐榮正統中知新寧縣時縣治燬於兵燹榮奏徙今治城池壇廟學校道路皆其創造百廢具興規畫藏當功績著聞

潘衡正統中知溆浦縣立心慈仁蒞官勤慎扶植良善鋤抑豪強時稱良牧

周濠奉化人正統中知來興縣治政公廉愛民如子民不忍欺暇則訓誨諸生多所啓迪以文學飾吏事俗彬彬向風累官提學副使

呂文延津人天順初知潛江縣奉公勤勵臨政嚴簡當道多器重之吏民信服陞沔陽知州

戴瑛沔池人天順初知鄖縣賦性誠篤爲政有方吏不敢欺以廉能著聞四境寧謐

韓環寧德人天順中知湘陰縣開闢荒穢勸民耕種積穀以備不虞天旱躬勤祈禱甘雨隨降歲乃大熟民全活者甚衆陞蒞任數年善政在人至今稱之

林廷贊象山人天順中知來興縣剛正自持州州推數
臨民愷悌平易處事詳慎周密有古循吏風治行爲當
時第一
劉來太湖人天順中知會同縣性剛直狷潔不苟取與
居官敏捷應變剸劇卓有治才當道薦爲之
程翰望江人天順中知會同縣廉公律己平易近民發
奸摘伏無有遁其情者建立學宮公署壇壝倉舍民不
告勞而百廢具舉
廖什字國卿梧州人正統中知宜城縣遠謫伎革吏弊
脩塘堰簡詞訟政令日新境內蕃息民安既去宜人思
之不忘
王斌璵山人正統間任龍陽縣丞存心愛民嘗脩圍堤
不辭勞瘁務爲堅厚以保障民田百姓歌之曰王父
所築圍堤民樂業我無飢勒於石迄今存焉
古初永川人正統間任麻陽縣主簿勤勞清慎甚得民
心清水苗叛捍禦死難城保無虞入祠崇祀
袁均哲字庶明建昌人正統初知郴州先爲海陽教諭
因尚書魏驥薦陞任焉爲人有幹局剖訟明決操檢清
慎境內解宇祠廟橋梁之類多其遺蹟嘗纂刻郡志至
今傳焉

楊鎰昆明人正統年歲薦知華容縣忠信慈惠興學勸
農奏築四十八垸政務脩明士民悅服始華容困于水
患國初苦稅額歷張璜何宋陳忠憲奏蠲之後自楚撫
字二十餘年流民悉歸土至鎰申嚴教養巨細畢舉諸
垸既脩水患斯絕迨正德間垸防始圯塌迄嘉靖蕩然
矣鎰以正統戊辰卒于官今幾百二十載稱賢令者必
以楊公爲最
劉敷字叔榮永新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擢湖
廣按察使累官都御史巡撫湖廣時荆遼分封營造日
滋民財日詘有中官至常德催金敷極言其弊靖州苗
叛率兵討平之會同都御史源傑議處荆襄流民悉中
機宜陞右都御史卒
吳琛字與璧繁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率同
官糾權貴謫遷安令會天變復職擢大理丞進僉都御
史荆襄歲旱盜起命琛巡撫其賑濟不憚險遠遍歷巖
陬召父老而咨詢之廉官吏而黜陟之究淑慝而興革
之酷暑不張蓋山嶠不乘輿夜宿于草次凡一百五十
日遍歷十府九州七十二縣二十五衛十四所爲程萬
三千餘里黜文武官僚三百餘員問謫胥吏贓罰六百
六十餘人威惠並行華夷咸震後陞右都御史巡撫兩

周晟字德明安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出守永平超遷湖廣參政雖南北殊風晟酌勢權情值歉歲大旱屏騶却輿雨大降遷江西布政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爲刑部郎中孤介嚴冷持法平即執政莫可撓奪累遷湖廣布政使爲政以寬不阿權貴凡國儲盈縮民財豐耗畱情會計會荊襄大水漂千家民饑爲均賑平徭列九等授役尋陞副都御史終刑部尚書江西巡撫林俊論喬新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整博學精法律敏于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錢昕字景寅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出守荊州律已廉慎遇事敏決江陵潛江水大漲乃築黃潭堤以扞之長亘幾千里暇則課諸生獎進之多知名士

景泰中超遷湖廣布政使

張綱字大振長清人景泰中授監察御史劾奏曹吉祥有直聲巡視湖廣總兵李震餽以千金具疏論之名節尤著

吳智字寵哲莆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陞湖廣提學副使敦行檢嚴條約師範端嚴士習丕變尋引疾歸高風勁節當世推重

楊琚字朝用泰和人景泰中任湖廣參議撫治荊襄築老龍堤疏竹筒河及劉家隔雷峰坳諸要地至今賴之

李清字希憲上海人景泰甲戌進士伯與之子也伯與著文翰類選清幼誦之甚悉居官清謹尚書姚夔稱其爲真君子始官南京刑部主事轉兵部終湖廣布政使

唐瑜字廷美上海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出守金華擢湖廣左參政分守荊襄嘗廩儲穀遇旱發賑撫綏均房流民咸遂其穎荊湖大水挽舟載米濟之水退築堤民賴其利後遷雲南布政陞都御史卒大學士王鏊表其墓

洪弼字士直嚴州人吏部侍郎璵之姪也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擢湖廣按察僉事適常德辰沅饑都御史白圭檄弼賑濟募民分粟仍給牛種多所全活靖州徭叛弼設畫經畧擒其首惡餘黨悉平賜金綺有差遷福建按察使

周鐸字秉訓江西萬安人進士景泰三年以刑部郎中陞授徽安知府公勤廉慎興學育材深得人心九年滿去郡人思之立碑于學後陞廣西右參政歷廣東左參

政使
湖省字世修黃巖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兵部員外郎出
守寶慶政尚仁恕興利革弊扶弱鋤强吏民敬畏書眞
德秀四事十害爲僚屬戒上言民隱十事春秋行郊野
勸耕省斂或給耕牛其不率者栽之以法出帑羨市地
以拓學宮訓迪俊髦所屬廟學悉新之革去佛老闡明
禮法三年政舉教行民安俗易時推循良第一後乞致
職再乞養疾皆不許尋以考績去士民追思立祠祀之
今配享濂溪先生
顧震臨淮人景泰初知安陸州政尚嚴肅事集而民不

擾凡百脩舉務在與民休息莅任五載陞順天府治中
去
朱輝豐城人景泰中任安陸學正性剛介行爲學優嚴
于師道教人以孝弟節義爲本雖貴遊子姓不少假借
束脩之禮拒而不受至夜則省諸生號舍令誦讀七年
不倦尋以病卒于官諸生無不號泣爲經紀其喪事
徐泰字士亨江陰人景泰間劉文介公主順天試取泰
第一時宰以寸下第誣之　上命覆試進中知羅田縣
居官清白仁恕教民務農四郊俱創便民倉以爲凶荒
賑濟之備又慮轉運水次之艱買蘄水巴河地一所起
倉廒廳舍數十間復買附近數十畝以給倉之費民甚
便之陞荊門州知州及去百姓遮道泣送者數千人
滸全松楊人景泰間知新化行已莊靜每遇春時親出
郊野勸課農桑邑民亦依依如父母種植之所民多立
勸稼亭以居之
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疏劾
權貴謫知襄陽縣純直清愼興學校體民情擢山東按
察使累遷吏部尚書月湖楊濂誌其墓
朱緒上饒人景泰初知常德府涖政廉明篤志古學六
載考績一介不取且愼于用刑勤于課士時方屬其大

用竟以疾卒于官士民哀慟如失怙恃
康汝芳字仲實祁門人宣德丙辰進士景泰二年知辰
州府都御史劉廣衡薦之汝芳雅尚恬退浩然辭去至
今稱賢大夫
程宗字原伊常熟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自吉
安守調知武昌府理繁治劇遹有政聲擢陝西布政入
爲都御史掌院仕至工部尚書
劉觀字廷賓武進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刑部郎中擢湖
廣參議性狷介寡合所至撙節民財不徇權勢風裁凜
然遷廣西布政使

林琛臨海人景泰中任福建按察使左遷知黃州府公
勤直諒勤于撫字思遠近俟卒羅謗誣夫人咸悅惜
鍾順字必華南海人景泰中知沔陽慮慎愛民時江西
周禮洪侵擾荊沔順計擒之士民安業立生祠于滄浪
亭上
符節南平人景泰初任荊州府推官有學行諳刑名公
勤清謹蜀郡賢之
蔣肇藍城人景泰初知澧州練達有為廉明善斷建州
治新學校凡壇壝驛遞鋪舍脩葺一新民不告勞至今
稱頌

元亮湯陰人景泰初知襄陽府誠心涖政洞知民隱廉
而不苛寬而有制十縣之民感恩懷德從容樽俎應事
寂然
譚銓貴州人景泰初知郎縣愛民守已興學作人歷九
年刑清政舉民為立碑紀績至今存焉
卞同漢陰人景泰中知東安鯁介不阿涖事勤敏學宮
舊在城外士稱不利同主議力徙之任勞不懈自茲文
教聿興厥功甚鉅立碑紀績至今不泯
王矩山西平陽府石樓縣人景泰中知辰州府剛方有
守正直不阿所盡心民事而尤拳拳于學校病問有私

饋金者矩曰吾平生無私今不能慎厥終豈全歸之初
之堅比卒橐索惟書籍數卷而已闔郡士民莫不傷悼
至今猶稱頌之
張善南溪人景泰初知京山縣為人正大公平處事周
愼興學校治豪猾杜絕私門苞苴不入值歲荒歉積穀
萬餘石盡發賑之貧民全活至三萬餘口士民立碑頌
德
陳灝平陽人景泰中知咸寧縣操履端潔涖事剛明愛
民如子視官如家新學校創壇壝葺公署民不知勞凡
百施舍不事表暴去後民恒思之

王原觀定海人材識明敏平恕近民景泰中脩建祁陽
城開誠當事區處曲當迄今民受保障之功者皆觀之
力也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授兵部主事累遷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
藥病瘞骼增價致貲告糴脩學進右副都御史歷陞南
京刑部尚書李文正公銘其墓曰學有規矩必先自治
矩以治物物莫我違違或在物用亦有時一我或曲乂
何物為公辭禁垣出就任使身所自植不茈柔朽乎衡
平軔發伊始式占厥終曰固在此公在藩邦舉操水

公在憲府峩冠正襟虎豹于山鷹鸇于林邑不外動
人皆內欽狂瀾既奔有砥誰遏名場載紫如蜒斯脫紛
紛仕途疇直疇戾行或我尤志不我奪公論固存公死
不沒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成化三年以御史
督學南畿十四年以副使督學陝西窮鄉下邑無不至
約束堅明風雨不爽弘治二年累進副都御史撫治鄖
陽諸府豪右多窩流聚爲利珊刻日令自首擬練兵伍
自製爲營陣法剿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
臣畏罪莫敢發珊請合湖陜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

湖廣總志　大　宦蹟十三

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即訊荆晉兩王府獄明允
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益自矜飭
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　上親鞫大獄諸司
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大成順霽　上知珊清慎
每廷宣接膝而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
醫賜食一日上謂蒂容曰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于珊
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蒂容以　上語
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于官贈太子太保
諡恭簡珊德性和粹頎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
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illegible]

貴辰入酉出躬奏者不變嵗歷中外所至有聲績當[illegible]
尤著

梁璟字廷美太原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累官陝西布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會永州寇作
率兵討平鎮守中官啟宗瀦親至死璟不之低法力拒
請托不爲挽陟戶部尚書卒李文正公銘其墓曰公起
諫垣出領方牧入爲都憲兩鎮南服均勞內外徧涉川
陸政勤敎條法慎刑獄亦有兵威匪我窮黷有言有功
並受㡳錄既登卿貳遂興錢穀雍容廟堂以率群僚官
無躐資器不鼎鉌功成志倦勇脫羈束君駕康莊水謝

湖廣總志　九　宦蹟十三

願蹴若飄瓦津既往而復彼疾行者兆湖斯踣拊彼川
流往過來續亦惟天道爲禍虧福

方中字大本浮安人天順丁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
湖廣會苗獠入寇督兵討平建議遴常任卓委任省班
連設屯堡飭邊備浚河灘立巡司防寇患八事允行遷
河南僉事

李人儀字士傑榮昌人景泰壬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天
順初忠國公石亨太平侯張軏與大學士徐有貞俱恃
奪門功放恣人儀劾之謫知襄陽縣任法鋤強不避權
貴幹濟優長群廢具舉擢守荊州

夔字廷韶無錫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轉郎中出知武昌府剔姦植善興學勸農創養濟院定均徭法積穀備荒節財裕國都御史吳琛劉敷尤加器重乃創張乖厓祠葺黃鶴樓祀神江漢力縛劇盜辨獄會城首罪妖伶皆美政也

孫倫字維序瀘州人天順壬午舉人知嘉魚縣內外一誠以禮自飭見利如仇人不堪其清苦脩學宮興冠婚喪祭禮去浮屠老子舍毀其像人皆遵其教親藩旗尉取居民立舍之木倫從容使人諭之不聽嚴以刑而遣之王大怒以欺侮奏衆爲之危倫曰事苟公平周徧雖

死何悔法司勘以非罪狀聞詔釋之嘗以邑戶寖消於昔役益繁欲移鄰封之半以增里疏成未及上而倫歿矣去之日人人哭之哀曰清官死誰復愛我者

倪輔字良弼平湖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吏部主事歷禮部郎中擢湖廣左參政輔性警悟喜談論處官事不苟工詩爲文務去陳語所著有類劇藏稾

何盤珙縣人天順中知遠安縣忠信明決見義必爲凡百營建若縣治學校祠廟壇遺咸出自贖鍰民不知勞財不告匱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自刑部郎出爲浙江提學推湖廣按察使執法嚴峻確不可拔會藩府承奉張通恃勢恣肆絕之不少貸凡百請謁拒不與通歷陞工部侍郎弘治元年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脩德圖治二疏尋出爲南京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悅凝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

況役濟之以私乎性素清約終始不渝四年六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黃溥字澄濟廣信弋陽人天順二年由四川按察使謫施州衛經歷興廢省役不專法律初施學向無貢例士以選貢目不知書溥至選官民子弟親爲授經十始向學在任九年復還廣東按察使

盧雍字廷佐江寧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兵部主事轉郎中累遷湖廣左布政使凝重端厚作興士類加恤老者剔奸植弱人不敢干以私

楊恩字永載福建龍溪人先任工部侍郎天順間□□
永州府時城中疫疾興癘明盛服衛行思所親爲於□
令以桃符掃却不祥疫患隨息且勞來安集政教並行
去後民思之祀于名宦祠
楊威字廷振河南河内人天順間由監生知石門縣守
己廉潔立心公恕鋤強扶弱人信服之營建學校公署
無不盡心值水旱祈禱輒應咸以爲忠誠所感云
許傑錢塘人由御史天順間謫華容縣宏才大畧設施
措置縣政無遺建置公署鑄範祭器至今稱焉
楊崇豊城人由舉人天順間知永州府首興學校課試

生徒境内山田多旱崇親視渠堰連歲有秋祭祁陽戰
殁盡有方民不告勞時征貴州苗賊當道派運糧餉以
永與長衡大府並崇力陳得減四萬之半先是永州勞
役不均請于當道行九等均徭之法當道遂推其法於
各郡建造南雄王府皮幣買軍民丘基及木石之類除
支給官帑外州縣悉無科擾内使校尉寄人者皆□□
之永男女多過時不婚嫁悉令從宜不得邀索論財貧
甚者給以布帛州縣婚配者九千有奇長沙建造秀王
府上司分派每郡措勸銀二萬兩力言永郡地僻民貧
得減四之三有新選各官之任州次永夫吏相繼以□
選一幼女爲相殮葬之津遣其孤女還鄉崇在永五
年剗除吏弊殆盡舉與民借財每歲租庸調之外民
無毫髮之擾
趙熙臨海人由進士天順初知安陸州政無苛刻斷獄
明允以長者稱後陞雲南楚雄府知府士民爭爲攀轅
薛綱字之綱山陰人天順八年進士累官湖廣提學副
使宅心中正訓士勤篤雖大山窮谷深林絶澗必躬造
其地嚴加考閱每遇名士尤注意焉如嘉魚李司馬承
勛巴陵顧司寇願壽公安鄒司徒文盛郴陽何少宰孟
春蒲圻伍戶部紳江工部師古皆預加獎鑑卒如其言

且楚故無志志之自綱始文獻有足徵焉
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
湖廣按察使爲政以敬簡廉靜爲本獄訟立辦無稽詞
亦無隱情吏民畏服豪猾屏迹風稱凜然
汪進字希顏婺源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擢湖
廣按察僉事分巡衡永痛懲豪右會施州土官覃景隆
不法特按治之躬歷其地撤去元帥舊銜毀其印牒民
獲安堵
王霽字景明臨海人天順中知黃州府崇正闢邪興利
去害□□有能聲九載考績舉陞都察院僉都御史

俞藎字廷臣桐廬人進士授監察御史值萬氏怙勢蠹
糾之貴戚歛手坐是謫判澧州徙茶陵又徙安陸會流
寇嘯聚鄖西擢知鄖陽府特創設府治傳詢民隱寬省
征派凡百城池衛所學校廨宇區畫咸宜卒于途
蕭禎字彥祥泰和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
外郎擢湖廣按察僉事歷按察使精核法律決斷如流
庭無留牘進都御史仕至刑部尚書
沈暉字時暘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累遷副都御史撫
治鄖陽操履清約立法嚴整削强鋤暴奸豪歛跡鑿十
井于城中民甚利之種種善政軍民稱頌

林宗字存敬莆田人天順中授蘄州學正性溫雅有醞
藉教人以體用之學與諸生相與咸出至誠晨夕察其
勤惰諄諄教誨學者建崇賢祠于學宮祀之
李春桐城縣人由舉人天順間以監察御史謫知應山
剛方正大廉公有爲杜絕苞苴搜剔奸弊以親賢愛民
爲心脩學校舉廢墜時稱知體士民爲立碑頌德
蔣淇上饒人天順中知靖州興學校勸農桑均徭役招
逃亡平詞訟禁奸宄數年民苗順服詔旌異之
方銓新城人以天順癸未乙榜除安陸學正奉親之任
嚴教條勤講課月試不懈易其尊經治池經者訪鄰郡

支邑明經者爲具餼資師之其父宿儒也性嚴潔不干
有司自朔公廨以安之燕飲歸冠帶候門侍立雖內夜
必候而後退少拂意不免箠楚孝友雍睦以身爲敎恩
義兼盡成就之士甲于一時父兄子弟至今弗忘亦篤
論君子也以外艱去諸生泣送不忍別服闋改汝州卒
于途
兪拔昆陵人天順間知藍山時縣初草創政平訟簡拔
問民疾苦若痌瘝在躬凡縣故無城寇至無以爲守乃
議築之費役有經規模宏廓所謂一勞永逸者民藉以
安居焉

李晃字文中梓潼人天順中任湖廣按察僉事性沉毅
務振起廢墜理滯繫民無辜招延士類察其秀而貧者
賙焉政譽赫然遷福建副使
劉昇台州人天順中湘陰縣簿爲人廉朴謹慎不脧削
小民縣治惟務水耕并躬督開墾原野教以樹植民始
知山原之利至今受其惠去之日橐無餘貲君子以爲
難
原傑字子英山西陽城人成化中累遷左副都御史時
劉千斤寇鄖西而河陝荊襄流逋聚棲屢征弗克傑按
行三省八郡撫停輸逐兇惡[illegible]民占給以田產令[illegible]

凡八萬人奏割陜西之漢中商州河南之南陽府鄧
川之夔瞿湖廣之鄖襄安沔添設都御史提督撫治之
又設撫民副使分守參議置鄖陽府行都司地方賴以
安靖又薦御史吳寵代巳擢南京兵部尚書卒於南陽
鄖人建祠崇祀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建
言時政考訊瀕死出補湖廣參議分巡荆南所至軫民
隱正士風力行古道歷陜都御史巡撫湖廣在襄陽建
羊叔子祠以爲牧守勸在鄂渚則飭馮文簡祠以爲士
子風其諸振紀肅僚施政澤物者不可枚舉後遷南京

工部尚書改北京戶部值逆瑾柄國輔臣焦芳劉宇曹
元附黨煽害文率百官伏諫落職歸田逮繫罰米瑾誅
復職卒贈太傅謚忠定尚書林俊曰質菴諫垣時不立
異無所爭而論事侃侃歷大藩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
廓大遂來莊簡而毅重休休有容親賢下善谷猷布憲
泯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衛行之
者故其謚議有云愚同甯子竟保其身老似武公不弛
于學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擢
湖廣參議值時勛安柄國中官四出擅權使者旁午於
辦竹箭恪力抗之遷陜西參政轉左右布政進都御史
巡撫湖廣陜南京工部侍郎卒李文正公銘詞曰國有
四維廉乃一士而弗廉曷以律觀德之隅如彼室徐公
手持法三尺威來如山氣如蟄淵言遠計心在國群猜
衆忌不我卹避嫌遠恥如有激卑高省殿出復入身雄
廟堂志巖穴旋亦棄之如屣脫乘堅驅良廢蹻蠅營
蝸爭竟何物公懷謙冲歛不伐天實成之豈人力
劉喬字述高萬安人成化丙戌進士授歸安令徵拜監
察御史歷遷湖廣按察使彭文憲公薦之轉布政使會
建各藩府極力綜理民不告勞勸諸府獄事皆得理代

祀南嶽卒于辭州
張昺字子晦天順間知荆州府仁明廉介毅然有爲苟
利于民雖叢怨于身不恤脩理學校獎掖後進惟欲導
民于善士風聿興詞訟亦簡超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鄭時字宗良舒城人景泰辛未進士嚴重剛毅政存仁
恕累遷都御史巡撫陜西直言觸諱改參政成化末進
左副都御史撫治荆襄謀猷宋遠憂國愛民之心恒切
于衷仕至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入翰
林出爲大理寺副景泰五年出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

饑發廪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成化元年陞右副
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獲渠魁餘悉解散
婉生乞避位因勸　上去奢崇儉俄丁內艱會襄陽盜
起起復會總兵朱永擒其巢劉千斤石和尚作亂佐王
師三年討平之帥欲縱兵搜山恕不可下令曰擅殺者
斬復榜示流民復業爲建生祠繪像事之九年改南戶
部尋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十四年改兵部尚書兼
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直隸賑貧理冤全活萬計累官吏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無敢以私干
者弘治六年致仕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

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
直諫如汲長孺忠愛如鄭子産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
言動必按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
贈太師謚端毅
李鏡字文明廣信弋陽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
轉員外郎出知岳州府脩廟學葺倉庾築湖堤通城陵
磯壅隄爲田引水灌溉其爲民利甚溥洞庭君山爲水
寇淵藪鏡擒其渠魁餘黨解散政聲大播擢陝西參政
遷浙江布政使岳民立祠祀之
徐博嘉定人成化中以監察御史調知巴東縣剛明廉

介革弊除奸以安民固圉爲本尤雅尚文教作興並及
卓行篤老兼旁通書法
馬炳然字忠進成都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知嘉魚縣
民有爲人作狀牒者炳然訊其人名而問之曰汝民當
各安分畏法何至爲人造訟乎對曰窮無以養寫一狀
可活吾家數人炳然自責曰不富焉能教厚其資使力
本自是公門游食者悉逍去炳然爲政明察而不煩暇
則巡行村落盡悉其人姓某業某戶某役胥徒不能
爲姦三年大治流民復業乃新治事之堂扁曰富庶教
退居之堂曰絜矩二十三年丁未夏秋湖湘旱饑炳然

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明年又饑　朝廷出內帑錢
以賑民府守意令文具放散而寔欲轉輸府庫也炳然
曰天降凶荒爲政者之罪也即放散之守怒炳然不懾
也後擢副都御史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
劉六爲所挾令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死事聞
贈右都御史謚敎愍
周洪字廷謨上海人成化辛丑進士授蒲圻令督農種
粟麥植桑麻令婦女業紡績治絲枲驗其勤惰而賞罰
之高田製筒車下隰創陂堰民賴便治脩學舍考校德
義貧者養之鄉置社學學置田三十畝令生徒父母合

力耕稼復其徭爲教讀賫邑有奸法者大書木牌于其
門雖權勢不避置立義倉六所儲穀三萬石至正德初
大旱民猶被其餘澤拜監察御史蒲人傳誦迄今不忘
劉丙字文煥安福人成化丁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授監察御史累遷貴州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湖廣時
方大營建遷工部侍郎督採大木竭心區畫憂勞成疾
丙嘗作崇正堂銘以自警銘曰維正伊始無極之貞清
濁既判正由以名惟氣之正人乃有形惟理之正與心
俱生惟心之正在意惟誠爲學之正必理是明言以正
發動以正行仕以正進功以正成事君而正君以安黎

治民而正法無變更秉正而生罔爾之亨使斃而正死
亦爾輕卓哉孔孟正學以宏嗣是而正紹于周程張朱
繼作皆以正名參參影響誹抗斯旌懿兹南楚千里專
城崇正有院翼翼崢嶸祀彼先哲爰集俊英惟正是學
若見墻羹夙夜匪懈以紹芳聲已正人正天下以平豈
媒利祿徒弋眷纓我思崇正以求衡情
呂綸昆明人舉人成化五年知隨州嚴明廉慎始終如
一日値歲旱民饑綸素衣跣足禱雨發倉賑貧捕獲鼠
竊必窮究之嚴法數歲民風寂然外戶不閉初夏民納祇
候錢綸曰五穀未登錢必假貸他人者今盡還主候秋赴

納隨民感其德至今傳誦祀于名宦祠
劉肅字敬之嘉定州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
視湖廣風采凝峻擢雲南副使謫知黃州府位蘄州衆
藩弗靖監司倚重于肅卒致于理屬歲饑賑救有方遷
貴州參政河南布政使
于瑶嘉興人成化初由給事中陞知襄陽府爽朗明快
人無隱匿首建府學大成殿兩廡齋號俱立規制劉石
依據兵戈叢脞酬應支拄民賴以安
周鈍成化初知長沙府剛正廉明始終不易時藩王初
就國護從者驕肆侵奪鈍奮身執義仗士師之法以禁

制之民乃安息
何淳字尚質淳安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累遷
湖廣按察副使時旱潦相仍民艱于食尚質賑救咸得
其所山陝河南流聚荆襄淳命有司隨地施給民皆感
泣轉按察使
姚文灝字秀夫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授主事以註誤
調常州通判治水有聲復工部主事尋陞湖廣提學僉
事慨然以作人自任崇正學黜浮靡規條甚悉常自謂
所能者三毀謗不入請託不行脯賂不通而已常過洞
庭舟幾危端坐不動風止泊舟登岳陽樓云來時行李

賁然去時行李蕭然岳陽樓下偶過此心無愧蒼天
令人頌之文灝初拜督學尚書劉大夏曰僕于祖脩
諸生性慵懶乞答之文灝視其文不得答特呼答焉竟
不與入試祖脩至郢再乞試文灝答之御史某檄召祖
脩灝不允御史怒灝亦不動尋卒于官貧不能殮僚寀
治喪還其柩大夏爲文吊之所著有學齋稿經說雜說
報德錄中庸本義藏于家
趙炯四川永川人由進士成化間知瀏陽縣事擊捕妥
强盗賊潛遁創立城池以衛民居先時縣之錢糧多爲
勢家包攬不輸小民困於重徵至是勢家聞風送納民

甚便之尋陞監察御史
黃仲昭名潛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授編脩時遇元夕諸詞臣撰擬　兩宮燈詞仲昭與同
官章懋莊昶上疏論之謫知湘潭後改南京大理評事
遷江西督學僉事
易貴貴州人成化中知辰州府興舉廢墜凡辰之公署
學校皆其所經置辰庠丁祭原無樂器貴上疏得允乃
以禮激勸義士率金新製
張廷仁和人成化末知辰州府剛直有爲吏民信畏凡
中貴勢要未嘗少屈藩部或有徵派未嘗不以百姓

疾苦告上司輒爲減之薦陞雲南參政
周南字文化縉雲人成化戊戌進士累官湖南左布政
使鎮靜不浮清嚴有守楚人稱之陞都御史
蘇惠和逢谿人成化中知保康縣開創縣治凡百庶務
身親規畫九年滿去士民流涕載道今有遺思
王敕字嘉論歷城人成化甲辰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
謫夷陵州判官苦節自甘一毫不苟擢四川僉事轉河
南督學仕至祭酒
王鑑之字明仲山陰人成化戊戌進士累官都御史撫
治荊襄法贓吏嚴請托飾學宮置祭器開堰溢水武陽

政寬而惠決嚴而果軍民賴之尋陞刑部尚書
俞俊括蒼人成化進士知江陵縣察機應變革弊鋤奸
吏不敢欺民賴其惠陞御史仕至工部尚書
黃本樂安人成化初知石首縣時荊襄寇起師旅之費
多出郡邑本措置不擾上下重之擢監察御史
陰子淑字宗孟其先崇陽人徙居內江父秉衡博學善
教子淑成化壬辰進士知荊門州鯁介不阿保民如子
興學校庠倫理舉廢墜濯塵垢建陸文安公祠于蒙泉
二泉脩築橋梁城池廨舍士習丕變民風勃興郡人感
其德立去思祠并作循良十詠詩以美之以爲陸九淵

之後一人也遷浙江按察使
楊璿字耶幾無錫人正統丙辰進士累官戶部侍郎成
化四年兼副都御史撫治荊襄與學勸農設營置倉會
鄖西流民備粢歲大旱賑荒靖亂率有成功
趙讓浙江桐鄉人成化丁酉知松滋縣愛民下士百廢
俱興凡文廟公廨祭射禮器皆其所製
黎福字天與樂平人成化丙戌進士累遷右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節制三省鎮之以靜民咸被澤陞南京兵部
右侍郎
邵琮字叔章仁和人成化中任湖廣按察僉事公勤廉

介直重學校歷湖南諸郡撫夷有方新武昌城築祁陽
橋勦寇盜綏流民去後見思擢四川副使
劉遜安福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南京監察御史上疏論
中官蔣琮謫知武岡州獎廉斥貪所至肅然張弛樂持
必詢輿論以事逮繫詔獄　孝宗親賜鞫問大學士李
東陽救免復謫四川都司後遷福建按察使
晏鐸上高人由舉人成化間知寧鄉縣家給小榜教民
孝親悌長婚葬以時力效古靈之風鋤強去暴賑饑脩
廢甚有惠政
陳鋼字堅遠鄞縣人成化乙酉鄉舉授黔陽令擢同知

長沙府清慎自律悃愊恤民訪宋張書院廢址於嶽麓
荊棘間謀諸郡人出俸資重建講堂齋舍爲崇道祠祀
之薰德造就良多戒行之日行李蕭然士民立去思碑
倪文毅公表其墓
林脩福建同安人以易學中成化丙午鄉試第一弘治
庚戌以乙榜授安陸學正豐儀偉觀見者肅然有學有
政授經之暇脩祭器構講堂拓泮池橋製射具諸生孤
貧者力助其費科目日盛考滿天四川鄉試號得人丁
外艱服闋陞國子監博士遷南京國子監丞道行兩國
學率于官持己之嚴作人之效學校之興功絶先後可

稱一時名師尚書林俊爲誌其墓
楊宜樂安人正統丁卯鄉舉成化初知常德府廉脩郡
志清覈桃源民田都御史吳琛薦之陞書後與
畢亨字嘉會新城人中成化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陞湖廣參政心公而恕政簡而明終戶部尚書正德初
起爲都御史賑濟湖廣
馮俊江山人成化中任湖廣按察副使分守沔州建學
宮創譙樓造浮橋調度有方持正不苟卓有政聲後遷
都御史
嚴詮字宗源莆田人成化中任湖廣提學副使純直清

愼廉明有法長于知人士經品題終身不爽如李
承箕皆如其言至今追頌
張誥字汝欽華亭人成化中拜監察御史按湖廣正身
率下蠧獘燭奸班駁文移恊情稱法貪暴望風悚息
謝綬字朝章朝城人成化中任湖廣按察副使以直道
忤中貴鋤强梗黜貪殘名聲大振後遷都察院僉都御
史
戴璁山陰人成化十六年由舉人知通山縣操履勤愼
平易近民脩舉廢墜案牘肅清父老任士民懷之
何淡順德人成化中知漢陽府愷悌廉平不事苛察明
湖廣總志　三十六　官蹟十三
于決獄哲于知人在任九年清白如一日時有直何武
之謠去後士民懷之不忘
林堪莆田人成化中由進士知漢川縣純厚近民廉介
不苟公暇與諸生講誨窮日夕不倦陞南京太僕寺丞
士民不忍舍去爲立懷德碑生祠
姜英政和人成化中知當陽縣涖事公勤臨民平易惠
政甚多去任後民歌之曰姜當陽古循良自去後德難
忘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末知景陵縣時制度簡略
弊存深綰刷剔振作復爲規畫興學墾田以文章飾[illegible]

事六年民懷吏畏文治蔚然百姓立碑以識遺愛尋擢
監察御史後復陳言時政謫判桂陽累官至按察使
方向直隸桐城人由進士任戶科給事中以言事謫驛
丞尋陞知安陸州持身清儉歷官不挾家累以一僕自
隨俸取給用室惟衣書戶無扃鑰性嚴峻剛大人不敢
干以私暇日猶以經義授諸生其吟詠豪宕奇古陞瓊
州知府卒
石敏中四川江津人成化中知松滋縣治官如家視民
如子歲荒發賑江漲築堤民賴全活時兵起供需甚急
中措置有方糧餉不匱脩築城垣人不知役善政不可
湖廣總志　三十七　官蹟十三
殫紀致仕歸貧無居地士論榮之
李芳廣西融縣人由進士成化中知夷陵州律己清儉
臨民平易有古君子風歷官雲南布政使至今稱賢守
以芳爲最
闞忠魏縣人成化初知枝江縣有善政楊都御史特檄
獎之有心繫邦本政在養民之語其廉介仁恕尤稱循
良後陞任去民弗忍諼
季恒六合人成化中知安鄉縣縣民不習緝織恒教藝
桑綿月課其功民利始興備積救荒市地廣學後范文
正祭田善政皆可傳述後調巴陵竟棄官去

陳鉞溧水人成化中知華容縣除奸革弊鋤强植懦蠡
賊屏息在任未及一年而境內士民安土樂業號稱善
治偶以疾卒于官民懷其德塑像於城隍廟歲時秩祀
龔弘字元之嘉定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吏部郎
出知兗州府為政以廉明精敏稱常二夕爲豪奪所謁閥
羅王覲與之揖讓既出見松間一偶鬼方封其背不勝
痛楚明日弘問僧何爲則夜來已病發背死矣自是得
盡知民間陰事發摘如神人比之包孝肅在郡六年擢
山東參政以疾自免歸更十年起爲湖廣左布政使歲
會計錢穀數俱手自磨算不煩一吏派辦均調諸郡訓

行之擢副都御史督理河道會武宗南巡江彬沿途
索賂弘一無所與因在上前譖弘老上曰弘雖老
尚可用久之晉工部侍郎加尚書致仕歸年七十五卒
梁澤陝西三原人成化中以御史左遷華容知縣性剛
正不畏權要編徭役貧富各得其當措置磚灰募工包
砌城郭創置倉廒積穀六萬餘石[illegible]弘治戊申歲大旱通
縣人民皆賴存活
宋鑑河南許州人成化中知平江縣剛果毅廉介卓有風
裁丁酉流賊入境率典史張澄縣丞王和等禦賊大戰
援兵不至力盡死之事聞錄一子監邑人立廟報祀

馮貴合江人成化中知平江縣興學勸農鑿池塘以資
水利建橋梁以便行旅人甚德之祀于名宦祠一
黄公甫長樂人爲監利教諭善陶鑄士類講論不廢寒
暑司會訓導卒公甫為貯諸生賻金迨冠至盡掠其貲
獨所賻金故在也悉持以歸同舍子士咸服其義行
胡宗道字守正扶風人成化中知襄陽府廉介自持令
家人不得食俸米誠心愛民學巷隘闢之丁外艱貿馬
以歸馬斃徒跣奔走毀瘠不堪荆民至今思繹
胡昂字文謙定興人成化中知襄陽府以鋤惡爲急時
蒼臺苗崔素爲盜人莫敢發昂選驍勁夜傾其巢明年

劉六等刼殺中原哨至其處幸其黨與逃散倡亂無由
非昂預雉于前釀害不小矣
吳遠安福人成化初知鄖陽府時初建郡治廳事廨舍
皆其創修且勤于撫恤寬和廉靜有長者風士愛民懷
迄今感仰
王震邢臺人成化中知鄖陽府廉明公恕深達民隱建
書院造浮橋政蹟甚偉
侯爵歸德人成化中以都御史原傑薦知鄖西縣治新
設庶務創舉任十二年民立亭傑祠後祀之以系去思
[illegible]熙泰和人成化中以竹山學諭攝竹谿縣都御史原

儁薦任縣事學優政舉至今稱之
洪晃成都人成化末知永州府識見明決長於吏治裁
抑權豪振肅綱紀政聲赫然
王績華亭人成化中知常德府持身清潔人不敢干以
私禱雨於龍門洞輒應至誠之心上下孚之比卒囊無
餘貲合屬士民賻其喪還其妻子有趙清獻之節焉
劉纓新淦人成化中知武陵縣在任六年明習吏事諸
舞文者以次摘發凡百紀綱次第脩舉仕至刑部尚書
黃珂遂寧人成化中知龍陽縣興學校勸農桑理冤獄
歲饑加意賑恤極有方畧全活者甚衆仕至南京兵部
尚書

毛倫樂安人成化初知綏寧縣教民力田植桑置徙訟
者於法任九年民俗丕變
汪莬仁和人成化中知綏寧縣廉謹公平得爲民父母
之體勸種植興學校禁民作佛事獎絕風清真良吏也
吳震華亭人成化中知靖州時大兵討苗以經理勞瘁
卒于官百姓至今悲悼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中以參將分守荊襄諸路時
賊劉千斤反衆議房陵最要信以十餘騎往夜張幟燃
火身先士卒斬首數千級獲千斤戮之進銜同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知后佩平蠻將軍印鎮湖廣府求保二司[illegible]
伉殺信面諭之不煩兵而下日累歲苦徵索將軍獨[illegible]
敢又耶后以年老辭歸民奏留之進都督同知卒信沉
毅有謀諳練軍政號令明肅稱名將焉
張誥字汝欽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授監察御史正色率下革弊除奸貪墨望風屏息巡視
湖廣猶有遺烈
陳興許州人成化初知蘄水縣在任九年公平端慎始
終如一日吏胥不敢舞文民不忍欺深仁厚澤至今稱
頌

李恒儀封人成化初知黃陂縣教民植桑棗民受其利
歲饑設法賑濟多所全活
江清固始人成化初以監察御史謫知應城縣幹濟公
勤庶事克舉抑挫豪右申理屈滯一邑凜然
張瑄睢陽人成化中年知安鄉縣賦性明決重學校恤
民隱境多虎行旅邑居者患之瑄下車禱于城隍曰令
不職神宜殛之猛虎爲災奇政所致百姓何罪耶自是
虎歹迹人稱爲張驅虎云
鍾蕃字廷芳崇德人成化中知鄖陽府撫納叛亡脩明
法紀吏民安集合郡賴之

錢昕常熟人成化中知永州府處已嚴介莅政精勤平
賦役審獄訟作興士類人皆感勵尋陞參政去之日士
民遮道送之至今嘆慕
顧福守天錫長洲人成化中以刑部郎左遷永州同知
廉介不苟勤慎不苛民有被誣重獄者久不能決福爲
平反郡稱神明擢知吉安府
陳欽蒼梧人成化末知寧遠縣性敏而勤政公而恕遇
事善決斷不事苛察民受其惠洽于肌膚雖兒童走卒
皆知頌德
周應熙安福人成化末知寧遠縣廉勤幹濟尤加意學

校留心民瘼一時士庶以與欽周應熙並歌頌之迄今
有令問焉
王一言內江人成化中知瀏陽縣爲政以鋤强安善爲
先尤加意士類有暇輒與諸生講論經義無虛日多所
成就政教兼善至今稱之
汪道休寧人成化中知醴陵縣臨政嚴肅奸猾束手吏
抱案牘至多震慄不敢出聲敝政　洗境內晏然
梁澤三原人成化中知茶陵州剛果有治才清介之節
久而不渝建白當道請改邑爲州功績甚偉
劉瑛息縣人成化中知夷陵州廉靜簡約政尚平易百

姓悅服境多虎患嘗禱黃陵神驅役之其患遂息因奏
增祭品遂爲定制事神治民務盡其誠人所罕及
戴中新淦人成化中知黃梅縣持身清潔莅政明敏學
校公署廢墜者皆中所葺治一時文物煥然改觀尋徵
拜監察御史
謝恭字文安休寧人成化己丑進士知黃州府問學宏
博居官清苦舉廢墜興學校士民畏愛久而見思
胡廉酆都人成化中知石門縣性嚴毅有才略剖訟明
決操履清慎勸民務農桑凡有興作不違其時重人倫
厚風俗鋤抑强梗革吏胥之奸欺者公庭寂然一邑安堵

彭倫永定衛指揮爲人多謀畧率先討後戰成化二年
茅坪苗叛倫守備清浪總兵李震檄倫討之十一月進
至天柱其天堂諸苗皆詣倫降進攻茅坪拔其寨爲營
壘分兵沿江諸小寨尖日連攻赤溪寨直黃蜂等寨皆
挑前後斬首七十七級生擒四十三人引還三年春銅
鼓苗叛倫會諸軍夾攻天堂黃柏等寨破之斬首五十
級生擒四十人并獲牛馬以歸二月至自銅鼓遊者報
苗出沒西溪高寨諸處倫按狀得實即令指揮王雄哨
段家屯錢宗玉哨能塘鐵堅出能塘與錢宗玉會賊驚
彭家軍四面至矣遂遁去賊復出覓貢溪倫軍邀擊

之賊敗斬獲甚衆初倫從總兵趙輔破兩廣賊有功至
是陞都指揮使仍守清浪五年天柱滷洞浪江水界屢
有警倫命指揮江果次黔陽安江金祥出辰溪溆浦尹
租出鎮遠馬場與守備朱定平蠻大勝等逕指揮朱海
等合仍令沅州衛操習軍馬以爲應援賊擱不敢出四
月賊入乾溪長沖殺人奪牛畜報至會鎮遠府通判陽
裕起集邛水施秉民兵次松明白幸指揮尹租等繼至
時賊方聯舟洪江有所營爲聞官軍大至竊遁請裹所
虜牛畜與盟而退倫以邛水等處賊入境輒因各寨不
即遮格以致滋蔓乃檄所司曰凡賊入境諸司能獲一

人者重賞其有不即遮格致誤地方者當置諸法於是
諸司各勅所轄凡遇生苗入境皆緝至帳下一日就教
場盛陳兵衛令所部目把人等來引前所獲苗寨曰某
人入吾境殺某人某入吾境掠某人牛畜當死衆曰然
即置之竿頭令騎士交射殺之復割裂肢體置大鑊中
烹熟令壯士啖之衆苗皆股慄復引審曰某故違軍禁
入境罪亦當死苗叩首請命衆救解之因令截耳鼻使
去曰以此爲識再來吾不活汝矣因勅諸寨分各地界
牌自是衆苗傳相告戒不敢犯界六年　詔以倫充參
將倫益盡心邊事詔賚以鎮遠爲門戶鎮遠以邛水

爲襟喉乃修關築蕩洞堡以保居民復築硃砂平場關口
羊兒四堡以分遏諸苗來路及衛堡城垣單薄皆令增
高益厚嘗移文湖藩務足三年糧軍不足乃選屯種及
在衛餘丁幇補操習器械未備令軍士歛班買辦及自
出新樣令依式爲之一時軍容大興十一年妖賊石全
州詐稱明王子孫潛入絞洞號召古州人萬諸爲逆而
一時洪江甘篆龍阿龍俸苗皆應之宣言往南京郎王
位邏者以告倫遣人候得要領知金州某日自絞洞入
鬼塔寨誓衆倫遣指揮鐵堅督滷洞土官楊玉宣設伏
蝦蟆塘以待俄執全州馬并搜獲其妻孥及所造妖書旗

印七之地方以寧十二年春古州苗糾洪江甘篆諸苗
以取明王爲言期先破滷洞北出沅州居民驚皆擠家
內徙三月賊攻滷洞不克明宣言出鎮遠鎮遠守急倫
命各指揮領軍分布要害荀文尹租駐邛水許璘吏忠
及鎮遠推官楊忠駐得明陶侃駐八弓張英與張官舍
人何倫駐金浦自統人馬駐關口以當賊衝賊果出鎮
遠英與倫兵合自設伏待之大戰乘勝逐北斬首六十
級其餘墮崖谿死者無算未幾邛水十四寨張家苗老
草堕等僭號侯土糾洪江生苗謀奪軍民田地倫曰地
方所繫也不可不密爲之計乃議出軍滅之命指揮鄭

恂等分五哨土官楊忠等皆率土兵以從軍發自下如注倫曰賊必以爲不出急攻可得志也在是刻期並進四面夾攻就陣生擒苗老草隨并男婦二百五十餘口餘匪崖壑并搜捕斬之遂平張家苗全軍而歸時天柱苗叛勢方倡獗平蠻將軍李震移文請合軍進討倫率所領馬捕官軍并召諸土兵應之九月軍出卭水江頭諸熟苗驚疑欲逃去倫與僉事李晃計曰苗逃必助賊爲變因撫之曰軍討叛者非討歸順者汝熟苗宜自安苗乃止時天堂小坪諸苗皆請降倫聽之十月軍至天柱雨連日不止軍不果進靖州參將高瑞駐遠口見賊

勢益遣人趨促倫夜赴之江暴漲不可渡因隔江舉炮鳴金鼓以應之賊聞之氣奪遠口軍亦安次日倫取徑路出賊背後布營賊占高山倫率官軍即攻之賊敗走倫逐江旁賊巢穴賊取棘刺遮道官軍排之而入與賊戰又敗之擒獲男婦三百餘口牛羊孳畜無數時右哨軍循地路進倫獨以右哨當之倫告諸部將曰今賊巢已破乘勝攻白崖塘特易易耳白崖塘者崖石萬仞下臨深江苗衆號稱絕險　國初累攻不下乃會左哨軍同進俄得樵者示徑路官軍就夜攀緣而上及旦布滿山顛砲鼓四發賊倉皇驚潰官軍追殺斬首二千餘級

生擒男女二千五百有奇蓋自用兵以來未見全捷如是者也初臻剖六洞苗占熟苗田不認納糧馬有司莫敢誰何倫謂白崖塘既破六洞苗皆震恐遂指揮張鼐往諭之果請納糧馬不敢後共認秋糧一百四十一石銀馬三疋是年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充參將如前弘治元年移鎮貴州兼提督平清等處四年倫年踰七十歎曰功成身退時乃天道吾何求哉遂上疏乞骸骨許之以原官致仕歸卒

鄧九容內江人保康令也立心慈祥用法平恕每蒞學必爲諸生講業亦作文之法常因饑荒設法賑濟所活

數千餘人時縣治初設一切規畫皆手自規畫其詳惠政頗多遺老至今猶能言之

趙文傑字士英內江人由舉人來令雲夢剛方不苟潔廉介潔每以勵家右興學校爲己任時俗尚浮屠凡有喪祭必令遵朱子家禮又因欲益創城壁立學教民始不便卒便而思之祟祀名宦云

官蹟十四 明朝

明朝周季鳳字公儀寧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轉郎中擢四川副使雲南督學遷行太僕寺卿湖廣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平𥟝寇有功陞都御史巡撫保定尋掌南臺進南京刑部侍郎卒贈刑部尚書諡康惠其在湖廣最久德澤最深鑿井于會城題曰汲福劉績銘曰惟泉冽沸亦既渫兮隆冬獨溫氣蒸結兮三伏凝寒解暍熱兮存之不盈汲不竭兮博施有常比奇節兮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骨相奇古家貧力學志節清峻長益韜戢留心世務初為德安府推官勵強暴奬節義激烈有為無所撓沮知寶慶府文章氣節卓越羣流涖郡數月州縣無徵擾士民樂業稱識省後一人陞江西副使值宸濠謀叛莫敢發其奸世寧上疏極論其不軌濠大懼遍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寧家人索寧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兩京言官程啟充等並疏救寧得出獄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釋寧薦除

湖廣按察使歷官至刑部尚書嘉靖九年九月端坐逝贈少保諡端敏

熊一定字守中豐城人鄉貢知澧州性抗直峻尚嚴厲吏民畏之新洲故有官牧地豪右欲專其利一定婉辭將閑卒弛其禁九谿土酋恃險殺害良民一定承檄按問伏其辜任澧七年積粟累數萬斛歲荒民賴以濟尤重風教與諸生論經史愈久弗倦新祭器樹題名碑士習故動偶以事被逮事白棄官歸去

姜元澤諸暨人弘治間任本州教諭篤默家博誨人無倦因殷縣臨門捐俸建之士民翕然相應厥落成卒于任士子哀慕不已立祠肖像以祀

李景芳宜山人弘治中知寧遠縣奉公守義約己愛民聽獄徹科常以理究澤物為念不求赫赫之名而民心誠戴之竟以正道不容于時去任之日民垂泣送之者以千計

龍章臨桂人弘治中知醴陵縣才猷特達政務脩舉重建學宮作興學校開建淥江橋民不勞而事集百姓德之

金銑字宗闓山陽人知蘄州文學該博政事通敏興學均役脩廢舉墜入修國史進禮部郎中

[illegible]嵩山東蒲城人知[illegible]城縣剛明正直折獄如神姦猾
屏息去任後民世思之
周南字文化南京羽林衛人知蘄州仁明廉愛開誠布
公百姓信之所治有窮谷者賦初不以時至南撫任數
年拊循安集上下一體賦無敢逋州人久而慕之
汪偉貴溪人知廣濟縣嚴恪勅法慈愛子民時鄉民流
徙者日歸蘄人倚請于朝編得田者隸焉民賴以蘇至
今繹思其德有遺愛碑
王緒字脊本臨川人弘治中知宜城縣廉介不苟練達
有爲建城門立義倉修廢補墜民不告勞判決如流威

行禁止民信服之
鄧萬斛四川富順人弘治進士知寧鄉縣民籍多詭入
寄庄以避差役斛釐正之俾寄庄者自爲一坊民稱便
省鄉有又子五人皆爲盜訪得其情遣人擒誅之盜乃
息修建公用之費盡以贖金充之無分毫斂之民間百
事克舉而民不告擾境內肅然
王介侯官人弘治末知咸寧首詢民利害以丁產定賦
役凡官守橋梁傾圮者皆新之門無私謁令行禁止以
賤鍰易穀萬石正德己巳歲饑賴以全活者甚衆先時
邑民多以幼子娶壯婦介諭之即爲痛悲調江夏民

不忍舍去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德安府推官
清亮博雅以古大臣自期待諸所條舉以正風俗作人
材爲先飭學宮表董孝子祠入爲兵部職方郎中常題
書屋曰石田茆屋爲生太拙鷦夷爲革自許何恐正德
庚辰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與江彬諸奸黨
交通鞏獨疏六事一曰崇正學二曰開言路三曰正名
號四曰戒游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車駕員外郎
陸震見其疏即碎已疏草願同署名疏入二人自分必
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人縛下詔獄錮校于庭五

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鞏體最羸衆咸痛鞏必
死及死得甦震竟死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
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詔爲
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鞏常曰人生
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
之人顧以彼易此何耶
林廷玉閩縣人弘治中以都給事中論學士程敏政會
試關節不慎左遷海州判官陞知茶陵嘗曰民風之不
淳士習之不振道之不明故也乃作洣泗書院日集諸
生講解其中意之所到吟咏長歌更相唱和忘其身之

爲吏也居數年政譽民以二示陞僉事
廣球崇仁人弘治間任辰州通判先是郡糧羨餘十五石
咸以爲已利球至一無所取不妄笞一人而公事亦辦
過辰溪見高田水涸禾苗易槁親詣田間相視水道令
民開鑿陂塘瀦水禦旱民多沾其利陞延平府同知
孫需字孚吉德興人弘治末以都御史撫治鄖陽興學
校復流徙廉明忠直軍民悅服正德初賜璽書金幣褒
嘉之擢南京兵部侍郎終南京吏部尚書卒謚清簡所
著有冰蘖稿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初知郯城興水利

湖廣總志　五　官蹟十四

開荒萊興學禁盜皆有條績召爲工部主事改戶部時
雲南晝晦五日勅大臣考雲貴諸使公疏言致災之由
係朝廷不係雲貴在大臣不在庶僚條上時事千言陞
河南按察僉事勦賊正經界禁工役驍悍宗藩莫敢撓
阻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延王守仁省城講授五
年入賀八年按察使浙江擒治豪右逐貪酷吏釋冤獄
臬政一新十二年右布政使雲南勦霑益搆亂土舍轉
左福建聞宸濠反衆皆觀望書發庫金募兵二萬討賊
嘉靖改元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擒奸豪號三虎者除
民八害長沙守貪酷巧計羅織擒逮論戍吏民畏戢元年

陞南京兵部侍郎升江淮河北大饑奏徵漕米五十萬
石給軍餉戶部方議發帑賑命書賫奏乞請給又條上賑
法廷中方難得人往賑見書疏尤請以賑事付之書賑
有法大抵專設粥以故候食者少全活數千萬踰兩月
人稍蘇當是時大禮未定桂萼上疏同封進　上得
疏喜急徵入京言官遂訴劾賑事無法書亦疏辭尋陞
禮部尚書　上曰衆且中傷書再遣司禮監官敦報事
得白益遣使促書至改稱考　獻帝伯考　孝宗將
下詔令書議詔條書又尋檢姚崇要說上圖新政十二
事御史藍田劾其妄自比姚崇比　上玄宗大不道書

湖廣總志　六　官蹟十四

乞罷不許削田籍大同軍叛薦楊一清王守仁討賊特
相方主撫議不果又上大禮集議纂要六卷五年　獻
帝實錄成進少保時已失明薦羅欽順自代修明倫大
典書總裁六年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給俸留京師卒
贈太傅謚文襄
林廷棉字利瞻閩縣人弘治丙戌進士歷兵部郎中出
知蘇州擢雲南參政嘉靖初起遷湖廣布政使爲人恬
雅介潔所至有惠政後仕至工部尚書
趙時忠河南羅山人弘治中知益陽縣性剛毅鋤強抗
弱發奸摘伏邑稱神明陳氏赴訟于庭者日集告戒

切咸感愛之後徵爲監察御史
佘翀字鳳文豐城人弘治初知襄陽縣邑無儲積翀乃
規畫積粟萬石以備賑濟每遇凶荒民有所賴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初爲郎官時見妖
人李孜省妖僧繼曉巫風蠱政上疏極論逮繫詔獄弘
治初起爲湖廣按察使風采稜稜所至肅然不久即乞
歸角巾野服翛然塵表正德戊辰劉冦藍廷瑞鄢思俸
亂　詔起爲都御史恩威並著尋與總制洪鍾議不協
又乞歸嘉靖初起爲刑部尚書自歸州出峽留題云昔
舟賦歸來巫峽不用試先驅開行雲相送峰十二來時

峽水濁去時峽水清來時峽水高去時峽水平此峽繫
行止進難而退易所遺兩文字巫峽相光氣
王特中字道夫山東黄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湖廣按
察使執而有守介以不隨入爲刑部尚書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累官湖廣按察使
嚴毅不屈端諒敢爲後遷大理寺卿戶部侍郎
楊茂元弘治中同知長沙府以詩書飾吏治以節義勵
風俗加意嶽麓書院表章紫陽遺事文章政績不愧文
懿公焉
葉滌會稽人弘治中知[illegible]州性清强棘棘無少阿[illegible]

州故嘗訟捕共尤甚之法科舉士弗振者三十年乃取
名士爲之師擇子弟受學爲學宮故址弗利相善地改
剏之士人自是與起多文學矣歲旱奏減租者再禁吏
歲派遞運違常格檄正之吏遂坐贓罷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愛民
訓士弘治七年爲戶部郎中凡歲秋會計出納及勾校
京邊儲舊鹽屯皆寶區條具疏正德中任江西提學副
使章勵名節數覓善誘轉湖廣左布政使端介自持政
尚大體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有清譽
漕大小將校皆嚴憚不敢苟贖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

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連寶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
公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部侍郎請養母
歸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辭嘉靖初再辭特詔以終
養母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寶質性
純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獎諭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
適所著學史端簡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莫震字廷威侯官人以進士爲嘉魚令爲人修潔春秋
事神牲醴皆戒於二月前官舍有木偶為像投之江每
秋冬親行郊野相土宜修陂池與民興利故驛場然
飭封郭肅然日與賓客登山臨水飲酒賦詩爲樂無所

儆意令龍潭閘道之木皆當時所樹者後遷福建延平
同知
顧源字逵源長洲人弘治中任湖廣兵備副使廉介公
明以弭盗安民爲急練兵戎增城池興學校尋遷右布
政使
王玹字邦器臨山人弘治中任兵備副使治襄陽興利
除害政尚嚴明奸豪斂跡盗賊屏息致仕歸年八十上
議建儲謫戍山西
聶賢字承之長壽人弘治中由進士知武昌縣公廉有
爲創興學校拜監察御史正德中累遷湖廣按察使剛

介不撓仕至刑部尚書
吳紳字廷瑞歙縣人弘治中知興國州淳雅寬平清勤
嚴肅造里冊絕影射弊巡撫韓文器重之任九年清操
如一日
江璽字廷信婺源人弘治初知武昌縣廉威有聲稱旱
憂勤遘疾而卒
李東字元震番禺人弘治中守興國郡豁有豪强一數
人東得其情首置於法自是奸人罔逞訟亦漸息人稱
神明郡多逋負東征一緩二輸無愆期且勤於校士修
飭學宮衆務咸舉

政弘治中知武昌府清白自持節用愛民民有冤抑
者亟爲伸之閭閻安堵軍民戴德至今不忘
羅列南海人弘治中知蒲圻縣寬仁慈惠政多循良甚
學校愼律令平訟獄吏民不忍欺薦徵爲監察御史
李鉞安福人弘治中知崇陽縣明斷果決諸廢具興恢
展城市創造公署修塘堰設法救荒積穀數萬石正德
四年荒民賴全活者甚衆
董傑字萬英涇縣人弘治初進士疏論經筵事知沔陽
時大旱蠲租開廩賑乏民荷更生涖任三月以事去悉
取賑籍焚焉民攀援泣送者以千計歷官至都御史

張弘宜字時措華亭人弘治中拜御史調蘄州判官剛
明有才斷遇事不避艱險遷知沔陽時荒旱民饑加意
賑恤毀淫祠興學校務造就多士卓有古風
沃頖定海人弘治元年以御史知荊州府袪弊懲貪聲
名大振荊人傳誦迄今不忘
陳宣平陽人弘治初以刑部郎中謫知夷陵州意風教
修學作人崇獎節義燬淫祠殆盡居數年百廢俱興所
爲詩文隨寓有載陞河南府知府
吳彥華句容人弘治中知荊州府立法嚴明簿書精覈
[illegible]民懷陞四川參政浙江右布政使

高巖瀘州人弘治中知石首縣溫雅鎮靜不事竣棘有
長者風凡百修舉一出至誠而學校尤加之意擢知鄧
州

鄭縕中福建閩縣人弘治中任石首縣教諭學邃春秋
多所貫串弟子中有所得者輒錄之居八年諸生多所
成就一時登科第者甚衆文章德行爲人所敬慕云

華津字濟之無錫人弘治初知松滋縣清靜持己明敏
[illegible]官至參政近代稱賢令者必曰趙華云

劉愷字伯和徐州人弘治中知石首縣發擿奸伏興理
學校其嚴毅剛重有激揚風采知薊州轉福建僉事

楊德修四川長壽人弘治中以舉人授松滋訓導剛正
[illegible]設課迪有方士人憚其嚴正以科目乏人隆冬盛暑
試業不輟甲子秋果得二魁考試福建有懷金請托者
德修笑曰吾豈擴嘉禾以薦稂莠哉麾之去士論高之

黃華歙縣人弘治中知平江縣興利除害以愛民爲務
任六載百廢俱興童稚亦知稱頌以風憲召官至布政
司參議

王堯封字伯圻定興人弘治末授襄陽府推官操履廉
正讞獄詳明尤加意學校誨迪生徒亹亹不倦當官處
事深得民心

沈[illegible]儀崑山人弘治中知東安縣敦質行崇儉素約己
愛民興學造士葺壇壝架木橋鑿井視如家事歲凶賑撫
有方民無流徙

彭琢弘治中授長沙府推官以俸入嶽麓書院置田養
士清風苦節始終不異卒之日貧不能斂士民慟之

劉遜字時讓安福人弘治中任南道御史擊宦官蔣琮
左遷知武岡州政持大體興學勸士卓有能聲後以事
逮詔獄　孝宗親鞫大學士李東陽救免謫四川都事
終按察使

朱裕河南泌陽人弘治中常德府通判性淳直以廉介

自持徵科中撫字之心時時不忘末保土酋構訟彌歲
弗決當道移檄使理之裕剖析明當吏民嘆服始以賂
至峻卻之

應龍西安人弘治中知武陵縣敏達有幹局時藩第初
建先事經畫有條民不知擾每村創義囷積穀備賑闢
地以廣學宮任九載民奏留增俸二級仍治縣事

韓宗堯字仁卿番禺人弘治中授郴州學正文學優贍
風度清遠遷蒲圻令補安仁縣廉勤足稱寬徭緩賦明
令慎法吏民懾服丁丑春流寇破縣帥兵往禦被執不
屈以大義諭賊賊不敢害後以直忤當道棄官去士論

爲之
徐咸字子正海鹽人弘治乙丑進士授知沔陽州捐俸
修學發粟賑饑遷知襄陽府每慕羊叔子杜元凱時登
眺吟詠有古人風
鍾雲瑞東莞人進士歷參議分守襄陽時武臣循法下
吏求中貴人賂以金不受致政愛國惠民鄉人爲立祠
沈睞字景明仁和人弘治乙丑進士知武昌府通敏有
器度有志節毀淫祠修岳武穆廟郡人稱之
陳鳳梧字文明吉安人弘治丙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擢湖廣提學僉事秉性剛直

不避權勢敷教以寬士心畏愛仕至南京吏部侍郎
范嵩字邦秀建寧人弘治中任監察御史因論逆瑾媒
孽謫襄陽府推官行法嚴明立心平恕斷獄多所平反
政暇則進諸生講說德義造就良多士民至今稱頌
孟洋字望之信陽人正德中任湖廣按察僉事分巡荆
南以清介著名適撫臺議不合杖其掾次日即問舟去
一時風節望之凜然嘉靖初起督學山東終大理卿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正德中任湖廣按察使持廉秉
公貞肅百度卓有風裁僚屬畏服奸猾屏迹仕至兵部
尚書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正德中累遷都御史巡撫湖廣
郴桂之賊蜂起蒲圻嘉魚賊應之　上命都御史王守
仁靖南贛陳金靖南韶而郴桂則屬之金率兵大破之
湖廣賴以底定終戶部尚書
朱廷聲字克諧進賢人正德中累官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器量寬博風紀振肅招撫夷獠安集軍民恩威所及
無不畏慕
孟統山東寧陽人由監生初任縣丞歷知縣通判正德
五年知桂陽耿介清潔敢於有爲嘗捐俸增號房修學
校後夫婦皆疾卒于官僚佐啓其橐僅得白金數分

他無所積官司歎惜士民哀慟子守直聞計而來官給
盤費扶櫬以歸
楊紳長洲人由舉人正德間任溆浦知縣遇訟立斷皆
中情理嘗五日一視學課試諸生由是吾伊滿城無閒
朝暮卒之日無以爲殮邑人哀之
程璵字廷用吉安永豐人由國子生正德己巳授知興
寧縣爲人有膽畧縣故有土城羣盜易而攻之璵勵士
卒備守禦之器賊不能犯辛未羣盜又爲呂公車攻城
七日城中士庶無不泣涕震恐璵率衆分守且飲笑自
如賊知城中有備遂散去璵鳩工措材城垣聳以火[illegible]

城上舊樓城外深池池外列排柵城中[illegible]不可以
井瓊慮賊至不能繼乃於後山鑿渠引泉自城北縈[illegible]
而入官民便之縣治南路抵桂陽西路抵本州界東路
抵桂東舊皆狹隘瓊闢闊如砥尤注意學校門堂廨宇
俱經開拓後搆訟去閩縣士人知其冤多思念之
高江字萬里莆田人正德初任湖廣按察使嚴毅自守
端亮持物卓有威望績與籍然
張邦奇鄞縣人正德進士賦性耿介立志清苦以翰林
檢討出爲湖廣提學副使涵養端雅謀猷醇確明禮教
崇行義勸督有程課試有常以身率士所奬拔者往往

知名數年文體士習丕變然未嘗大聲色而潛移默動
有出于督率之外者歷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定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正德中授監察御史按湖廣博
大疏朗廉介剛方風紀振肅貪污之吏望風逃去所至
校諸生策勵之鄉試多稱得人仕至兵部尚書
吳轍四川青神人由監生正德間知城步縣時新創縣
治修理功劇轍撫循新附苗餘威惠並至以老乞休至
今民懷其惠
顧斌華亭人正德中知興寧縣仁慈廉潔專務以德化
民誘士向學時時考較文藝民有頑梗非務本者以理

諭之爲 皇明祖訓解示之俗因以變重建蓮花橋
涉遺愛在人至今稱誦
鄧旻靖州衛指揮初守備郴桂正德間冦起州人以旻
才勇素著請復來守備賊方驚駭尋與賊遇于雙魚嶺
大戰力盡死之
陸坪字秀卿嘉善人歷武昌常德知府調岳州清介自
持政尚大體胥徒不下州縣歲旱躬詣州縣詢民瘼首
疏于朝數請發公帑賑濟復給牛種助耕岳儲不支請
轉漕長沙每事務以愛民爲本尋擢太僕少卿岳民設
主祀之至今語及公者無不慨慕先是有論岳守者誤

逮公名公惟待罪不辯前後三領郡怡然安之終都御
史
李傳字希說宜賓人正德己未進士壬申知襄陽府流
賊劉六刧畧中州滋蔓已及黑龍堰時調土兵五萬餘
口糧不繼總制方以爲憂傳乃多方區畫日費千金民
無兵害繼以荒歉乃蠲租賑濟重修兩學民苦徭費命
屬邑行使丁力民甚便之
何亮字文明山東登州人正德中知漢陽府爲人清謹
廉介人不敢犯凡有興作錙銖無費于民至于訟獄則
聽折如流無不悅服涖任未久卒于官皆憂勞所致[illegible]

近臨之有清溪之提學僉事蔡潮為立祠于學宮之側
歲時祀之
徐御漳浦人正德中通判漢陽府不携家累蕭然愷悌
事有領略才愼操守特大盜往來江上勢甚危迫城且
未築御倚城栅木先事防備人得哨守賊不敢犯郡賴
以全活遷官去衆崇肅然民甚懷之
余貴綿州人正德中知黃州府為政寬猛適宜軍民安
堵學校公署修飭煥然浚井二十餘處民用利之名曰
余公井至今存焉
田品字景曉晉江人正德中進士出守寶慶剛方公廉

節用愛人均一正甲課諸生歲荒作粥療飢多方賑濟全
活甚衆今乞休去遺愛至今
蔡中孚字信之德清人正德中進士以大理丞左遷同
知寶慶廉明練達弊絕風清陞貴州按察僉事
夏玄祁州人正德初知京山才識通敏特大盜攻城人
心洶懼玄建議築城規畫廣狹後人因之卒賴保障
李燁閩縣人以御史言事謫武陵縣丞蒞事革刁以清
白自守郡有猾賊攀誣附之民訴于官輒以賂免燁發
知其情寘以法盜遂息武陵路當四達之衝民疲于傳
送疏請復原轄縣供役以蘇民困上疏之後飄然歸去

囊無餘貲
郭郁新鄉人正德初知京山縣剛方有治才庭無留事
獄無滯四時歲歉盜起郁拊循有法境內晏然
趙祥南谿人正德五年知長陽縣勤政愛民四境和洽
百廢具舉士民歌頌
敖翔金堂人初知宜城正德初以才堪治繁調知江陵
廉以守己勤以莅事百廢具興而民不告勞郡稱循吏
高山丹徒人正德中知襄陽縣律身嚴毅馭衆慈愛清
苦恬澹無異韋布士民德之
王顯高字思謙正德中知棗陽縣賦性勁直遇事剛斷

豪強屏跡善良安堵一邑肅然
安邦字維藩確山人正德中知棗陽縣流賊攻城邦率
衆甃磚城摧斬元惡保障之功至今傳頌
黃源太閩縣人襄陽府學教授博學多才廉介不苟在
疾教人極盡心力嚴立科條令諸生誦習窮日夜不急
一時登進者多出其門
黃金字世重六安人正德初知光化縣幹濟優長甃砌
磚城修輯邑志其功甚多後移疾去士民至今思之
彭宜安福人知衡陽縣性耿直嚴毅[illegible]民范士有長者
風在任九年清白如一日

李衍金華人正德初知安化縣明敏果斷恩威並行[illegible]
民畏服時流民因旱爲盜衍捕獲正之以法餘黨[illegible]
境內晏然

王繼先高安人正德中知大冶縣性狷介直質人莫敢
干以私常捐俸建學舍數十楹令諸生肄業其中親爲
啓迪多所成就然以直道不容于時去之日囊無餘貲
士民嘆慕

馮宗龍濮州人正德末知應城縣剛方簡重省費恤民
多所興革去任之日行李蕭然士民思慕

馬鑰西充人知德安府性寬大厚重喜文學政務簡靜

不獵聲察衍衍書吏閭民亦不擾重修郡志雅有治蹟
士人懷之

張舉字孟賢欒城人弘治進士以戶部郎知岳州府剛
直廉介鋤强植弱初至岳首毀諸淫祠以巴山廟爲公
署五顯廟爲書院慈氏廟爲便民倉聽訟一揆諸理即
豪勢無畏吏胥恐縮一毫不敢橫索丁人作諭爲法一
刪皆便民可永守者岳人咸稱爲神明太守焉當道無
不崇重之未幾以事嫉惡憤憤而卒其子扶衣歸敝處
海田不足以供朝夕郡人思之並祀李公祠歲時瞻拜
焉

丁璣字玉夫丹徒人弘治進士知興國州性[illegible]公正
鋤强植弱卓有風裁民有憑栢者怙惡無忌璣懲之以
法不少貸郡稱神明始蒞任刑罰嚴峻以母命即寬學
遂于易與諸生講究經史窮日夕不怠値母憂行古喪
禮悲號哭踊郡人化之歷陞廣東提學副使

年斌章璽俱錦衣衛指揮以遴選視事北司正德初逆
瑾擅權肯淮安知府劉祥忤中官瑾怒逮祥下獄使斌
璽訊之兩人者明祥非罪瑾愈怒矯制謫斌璽沔陽衛
百戶而祥竟論戍遂兩人單騎就道比至當路甚禮重
之徙其居省城嘉靖初　詔復其官而斌已先卒璽得

命未幾亦卒兩人皆讀書能文斌純謹簡靜璽雅飭稍
通融在邸舍中蕭然如儒生士論高之

胡錠字希曾長垣人正德初知黃州府廉明公恕吏民
不忍欺時值盜警督兵防守保障有功歲饑設法賑恤
死者具棺瘞之盡心民事如理家然古稱循良不是過
也

麥成順德人正德中任安鄉典史有勇力嘉靖元年流
賊掠吕江口成父子集民兵往禦之其妻固止之成不
聽比戰馬踬賊叢槊刺之猶徒步手刃數人遂溺[illegible]其子
亦死焉

徐南州[illegible]熙人正德末知保康嚴明儉約視民如子民
不告病尤加意學校作新鼓舞久而不倦任六載不以
家累自隨僕給供置公帑比卒衣斂無措士民憐之
曾槐商城人正德末知上津縣有治才釐決庶務日夕
不懈且加意作興士類士習亦變隣邑寇起津城故土
築乃甃以磚不五月而城成士民勒石紀之
顧璘字華玉吳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出知廣平縣貳年
徵授南京驗封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陞河南開
封府知府時盜起燕薊流刼中原所在繹騷兵部尚書
彭澤奏　詔領兵兩河間引璘自輔璘爲節制悖偭弗

殫方畧澤遂朝薦璘平賊功第一　鎮守中官廖堂悖逆
瑾黨援閹奪專恣璘摧抑捍蔽每折其萌芽伴誅廖寵
去而錢寧用事諸閹方熾王宏者尤悖慢慓疾瀕廖也
鎮以氣焰龍人璘故不爲禮相見長揖而已宏不能堪
劾璘怠慢　勑書篾侮鎮守無人臣禮錢寧爲矯　詔
逮赴錦衣獄獄吏簿責無狀寧乃詐遣邏卒偵郤中事
稍拾細過文致成獄獄成鐫二階徙全州丙子陞台州
府知府辛巳陞浙江參政辛陞山西按察使嘉靖丁酉
宅內艱服闋吏部尚書方獻夫薦起補江西按察使陞
浙江布政使壬辰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雁門等

[illegible]外艱服闋以原銜巡撫湖廣荊湖提封數千
里尊重受計坐理而已璘不欲襲故事每斥輅車巡省
即偏坂僻壤無不跋歷所至不以守巡官自隨務貶儀
從問民疾苦供頓芟舍才足周用吏民安堵不知爲勞
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
足藩府歲祿無隄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
事繁御史按部歲一更代勢不得周乞添差一員分蒞
湖南北便所言凡數十事皆當時利病即不盡施行而
論者韙之已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　顯陵肇
工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大工告竣改

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璘體貌修偉聲音激越慷慨然
諾綽有古人風雅具知人朗鑒晚任留京平生經濟多
不究于用竟以文章名世
居珉字玉和仁和人正德中知興國州廉能公勤庭無
留事宿弊盡剗歲饑請千金行部以賑民困城久圮均
丁賦築之後逆濠反恃以無恐六年遷長沙同知百姓
思之立遺愛碑
趙以敬字克恭正德中知茶陵州清慎有爲撫字不倦
部使暨道賦特值饑饉之後民不聊生敬乃悉官帑所
藏者貸之民感其德不數月而上納州無逋負民困亦

蘇去之日百姓遮道扳號者以千計

戴敏正德初知辰州府凝重端厚作興士類加恤耆老剔奸植弱洗冤澤民撤淫祠建書院文章政事一時首稱

王禾正德初知常德府質樸嚴毅爲政務持大體時潘封初至侵索百出或至加辱禾不爲奪大吏慮其終奏調知長沙府

馮傑涿州人正德初知常德府涖政嚴肅臨民平易聽訟務以理斷不依回於勢案牘親自裁決不假胥吏後陞四川兵備副使以拒流賊被害

劉璣字用濟咸寧人正德初知衡州府性寬仁簡重治劇有餘才時封雍藩百務叢集璣應繁以裕不勞民而事集民多賴之立遺愛坊仕至尚書

白思義平定人正德中同知永州府單車至末虎已方毅房郡有滯獄不決者當道委鞫無虛日讞獄詳明舉望隆籍弄陞宗人府經歷懇求去位詔加四品服致仕

吳允禎南海人正德末知永州府愷悌寬仁涖官清儉興學造士不科擾于民民有弗率者委曲訓諭不事刑罰有長者之風焉

李公信分宜人正德中知東安縣明敏事集民不能欺招流亡儲稻穀學校壇壝蒼濟義倉社學多所建置後任襄陽衛經歷粗衣糲飯略無戚戚質直鋒稜無所回曲民爭懷之

郭時明由監生正德中知武昌縣律身清苦平易近民卒于官貧不能歸士民賻之

劉模如皐人正德十二年以監生知通山縣政尚和易愛惜百姓稱良牧焉

王世祿字子延廣德人由進士正德中令麻城縣平正剛簡視民如傷開新河建縣廳民不知勞以忤上官調去輿論惜之歷官員外郎中

葉仕突閩縣人正德中知蘄州耿介明毅不爲時變所休見忤公室不少屈流賊入寇單騎招集守禦城賴以全至今稱之

周衡字道通宜興人爲人溫良直諒學有淵源正德中知應城縣實心任事以道化民立上蔡祠建常平倉百務振起尋以疾調任士民惜之

李重字原任應天人正德中知德安府事剛明廉介不畏強禦興學校作士氣旌節義抑豪植弱修廢釐弊日斤斤務見治紀不屑細務然法令森嚴吏民屏息不敢犯乃清操直氣始終不少以抗藩封訟謫去歷官按察

副使令郡守稱顯名奇節者必先之

陳良玉富順人正德中知景陵縣識度深遠操履方潔事無易劇審發無不奇中時單騎行阡陌勸課農桑興諸生如家人父子論議日夕不倦一邑翕然稱治修築城垣民無勞費

邊貢字庭實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正德初以太常寺丞出知荊州府廉靜自守行篤學優事集而民不擾政寬而下不欺文章名重當世歷官戶部尚書

蔣瑤歸安人正德中知荊州府公明廉介士民畏服聞母喪即日就道荊民懷其德立祠祀之歷官工部尚書

姚隆嘉定人正德中知荊州府存心仁恕立政平易治任七年民安事集以忤當路免荊民老幼遮道泣不忍其去後立祠祀之與劉景蔣瑤稱三賢守焉

金琇江都人正德初知保康縣廉介正直吏民不敢犯時歲侵兵擾民將竄去乃推誠撫安之民始樂業凡加意學校待士以禮文風漸興足為良牧

曹來旬鄭州人正德初知永州府精明幹濟丰采凜然興學校葺公宇俱有規模偶忤當道飄然棄官去

鄭晃正德中長沙通判其母嚴於晃晃亦以清苦自勵在官惟茹蔬啜粥一毫不欣苟取于人潔白之操始終如一

張宣正德中知茶陵州力祛前吏貪冒廉靜質直礪節愛養有古君子之風

鄧奇正德初同知辰州府剛果明決吏不敢欺時武族橫暴害人奇寘之法餘皆斂跡郡中肅然

歐陽恂安福人正德末知常德府性鯁介政尚簡易務節省民力時洪水決堤悉心修築民困少蘇捐俸入覲秋毫無所取治行為閩省第一

宗濟龍泉人正德中知廣濟縣洞察民隱以誠心蒞政無赫赫之威而吏不敢欺尤作興學校賓禮布韋有長

者風尋以內召授給事中

葉夢淇昆山人正德中知衡州府廉能公正治民如治家惟玩法怙終者則必不貸尋以疾卒于官貧無斂具僚屬助其喪歸闔郡悲之

黎士翹廣東南海人正德中知遠安縣蒞政清慎臨民平易扶植善類節省財力方銳志振刷積弊偶以病卒未竟其用仁民澤物之政至今猶有存者

李純字在誠莆田人正德中知蘄州警敏有才剖決無滯而清慎律己愷悌愛民有樹立豪猾之徒無敢肆逞百姓安堵至今懷之

包節華亭人嘉靖中以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時初營
顯陵設守備太監黍廖斌者頗恣無忌節每事抑之
斌不能堪遂誣劾節嘗騎馬過陵門不下　詔逮繫遣
戍卒于戍所士民冤之
范昕嘉靖中同知承天府嚴明剛介清苦自持忤鎮守
太監廖斌誣奏謫戍南海堅貞之節始終如一御史包
節稱其居官廉潔應變閑豫人所難及云
李元嗣內江人進士嘉靖初以刑部主事謫岳州通判
擢知隨州嚴明廉介造士愛民惠政甚著累官都御史
仕至兵部尚書

劉魁太和人嘉靖間判寶慶嘗受學王守仁造詣深潛
臨民豈弟後擢均州守轉工部員外諫停雷壇工沢御
史楊爵同繫人之被釋卒隆慶初詔卹錄贈太常少卿
張鉞平度人嘉靖戊戌知沅江縣性剛直不避權勢極
甘清苦特　世宗南巡從事　顯陵撫臺委領文應官
官不得過索本郡夫馬賴以生還人稱鐵漢張莱潘以
慶賀饋金即口分給寒士以養肄業去之日即食筋破
釜驗給還民其廉如此
張澤安慶人由監生知沅江縣性廉靜簡易蒞政剛果
嘉靖丁未當道移署武陵事時麻陽諸苗嘯張猖獗為
患甚巨督府駐節湖北川貴供億調度倍從於常而蠢
應不匱上下與之歷辰雲南僉事偶武定土酋叛澤提
兵征勦單騎直入遂遇害　朝議恤典陽差祭蔭子入
國學
林允宗字希曾莆田人嘉靖己丑進士為北部郎諸獄
粵宗人獄有明允聲遷守衡州三年政尚寬惠愛禮文
士凡有所為民甚便之民有坐鬪殺者獄成允宗察其
冤抗言釋之征苗調郡兵故事以擾民嘗賦允宗部民
家子三千人為糧器械悉備苗平以全軍歸人德之如
父母

李濂字川父祥符人舉鄉貢第一登進士嘉靖初知沔
陽才器閑邁吏事精敏且以儒學飾之詩文古雅為時
稱尚政暇引諸生開閣講論多所啓迪一時士習為之
丕振累官山西僉事
王鉉字汝器陝西固原州人歲薦嘉靖十五年知石門
縣剛方有體嘗料南鄉田畝摘謫匿避償北鄉豪曹畏
服至今稱之
樊景麟新繁人嘉靖初知漢陽府鯁介不阿政尚綱紀
尤加志窮民勤恤備至水嚙城址於詞訟役隸計日借
工隨城欽石時與家僮移巨石於署前轉運江岸以免

九氏以節[illegible]至今稱[illegible]
許宗魯字伯誠長安人嘉靖初任湖廣提學僉事剛明
峻潔不為權勢所屈博學能詩文所取皆知名士擢山
東副使朝議宗魯學宜作人復改湖廣提學教人務欲
以身表率而痛抑其浮誕奇險之習至于考校[illegible]之
際一以至公三年召為太僕少卿進僉都御史虜犯畿
北復起駐昌平尋免歸
項喬字遷之樂清人按察副使渾樸明斷凡事最務楚
愍王橫暴無忌內外洶洶喬謂僚友曰王將罹禍迺撰
勸諭省戒書千言投之仍令曉文義者朝夕講讀冀其

遷從言甚剴切王不納旋有英燿弑逆之禍一時左右
導淫助惡者有司窮治殆無孑遺悉中喬旨
儲洵字平甫泰州人嘉靖初以兵部郎中謫知沔陽時
郡數荒歉民力彫瘵洵專務休息嘗賑饑移粟分給遠
近征需不急者皆罷以身任咎無所顧忌後流亡盡復
合郡安堵又奏修堤防言甚剴切至今賴之
馮震慈谿人嘉靖中拜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持憲體恤
刑獄公明正大不為煊赫之政而吏民畏服豪右斂跡
以名御史稱焉
高叔嗣字子業大梁人嘉靖癸未進士以吏部郎中擢

湖廣按察使剛毅正直政尚寬簡獄務得其情且雅
有蘊藉文章名重當世尋以卒于官士論惜之
江以達貴溪人嘉靖中為湖廣提學副使廉介剛方不
避權貴居楚數年未嘗立赫赫之威而列郡之士翕然
向方會　世宗南幸有司悉[illegible]行在城中惟恃以達而
已楚愍王密賂以達欲奔承入迎繇以達堅執不從一
夕詐為市里人潛去守者不[illegible]之覺以達亦不之察也得
報已無及矣比還國以他事誣奏以達械繫京獄廷
杖落職楚人冤之
蘇紳考城人嘉靖中知鄖西[illegible]廉恭簡肅清介之守久

而不渝倉庫充盈門皆閒寂修學課士不以勞民拒公
使之橫索者遂忤大吏去行李蕭然
周諒永豐人嘉靖中知寧遠縣勤於政事歲大旱徒步
祈禱甘雨隨降率鄉兵搗高山巢穴立五營扼其險民
賴之江華苗發民苦搔擾仍剿平之患遂息召為監察
御史
謝能讓安福人嘉靖初知寧遠[illegible]民自變激以來輒以
人命相抵誣能讓一切正之以[illegible]不必從境內盜起分
立團保互相援應盜遂寢伏邑[illegible]以寧後以疾辭去士
人[illegible]道攀號者以千計

陳祥麟莆田人嘉靖初知東安縣均叮增里括城逃區
政簡刑清人民樂業初至任時即有田州之役措置有
方兵戈不擾民賴以安

黃九皐字汝鳴蕭山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營繕司
主事陞　九廟大工性耿介斷斷奉法鉅璫請謁不能
入銜之坐出貳道州州故元公里也至則挈其學以授
諸生所甄拔皆爲名流訪元公故居捐金買田贍其後
搆祠宋明視學宫左偏偏歷僧廬因闢爲講堂榜曰聚
樂之宇九又卅輒進諸生提示大義以惠政聞

章煥吳縣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都御史撫治鄖陽煥

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不屈于權勢涖襄陽首
新學校凡殿堂齋廡次第修舉與諸生議論亹亹不倦
慮樊城古要害地建議築城親自督率視如家事處宜
城驛馬區畫周悉民情大懷政事文章當時推重數郡
士民至今稱頌以爲無愧于古人云

喬世寧耀州人嘉靖中任湖廣提學副使勁直明敏才
思演發文宗秦漢下筆數千言淵淵不匱時楚士文體
尚拘故習寧一洗而新之士始知時義之妙欣欣然淬
勵矣屢拘試所舉者皆造就名士楚地曠廣寧凹載凡
四歷日閱三百卷辰試酉發故車無停懈云

舒春芳鄱陽人嘉靖中任湖廣參議溢良端潔無疾言
遽色所至旌良善導民俗剔姦鋤强民信服之卒于官
貧不能歛其清苦亦今世所稀云

應檟遂昌人督楚學政端方直慤果決嚴毅篤志造士
清行檢杜請謁會僚友無笑容楚愍王召宴不赴餽賂
不納王恐其妨己也深嫉之無何王被弒外不之覺獨
書佯官朱恩率楊鏜等踰垣出武昌守何城泣報死狀
且曰恩等受王恩當以死報城且以此情白當路而長
史孫立安受英燿黃金帶約旣報中風矣檟曰某職司
風化以子弒父法當正刑況國君乎遂諷都御史卓純

亟圖中鳴純囁嚅諸司亦沉吟檟曰如天地神明在上
何拂衣起純從之走吏諫御史伊敏生會奏降　古勘
鞫恩言不誣始械繫燿入京伏法

劉儲秀關中人嘉靖中任左布政使剛方有治才甸官
所及深得民心名聲大振仕至戶部尚書

陸銓字舉之鄞縣人嘉靖中以翰林編修出補湖廣按
察僉事分鎮江防廉明幹濟兵民悅服湖藩肅清擢山
東提學副使

孫濬晉池人嘉靖中知通山縣以文學飾吏治扶善鋤
惡遇事敢爲彊禦斂跡上官以不阿抑之遂改仕去邑

人至今稱之
方仕臣始人嘉靖初知常德府勤敏公明善聽斷周知
民隱均徭賦均平一卒不下鄉落修堤增歲旱徒步祈
禱至誠爲民積穀四萬餘石賑荒仍請蠲租又作新學
校居貧士實政纍纍可紀
郭登庸山西人嘉靖中任湖廣提學副使性嚴明剛介
人不敢干以私先是諸生猥冗庸汰其荒繆者數千人
士始自重終僉都御史與許宗魯齊名楚人至今竝稱
之
蕭立業江西人嘉靖中由貢士知咸寧縣廉慎恤民多

所興革而民忘其勞輕徭薄賦吏奉法無所容私訪古
荒政救民治行第一召補工部主事歷石阡知府至今
咸寧稱賢令必曰蕭公云
楊最射洪人嘉靖初知黃州府清介嚴明忠誠直諒人
不敢干以私歷官不避權勢臨民平易得爲民父母之
體存陞太僕寺卿中外倚以爲重後以言忤　旨廷杖
死天下痛之
勞樟崇德人嘉靖中知羅田縣適地方凋敝之後樟身
親會計稽賦釐姦新學廟修城確然直行已志久之
日百姓號泣載道爭立碑識遺愛焉

李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初以大理評事左遷德安
推官志行清淑闇學淵源爲政精明果決盡法律尤嚴
懲奸惡即權貴以身直之郡稱平允尤雅意風化興學
獎義進諸生論伊洛之緒士風興起舊俗丕變
鄭穡縉雲人嘉靖中德安府通判慷慨重名節決民事
折諸大義不問毛瑣然嘗摘奸伏舞文污俗者寘之法
不少貸自御素約過大吏不解阿承雖見謫不爲動言
論侃侃希古行義老而不衰後陞知州致仕去
李逢字邦吉興城人嘉靖中任給事中車駕南巡諫止

之詔下獄謫典史起爲德安同知尋陞本府知府明教
存大志不屑屑故常挈綱維重教化黜吏黠民務寘之
法遇賢士每折節下之促身清肅境內凜然踰年以病
卒卒時居外舍無儋容亡民哀之
徐貢元字元獻繁昌人嘉靖進士知德安府清潔剛方
平恕精密不受請託不畏強禦勸勉孝弟撫輯流移旌
理冤抑處親藩不撓弭羣盜修築河堤建置學舍百務
具舉郡人請入名宦祠祀之
李士翱字如翰長山人由進士嘉靖中知荊州府性清
介政多平恕斷獄明允不詭隨希寵調知承天府　茲
宦游俱應浩繁翱區畫有方民不爲擾歲饑多方[illegible]

怡下騎死殁猶[illegible]比遷秩行李蕭然士民
感仰歷官至戶部尚書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嘉靖初知宜城縣廉介自持邑民領種官莊者一百畝收三分謂之老畝量出加租昂調停其法萬姓稱便去時父老流涕攀留建祠立石歲時祀之

王湜寧州人嘉靖初知上津縣檢身清苦臨民愷悌竹與善類值流寇犯境詔大兵征討屯津者數萬湜餽餉有方民不爲擾

吳元裕南海人嘉靖中知東安縣有清操政尚簡易修

儒學社學崇節孝輕徭役聽訟務以理義動其良心民多愧服去後百姓建生祠祀之

張岳字惟喬惠安人博學好古沉毅有大略嘉靖庚戌爲都御史奉　命征苗三省會議設立麻陽一十三哨永固邊防苗平卒于沅士民至今思之後家恩邮諡襄惠

陳束字約之鄞縣人嘉靖中以翰林編修出爲湖廣按察僉事性亢潔恬于勢利蒞政廉靖公明吏民咸畏者讀書能文章知名當世[illegible]河南提學副使

[illegible]士英字廷延[illegible]德進士嘉靖初以南京戶部

郎中遷知岳州府溫雅有度政尚明恕重創郡堂修葺而廢墜咸不擾民後官至戶部尚書

劉廷吉水人進士嘉靖初知潛江縣清介剛毅言笑不苟人不敢干以私好善嫉惡出于天性政令所布吏畏民懷後徵入爲給事中以言事外謫歷官左都御史當分宜執政將掌院知秋霜烈日風紀肅然

王忬字民應嘉靖辛丑進士除行人拜監察御史爲人峻爽廉察多讀書尤精於法比戊申出按湖廣所至擒治贓盜無所縱嚴而不苛吏民畏而愛之己酉監臨鄉試是科得士吳國倫錢錞等多知名當世後按畿輔值

虜犯闕　上知忬材可當緩急特　旨擢僉都御史轉餉通州虜退移撫山東尋總督浙福禦倭有功調總督薊鎮晉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蕭廷達嘉靖初知潛江縣剛介清苦人所難及修學校建倉儲以漢水激齧學宮障以石督民築堤防邑賴以全厥功甚偉

易貞元字正之桂林人嘉靖己酉由崇陽縣令調平江縣清介自持遇事不苟尤恤孤弱[illegible]禁暇日延諸生論道談文當道交章薦之擢南京[illegible]縣令報至公卒囊無餘貲棺斂皆出於士民遐邇哀慟城中爲之罷市

强梁之土民多餉銅至平江吊泣云
朱鴻漸夾縣人嘉靖進士為人精敏强直于法無所撓
晉知府倍府時貴溪方執政以不阿巳風吏部調柳州
貴溪敗始陞山東按察副使兵備天津加意清理傳送
貴豪過者不敢多索一夫一馬後陞參政歷湖廣按察
使風裁凜然鋤强汰墨民吏畏懷之小終廣東左布政
使
李憲卿字廉甫崑山人嘉靖戊戌進士選南京吏部驗
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
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憲卿承巡撫檄為法均派折衷

最為簡易巳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會槌尚詔
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冠縣擒獲之隨擧
李尚書默自吏部罷還沿途有司供帳頗懈比至臨清
獨勞送禮有加李尚書深喜過望逾年會召還即日薦
陞湖廣參政未幾陞河南按察使甫四月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湖廣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郢渚雲夢間拊循其
民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
鎮溪大剌土兵征剿所過牢廩無缺憲卿因奏土司各
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徒煩供餉無益其後土兵悉以
歸不復調是時奉天殿災　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

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侍郎劉伯躍以憂去　上
旨陞憲卿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　天子稽古制
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及珍臺閒館歲有興造頗
竭蜀荊之材至是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樊道轉荊
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
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瑰瑋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
憲卿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
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
入永順卯桐櫻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
黃宗器入施州金尚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

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議繆
文龍入播州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
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
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尚僉事顧柄入思南湖底汪集入
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
吳百朋谷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
黃光昇歷叙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
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
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至守督會處而巨材
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

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
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
採者視前亦已超絕第所派長巨非常圍圓難合臣奉
命初恐陵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嘗
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　勑下該部計議量才取用庶
臣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其
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牌筏相接而
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
待得巨材故殿建猶未有期乃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
取以爲用三省之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

言　天子亦自憐之手諭大臣曰殿材果難須設子孫
能守即葦亦可久于是將作大匠頗能規削膠附稱
上意而見材度已足用憲卿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荊蜀
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從之遂考卜興工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矣
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章憲卿上最推功於三巡
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派
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
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階州之木湖廣督容美
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illegible]州之木及督行湖南

購木於九溪荊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
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崗思南湖底永寧順
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且
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廻千里貴陽
窮險山嶺深峭山川辰大河以逆城陵磯蜀山懸隔千
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
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推軋崩
崪鳥獸哀鳴震天搖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
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
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

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爲漢唐
之所不能致憲卿乃獲之山童木道之時發天地之藏
助成　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辛酉冬徵
還內臺明年大計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
鄉　天子許之至東平卒憲卿爲人美姿容談論有章
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分宜迎謂之曰
公不獨才望逾人即手釆亦足羽儀朝端矣所居官廉
潔不苛故採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曳不驚以是爲難
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年未二十以刑
部郎出守衡州性清介嫉惡如仇尤加意學校開石鼓

書院日進諸生誨課多所造就政稱公平善良受庇工
律詩極類中唐人語後歷官至都御史
周美字濟叔崑山人嘉靖甲辰進士授江西進賢知縣
入為刑部郎擢湖廣下江防兵備僉事為人沉毅縝密
平居不妄言笑尤精於法比所駐蘄州為洞庭彭蠡之
交盜藪也白晝艤而東西以剽剠商民財捷於箭激莫
敢誰何美至立團操之法作戰艦令材官日遊巡江上
所獲真盜獄成即日殪之不少稽留盜由是相戒不敢
闖境江洋晏然御下嚴峻雖親暱吏屬僚不少貸顏色
故精衆子業政暇則以教授蘄諸生已多成就其取與

有辯辭然不可滓去任之日即蘄庭栢篁蛇黿之類一
無所攜後陞四川參議副使以事忤御史因誣論其受
贓狀吏部尚書某者為美鄉人又同年也雅知美廉吏
而難御史言竟以遂燻故覆致仕去比歸自以平生堅
忍一旦為人玷缺憤恚不勝遂倍狂疾卒卒之後僅三
數年其子不能存活飄泊至蘄蘄人憐之以告僉事戢
汝止戢歎曰此豈清白吏之左驗乎為婚丁蘄家焉今
補州博士弟子員楚人比之朱邑桐鄉故事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初授浙江遂安
知縣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雅以風稜自持

即郡守庭謁後不行燕見之禮近室擊汰贓墨吏無算
性英敏譏記而又長身獄立當兩司兩司錄囚囚籍一覽
輒了然間掩籍漫舉一二獄情詰兩司兩司倉卒或不
能對以是愈益嚴憚之若神君然楚中以里甲為累歲
里長一應州百需攢蹙之吏胥緣以為奸利動至傾產
繼祿為覈縣官一歲所需若干弟斂金有差貯之官量
入為出令里長毋得復應州因者為畫一之法楚人至
今便之行部荊州會興山姦賊竊穴高鷄寨聚礦行劫衆
至三千人而縣官利賊礦砂多入因匿不以聞郡守徐
學謨上狀繼祿即日下檄勦之令守言大侵後兵食俱

詘未可輕動且寨峻難于仰攻不如檄降之便繼祿然
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賊者先擒王乃縛縣官來因
之郡獄而陰遣人市巡檢檄應奎坦步詣高鷄寨諭以
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不日膂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
泣曰吾等為饑寒所迫故聚而為盜一聚則不得散然
官復餌我謂上人未之知也今日之命懸于巡檢願為
檢活之應奎馳歸以賊語報繼祿繼祿領之急檄郡
鈐符票三千如賊之數復遣應奎詣寨人給一符待
以不死始斥之還籍有符者官兵毋得擅殺報功月餘
賊黨散盡高鷄寨平是役也不煩斗方一金而歸夷數

王史閭按堵如故後擢大理寺丞晋少卿擢南六
江僉都御史晋右副都御史俱在任不久以疾告歸
卒於家年五十一繼祿爲人自少嚴整介潔自持歲而
孤事母以孝聞立　朝幾二十年門生故吏有所饋
遺無論公私一切謝却居家庭嚴如官府絕無燕褻之
容即僮僕不敢仰視在告時親肌亦罕覯其面繼祿故
無子卒時生子方一歲人以爲有天道云
呂應會莆田人嘉靖中知漢川縣縣當漢江下流土田
歲被淹沒民一　聊生呂會極意撫循輕徭緩賦嘗夜有
盜劫民舍應會聞之即馳而逐盜盜截其兩耳去已得

盜盡殺之時　景王出封安陸奏討莊田關及漢川中
璫暴橫倍索呂會故持之中璫怒呂强項奏逮繫按察
司獄者累月當道承　景府意竟坐調他邑民思之爲
立祠生祀于漢江上
陸州字汝行海鹽人嘉靖甲辰進士爲人貌侵弱不能
勝衣至遇事剛斷敢爲即賁育不可奪嘗以南昌校官
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
之簾外州獨默默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與御史俱
坐至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謬州起袖二
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即爲轉易二卷同校者

悚慄咸服其持正已遷河南部郎出守常德會建
殿湖北木運孔棘部大使某者頗乘勢爲奸利民間騷
然州至爲調停差撥以陰折其非一時屬路賴以按堵
先是　榮藩嘗請郭西濱江地租而併稅艫筏之泊埠
者久之中官愈益橫索或闌及經行艫筏商人苦之州
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官惴惴悍州自是相戒斂跡
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築土堤捍之春夏水暴土蝕則
兩崖之間不辨牛馬州請易土以石募民負錙帑金爲
長堤百五十步高四仞廣半之潦至始不爲災縣官以
賦則淆混徵斂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强黠者終身

負責漫不裁省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籍鈴
發里甲歲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
目自註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悉有稽數公賦大
辨常俗不習爲商歲亡論豐歉穀一入亟劃留商金以
償官逋不且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史
縣官願留穀防饑便毋令販而出境也州嘆曰此豈爲
居積豪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柰何坐自窘束耶
遂下令曰敢有以遏糴爲言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
易有無驩然稱便州治郡三年不爲烜赫可興之政惟
務約已愛民他如均傜費奬士類廩賑恤孤寡必爲之

隱書期於奉法循理而已後以考績行華擢九江兵備
副使民生祀州干城北又三年丁內艱卒於家計聞郡
中父老率子弟朝夕慟哭祠下如喪考妣云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為人絕穎慧彊記博極羣書性
端嚴沉毅明于理學即私居無燕褻之容與人交傾肺
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鄉試登
丁未進士釋褐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部祠祭司
員外郎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督學校副
使能正己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交一語
尋陞河南參政召入為太僕寺少卿未幾改太常寺少

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豫孫自輔凡海內人
物與 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
亭公者日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能遣乃力求出
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政務諳識人情案
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下官勤款有禮吏犯
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為束濕毛鷙之令人皆愛
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病卒官遺命家人無受賻
賻以浼我平生其後上下諸司有所賵遺悉卻不受其
守已峻潔至死不渝如此所著有經史譜遺二卷戍史
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劉[illegible]西安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司空尚書郎督榷稅荊
州多惠商之政已出知嘉興府時倭夷犯浙西兵部尚
書張經提兵壓境懇為調度糧餉民不勞而事辦比趙
文華以工部尚書視師海上暴橫索賂少不如意陷以
大辟懇終無以應之第相見不激不阿而已文華卒不
能害後轉兩司荐陞太僕寺卿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懇約己勤職每日詳駁案牘常至夜分召諸司陳說利
害允是白當事情者即付之施行常濬竹筒河以殺漢
水之勢沿江郡縣至今賴以捍禦先是廨中鬼物為祟
婦人前撫公多不利去或勸懇改為懇以財詘費鉅

不以介意施州土官覃璧刼印黃俊將謀不軌懇上
其逆狀討之自駐荊州而遣守巡官督諸將分道進勦
文親書方畧日致營中令諸將奉以行事攻圍半歲乃
璧力屈自詣轅門伏辜比罷兵還省陞大理寺卿尋轉
南京工部侍郎然竟以兵事積疲遘疾行至漢陽道中
卒
阮文中字用和南昌人嘉靖癸丑進士以南京兵部郎
中擢湖廣按察副使兵備辰沅居官雅持大體廉潔無
私與民興利歷僉都御史巡撫貴陽有征苗功晉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卒官

陳鎏字子兼吳縣人嘉靖戊戌進士爲人恬雅簡靖不
受衣冠束縛䠶佳山水遂利若浼以工部郎権稅荆南
悉屏餽羨去之日囊篋蕭然歷四川督學僉事甚得士
心擢河南副使以相見御史不作傴僂狀御史惡其拓
落慢已劾罷之隆慶初起官仕至四川右布政使引疾
歸年七十卒其書法與祝京兆允明文待詔徵明先後
各成一家傳于世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丁未進士爲人廉察用法
無憚貴勢而意度閒豁能深察而不苛始釋褐貴溪令有
神明　召入爲監察御史即首論崇節儉革番僧等

上言革[illegible]之弊出按湖廣清刷戎籍至則痛懲[illegible]之
弊難於淵淼先陳四事復言不便宜五十餘條爲藩蔽戢
正之要民不擾而戎伍充集比復命更疏請移罷冗兵
官員及撤叩番戍皆有裨於兵防至今賴之已按蘇松
會倭人入寇二英疑動如斗先蠲常稅十分之五繼
後繫飭緩擇大計統請民權幣動地士氣倍奮遂有
青陽石湖婁門平望賞山木瀆紛湖之捷事竣將還朝
百姓叩闕願借周御史一年　上允之如斗益以平寇
安民爲己任與浙江督撫會兵夾攻賊首徐海麻葉陳
東等悉平之地方以寧改南畿督學擢僉都御史巡
撫江西如斗見海汛稍息譬即奏免調客兵于是減
兵餉三分之一併停征織造等費民以此愈益戴德之
陞副都御史調撫江西始創條鞭法業已行而疾作卒
官士民哀慟肖象立祠祀之如江南云
論曰昔者嘗讀杜征南傳至沉碑漢水事可異焉夫征
南晉之毗也功著襄樊唐御問早矣弗諼在民奚自碑
而自沉之耶及觀羊叔子登峴山與從事鄒湛語嘆此
山常在而登者之名磨滅不可勝紀則泫然悲之嗟乎
榮務惜緯烈士徇名三代而下玆意可少乎哉顧今日
碑[illegible]沉之陳思有言曰後世有誰相知者當其時載

筆之寔其人可知也故[illegible]於楚之宦蹟[illegible]爲鑒
自嘗能開國迄今無慮數十載甘棠尚矣其間建利除
害民是務䟽若杜羊輩者宜比迹於是而僅僅希澗[illegible]
不多原[illegible]則記籍脫誤所從來也間徵牒於郡國乃近
來者或存或不存或存而不實或無實而存即耳目所
覩記已無稽之甚宦楚者安得人人自碑而自沉之耶
副在之責烏可忽諸是用廣詢覆核存其可知者而闕
其不可知者要本于太史氏奉法循理之指令民無遺
思焉則書之不書者反是夫郡以吏緬民民聽于吏以
[illegible]政[illegible]民聽于[illegible]吏者有時而德民者將與世無窮

湖廣總志卷第六十九

湖廣總志卷第六十九終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

列女

昔詩稱文王化行江漢而關雎實始風焉女德之所維繫於世教也豈淺尠哉然考之二南所陳絺綌之爲觥罍之酌筐筥錡釜之陳與采芣苢抱衾裯伐條枚皆有家之庸行而幽閒貞靜之德隱然見乎其詞焉蓋當其時人有和平之福國亡夭札之虞閨媛奇節無可表著下逮柏舟日月綠衣終風咨嗟怨懟抑鬱傷感而風始衰矣三代而後摽女則者莫具于劉向奏御十五篇其所采多卓犖奇節夫所謂奇節者蓋咨嗟怨懟抑鬱傷

感之事非婦人之幸也當其不幸而其中無以底定之則倫潰法斁波靡之會將何極焉乾坤不幾于毀耶世風日降矣操彤管者又不得不略庸行而張奇節也楚故江漢地文王后妃之懿德在焉故今妻賢母孰婺貞婦不絕于世而輶軒之使環轍而采風焉猶之古也顧竆遐幽側未易章徹即今郡邑所識亦存其十一耳知不可悉姑掇其所聞見者列于篇庶藉以復正始之教云

周○姒氏文王后妃有幽閒貞靜之德宮中之人爲之咏關雎樛木焉

采蘩夫人南國諸侯妻被文王之化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家人為之咏采蘩

采蘋夫人南國大夫妻能奉祭祀家人叙采蘋事以美之

列國○楚鄧曼武王熊通夫人通使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遂見通曰必濟師通辭入告夫人鄧曼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語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徳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其不設備乎莫敖果敗後復伐隨通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通卒於軍

子發母子發楚大夫攻秦絶糧使人請王因見母母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分菽粒而食之曰將軍得無恙乎對曰豢黍足食子發敗秦而歸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伐吳客有獻酒一器乃注之江使士卒飲其下流獻糗一嚢分而食故戰自力今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勝非法吾不取也子發謝罪然後納之

樊姬楚莊王妾王好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肉王感寵獵勤于政一日聽朝罷宴姬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虞丘子語爾姬笑曰虞丘相楚十餘年所薦非親則故未聞進一賢也王具告之虞丘子不知所對遂進孫叔敖相楚而霸

貞姜齊侯女楚昭王夫人王出遊留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迎夫人忘持其符夫人問符安在使者曰水方大至若還取符恐後矣夫人曰貞女不犯義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接輿妻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人持金百鎰車二輛迎之使至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接輿語之故妻曰義士不為貴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食親織為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足矣若受人重禄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莫知所之

老萊妻老萊耕於蒙山之陽楚王聞其賢請以為輔老萊曰諾其妻戴畚萊而來老萊具言之妻曰妾聞可啖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朴可餌以官禄者可繼以斧鉞妾

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莱而去老莱從之
於陵子妻楚王欲以於陵子爲相入與妻計之曰楚欲相我爲相則結駟連騎食前方丈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寓焉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懷楚國之憂惡乎可乎亂世之害妾恐爲先生危之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
伯嬴平王夫人昭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諸侯者一國之儀也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同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別之也今君棄儀表之行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而不敢承命於是吳王慚而退
越姬越王勾踐女楚昭王姬也王燕遊同姬乘駟馳逐遂登附杜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上大夫逐者既罷乃顧姬曰樂乎姬曰樂矣然而不可久也昔者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勤于政也於是王悟敬姬之言

貞姬楚白公勝之妻白公死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聘焉以輜輧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姬曰白公生時妾幸得充後宮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坐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
浣紗女夷陵人楚伍員奔吳遇女浣紗於河員囑之勿以告後至者再三顧之其女懼其疑己遂抱石投江而死後人立廟于河側
孫叔敖母叔敖兒時出遊見岐頭蛇殺而埋之歸見母而泣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岐頭蛇者死今出遊見之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況天處高而聽卑爾其嘿之必興於楚及長果爲令尹
[武昌府][宋]〇張氏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汙之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辱也師乞以刀斷其喉未即死猶能擒師乞告隣人後死嘉祐中刊旌

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賜酒𨼆令郡縣歲時致奠

元○魏雲瑞妻宋氏蒲圻人元季兵亂歲荒雲瑞卒于務安宋氏撫孫成立扶夫櫬涉江歸厝躬督仲子覩勵志讀書爲名儒

王允茂妻左氏江夏尉延慶孫女元季兵起允茂避亂郴來蘄黃左氏備嘗艱苦及寓閩泰寧允茂卒于官子愷甫九齡邵武衛官吳某謀欲娶之左乃抱子呼天矢死扶夫柩返葬躬紡教子歷官宮僚

王蘭孫妻劉氏蒲圻人年二十六而蘭孫死子德俊甫六齡德原生僅三日姻婭欲奪嫁之劉誓死靡他撫鞠二子至正壬辰兵起蘄黃蹂踐鄉邑而二子奉母周旋獨完其宗人以爲貞節之報

周憲章妻石氏江夏人至正中從父祿仕于公安夫喪織紝撫孫四十年饑寒不易以壽終

本朝○孟福妻張氏江夏人年少夫亡守節無二洪武中旌弘治中市火延燒旌坊猶存

梅福妻馮氏江夏人年二十八福沒于兵馮力貧孝養舅姑守節洪武中旌

曾養吾妻陳氏江夏人夫沒于兵陳守節孝事舅姑洪武中旌

李仲寬妻任氏嘉魚人二十夫亡守節終洪武中旌

廖秉文妻蔣氏崇陽人年二十一遺娠子福艱苦守節永樂中事聞

陳得顒妻張氏江夏人年二十七顒卒一子幼張勤儉治家養姑宣德中旌

蔡洙妻馮氏武昌人洙以明經授廬陵主簿卒于官馮時年二十九抱孤扶櫬斷髮自誓苦節四十餘年有司以聞正統中旌

郭英妻朱氏武昌護衛人年二十五守節終老成化中旌

丘達妻楊氏江夏人達弱爵生天死楊守節三十五年成化中旌

陳玉妻康氏武昌護衛人夫亡年甚少撫幼子力貧守節年八十五成化中旌

劉思中妻吳氏江夏人年二十三守節成化中旌

陳志妻彭氏武昌衛人志任千戶彭年十八歸甫數月志卒遺娠生子世其官成化中旌

連輔妻任氏蒲圻人年二十而夫死生子甫七月事姑以節終成化中事聞

任勝聰妻曾氏名淑清蒲圻人勝聰卒時氏年二十[illegible]

任七月弘治中事聞
胡鎮妻陳氏江夏人鎮任千戶卒時陳年十九無子守志以老弘治中事聞
陳鎰妻郭氏江夏人鎰爲諸生死時郭年二十六正德中旌
吳傑妻甯氏江夏人年二十傑卒甯號慟幾絕母厭欲奪其志甯剌面自垢持節五十七年正德中旌
周子儉妻易氏武昌人儉爲諸生卒易時年十九正德中旌
張隆妻劉氏嘉魚人正德中流賊入境劉匿草澤間賊

搜出欲虜以行劉以衣結其體蟠坐於地賊不能污因殺之蟠坐如生
陳思忠妻王氏咸寧人無子守節四十餘年正德中都御史吳廷舉獎
楊益妻吳氏崇陽人益爲諸生卒時吳年二十三子在襁褓守志甚苦正德中監司獎之
張綱妻劉氏咸寧人適綱甫七月綱死無子家貧守節至老正德中都御史吳廷舉獎
謝存憲妻趙氏蘄圻人趙年二十五存憲卒撫孤三諸
又辛趙偕娶婦龔氏紡績甘貧誓死守節嘉靖中旌

李氏女名閨芳嘉魚人父爲臣舉鄉試閨芳稍習書史母周氏疾革刲肉爲湯進母疾遂愈
李儒妻段氏嘉魚人年甚少一子襁褓或勸再嫁段曰李氏惟此一息可携入他人門哉卒不可奪
袁友正妻盧氏咸寧人友正卒埜廬晝夜哭於壙一日忽謂家人曰袁子至矣速爲我治棺具言竟而卒
嚴某妻馮氏名慕潔興國人許聘嚴氏嚴卒馮往哭之成服踰年舅姑皆卒力殯三喪後貧乃依弟又貧終身安之有司歲給米帛
馮鰲妾谷氏順天谷祥女歸鰲於賈肆鰲亡谷年二十

與妻某氏皆無子相誓死守紡績易食歲時偕詣夫墓往返三十里路遇行旅迂途避之長妻死窮益甚苦節益堅事聞
徐廣妻舒氏嘉魚人廣客東吳溺死父母憐其少而貧欲奪其志舒誓不改卒年六十二
周貞妻劉氏名茂惠興國人父英諭任海鹽以茂惠適周貞貞歿英亦歿劉還興國時年二十餘依弟以老
方時守妻杜氏武昌人守病篤杜刲股和藥以療守竟不起杜氏哀毀如禮貞潔自持壽六十餘終
張坙世妻石氏崇陽人未笄夫死且葬石成服而臨其

穴朝夕哭奠誓事舅姑甚孝已而舅姑死不毀傷竟不
起

劉壽遜妻陳氏興國人遜亡無子遺兩妾陳禮嫁之苦
節四十餘年知州戴大禮以事聞　詔旌其門

危景福妻馮氏江夏人適危時年方穉事舅姑孝敬二
十五歲而夫卒馮氏撫孤鳳翔成立未幾而鳳翔夫婦
亦卒馮貧苦無依孫昂甫二歲馮又撫之孀居六十餘
年年九十一終萬曆三年巡按御史李栻奏　聞旌表

歐陽金貞江夏人故知縣歐陽梧女許配羅欽仰梧之
官携欽仰以隨墮水死時女甫數歲即截髮繫臂矢無

他志梧還籍貞請往事姑姑死依梧獨棲一樓年四十
三歲無疾而卒

鄭鑾妻余氏咸寧人鑾為諸生早死余年二十餘以死
自誓守節四十餘年卒年七十一

諸生王子英妻傅氏咸寧人年二十五夫亡一子甫五
歲撫之成立娶婦二週子又卒守志不變卒年七十三

諸生趙麟妻余氏咸寧人年二十五夫卒無嗣慟絕復
蘇誓不再醮孀居四十餘年隆慶六年奏表其門

阮典妻全氏通山人年十九夫亡遺腹生一子繼姑欲
奪其志不從守節終身

郭文妻龔氏武昌人年二十一文亡舅姑以家貧年少
欲嫁之誓死不從歲饑甚不少變節縣官奉榜例賑之

張鑾妻胡氏武昌人年二十四鑾卒遺腹三月生子楷
家貧苦節舅姑欲嫁之陰納東里鄭氏子聘胡聞號泣
欲自盡舅姑知志不可奪乃以己女代歸于鄭胡氏以
節終身焉

諸生邵柯妻唐氏武昌人柯卒舅姑哀其年少欲令改
適唐矢志不二後舅姑相繼歿柯弟一子亦飄零無依
乃歸依其兄弟苦節二十年而卒

黃琦妻黎氏武昌人年二十琦卒誓不再醮奉姑卓氏

誨子朝儒入無間言卒年八十六

盛仕湝妻舒氏武昌人年二十一仕湝卒悲號毋絕矢
志甘貧養母余氏衣毀盡禮鄉隣重之

曹通妻李氏武昌人年十七適通通卒遺有二孤李撫
而鞠之以節自守

黃開妻宋氏蒲圻人學正宋愿女也開早死無嗣誓不
更嫁以姊子沆為後節操貞白以上壽終

張鳳妻劉氏興國人鳳歿劉年二十母因其少且無子
欲奪其節劉嚙指誓守年八十卒

漢陽府　宋　○汪母漢陽人子涯不附賈似道擿之死母

以曰兒以直死可以下慰先人矣亦自沉于江

元〇武僉事妻陳氏漢陽人武卒父母迫之陳對鏡以

遂刺面爲痛念夫情四字誓不再嫁

劉通判妻梁氏漢陽人劉卒梁終身不出門事聞旌表

本朝〇鄭必貞妻廖氏漢陽人貞亡年十六剪髮自誓

養姑至老不衰洪武中旌

馬天慶妻龔氏漢川人夫卒時年十五子方歲餘家貧

紡績養姑撫孤底立洪武中旌

李貞妻黃氏漢陽人真卒李年二十八家貧極力盡孝

以事舅姑遺子還就學終身科目孀居四十三丁景泰

中旌

李純妻周氏漢陽人夫亡年甚少事姑盡孝殯葬以禮

教子恕歷官府同知守節五十餘年成化中旌

李昂妻郭氏漢川人年二十三守節

胡鎮妻陳氏漢陽人年十九甘貧守節撫遺腹子孀居

長承其世祿弘治中事聞

張敬妻董氏漢陽人天順三年敬疫死董年二十一無

子孀居卒年七十有五

戴忠妻唐氏漢陽人唐思敬女年及笄歸戴載歲生子

伯宣甫數日而忠卒唐年二十五矢志無二撫伯宣成

立爲娶沈河蘇氏女亦載歲生女曰季鐵甫齡而伯宣

亦早卒姑婦相守唐卒於弘治壬戌年八十有一蘇後

一紀卒世稱一門雙節云

鄧昇妻王氏漢陽人昇死遺孤二歲王年二十二孀居

七十餘年卒

舍人吳佺妻張氏漢陽人年二十五佺死遺孤才數月

家貧甚張守志撫孤僅免饑寒嘉靖癸巳年八十有八

卒

李和妻岳氏漢川人年二十二和卒撫孤艮玉成立守

節四十餘年卒

雷溥妻李氏漢川人年二十五溥卒守節終其身

諸生朱襄妻羅氏漢陽人襄泛舟江上遇盜溺水死羅

年二十九其子之藩甫七歲羅守節撫孤比長襲千戶

職娶傘氏生子呂已而之藩死傘年二十二亦矢節奉

姑以終身焉

黃州府 元〇趙政二妻武氏蘄水人年二十二夫卒家

貧守節事舅姑尤謹事聞受旌

黃梅伏氏女弘治時人少許聘未婚而夫亡女誓不嫁

以養父母嘗爲母吮疽母尋愈卒年二十七里人哀之

號曰孝女相傳有塚葬兒嶺

張氏二女蘄水人父任總管長女年三十二次女年二十九俱未適人至正辛卯寇逼蘄二女與父相失姊妹相語曰我世宦之家豈被賊辱乎即挽手赴蓮花池死

邑吏蒲忭女麻城人年十六爲紅巾賊所執欲汚之女紿以隨我至下山橋淨處來賊謂爲然比至女抜髻撞扶其一目賊恨而追刃之罵不絕口死

本朝 熊谷真妻魏氏黄岡人夫亡一子在襁褓而貧依父母織紝自給年踰八十以節終洪武中旌

甘原禮妻王氏蘄水人年二十四歸甘甫二載禮卒孀居五十三年洪武中旌

徐宗妻朱氏廣濟人年二十一守節不移洪武中旌

羅冠妻陳氏蘄人甘貧守節永樂中事聞

劉漢妻張氏麻城人漢任商水知縣流寇至城陷張同女竄山縊死正統中旌

鄧鑑妻盛氏黄陂人鑑任光禄署丞以土木之難殁于陣盛時年二十七矢節撫孤璣後以恩錄仕爲裕州守盛九十餘卒有司表旌其門

陳溥妻呂氏蘄水人守節成化中事聞

何儀妻張氏廣濟人守節無玷正德中旌

張氏女蘄人父文秀爲諸生正德中流寇至文秀載其女避山磯窪中寇獲女欲汚之女罵不從并其母丘氏殺之

李富妻項氏黄岡人正德中爲流賊徐彥明所刼項紿賊防閑少踈投江死

陶氏乳名黑女羅田人正德年間被流賊擄獲欲汚不從罵賊而死

周弘烈妻李氏麻城人烈病革年二十與夫約願先死以明志及夫危不食而死次日夫卒

張義妻徐氏蘄水人年二十歸張義逾三歲而夫亡無子以夫弟之子美爲後撫之美爲邑諸生亦早死其妻

王氏與徐氏同盟不再嫁

周錦妻李氏羅田人錦舉鄉試卒無子李誓志自守以貞節聞

江尚忠妻周氏羅田人年十五歸尚忠三年而夫死一子甫半歲周氏與姑同守鄉人多求娶者姑有許意周氏以死自誓事姑曲盡孝道後姑得末疾周左右扶持晨昏不替

王必文妻許氏羅田人年十八歸必文生一子甫一歲而必文死三年服闋公姑宗族強再適許氏誓死不從事公姑以孝稱

田祿妻黃氏蘄水人祿爲諸生早卒黃貧苦自勵誓死
不渝事聞
蔡來忠妻王氏廣濟人來忠卒姑暨族人迫嫁之赴水
死族人惡之瘞于水滸是歲大旱縣令徐愷集衆議改
塟之雨隨降
余忠妻聞氏羅田人素賢孝事舅姑甚謹一日姑病劇
遂夜出戶割股作糜進之姑病即愈逾十年姑卒越二
十年聞氏亦卒
徐九叙妻張氏廣濟人節婦張氏姪女年十九叙卒欲
將翠鏡納其半於棺誓無他志以貞白終

劉氏女羅田人許配姚相未娶而相死鄰人張正位與
人爭娶逮之訟女不從乃自縊死巡按御史桂榮鞫得
其情行督學應檟下檄郡縣諸生弟子核實奏聞旌表
余文瑞妻周氏黃岡人嘉靖中文瑞登進士卒于京周
嘔血仆不食廖學士屬內人慰之曰而女將奔矣非夫
之女也乎周方甦哭曰吾爲爾累不得殉死比歸以女
授其母曰吾得死所矣家人慎防之得不死三年晝夜
號泣面垢髮結以夫衣履爲衾枕朽而不更毋死亦不
歸女婢浣衣誤置男子衣焚之內外肅然
楊采妻劉氏蘄人采爲諸生無子死劉以節聞

鵬妻盧氏黃岡人夫卒痛哭嘔血遂自經死嘉靖中
旌
程雲鴻妻張氏羅田人年十六歸程家生子升八月而
鴻卒時年十九痛哭幾絕杜門育孤至親亦不輕見其
兄逼之改節張憤激舉茶甌以擊兄而幾死嗣後無敢
奪其志者孀居五十餘年以完節終
熊瑛妻胡氏蘄人教授胡顯之女侍父任綿州適安縣
尹子熊瑛生子甫月瑛卒胡請奉瑛柩還武昌父母已
家綿州難其少而寡也欲留之舅姑亦憐而聽之胡初
若不省者止曰兒熊氏婦奚留爲遂不可強常有危疾

瑛弟善醫將診其脈胡曰嫂叔不相問禮也吾未亡人
耳安用藥聞者韙之年八十二屬疾革新婦治洛具戶
外有童子聲猶強視呼出者再而絕其孫婦嚴氏年二
十歲夫熊棣卒守節如其姑云
易宗元妻潘氏蘄人適宗元九年而寡潘滴至嘔血再
絕者三髮結不理子東甫一歲誓志撫之居孀六十五
年壽九十一卒有司以聞
馬廷實妻劉氏蘄人歸廷實廷實儒生貧甚劉績紝供
姑年甫二十廷實死遺弱息如駕劉撫之爲諸生病瀕
死遺孫甫三週劉又同媳潘氏撫之以延馬嗣事聞

曆中旌其門

熊氏女名仙麻城人庠生熊幼學女許聘劉子正之子康未婚康偶病女日夜殷憂康病篤女知不起割左股遺康康食之竟卒訃聞女號慟誓以必死父母多方曉諭之不能解曰不令我哭于劉吾終不能生父母懼其即死携往哭于康之柩痛絕復甦姑泣勸之曰汝未適吾兒何必死女曰吾以股食之即以身事之矣不死何歸自是屢縊家人護之寄不得竟以首觸柱死巡按御史舒鰲給銀與康合葬都御史趙賢以其事聞　詔旌表其門仍復其家

諸生黃綸妻徐氏羅田人年十七歸綸繼姑利所有以富前子歸僅半月姑不遂所欲計逐氏莊居綸因而疾作徐氏侍疾惟謹夫稍悔悟月餘有娠生子可行六月而綸亡徐氏哀毀骨立欲以身殉時年十九矣姑仍耆視之年餘私通媒氏欲强奪志徐氏不從持刀以刺媒氏疾走得脫隨携幼以告孀母欲托孤以求自盡孀母力樹乃止姑疾作徐氏謹侍湯藥及沒居喪如禮可行年二十餘卒無嗣氏節益堅家貧辟纑偹業以自贍

張鰲妻蔡氏羅田人年二十四歸鰲鰲爲諸生蚤死生子恒甫四月父母憐其少且貧强令再適張以刀斷髮向夫柩焚之誓無他志年八十卒

李渭妻潘氏蘄水人年二十一適渭甫一歲渭卒踰五月生子孀居五十九年以完節終

劉永釗妻呂氏蘄水人年二十歸永釗生子淳未幾而永釗没甘貧自勵孀居五十八年

周道妻胡氏蘄水人諸生周鳴球母也年十七適道越三年道卒鳴球在襁褓中誓撫之舅姑憐其少欲令改適胡以死辭孀居踰六十年

諸生周鳴復繼妻楊氏蘄水人年十九夫卒撫前妻之子延祚如己出誓不再醮父母不能奪事舅姑以孝至老不衰

汪弼繼妻胡氏蘄水人年二十三夫卒撫妾楊氏遺腹之子楊氏亦與嫡相誓願爲雙節家貧織紝自給晏如也事姑孝敬富貴者多欲娶之志竟不變

王仲模妻楊氏蘄水人年十五適仲模越二年模卒父母强之再醮楊斷髮自誓敬事二姑撫其弱子至老完節

周大權妻趙氏蘄人年二十七大權死趙哀毀幾滅性遺孤祉甫數月多疢疾家復凋零人皆難之趙泣曰妾未即死者以姑老子弱爾若復有他志其何以見吾夫

於地下乎乃求謝鉛華以季子之子禧併撫孤相比長業儒有成禧且爲侍御史趙矢志之功也孀居五十餘年言涉所天輒哽咽淚下其貞性若此

曹行仁妻徐氏蘄人仁歿徐年二十矢志侍姑家無擔石儲隣人或憐其窶助之徐悉郄不受雖饘粥不贍處之泰然有欲奪其志者徐遂毀面幽居六十餘年

衛舍楊杲妻華氏蘄人年未二十而杲喪華誓不更適深居閫閾中課子芳讀書每夜分不倦芳因奮勵獲薦于鄉亡何芳亦先母而死遺媳田氏年少且乏嗣華憐之田曰吾姑爲舅氏以撫吾夫乃有妾今吾夫不能爲

姑以少待所委者皆妾也妾不能爲吾夫以終吾姑他日何面以見吾夫耶姑媳礪志相守每感節序二婦迭哀聞者悲之華年逾八十田年亦六十有三鄉人並重其節云

程啓妻查氏廣濟人年十九啓死氏堅守一節至七十七歲而終

馮求妻陳八娘黃梅人張仕忠女也求樂卄適求僅二載求以綱運赴京溺水死八娘聞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戚里以有公姑在慰之始活時年二十一父母慮其少欲使再嫁八娘輒痛號竟不可強[illegible]七十餘終

嚴高妻邢氏聖貞黃梅人高死氏年二十五厲志自守家人不敢以再醮字失口正德間邑中士民高其節白之當道奏奉禮部檄黃梅建坊旌表有司以年饑尋罷

陳氏黃梅人諸生陳通之伯母也通世父及父俱亡氏年十六無子與通母撫孫承祀一日盜猝至通幼被執將殺之氏走告曰一家之命懸於此子吾二婦所依賴者今若此則死一家三命矣幸以氏代賊怒剸之血迸流不止賊駭之兩釋去壽七十餘終

胡鵜妻陳氏黃梅人性嚴毅有烈丈夫風年十六歸於鵜時鵜以疾革氏宵旦號泣請以身代明年鵜卒氏幾

欲引絕以閣之者力不可得乃毀容瀝血誓死靡他巳乃家益窘姑乞其伯之子爲嗣苦節四十餘年

丁侗妻彭氏黃陂人年十九適侗甫九年而侗卒無子彭氏時年二十七矢志不再醮力貧以事姑姑亡殯葬如禮兄彭洪欲奪其志氏峻詞拒之終身不至洪家及卒親隣憐而殮之

諸生王循武妻梅氏黃陂人年二十二適循武甫五月循武卒遺腹生子孝梅撫之力女工以自給正德七年流賊入境被執不從刺其面殺死年六十餘

黃香妻王氏黃陂人年二十一夫卒無子族中長老哀

欲令再適即以死誓衆莫能奪歷年八十苦節如[illegible]
廣錢妻胡氏羅田人年二十五撫周歲子繼美孀守餘
三十年夜夢錢迓之起治棺具卒美洎孫譽皆領鄉薦
承天府元○張楚才妻翟氏吳伯璋妻王氏俱景陵人
夫死時年皆二十至正中旌
本朝○馬把攬妻王氏沔陽人年二十五夫死力貧守
節永樂間旌
吳景妻任氏沔陽人景卒任年二十有五誓以死守[illegible]
自訓子欽十年不出戶姑病痎瘧抱持左右寢處必[illegible]
夜每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有嘔吐則舉盂以俟急或手

承之姑歿竟絕葷蔬食比葬得二白兔人以爲孝感云
弘治中旌
袁子傑妻熊氏沔陽人孀時年二十四弘治中旌
吳紋妻高氏沔陽人適武昌吳紋紋卒無子高守節四
十餘年正德中旌
夏友傑妻曹氏當陽人弘治十六年夫卒守節嘉靖二
十八年　巡按聞旌表
唐與言妻胡氏京山人與言爲邑諸生胡歸事之才二
歲而與言卒無子胡守節四十餘年嘉靖中旌
梁宣文妻蔣氏潛江人嘉靖戊戌文病卒蔣年二十六

遺孤楷甫兩月蔣誓死無他志富豪納舅姑以厚幣欲
強娶之蔣聞抱子投河幾不救遭舅姑喪負土成墳鄉
人稱爲孝婦家貧饔飧常不繼族人或有以再醮勸者
蔣奮然剪髮斷鼻自是不敢復言隆慶三年夏漢水夜
漲隣居皆陷獨蔣居如故晨啓遷之始陷聞者皆以爲
孝節所感云
何氏景陵人夫亡守節隆慶二年知縣方梁以聞於
朝旌其門
諸生謝賢妻朱氏潛江人年二十二夫亡生子珪甫二
歲父母欲令再醮朱泣曰再嫁子將安托不若抱子投

之河母子皆安乃躬勤紡績以訓子立家至老不易節
鄉里賢之荊州郡志載朱氏松滋人其事悉同今以興都志爲據
任高妻李氏四川溫江縣人高隆慶戊辰以歲薦授景
陵司訓携李氏並二女幺哥留哥在任萬曆甲戌高遷
秋萬載由小河未出境夜半忽衆賊持刃入舟見儒官
裝橐蕭然大失所望遂並執李氏二女將汚之其母女
忿起罵不絕口即相與挽衣赴水死賊驚懼而走高僅
以身免今母女俱瘞景陵
蕭政妻王氏景陵人夫死時年才十九無子偕一老嫗
紡績自給里巨姓欲計婚之自是杜門[illegible]婣屬亦不見

其面壽七十八
戴富妻徐氏鄜陽人幼拾遺釧呼遺者歸之適富居
祥比亡家詔徐撫孤居二紀人罕見其面嘗從子經入
京𨺚大作舟將覆徐氏泣而籲天頃之舟定人謂貞節
所感
宋允孝妻丁氏京山人歸甫六月允孝卒婦伏墓哭七
日夜不絶而死時年十七
王瑞妻羅氏荆門人瑞爲州掾死難以子女屬舅姑縊
而從之知州逯濟祭之以文曰傷爾役之勤勞崇爾妻
之節義且爲畢志者之羞實爲風化者之勵

唐旻妻王氏沔陽人孀時年二十六生子甕撫之守節
四十五年鑑早卒妻李氏亦遺一子守節四十七年郡
稱唐氏雙節
丘容妻李氏沔陽人容卒時李年才十九遺腹生子富
終身誓死無他志姑婦並以節聞
左評妻朱氏左祐妻石氏沔陽人評與祐相繼卒朱時
年十九石年十八皆守節以壽終
劉崇文妻程氏景陵人許聘未笄崇文卒程年十三即
誓不適人請于父奠壻成服謁舅姑歸閉門雖兄弟不
相見歲時問遺於舅姑舅姑卒俱服三年喪守節六十

餘十
田子順妻張氏京山人順卒張年二十號哭幾絶服闋
有求偶者婦欲自縊乃免以義女贅婿耕織自食雖毋
家不一往年七十五猶嚴肅如初
嚴璜妻屈氏京山人璜卒屈年二十三父母欲改嫁之
以死自誓終身不渝
温某妻唐氏京山人年十八歸温朞年温卒遺腹生一
女有欲奪之者誓死不從年八十五卒
諸生張謨妻李氏荆門人年十七歸張謨家貧孝事舅
姑甫及三載謨卒遺女方二歲子方三月哀傷絶食數

日幾死母姑慰救得生守喪如禮竭力營葬親族憐其
貧有勸改嫁氏以死自誓姑王氏折肱爲之理髮授衣
侍湯藥晝夜不懈撫子必長遣就外傳紡績以供束脩
苦節數十年非歸寧不出門戶頻遭歲饉絶糧晏如也
陳子庸妻王氏荆門人年二十餘夫卒撫孤子奉舅姑
以成夫志孀居五十五年卒
德安府 元 ○趙孝婦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得
錢食必持以奉姑嘗念姑老乃鬻次子置棺值南隣火
風甚烈孝婦亟扶姑出棺不可移乃撫棺大哭不去風
忽反人以爲孝感云

本朝〇陳政三妻楊氏孝感人年十四適政三生子仲
才甫九歲翁姑夫相繼殞歿楊方二十六家極貧鬻易
衣物以具棺衾守節不二撫孤成立正統中旌
朱昱妻劉氏隨人昱早卒遺腹舉一子劉守志撫孤成
立成化中旌
周伏受妻江氏孝感人伏受家漢陽比卒楚藩人林寬
令魏富聘爲妾江詈富甚厲寬強遣就巾江乃整衣折
離走哭夫墓沉漳湖死都御史秋近齋御史張祿嘉其
節知府劉本用取兩骸同棺瘞之表曰江節婦墓仍旌
其門

張瑀妻黎氏孝感人瑀國子生卒時黎年二十六家貧
忍饑訓子守節正德中旌
王鸞妻彭氏雲夢人撫孤矢志不渝正德中旌
陳沂妻宋氏應城人夫死無子一女相守以貞潔終正
德中事聞
盧暹妻黃氏隨人暹爲諸生死黃年二十一撫遺腹子
家極貧守節不二正德中奏聞每月給米一石
華禎妻陳氏應山人正德中流賊至時陳有娠賊污之
不從殺一子挾之又不從盡殺其子乃刳剔其腹[illegible]
宋比未娶女張氏安陸人許聘宋比比死女自縊以[illegible]

嘉靖六年旌
楊琬妻周氏應城人無子苦節嘉靖中旌
朱璵妻章氏隨人璵爲諸生死時章年甚少守節不二
嘉靖中旌
張楚英妻王氏孝感人楚英爲都御史瓚之孫卒而家
貧王孀居惟女工自給恒自絕杖子或出負耻乞鄰火
弟梅門卧嘉靖中旌
翟軾妻趙氏德安所千戶趙威女軾卒時趙年二十一
無子依母居性純靜寡言笑不踰閾節女夫不得面年
踰六十病家人勸之脉曰吾手平生未嘗近人也不藥

卒嘉靖中旌
左忠妻徐氏雲夢人忠爲諸生死徐年十九守節
不變嘉靖中觀察使扁其門
龔天保妻羊氏景府群牧所人天保死長跪柩前不食
十七日瀕死歛人程明者賵以棺殮後鄉人爭以棺至
者皆辭之曰已受先賵者性端靜每勸女婦以吾先是
夫貧甚欲嫁之引死不從其天性如此嘉靖末有司治
墓立祠
李世和妻朱氏應城人世和爲諸生死朱年二十八奉
姑訓子以守至嘉靖末歷三十餘年

蘄鎮妻余氏應城人鎮卒[illegible]余年三十無子女
惡食飲血至嘉靖末歷[illegible]以貞節聞
劉廷相妻方氏孝感人[illegible]年二十五廷相死貧不
能振二子伯上伯爽未[illegible]苦節以教之隆慶中旌
宋孝女應城人母劉氏[illegible]待麻瘋疾女十歲知之曰母
爲我致疾耶將拜剪髮[illegible]適人以養母四十餘年志操
無玷母死不越月亦卒
王琪妻戴氏應山人年十八夫死家貧無子守節以終
事聞
吳金妻周氏應山人流寇入境獲之不從縛几上剖腹
死
劉本根妻席氏應山人不受流寇污死之
黃銳妻都氏隨人年二十七孀居撫二孤勵節以終
楊溥妻王氏應城人年二十五而寡撫遺腹子紡績自
給白首一節
荊州府漢○王嬙字昭君秭歸王穰女端正閑麗待詔
元帝後宮時後宮頗多不得常見乃使圖其形按圖召
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嬙自恃其貌獨不與反惡其
形及單于來朝選宮人配之嬙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
動左右帝欲留而名[illegible]焉上弾琵琶以寄

其恨至匈奴單于大悅遣使報漢白璧駟馬單于死
世達立嬙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欲
作胡禮嬙乃吞藥而死胡地草色皆黃惟嬙墓草獨青
嬙志在中國禮義青塚蓋其徵云
鐵女不知何代人其父鐵工鑄折官錢將殺之二女遂
跳入紅爐中化爲二鐵女荊人立祠祀之
宋○向氏長陽人建炎中保山柵以避寇皮仲破柵向
不屈彼殺人見其白乳自吭流距其後向之子誘賊酣
而殺之以復母讐
元○向存仁妻張氏存禮妻杜氏江都人向遜九世同
居稱義門二氏俱以節聞至元中旌其門曰節義
本朝○王希吾妻杜氏江陵人夫卒生子倫甫二歲姑以
年少家貧密勸之嫁杜曰夫以老母孤兒托我所不死
者以此耳遂痛哭以死自誓姑年八十卒以禮歛葬教
子成立孀居四十餘年正統中旌
張原泰妻姚氏石首人守節不渝姑病目舐之愈比姑
歿工女事以給殯葬三年不食肉正統中旌
周鏞妻魏氏石首人鏞卒魏年二十四家貧誓守四十
餘年景泰中旌
張蘭妻尹氏石首人蘭爲太學生卒尹年二十五姑老

予幼家貧尹躬勤紡績以給衣食養姑九十而卒教子讀書孀居五十餘年天順中旌

沈彥清妻于氏江陵人年二十八而寡養姑撫孫守節四十餘年成化中旌

秦景宣妻楊氏夷陵人景宣爲諸生死時子甫半歲楊守節撫孤始終無間弘治中事聞

游旺妻萬氏興山人弘治中旺卒萬年二十五有一子甫彌月苦節撫之雖房闥亦不苟出以貞潔終

何洪妻李氏松滋人洪爲太學生卒李年二十七無子苦節不二弘治中遭水涝自度不能存因縊死時人哀之

劉文達妻孫氏遠安人夫死時年二十遺孤琰甫二歲孫撫之弘治中琰卒無子琰妻陶氏躬織紝養之幾三十年姑婦並以節壽稱

陳氏女江陵人未笄正德壬申秋夷兵過其地多污民婦陳在虜中度不能免乃投水死

李淳妻王氏松滋人正德辛未流賊入其居胡王欲污之王大罵不從被殺

何清妻楊氏枝江人清爲太學生卒楊年二十四子存中時在襁褓楊撫孤礪節壽至九十嘉靖中旌

周通妻翁氏江陵人通卒斷髮守節以死自誓嘉靖中旌

龐涂妾金氏長陽人涂爲宗室長陽輔國將軍金從夫人王氏嫁嘉靖中涂病亟王夫人謂金曰即不幸吾亦死金泣曰主君無嗣主母宜襄後事妾誓殉之比涂卒夕屬纊金潛更衣縊于寢年二十餘

尚校妻戚氏公安人校舉于鄉卒戚時年二十一守節三十餘年訓子大光亦舉于鄉嘉靖中事聞

汪寶妻張氏冷埼妻鄧氏遠安人二節婦俱經嘉靖三十二年知縣田疇雍奏 聞旌表

周宗義妻董氏石首人宗義卒董年二十八生子昂尚在懷乳中以死自誓紡績以養舅姑教子讀書成名事聞受旌

顏鎮妻劉氏荊州衛人鎮戍廣西卒劉甫二十撫遺腹子以節聞壽九十卒

鄭實妻高氏荊州衛人實爲諸生死子女皆夭高孀居五十餘年

葉廣妻王氏荊州衛人廣爲諸生蚤卒無子王年二十一宗族諸母憐其幼寡有勸之易志者王泣以死誓守[illegible]四十餘年

將伯淩妻高氏江陵人伯淩死將子甫三歲未幾子亦殤高孀居六十二年卒年九十

夏瑀妻朱氏監利人夫亡時朱年二十八父信德憐其少欲使再適朱以死自誓年五十餘有司欲上其事氏聞輙向二弟泣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顧欲崇飾門題以矜耀於人耶卒不敢强娶居五十三年卒

周必榮妻劉氏石首人夫亡貧苦誓志以節孝聞

談籍妻宋氏巴東人夫亡斷指自誓撫遺孤有成壽踰八十卒

雷聲妻吳氏荆州衛人聲爲諸生卒吳年二十四遺孤

幼吳撫之成立以節聞

黃綠妻涂氏石首人綠卒涂年二十五父母欲奪其志涂自縊救之甦姑病值火起涂負姑從牖冒火出里人以節孝稱

劉瑀妻陳氏夷陵人夫死時年二十五子方四歲舅姑相繼卒陳斂葬以禮累値年饑以死誓守

袁紹祖妻王氏長陽人年二十四而寡撫前室子成之以賢節聞

羅昇妻劉氏監利人年二十三夫亡無子截髮誓守始終不渝

[illegible]妻黃氏長陽人[illegible]爲諸生死時黃年二十四以從子爲嗣守焉

[illegible]芳妻王氏監利人芳爲諸生死王爲撫育故伯二子矢死不二志

常傑妻宋氏夷陵人傑爲諸生死時宋年二十二子甫八閱月苦節撫孤

李本溶妻柳氏松滋人年十九而寡子二俱幼父母憐而諷之柳即溺水幸不死至老不變

黃爵妻戴氏松滋人年二十一而寡撫訓三子皆爲諸生

湯惠明妻望氏監利人夫死遺孤尚幼望以節自持子又死乃撫孫訓迪至老不變以節聞

朱永迪妻羅氏監利人迪卒羅年二十父母憐其孤幼欲嫁之羅聞啼泣以死誓不變節

王貴妻李氏松滋人年二十六夫卒以死自誓事姑舅撫育諸孫人無閒言子本義本忠孫相之俱舉鄉試第一年八十九而卒

荆州右衛右所百戶井通妻曾氏二十五而通亡子盛甫三歲家貧其誓不再嫁撫孤孀居四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四

從善妻向氏宜都人年二十六夫卒生子錦大在
提向失志以養姑撫子孀居六十餘年以完節終
彭九成妻白氏遠安人夫卒白年二十餘二孫方數歲
守志不渝孀居四十餘年卒
饒明瑞妻曾氏興山人年二十九夫卒生子卿尚未成
立親族有欲奪其志者曾厲詞絕之年六十三終
李鏞妻劉氏石首人年十九鏞死遺孫清洪俱襁褓劉
守節撫孫卒能成立年九十餘以壽終
鄭友妻熊氏江陵人年二十餘夫卒誓死守節力事舅
姑辟纑課子四十餘年有司表其門

陳芳妻楊氏江陵人年二十夫卒楊矢志自守撫子成
立教之義方孀居六十餘年
尚懋妻劉氏公安人年二十四夫卒誓不再醮撫遺孤
文昌教之以貢入太學諸名士甚推重焉劉守節普三
十年有司廉其實特旌表其門
余鳳儀妻駱氏宜都人年二十八儀卒無嗣鄉人勸之
以刀自刎自是人不敢言日勤紡績以養翁姑年六十
有司覈實以 聞 詔旌表其門
王鈞妻何氏巴東人年十七歸鈞于荊門生三子鈞卒
子幼家甚窘姑憫其早寡欲奪志何誓不他適孀居四

十餘年鄉里咸重其節
陳瑞妻盧氏遠安人夫卒守節因里人勸之遂自縊死
岳州府宋○韓氏女巴陵人宋魏國公琦之裔名希孟
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年十八爲卒所掠
女知不免遂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練裙帶有詩曰我
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
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
洪流激烈催心肝
徐君寶妻巴陵人失其姓同韓氏被掠主者數欲污之
終以巧計脫又以氏有令姿故弗忍殺之一日主者怒

強之因給以祭夫而從主者喜諾氏南向飲泣題滿庭
芳一闋於壁投大池中死
林氏女楊氏周氏女俱華容人母病皆禱而封股煑粥
以啖母病遂瘥嘉定中豎三孝感坊旌之
吳樵妻李氏平江人吳樵者輕車都尉綱之孫知峽州
元豐庚午李氏年甫十四侍母及兄嫂移居巴陵城中
家有火發兄嫂遠散李氏獨守母舍良久煙止闔宅皆
焚一室巋然獨存後以樵貴封安人
元○貴氏澧人讀書通大義生一子家貧買設教女館
讀書自給閨門肅然事聞旌之

丁氏慈利人養姑撫子克盡婦道大德中旌
本朝○黎受三妻藍氏巴陵人適黎未幾夫卒無子依
弟榮誓不再嫁孀居五十年洪武中旌
王谷樹妻程氏澧人夫病篤刲股啖之夫遺命適人程
剪髮誓無他終身足不踰閾洪武中旌
甘女元秀華容人父邦佐以元秀許聘里人魏文昌洪
武間文昌父獲罪應誅文昌乞以身代繫獄元秀時年
十四其父欲改婚元秀即投井幾死後屢齋戒籲天以
求文昌之生比文昌訃至元秀沐浴更衣自縊于寢室
闔郡悲之有司以聞

吳伏顒妻凌氏平江人永樂中以節旌
方志通妻易氏巴陵人年二十而寡力貧養姑姑疾篤
易氏籲天求以身代病痊奉養惟謹孀居四十餘年成
化中旌
毛瑢妻黎氏華容人適毛甫一載夫卒誓無他志辛勤
機杼以爲養姑費教子向學規度嶄然成化中旌
陳學明妻張氏巴陵人年二十而寡無子或勸其改節
張斷斷義不可適以兄之子爲後辛勤撫育居孀餘五
十年成化中旌
李祀妻方氏臨湘人年二十三而寡杜門却掃矢志不
渝成化中旌
余勝妻黃氏臨湘人年二十二而寡撫孫守節始終如
一成化中旌
謝紀妻李氏巴陵人年二十四夫亡日夜慟哭不輟屢
死復甦遺腹生子梅鞠育成立皓首一節成化中旌
朱宣妻陳氏岳州衛人宣任指揮死于陣陳年二十二
孀居四十餘年弘治中旌
王升妻周氏岳州衛人昇任千戶死于兵周哀之幾殞
而甦杜門不出弘治中旌
李信妻徐氏岳州衛人年十七適信生一子英甫三歲

信調征靖州歿于戍所徐年二十四清苦自勵孝養其
姑姑卒塋祭不違禮弘治中旌
陳旭妻余氏平江人夫亡誓不再適事翁姑極孝弘治
初事聞
左志廣妻謝氏澧人夫亡遺腹生子歲荒採蕨養姑清
苦終節弘治中事聞
沈玘妻劉氏臨湘人年二十一夫亡劉矢志不再醮遺
子植撫之稍長遣令就學學成舉于鄉嘉靖三十六年
旌
余存爵妻黃氏平江人年二十夫亡生子甫三月黃守

節不二教子養姑嘉靖中知縣任[illegible]欲疏其事辭焉

伍王瓚妻戴氏平江人年二十二守節撫遺腹子大鵬躬紡績事舅姑嘉靖十六年都御史顧璘獎焉仍復其家

王萬爵妻陳氏平江人年二十餘夫亡無子陳厲節自守孀居四十餘年嘉靖間事聞旌表

劉如魯妻毛氏華容人如魯忠宣公孫也年二十六如魯死遺孤世亨甫歲餘毛守節撫之成立爲諸生孀居綜理家事保恤藏獲咸有規法嘉靖間御史陳豪奬之

鄧守忠妻伍氏慈利人年十九而夫死無子家貧以全

節終

李惟真妻趙氏安鄉人夫亡子在襁褓甘貧撫之以貞節著聞

劉瓊妻韓氏名惠真慈利人父母以其夫亡誘之再嫁將自殺救免竟以節終

秦允端妻傅氏平江人笄未朞年夫亡撫遺腹子事舅姑以老終

方成德妻陳氏巴陵人年二十三夫亡無子時弟挾母欲奪而嫁之陳誓死七日不食衆勸諭迺食家故貧惟織紡自給厲節甚堅年五十卒

[illegible]繼妻吳氏平江人年二十三夫亡守節瘞夫爲二壙一以自待姑強其適人泣誓乃止

陳鈞妻劉氏華容人二十七夫亡守節辟纑養姑孀居五十餘年

陳燦妻李氏華容人訓導太元女也年十九而燦亡無子家貧李氏守節奉姑姑亦早寡姊娣相守至乏衣食亦不懈其操垂三十載

任璋妻高氏澧人璋郡學生早死高年二十六守節無子父母強之嫁輒欲自刎都御史林大輅督學蔡潮咸重其貞烈表之

任鉞妻周氏澧州人年二十四夫亡守節撫二歲遺孤都御史林大輅哀其志奬之

戴昂妻廖氏澧州人昂溺死廖撫昂屍痛哭比瘞伏棺擬以死殉族人止之遂矢志自守撫四歲遺孤姑欲諷之嫁輒欲自縊卒不可奪

梁樞妻王氏澧州人姑病王氏刲股以供因瘠甚死御史陳豪題其門曰孝婦

劉秉仁妻丁氏慈利人歸秉仁家甫十月秉仁死丁年十七撫遺腹女守節不二年九十四終

史鋌妻孟氏王聚妻孟氏慈利人二女同乳並死守節

時人目爲雙節
陳門妻石氏華容人年二十二而夫死撫幼子貧苦
十餘年
襄陽府 南北朝 ○張彪妻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暾之
女有貌彪仕梁楊州刺史以拒陳文帝敗走山中陳將
章昭達捕殺之欲妻楊楊欣然請殯瘞既畢楊還請昭達
飾容昭達許之楊乃割髮毀面誓不更行文帝悼之許
爲尼後陳武帝軍至俱爲軍得楊投井垂死煬之火始
蘇復投火而死
唐 ○甄氏宜城人爲故襄城夫死誓不適人撫其子逐

以學行爲助教韓愈稱許之見宜城驛記
元 ○劉平妻胡氏渤海人至元中平載其家戍棗陽夜
宿沙河虎至齧平去胡拔刀追斫之扶平抵季陽城以
傷卒詔恤其母子仍旌之
宋某妻丁氏棗陽人早寡不欲獨生遂以死從事聞褒
美之
尹大中妻黃氏穀城人至正末遇賊欲辱之不從死之
賊裂其屍
本朝 ○李譙妻王氏均人譙爲諸生卒時王年二十成
化中旌

王忠妻岳氏襄陽人忠爲都督歿於陣遺孤信半歲姜
撫成繼其爵旌曰雙節
曹文妻潘氏襄陽人文爲諸生死時潘年二十五無子
守節受旌
周鳳妻王氏名淑傑襄陽人鳳歿三日淑傑自縊旌曰
貞烈
孫通妻張氏襄陽護衛人孀時年二十五受旌
何敬妻黃氏襄陽護衛人敬卒時黃年十七家貧子幼
紡績自給終老不二旌曰貞節
劉鐸妻胡氏襄陽人鐸任百戶卒時胡年十九養姑撫

遺誓死不變以貞白終受旌
郭權妻趙氏襄陽人權任千戶沒于京趙哀毀屢欲自
縊姑泣救乃止時年二十五孀居不踰閫閾事姑盡孝
以壽卒事聞
李忠妻于氏襄陽人年二十夫死屢自縊以救免撫遺
孤孀居六十餘年
鄖陽府 本朝 ○黎仕溫妻段氏上津人年二十八溫卒
段以死誓守孀居四十餘年成化中旌
蕭氏河南陝州人父母以貧流徙上津成化七年官軍
逐流民流民中強梁者見女姿色詐稱官軍執而繫之

閒於五顯廟聲言欲以[illegible]妾蕭氏自度不免竊於神香
案下自縊而死時年一十有九都御史王信奏　聞旌
表
劉顯清妻許氏保康人年十九顯清溺水死許尋覓骨
不獲亦赴水死成化中旌
諸生于一鳴妻張氏邠人嘉靖辛酉秋七月一鳴應省
試舟至光化縣牛山頭溺死張氏年二十五聞訃號泣
幾絕既而感疾遂不嘗藥未朞月而沒
太學生鄧仁妻王氏邠人仁卒王年二十八矢志守節
孀居五十餘年隆慶元年旌

楊仁妻尤氏竹山人年二十夫亡甘貧矢志撫男楊順
高成立娶媳鄭氏生孫男楊瓊順高亦故遺媳鄭氏隨
姑守節萬曆元年旌
楊思聰妻袁氏竹山人年二十四而夫亡袁撫幼子苦
節二十餘年事聞
梁弘瑾妻羅氏鄖西人夫亡羅年二十六守節養老事
聞
段雲霓妻杜氏上津人持節以終事聞
盛思賢妻柳氏字桂英竹山人年二十思賢疾革指柳
氏曰我今將亡天佑若孕生子幸矣言訖而逝歷七閱

月果生一子父母以子幼欲奪嫁之桂英誓不他適
身守節
孫得春妻丁氏上津人得春為諸生早死丁年二十有
八遺孤孫顯丁撫而教之卒底成立守志四十餘年
秦經妻王氏鄖西人年二十一夫亡遺長子順才甫三
歲閏才甫三月餘姑令改嫁氏矢死不從家貧惟紡績
以奉姑育子苦節三十四年卒
太學生趙顯妻陳氏鄖西人顯卒氏方二十五前妻子
奎尚幼氏所生子璧室未離襁褓陳誓不再適養姑無
减已食恤前室子過於己子守節三十一年

諸生楊華山妻鍾氏鄖西人山卒氏年二十六所生三
子家貧苦不能自存氏誓志守節躬紡績以育撫孤至
成立次子舜卿亦為諸生
諸生龍芹妻尹氏名金貞竹山人年二十無子生女四
歲芹以溺水死尹氏抱屍慟哭欲與俱亡衆勸不解縣
官指其女慰之曰汝夫死矣汝死女何所依意略少緩
乃矢志不更適撫其遺女雖貧乏惟事針指紡績自守
四十餘年年七十一卒
太學生歐頗卿妾梁氏名泰玉竹山人年二十夫亡撫
妾子守節五十年不渝

千戶袁僉妻廖氏廖鏞之女也郎陽衛人歸袁三年夫亡氏年十有八遺腹三月生子彬廖守節撫孤比長承襲千戶

檢校張通妻趙氏房人趙永福之女也夫亡趙年二十有一二子俱長相繼亦亡氏孤守節卒年九十有四

州判趙銳妻韓氏韓仲之女也房人夫亡韓年二十有一遺孤時霖甫二月貧苦自守年踰六十無變節焉

趙萱妻葉氏州判葉嵩之季女也房人夫亡葉年十有八矢志守節以事舅姑年逾五十不變

諸生樹聰妻蕭氏郎人年二十二夫亡遺孤廷鳳甫一歲蕭矢志撫之侍姑何氏孝養終身以禮安㙜孀居五十餘年

諸生趙和妻路氏郎人和卒路年二十八遺腹生子趙琥路撫之侍姑傅氏奉養終身守節五十餘年

百戶李仁妻鄧氏郎人夫卒鄧年一十九矢志自守撫遺腹子震成人年八十有二卒

【常德府】【三國】○李衡妻習氏武陵人性甘淡薄不嗜生殖吳建興中衡為丹陽守加安遠將軍每欲理產業習氏不許衡密遣人於龍陽汎洲種橘千株臨終謂其子曰汝母惡吾營家故貧如此吾於汎洲種橘乃千頭木

奴不責汝衣食汝每視之時謂習氏能以清介成其夫云

【五代】○馬希萼妻苑氏桃源人希萼與弟希廣爭立苑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苑泣曰禍將至矣予恐不忍見也赴井死

周行逢妻嚴氏武陵人行逢知潭州好殺嚴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槩殺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用知嚴氏不悅紿請視農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安得遂忘隴畝間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法嚴一旦禍起田野間易逃死爾行逢為少損

【本朝】○周晃妻張氏武陵人晃任指揮僉事卒張誓死守節永樂中事聞

林德成妻張氏武陵人夫亡斷指自誓守節宣德中旌

史源濟妻孫氏龍陽人年二十五而寡誓死守節宣德中旌

衣奎妻史氏龍陽人年二十三守節貧甚紡績奉姑撫其成立成化中旌

京妻梅氏龍陽人年十九而寡守節終身成化中旌

聞
貢士陳大韶妻萬氏武陵人幼[illegible]任通書史大韶
卒時年二十七男策正德初爲御史[illegible]吉譴逆瑾誣搆
罰米萬盡脫釵釧助以完納略無怨色男又卧床蓐賴
此得免驁悖理家內外斬斬雖疾甚不肯延醫訓遺孤
録以正領鄉薦
龍凌霄妻劉氏武陵人適霄年餘生子甫半月霄疾篤
謂其親屬曰吾死無恨惟慮遺孤無托耳劉泣曰君脫
不幸吾當撫孤爲獸之行吾不爲也凌霄遂卒劉年二
十二劬于織紝以奉養舅姑子稍長教以讀書充弟子
員嘉靖十二年府上其事

徐瑄妻黄氏瑄任常德衛指揮成化初備潯州歿於陣
黄守志撫孤重承襲弘治初亦歿于潯復撫幼孫輔苦
節四十餘年內外嚴肅雖疾甚不延醫嘉靖中聞
留義妻王氏龍陽人年十九義卒遺腹三月生子王撫
孤厲節養姑以孝聞隆慶二年有司奏　聞旌表
諸生熊富秋妻熊氏龍陽人年二十秋卒熊甘貧矢志
奉其姑終餘年撫子成立以承夫志鄉黨以節孝稱之
隆慶間有司奏　聞旌表
劉濃妻燕氏桃源人年二十四守節閨閣肅然

舒忝妻蕭氏沅江人忝舉鄉試卒于旅蕭時年十七聞
訃哀痛幾殆撫孤治生辛苦萬狀以節壽終
黎璟妻劉氏桃源人年二十六而寡姑強之適人以死
自誓守節終其身
胄賢妻王氏沅江人婚八月而賢溺死時年十八父母
憫其少欲改適王誓死不從守節終身奉姑以孝聞
辰州府本朝○張弘道妻陳氏沅人無子堅志守節洪
武中旌
王忝妻張氏名妙貞沅陵人忝死張年十九剪髮守制
事舅姑甚謹成化中旌

吳諒妻鄧氏諒任沅州衛指揮死無子鄧偕一婢噬苦
茹淡不出戶庭四十餘年成化中事聞
吳氏女沅陵人吳允華女弘治中入山拾筍虎攫姊去
女操木杖追之姊得脫時年十三
李燦妻陳氏沅陵人弘治中燦卒無子族人欲奪其志
矢節自勵以壽終
鮑氏女辰州衛人名賽賽弘治戊申及笄同父砍畬歸
遇虎攫父去賽持畬刀追及以刀剌虎相持久之刀柄
折遂遇害
潘耀卿妻賈氏沅陵人耀卿爲諸生正德中挈賈省父

於南京至湖口鄉辛貫即赴水女奴持之既見舅姑入室自縊以救免自是减食凡四十餘日絶食者累日竟自刎遺詩曰抛棄殘生思不禁可憐死別倍傷心雙魂杳杳今何在化作啼鵑返故林應天尹以事聞被旌

張氏女名完沅陵人正德中其姊適人卒議續完父母許之完以爲不然曰夫姊夫而子甥吾深耻之越二年父母强納采完痛哭不出戸者五日絶食三日縊死

馬祥妻陳氏沅人夫亡時年十九子在襁褓有武臣以媒通欲娶之陳痛哭詬媒誓死不他志撫子成立嘉靖中旌

辰州衛冠帶總旗劉經妻王氏盧溪人嘉靖五年夫陣亡氏守節無玷

吳勛妾祝氏沅陵人勛任辰州衛指揮訃至祝詢其遇害故以手拊膺仆地死事聞旌表其門

徐玉龍妻張氏名茂貞沅陵人玉龍戍乾州卒茂貞投繯而死夫婦並瘞桃花巖

武玉瑾妻賀氏名瑞英溆浦人瑾卒瑞英兄潛納聘禮擇日嫁之瑞英自縊

余茍妻顧氏辰州衛人茍卒時顧年二十四無嗣始終矢節始終弗渝

諸生楊仕逵妻李氏盧溪人年十八喪夫生子甫六歲甘貧守節年七十五卒

李鳳儀妻楊氏盧溪人年二十喪夫無子誓不再嫁年六十卒

諸生鄭武妻楊氏盧溪人年二十一喪夫孀居四十年年六十一卒

王錦妻楊氏盧溪人年二十一喪夫無子楊誓不再適年七十八以節終

辰州衛指揮芮覲妻楊氏辰溪人覲調征郴桂殁于陣時氏年二十六守節教子年八十二卒

長沙府　秦○茶陵羅氏女父均用令武陵以運鐵溺洞庭女求父屍不獲亦赴水死世祀長沙宋贈孝烈靈妃

晉○尹虞二女長沙人虞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並遇害

宋○趙淮妾長沙人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埧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將阿术使淮招李廷芝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廷芝男子死耳毋降也术怒殺之棄屍江濱妾僞告將曰妾夙事趙運使今死不瘞不能忘情願瘞埋之當終身事公無憾軍校憐之與至江上妾聚薪

焚淮骨署尾在中自抱持撫小冊至急流仰天痛哭躍
水而死
胥氏三婦潭州人胥偃妻刁氏直史館約之妹兄元衡
妻韓氏子茂諶妻謝氏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
至今稱之
張氏女安化人嘉定中強寇蔡六剽掠鄉邑女爲所獲
欲犯之女罵賊不屈而死潭帥題其墓曰烈女張氏之
墓
常豐婦張氏安化常豐鄉人嘉定中爲寇蔡六所掠婦
罵賊不屈遇害後獲賊得其情帥相魏公嘉其節以禮

具棺瘞題其墓曰節婦張氏之墓
元〇譚拱辰妻黃氏茶陵人夫喪年幼子景星甫四歲
堅白自持訓景星爲永明縣教諭以孝行稱延祐泰定
中母子俱旌
蝴剌女長沙人母病割股救之至今稱其地曰孝順坊
于承慶妻曹氏茶陵人至正末城陷曹氏義不受辱遂
自刎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自刎死
劉顯妻段氏茶陵人進士劉詡孫之子至正末紅巾賊
起段被執自沉于水賊救之得不死釋之無何賊再至
驅逐婦女段獨罵賊死之數日家人得其屍面如生

本朝〇袁一初妻李氏益陽人洪武戊申一初死于兵
李少而寡居撫孤守節詔旌表其門
胡勝遠妻劉氏瀏陽人夫亡劉年二十有八事姑撫幼
卒年七十一洪武中旌
譚時中妻張氏攸人年二十有五夫死誓守不二永樂
中旌
陳廷璋妻王氏攸人夫死悲號不食者七日子諭將在
繈褓王撫教之成立正統中旌
曾添惠妻龔氏湘陰人惠死龔年二十有二哀毀守節
孝養舅姑終其身正統七年詔表其門

陳恭妻段氏瀏陽人年二十三而夫卒事姑孀居三十
六年天順中旌
朱志高妻周氏寧鄉人高死周年二十有九教子就學
孀居三十年弘治三年詔表其門
張逵妻王氏安化人嘉靖元年八月流賊至其家執逵
欲執王乃以首飾投賊得釋後逵又遇賊被执幾死家
人報王王曰夫必死吾生何爲乃投舍後縈塘水中死
茶陵衛指揮郭綱妾許氏攸縣人年十八適綱甫九月
而綱亡越明年生遺腹子廷用與嫡蕭氏撫養廷用成
立年十六襲父職舉嘉靖己酉武闈庚戌衆會試歷官

參將許年六十九有司奏　聞旌表
諸生龍天衢妻洪氏攸人年十七歸龍甫期年而天衢
以病故無子洪瘞夫之日即築墳夫側以死自誓隆慶
間有司奏　聞旌表
諸生曹道妻羅氏益陽人年二十四而道亡羅誓不再
適守節五十餘年雖至親相見不踰閫閾萬曆元年有
司奏　聞旌表
顏特用妻張氏攸人特用死子森生方八月張育而教
之孀居四十年
賀良英妻許氏益陽人年二十良英死一子在襁褓舅

姑欲奪其志許以死誓守撫孤成立年七十以疾終
諸生陳朴妻洪氏攸人年十七歸陳朴數年而朴卒無
子洪誓不二志孀居七十餘年
諸生劉欽道妻蕭氏攸人年二十九夫卒與妾馬氏十
五歲同守節撫孤成立
寶慶府　本朝〇梁尚志妻鄧氏名靜邵陽人鄧早寡姑
以家貧欲奪其志鄧指天泣誓撫幼養姑終其身正統
九年旌
段思禮妻鄒氏武岡人孀時年二十四撫子肅領鄉薦
景泰中事聞

彭瑄妻袁氏名正淑新化人姑周氏事姑歐陽氏以孝
聞袁事周亦如之瑄爲諸生殁天順中洞苗攻縣袁挾
幼子匿月照山谷間苗將執之袁給曰此子不肯去手
我將棄之江即當從汝苗聽之至江邊抱其子投于水
賊驚顧而去明日屍浮出子猶在手面如平生
畢承宗妻吳氏名唐貞新化人許聘承宗未婚宗舉天
順巳卯鄉試卒吳行喪誓死終身
范浩妻李氏武岡人成化中浩舉鄉薦殁于旅次李年
二十四子廷爵甫周歲養姑育子守節終身
張雄妻許氏武岡人雄任千戸死時許年二十餘內外

不見其面撫遺腹子鳳儀父職以壽終
謝彬妻馬氏邵陽人彬爲諸生死馬年二十一撫遺腹
子茹苦守節以壽終
蕭全妻周氏邵陽人年二十二而夫亡撫幼子以節自
守
陳文廣妻胡氏邵陽人年二十一而夫亡撫幼子以死
自誓不易其志
夏寅妻董氏邵陽人寅舉鄉試卒時董年二十無子妾
劉氏年十八遺腹生子同心苦節撫孫成立以壽終
王鉩妻李氏邵陽人年二十甘貧守節有司以聞

劉歆妻張氏邵陽人歆爲諸生卒時張年二十二守節
以壽終
曾濟妻田氏名孫貞新化人年十八而寡遺腹一女養
姑夭守以終
曾廷秀妻劉氏新化人秀爲諸生死無子劉誓節養舅
姑以老
楊顯妻陳氏新化人顯爲諸生卒時陳年十九無子守
節終身
劉大庭妻佘氏新化人大庭病劇泣下不言佘知其意
以死自誓撫子成名

劉永伯妻陳氏城步人年十九守節以終
炎恩妻左氏城步人年二十一守節終身
李録妻楊氏武岡人録爲諸生楊歸甫八月録病顛夭
割股比歿楊年十九矢心以守有司歲以官租贍之
趙鑾妻蕭氏武岡人特年十九無子落髮割耳有司給
官租贍之
唐德正妻陳氏新寧人年二十守節
吉朝富妻李氏新化人年十九而夫亡遺腹生子耕績
守志撫孤成立以節孝聞
扈琰妻劉氏邵陽人年二十四夫故子釗五歲劉誓無
他適孀居六十餘年
范權妻劉氏邵陽人夫故遺孤甫三月劉撫育成人守
志四十餘年
王道妻陳氏邵陽人年二十五夫卒遺孤三歲撫育成
人四十餘年矢志無二
王政妻李氏邵陽人年二十六夫卒撫幼子奉養舅姑
孀居三十六年卒
屈思俊妻周氏邵陽人年二十七夫卒子廷受遺腹八
月而生周撫養成立守志三十餘年
金瓚妻張氏邵陽人年二十五瓚故孤璲方六歲張撫

之守志四十餘年卒
諸生李敦妻賀氏邵陽人年二十五敦卒孤憲方五歲
賀孀居教子克嗣前志須歲爲卒年七十
諸生陳昇妻唐氏邵陽人年二十四昇卒孤大章方二
歲唐誓不他適撫子養姑大章後補郡學生應選貢授
廣州司訓迎養六載時唐年七十七矣以疾思歸章棄
官奉板輿還家未閱月而唐以令終
寶慶衛舍李洪妻史氏邵陽人洪應襲未任而卒史年
二十一孤晟方歲餘史矢志撫孤閉戶不出後晟襲職
以功陞都指揮同知

寶慶衛舍李正妻胡氏年一十五正赴[illegible]
遺孤漢尚在童稚趙撫孤守志終身無間
趙氏黎氏邵陽人王木之妻妾也木死時趙年二十八
無子黎年二十六遺孤泒甫二歲二氏同心撫孤及長
補郡學弟子員一節始終
張人張洪妻歐陽氏新化人孀年二十八二子皆幼氏
誓不他適敬事舅姑撫其子隆成立拜官定遠令年九
十四終
袁高壽妻蕭氏庠生蕭鶚女也新化人壽被賊射死氏
年方十七孀居貧甚年八十一終

段錦標妻張氏武岡人年十九孀居子璐方歲餘矢志
撫孤卒年五十四
周天明妻鄭氏新寧人年二十三而夫歿撫其三歲子
孝事舅姑年六十無異議
范繼武妻雒氏邵陽人武以民兵戍守麻陽死于苗雒
年二十四白甘貧苦撫孤侍姑誓不他適
城步千戶王鈺妻劉氏城步人年二十九鈺卒劉杜門
守節雖婚至不與相見子姓有不得已相告者止之戶
外有敬姜風年九十臨終白櫛沐更衣戒亡令他人爲
也

諸生陳羽妻李氏新寧人年十九歸羽甫兩月而羽卒
姑孀且老無之無子李甘心守節奉姑誓不二志年六
十七卒
何希倫妻蔣氏新寧人年十六歸倫三年翁姑相繼淪
歿未逾月夫亦歿遺腹生男其孝蔣矢志撫孤孀居三
十餘年
衡州府 本朝 ○朱衡妻王氏衡陽人宣德中衡舉進士
卒于京王年二十五剪髮殮棺中誓死以守
蔣志泰妻梁氏衡山人年二十適蔣生一子甫七月泰
卒家貧守節事姑盡禮天順初旌

雷氏女桂陽人雷廷惠女名毛姑天順中猺獠攻破藍
城人民奔竄女父目疾不能去女獨侍父側哀哭被執
欲汙之罵賊不屈而死
杜彥祥妻鄺氏臨武人年十八夫亡事姑守節天順中
猺寇至隨姑避難舜峰遇賊欲汙之鄺罵不絕口賊破
其腹而死時年三十
羅旦妻張氏桂陽人少有志操天順中洞寇入其家張
氏潛避賊搜見執刀脅之出張且泣且罵不起賊怒亂
刀刺殺之
宋宗濟妻王氏桂陽人夫卒事孀姑盡孝誓不再適成

化中事聞
陳氏女名二貞臨武人陳仕良女弘治中苗寇入其家將辱之不屈觸刃死
楊廷耀妻朱氏衡山人朱暘忠之女也年十七歸廷耀善事舅姑踰二年廷耀以端午競渡溺水死朱氏哭之哀朝夕薦奠以節自誓服除其母凡納賂欲以改嫁富家子朱氏聞之大慟不使人知也乃飾容端粧向夕至江濱號哭投江而死遠近聞者無不驚嘆踰半月得其屍江中死然如生事在弘治丙辰歲
陳思詩妻劉氏名順貞安仁人正德中遇猺賊不屈被焚死

湖廣總志　卷七　列女

尹文光妻劉氏郴人正德中遇寇不辱被殺
陳逵初妻雷氏藍山人夫亡時甫年十九無子以死誓守卒年八十餘
湯思文妻劉氏衡陽人年十九無子家貧舅姑欲奪之劉聞詣夫塋哭泣絕食終日舅姑乃已以節終
萬惟嶽妻歐陽氏衡山人值寇流劫惟嶽緝捕者衆與黨銜之夜焚其家惟嶽鬭死歐陽率子姪敵賊被執欲污之入火死
蔣閭妻李氏耒陽人閭舉鄉試登畿李秉節誓守以壽終
周某妻艾氏臨武人寇至被執欲汚之罵聲不絕死寇六屍
羅榮興妻王氏衡陽人榮死于客王聞哀號奔迎嚙指滴血骨驗之赤以節終
侯爵次子裁旒妻譚氏安仁人名六貞夫婦隨任廣之感恩縣旒代父征苗賊胡南蛇殞於陣譚年二十一欲殉不獲有宦家子欲求婚譚氏遂截髮自誓孀居七十餘卒
彭氏金蓮常寧人幼字夫家將嫁而夫亡彭誓志自守

湖廣總志　卷九　列女

有司廉得其實立扁旌之更憐其貧苦給供養田一十五畝仍復其家
諸生羅祖慶妻譚氏安仁人名鳳秀夫死時譚年二十長子未離襁褓且有孕越數日生次子譚誓不再嫁撫其遺孤長而教之孀居三十餘年
永州府　本朝　○張伯通妻郝氏祁陽人年十七而伯通卒無子矢心守節洪武中旌
王祥妻張氏祁陽人祥爲諸生卒時張年二十餘守節終身成化中事聞
邵遠妻尚氏零陵人年十九夫卒誓不更適乳幼子以

並以節命名表守節之義云孀居六十四年
諸生王清妻唐氏零陵人年二十九夫亡遺子王寬甫
八歲貧苦萬狀族中豪評侵凌之唐氏以死自誓撫孤
成人守節五十六年
林德賓妻曹氏東安人年二十四夫亡矢志撫孤年踰
九十卒
田稅繼室傅氏寧遠人生一女稅有前妻一子正德六
年賊破城氏逃計不兩全顧其子曰此吾夫之嗣也遂
棄所生女負其子以免鄉人義之
趙氏寧遠人正德中父龍與氏俱爲賊所執欲犯之大

罵曰我身如玉可碎不可汚也賊奴我有死而已賊怒
殺之
陳景茂妻鄧氏東安人年二十一景茂卒氏撫二孤長
四歲幼始踰月姑年八十孝養不衰子天祭充郡學生
進士藍伯采妻郁氏零陵人年二十九夫卒家貧無子
氏誓不再醮守節四十四年
義氏名奎珠零陵人義天誥之女嘉靖中爲流寇所擄
抗罵不受汚遂遇害
趙氏女名向貞江華人隆慶六年被賊掠不受辱斫死
鄧希周妻唐氏零陵人年二十四夫卒誓不再醮以撫

孤幼奉舅姑喪俱以禮隆慶二年旌
蔣克恭妻陳氏祁陽人撫孤守節事聞受旌
周汝相妻陳氏祁陽人婚數月汝相疾禱以身代相吐
痰血取而飲之比歿哀毀抱恨而死
徐有爲妻王氏零陵人王崇德女也年二十夫卒誓志
守節撫孤至于成立
諸生文韓妻李氏祁陽人年二十六夫病刺血和藥碎
首祈代比夫卒家貧不能具棺以次子鬻族人買棺殮
畢欲自絶至戚止之守節三十六年
李緒妻謝氏零陵人年十九夫故甘貧撫孤守節六十

六年
文宣妻蔣氏道人年二十四夫亡勵志守節子文俊方
二歲撫養成立爲娶婦陳氏未踰年文俊亦卒無子時
陳年二十一亦誓節與姑相依終身焉
諸生黃文妻孫氏寧遠人年二十一夫亡生子鳳方九
月苦志守節黃故千戶裔也鳳長應襲赴京孫虞有他
變爲言解京幼軍毋子相依以行鳳得授其祖官以歸
聞者咸稱其烈
陳氏零陵人諸生劉天成母年十九夫喪遺腹纔數月
[illegible]寧父母誘令改適[illegible]然以歸誓不再往後生大

成充縣諸生每過邑里衆成指之曰此劉節婦子也

夏友斌妻毛氏祁陽人年十九夫卒誓不再醮孀居七十餘終

李世倫妻文氏東安人年二十五夫卒誓不再醮撫養幼子以貧終其身

唐勝英妻陳氏東安人嫁未三年勝英死時年二十三生遺腹子甘貧守節善事其姑人謂孝節云

鄧勝妻舒氏東安人勝卒時年二十四守志不更撫養幼孤卒年六十二

周倫妻黃氏道人黃文明女也年二十四夫亡子方一歲勵志守節奉姑孀居五十餘年

諸生何爲妻熊氏道人年二十二夫亡無嗣以孀居終其身

趙英妻張氏寧遠人年二十七適趙方七月夫卒守志無他遺腹生子弘長知讀書氏紡績以資師友之費弘爲縣學生卒年七十九

楊文試妻孫氏寧遠人年十九夫卒無子自誓守志繼母憐其少托所親諷之女泣曰以一身而屈事二夫翁姑老矣弱弟尚幼更誰委耶衆皆嘆異有泣下者後以[illegible]翁姑爲弟娶婦曰今而後可見吾夫子于地下矣

族人鄉士夫咸敬之

梁秉賢妻李氏藍山人年二十六生子廷溥方周歲夫賢亡溥長娶李氏年二十五生子忠讃未周歲溥亦亡姑婦共志守節撫育孤子對影績紝以供饔飧歲荒忍饑勤事持志益堅邑人以歲寒雙栢稱之

歐陽麟妻鄭氏寧遠人年二十二夫亡無子守節終身

諸生彭瑄妻李氏東安人年二十適瑄三年而瑄歿無子或以微言諷之曰生不失道以相夫死當完節以見夫用醮之流禽獸類也言者大慙

郴州

漢〇歐端妻蔡氏宜章人夫亡養其舅姑舅姑歿蔡哀戚盡禮柩未殯鄰家火蔡抱柩號慟風回火息後蔡卒盜發其墓雷電交作遂已

本朝〇朱守良妻鄧氏桂陽人弘治中強賊丘子高虜執欲強凌之鄧呼天罵賊寧死不屈賊揮刀破其面而去

潘林妻湯氏郴人弘治中無子自縊以殉林

何仲孚妻李氏興寧人嘉靖中猺寇迫之罵賊見殺

曹文璋妻朱氏郴人年二十而寡撫子悅娶黃氏年二十三亦寡無子家貧姑婦相守世稱雙節

姚瓚妻鄧氏郴人瓚任學正卒鄧年十九撫遺腹子無

他志以貞淑終
張光宇妻馮氏郴人年二十二夫亡無子守志不移
高天霖妻谷氏郴人年十八夫死無子以貞節稱
朱瓏妾趙氏郴人夫歿撫前妻子旻如己出旻亦歿撫
旻幼子以守桔梧終身人無間言
李敩妻黃氏興寧人年二十夫亡無子守志不渝
【靖州】【本朝】○蔣韻妻薛氏靖人韻舉于鄉赴禮部試溺
死薛遂自縊天順中旌
陳儁妻劉氏靖人儁任指揮同知陣亡劉以節聞成化
中旌

王忞妻方氏靖人年二十五忞卒守節五十餘年隆慶
六年有司奏　聞旌表
陳均保妻向氏靖州衛人歸均保未半載均保死向哀
毀既殯恐父母奪其志遂自縊事聞被旌
陶紘妻王氏靖州衛指揮宸之女聘紘未行紘卒女聞
之遂自縊因合塟于城北事聞表其墓廬
史斌妻陶氏靖州衛人年二十一夫亡守節被旌
黃流妻陳氏靖人年二十一夫亡撫幼子以守被旌
馮仁妻劉氏靖人年十六歸仁僅一載仁卒以節自守
李寬妻王氏靖人夫死撫幼子亦卒茹苦勵操以老

江文妻李氏靖人年十八文爲諸生卒斷指誓守事
姑撫孤撫臣以貞節題其居
龍吟妻王氏會同人年二十一夫亡遺孤得仁甫數月
氏誓守志孝養舅姑撫孤卒至成立
唐一鳳妻梁氏年十九會同人夫亡無子梁守志孀居
五十餘年
王昆妻趙氏伍開衛人年二十二昆病篤割股以救比
卒撫孤終節
周謙妻碩氏伍開衛人孀時年二十撫遺腹子終節
劉宗妻蔡氏伍開衛人年十九而寡二十年不衣帛不
肉以節自誓

袁氏伍開衛百戶袁傑女八歲聘本衛指揮王鉞男王
言未婚載犯事病卒言甫七歲禁追父贓亦卒袁遂守
節不嫁
伍開衛中朝所舍人孟焜妻郭氏夫卒年二十八無子
萬誓不再嫁侍翁姑確循婦道苦節踰八十一歲
【施州衛】【本朝】○陳瀛妻周氏瀛爲臨生卒時周年二十
三無子父母欲奪之周誓死守節以終
論曰古者閨閣之秀咸立姆訓明教以婉娩聽從而防
其佚志出入有采服之節行處有肇悅之節無間有儀

管之戒半作有組紃之紅故習服有常情慾無感而貞
穆肅雝之德全也秦漢而後先王之教化蕩然矣然幽
娃淑媛往往率其天良或一諾据勞勩紀綱邦家或從一
而終不更其志或之死靡他不緇其守雖烈丈夫胡以
加諸何者秉彞夙畀良不俟教而有也以載籍所徵信
則貞姬辭越伯嬴卻吳䖙䖙以節行稱而鄧曼樊姬與
夫子發之母凡若而人其賢智亦足多焉宜其與漸臺
芳烈並傳也樛木之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夫君子者男子之恒稱也而婦人亦可以
稱君子者何哉內助刑家之責均也藉令其人貞穆盡

雝之德處經不瀆遭變不渝此與能國之君子何異
不幸或組或無當于人國之緩急至而行不[illegible]
而節不見幾何不以非組[illegible]微陰教所以翊[illegible]
德也易之家人曰利女貞惡可忽諸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一

流寓

按春秋有寓公東晉置僑郡故蓬矢兆夫有事桃梗喻
其流離鶴居旅食泛宅浮居匪類匏瓜儻去墳墓矣荊
楚都四方之中壤土幅員形勝融結足勤車轍馬跡焉
則有量移于州郡引告于祠居眺山川以羈棲避兵燹
以占籍賢豪適客留滯樛遊卽久暫殊觀乃後先輝映
楚國修以爲寶雪泥鴻跡指顧歆豔東方大白湖山冒
姓名焉千載且稱故鄉矣經行飄忽興寄詩歌未暇悉
數茲以屢荊土者標其最著爾蓋以人存之也俾知
者之迹異方述之剡生於斯長於斯榮名之被爲不

躬乎志流寓

春秋○左伯桃羊角哀戰國燕人二人爲友聞楚王喜
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糧少伯桃乃併與角哀令往事
楚自餓死於空樹中角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楚平
王以上卿禮葬伯桃於荊門諸里村後角哀自殺下從
之因祔葬

列國○荀況趙人特尊稱曰卿嘗論兵於趙武成王前
曰晏存附氏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
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善之年五十始
學於齊齊襄王時卿最爲老師三爲祭酒齊人或讒卿
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著書曰荀子
漢○賈誼雒陽人有才名文帝召爲博士時年二十每
詔令議下盡對各如意帝說之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
夫請一制度興禮樂及列侯就國帝議以任公卿絳灌
東陽侯屬乃短賈生帝後亦疏之黜爲長沙王太傅三
年徵見帝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之至夜半帝前席既
罷曰吾久不□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
梁懷王太傅懷王以墮馬死賈生自傷無狀哭泣歲餘

亦死時年三十三孫嘉最好學能世其家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興國舊志載東方山其
游寓地二子曰靈子姊了亦以書堂名山志者因游方
外而嘗至此耶
李廣號飛將軍武帝時以事使南越道出興寧沿江表
異跡
姜詩廣漢人寓居夷陵事母至孝母好江水飲妻汲流
汲之後值風不即還詩責而遣之母好食魚鱠舍側忽有
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以供母膳漢永平中以
孝廉舉

董黯句章人仲舒六世孫事母孝比隣王寄之母以黯
能孝諷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後母死斬寄
首以祭母自陳于官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
中不就今黯墓在孝感縣城北
周仁周平王次子汝墳侯烈十八世孫至西漢居黃岡
繼烈封侯
丁蘭河內人又云梧州人寓居宜城少喪母刻木爲人
髣髴母形事之若生
徐稺字孺子豫章人以高士著名黃瓊嘗薦之不就瓊
歿孺子至安□江持鷄酒于柩前拜而不言姓名郭林宗

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遣容茅容追至四十里間問以
國事答曰大夏將傾非一木所能支大舟將覆非一繩
所能維第與語稼穡之事
頴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博學善春秋左氏郡舉孝廉
州辟公車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門聚徒千餘人依劉
表辟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百餘言及
雜著詩賦建安中卒
王粲字仲宣高平人善屬文漢獻帝時徙長安蔡邕見
而奇之聞粲在門倒屣出迎年十七司徒辟召除黃門
侍郎以西京未寧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嘗祭常惕後

作賦建安中卒其贈文有曰遷放荆楚在漳之湄荆州記
亦有樓
董永千乘人東漢末奉其父避兵來居安陸家貧傭耕
以養其父父沒貸錢扵里之富人裴氏許身為奴以償
所貸得錢五千營葬迺感天帝令織女為配遂織絹扵
裴氏既償錢以贖永身遂辭永騰霄而去
司馬芝河內人漢末避亂荆州嘗出遇賊同行者皆弃
老弱走芝獨守老母賊以劍臨芝芝叩頭言老母無養
之者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免後仕至河南尹爵
關內侯

三國〇諸葛亮字孔明其先琅琊人早孤從父玄豫章
太守玄將亮之官卒亮僑寓襄陽之隆中躬耕隴畝每
自比扵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
徐庶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曰亮卧龍也將軍
豈願見之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亮獻議令撫援孫取益州
先主善之曹操來征先主在樊率衆南行操追至夏口
亮請救扵孫權同力破曹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
中郎將使督零陵諸郡遂平成都先主即帝位策亮為
丞相先主病篤謂亮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才君可
自取亮涕泣曰臣願効忠貞繼之以死尋領益州牧
使結吳為與國未幾亮上疏南征屯沔陽攻祁山使馬
謖戰扵街亭謖違節度為張郃所破復出散關圍陳倉
魏將追及亮破之復攻武都斬死魏將又出斜谷據武
功五丈原分兵屯田為久駐計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扵
軍時年五十四軍退司馬懿案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才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謚忠武論者謂為三代之佐
成景僞魏明帝太和間為豫州刺史攝荆門事南征柳
冦遂寓衡之藍山
姜維漢蜀將相傳寓居長沙城北一里白鶴觀後之十

嶺下至今以姓名呼其嶺
莊武龍太和間知藍山縣事遂家焉至今族姓蕃衍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尚氣曲操欲見之不肯往
操懷忿欲殺之扵是遣送劉表後侮慢表表不能容江
夏太守黄祖褊急故送衡于祖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
尤善扵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授筒扵衡因為
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後為祖所害
戴仲若譙郡人水經注黄鵠山林間有美仲若野服居
之
晉〇張衡嘗寓隨州治東讀書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為桓溫別駕於江陵城西立茅舍
以居織緯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後溫徵為尚書郎致
仕還家封賀爾公杜詩庾信羅含俱有宅是也今其基
為承天寺

王隱陳郡人博學多文受父銓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
究家貧無資依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
之

南北朝○王鎮惡猛之孫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澠池
李方家曰遭英雄主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歸晉客荊州
劉裕見而異之曰將門有將署參軍事裕北伐鎮惡為

虎騶將軍

劉凝之劉宋時南郡枝江人慕老萊子嚴子陵之為人
推家財與弟及兄子州里重其仁德禮辟並不受攜妻
子隱居衡山之陽

宗炳字少文其先南陽人祖承宜都太守徙居江陵父
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辨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
善居喪為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辟為主
簿不起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
未嘗不彌日也乃入廬山就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
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武帝召為
太尉行參軍驃騎諮議參軍並不就衡陽王
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亦不
起遠遊荊巫南登衡嶽晚有疾還自衡山歎曰老疾俱
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
圖於壁曰撫琴動操欲衆山皆響

陶淡侃之曾孫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
以自偶親故往候之者移度隔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
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鮑照前宋東海人字明遠文辭贍逸尤長於樂府最為
遒勁元嘉中照為河清頌敘甚工始謁義慶未見知於

是奏詩臨川王義慶奇之賜帛二十疋尋擢國侍郎甚
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改為中書舍人于時臨海王子
頊鎮荊州以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黃梅正荊州
屬照因築室於此今邑治基即明遠舊宅子頊敗遂遇
害葬治北半里許遺有土堆相傳為參軍墓云

劉虬南陽涅陽人徙居江陵初仕劉宋為當陽令能官
歸齊建元以後累辟不就以西沙州去人遠乃徙居之
武帝臨荊州惟與虬談因見二子帝曰之遴必以文章
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二子相繼為荊州太守

宗[illegible]新野人徙居江陵志任恬靜不以外物以文藝自

娛齊臨川王表薦之餉麥百斛不受長史袁彖欽其風
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筆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建武中徵為司空主簿不就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初仕南齊為東陽太守遷侍
中建昌侯謚曰隱建元暢樓賦詩八章及五音引南北
郊明堂登歌時號絕唱再仕梁累官至中書將軍丹陽
尹尚書僕射卒于荊門今城西有沈約墓銘云時日不
利不能歸葬咸陽其詳無攷
蕭統字德施梁武帝長子齊中興初生于襄陽五歲徧
讀五經美姿容善舉止每游宴祖道賦詩屬思即成引

從文學之士賞愛無倦今襄陽有昭明文選樓弟綸為
郢州刺史遭亂奔匿于武昌沙門巖石下為魏將侯[illegible]
通投之江安陸人郝姓者收斂葬之襄陽望楚山
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倜儻好奇宋建
陽王舉秀才齊時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仕至金紫光
祿大夫嘗奉使南楚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懷明夜禱星
下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疾瘥
無勞自苦頃之母安十五丧父晝夜號慟負土成墳哺
助無所受母年九十以壽終水漿不入口者一旬哭不
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如家禽焉除[illegible]
身衣食無所改梁天監中刺史王僧表言之州累辟不
就
周靈仁之後其先以避西晉亂去黃岡至靈起仕梁為
桂州刺史復歸黃岡
衡陽獻王昌南陳宗室還自長安以王琳阻于中流還
寓安陸謚憲
宗如周愨之後事陳宣帝歷度支尚書後寓荊州子顏
子希華博通墳典為楚儒宗
唐〇薛大鼎字重臣汾陰人貫為官奴流辰州用戰功

得還唐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汞豐倉
就食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傑為拊背扼喉計帝奇之
以大鼎為饒州道運帥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沿州刺
史累從滄州見棣渠久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
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
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李勣字懋功曹州人嘗從太宗以軍功進英國公退居
衡山巷六都沙泉
趙冬曦字[illegible][illegible]定州人舉進士神龍初上疏論事開元
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與刺史張說酧樓相唱和

拜召直史館
徐楚玉字安貞開元六年登第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録
山又梵王避亂南遊豫章黃龍寺超慧禪師指之居平
江于是適平江下臺建回臺寺居焉
劉安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
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
子正字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
職固辭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代宗
立復為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鹽鐵轉運租庸使
李白字太白唐宗室隴西人天寶初玄宗召見詔供奉

翰林放還山會安陸宰相許詔妻以孫女居白兆山者
三年共遊江夏漢陽衡州岳陽荊州隨州應城襄州後
州皆有詩後白兆山建有長庚書院
甄逢初名憲臺甄濟之子共先定州無極人天寶十載
濟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玄宗授范陽
掌書記值來瑱辟為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
昭王廟堧地廣濟立墅其左瑱死居七年大曆初江西
節度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逢少孤長耕宜城
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
其餘於鄉黨貧徠者朋友有緩急訊出家財周贍以義

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市師自言元和中
滋表濟節行與權皐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
監
李泌京兆人少以才敏著聞唐玄宗使與太子遊楊國
忠惡之奏徙蘄州後唐肅宗即位於靈武泌有功崔圓
李輔國以泌見親信疾之以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
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今故居在衡山煙霞峰下
元結字次山瑞昌人後魏之裔少不羈十七迺折節向
學天寶十二載舉進士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人間
蘇源明見肅宗薦結可用召詣京師結上時議三篇授

金吾衆軍會代宗立固辭乞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逃
難入琦玕洞稱琦玕子作琦玕子一卷或稱浪士漁者
稱為聱叟酒徒稱為漫叟及官呼為漫郎有子二長叔
閑呼為直者次叔靜呼為正者嘗作詩云將牛何處去
耕彼西山陰叔閑脩農具直者伴我耕又云將船何處
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桡正者隨弱翁性耿介有憂
道憫世之意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豈獨行事而然
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
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文公稱唐之文人
獨及元結

錢徽本吳興人父起唐天寶中進士官至考功郎中
第進士居穀城觀察使樊澤表署掌書記累遷翰林學
士承旨後以吏部尚書致仕
杜甫初被亂入蜀嚴武鎮蜀往依之表為工部員外郎
參謀軍事武卒蜀亂復避亂移夔州大曆三年下峽至
荊南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
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常餽牛肉白酒一夕醉飽
卒或謂宿江上酒家為水漂漲聶令堆空土為墳皆不
可信惟元稹墓志云扁舟下荊楚間竟以病卒旅殯岳
陽為是

韋應物京兆人有寓居澧上寄于張二舍人詩
龐蘊字道玄唐德宗時人世業儒父為衡陽刺史卒于
任遂家焉居士頴悟渾俗和光嘗以船載家資珍寶數
萬沉之於洞庭之深淵通禪學嘗謁江西馬祖問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祖曰待汝一口汲盡西江水
却道居士大悟後徙家襄陽潔身脩行臨終招刺史于
頔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言訖奄然而化
世號龐居士
韓注仕唐為諫議大夫貞元間以言事忤旨貶岳州適
意湖山遠絕世務杜東宗[illegible]詩誰足洞庭望八荒

即注也
李遜隴西人客居荊州仕唐累官給事中故事天子以
晦日聽政遜上書諫憲宗從其言後為忠武軍節度使
為政抑強植弱有績可紀弟建隨兄客荊州事母以孝
聞貞元間查補校書郎德宗擢翰林學士仍建苦貧兄
造為營西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具以
清儉稱
段成式字柯古臨淄人文昌之族也博學強記有文名
仕至太常少卿寓襄陽木香村撰楊柳宮詞後徙辰州
撰酉陽雜俎二十篇

吳瑋先世居岢嵐州僖宗朝為吏部尚書屢詆朱温篡
官隱平江鳳棲鄉
裴休孟州濟源人唐乾符間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歷
荊南節度鎮長沙因僑寓焉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七歲能詩光啓三年舉進士
乾寧間以都官郎中退居荊門馬仰山嘗宦州治南石
隱士有白杜已應無故老清江依舊遶孤城之句其詩
清婉明白為薛能輩所稱賞詠鷓鴣尤工世號鄭鷓鴣
所著有雲臺編宜陽集各三卷國風正誤一卷
張廷範其先京兆人嘗從唐僖宗入蜀[illegible]家漢陽

邵岳京兆人挈族入荊南謁高季興不見禮去湖南馬
玗剌全州辟為判官會賊帥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
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

五代○梁震蜀依政人梁開平元年進士寓江陵高季
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禍及乃
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參謀議請以
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乃為
之築室於土州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騎黃牛
至廳事高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為行營先鋒馬軍使驍勇

絕倫每戰用二鐵鎗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
無前時人謂之王鐵鎗及敗於中都為唐將曾可素所
擒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
留名其忠義蓋天性也唐莊宗多方諭之不屈遂見殺
圖經云彥章幼居孝感之九嵕山

吳澄字元清婺源人後唐長興四年以博學明經試時
務薦于朝布衣召對奏富國裕民練兵之術稱旨明宗
嘉納特授光州節度判官致仕以廉介取知於時荊襄
州郡缺官當塗多辟澄代之時軍興多事民困征役澄
至極力撫存凡為民害者聞于朝除之同事多有忌
[illegible]不仕隱居岳州秋家塘喜連雲山川之勝築避岩
先生之故其遂卜居于平丘之田岩

薛燈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值樹連之亂率
宗人避地襄陽燈早孤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
文籍燈既羈旅不被擢用京兆韋潛度謂燈曰君門第
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曳裾數來吏部燈曰世胄躡高位
英俊沈下僚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也終日讀書手
自抄畧將二百卷惟郡守元襲時相要之燈與抗禮族
人憐焉每勸營產業亦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晉泰中
拜給事中旋依故將軍

嚴隆關中人節度使武玄孫也父廣遠仕馬氏為評事
因以女適周行逢至隆遂遷華容死葬石首鹿湖山今
其家分為八族

韓宗訓周世宗養子嗣立二年宋太祖初封鄭王遷於
房州以辛文悅長者幼嘗師事之俾為房州守以防其
變

郭昱周顯德中舉進士上書于宰相趙普詔署襄州觀
察推官潘美鎮襄陽辟昱為幕僚雍熙中流寓襄樊

柳拱辰青[illegible]人[illegible]時避地荊楚遂為武陵人精易春
秋宋舉進士通判岳州有惠愛後致仕歸武陵有歸

老於曾鞏作記弟應辰子平猷第皆相繼擢第八
陵五柳
宋〇胡旦濱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第一尚氣節以
文章名世任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陽喜讀書晚年喪
明令人誦經史馮几聽之
趙廷美宋太祖次子封秦王太平興國七年貶涪陵縣
趙普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
無悔心且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貶房州以郭贄
進知房州袁廓通判事伺察之
王世則廣西臨桂人寓居應山縣宋太平興國八年進

士第一自是宋庠鄭獬相繼大魁
孫何蔡州人父鏞知荊門軍何與弟僅讀書荊門之東
山淳化咸平兄弟相繼狀元及第
王從吉彭城人真宗時坐上書訟父冤除名配隨州
趙振字仲威雄州人景德中從石普有功徙湖北都巡
檢後坐謫潭州安置
王欽若臨江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母李氏將免娠
會江水暴溢逼舍亟遷黃鶴樓即生欽若
歐陽脩吉永豐人少孤依叔父都官員外郎曄家於隨
州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年二十餘以[illegible]

謁胥偃于漢陽胥偃之留置門下與偕偕入京師天聖
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文節生舉中甲科累官太子少師卒謚文忠
程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明道初父珦為黃陂尉顥誕
于郎舍珦移南安通判舂陵周茂叔為參軍顥時年十
五珦遣從遊學既有得率性會道踰冠舉進士授永興
參軍調鄠上元主簿遷晉城令熙寧初以御史中丞呂
公著薦授太子中允帝素知顥名數召見一日論事久
報正午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進說大要
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王安
石更法顥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安石故與相善及是

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
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稱其賢特遷太常丞帝
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往扶溝治廣濟蔡河
患于境無焚剽患除判武學李定劾其首議新法罷歸
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
卒謚純公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同受學於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
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間遊太學海陵胡瑗
試諸生顏子所好何學獨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
驚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元豐

初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辭[illegible]
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頤上疏論經筵三事命兄崇
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宜
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復上疏請復殿上
坐講故事頤每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
上意且曰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頤以天下
自任論議褒貶不避由是朝士疾之如讐巧為謗詆諫
議大夫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勾管西京國
子監辭不報會憂去服闋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御史董
敦逸摭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間以黨論坐竄涪

州編管元符初移峽州還洛復權判西京國子致仕還
居龍門之南晚年著易春秋傳卒謚正公頤與兄同受
學而充養各詣其極蓋以誠為本以聖人為師一時學
者多出其門稱二程先生云

韓琦相州人兄璐一名琚為黃守琦侍兄寓居安國寺
讀書白晝青燈風雨無怠明道中登進士慶曆中拜相
黃人想其德望為立祠于讀書處

侯仲良河南人寓居當陽扁其館曰時習呼二程為舅
氏蓋程門高第也朱熹嘗稱其學清白勁直

范仲淹蘇州人幼孤從其母歸朱軏字安鄉也仲淹資
之稍長築室鶴江北讀書[illegible]南臺

宋庠宋祁宋雍丘人父玘為[illegible]令庠祁隨父僑寓安
陸兢以文學顯庠進士第一[illegible]中拜相封鄭國公卒
謚元獻祁累官知成都府[illegible]學士承旨卒謚景文

王齊萬秀才西蜀人寓居[illegible]縣劉郎洑蘇軾贈詩云
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illegible]如轉燭[illegible]餘[illegible]一百車
方舟載入荊江曲江上[illegible]亦何有五湖遙望劉郎鼓

劉彝福州人嘗從胡安定講學以善治水見稱所至輒
有惠政熙寧中累官[illegible]史館神宗時知桂州禁與交人
互市交趾陷欽廉邕三州貶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

又除名為民編隷襄州

沈括錢塘人宋神宗時景思誼曲珍拔夏之磨崖葭蘆
浮圖城括議築石堡臨之天子使徐禧治鄜延而城永
樂詔括移府併塞濟之已而夏人寇永樂而禧敗沒括
坐不救謫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

邢居實恕之子有異才從恕居隨州作南征賦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熙寧中進士元豐中為御史坐與
蘇軾游蘄州安置

李安國宋熙寧間自洪都徙新化事母孝在位者以其
行彰著請入學教邑子弟未幾以奉母水[illegible]歸邑民敬

之有詩百餘篇號梅山老人集

張伯常河南人隱而不仕移居郢州司馬光送以詩曰楚江白迤邐楚山碧參差玉炊稻粒長縷切鱠魚肥

米芾吳縣人寓居襄陽為文務奇險善書畫好古鐘鼎器皿法書宋時補秘書郎累官知淮陽軍子友仁從高宗南渡至列曹侍郎工書法人以大小米帖別之

陳慥字季常蜀人寓居黄岡號方山子又號龍丘子幼嗜讀書以溪山自娛蘇軾謫黄與之往來倡和為作方山子傳

洪渥臨川人進士有文名監麻城茶場以死清貧不能

歸葬其孥遂家於麻城

范致君父愉仕宋為安州掌記致君登第後寓隨讀書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神宗朝仕權給事中忤蔡京著遵堯錄以排王氏宰相曾布使客餌以高爵瓘乃移書論其過布見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為動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後移郴州改衡州

田偉燕人為江陵尉因家焉作傳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無重複者黄魯直曰吾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

范純粹蘇州人仲淹子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金州坐元祐黨落職鄂州安置

范純仁蘇州人宋哲宗時知陳州因上疏忤章惇意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每戒子弟毋得怨惇江行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徽宗即位召還

邢繹字子儀其先鄭人父倞宋知鼎州因家焉繹以蔭入官元祐中知筠州俗多嚚訟平政清簡漸以無訟作燕居堂榜曰江西道院後倅襄與帥爭疑獄因不仕起知興國軍秩滿歸武陵號復庵居士

林用中與朱張二子同遊觀元祐間司馬光薦之除知

處州不就請監南嶽廟

秦觀字少游高郵人少豪儁有文譽元祐中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嘗見蘇軾於徐作黄樓賦以為有屈宋才後以御史劉拯誣其增損實錄監處州酒稅再削秩徙郴州安置騙管黄州

劉奉世臨江人敞之子仕宋為簽書樞密院事紹聖初知成都府為曾布所譖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常云家世事君內省不愧持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正須安以處之

呂大防藍田人宋元祐初為尚書左僕射與范純仁同
心輔政宣仁太后崩出知永興軍未幾言者論其[illegible][illegible]
役法貶秘書監居郢州哲宗問其兄大忠曰大防安否
為郎寄聲問之二三年可復相見也
韓維開封人累官資政殿學士元祐中拜門下侍郎忠
者譏之出知鄧州以少傅致仕紹聖中坐元祐黨均州
安置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累官史館檢討紹聖初以直龍圖
閣知潤州坐黨籍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起為黃州通
判後知潁州府監南嶽廟聞蘇軾訃以師弟子禮舉喪

言者論其罪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
趙彥若宋宗室為翰林學士紹聖初章惇當國惡元祐
黨人以彥若預脩神宗實錄謫居澧州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進士及第為河陽判官紹聖初拜
御史論劾章惇蔡卞蔡京編管房州卒紹興初贈諫議
大夫
張商英新津人仕宋為御史裏行以言事出監荆南鹽
商稅又以忤蔡京安置歸州尋移峽州
胡安國武夷人父淵寓蹟荆湖間至安國為湖南提舉
學事為蔡京所惡退居當陽之漳濱後仕至寶文閣直
學士卒三子寅寧宏皆以德學著稱寅仕至禮部侍郎
寅著讀史管見寧為太常丞著春秋通旨後徙居衡山
下卒葬湘潭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幼以道學行義知名于時哲宗召
對除右正言諫立劉后除名編管新州徽宗立遷吏部
侍郎尋以元符黨人謫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范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為翰林學士從司馬光編
通鑑居洛十五年哲宗時請補外知陝州言者希章惇
意論其脩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顧乳媼事連貶昭
州別駕安置永州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哲宗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
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編管澧州復承議
郎
劉安世魏州人哲宗朝為右正言嘗論蔡確章惇等妄
要定策之罪及惇入相落職謫嶺外徽宗朝既復職復
貶峽州
呂希純河南人公著子哲宗時為起居舍人張商英憾
之紹聖初商英為諫官力攻希純遂謫舒州團練副使
道州安置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徙洛陽政和中擢符寶郎

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行路萬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
益昌其詩賦詠尤工號簡齋體乆之召為徽猷閣直學
士
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徽宗朝為御史中丞論事忤權
貴罷知蘄州未幾謫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
張廷堅廣安軍人舉進士歷官右正言數上封事皆為
徽宗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後通判陳州以不附蔡京
列黨籍又坐嘗談瑶華宫非辜編管虢州徙鼎州
陳師錫建陽人徽宗時為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旨出
知潁州後削秩安置郴州卒師錫始與陳瓘同論蔡京

蔡卞時號二陳
曹輔南劍州人仕宋為秘書省正字徽宗多微行輔上
疏切諫太宰余深曰爾小臣何敢論大事對曰大官不
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少宰王黼奏
不重貴輔無以息游言遂編管郴州處郴六年怡然不
以介意
孫傳海州人為中書舍人宣和末言高麗入貢使者所
過騷擾勞費妨農宰相以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
置
杜昉宋通判密州建炎初寓居武陵會賊鍾相亂欲強

使從己昉駡不絕口遂遇害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除樞密院編脩秦
檜主和議銓抗疏倡正議排之檜特詔除名諫官羅汝
楫劾銓飾非橫議詔編管新州檜死銓量移衡州因留
家焉銓初上書宜興吳師古鋟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
謫廣州陳剛為賀聞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流竄孝宗
召歸經筵加資政殿學士謚忠簡
張根江西德興縣人由進士官至龍圖閣直學士高宗
建炎間以不附和議忤旨安置郴州
王濟開國元勳王審琦十世孫父宗鼎乾道四年自河

南開封府誥封脩武郎濟嘉定四年誥封忠翊郎高宗
南渡護蹕南來保障江黃任蘄州刺史見金勢猖獗寓
居當池即今廣濟卒塟千車坊山
王廷珪吉州安福人其郡人胡銓以排和議謫過海廷
珪送以詩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秦檜
怒流辰州武將馬羽攝郡事待之甚厚廷珪謝曰其罪
人也將累公羽曰由公獲譴其榮多矣更遣子受業後
遂登第
范彥輝紹興間為太府寺丞作夕陰詩云何當日月明
洲沈花王病秦檜指謗訕諷言者論貶荊門因家焉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吳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乞請復讎去權奸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宏何不通書宏作書止敘契好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以不可耳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衡山註皇王大紀著書曰知言

折彥質雲中人紹興中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初趙鼎為相屢薦彥質後秦檜專相以彥質為鼎所引郴州安置自號孫真居士

王德字子華通遠人物隸姚右軍入金兵入寇手戰數千百人狄人皆呼為王夜叉後趙鼎論之特加原有編置

郴州

李綱邵武人宋名相建炎初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會陳東言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

張浚廣漢人宋高宗時為相封魏國公寓居潭州因家焉浚都督諸軍事奏以子栻主管機宜文字累官直秘閣後累遷秘閣修撰知江陵府

邵宏淵大名人寓武陵宋高宗時賊鍾相反于湖湘宏淵將兵擒其渠魁授鼎澧統領楊么犯州宏淵擊敗之所轄世忠薦授閤門舍人與劉錡擊退金人同李顯忠降金將浦察徙穆等累戰有功仕至定遠軍節度使

王庶慶陽人宋紹興中樞密副使忤秦檜主和議力詆出知潭州為中丞勾龍如淵劾罷歸巴江御史胡汝明又論其譏訕朝廷謫三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于貶所

岳震父飛討李成駐兵黃梅詔進屯洪州以士卒經擾攘之後他人莫可懷輯因留震彈壓後被檜禍變姓名匿大河民間子孫遂家焉至今遺有故宋勅命及武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時世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豫鳴

岳霆飛第五子知兄震在黃梅可依潛奔聚焉古誌云岳飛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雷與難霖臨陣亡震霆潛往黃梅故鄉賢舊祀有曰忠臣岳震然飛死於高宗紹興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乙亥上距辛酉十五載矣檜尚根尤存惡岳州與飛同姓改為純州子孫亦不敢以岳為氏孝宗登極卹錄與恩者祇原從嶺南雲雷支裔而此派不及至追贈忠武鄂王震霆之子孫在梅地者悉宗鄂姓入今析為十三戶鄂家云

劉寶為岳飛裨將嘗從破楊么有功及飛遇害寶遂散其部曲隱居華容東山卒塟焉有墓存

陳敦厚仕宋為侍郎言事忤秦檜謫居靖州

芮燁吳興人仕宋為左從政郎嘗和流長鄉詩云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坐謫武岡軍秦檜死始放還

李褒開封人朝散郎自襄陽僉幕致仕居安陸翔草堂與黃薰諸公遊日以詩酒為樂今堂基在應通廟之東

郭雍河南人父忠孝從程頤學得其傳持憲陝西死於金人之難雍退居峽州放浪長陽鯉魚山乾道間徵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時封頤正先生雍傳其父學纂道書有易說中庸說行于世其凡球有文學號白雲先生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號牧堂老人元定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讀書往師朱熹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以薦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終焉時韓侂胄禁偽學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至沈繼祖劉三傑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州禁捕甚急元定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無幾微見于面目乃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舂陵人士咸趨聽講侂胄誅贈迪功郎謚文節

蔡沉字仲默元定之子從朱文公遊晚受父師之命著書傳發明先儒之所未及深究洪範數學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年僅三十屛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劉光祖簡州人仕為起居郎宰臣韓侂胄擅政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奪職謫居房州

曾紘南豐人從家襄陽博學善屬文號臨漢居士子思號懷峴居士亦能文俱有集行于世

秦紘山東單縣人以御史忤權要謫北洛驛丞辰郡士多從之遊搆亭驛傍日夕講論其中累官戶部尚書

魏了翁仕宋為起居舍人以論事鯁直史彌遠諷御史梁成大李知孝劾之遂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六年閉戶讀書著詩禮易春秋要畧及語孟要義凡百餘卷後奉祠歸蜀

孟宗政本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棗陽因家焉開禧初金人犯襄郢宗政率義士邀擊補棗陽令轉京西鈐轄

金人犯襄陽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蹀血以戰金兵敗走鋒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襄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

歐陽守道　歐陽新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為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為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

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為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一又薦必泰於當道子良代新守道復還吉州

謝枋得信州人寶祐間教授建寧府考試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坐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建疊山書院於州東專務講授著書後宋亡死事

康叔臨謝良佐高弟避世巴陵

文天祐廬陵人天祥兄寶祐間鄉舉署廣濟學諭造士有方邑治丕變以天祥死節不忍仕元遂寓廣濟之五里橋東家世業儒迄今未艾

趙葵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於蒲圻縣西種隱坊或云南嶽降神其家後為名臣

程居字谷隱珣之後裔籍隆興府武寧縣咸淳二年授漢陽縣主簿後徙蘄州居查山東迨今子孫宗之

王丙發字次宇廣都人博學強記雄文清辯咸淳戊辰登進士是時賈似道專政丙發對策抗直和陶淵明歸去來辭以見志累徵不就徙居慈利終隱焉子元明讀書尚義學原不瞻出金市租以助祭器未具出錢範銅為之憲司薦岳陽學錄轉澧州教授咸有譽績

謝端遂寧人宋末避兵江陵因家焉弱冠時與大都宋本同師王奎文明性理之學又同教授江陵城中時號謝宋後本擢進士第一仕至工部尚書端亦累官翰林直學士

宋衜潞州人祖元吉仕金為兵部員外郎衜書紀誦能文避地襄陽後北歸居河內元初趙璧經界河南聞其名禮聘之其後大兵守襄陽辟行元帥府事衜皆從焉軍中多所咨訪

鄧得遇邛州人宋徙居湘鄉累官靜江府元兵至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

生寧丑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湘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
俟我悠哉吾得其所遂沉于水而死
元○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從居漢中再徙居孝感
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强記通貫經史
遠近之士多從之至元三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同知樞
密院時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乃奏罷僧道官
天下稱快皇慶二年仁宗賜以孝感地二十八頃入見
必賜坐稱其字而不名延祐元年復拜平章政事二年
解政歸孝感卒謚文忠
劉安叔廬陵人至大間為澧州路總管秩滿籍居安鄉

永豐村
范瑄延安人任衡州路推官年老賜几杖免丁侍養遂
家于衡陽
李希賢遼東人延祐間乞老賜几杖免丁侍養遂家於
衡陽
察罕西域人博覽强記通諸國字書元仁宗時累官參
知政事得大臣體暮年居孝感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
號嘗入見仁宗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
薛天錫幼時僑寓孝感博學能文登元泰定進士知襄
陽縣終燕南道廉訪司照磨

趙吉甫其先蜀人徙居王沙與魯齋許衡友善衡至武
昌首問吉甫謂人曰吉甫天資聰俊高衡一著則其人
可知矣自號拙存以文學名於世
杜敏漢嘉人其祖因避亂自蜀至公安因家焉兄弟六
人好學不倦俱以儒業顯誨仕元為著作郎歐陽玄讚
其像
何廷蘭其先鳳翔人徙居公安仕元踐登省臺三十餘
年納忠陳善秉節不阿
曩東舜元蒙古人一名嘉台寓居澧州受學於瞿炳中
湖廣鄉試第一舉進士授蘇州錄事官至河南省參政

鄭菊隱其先閩人徙居長沙元統間再聘不起
姚燧字端甫姚樞從子任翰林學士承旨湖北提刑副
使後辭老寓居潛江舊縣北建藏書樓卒謚文事見白
鶴樓
蔣翅之江西廬陵人掌羅田學教因隸籍焉工吟咏凡
山水之勝多經品題
丁鶴年其先西域人元末寓居武昌之西山博學能文
慕蘇長公之勝蹟結亭詠詩性耿介不混塵俗年九十
終有詩集
譙仁夫末新縣人元末徙黃州明五經為時矜式授陝

西儒學提舉學者稱為麟州先生
季德成四川羅江人慈利州判官元季兵亂遂僑居
澧
劉九誠山東朝邑人至正間為湖廣參知政事兵亂寓
居安鄉軍牧村
蔣彥忠南昌人勸課蘄黃元末兵盛遂隱居黃岡麻安
鄉講學授徒因家焉
洪僑江西饒州人忠宣公皓之裔也元末授江州路建
昌令再授廣州路清遠令知世代將易掛冠不仕攜四
子二女過淮訪舊經蘄之黃梅悅山水環秀買田築室

隱居於此子孫世家焉
張頊字直翁其先清州人避居耒陽延師教子作舍館
賓賑貧施藥多有善行
易炳文襄陽人元末隨父友旺徙居沔陽父歿炳文廬
墓六年哀慕終身時人慕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鄉人稱
易孝子居前有池產蓮一蒂二花人以為孝所感
張德遠吉水人由鄉舉授大理評事時蜀川紛擾奉命
討平賜金帶致仕洪武間遊公安因占籍
國朝○詹同字同文舊名書婺源人至正中授郴州路
學正避亂黃州因家焉仕偽漢為翰林學士承旨　高

皇帝下武昌授國子博士易今名洪武元年命書孝行
及起家戰伐歷試艱苦為圖以垂世訓劉基疏請加禮
大臣同因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開說剴切六年陞翰
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與宋濂等為總裁官編輯日
曆寶訓以老乞歸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
管訥字時敏洪武初任楚藩長史四十餘年以忠謹稱
致仕王奏留祿養終身能詩著有蚓竅集秋香百詠詩
楊士奇廬陵人洪武初為學官以失印避罪至武昌流
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時楊仲舉戍武昌士奇途中值
雨偶憩仲舉家見其方為童子句讀與談有契士奇因

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士奇以無資為言
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教授于他處
楊仲舉姑蘇人洪武間戍武昌楊文貞公避地過其家
立談投契遂為患難交文貞被薦乃相引援仲舉累官
尚書
范承吉其先姑熟人學士常之後洪武初徙居蘄水北
之土門少孤廬母墓三年一日之野獲遺金數百守之
以還遺者有司以孝義扁其門其子後遷黃之魚博村
全戉字文域錢塘人洪武中以先世事謫居興國喪母
[illegible]嘗建言除佛老每施藥濟貧窮鼎山數十年[illegible]

文自娛不求人知有疊山錄三卷無子不再娶依弟以
老杤號心隱晚年號瓠落子自爲傳有軒曰瓜軒自爲
記
覃達石門人徙枝江偽陳萬戶甲辰歸附乙巳除荆州
衛副千戶洪武十二年調征四川黃坪寇奮不顧身刃
賊數人而死以忠勇功　賜營塋于大溪坪後裔累陞
衡州衛指揮使身歿長沙仍以此爲籍云
瞿大成其先合肥人通之孫能第三子洪武三十三年
能副李景隆血戰靖難兵于白溝河敗績及長子大芳
俱死之靖難兵旣南向無前大成懼遁之黃梅遂家焉

明年大都督柳良政牧補遵化戍籍三十五年從征韃
靼大破虜于鐵嶺可汗坤帖木兒死丞相馬兒哈咱乜
孫台樞密知院阿魯台歸款論功得武功中衛百戶弟
授親軍都指揮使司世劵以奉通祀今圖籍猶存
李晟廣西永福人永樂中隨父李縉紳遊宦中江西鄉
舉授常熟教諭議論嚴整多所造就陞平江縣知縣致
仕父爲遼府教授遂家焉弟昺廣西鄉舉官至浙江僉
事卒歸塟江陵
阮居仁交趾東潮州人洪熙間爲臨湘知縣遷河南通
判以老乞歸宣德間棄交趾地凡交趾人仕國中者咸
禁不許還遂家臨湘賜土田云居仁稼穡以終爲湘人
所重
周浩字季深四川人正統間仕黃州同知秩滿陞石阡
知府致仕附籍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景泰中進士授御史歷遷都御史
巡撫大同越豁達有才畧值北虜滿都魯孛羅往甘肅
西海越率兵蒐套大有斬獲陞兵部尚書封威寧伯言
者論其邀功開隙謫居安陸復起左都御史總制三邊
加太子太傅
周銓楊州人其先戍籍雲南景泰間鄉薦天順進士寓

居江陵任刑部郎中慎于用罰能聲丕著
毛翔定遠人戍籍雲南天順壬午鄉薦任巴陵教諭寓
居江陵遂家焉
李克嗣字士脩其先隸籍內江父吉安爲華陽王府教
授遂家澧州舉成化丁未進士初知隨州廉明誠篤治
民事如家事隨人德之歷都御史巡撫應天浚蘇州白
茆江進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克嗣襟度弘遠所至以政
績聞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州人父景官澧州繼娶
巴陵張氏女附籍巴陵一清幼頴敏同知鎭江胡欽許

以文亂焉薦舉奇童為翰林秀才成化壬辰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景卒于京邸一清歸櫬巴陵舟經鎮江欽留之遂家丹徒後薦陞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巡撫陝西總制軍務逆瑾擅柄逮詔獄大學士李東陽救免會寘鐇據寧夏以叛仍起總制西夏遂與監軍官張永以密策發瑾罪瑾以此伏誅召為戶部尚書尋入內閣加少師大學士吏部尚書被劾去尋起兵部尚書召入內閣以與議大禮者不合疏其過削籍後復其官卒隆慶初諡文敏

沈鍾應天人弘治間任湖廣提學副使發明經旨士習

丕變遂家江夏性恬澹所居一室圖書數帙焚香靜坐而已

劉武臣內江人弘治中舉進士任知府徙居澧州博學能文都御史吳廷舉聘修通志

吳欽仁和人舉進士為刑部郎中訊鞫詳慎有迎篤稱究者連引千數輩欽悉縱之嘗奉 勅賑饑慶陽全活甚衆後任湖廣副使督屯奪其侵于豪右者五年增賦十萬尋以病解職貧不能歸遂家沔終焉

牟斌 華亭人錦衣衛指揮正德初淮安知府劉祥忤中官逆瑾怒逮祥下獄使斌鞫訊之二人明祥非罪瑾愈怒矯制謫斌戍沔陽衛百戶而祥竟論戍邊兩人從居省城嘉靖初詔復其官而斌先卒祥得赦未幾亦卒兩人皆讀書能文斌純謹簡靜祥雅飭稍通融在邸舍中瀟然如儒生士論高之

劉瑞字德符內江人進士翰林檢討以忤劉瑾勒致仕奉母就道迂由蘇浙放武陵止澧家焉澧諸生及四方士從遊甚衆提學蔡潮為立澧蘭書院瑾敗起累官禮部侍郎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正德中由吏部主事忤逆瑾謫貴州龍場驛丞歷南考功太僕鴻臚以副都御

史督南贛戡定猺寇討平寧藩之亂進兵部尚書封新建伯督兩廣卒早有異質徧究諸家憫訓詁之習塗民耳目毅然以明道正人心自任直指良知於是海內翕然宗之初赴龍場往來常辰留辰虎谿寺者數月學子興起至今不衰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增城人弘治中進士授翰林院編脩歷南京兵部尚書嘉靖癸丑年八十八遊衡山講明正學楚士為立書院請衣冠候埜乃其師新會白沙陳公嘗期嘉魚大厓李子為衡山遊不果至是立祠於埜衣冠杞之踰三年丙辰年九十一再至有遊南[illegible]

[illegible]詞翰彙為集
[illegible]中吉水人正德[illegible][illegible]以諸生薦省元舉戊辰進士
[illegible]于吉水仕至都御史幼砥礪志行追蹤古人不解流
俗寓隨家甚貧嘗竟日不炊正襟對客意泊如也及仕
操持益嚴而愿厚無阿隨則出天性特稱名流
鵝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歲
頭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江陵
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嘗累高
貲生少失父母以亡貲省家益貧然性嗜酒家貧不能
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

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也
生始慕俠能挽強馳騎間出其餘智為小詩輒自喜不
欲以示人又稍稍遊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頗[illegible]
髭者生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勸生益習此可作生業何
乃日沉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以是里中盡目為狂生
亡所知名年三十會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
仰天嘆曰咄嗟大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
其兄而自囊書遠遊遊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
餘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
蹇驢行長安道中[illegible][illegible]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其以

詞進公卿間聲稱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illegible]
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亡所
遇又去之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
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
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
尤工眼鬖鬖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
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南伏延陵季子祠
下涉吳會訪錢唐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新河
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
在井陘嘗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毋

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
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繪則日擔粟詣
寺門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依岨陡絕
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臥其中第繙華嚴經
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為逋客將逐之而
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為禮
會旁舍賈欲覓詩為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即與
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
也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
旅人逆旅人愈慙感生復白衣其垢敝者長揖[illegible][illegible]

去也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過巫巴下荊[illegible]
於浮陽返於黃岡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
鈞州有党中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强致之家
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
傾其橐中書縣之衢唐氏異生所為要與之飲食歡相
得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為刻其詩傳荊郢間更
贈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為冊砯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
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始
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
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

凡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穫栽十斛生以其半易
米雜栽以日度一餐稍美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
絕口是時吳人徐某為荊州太守聞生高自徙物色之
生始匿不欲見太守至再始[illegible]明日生戴紫籜冠衣皂
綃衫報謁据太守上座太守偕入觴觴私語曰客顧妄
亡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徐[illegible]解中而太守之[illegible]
奉太守意皆浮慕生為謁[illegible]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
肯往太守為生授室城中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
見訪是日太守偶先[illegible]所[illegible]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
是太守給我也比[illegible]非卧不欲內太守太
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蒙僅偃壁下太守
嘆曰若欲為麗[illegible]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
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
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棼欲從之遊而貧
不能促裝齎乃詭為羽人裝手持一缽累敗衲而行乞
於途自江陵豕足數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為太守客
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
見持河豚酒者不為謝亦不知為誰其後持河豚酒者
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
金為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為金耶東海若[illegible]

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illegible]于海上而[illegible]
其性骯髒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彊也居三月別歸江陵
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illegible]
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比奏當成而遼王
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為遼王上客而又為人倨卒以俏
介故不及于難後遊石首為少年所窘辱發憤去因並
髮為頭陀不知所之贊曰昔孟襄陽以詩窮頗藉與荊
州張長史盈田王右丞游二人嘗薦之玄宗朝即不用
而襄陽之名以附青雲益高生五言詩有逼類孟襄陽
者知閑居云平生款段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日海上云

城械盡而墨子守之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
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不言王問其故
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欲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
漢○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
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
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
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

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
人侍方辯天下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
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
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
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夫卜筮者
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
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
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
卑污也司馬季主曰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

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
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故
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
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
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
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
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
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
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

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
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
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
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
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
傳工於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靈帝時舉孝廉官
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顒客游洛陽顒探知其學
謂人曰仲景之術精於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
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仲景曰君年至

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後半年必死宜服五石湯屢
幾可免仲宣時年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
居數日復見仲景乃佯曰五石湯已飲之也仲景曰觀
君氣色非飲藥之診何輕命欺人如此邪仲宣益深惡
之後二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
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仲景宗族二百餘口
自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一維時大疫流行而
傷寒死者居其七乃著傷寒卒病論十卷行於世蓋推
本素問熱論之旨兼演伊尹湯液而爲之探賾鈎玄功
侔造化華佗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仲景文著金

匱玉函要畧方三卷上卷論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
其方并療婦人爲千古醫方之祖自漢魏以迄於今海
內學者家肄戶習誦讀不暇如士子之於六經然論者
推爲醫中亞聖而范曄後漢書乃不爲仲景立傳故著
之於此

三國○吳趙達長沙下者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
不可勝數孫權使達占之云天地川瀆相通如人四體
鼻衄灸脚而愈今餘干水口常暴漲一洲形如鱉食彼
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造祭祠之并遣人至彼祭以
犬牢斷其背饑遂止民不相殺其水在饒州余干縣出洽

晉○桓石虔有材幹趫捷絶倫隨父豁在荊州於獵圍
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
虔因急往拔一箭猛獸跳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
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病者多
愈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善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爲晉
朝書畫第一元帝時爲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
尚於武昌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出名
畫記

王叔和高平人也仕晉爲太醫令晉亂僑寓襄陽性度
沈靖潛心方脉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平生雅好著
述乃本黃帝素問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暨張仲景華元
化之書撰脈經十卷凡九十七篇敘陰陽表裏辨三部
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
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痾纖如指掌其文約其旨遠其
理奧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按其法而用之厥
驗如神毫髮不爽自難經之後闡明脉旨殆無餘蘊觀
其自序有曰脉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
在心易了入指難明謂沈爲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爲遲

則危殆立至況有數候供見異病同脉者乎夫藥爲
用性命所繫和鵲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
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
下焦之問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術奥而不售
遂令末學昧于源本互滋偏見各逞已能致微疴成膏
肓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
逮于華佗經論要訣合爲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
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誠能篤志研窮究其微賾則可
以比踪古賢代無夭横矣夫自王氏脉經出而海内學
醫之士咸知所宗叔和又有脉訣四卷脉賦一卷纂次
張仲景傷寒論爲三十六卷行於世墓在峴山下
南北朝○宋庾季才江陵人幼誦尚書通易好古玄象
江陵覆滅宇文泰見而禮之時衣冠多役厮賤季才散
所賜購親故泰因感悟出梁俘奴人數千宇文護執政
問天道徵祥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及護夷滅諸言符
命皆誅獨季才以緯候勸護歸政因賜粟帛楊堅爲丞
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符兆已定縱言不可公
併爲此韻事乎堅默然大定元年正月上言乎曰清氣
如樓蓋兒國城上尋變紫逆風西行王氣已見宜應天
受命堅從之帝夜與高熲蘇威定議遷都季才旦奏漢

營此城八百歲水鹹鹵不宜人且玄象圖記龜兆允[illegible]
宜遷徙帝愕然曰何神也遂詔施行於是令季才與其
子質撰垂象地形志仁壽中卒所著靈臺秘苑一百二
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行於世
初質爲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熒惑入斗何如對曰
斗楚分玄感之封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宋○蔡鐵善卜爲南郡王義宣府史王在鎮武昌於内
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内函中命鐵卜
函中何物兆鐵咲曰得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之鼠背
明而尸彎派射之絕其左股腹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
見信剖腹而知王立命左右剖之皆如鐵言遂賜錢萬
貫出渚宮舊事
宗炳字少文其先南陽人祖承宜都太守徙居江陵父
繇之湘鄉令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乃辟少文爲主
簿不起武帝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帝善之
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武帝移書召少文爲太
尉掾不起宋受禪頻徵竟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
文慨趣遠遊荊巫南登衡嶽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
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絕惟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恒就受

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代居江陵不應召辟驃
騎將軍豫章王嶷辟爲參軍測答曰何得謬傷海鳧橫
斤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
畫尚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
行障上坐臥對之又永業寺佛影臺皆稱絕工南齊記

梁○陸法和隱江陵百里洲人莫測入高要紫石山無
故去蠻賊果亂人以爲前知侯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
於江陵法和救之至赤沙湖乘輕舟不改胄縱火返風
約大潰走法和謂湘東王曰侯景無足慮蜀賊將至已

果至一戰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城旁有諸葛孔明弩
箭鏃一斛許掘如其言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令弟
子掘得龜放之山中八鼎山入多惡疾藥之差毒蛇猛
獸授禁戒不爲人害江湖結不放生漁者果亡所得少
得即風雷懼其人而還之將兵華軍漁逆者使猛獸夜
噬葬爲人置宅墓求福戒曰勿繫馬於碓人逆之及憊
戒及馬已斃其術能奇中如此在江夏慮梁室衰聚
兵欲襲襄陽元帝止之法和謂帝疑己乃還洲埋其城
門白衣坐葦席及聞梁元敗喜凶服哭之后入齊爲太
尉無疾禮佛坐絕衣終斂入棺尋開不見

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守武
帝修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
僧繇傳寫形像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
栢堂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
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
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折毀又金陵安樂寺畫四
龍不點眼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因請點之
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
曹大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龍泉亭
其畫留在秘閣時未重之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

其壁人方知神妙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折爲
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告云我
有同侶離析多年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當以法力
助君祿以錢帛求于其處果購得之疾亦尋愈劉長卿
爲記述之其張畫所有靈感者多不可具載又潤州興
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汙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
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飛
來出朝野僉載

盧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
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

遲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劉宋將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乃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杲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蔡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宗古烈梁武帝至建業惲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司馬天監元年除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

律惲立性貞素早有令名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和武帝登景陽樓詩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歷廣州刺史秘書監右將軍再爲吳興太守爲政清淨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情事未施行卒惲嘗以今聲轉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理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日將朝見惲投泉不絕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琅琊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奕棊使惲品定棊譜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惲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諸術盡其精妙

北齊○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琅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峰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能工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亦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北唐斷

唐○李子牟者蔡王第七子也風儀爽秀才調高雅性閑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孟春望夕

高列彩燈其時士女緣江喧闐縱觀子牟客遊荊門適逢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於是同遊贊成其事子牟即登樓臨軒迴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從喧而子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叟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狀貌古峭辭韻清越子牟洎坐客爭前致敬叟謂子牟曰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其樂器常常耳子牟則曰僕之此笛乃王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笛之中此爲至寶平生所視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及而叟以爲常常豈有說乎叟曰吾少而習焉老猶未

伭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以爲不然嘗爲一試乎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其人子年因叩頭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所貯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齎至子年就視乃白骨耳叟付子年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年彌不自寧虔恭備極叟乃授之徹弄坐客心骨愁然叟曰吾愍子志尚試爲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諧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在矣 出集異記

懷素零陵人觀二王真跡及二張草書學之書漆盤三面俱穴贈之以歌者三十九人皆當世名流顏真卿作序李白詩有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之句

區純衡陽人大興中作木市四方丈餘開四門有木人縱四五鼠于中欲出木人輒以椎椎之 出酉陽雜俎記

僧邪荊州陟屺寺僧善照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貼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旁挾者虎威也當刺其中者虎威乃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掘之時必有虎吼擲而後不足畏虎之魄也深一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出酉陽雜俎

周賢者居虢州深山不詳其所自與相國裴炎之爲司戶相善謂司戶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二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即今事猶未萌尚可脫禍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章醮可以移禍爲福矣司戶於是急還都謁兄炎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歲餘天皇崩太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炎恐搆隙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言願其黃金令求賢者時賢者已移隱襄陽山中乃求得之告以兄言賢者曰往歲禍害未成故可壇致請今不能矣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左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久不可令君與君同禍可求百兩黃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增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然急去官司戶即去官移家襄陽月餘而讒風疾數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陽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朝夕何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犬齧其首失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元於左足下竟如所言

廬山人荊州人[illegible]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大南
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
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
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
形隱德洞過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
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君予可告之將午當
有求糴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
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君
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
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

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木捍之少頃聚人
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廻避才午其人乃去行數百
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乃號適張
所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
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為辦其送死張欣然從斷其
妻亦喜及市櫬槩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趨之如
市盧以為煩乃潛逝之後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
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之陸時將入京投相
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宜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
堂有錢一甕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一歲君慎勿

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
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
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甕散錢滿焉陸
喜其妻亦裙運紉苧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悉頭痛不
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
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於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
之不顧馳歸熙而瘞焉兒女乃愈盧生道復州又常與
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
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
敢不敢其侶詰之盧曰此輩盡劫賊也其異如此元稹

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
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
以解形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
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龐安時字安常蘄水人兒時讀書過目成誦父世醫授
以脈訣安時曰不足學學黃帝扁鵲諸書通其說時出
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已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
乙諸秘書及經傳百家之涉醫道者嘆曰扁鵲之言深
矣所謂難經者寓術於書使人自求之耳遂著難經辨
數萬言主對集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立愈求日益衆為

開邸舍在之所[illegible]無數病家持金謝不取也有婦且
產七日不下其家不知所出請安時治之見則連呼不
死令作湯熨其腰腹自爲拊摩上下有間微痛舉子人
以爲神安時曰兒出胞手持母腸藥石之所不及吾捫
兒手鍼其虎口即縮取兒視之果然其神妙類此年五
十八疾作門人請自診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
脈也今胃氣絕死矣後數日與客坐語卒
袁隱居家于湘楚間善陰陽占歌訣一百二十章時貞
元中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
來謁公公常聞其名即延與語公命筭己之祿仕隱居

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
未嘗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
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朝節制淮南再入相
而薨年五十六時元和九年十月十三之數豈非懸解
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
王彥伯荊州道士也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
百不差一醫術盛行應接不暇廼列三四鑪煮藥于庭
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寒
者飲此各飲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謝無不效者裴尚
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遂迎使視之候
脈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
伯曰中無腮魚毒也其子實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
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
朱翁鄂州道者州將陳士明幼而勇居常鬥雞爲事多
畜雛即知其後之勇怯聞其鳴必辨毛色其時里有道
者朱翁得縮地術居于鄂築室穿地環布果藥手種松
檜皆成十圍而未嘗遊于城市與士明隣翁常與之遊
而士明每藥抑於翁翁曰爾孺子無賴以吾爲東家丘
吾試戲爾士明之居相去二三百步翁以酒飲之使其
歸取雞來閉自辰而還至酉不達家度其所行逾五十

里乃顧視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
要侮於我乎士明云適於中途已疲極詎敢復爾翁乃
釋之後敬事翁之禮與童孫齒焉士明至元和九年出
戍巴丘遂別朱翁爾不相捨去
衡相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
相在京舍宣平里時李林甫爲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
則鄭少微嚴米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
此見人衆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爲重則
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管爲先則公居冢宰之任然
今秉州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加以列第分土寵榮極矣

恩網繆人望浹洽集南省之官秩牌數四握中樞之
載盈二九縉紳仰威黎庶瞻忠將古所未有也顧嚴
鄭曰前間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禮遇否則悔吝
生矣時嚴鄭各負才名李猶孱弱未逮二公有輕忽之
心及聞相者言以爲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
辭去後李公拜中書鄭時已爲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
鄭曩者宣平相人咸以爲荒塘之說乃徵有中者無何
鄭出爲岐州刺史與所親話其事未期文貶爲萬州司
馬嚴自郎中亦牧遠郡

張山人者伎術之士曹王皐貶衡山時常出獵因得群

鹿十餘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
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持呪力禁之少
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纔及寸負囊柱杖躞躞而行衆
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一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
遂見跛足而行即告王曰此人易追止十數里遂命走
馬向上逐之十餘里見一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
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
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
鹿無狀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
王遣左右視之諸鹿伏在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
由曰行數里忽然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見乃舊識焉
其足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侯觀主即從容遣之未幾
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繫馬於觀門灌穢頗甚觀主
見而怪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數日客遇山人山
人謂曰君方大厄蓋有所犯觸客即說前日所與道士
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爲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
不然不可脫也此爲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
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覆之身別處一室以棗木作
釘子七枚釘地依北斗狀乃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
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即回求得木等果依前法設放安

處未至郴州于山館半夜忽大風雨雷震於前屋須臾
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
搜捕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栢木已爲粉矣客益懼
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
人厚報之也 出原化記

白皎者荊州人有法術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
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爲舟子王升所侮宗仁力不能
制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位因得重笞宗仁以他舟上
峽發荊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失纜篙棹皆不能制
舟人曰此舟已[illegible]人所害今無術以濟進不五百里

至石灘險四難處一江…計其奸心度我舟之適至
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具備焉宗仁方召僕循岸以巨索
係而維之翌日至灘船果奔駭狂觸悉從兆沉須臾瓦
所賴只有余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宗仁即與僕使蔭於
樹下糧餼什具絶無所有觸危辛苦憂悶備至及暝因
積薪起火環之而寢夜深忽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
異皆挾利刃瞻顧睢盱言語兇悖宗仁因大語曰吾今
絶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
死矣山獠相視遂令兩人起米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
宗仁賴之以俟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

湖廣總志　干　方伎

術者甚衆過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
犯之非沒溺不已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蛟者法術
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宗仁因懇其請焉山獠一人
遂行明日蛟至黄冠草服杖策躡屐姿狀山野禽鳥爲
伍宗仁告以窮遇之端蛟曰損事耳爲君召而斬之於
是雜草剪木掃地爲壇而蛟立中央夜闇月映水碧山
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蛟引氣呼叫召王升發聲
清長激響遼絶良久山中忽有應蛟者咽絶因風始聞
久乃至蛟處則王升形魄焉蛟於是責其奸蠹數以非
狀升求哀俯伏蛟叱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痢血而
死升號泣而去蛟告辭宗仁遂解衣以贈蛟蛟不肯受
而去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蛟
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聞集
周生者唐太和中廬於洞庭君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
多敬之後將抵洛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
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
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
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
懷袂乎信乎或笑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爲則妄矣
因命虛一堂縣四垣不使有纖隙且告客曰我將梯取

湖廣總志　王　方伎

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
見天地曛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
矣客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
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入肌骨生曰子不
信我今信之乎客再拜謝曰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
尚昏晦食頃方如初也出宣室志
許少尹寓渚宮荊南節判司空薰與京兆杜無隱即滑
臺杜常侍之子泊蜀人梁震俱稱進士常訪少尹一日
許謂薰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
奇唯大賢忽爲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

達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郤思歸蜀甚
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沂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
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詰之
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矣
俞叟者江陵市門監也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
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
不爲禮旬餘在逆旅未果還叟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
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自存親府帥
王公重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命
也叟曰我亦困者無以賙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於我舍

少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入其居摧簷破牖置席於地
坐語久之所食陶器脫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
山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適聞王公亡藉意殊怏怏今
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洛裝糧之費不亦可乎因
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
綬金帶俛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因
誡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不能自給故遠來仰給汝而
曾不以禮豈親親之道也今不罪汝可厚遺之紫衣僂
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無僕馬可致一馬一僕繼
二百疋以遺之紫衣者又俛而揖於是以前缶合地上

有頃視之已無見矣明旦叟謂呂曰子可疾去王公
已召子矣及歸王果召之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俞
軍府務繁竟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之驛
亭與燕游累日贈僕馬及二百縑呂生益奇之然不敢
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與友人會宿語及靈怪始以其
事聞於人也宣室志

杜鴻漸竟陵僧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
得蹇之漸繇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字鴻
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
精鞏縣爲甆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

不利輒灌注之羽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桑苧公貞元
末卒

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退知
星者咸謂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星反爲福耳衆然
之岡詣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唯木星爲福神當以帝
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
晉公昇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
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
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爲緋衣牛字者人即朱也所以裴
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記乃

斯事也安知釣於磯山之末乎

王棲霞自湘川寓江陵白鷺湖善治易窮曆候陰陽之術所居手植桃杏成數十列四滿其宇時比之董奉棲霞辭讓不敢當笑而言曰吾獨利其花核袪風導氣耳安敢述古人餘事每清旦布蓍爲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爲生計大曆中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參驗其年棲霞驚曰家去幾何老父往矣不然將仆於道老父出棲霞顧百錢乃成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棲霞甲子乃嘆曰吾雖少而本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鑒死復何恨至期即沐浴更新衣焚香拜天地畢與妻子訣俄頃而終

呂卿筠洞庭賈客卿筠常以貨殖販江山雜貨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羨即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以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時一盃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鬚眉皤然去就異常卿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維漁舟於卿筠舟而上各問所宜老父曰聞君笛聲嘹喨曲調非凡我是以來卿筠飲之數盃老父曰我少業笛子有性可教卿筠素所躭味起拜頓爲弟子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絕小如細筆管卿筠復拜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其小者爲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卿筠曰願聞其不可發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帝太乙元君或上元夫人大合天樂而吹者若在人間吹之天動地拆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岳崩裂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崑丘王母及諸真君等合仙樂而吹之若於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墜地百獸腦裂五百里內稚幼振死人民僵踣不暇言其餘也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吹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終一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瀁

魚鼈跳噴卿筠及童僕恐聳讋慄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檝大恐老父遂止引滿數杯乃吟曰湘中老父讀黃老手援紫藟生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杯謂卿筠曰明年秋與君期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至明年秋卿筠十旬於君山伺之終不復見也

曹王皐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捲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豈凡尚那上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皐捧而嘆曰不意今日復逢至寶指其[illegible]之狀賓佐唯唯或有非之人皐曰諸

公未必信命取[illegible]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拌心
以油注捲淵而泄不浸涌盖相契無際也阜曰此必閹
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先人
在黔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
梁新武陵醫士也崔鉉鎮渚宮時有富商船居中夜暴
亡至明氣猶未絶鄰傍新居切近聞之乃與珍視曰此
乃食毒也二兩日方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訪亦不
食於他人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其僕夫曰好食竹鷄每
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
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姜絞汁齒而灌良久方蘇崔聞

而異之召至安慰稱奬資以僕錢馬帛入京致書于朝
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
田良逸元和初南岳道士道業絶高遠近欽敬不事浮
飾而天格清峻山人見者褊吝盡去侍郎呂渭楊憑相
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邀請
至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
髮敝衣欣然就輿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獄觀
建黄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待晴田亦無
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illegible]升壇上天
已開晴楊寧迎至[illegible]州田方跣足使至[illegible]舟使行使

[illegible]以般被追及於衙[illegible]坐皆砌着儀傍若無人揚毋
[illegible]亦不止之特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
詢牘賀尉遺銀罷受之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者還田
謂曰報汝侍郎歸無憂也未幾量移杭州田平生未嘗
干人人亦不敢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名弟與呂渭最
深愛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
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床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
溫泫然降堦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又蔣含弘與田良
逸爲莫逆交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類凡
事于田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貞觀

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
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歸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
時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將聞之
曰我本以符卻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
交用術焉取符本焚之自此絶不復留意焉未幾與俱
蛻去 出因話錄
張仕政荊州外科醫善治傷折唐王潜在荊州有軍人
[illegible]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藥酒破肉取[illegible]許大如
[illegible]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illegible]復問張曰
[illegible]日所出骨寒則痛可處[illegible]也果獲於[illegible]令以湯洗

則於絮中其痛即止王子弟押之試其戲術張取草一
揀再三揉之悉成蛺蝶飛去又畫一婦人於壁上酌酒
杯飲之酒無遺滴遂巡壁上婦人面赤半日許其術終
不傳人出逸史
後唐○向隱天復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原隨
溫克循司藝庫在城郭稅舍並馬與向隱比隣隱乃張
之門人工曆筭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特進曰
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灾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
豈有一時受灾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修
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為丘墟他日復謂克修

曰此城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稱國親
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
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溫以為悪虛殊不介意
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兒到老却作
醫人後果客教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
戮方驗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為朗人雷滿所
據襄州舉兵奪之以趙匡凝為留後大梁伐襄州匡凝
棄城奔蜀為梁將賀瓌所據而威望不著懼朗繼侵不
敢出城自固而已梁王著武信王季昌自潁州刺史為
荊南兵馬留後下車日擁數騎沙頭朗軍慑懼稍稍而
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米符國親之說克修
失士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
醫娶婦惟生數女書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大
軍圍江陵溫克修上城白文獻王文獻大之全信溫以
事前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
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治至南平王即位此
程更遠果在茲乎向先去亂就治不知所終、
王氏王蜀黔南節度使保義女適荊州高從誨之子保
節未行前夢寄羽服怡聰敏善彈琵琶因夢異人頻授
樂曲所受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黃有一夕

而傳數曲有一聽而便記者其聲清越與常異頗於仙
家紫雲之亞也乃曰此曲譜請元昆製序刊石於甲寅
之方其兄即荊南推官王少監貞範也為製序刊石所
傳曲有道調宮玉宸宮夷則宮神林宮蕤賓宮無射宮
玄宗宮黃鍾宮散水宮仲呂宮商調獨指泛清商則商
紅銷商風商林鍾商醉吟商玉仙商高雙調商角調醉
吟角太呂角南宮角中宮角蕤賓角羽調鳳吟羽風香
羽應聖羽玉宸羽香調大呂調其曲名一同人世有涼
州渭州甘州綠著莫輯傾盃樂安公子水牯子阿泛濫
之屬凡二百以上曲所異者徵調中彈湘妃怨哭顏回

常時不彈徵調也王適面氏數月而夭得非謫墜之人
乎孫光憲子婦即王氏之姪也記得一兩曲嘗聞彈之
亦異事也（出北夢瑣言）

馬處謙病瞽厭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常於安陸鬻筮
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只臻其妙我有秘
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
筭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
名誡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
王侯之門馬生得訣筮事甚驗趙匡明棄荆入蜀因隨
至成都王先主令杜光庭先生密問馬生享壽幾何對

曰壬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
兩即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卒
（出北夢瑣言）

宋○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善辨骨及命術謂公
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欲清貴自餘俱弱已俸外
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史益王生辰使得
金幣方奮歸於第欲晋之爲潤屋忽一綵自地起立久
而方什遂感疾月餘而卒

郝絲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舍于相國寺每察脈
知其人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之吉凶所言若

神上大夫爭造之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
僧而僧結吳叱納王部帳甚衆謂智緣與俱至邊神宗
命智緣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皆因以輸款召
還以爲右街首坐

洪蘊長沙人本姓南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生洪蘊
年十三出家於郡之開佛寺習方伎書後遊汴京以醫
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大師咸平初補右街
首坐累轉僧錄洪蘊尤工於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
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

張僧名大椿字繼老德業廣照善盡醫術工書筆力遒

勁紹興初潭帥以其能醫與俱至行在得召見賜住雪
峰凡十八年今大覺寺碑乃宣和庚子歲大椿所書嘗
自贊其相曰頭雖然禿有救人心肝面雖無鬚有活人
手段身披壞衲殘雲消餅橫扶藜剛有斷雪峰項上八
千椿佛果一枝遮大半

元○張康湘潭人早孤力學通術數宋亡隱衡山世祖
遣中丞崔彧祀南嶽因訪隱逸得康還以聞召見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郎仍以内嬪松夫人妻之十八年上言
歲壬午太一□□宮主大將客參將因直符治事正屬
燕分明年春京□盜起事干將相後果盜殺阿馬合等

日本康言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尋乞歸不許遂
上大夫秘書監卒

宋如菴黄岡人儒醫診視有方撰傷寒大易覽一編為
時所宗

樊子胥麻城人讀書明理審病察脉預知十年生死醫
學宗之

國朝○甘鋭字致能頴敏涉獵永樂間舉應賢良至京
以老歸長於醫所活者衆不受直尤精堪輿家理子棨
宰閩迎養年餘太白晝見公善天文嘆曰禍作矣趣册
遂卒明年沙賊起子以父喪免其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
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與俗寡諧求者非其人
不應雖素與之昵好一言弗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
國公朱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平江伯
陳禮聘渡江聞譽日起　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
鎮撫待詔　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　召蓬首垢面曳
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泉圖
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動
色　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權
貴人求畫又多不與作是權貴人怒數短之　上無何放
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終日不飯其在南都諸豪客日招
偉酣飲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諸豪客競集妓餌
之　孝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
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楚蒙　恩恭掃武昌數
月遂次釆石有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稱疾
得歸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　武宗即位遣使
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死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
葬於金陵

百歲楊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云何自言姓楊家
本秦人附貫於荊州人有見之四十年前者其色變白

今更漆黑變童子方碧色口皆鯢齒疑落而重生者也
約其年可百歲故稱百歲楊云乃百歲楊自憶其生為
天順二年計當百二十餘歲矣問之天順年間事則又
惘然不省所居挾二姬百歲楊云吾非不能得三姬得
三姬即不死矣知其以御女術長生而士大夫慕長生
者多從百歲楊將而叩其御女術其最尊信而師事百
歲楊者亦莫如某都御史余行部荊州召百歲楊見之
身衣皁綯短衫襍衆人中蒲伏庭下年且十歲人耳呼
之食即食呼之飲即飲與之語輒多笑然不甚了了叩
其長生術則以御女對余曰術可授乎曰否百歲楊曰特易

易耳共都御史者已得吾術之七其人亦可百歲也余
既遣百歲楊去頗怪其說以以口語哄世而疑其中自
有奇秘必不輕以授人者然余去荊州歲餘所謂共都
御史死矣死時年未六十也又歲餘余過真州而荊州
人有為真州小吏者問百歲楊云頃有貴人役市一姬
與百歲楊御之一夕術敗自度必死明日遍謝諸素所
往來者與之訣後數日果死贊曰蜀中張博士先生與
余言少時往來峨嵋山有老人亦稱百歲楊蜀與楚道
相屬疑今居荊州者即其人也張先生好談黃白事以
為神仙必有余哄曰世曾見不死人耶第有遲死者耳

魏之雜結唐之李元奘宋之譙定其人皆至百數十歲
彼豈盡以御女長生耶如今百歲楊者疑有天授非人
力也若其術果有之能不廢其富貴之欲而坐躋彭聃
之算則秦漢間天子何不能為而有待於今之士大夫
為紛紛無厭之論也作百歲楊傳

黃昇字啓東京山名醫也善察脉有分巡僉事戚公過
縣晨興欲發忽疾作不語呼昇視之昇曰脉與證不應
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鷄昇曰此必食後就寢有蜈蚣
過其口鼻中毒耳為處劑投之立甦戚猶未信乃更烹
鷄置寢處果有蜈蚣三枚自梱項下又儒學而有王氏
二子俱為諸生母病請昇治之昇診其脉曰微恙爾數
劑使愈已而二子並以脉示昇昇驚曰二君脉俱不佳
須調攝王氏兄弟未以為然明年相繼沒又諸生張才
任病昇診之曰無害行當愈爾然有一事君脉賤至明
歲當防試事後督學者臨縣果被停其它奇中皆類此

李鍊師守貞居白鶴觀有道術能於掌起雷縣嘗大旱
官命守真請雨結壇如常法刻期須應至日於鵲嘴山
雲霧中見雲長冠劍擁現已而洪注令鍊師李易其裔
徒也頗傳其術嘗為景陵人祈雨有應其縣官以匹馬
謝之

徐巫師秉清能治鰻自云得諸異人其法以辰砂書黃
菴符於神前置香燭默呪數遍以絲綿裹之而繫以絲
線令患者吞焉置盆水其前乃曳而出之鰻與符俱下
無論鷄魚骨及宅食物皆立愈至今子孫傳之

楊巫師道玄弘治間自言嘗遊三茅山悅南濃行持頗
驗旱歲上人懇之擊泉法用桃符以犬[illegible]塗之置泉穴
中俟水湧出以滙注於穴口急攘而成[illegible]持遊野中頃
刻雷雨大至道玄仍以朱書飛蜈蚣[illegible]上驅雷擊之
所指立碎每道玄所過從人乞請不[illegible]以南法戲之
或書飛蜈蚣向婦人即自裭衣未年已女自外來道玄

以爲乞婦亦施此法女赤體近前道士悞惱焚棄法書
不復作
孔蓑衣者嘉靖丙午丁未間過京山縣就賣菜兒乞蘿
菔欣然與二枚孔曰汝明微有財喜已而從食店求食
店人叱之孔曰勿叱不久此且爲赤地明日店果火賣
菜兒於餘燼中拾得銀半錢
萬玉山者名福敦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輒厭弃
童髮投塔山寺爲僧法名道璣即冥解禪宗邑令徐召
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晁號玉山期數年後返
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茲徧遊終南峩眉武夷天台懷

玉王屋五嶽之勝所至留憩遇緇流羽客一語會心輒
師事之追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鈎
煉不啖秫麫鹽酪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
而尤聖於壁繪竹蘭清逸有韻其它譜琴擊劍跳踘躧
蹁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
清無纖雲試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詬辱之以堅其
心而後受之不責一錢家不殖產業僅買黃崖山數十
弓營邊廬焉年六十始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
山約其徒方大旺偕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
今年某月可結胎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良久曰男必

成惜非貴命耳玉山獨荷一襆往明年方生子果悉
如其言玉山居霍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塋地當
不寧者吾弟福厚其殆死矣即奔還其弟果以是日葬
山之左亡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徙霍山去之明
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靈鶴夜且至倘余假
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尾聲盡鳴主人舉炬
視之則群鶴集竹稍仆壓墻屋呼玉山玉山不應入戶
窺之方正襟趺坐呼之復不應乃知即化矣年九十二
初玉山寓蘄水黃洞閻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晝招鶴
謂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京師以其

術獻之　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眞人　上詢其師仲
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　詔贈清微神霄演法眞人
遣官焚黃修墓隧玉山子朴方以掾史授牒吏部　上命
仲文引入祈授太常官懇以疾辭省祭歸終其身不仕
云贊曰昔漢賈誼策治安書數萬言當其身一不見施
用其後主父偃僅掇其緒以干孝武朝上而夕召幸
何則時有利不利也豈萬玉山陶仲文之謂耶然仲文
業以師說奏御以左道不肯自悖其本異乎吾儒之操
戈乙空者矣玉山子朴稱疾辭官終不受仲文之援亦
厥毅乎度德量力者哉故併著之

而自公輸般[illegible]鳥五山凡九十有六人以下[illegible]
以上算名者五以醫名者十三以法術名者八以音樂
名者七以養生君相人名者各一以伎巧能書名者各
一以前知及繪事名者亦各四人余既著之矣然工者
彼氏趨吉避凶而免于夭札之患惟古與醫尤爲善焉
昔司馬季主度李才並該合墳典精研術數窮陰陽之
秘與究象緯之幽微雖前代裨竈梓慎史蘇卜偃何以
加諸張機本黃帝之書述伊尹之法廣湯液論爲書十
數卷後醫咸遵用之弗敢發王叔和脉經之外復著脉
訣而直指高骨爲門之說合于難經本旨粹乎醫宗矣

他如公輸般之巧恒石處之以宗炳柳渾之琴譜世論
蔡素之書李了臬之笛張僧繇宗測之畫百歲楊之養
生贍炙今古人以同能皆用志不分而疑于神者或
餘墳墳本毋足論然各以所自得之伎死而垂聲則
殺世無稱者矣其或棲甲以避世託以全生者世多
有焉姑不暇論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三

仙釋

於乎周衰而王迹熄矣造化之靈秘盡散於諸言文字
間故關尹傳經祇園說法至與孔氏之教相角而行於
世儒者嘗爲說以攻之然其教雖行而其言有不可盡
廢者孔子雖不遇釋迦而於柱下史則入周而問禮焉
宇宙廣矣變幻杳冥何所不有多識而存之聖人之道
所以大而能博也若甘陵日始盧江左慈摩騰竺法蘭
事種種父冊粹然可觀矣楚之黃梅授記鉢衣傳信洞
庭飛渡鐵笛留聲至羅公遠張果黃龍者咸尤奇詭可

駭雖纖巨不倫其演玄風而垂慧日要皆靈秘之氣所
洩兩間而楚故多名巖邃谷二氏之窟宅叢焉其入道
者亦往往著於他處列而書之如醫家之錄單方也即
非軒岐之緒而以祛外膠發底痒利之痛尚或有瘳
乎志仙籍一禪宗二

仙籍一

周○章宸號玉宇南郡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徵之不出
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
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
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參

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
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
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
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
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
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
行合瓦泥爲馬與之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得千
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
符召魚鼈之屬悉岸上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
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

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内飲之在外者
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鬼谷子姓王名詡西周人受道於老君居遠安嘗入雲
夢山採藥服之顏如童蘇秦張儀受業三年辭去鬼谷
子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好朝
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
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後不知所終
韓偉遠几疑真人也受業于宋德玄真誥云德玄周宣
王時人
列國○屈處靜郴陽人楚白公後自幼絶跡人表九十

二年駕鶴仙去
江妃二女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
明珠大如鷄卵甫見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
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
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子有
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附漢水
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搴之知吾不爲遜也願請子佩二
女曰橘是柚也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
旁捲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而
去行數步視之空懷無珠二女忽不見

秦○盧侯二生始皇遣盧生入海求仙藥不獲懼譴遂
與侯生謀隱入寶慶郡雲山今山有侯生跡盧仙影秦
人古道煉丹井飛昇臺掃壇竹諸遺跡萬壽宮乃其故
址也
漢○蘇耽者郴陽人也文帝時得道耽少以至孝著稱
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餘里俄
頃便返耽後白母耽受命應仙方違色養遂作兩盤留
家中若須食扣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所須皆立至鄉
里異其如此縣官遣吏檢盤無物耽初去時云今年大
疫死者半家中井水飲之即愈果如所言合門無恙母

年百餘歳終墳上日聞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為之
立祠出神仙傳
戴孟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华山採藥棄官學道號
孟威子受法於清靈裴真人得玉珮金璫之書石精金
光之符周游名山日行七百里後白日上升落帽於武
當山之上迄今呼曰落帽峯
馬明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捕賊為賊所傷
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明生無以報之遂
棄職隨仙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
隨之為負笈周遊天下勤苦歴年乃受太清神丹經三

卷歸入武當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
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輙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
屋舍僕從車馬並與俗人同如此展轉經歴九州五百
餘年人多識之恠其不老後乃昇天白日仙去
李鳳仙漢末人隱衡山自幼寡言人問之曰知白守黑
道貴昏默後仙去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光武皇后之親屬少生長富貴不
好榮利專務道術聞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訪
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役明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
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

長生不解同時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思歸去惟長生
執禮彌謹明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
中煑黄土為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
之明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即昇天乃
大作黄金十數萬斤以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
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返老在民間三十
餘年後於平都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
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
為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
王谷神即太微先生蜀青城山道士渡荆渚泛瀟湘至

南嶽與皮玄躍上庵于金母殿胎息還元數年道成
董仲求子生而靈異數篆符鎮邪恠嘗遊京山潼泉以
地多蛇毒書二符鎮之其害遂絶今篆石在京山之陰
葉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少好道術棄官去後居武當
寢息無度或卧積石倚大木雖歴四十衣服不變居常
散髮亦或練巾飛步雲煙人莫之近
張正禮漢末在峨皇峯服黄精顏色壯麗常如四十餘
成武丁後漢時為臨武小吏身長七尺少言大度人謂
之凝邑令遣至州州牧周昕識其異狀因留之乃署為
文學主簿太守因元日宴郡官使之司酒忽取酒含而

滌之衆惟問答曰適見臨武失火所以噀酒救之已而縣令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晡時火起延燒廳署時天氣澄霽忽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其火遂滅雨下時皆作酒氣救火者被雨皆醉太守即遜州西立仙君宅經二年忽告人曰牽牛詣織女吾當還言訖而卒數日有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見仙君乘白騾逝焉

劉根遊觀四方名山晚歸南嶽祝融峯煉真服氣後仙去

張楷字公超漢人隱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生在亡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塡咽如市故云霧

市嘗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仙橋云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岳

費長房好仙術既遇顧仙翁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房身齊使懸之後家人見其竹以為縊也遂殯之房隨翁入深山羣虎中令獨處房不恐又卧空石以朽索懸萬斤石於胸衆蛇來侵索且斷房亦不動翁曰子可教復使食糞中蟲臭甚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房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往又為一符曰以此主人疾役鬼神房須臾歸自謂去家適旬日然已十餘歲以杖投陂中化龍而去第葛陂非房地而邑西有房山顧與仙[illegible]世傳長房曾寓此

葛玄稚川從祖也吳時居石門北二十里石室修煉著以卅術授弟子鄭隱稚川就隱學之悉得其法至今山名葛仙者是也

晉○許遜字敬之汝南人也嘗師事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舉孝廉拜旌陽令尋以晉室紛亂棄官東歸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為符呪同郭璞求謁於敦敦曰吾夢一木破天受禪果十全乎許君曰一木破天乃未字也晉祚尚未衰微明公不可妄動因令璞筮之璞曰終無成就敦怒問曰吾壽幾何璞曰若

起事禍將不久若安臣節壽不可量又曰卿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遂引出斬之是時二君方與敦飲酒許君擲盃梁上衆舉目看盃已失二君所在南出晉關抵廬江口二龍負舟而行舟師竊窺之驚觸二龍委舟萬仞峯頂而去後真君於豫章見一少年自稱慎郎謁門人趙如虛曰方纔少年乃是蛟蜃之精今不剪除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乃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謂弟子施太玉曰彼精化黃牛吾變作黑牛汝見牛奔當以吾劍截其後俄頃果見黑牛追趕黃牛太玉以劍揮之中其左臂牛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逐之井中

蜃精[illegible]允是蜃精化爲美少年富於財寶潭
州刺史賈玉枚以女妻之至是蜃精爲真君所困一身
空歸給云被盜傷行裝俱爲刦去請醫調治真君逕往
見賈公請求出相見慎郎托疾不肯出真君厲聲曰此
是江湖害物蛟精焉敢遁免於是慎郎復化本形蒻爲
將吏所執真君令出其子以水噀之即化爲小蛟賈氏
欲變真君授神符救之謂玉枚曰汝家肯肉幾爲魚鱉
今須速移玉枚如其言俄頃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涌自
是潭州永絕蛟蜃之害百姓立祠祀之太康二年八月
一日於洪州西山拔宅上昇

房日炎永嘉中居何侯石室二十年仙于舜源峯
衡山道人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嘗裹糧持錫入衡山至
朱陵西原遊覽累日捫蘿度險無跡不到因憩於巖下
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上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
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以饑困告道士欻起
指石地曰此有米鑿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
即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煑飯僧繞食一口未盡辭以未
熟道士笑曰君食止此可謂薄命我當畢之遂喫飯盡
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裘枝頭依懸鳥跂趨捉閃目
有頃又旋繞[illegible]木遂轉滿急但[illegible]衣色成規倏忽失所

在[illegible]數月不復[illegible]
南嶽魏夫人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魏舒之女也
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
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神仙常服胡
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
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方適太保掾南陽
劉文字幼彦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彦後爲修武令
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屋宇齋于
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
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

君王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
扶桑大帝君敕我受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
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子其勗哉
青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
玉劄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晨
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暘谷山中爾勤
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雲蘊開
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
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
受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

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
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
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
執書而祝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虛微八道上真玉宸
褒爲太帝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月日良吉日戊申謹
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
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大師紫元夫人書也於
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
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生華色反
孩嬰乃不死之道也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之荒亂夫

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嘿示其兆知中原之
亂攜二子渡江漢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安成
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
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眘栖衡山望前峯
妖氣袪之仰天峯白雲潭乃其遺跡二子位既成立夫
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感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夫人
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
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遷神白騎
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
凡七日太一玄仙遺飆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

徑入陽洛山中夫人　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
是龜山九虛大真　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
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
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大
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劄金文位
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
台大霍山洞臺中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
悉又述黃庭內景敘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
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琊王舍人楊義護軍
長史許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即

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君家謂楊君曰修道
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子所營者道研詠
者妙道妙既得恐知慮蕩散斯念存乎宜慎之後云河
東栖栢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
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
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救水火又
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於敬拜道而絕淫色之念
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
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又曰得
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酬理

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康皮公吞玉華而流虫出
尸賈李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
有喬嶺之墓李生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固
紅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薤以入清水
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
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
而示死非真尸解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
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
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
仙靈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

散血沉灰爛而五藏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
者或三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生服質成形必勝於昔
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
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
上登太極闕受書為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
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
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九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
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尸者有形皮存而無骨
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
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

解者為下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者皆得道之下階
也夫人之修道或失過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
于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
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為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
無涯傷性心以慾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
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為一而內外均福也
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炁
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凡祭觀之氣內有慍結之
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
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

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藏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畏
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
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臺蔚紫宸蘭風扇綠
軿上真宴瓊臺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遂邁故能秀頻翔
翫被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則可頓使尒形氣消夫
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
壇宇歲久蕪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微年邁八十
貌若嬰孺號為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感夫人亦寓夢
以示知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歷
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張驚喜字彥悅冀州人張華之族永康中隨父任當陽
棄俗脩真南遊至寶慈觀仙去
黃道真武陵人晉時棄俗居高吾山修道乘白鹿而去
不知所終
蘇致福黃梅人修煉於縣北鳳凰臺丹成有老人來云
某龍也有病願求丹療之致福賜之丹而愈後於觀北
塘洗足飛昇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號真人
趙麻姑後趙石勒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城
嚴酷晝夜不止惟鷄鳴乃息姑有恤民之心假作鷄鳴
羣鷄皆鳴衆乃止父覺欲撻之姑懼而遯入修姑洞修

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追者不及名其橋曰望山
劉允常字道通歷陽人少英毅化羅邑宰博覽羣書有
遯世脫塵之志晉大康中表辭官詔許之遂西上武當
至襄陽見一道士語之曰吾師孟盛子諭我曰若有西
上欲見我者可與俱來得非君乎與偕至山忽覩先生
坐於石上授以鍊神冲虛之道於是結茆於石室不數
年得冲寂之妙能飛行絕壁自號曰謝羅山盖謝羅宰
之官也後仙去莫知所之
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已
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永州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
知何山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即晉簡文黃門郎
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兆玄味真綠華云我本
姓楊又云是九疑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其師
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
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條金玉條脫各一件
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愼無泄我下降之
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綉如弊帚視
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
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
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漠

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
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
東山中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
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
結侶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凡畏數年後有一青鳥
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
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栖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
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
道但時未至耳每有人游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又

洞南緱氏乃王毋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
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
魏夫人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
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羣僧
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見僧既
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
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十人分散九
僧爲虎所殺其一不共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始遷居他
所因徙居湖南鳥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承
旨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人

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陶淡太尉侃之後少孤好仙術餌靈草辟穀研笈下結
廬長沙臨湘徙羅之埤山有一白虎二白鶴常侍左右
太康二年舉家仙去
尹道全隱衡山修洞真還神之道駕鶴仙去有駕鶴亭
賣畜翁不詳其姓名賣畜衡州市三十餘年顏貌不改
嘗遇道人於茶肆謂曰吾有黃白術求有德者授之翁
未應但就擔取畜一片納口中少頃取出成黃金道士
相顧驚笑自是皆不復見
薛女真晉時避地居南岳尋在臺外不同塵內修仙道
役仙去
文斤南岳人號超然子咸寧中爲邵州高平令遇異人
授以丹訣棄官修真於新化縣文仙山寧康二年仙去
劉宋文廣通辰溪縣滕溪村人也廣通以宋元嘉二十
六年見有野豬食其稼因聚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
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步許豁然明朗忽見數
百姓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豬已歸村人圈中俄有
一叟出問云非射吾豬者乎文曰豬來犯僕非僕犯豬
翁曰牽牛蹊人之田信爲有罪而奪之牛過矣第此豬
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呼文進廳上見十數書生

有博士獨一榻而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
一弦琴五聲自備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
體怡然因爾辭退翁乃遣小童送之令壁門常關勿復
令外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答曰彼諸賢避夏
桀難來此因學道[illegible]仙耳至洞口分慇懃自然相見未
期文過所入口處弓已朽斷初謂少頃及至出洞口時
人皆云已十二年矣文家聞其歸來乃衆村驚疑文道
射豬之故衆乃然之明日與村人復尋至穴口惟見巨
石塞之不得而入燒鑿竟不可爲力焉
[illegible]道上不知何許人相傳宋時長沙[illegible]陽山有嚴道士

兄弟二人凡名起家名[illegible]俱精於醫術每入山採藥有
[illegible]獲之丹成屢以濟人疾苦元嘉初騎白鹿去莫知所
往
梁○張岦廣南封川人齊明帝時官至司空後棄官入
長沙温泉山結廬精苦脩真相傳梁天監初仙去
胡泊汝年十四有悟宋大通間遊當陽圓臺山築室環
列羣書獨居七十年端坐而逝
鄧郁字彥達荆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靈臺立
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脩
常合金石爲丹梁武帝建五嶽樓貯之天監十四年有

青鳥降於隱所語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吾當去
矣遂逝武帝命周捨作傳
何俟不知何代人居九疑山中[illegible]遇黃衣真人引入無
爲洞天歷覽仙境頃之出洞[illegible]尤真人遂思念玄學修
丹煉氣居近第一𧂐牀築臺[illegible]鑿九井汲水以煉丹
丹成三百餘口悉拔宅[illegible]之處廟即其故居云
周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illegible]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
河圖讖緯無不精微晚乃[illegible]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
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驗腰佩漆
竹筒十數鄉里多[illegible]難得[illegible]免厄又大疫時或

得藥少許塗門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illegible]
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
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恠鳥上屋即以白
公度公度爲畫一符着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
有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爲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
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荊山架
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
成好銀以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
愼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
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數百斤以藥方寸匕投之成

金還之後到太和山仙去
隋岑道願江陵人隋初避難泝三峽至萬州江南山巖
下脩煉食黃精百餘歲而逝唐貞觀十八年嘗[illegible][illegible]於
商人令往所隱巖下爇之商人不往濤怒舟不可上乃
返爇香波遂平
劉德本鄂州人好古多藝能商於江湖乾符中歲大饑
散米數萬石賑之黃巢亂避[illegible]老岑[illegible]有麻裘道人
來訪把臂入深澗忽一老人[illegible]入山院至則丹碧輝煥
老人曰此洞天也以汝行善故許至語畢不見道人曰
爾藉名仙籙矣遂別去後德本遍遊名[illegible]竟仙去

劉玄靖武昌人初師王道宗道成仙去靖感悟遂遊名
山入南嶽峻峯鑿石穴以居絶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
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中受法籙賜號
廣成宣宗時仙去惟杖屨在焉
張君不知何許人也石門縣北桃花洞下桃花坪朱砂
橋有壇焉相傳為張君修煉飛昇之所壇多清泉怪石
汪子華字時美蔡州汝陽人七歲書八歲通經義十
三知天文地理之學開元中舉明第乘去與顏真卿
同學長生術隸山亂棄家南遊道經南嶽愛其勝結菴
祝融峯下修道九年不出年七十七世傳仙去

率子廉衡山農夫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為道士居
南嶽紫虛閣性耆酒嘗醉林間郡守王祐過其前不能
起直視祐曰村道士欲飲酒不能常得得後徑醉官人
怒之祐察其異與歸居月餘無所言送還山贈祐詩一
絶書板懸閣上衆始驚之一日忽謂衆曰吾將有所適
衆往視則死矣瘞之嶽下未幾有僧守淼自京還附子
廉與衆書驗之乃死之日所寄發其塚惟杖屨而已
劉助字元德瞻之弟喜黃老大中元年七月歿九月瞻
在京師應宏辭遇道士乘白騾仍而問曰汝非進士劉
瞻乎弟助仙矣後有人於陝西遇王屋真人見助從之

[illegible]又人於湘潭縣亦與助相見咸通元年八月瞻於
[illegible]天御內槐陰下遇白騾道士助又隨之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
紙墨夜輒寫書誦習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
學道得仙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
其法焉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隱於
當陽紫蓋山鑿井煉丹後又求為句漏令止羅浮山煉
丹著述不輟所著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剌難通
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
云當遊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

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顏色如
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云
宋益青州人任番禺刺史後棄官隱於黃州黃齡洞有
仙術能役鬼神救疾疫後人祠之雩有應唐封順應侯
宋加封靈濟侯
唐〇申泰芝洛陽人母楊夢吞芝而孕故名與玄宗同
誕日嘗遊南嶽遇異人授丹術居寶慶余湖山修煉玄
宗感夢求得之賜號大國師住京師玄真觀屢著靈異
相傳白晝冲舉
[illegible]道士相傳居荊州紫霞觀丹成仙去爐傍遺丹二粒

簡氏二姊谷之亦仙去故和川建觀
陳攸號杉仙朗州人初為弘農守後棄官修真居攸縣
靈谷山有神異鄉民旱澇禱輒應相傳廣明間仙去
鄭安期年十五石巨甕鐵臼六十餘斤登山脩煉馬明
生嘗遇之於零陵柱林峯又云安期居第一蘂林
朱道廣幼見招和尚於衡師之遊至韶州西仁壽臺日
入郡丐化食飼之天寶間韶大旱郡守馮尝禱無應道
廣坐下灘遡洄而歸雨俄至日晚坐瞑目而逝異香盈
室宋元豐間賜諡寂通澄素真人
三仙女何許陳三姓廣濟縣靈東鄉人性頴結為姊妹

入山脩真大中元年正月五日雷雨作仙樂隱隱雲霧
中遙見三女後莫知所在馬跡鞋蹟留山上人異之即
山頂祠之後建於山畔泉湧出旱則取水禱雨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善
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
嘗於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
遊太白過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
侯喜新有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
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
彌明忽掀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

賦此乎師服以[illegible]識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有文
也聞此說大喜[illegible]可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
骨刳中事煎烹次傳與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蘚
文中有潛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
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為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慙駭然欲以多窮之即
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
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
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礱去圭角浸潤

著光精訖又授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營度欲出口
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
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吟竟彌明曰將於蚯蚓竅微作蒼
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語皆侵二子夜將闌二
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
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曰把筆
把筆吾與汝就之耶又連唱曰何當出灰灺無計離鉼
[illegible]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
[illegible]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煖熱[illegible]不與寒涼并忽
[illegible]溢愆實[illegible]任使誠陋質何斟酌[illegible]提挈豈能

賣仙藥但不清子羨臨區區徒自效瑣瑣安足呈難比翅
豈用不爲手所攜頑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
即使讀之畢謂二子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
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
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
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
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也請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
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彌明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
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
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

門若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
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
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于代焉

鄭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常謁張山人者多同遊處人
俱呼爲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之間除中
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當以攜家僮三四與
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潔愛
甚忘返會院僧不在張燭爇火將宿遣僕者求紙燕耶
筆似欲為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
什地之聲喉中氣䨓有光如鷄子遶項而出遶吹薪照
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仙 字僅不成
書山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道流之狀當應是張生
潛言其終竟之日鄭公捨家以避耳若此豈非達命者
也 出逸史

呂洞賓名巖河東人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
道多遊湘衡岳鄂間留題岳陽樓云朝遊北海暮蒼梧
有青蛇膽氣麤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嘗憩岳陽城南古寺松陰有老人自松巔徐下致恭呂
與丹一粒贈之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
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因題寺壁枯松

復茂人以爲丹力云宋滕宗諒謫守巴陵郡有回道士
上謁風骨聳秀神氣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
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風一劍橫
回聞之憮然大笑而莫知所之張泊家居忽外有一隱
士通謁乃洞賓名姓索紙筆八分書七言四韻詩一章
留與泊頗言將佐輿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
年以破瓜字爲二十八泊六十四卒乃其讖也又有詩
曰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造
化二升鐺內煮山川大率詞意多奇怪類此世所傳詩
百餘篇人多誦之

唐居士郴州道者土人謂之百歲人長慶初山人楊隱之謁之唐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紙來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呪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室中明若張燭

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迹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舖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或數覓藥看亦不多買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

自後每記之不可尋求也及作刺史南過衡山縣館時春日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語郵史曰此菜何所得荅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褌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與語問其鄉里家属曰蒋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疑異之遣半家酒與飲迄不肯却歸妾乃諳縣言欲偕同往嶺中縣令都不論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山侵[illegible][illegible]由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飲形容[illegible][illegible]慮日益穢弊人皆並竊笑之去所

皆效[illegible]里患痢朝夕[illegible][illegible]舟船臨宦不離劉公之所左[illegible][illegible]済龍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數日遂死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園後一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任驅使劉公驚問曰何時歸曰去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廻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涕泣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瘞所空存衣服耳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戦闘叩門甚急閽

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求見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匙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蹷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娩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丸可延十歲至期恭却自取毀茶一碗而去劉公因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頭領鹽鉄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illegible]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求見相公劉公[illegible]數頻極延

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illegible]以[illegible]一兩投水令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illegible]二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公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移出而去不復言劉公尋瘳後數月有詔至乃卒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父承休吳房令娶汝南周氏既娠三年而生泌小字順幼聰敏書覽必能諷之開元十六年泌年七歲玄宗御樓大脯命中使潛抱之以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說令詠方圓動靜泌應聲曰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折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實道其字泌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隨意說賀曰聖代嘉瑞也然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曰十五必白日上昇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泌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後一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負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一葉扁舟泛五湖[illegible]齡見而誡之[illegible]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illegible]當賞心慷慨

叫自揚己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其有器度前途不可量也九齡出牧荊州邀至郡經年遂遊衡山因遇神仙桐柏真人羨門子安期生降之輿車幢節照灼山谷將暇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老谷神之術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延侍進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十三載丁母憂還山無復仕宦之志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又與懶殘禪師遊著明心論泌嘗於衡岳寺讀書於懶殘所謂人曰非凡人也且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潁王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會肅宗手劄召泌潁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規畫大計遂復兩都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上聞之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服之入謝上出懷中勅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不敢任行尚志泌乃受之李輔國

譖建寧王肅宗賜王死泌請歸衡山代宗即位
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未幾徵入翰林元載嫉之奏
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為江西觀察判官載誅追
復京師又為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歷陝府長史兼防
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歸至陝州界泌潛師臨險
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漕米無砥柱之患就拜中書侍
郎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封鄴侯泌曠達敏辯好大言
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之所擠恒以言論忠讜歷事四
朝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中使林遠於藍
關逆旅遇泌单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事愴然

久之而別林至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杜蘭香庸城仙録載漁父於洞庭岸得三歲女舉之十
餘歲天資秀異忽青童至携女去臨行謂漁父曰我仙
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人間爾後過洞庭君山張碩家授
以異術碩仙去漁父亦學仙不食後不知所之
張連翹者黃梅縣女道士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
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
如是數四遂墮井衆人惟見不還往視見連翹立井水
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觸其腋痒
不可忍父母以為鬼魅所加□□潛移之別族久不笑

頃之復還其家云□□食日食數斗米飯雖夜置餅於
於臥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食臭自爾不食歲
時或進三數顆棗父母因命出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
觀中獨坐見天上雨錢連翹起就拾之隣家婦人乃推
雖倒亦爭拾連翹以身據錢上又黃藥三丸遽起取之
婦人擘手奪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連翹頃之醒
便覺力彊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丸經日方甦欲
食如故天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
百姓縣官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
已去競來觀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論者云人衆

故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脅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
矣
張白膠辟谷衡山雲隱峯日飲深醉歌曰山花頭上插
酒向口中斟醉眼看暝漢忙忙盡長真後不知所往
黃洞源大曆間脩真於桃源宮辰州瞿伯廷走武陵師
事之尋遇一老翁遂辭洞源曰吾歸仙洞去洞源留之
不可約十八年再見後洞源遊潤州之茅山伯廷忽至
洞源曰吾將踏滄海矣明日亦化去溫化為記其事於
桃源宮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為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

神禁制變化之事也亦潛脩密證人莫能知為理尚清
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疾病蟄暴之傷
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似坐堂上綱作火
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火即滅綱與夫人入四明
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喊之夫人
徑前虎即面向他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繫於
床腳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升天縣廳側先有大
皂莢樹綱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
之升同升天而去後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
字但稱湘媪常依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常以丹篆其字

救疾于閭里莫不應鄉人敬之為結構閒處華堂數間
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願也鬢翠如雲肥
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遙
年二八艷美携筐採菊偶見媪瞪視足不能移媪亦目
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遙忻然擲筐歛衽稱
弟子從媪歸室父母奔[illegible]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遙
操益堅竊索自縊親[illegible]敦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
遂捨之復詣媪但[illegible]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
媪白鄉人曰某暫之[illegible]扃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逍
遙何之曰同往如是三[illegible]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筍

而叢生階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遙儼坐于室
媪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遙如寐醒然起將欲拜
忽遺左足如削于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噀之以水
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媪貌
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
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為我設船一隻有里人張拱家富
請具舟檝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撼
一巨舟湊于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
至損未有舟檝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黿長丈
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欄之撾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

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東島上人忙怖
號叫囊橐皆為韲粉束其人為族其間不廣三數丈矣
又不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遙覩雪城莫能曉
也時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島攘劍步罡噀水飛劍而刺
之白城有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白黿蜿蜒而斃劍立
其腦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俱束為血矣島
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
有道士與媪相遇曰樊姑爾許何時何處來甚相慰悅
拱詰其故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
媪即樊夫人也[illegible]遂歸湘潭後媪與逍遙一時返真

瞿伯廷自幼慕其稱瞿童大曆間奉母避寇入武陵師
事黄洞源得其術或云幼時因戲跳入井中後自大酉
華妙洞中出依善卷修眞功成越桃川宮久之世傳仙
去刺史溫造刻石紀其事於桃川宮
張果號通玄大酉山有煉丹池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
後人復見居衡州山中玄宗遣中書舍人李嶠齎璽書
邀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問治道神仙事語秘
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曰我生堯丙
子歲位侍中召果客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何仙姑廣州增城人也或云零陵人住雲母溪年十四

五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又遇異人與桃
食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
果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武則天遣使召赴闕
中路失之後隱於永州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謁仙
姑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
興化寺設齋鈞到潭州取興化寺齋曆視之其日果有
華州回客設供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都虛觀會
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子縹緲
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大曆中又現身於小
石樓郡刺史上其事於朝

房建居於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授[illegible]
籙積一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話
爲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
歷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
海迨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簪遺
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甚因而別去是
歲秋建至南海常一日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傳塑
爲真人狀者二焉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
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歎者且久及觀左玄之[illegible]
巳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

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海嘗
以二玉簪歸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
數年矣今君所護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
廖道士郴州人隱衡山韓文公稱其善知人氣專而容
寂多枕而善遊見贈文
劉瞻小字宜哥桂陽人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居見
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性飢俗氣業應未淨詎可
強學道士曰能相師乎曰何敢於是隨入羅浮山與兄
瞻俱讀書瞻山棲求道無巾幾角布衣事道人爲文
雅瞻而瞻往榮達瞻語瞻曰瞻必不[illegible]而逸於山野偶

得第則労於塵俗矣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矣曰
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只尺易致
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升輔相頗著調燮之稱俄謫
嶺南湖陽泊舟江濱忽有槃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
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謂宜哥來也以
白瞻問形狀瞻驚歎乃迎而見之瞻容貌可二十許瞻
已皤然衰朽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與爾為兄
弟手足所痛曩日之年今四十矣瞻益感嘆謂瞻曰可
復脩之否瞻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
損乎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話平生隔

闊一夕失瞻所在瞻乃南行卒於貶所

薛玄真者唐給事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常
遊雲水得長生之道曾於五嶺間棲憩每謂人曰九疑
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
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
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藏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
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鶱騰者道遙者無山無之其
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
凡骨塵心之所愛也况邃洞之中別開大門瑤叢膏滴乳
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跡可履乎得延年之道而遊

於其地信為樂哉真元末鄭餘慶為[illegible]州長史門吏有
自遠省餘慶者未至郴十餘里店中駐歇與玄真相遇
狀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邁詞多稽古時語開元麟德
間事有如目覩又言明年二月餘慶當復歸朝既言皆
神異問其姓氏再三不荅懇詰之云某有志林泉久棄
鄉國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話於餘慶
令人訪尋無踪跡後更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
語及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侍
棄官入道隱居終南不知所終是矣

譚宜者陵州人叔皮子也開元末年生生而有異墮地

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鬚髯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
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為神
人也至是父母思念鄉里追憶立廟以祀之大曆元年
丙午日忽然還家即霞冠羽衣真仙之流白父母曰兒
為仙官不當久在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
恐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於人請為毀之廟基之下昔
藏黃金甚多徹廟之後鑿地取此可以分濟貧民散給
鄉里矣言訖騰空而去如其言毀廟掘地果得金為所
掘之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積雨不[illegible]亢旱不減郡邑
[illegible]祝絶行靈應因名譚子池亦[illegible]池

王旻得道者也號大和先生居衡山貌如三十餘其父
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嘗言姑年七百歲矣
有人識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浮貌如童其
行比陳夏姬惟以劣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婿甚衆天寶
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於內道場安置學通內外長
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曉夕禮謁拜於床下訪以道術
旻隨事教之然大約在於修身儉約慈心爲本以帝不
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雅
信之旻雖長於服餌而喜飲酒不輟其飲必小爵移時
乃盡一盃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其服餙隨四時變改

或食鯽魚每飯稍米然不過多至葱韮葷辛醎酸之物
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菔根莱云乆食功多
人有傳世見之面貌皆如故蓋數百歲矣在京累年天
寶六載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留戀京師不出乃宣言
曰吾將爲帝師授以符籙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
遐周至與旻相見謂曰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
矣於是勸旻令出旻乃請於高密牢山合鍊玄宗許之
因改牢山爲輔唐山

劉白雲者不知何許人也家富好義有財帛多以濟人
亦不知有陰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市遇一道士自稱
樂子長謂海陵語[illegible]子有仙籙仙骨仙源淚摩
中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方
欲致謝子長歎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此前定也乃
一一指摘次弟教之後白雲寓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
兵士數千人於其中結紫雲帳幄天人侍衛逾月不散
節度使于頔疑其妖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幄
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齊康約曰此幻術也穢之
即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果而兵衛散去白雲從馬與
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之上飈波起飈如履平地追
之不得鍾陵王遜好道白雲特來郡中忽一日云將往

湖南即於洪州相見一揖而行初不曉其旨辰發靈川
午時巳在湘潭人多識者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矣旬
日王遜果除洪州到任後白雲亦來相訪於縣西之羅
山貧其爲人傭織以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
仙曰昨日聞帝命當與汝別俄頃化爲青氣數丈而去

羅公遠鄂州人神變不測時玄宗欲學隱形術公遠傳
之不盡或露巾帶或見影跡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
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於黑水道中策杖徐行仙
玉策馬追之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師雲水適意豈不
念內殿相識耶公遠方佇立顧之[illegible]下馬拜謁訖從

行數里官道側傍有長溪傍有巨石相與渡溪據石而坐謂仙玉曰吾栖息林泉以脩真爲務自晉咸和年入蜀訪師諸仙久晦名跡聞天子好道崇玄乃捨烟霞放曠之樂冒塵世腥羶之路不以爲倦者蓋欲以至道授人主耳聖上延我於別殿邀以靈藥爲索我告以人間之腑臟葷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爲限不能守此誠約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遑遽哉因出書一緘上聞云我姓維名厶袁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必省焉仍以蜀當歸爲寄遂失所在仙玉還京師以事及所寓之緘奏玄宗覽書憫然不懌仙玉出

公遠已至因即引謁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對曰陛下嘗去臣頭故改之爾羅字去頭維字也公字去頭厶字也遠字去脚袁字也玄宗稽首陳過願捨其尤公遠曰蓋戲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運之災陽九之數天地淪毀尚不能害況兵之屬豈能爲害也異日玄宗復以長生爲請以三峯歌八首進焉其大旨乃玄素黃赤之使還嬰泝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氣生春秋高而精力不衰歲餘公遠去不知所之天寶末玄宗幸蜀忽於劍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後祿山之亂既平玄宗竟符同鑾力楷蜀當歸之寄矣

田簑衣南宋人不知其名隱武當山隱仙巖石室中冬夏止一簑衣時人以田簑衣稱之隆冬則真氣如蒸盛夏則溫良如玉人有疾厄叩之者摘一草吹炁與之服者即愈嘗鍊九還大丹端平間失所在今丹室爐竈存焉

謝天地不知其姓名絕粒不食步履如飛居南巖更衣臺下石室中石壁萬仞下臨深淵雖猿鶴莫能往來公飛行自若人有啓問但應之曰謝天地餘無他語人以是名之後仙去不知所在

曹觀妙名侍德峴山人也幼入道居武當嗣五龍之派

天性穎悟舉止非凡自作一家書體飄逸有神仙之態四方多徵之道法陰陽靡不博究後移領三茅崇禧之任及歸一夕夢山神語曰三茅真君來日降此宜遠迓旦即領衆迎於會仙峯久之無一人至者日將暮有君化爲田夫荷簑而至衆莫之識令挈物而歸抵觀拜於堂下尋欲勞之不得但聞異香襲人溢滿庭戶悔無及矣後誡徒衆曰此間仙凡混居之地自今已往世世不受道俗禮拜令武當道士不受俗拜始此尋立聚聖之殿以奉之嘗謂門弟曰吾因此三茅真君禮不免金解端平三年宋罷兵難白骨凝積累無數血月者以拜

揮劍而去

司馬子微唐台州人隱内方山煉丹成仙後人因名其村曰馬仙村李白云予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乃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

唐若水魯郡人也知潤州若山其弟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道中宗朝嘗徵入内殿尋懇求還山詔許之

羅浮軒轅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闇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之側有毒龍猛虎衛護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

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即袖出一壺纔容二三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命人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蘗之香輒無減耗或與朧人同卒俄而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中空則可佰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内庭過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

而集方休於所止遽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之夫射覆乎中貴皆不省其言於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纔及玉堦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知矣坐於御榻前宣宗令宮人侍湯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續髮朱脣年方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撤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

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定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辭歸山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

彭幼讓湘陰人唐清泰間寒暑惟羽褐葺陶淡卅壇丹爐得大藥一粒服之年一百四十餘不知所之

陳摶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初生而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自是始能言聰[illegible]又長習經史一覽無遺年十五詩

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觀從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爭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交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客店多遊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謝即時遯

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頤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歛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荊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先生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閴其無人惟獸跡鳥跡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

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illegible]曰睡酣矣爲擾我州將羅彥威以聞世宗召見禁[illegible]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於小道耶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遣還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將至闕上言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皂假垂縧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其言詔復令寐

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矣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脩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山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

嬰爲詩以寵行仍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丁
祚時就存問其顧撫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端拱元
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逍我明年遣門
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鏡石太華斯
谷猶爲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已於今年十月
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先生初欲示化
使晝夜然燈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
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溫有五色雲蔽其谷口彌月不
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總明及長頗涉

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爲業而峭
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
精究一旦告父出遊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
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
其有益於父母父母以其堅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
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
術惟以酒爲樂常醉騰騰獨遊無所不知夏則服烏裘
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
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
帛峭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

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
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省得爲盜所竊必累於人
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水不濡
入火不灼亦能隱化著化書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櫳箍
桶爲生浮洪俗間人無知者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
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
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爲陳泥丸宋
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
世所至與人治鬼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

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羣盜拉殺瘞之後三日
盜散復見遊長沙衡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
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
不顧翠虛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湖廣
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
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浮
翠虛吟以用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
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
說與會上云我當來會衷尸解會上不以爲事遂留四
句命玉蟾題之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

得路便行騎箇無角火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潭州梁山翠虛與一箍桶老子揹角入水而逝其箍桶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亦不見玉蟾歎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付之又爲久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蟄虛白玉蟾

白玉蟾字以閱一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蠙菴或號武陵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嘗將上大夫

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踈腸絕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立言之略及所行者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方外必與先生俱嘗過寓州習靜於報恩觀夏月池鼃聲噪書符投之鼃遂池不敢入今柳映池是

于妙想神仙錄曰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存黃廷觀還水之傍朝夕竭精誠想念丹府有光景神物之異後乃仙去

蔣水雉字大任江華縣華陂村人居近舜祠天資孝悌持齋誦經崇寧中豁然有悟遂辭去就浪石寺立壇宗法盡火食升姓嚴趺坐而化其徒立白露塔遺身猶存

陳崇政政和間脩真於大酉觀有奇術能致雷雨辟穀以年計唯食果蔬年八十餘行步如飛遊至衡嶽以書還辰溪諭其徒曰吾素無德但保真養神縱橫造化以遣歲月耳夫人身假借物耳惡能久守臭腐耶吾當是月二十一日委蛻而歸其徒從志往衡嶽崇政果於是日化去

張虛白舉進士不第乃辟穀從劉易陳摶遊寓武陵主崔毋家崔飲以醇酒一日殁崔殯之後邑人余安見虛

白賣藥楊州市中乃賦詩託安遺崔曰武陵溪畔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崔得詩啟殯視之乃知尸解

洛浦道士鳳陽人嘗脩真於嵩州蘇溪靈巖山相傳化去有詩云一水穿崖走碧沙崖前楔木偃龍蛇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見溪中流落花

露仙不知何許人相傳杜氏女爲後母所害俾牧羊山中遇異人授以仙術吸栢露飲之久而不饑其母往見之猶持杖驅羊第隔溪而拜莫[illegible]後不知所終人呼露仙

道圓夙佩道法那　自了兩手拳合豎不能孫道同
以果與之即開後傳尸解去祠像遺紫極玄帝殿傍
劉仙女父公平居黃梅縣東紫峯之側女未笄父母出
耕豫言陰晴宜持簑否皆驗後女入山不知所在土人
祠之名仙女洞
劉玄英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
也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說欽
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
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傾
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

乃索鷄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
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
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
破為二擲之遂辭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
宴棄擲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韜光隱晦人莫
測其所以尚書郎李觀自言為進士時往遊南道過潭
州至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畚持釘枚之具徑至問觀
曰聞君將之南嶽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
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曰劉處士奉問先生曰十月懷
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嶽訪方具道其語

方愀然驚歎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言養
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
雖聞相通而不得授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
已亡所在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
一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
尾秉引箇碧眼奴擔着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
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
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個溪田耕半頃種
秋釀白酘總是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
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

四字題云廣陵閑民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
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書五星惟土宿尚存其所寫
真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象
韻古潛人望之知為有道者又嘗於成都府青羊宮潑
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壽寧至來儀僅兩
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
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為鶴
飛而冲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
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元至元六年褒贈海蟾明悟弘
道真君

張士遜本州人祄居光化少孤貧讀書於武當山有道
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公不欲太宗雍熙中
登第位至宰相後竟隱武當仙去
蔡女仙襄陽人相傳女幼善刺繡忽老父詣門請繡鳳
眼畢工曰自當指點既而繡成老父指示安眼工畢人
見雲中老父女仙各乘一鳳去已而其家失女所在
王冑襄陽人祄寄身醫卜中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得仙
術自號王風子人不見其飲食嘗行江干人見水中有
二冑影惟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須臾見十影衆皆
驚異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辭去不知所之所著

有脩真書
孤標在京山潼泉山趺坐而逝但言未來事後皆驗
張元始好黃老居荊門能隱形易貌年一百十六告別
所知而歿湘東王奇之留其桃
邵琥湘陰人宋元符祄與兄玘弟珪同遊太學遇異人
後歸都嶠山卓庵脩煉時蘇軾自嶺表歸訪琥庵中留
句餘琥後立草庵於西蜀峨眉山尋道去不知所終留
題壁間云往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
滿升大夫回首山頭月正圓
楊仙失其名宣政間道人寄宿郢州朱司戶家凡數載

落魄不羈□□自如朱不少厭一日酒酣曰我辭世矣
無疾而逝葬山中後二載朱至京師忽見於通衢顏色
如舊詰所以不言而朱歸發墓視之乃空棺因創塔於
墓
趙忠宗宜都人得九仙籙秘法忽于縣東北積薪自焚
條族悉往觀之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爲瑞
雲仙鶴而去火既盡其下草猶綠得道詩二首傳于世
張道清郢州人宋熙寧間入九宮山脩真光宗疾召治
之以符水進輒愈脩賜夕光景如晝賜號真君寧宗書
欽天瑞慶宮賜之

房長鬚不知其名宋南渡後隱居武當日以栽杉爲事
今五龍宮後之杉皆房手栽培植灌溉不遑暑刻一日
忽遇玄帝化形爲道者問以栽杉之因慰諭之曰子神
清矣惜也無鬚以手頷之經宿覺有物如絲縈于胸臆
視之鬚已長尺餘矣甲午三月一日清旦雲中隱隱見
跨鶴之形視故居惟杖屨在焉
唐風仙名守澄隨州人幼入武當姿貌古怪鶴體松形
扶上常掛葫蘆數十往來均房之間壬子復均州郡守
□進令開關武當預道人吉凶多奇中常叱辱人被叱
□□福慶人以風仙稱之或立積雪或卧道路常有

虎豹守衛時貴禮敬之開慶己未不知所在

元 汪真常名思真號寂然子真常家世徽人宋丞相汪伯彥之後生於安慶嗣全真教法入武當山至元乙亥領徒衆六人開復五龍荊榛塞途異於爲之引導興建殿宇改觀爲宮四方師禮之度徒衆百餘人任本宮提點吉凶預知後無疾而殁人常夢其步紫雲北去

魯洞雲名大宥號洞雲子隨州應山人也家世宦族幼入武當學道遍歷南北至元乙亥偕汪真常開復武當住紫霄南巖年八十餘以道著遠近點墨片紙可療民疾度徒衆百餘人解化之日面若童子

袁管轄浦陽人安仁崇真觀道士也精五雷法時郡大旱太守招致設壇縣得大雨郡人異之凡爲符篆驅邪降鬼輒驗其他變幻闔闢術數神妙時疑其仙云

張守清名洞淵號月峽叟宜都人幼習儒業長更爲吏年三十一聞武當魯洞雲名投禮出家脩煉金丹盡得雲萊洞陽雲巖三師之道創建南巖天一真慶宮奉詔祈禱雨雪立有顯應人皆神之宣授體玄妙應太和真人管領教門公事後退隱於清微妙化巖精脩上道棄形蛻去

孫寂然名元政號寂然子嗣業茅山清真觀得上清五雷諸法之妙遍禮福庭時汴湖龍去江漢罹金兵之亦武當殿宇爲之一空紹興辛酉首登武當興復五龍開闢基緒以符水禳禱爲民除疾衆皆歸之數年之間殿宇悉備高宗詔赴闕以符水稱旨勅度道士十人後還山仙去冠劍藏於桃源之東

鄧真官名安道孫寂然之弟子自幼隨師開復武當晝待其師上清五雷諸法之妙駕風鞭霆應答如響遠邇疾患皆奔趣之勅住五龍始作正殿頑石壁立鏡鑿甚苦默施神用一夕雷雨爲破其石嘉泰中預告徒衆掩卧而逝大風拔木移時方散人謂乘風而往有劍瘞宮北

單道安均州人從南巖張真人學精究道法執弟子禮慇懃弗怠真人昇舉之後潛藏於疊字峯屏絕人事洪武初遊西華終南諸名山仍居重陽萬壽宮一日以所授玄秘付與門人而去弟子李素希携冠履瘞於五華

仙學

曹古松義興人生於元季自幼入句曲山禮三茅君出家元符萬寧宮道士質朴恬澹懶與人接手不釋卷理性明白後入武當袁石茹芝韜光隱景黃庭太洞一以貫之後還句曲復入杭之開元一日對王眉叟真人作

頌辭訖端坐而逝數日蔣君者忽見其形如生拜辭
去
鄧青陽南嶽道士生于元季早歲入武當從高士學黃
老文始莊列周易參同龍虎大丹諸書精思熟練深得
其奥凡所寓興吐詞發語皆有激發寓武林有長情消
白日高臥看青山之句所著觀物吟又曰警世文洪武
初年吳中人多有識之者既後不知所終矣
侯大中公安人號損齋通儒術大定初應召建醮授師
號而歸未逾年發芝二莖產于堂七朵色如青玉有詩
集學士元明善爲之記

王真人德安人脩煉於零陵之元和山元初賜觀額爲
萬壽宮封懿德真人徵入朝遂不復返
無爲子姓張氏名悌字信甫象山人有別業在鄞城扁
舟往來傲兀煙浪自視如鷗夷子皮然好結賓客酸觴
左右具捐所有予人無吝色父嘗以門戶微罪當逮詣
吏無爲子願以身代父辯以免孝親能備孝養早從方
士得聞長生久視之說遂南遊武當山止紫霄宮師事
張真人得聞道妙危坐一榻脇不至席者三年忽晨起
別衆衆方怪之則既化矣
路研　以爲州衛校部粮[illegible]遇異人得採藥

術適郡大疫錫遂入息山治藥於老人祠散施全活不
可勝計咸通中甘露降所居竹木兼上錫食仙去
張三丰遼東人一云名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生有異
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方
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以爲張邋遢日行
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
也處山林遊城市嬉戲自如傍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
不荅一辭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
懸河傾注洪武初至大和山脩煉結菴玉虛宮菴前古
木五株師棲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鷙鳥不搏人益異之

嘗入大杜峯遍歷諸山語鄉黨云茲山異日當大顯于
時于五龍南巖紫霄刈荊榛拾瓦礫但捕創焉命丘玄
清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楊善澄居紫霄又尋
展旗峯北郵卜地結草菴奉玄帝香火日繹真言于黃
土城卜地立草菴名會仙館謂弟子周真德曰不但善
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予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
方而去常往來于長安土洞菴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
指揮楊其二家初仕敏生三年聞其啼聲曰此英物也
後果貴顯二十四年　太祖皇帝遣高道訪于四方了
不可覓召丘玄清至悅之拜監察御史超擢太常卿

成祖御極命禮科給事中胡濙道籙任一愚致書遍詣
名山訪求未獲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宗顯者尤
密其童子常從之遊童子語人曰張嘗出遊必荷予偕
往仍令予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
不樂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爲別三丰揖衆使坐旋
下山取火往返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提歸三丰
曰此提板乃唐邑西關王宅物父老爲我還之至問王
宅市豆腐時正父老登山日也唐邑去太平山百四十
里回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榻棄碾猶存
冷讓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邢臺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天
文地理律曆衆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
中書議乃棄釋業儒遊岀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
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覩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効之
不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
出由此以冊青鳴于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以中黃大冊
出示平叔悟真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歲歲矣綠
髮童顏如方壯時以黃冠隱居吳山[illegible]飄然有塵外
之趣值紅巾之亂避遊金陵以方藥濟人知神國初
皇祖聞其善音律召爲太常寺協律郎議承命考正

大明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樂舞之制稱　旨後以畫
鶴之誣遂隱[illegible]仙逝
劉古泉河南人有躡景凌虛之志入寶珠巖下蒲團獨
坐一旦告其友楊善澄曰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
逝
麻衣道人河南鄧州杏山人洪武間遊至竹山縣西過
江二十里玄帝行祠脩煉道成乘白鶴還舉故觀以白
鶴名事見碑記
丘玄清西安富平人幼從黃德楨出家洪武初來遊武
當見張三丰真仙舉爲五龍宮住持有司以賢才薦于

朝授監察御史賜室力辭弗受轉太常卿誥封二代每
遇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之事玄清奏對有驗
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于口閑則凝神坐忘一
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全歸之候至期端坐而逝
盧秋雲光化人從終南山大重陽萬壽宮高士遊悟全
真之理隱南巖紫霄之巔永樂八年冬無疾而化
黎一泉均州人自幼出家於紫霄宮元末遊江右諸名
山大嶽訪道尋師杖履飄笠放浪形骸之外再謁丘公
壇張公洞得林屋洞天王無爲授以太極上清清微底
奧仍歸紫霄歲年八十餘脩然蛻去

于德因號古[illegible]　人自幼入陝西重陽萬壽宮出家
道德南華三教經[illegible]得其要旨壯年遊武當於紫霄宮
謁高士曾仁智為師授以清微雷法明先天之理知體
川之源徙居元和觀洪武二十三年　湘王來謁武當
天柱峯見師有脩煉之功益嘉之賜住荊州府長春觀
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矣以頌示之八十餘年光陰不
染不着毫分大笑呵呵歸去一輪明月當天王聞之嗟
悼不已贈曰爾本無生何期云沒拂袖三山金宮銀闕
咲今日大地光明萬里秋天明月瘞於元和觀之東
蒲善淵關西人從丘玄清學莊列之道洪武十五年欽

除均州道正永樂年間奉使四方歷遊名山大川諮訪
異遠一日於章貢玄妙觀無疾而化葬於黒虎澗之上
孫碧雲關西人幼年頴悟頗欲學仙遂入西嶽華山尋
錢刀之蹤追希夷之迹巖棲屋樹服氣養神探黃老經
旨周易參同與夫儒釋諸子史書罔不熟誦洪武二十
七年　太祖高皇帝微至京師賜衲衣齋供館于朝天
宮明年賜還華山永樂十年　太宗文皇帝召至闕下
賜御詩一章號虛玄子勅授道録司右正一又勅授南
巖宮住持居無何益賜玄風永樂十五年謂門人曰教
已興吾殆將往矣翌日沐浴更衣焚香遥空禮謝端

坐而逝駙馬都尉沐公[illegible]公侍郎郭公訓訃
嗟悼不已瘞于檜林菴[illegible]雲集行于世
周自然金臺人自幼入全眞教及長遊於四方以道化
俗以藥濟人洪武初來住武當五龍行宮居民以其道
明藥効咸敬慕之年將耄耋貌若童穉一日以所藏道
書醫術付與門弟子曰吾當委順去矣翌日沐浴更衣
而逝瘞於桃源洞
燕善名號景山洛陽人丰姿綽約貌相朴實從丘玄清
入武當勤事香火道俗無不欽慕焉永樂十八年無疾
而化

簡中陽字致和武昌人自幼不喜榮進放浪湖海得異
人授以中黃上道清微秘法洪武辛未來武當居紫霄
之巔辟穀坐忘訴和養素江右學人聞風而至師見其
有道才法器者必納之于是道價愈增名籍方外後隱
於福地峯之上杜門守靜凝神太漠一夕告門徒曰方
今山門盛衆實千載一時之遇也吾可謝世矣語畢端
坐而去印劒藏於紫極宮之西壁
黃中理寧州人文節公庭堅八世孫弱冠蔭光州固始
尉尋患半身不遂棄官歸有[illegible]金花君者謂之曰吾
療而疾疾愈當為道士弗從[illegible]中理曰倘能起歷

疾爲全人敢不受命金花君以崇粧其體燃燈編灼之越七日起行中理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宮在興國九宮山山即張真君道清煉丹之所其徒千餘人咸服其教　皇祖西平江漢中理拜迎於鄂應對稱旨獻詩曰無聲無臭最幽深一寸山河一寸金清濁混融人莫測　帝王居處即天心後八年　上思之召至南京齋勞甚至命禮部宴之賜玉爐襲衣還山年七十餘壽終

焚子李不知何許人隱於武當山不火食日惟食麥麩數合故名見人輒長揖云大造化人問之亦不答但云大造化　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　[illegible]使使辟之下就一旦遍辭山中故人端坐而逝人以爲尸解云同時有大瓢李虎皮張

秦道人者號五溪昆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籍世貲有心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死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而圓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今盡散內外族　自是時道人生子方七

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illegible]　司丞兩家門閥方盛乘怪駭莫識所爲巫遣人追至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頭陀矣其在武當嘗居南巖宮師事焚子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其家知不可强則歲遺金布來問無恙不道人湯不置省弟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騶倅怒笞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於官人何與也了無忤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始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金[illegible]　范納之道人嘆曰吾齒足數一里來爲何[illegible]汝以有　得也而　尚須人豢養耶遂一笑而去或以問范范尾至九化乎之略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贊曰漢書稱尚子平婚嫁旣畢遂去遊五嶽以爲奇事藉令婚嫁旣則五嶽終不往遊耶柴道人以壯年貴介子一日遺棄妻孥散家產而蛻脫埃壒其所爲不愧尚自[illegible]所遇耶或神仙窩籍偶委迹凡間終當逸去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二終

禪宗一

晉○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覽能
誦鄉鄰嗟異年十二出家於佛圖澄受具足戒恣其遊學至
鄴師事佛圖澄及石氏之亂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
渡河南遊既達襄陽廣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有鋒辯
安至齒往謁既坐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
時人以爲名答秦苻堅素聞安名遣苻丕南攻襄陽獲
安與鑿齒歸既至住長安五重寺　二江左顧謂
安曰朕將　師與公南遊吳越安對曰陛下應天御

世宜注神　爲與堯舜比隆今適以百萬之師求厥田
下下之土且東南一隅地卑氣濕　遊而止舜狩不返
秦皇適而不歸若鑾輿必動可先　洛陽傳檄江南如
其不服伐之未晚堅竟不　侵師潰于八公山　單騎云云
安注諸經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見瑞相乃夢見胡
白眉長　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　建元二十一年
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　安乃請問來生所生之
處僧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　見雲開備覩　率妙勝
之報是年二月八日忽告　曰吾當去矣齋畢而卒
耆域天竺人神異莫測周流華戎惠帝時至襄陽將渡
江舟人見其敝陋輕之不載比舟達北岸而域已先渡
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　即去
梁○雙僧武帝時自南岳來止黃庭觀白馬寺一日沐
浴畢輕衆禪坐死然留月假于松杉間數百年不壞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僑寓江陵幼聰警篤學經史
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棋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
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
產業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詵不屈
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不納普通中詔
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赴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

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
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
色不變言終而卒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
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曰貞節處士詵所撰帝
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
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
慧遠僧江陵人遊雲夢山建寺人間有檀越遺柿僧將
種冬青樹上年一結實味苦不堪食其樹至今存焉
唐○道信司馬氏懷州河内人後周時父爲廣濟縣令

周靜帝大象二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邸幼慕禪宗隋開皇中禮
三祖粲師求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師曰
何更求解脫乎大悟服勤九載師付衣鉢法偈其徒號
爲四祖唐武德中住錫黃梅縣雙峯山一名破額太宗
三詔不赴賜紫衣永徽初安坐而逝葬山畔有塔明年
夏塔户自開廣德閒謚大醫禪師塔曰慈雲

佛圖澄神僧也遊石門崇台山下故里瞰心畈至陂從
腹旁一孔引出五臟就陂洗之遂相傳爲佛圖陂至今
存

隋○智者大師荆州華容陳氏子目有重瞳在南嶽誦

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于
是獲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陳
滅歸隋煬帝執弟子禮號智者大師遊當陽止覆舟山
後遊天竺東陽五溪云

唐○五祖弘忍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栽松道者嘗請
于四祖曰道法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
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遂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
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
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輙孕父
母大惡逐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棄濁港中明日
見之泝流而上色相光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
里中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嘆曰此子缺七種不逮如
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化于破頭山咸亨中新州盧能來
參謁見上座神秀所作偈亦以一偈和之語意冥符以
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及所傳袈裟密傳
之且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
心已熟衣乃爭端不復傳也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
今事畢時可行矣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
之東山謚大滿禪師

慧能姓盧氏新州人流移南海嘗鬻薪供母年二十四聞

人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省乃來黃梅參
五祖忍大師使就舂米之役一日會衆傳法弟子神秀
爲偈書壁閒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能不識字聞人誦之乃爲偈請人書其側
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忍見之遂傳法于能隱于懷集四會之閒先天二年八
月初三日跏趺而化壽七十六憲宗謚曰大鑒禪師

神秀（耶舍三藏誌云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泥下一毛分）開封人也姓李
氏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
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

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
祖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
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
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
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
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
寺入滅諡大通禪師

慧安荊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下私度僧
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於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
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
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陀
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
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
至嵩少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甚加欽重后嘗問師
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
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
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
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五年三月八日閉
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

巨方安陸人也姓曾氏幼棄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
經論後參禪會及逹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
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
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
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本
山

慧思南岳僧也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
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遥
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
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
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
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
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
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衆太虛玄指
物傳心人不會

智隍河北人也始參五祖於黃梅雖嘗咨決而循乎漸
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策
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與開決師於言
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

越士厥忽聞空中有聲曰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囬河
北開化四衆
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
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
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
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刧難逢今既
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
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
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
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

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
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
有顯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親亡師入堂白槌
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
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慧禪師南陽人一行禪師之師得法于當陽玉泉之景
洪結廬三十年號蘭若和尚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
月八日降誕感白氣在安康之分帝問何祥太史對曰
國之法器迺勅大守韓偕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

性善推讓父乃命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
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
衆生至垂拱三年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
家通天二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
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
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
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即不得祖
曰秖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
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
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

居般若寺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諡大慧
禪師最勝輪之塔
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
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
之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
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秖
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
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
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
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

得苦道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
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
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
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道行禪師澧州茗溪僧也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
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不堪問如何是正
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
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廣澄禪師澧州大同寺僧也曰輪劒擲空無傷於物問
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

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總印禪師住持潭州三角山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
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
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
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床師便打
道通禪師唐州紫玉山僧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
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
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
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
問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
曰此其紫玉也乎師之言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
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
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元和八
年弟子金藏參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
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
疾而終
大善禪師潭州石霜僧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衆出來
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
師曰不消一堆火

曇藏禪師南嶽西園蘭若也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
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
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
銜師衣師即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
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
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
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
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群盜至丈亦銜衣師
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
皆稽首而散

性空潭州石霜僧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
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荅汝西來意僧曰
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搜
出這死屍著

招賢湖南長沙景岑僧初住鹿苑為一世其後居無定
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
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
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
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
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

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
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時有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
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
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善覺禪師潭州華林僧也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
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
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
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
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
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秖是不可見
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
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
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秀溪和尚潭州僧也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
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
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
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
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

笑

龍山和尚潭州僧也問生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
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
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
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
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
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
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
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
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

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
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拜師述偈曰三間茅屋
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
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
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
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
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曰
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
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
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
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秖如居士意作麼生
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
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摠是
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
問醻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
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
有偈曰心如無實亦無虛有亦無管無亦不拘不是賢
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

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
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
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
士笑曰我女機鋒捷于吾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
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
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
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
餘篇傳於世
茱萸山和尚鄂州僧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撅竹
曰還有人虛空裏打得撅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

空是撅師擲下竹便下座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
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
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
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
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衆僧侍立次師曰秖恁
麼曰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爲衆竭
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會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
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
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
[illegible]麼[illegible]汝

懸照荊南白馬寺僧嘗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道常襄州關南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高亭和尚漢南僧也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戒靈湖南上林僧也初參溈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溈山以手指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祇林和尚湖南僧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齊安黃州人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前不墜無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焰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

道吾襄州關南僧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怨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

希遷禪師南岳石頭僧也陳氏子母初懷娠不茹葷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敘之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荅各於本章出為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

惟儼禪師澧州藥山僧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
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廼造
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揔不得子作
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
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
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
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
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

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
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即
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
曰千聖亦不識後居澧州藥山朗州刺史李翱問師何
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主曰恁麼則姓韓也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
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
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乃告寂
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大川潭州僧也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

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
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
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
讚禪師潭州僧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
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
就久矣秖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
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
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慧朗潭州招提寺僧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
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

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
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
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
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住入住後凡學
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大同濟禪師澧州僧也米胡領衆僧來纔欲相見師便
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
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來却拽
轉禪床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
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

樂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
句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
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
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
宗智潭州道吾山僧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
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男女被誌公和尚
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
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
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
振朗長沙興國寺僧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
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
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
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
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
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
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
在青天水在缾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
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
缾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述
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
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
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
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
人無影像縱横不辨往來源
明哲鄂州百巖僧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猱人好山
置經曰日頭早晩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
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秖恁麼和
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

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
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
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
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非
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
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
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高沙彌澧州僧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
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
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

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脣齒在師
拜而退

善道潭州石室僧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
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
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
可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
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

無等尉氏人也出家于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
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師回顧牧
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

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上來師前道不審迥謂衆
曰大衆適來敲向甚麼處去有一僧豎起指頭曰珎重
其僧來朝上參師乃轉身向壁而卧佯作呻吟敎曰老
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
些小僧以手拍淨瓶曰這箇淨瓶甚麼處得來師曰這
箇是老僧的大德的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的亦是某
甲的

壽禪師居黃州護國院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
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
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illegible]

繼鵬禪師居潭州雲蓋庵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
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
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
筯便擲師豁然大悟

黃龍海禪師鄂州僧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看曰
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問如何是最初一
句師曰掘地討天

智賢潭州北賢僧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曰
如何是道師曰嶮路架橋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
與諸人分僧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煑野菜

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
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
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
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
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胷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
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
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
領過

振禪師南岳衡岳寺僧山居頌曰阿呵呵瘦松寒竹鎖
靑烟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哄唱太平歌朝看白雲生

洞口暮觀明月照嵾嵾有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攪
黄河
遜禪師鄭州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白面皺曰如何
是法師曰冬往寒來問如何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
里餘不得舊時書
鹿苑圭禪師潭州僧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吳頭楚尾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踏鐙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
一義諦師曰胡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
曉其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
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

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
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再參
懷肩潭州大溈僧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
將甚麼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喏
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承晧姓王氏荊門玉泉僧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
方參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褌書歷代
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
叢林目為晧布褌自發粥稀後坐休寮先睡早起愛高
歌喉賓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褌赤莫

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
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
吾年八十一老死屍出兒即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
道一姓馬氏漢川什邡人也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
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開元中習禪定
于衡岳山中遇讓和尚密受心印四方學者雲集入室
弟子一百三十九人轉化無窮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
昌石門山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于來日歸茲地矣既
回示疾院主問候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跏趺

入滅謚大寂大師
慶諸住潭州石霜山後抵溈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溈
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溈于地上拾得一粒曰
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溈又曰莫輕這一粒
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溈呵
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裡有虫諸人好
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
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提舉吾
便起去師于此有省師後避世混俗于瀏陽陶家坊朝
遊夕處人莫能知竟居石霜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

[illegible]木枯枇大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與
紫衣師辭不受光啓四年示寂謚普會大師
仲興潭州漸源仍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
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摠邪正
則摠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
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
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柎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
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
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
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

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
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
忽然大省遂焚香遥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
是我不會却怨先師
密禪師潭州神山僧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
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
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問洞
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
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
山先過了拈起木橋曰[illegible]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

木
善會禪師澧州夾山僧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
該綜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
師資道契微朕不留咸通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成院
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
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秖旨示汝無
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
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也不是目前
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
自在本秖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

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
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
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
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
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唐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
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
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輙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
于本山謚傳明大師
令遵禪師鄂州清平山安樂院僧持初參翠微便問如

何是西來的　意徽曰待無人□向汝說師良久曰祇
人也請和尚說徽下禪床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
請和尚說徽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
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
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
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
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
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
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
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

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
墜祇成個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有值色
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自
餘逗機方便靡徇物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
年終于本山謚法喜禪師
明慧禪師復州僧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
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居誨潭州大光山僧初造石霜長坐不臥麻衣草屨亡
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
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

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也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
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仕
役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上堂一代時教祇是
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剝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
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
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忉忉恐成負累珍重
志元潭州雲蓋山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
時如何居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
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
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

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
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
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
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
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
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慧禪師潭州谷山僧也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
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illegible]
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投[illegible]
[illegible]人

寶蓋禪師潭州僧僧問和尚 尚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
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來
出世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
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
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
曰超人不得肯
芭蕉禪師郢州僧也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
被人吟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
荅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秖恐闍黎不肯問如
何是向去底人師曰董家稚子啟聲哭曰如何是却來

底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慧覺伏禪師潭州肥田僧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
曰髮帀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
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
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
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雅禪師潭州鹿苑僧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欵火爐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臘膪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
傳未審得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

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紹禪師潭州寶蓋僧也僧問寶蓋高懸其中事若何
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
通僧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文殊禪師湖南僧也僧問僧繇為甚麼邈誌公真不得
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邈不得曰誌公為甚麼邈不得
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邈得也無師曰我亦邈不
得曰和尚為甚麼邈不得師曰渠不以顏我顏色教我
作麼生邈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
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玄泰南岳僧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
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
休齊己為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
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
為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
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
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朮
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
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
此理如之何遂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

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
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
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
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營亭側
雲蓋禪師潭州僧也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
藏玉兔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
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參師問石角穿雲
路携筇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
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元安澧州洛浦山僧人也丱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

臨濟後為侍者濟嘗對眾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
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坐主參濟
濟云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
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
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
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
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盡澧陽洛浦山
卜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幺侶憧憧師兩山開
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二日午時別僧便告寂
石頭和尚高要人姓陳氏名希仙六祖弟子嘗參清原

山思和尚唐天寶中之衡山南岳寺寺東有石狀如臺
師乃結菴于上號石頭和尚門人問曹溪意旨誰人得
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
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人垢
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所著有參同契
註至元中化去壽九十一謚無際大師
今珪新州三角山僧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
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
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谷隱禪師襄州僧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
鵶頹浮生不棄
九峻山禪師安州僧也僧問遠聞九峻及乎到來秪見
一峻師曰闍黎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
曰水急浪花麄
有緣禪師潭州谷山僧也僧問伶俜之子如何得歸向
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秦重處也師曰我道你
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
鞭轡斷石人拊掌笑呵呵
龍興禪師潭州僧也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

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未曾拋

伏龍山禪師潭州僧也僧問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志罕潭州雲蓋山僧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不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覓無蹤

證覺景潭州雲蓋山僧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閫外底事師曰晝鼓斂終後將軍不點頭

參賓蘄州烏牙山僧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端草目前分問匹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稚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父戰沙場為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曰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illegible]不二[illegible]橋金不[illegible]

[illegible]拈香問蟭螟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illegible]級頭上金花拱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盡敕休停八佾音

瀼泉山禪師郢州僧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瀼江師曰熱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瀼江山復問卜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轉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擺撥棹船頭拍穿波裏月

有僧問文殊禪師曰郄如何是祝融峰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來莊嚴師曰菊蒼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窖本襄州鷲嶺僧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為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天際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藥山澧州僧上堂大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奇請師舉揚萬機挑不出曰為甚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家[illegible]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

華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
爲甚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娑未嘗哮吼曰不哮底事
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藏禪師衡岳南臺寺僧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
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峰
山下疊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菓接待
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
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不應
證覺澤州雲蓋山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
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

何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繫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
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興古安州大安山僧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
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
石牛兒趯然不出戶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
不展手銀籠鶴畔野雲飛
行朗蘄州烏牙山僧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
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
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壹房州開山僧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於千聖師

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
誰爲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
曰杳杳人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荊棘林中隨處
到旃檀林裏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
澄潭金輝正午
郁山主茶陵州僧不曾行腳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
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惡
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
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
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

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
出茶川上吟嘯無囉哩囉
清溪清禪師荊門軍人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
是行腳僧
道悟荊州天皇寺僧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
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
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
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
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師受心法
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江夏乃

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師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

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月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崇信澧州龍潭僧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盈上人衡山高僧與韓愈為方外交愈嘗贈之詩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山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宣鑒簡州德山僧卅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
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
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
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
便去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
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
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
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
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
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

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潙山住澧陽三十年屬
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
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
堅請師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勿妄求妄
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
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
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
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
成大患終而無益
全奯鄂州岩頭僧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

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
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
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
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
山曰這個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
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
曰全奯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
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
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
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

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
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
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
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
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
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
活遍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噓聲師常謂
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
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
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

歷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
粒衆爲起塔諡清嚴禪師
簡禪師襄州高亭僧也叅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
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頭
可觀南岳金輪僧叅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
峯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
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
歸本襄州雲蓋雙泉院僧初謁雲峯禮拜次峯下禪牀
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
永禪師隨州雙泉山梁家庵僧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

旨如何師曰瞌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
女各伸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秪對國以手空中畫
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
何是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志圓安州白兆山僧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
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
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昔問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
師曰不起見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
釋迦年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

漢作麼
惠朗曲江人姓歐氏年十三出家二十于嶽寺受戒既
謁馬祖得佛無知見之說復還南岳侍石頭時有同名
朗者故以招提朗別之
海印大師首居衡山最上第一晏坐禪定百有惱訖一
志如初
思大和尚生而顓自得不言之理假脩淨梵而登圓覺
嘗謂人曰衡山之陽吾往矣居南岳十年入寂
鴉荖婆廖等觀知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于
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鴉噪集

于其上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岩而化群鴉啣
土以覆之
橫龍和尚南岳僧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
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
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則暗冥不生也師曰
白日沒閑人
誨機鄂州黃龍山僧清河張氏子初叅巖頭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
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
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

僧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
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秖是解粘和尚提起巳
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師將
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
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
鶩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從盛湖南道吾僧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
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窮
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柰窮何師
曰大有人見

誠禪師衡岳南臺寺僧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
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已問潭
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
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為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
聖量在曰此量為甚麼人施師曰不為聖人
明法了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爭柰得山僧珍重僧
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
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何是螺峰一句師曰
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明遠襄州僧初叅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
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
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
向火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
火其僧於此有省
慧輪潭州延壽寺僧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
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
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個
嶽麓山和尚潭州僧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
珍重僧問如何是教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子之句請師舉
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智遠復州資福院僧叅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
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消曰理能縛
豹師因此發悟玄旨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雪嶺峰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
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
露日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
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即今便了不會塵沙笑劫秖據諸
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西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已

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為性地真
常不勞修證珍重
傳心潭州妙濟院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
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為何事師曰我
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
是香山劍師曰異日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
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
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
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
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為甚

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
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棒不起僧舉聖僧塑
象被虎齩問師既是聖僧為甚麼被大蟲齩師曰疑殺
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金輪和尚南岳僧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
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
者師曰倒也
智洪鼎州大龍山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
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
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

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
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行靄襄州白馬山僧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
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懷楚安州白兆竺乾院僧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
師曰從此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
潭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
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麼方所曰這鈍漢
清皎蘄州四祖山僧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臨

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雪白髮顒顒鎮雙峯明明
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
斷絕
志操蘄州三角山僧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為
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為你周由者也曰請和
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真鑑禪師蘄州三角山僧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堦
行沖郢州太陽山僧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
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智謙鄂州黃龍寺僧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
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劒
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洪諲襄州清溪山僧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
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
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
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
可為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曲座入庫頭
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
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

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
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
典座房修即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
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生
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
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守安衡岳南臺寺僧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
師曰即今在甚麼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底聻
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
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通禪師襄州鷲嶺僧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
尚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龍興禪師灃州僧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張三
李四曰此來問自己為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
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
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景如郢州人龍山僧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
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
皆美蔽翳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楚勛郢州大龍山僧上堂良久曰大衆秪恁麼各自散

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為然久立有久立底
道理知了經一小刼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
有知出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即徧周沙
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甚麼處
得來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
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為甚麼謾
我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
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善美襄州鷲嶺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
江水往南流問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麼事問百川

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
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何大士名志源道州營道人弱冠悟佛學仙人呂洞賓
嘗訪之謂其爲定光佛後身練提刑遇之言有所契為
偈曰在家能出家火裏出蓮花後無疾而逝葬武岡之
黄演塘
靈祐潭州潙山僧也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
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
叅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
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

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聻師由是
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
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
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
爾善自護持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
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廼
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人也
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
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師遂往焉經五七載乃爲庵山

下居民稍稍知之共營梵宇[illegible]讓奏號同慶寺
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師敷揚
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
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諡
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法端襄州延慶山僧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
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師滅後諡紹真禪師
法遇蘄州法過山庵主因荒亂魁帥入山執刃而問和
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
震威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王敬初襄州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
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
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
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
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緣遽出朗
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
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
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
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齩著汝
清幹安州大安山僧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所

緣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慧清新羅國人也居郢州芭蕉山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温夏凉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秖恐闍黎不問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獅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此

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摠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上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溈枯竭
繼徹郢州芭蕉山僧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上堂昔日如來在波羅柰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偈示風隋

揚邐教迹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illegible]隊若據吾宗門下大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麽生是涅槃一句還有人道得麽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便下座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齒木童唱烈石人側耳
清讓郢州興陽山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甚問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爲甚麽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圓禪師郢州芭蕉山僧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曰要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輥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令遵郢州芭蕉山僧僧問直得無下口處時如何師曰後須進一步曰向甚麽處下脚師曰東山西嶺上
志謙蘄州三角山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詞鐸郢州興陽寺僧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眞箇那師曰有些子
慧忠安州大安興教寺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和[illegible]

個片兒采來不在南山亦非昆侖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瞎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爐下座

鄂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山乂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師曰莫是溈山的子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為湊泊

上泉和尚荊門僧也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接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喝喝問尺壁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飛上天

明清潭州雲蓋寺僧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二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儗議皆腦裂拍手趂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

有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瓶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一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詩即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于冠宗曰吾朝服耳俄冠宗以父蔭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崔為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

穿東北王隅也宅日見說曰宇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脩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宅肉無益也說子皆汙賊死斥云

鄧州丹霞天然祖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再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往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語

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上堂阿你渾
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
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秖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
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
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
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文殊
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趂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
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
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
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是看取莫一盲

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珍
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處去師
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秖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
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
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
無對

疎山匡仁禪師初造洞山洞山順世乃到潭州參大溈
值大溈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
坐臥始得師不契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徑往禮
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曾到大溈否師曰到招曰
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
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
却使溈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元來笑裏
有刀遥望禮拜悔過

道一姓馬氏本漢州什邡人也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
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依開元中習禪定
於衡岳山中遇讓和尚密受心印四方學者雲集入室
弟子一百三十九人轉化無窮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
昌石門山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既
回示疾院主問候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

跏趺入滅諡大寂禪師

千頃楚南禪師參黃檗問子未見三界影像時如何師
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
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印肅號普庵袁州之宜春人也世姓余紹臨濟十二世
孫牧菴忠禪師之緒有宋之時生於縣之太平里初師
未生時鄰夜有見其室者祥光燭天遠近相愕已而達
生道周或現阡陌衆愈異之及師生五相豐潤卽善世
言山是人始知為至聖之徵師夢一僧點其胸曰汝它
日自省既寤白母黄氏視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遂

師壽隆賢和尚賢授以法并囑曰諸佛玄旨貴悟乎心
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甚器之留牧菴忠公唱道潙山
師入湘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菴竪拂示之有省
歸壽隆時二十有九矣使諜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
每楮衣糲食藜杖芒屩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
華嚴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洒
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悲涕歡喜踊躍無量大似死
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可說始信金剛經云
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
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

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
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捍患天動物與維鬼神莫測其
變符頌藥水驗世非一嘗自贊云蒼天悟無生法談不
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
年七月十一日沐浴書偈于方丈之西壁云乍雨乍晴
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幼應權機
爲汝清書畢跏趺而逝
警玄郢州大陽山禪僧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
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
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處士

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
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
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
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
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
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
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主之師
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祇一食自以先德付授
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年八十嘆無可以繼者遂作
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遠禪師使爲求法器偈曰楊

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飜茂處深密固靈根偈至
云得法者潛眾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
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
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趺座辭眾示寂塔于本山
五代梁○文悅南岳雲峯僧初參大愚聞示眾曰大家
相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
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
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色力健何不爲眾乞食我忍饑
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
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爲

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

法永禪師潭州石霜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谷泉禪師南嶽芭蕉庵僧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

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僧過上座來叅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過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過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搊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曰賺殺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右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曾便休亂說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曉崇禪師蘄州黃梅龍華寺僧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

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摩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僞他閑事長無明

荊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法顯禪師荊南府竹園僧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炙横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潭州大溈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

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
錦文殊撞着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
思量箇甚麽昨夜三更睡不着翻身捉得普賢貝向無
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
是甚麽說話卓拄杖下座
保宗禪師南岳福嚴僧也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
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欄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
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
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
一偈不鮮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

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臨濟全提
錯七錯八君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
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
本是齩豬之狗何異跳坑墮塹正是避溺投井如斯之
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潜修子尚
自視事見機而令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如漢禪師郢州大陽僧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
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獅子齩
人趙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
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

不見回啗
諸芳禪師荊門軍玉泉僧也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
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
師便打
奉能禪師潭州衡岳寺僧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
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
渤地應思黄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逃己讓人遂使舂
糠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言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淡
鹽羮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
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且道鷲

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希隱禪師郢州興陽山僧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
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絶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
生太虛曰恁麽則樵夫出林紅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
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
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秒要會麽手執夜明符
幾個知天曉參
眞如禪師潭州大溈慕喆僧也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
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
麽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自歸師

白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絶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竪曰見後如何師曰頷頭汗出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巳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説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設利斗許大如豆

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崇真禪師南岳西林僧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辯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齊曉禪師桂州壽寧僧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紹清禪師潭州興化僧也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illegible]法堂前仁義休説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説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燃王座上爲母説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

前足善緣無劳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搥胸曰蒼天蒼天

仁仙禪師潭州東明仁仙僧也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寘禪師潭州福岩僧也上堂福巖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遐禪師潭州東明僧也久侍真如晚居潙山真如奇之
道者髙其風毎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忽問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
甚麽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麽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
作麽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慧本禪師江陵府護國僧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未審是甚麽物師曰一錠墨曰恁麽則耀古照今去
也師曰作麽生是耀古照今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
個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知惜取良久曰彈指夜
明珠

彥孜禪師南岳法輪僧也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縫
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
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
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竪會麽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
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
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且舞三
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蟲曰秖如洞山道麻三斤
又作麽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
驚人
崇拯禪師衡州開國寺僧也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廓
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懷空有
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
空遠遠峯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
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
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覷面便相呈能轉凡
成聖諸人還知麽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
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
水掕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
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寶蓋山和尚潭州僧也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

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
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
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
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
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
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文邃禪師澧州欽山僧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
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
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
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麽道龍潭也恁麽道未審和尚作

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
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嚴頭曰汝恁
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
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參洞山
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
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黙置師乃
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

處真禪師襄州鹿門山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有塩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秖待師曰柴門草户謝子
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

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
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
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
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
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會上主
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
曰藕絲牽大象問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
也無師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
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
師曰汝是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

難見嚗然撞着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快活無繫
絆萬兩黃金終不見任他千聖出頭來總是向渠影中
現

[illegible]通衡州育王山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
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不到
底句今夜山僧不避羞耻與諸尊者共譚良久曰莫道
錯珍重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
便請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
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
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
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問如何是急
切處師曰鍼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回光
影裏見方親

[illegible]禪師衡州華光寺僧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
曰此間僧堂無門户問僧曾到紫陵麼曰曾到師曰曾
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
[illegible][illegible]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便打問非隱顯

處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無乾坤無一不是曰此
是和尚那箇是某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明
廣濟蘄州僧僧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
何是方外之談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
飲者絕饑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
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秖解喫飯問
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
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
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
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南臺和尚潭州水西僧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
入口即扶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
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守澄隨州護國院僧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彔木牀
上為人及有人問着祖師西來意未審有一人當頭道
着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問如何是佛師喝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
來時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
師曰驢耳彪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血狀恩問
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
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
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
一場懡㦬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
三門前兩箇一場懡㦬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
後一場懡㦬
省禪師安州大安山僧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
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甚
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
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
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

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問無為無
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闍黎
道即得不可荒郊大安山去也
延禪師襄州萬銅山廣德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
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
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屍向甚麼處
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
麼師曰無患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
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患口[illegible]師便打問如何是佛

師曰盡戟門開見墜仙僧後問悟空盡戟門開見墜仙意旨如何空曰眞饒親見釋迦來智者感言不是佛

匡化潭州報慈藏與僧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麽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麽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眞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黄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麽處來曰卧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麽在彼多少時

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其中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艛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僧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秖對師曰分明記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秖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麽師曰這箇稍郎子未遇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麽則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上堂一句徧大地一句絶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如何是絶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悟空禪師住持襄陽谷隱寺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卧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麽處着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麽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麽人得飲師曰絶飢渴者曰絶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畎東流西畎西流

志行譚禪師襄州鹿門寺僧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

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麽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麽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戌亥年生

道虔隨州雙泉山僧僧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絶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絶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忠彥澧州藥山僧僧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所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麽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麽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illegible]

昌月神風洞匕泉
知遠演化禪師隨州護國僧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能禪師安州大安山崇敎寺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志朗圓明禪師隨州護國僧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詠該
慧堅郢州大陽僧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麽處來師

曰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麽不築着露住師於言下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玄音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齩腰帶僧請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黄河輥底流六六三十六陜府灌鐵牛
義禪師襄州廣德僧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家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麽則的水獸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閑黎作麽生師曰揉汲不虚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住持衆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簑倒騎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着傷人不柰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鬧市走馬不觸一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鐺煮佛喋
周禪師襄州廣德寺僧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遍體崑崙黒通身一點霜問貧

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禄絶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董董彌宇宙爛壞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遍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刼響冷冷問敎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鷺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慧徹襄州石門僧僧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

否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
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少林澄九昂浪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正
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
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着破襴衫問
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發
時如何師曰后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
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

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
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坭賦
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叅師問萬仞峰頭石
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叅
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
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不得這語
不將他作叅學人
歸慧廣襄州延慶院僧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
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
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麽

貞禪師襄州含珠山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麽則不假羽翼便登霄
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
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知儼宗教禪師襄州谷隱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
曰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着處師曰問這山鬼
窟作麽曰照着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
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
千里萬里

法顯禪師襄州普寧院僧僧問襄劫共住爲甚麽不識
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須詰問千山
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聰禪師襄州石門僧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
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契念禪師澧州北禪僧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
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
隊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紹遠禪師襄州石門僧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
田頭水牯牛師曰角轉轟天地蹄踏處處泰他門又

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
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着師曰耕甲不曾取次住後師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風
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
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爪間霧請
師舉古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
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
問如何是和尚家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
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

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
炙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脈大似流星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之河
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淨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
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
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
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皷問天
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攔古路木馬驟高樓

懷感潭州比禪僧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底句師曰[illegible]
輪當為尸光燭木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尸不留
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守珍郢州靈竹僧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天
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
來曰恁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智端襄州廣德山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着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着衣喫飯問如何是廣
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
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契崇襄州谷隱禪僧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
人皮裘胡人着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
痴人歌
巖禪師興州梁山僧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利昱禪師澧州藥山僧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
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參三藏聖教與諸上
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陜府鐵牛吞却乾坤
雖然如是被法身礙郤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
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若道不得未沉

普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
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衆笑你嵩州
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
廣南人

契訥禪師潭州道吾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
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
披古衲滕日枕山根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玉
上青蝇日見後如何師曰紅爐焰裏冰

清剖禪師郢州興陽僧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

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
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
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住後上堂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師
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
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
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
莫待重遭點額回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月照
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鄧金部問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
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師卧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
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
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識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
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
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審[illegible]南嶽福嚴僧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
卧在荊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敞鄽開若
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
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秪對和
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栢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

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間滿太虛元來眞相一塵無
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栢一株

歸喜襄州白馬僧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
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
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
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弓箭問不着佛求不着法
求當如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獅子曰意旨如何師曰
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趁不上沒量大衲
僧無計柰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
何是半句師曰拔身擲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illegible]

也摸不着問如何是關捩之門師曰莫閙莫閙
慧禪師郢州大陽僧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大霸衆中和
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恩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
樣觀曰恁麽則金烏凝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
私古通方一念玄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麁布直裰
重重補日用鈕頭旋旋揞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師曰
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戶
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
家盡是金枝玉樹
機聰復州乾明僧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

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
入波來
善冀禪師郢州梁山僧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
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麽
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
昧寂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
眉便相悉
報恩隨州報恩山僧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
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
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

皆蒙印可丞相韓公縝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
革律爲禪詔師居之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
元易禪師襄州石門僧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秖如聞見覺知未嘗有
間作麽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
爲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泯法俱捐銷能所以入
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耶錯恁麽也不得不
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麽生還
會麽良久曰若定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
杖子攪黄河八臂那吒吟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拽得

循河三脚龜脫取殻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
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
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嘗上堂皓月當空
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
外石笋横空緑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攛過西岑
抱子金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
風空玉殿中聖凡絶跡且道作麽生是夜明簾外事還
委悉麽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
指曰爲甚麽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

十五日坐夜火後役公利於上堂射山
決磨襄州鹿門僧依大慈寰中禪師為弟子俾聽華嚴得其
要夫說是谷問曰如何是真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
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逈出三乘不假修
容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處玄不犯實鑑光寒時如
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
紅爛不可扶持
守遂隨州大洪僧上堂召大衆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
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如急水打金毬然雖
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三鑷金鎖鎖咽喉直饒

鎚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
是那一重還會麼喜吉維摩談不到月邊鶖子看如盲
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
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
麼主曰秖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
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
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秖明此事令
時人為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恐
有時竅非我途中爭得知
智明衡州華藥僧依寶峯有年無省因為衆持鉢以

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
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
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
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問你
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活人
劍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
而盡諸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慶預隨州大洪僧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
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
也無蕭騷晚籟松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

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
十年秖作境會師即契悟紹興初出住華藥婺之天
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
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你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
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
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所
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未
幾遂終
慶顯隨州大洪僧僧問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華和
尚新據洪峯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

爲照海門曰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法眞襄州石門清凉僧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光廻秀一
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
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
鏡賓中有主拄杖横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路破草鞋赤
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渾融正偏不滯入
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
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法爲隨州大洪僧也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
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

說妙談玄終挂脣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
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
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烟塢卧寒沙貞州
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甚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
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
盖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怡向朕兆未生
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
問即沒交涉
緣密鼎州德山僧上堂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
作麼生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

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辯若辯得出有參
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僧問如何是透法身
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
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
時如何師曰天臺南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
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
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着那頭掀
蘋鑒岳州巴陵新開院僧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
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
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𨁝跳上梵天撥破帝釋

鼻孔你爲甚麼向日本國裏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
門曰築着老僧鼻孔又作麼生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秖
是學語之流師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秖將三轉語上雲
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劒
師曰珊瑚枝枝撑着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
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秖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
自後忌辰果如所囑
師寬隨州雙泉山僧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
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
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則含生有望師曰你

下水漈茂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
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僧問
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
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特如何師
曰不入這個野狐群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鰕跳不出斗
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
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問豎起杖子意
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
接座曰和尚遊山巇崄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
力座乃奪却師杖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

一時趕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日訪白
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
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絶師
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褫曰佛與衆生不別
齋侍僧敘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絶齋當時白兆
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
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無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
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宗慧襄州洞山僧初叅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
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

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
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麽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
南便恁麽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
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
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
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
師便禮拜
郁禪師隨州雙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
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第
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

彼彼大丈夫因甚麽到恁麽地便不座後住舒州海會
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啓柔禪師南嶽般若寺僧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
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
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
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
三便下座
道遵潭州南嶽僧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麽生提綱合作
麽生言論佛法明字當得麽眞如解脫當得麽雖然如

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絕答震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曰諦

竟脫郢州林谿僧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

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豊梆師澧州谷山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時有僧纔出師便打曰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illegible]禪師冉州苕溪僧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illegible]門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人莫礙移筒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悟通蘄州北禪僧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柰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

師隨後趕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明照湖南湘潭僧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圓光澧州藥山僧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萬會鄉談師曰參衆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踌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甚麼

了元浮梁林氏子誕生之[illegible]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
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
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
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
悟夙昔即便參尋投機于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
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嘗寓黃州定慧院一日與學徒
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
此作甚麽東坡曰暫借師四大爲坐榻師曰山僧有一
問居士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坡欣然曰
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秖如山

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處坐坡不能答遂留
玉帶師贈以雲山衲衣坡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
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牀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
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閲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
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清海襄州本國僧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
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麽則禮謝去也
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
家罷問程如何[illegible]曰[illegible]有問放過即來道
前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師洛潭州保安僧也僧問撥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
甚麽處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堂南嶽曰便恁麽
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朗禪師岳州永福院僧問僧汝是甚處人曰荆南人師
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驗
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師便
打
弘義郢州芭蕉山僧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舉起
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

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趙横山和尚郢州僧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
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有高
應真鄂州文殊僧上堂直鉤釣獰龍曲鉤釣蝦蟆蚯蚓
還有龍麽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寳劔未出匣時如何
師曰在甚麽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劈長衫袖短問古
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勤禪師南嶽南臺僧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
紹宗鴻州德山僧也僧問[illegible]祖師西來意師曰桃

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師
子全身且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
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
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
身
文襲禪師潭州鹿苑僧也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
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
樂坡頭信不通
可瓊澧州藥山僧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
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若曰為

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辯我師師便
喝禮拜師便打
普禪師巴陵乾陵院僧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
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日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
十年後
道禪師禺州普安僧三句頌函蓋乾坤并萬象地獄及
天堂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
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氷消瓦解摧隨波逐浪曰
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
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是南嶽與
天台[illegible][illegible]肉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
落白日繞須彌
興順襄州興化院僧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舉
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寸問如何是百千
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楚山頭指天
師戒蘄州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
不會師曰直不掩僞曲不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
點後如何師曰刹三沐四問實幻未出匣時如何師曰
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汝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

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瘦問得船使渡特
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
投澗聲
重善江陵府福昌院僧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
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
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
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
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權柄在手師曰不
斬無罪人上堂蓋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illegible]
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illegible]

汝恣據若也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志諲蘄州四祖也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松
樹老鄰皴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本能襄州興化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
宗本襄州延慶僧也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
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炳賢鄂州大龍山僧僧問昔日先師話如何透法身師
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
透出龍宮翻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是出家人
師曰深曰如何出家法師曰苦

光祚隨州智門僧也先住北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
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麽領會
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呻喚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
師曰六祖是廬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
師曰閻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
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麽時文殊向甚麽處出
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草好一盤飯莫待糝
椒薑上堂雪峯輥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火隨燒畬凡
[illegible]明甚麽邊事還有人明得麽試道看若明不得所以

道斬蛇須是斬蛇手燒畬須是燒畬人瞥起情塵生妄
見眼裏無筋一世貧
良雅潭州福巖僧居洞山第一座山參次僧出問如何
是佛山荅曰麻三斤參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荅這
僧話得麽曰恰值其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
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
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
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巖日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入門便見
德賢荊南府開福僧也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

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不用
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
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
裏張帆曰恁麽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
著
嵩禪師潭州報慈寺僧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
百歲老人入漆甕
明陸禪師岳州乾明僧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
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翫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
恁麽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麽生師曰大盡

三十日山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中痛棒山休去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慧遠鼎州德山僧也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悉已具足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相印印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證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僧問九

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歌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昇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雪霽長空迥野飛鴻斷雲片片向西向東

彬禪師襄州含珠山僧也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問如何是和尚關棙子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智善安州法雲僧也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水綠

節誠潭州石霜僧也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冷瓶來曰如何是移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總上階道便好叫去更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志先鼎州德山僧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彎似月寶劍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旗如火燄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

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下月失却掌中珠問事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塵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爲之談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短偈絶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已成佛道

懸廣德州北塔僧僧問如何是衲僧變通之事師曰東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會師曰吹頭椰瓢

端禪師隨州四祖法身頌曰燈心剌著石人腳火急忙

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甚
人不可得又問僧張三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
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汝本來姓什
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甚麼不
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
易安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
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真經師曰禰
陀
悟本潭州大潙山僧信州熊氏子僧問昔日潙山水牯
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將何應
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
犯山童贈鐵鞭
子琦禪師蘄州開元寺僧本泉州許氏子依智訥試經
得度精楞嚴圓覺參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喧虵
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擬措屢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
頹辯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秉問何翠商推古今適大
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為當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齊日
出雲物鮮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
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擬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問
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答[illegible]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

翠問益許之於是名著叢林學校四祖演禪師命繼其
住小兵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
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難逼他語脉未幾以
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
慈感南嶽福嚴僧本潭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秖如今
若不會若泥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爲酬
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咄
守智潭州雲蓋僧本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
昌通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曰汝何
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
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
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
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從師居院
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
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
目何似生而致名宣字師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
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却是
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
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
爲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方廣深禪師潭州人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
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
少貧恨一身多
法演蘄州四祖山僧本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
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
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
春算閑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險
契雅安州興國院僧也僧問請師不作語默裏答話師
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草草匆匆師曰西天斬頭
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空靜遂

打一圓相曰寒山子齋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
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麁度幾
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窗下花落花開自有
時下座
宣明禪師南嶽高臺寺僧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
請拈出西南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
貴
慧滿澬州[illegible]角山僧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拄
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文昱禪師南嶽法輪僧也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也不會鬱單越
曉純澧州夾山靈泉院僧常以木刻作一獸獅子頭牛
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獅子又是馬身喚
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
契者師示頌曰軒昂獅子色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
玄門壘壘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
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
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景齊潭州南嶽雙峯僧也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
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拈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

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
久曰[illegible]尺高懸着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仲圓潭州道吾僧也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
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班設或入林不動草入
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
蛇頭上揩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
針
德嵩黃州柘子山棲真院僧上堂天地一指絕爭競之
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摩羅潛跡佛祖興隆寒
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且道古聖笑箇甚麼良

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朶再逢逢
道辨南嶽衡嶽寺僧也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
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口便是爲人處也師曰飡茶澹
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宣能德安府文殊寺僧僧問如何是祖師機師曰四生
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
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慧和南嶽祝融僧也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入成
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
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譬諍小兒方便

門開羅紋結角檻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
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录
枝卓拄杖下座
安禪師永州太平僧也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
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
貴騈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此頭買賤
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
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進英潭州報慈僧也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
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illegible]

又作麼生師便喝[illegible]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
[illegible]道改且拈出各請[illegible]趯下一隻鞋曰還知
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illegible]在身畔上堂恁麼上
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illegible]草不上不下日輪[illegible]禾
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illegible]山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
下拄杖卻召大衆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
得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驀拈拄杖曰三世一
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illegible]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
懷志南嶽石頭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
寶偁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

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
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
天臺何義邪師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
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
曰浙子齊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法淨曰子所造
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
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illegible]不顧有偈曰
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
幾生夢在綠蘿庵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
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日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

悟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
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月庵善果禪師潭州僧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
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
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群動
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
及汝等諸人合作麽生豎起拂子曰貶上眉毛速須薦
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
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得道得也未若道得道休與你
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

廓庵遠禪師常德府梁山僧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
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
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公
案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
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
向威音那畔空刧已前輕輕覷着提起便行捺着便轉
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
頭如今還有恁麽者麽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
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
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
箇說話出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
道衲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
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
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皆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
立
高禪師蘄州龍華僧上堂象王行師曰住赤脚崑崙
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
箇甚麽忽然風吹倒特好一堆柴
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

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
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
甚湖北人着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
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
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
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
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
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麽出來與保寧爭交其
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
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

皆以奇訪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
打頭喚人喜
景岜澧州大溈僧也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
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
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
桎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曇華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
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
埶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
見彰教敎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

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
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
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
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
蕭禪和耒陽縣人初爲丐乎俾儺稅夜宿通家明日通
家欲丐鷲以待之鷲怒罵遂作人語曰我明日當來汝
善視我和聞之天未明即詣通家索鷲去脩行悟性通
至茶鄉見老嫗挑水遂求飲嫗進水辭曰水恐未潔禪
和憫之曰汝頗留貴乎 門地無泉歲不熟食且少安
得當出以得水賜所感 手足又移于近山岩之下以
■杖鑿石孔七以碗覆之俾七日後去碗當有泉後果
■至今陰注千頃後于慶雲寺立化鷲亦如之
■智益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釣魚爲事
■得白龜美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叫號
斯須不可忍眉髮須手足指皆墮落未即死遂乞于安庠
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汝可迴心念大悲真言若能
精進必獲善報卒依法授之一心念誦不後瘡痍漸復
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爲僧於伏波將軍舊宅
建立精舍住持後坐化
祖瑃禪師潭州大溈僧僧問如何是溈山家風師曰竹

有上下節松有古今青曰未審其中飲啜何物師曰鐵
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
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
絕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蝍蟟吞大蟲咄上堂雨
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
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
如是會秖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
寬廓唉
文演禪師南嶽福嚴僧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允恭禪師南嶽僧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

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
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
偃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麽時放行即是把住
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善隨禪師潭州人住持龍王山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
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
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化答寧闍一禪師潭州人師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
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

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
麽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法輪齊添禪師南嶽僧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
汝適來聞鼓聲麽曰聞師曰還我話來僧禮拜師曰令
人疑着上堂喝一喝曰獅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
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
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師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
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
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
物意移驀召大衆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
座
高聖楚清禪師蘄州人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師
曰靈苶水急曰恁麽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靜照庵仕庵主禹州人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來
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着字
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
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麽因
僧請益師頌答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
時指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萬壽念禪師郴州人僧問龍華勝會瞥落慈氏未審彌

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豬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
甚麽却在豬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
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
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今
日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
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也
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
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
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
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寞冷淡無滋味趙州相與

喫茶來别起眉毛須臂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休談若
問香山山來出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祖考常德府何氏子爲潭州上封僧上堂枯木巖前夜
放華鐵牛依舊卧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
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佛心才禪師潭州上封僧本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
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
毛頭獅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獅子作
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
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

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却毛端吞巨海始知大
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
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渾淚自訟曰此事我見
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柰何靈源知師勤篤
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
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
指腰下刀曰鳴剎剎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
然擱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
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
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剎開堂說法

應端潭州僧本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登具謁真淨文
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北其旨
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
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
宗旨與箇事有甚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
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
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而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
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
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頹
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

不肯回壞不隨不隨徒將開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
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懽禪師潭州梁山僧也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
天淨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乞言
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普初澧州人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洋
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
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霶霈鼓仁風而[illegible]
熙熙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囉囉哩囉

一拍下座
宗密潭州龍牙僧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illegible]
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甚[illegible]
圖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
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寧道完應城人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
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
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
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
麽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

大好悄然
辯稱師隨州洞山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
鷂子遼天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鑪離弦箭發沒回途
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四祖仲宣禪師蘄州僧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
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
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
徑引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
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

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麽設或便向這裏[illegible]
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麽生是
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圓智潭州大溈山首座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
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
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
始得且作麽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
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無諍慧初常德府德山僧也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麽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

黠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麽生
一趯趯飜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
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
正法眼枯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呵
呵囉囉哩逡作舞下座
慧日默庵興道禪師平江僧也上堂彤雲欲雪未雪愛
日似曬不曬寒雀啾啾鬧雜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
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為拈撕卓拄杖下座
報慈淳禪師湖南僧也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
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户各說異端可謂古路

坦而荊棘生活眼正而還自豁孤負先聖埋沒已靈且
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
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
春（聽疑作鳥　回範語）
咦庵鑑禪師潭州大溈僧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
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着不空見菩薩請
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偸退喫茶
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秖云歇即菩提性淨
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
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裏晦

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禪州堂曰出來作甚麼
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甚歸鄉
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
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此子有般
漢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
守孫潭州石霜僧也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麼
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駟馬
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法演蘄州五祖也本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
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

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
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者外道貶之令不
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
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
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
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泊謁圓
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
來時如何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
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

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
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喩說似你你一似
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
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
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了光陰可往依白雲
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
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潜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
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
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
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

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有來由舉因
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是未在師於是大疑
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
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
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兹出一身白
汗便明得千載清風云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
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
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
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示衆云真如凡聖皆
是夢言佛及衆生普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覺

但問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争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
道五祖七聲自云諾惺惺著
蔣大士江華人所居近舜祠生宋熙寧甲寅二月二十
七日既長孝父母睦兄弟日誦金剛經崇寧癸未五月
豁然頓悟遂別父母妻子就浪石寺立壇演法盡觸火
食升施岩趺坐而化其徒遂于寺立塔至今真身不壞
德淳姓賈氏幼不喜葷辛依火安寺出家祝髮受具足
戒禮道凝上人爲師又至大陽訪道楷禪師後住大洪
命師立僧學識威儀爲衆標表晚居唐州大乘山之西
菴政和五年太守向公再請師住洪山寶壽禪院七年

丁酉春示微疾書偈云來亦無言去亦無說無後無前
一輪明月端坐而逝
守恭姓梁氏臨汾人年十五往東京興國寺禮大德師
出家栖洛城招提寺參悟禪宗心期開悟崇寧間詔共
參住隨州大洪山師爲首座太守請師印號賀參市米
麥以備飯延衆恩禪師逝其席既虛太守崔公命師補
其處道過滻水遇檀越曹氏一面如夙契邀菴于其
園以駐錫宣和元年正月命弟子辦茶毘事次日果逝
雲辯平江府南峯僧也依闡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
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

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值入室繞踵門悟曰看脚
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着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
搖頭弟子擺尾看師觔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
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
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
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
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
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
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智本潭州雲蓋山僧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

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
師曰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
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
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
底作麽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麽生行師
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畧借看師
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見孔逐天來者脚踏實

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麽處看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
不知流入此中來
求起禪師襄陽人也住持滁州琅邪僧問庵內人爲甚
麽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
內事師曰眼在甚麽處曰二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
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
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麽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
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呵呵呵呵呵還
會麽曰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
箇是本來法遂定當麽卓一下

智淵郢州人也僧問祖師西來意即不問如何是一[illegible]
[illegible]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何曉會
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
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
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
斯衆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麽
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道寧禪師潭州開福僧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
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
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將山依雲

寶老良禪師一年徧歷叢林叅諸名宿曉至白蓮聞五
祖小叅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欲
法大觀中潭師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政和三年
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叅勉衆行道辭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舍利五
色歸藏于塔
表自禪師蘄州僧人也初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
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
小叅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者我作得你師
[illegible]話尚不會師作禮竟[illegible]令出衆前話師曰德山小叅

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以拂擊曰屈屈
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
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謝
禮悟曰兄始知悟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已深
玄奧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
道初禪師蘄州龍華僧也爲五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
上堂曰雞見便鬬犬見便咬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
麼却不嗔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
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
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自賢南嶽承天院主僧問大衆已集佇聽雷音猊座既
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
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曰紫羅帳裏撒真珠上
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
君打破精靈窟驀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
擊一下曰歸堂去參
法泰潭州大溈僧也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
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
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
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

界師曰上下四維[illegible]真無有相貌太空無有形
[illegible]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
日[illegible]開巖畔雪翻風吹綻臘梅華
文演潭州福嚴僧也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上師曰坐斷
天下人舌頭曰不審如何是親近師曰聽者則聽上堂
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地轉直得日月回交
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睹安立諦上是甚麼還
委悉麼向斯吒咄
明因曇玩禪師平江西山僧徧參叢席宿和開田抵鐘
阜適識改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

處久之圓悟被　旨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髮頂及悟
奉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從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枹
繫鼓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
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
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
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
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讓把山
門爲汝開
佛照覺禪師岳州君山僧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

為你說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迯錯之彌堅立體自然鳥啣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正路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顯禪師平江寶華僧本縣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秖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心道常德府文殊寺僧本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誦

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森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搠破窓紙鑑即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

中揀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褒守請住法大寧未幾擢大別文殊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敖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梃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智才潭州龍牙山僧本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

才往主矣甚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糠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嚕後遷龍牙居十三載以清苦莅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袞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

以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已尚無有甚處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麽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儼然而逝火浴獲舍利五色并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清曰潭州僧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巳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麽處良久曰就地撮将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麽墮野狐後百

丈不昧因果因甚麽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巳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獅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頗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

仲安澧州靈巖僧幼爲比丘壯游講肆後謁圓悟於将山時佛性爲首座師扣之即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你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師接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将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厮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麽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

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麽生師翱翔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裡說箇甚麽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麽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麽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将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面德山日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木鐵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法焉

滯川梵安僧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禾山爲神霄宮附商州過湘南岳中聞岸人操鄉音歌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一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宗州荊門軍玉泉山僧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來一撥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來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竪說秖要揑人入處其實不在言

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秖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人向下謂之[illegible]投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鄧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直截以行腳爲事底緣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秖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話處豈是空開脣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僧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肯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然悟即回院院已遷化昕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秖在架子下

行禪師潭州大潙僧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

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道林淵潭州僧僧問鐘未明皷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秖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嚤吒哇唎吽發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

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
時人不肯對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祖滎隨州大洪老衲也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
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
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
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
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速禮三拜
祖珠荊南府公安僧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遮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
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呵呵呵露風骨等閑拈
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
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子涓常德府德山僧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
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
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
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
二一循還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
一亡七蹉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拄

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
時奪人不奪境拈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
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拈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
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
山忽然撞着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
祖師關
宗明上饒柳氏子志慕空寂依蘄州廣化寺師事文仙
薙髮受具足戒後游漢東卓庵于靈濟故地澹如也屬
歲大旱民艱食請師爲禱師以法力起池龍其雨沾足
是歲有秋元貞元年六月二十七日泊然而逝

思業常德府文殊寺僧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
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
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
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
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
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覺報清平江僧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
筍斜出岸懸花倒生
德淳黃氏劍州梓潼人居安陸大安寺究敍其頌通藝

學至人無爲奚究知人智之不六六步就已萬不失一
又云空門家當佛未出世體會渾忽妙契後老人住太
洪命淳爲衆標表從唐州大乘山西庵隨州太守召返
洪山政和中書偈云來亦無言去亦無語無後無前一
輪明月端坐而逝有語録志機緣識大得沂川之宗
慶預姓胡氏京山人師道楷于太陽後居隨之大洪山
靖康間盗起環山如林預日𥂕指開暇外飾強役固守
內師靜者謹禪誦以定衆志若是者數年所活萬人
士人大家賴以生者七八百數後徙水南興國寺隨守
以聞賜號慧照紹興中下廬阜入八閩閉關於雪峯十

年及忽微笑書偈曰末後一句最難明轉步回頭千萬
程除却我家親的子更誰敢向裏頭行謝衆而逝
演僧自浙會還住北山塔在東山畔有石柱鐫其名號
眞廷堅賛云閒道白雲端踢著自家底無心萬事禪一
月千江水路逢摩揭伽石上漫流水赤土書簸箕也得
第一義誰言石盤壁具相三十一
弘簡廣濟靈泉東鄉詹氏生十歲於義臺山菩慧院爲僧
後遷寺於赤源山下化去留偈曰飛錫江邊六六春修
行辦道性天眞塵緣了却更何事萬里乾坤自在身其
徒以香泥飾之

目連舊傳本縣來樂鄉長沙市人事父孝歿而爲佛交
知所終
歸宗魏人乾德中創趙横寺居之休糧不食比卒其徒
紹咸髮發擴頰色如生莊嚴可畏起而祠之禱輙應
來無極紹興時名將岳武穆門僧也號吉祥武穆農無
極語其徒曰岳公天神也汝善祀之尋亦跏趺而逝其
徒祀岳公如[illegible]言
叔浦不知何許人明道間與僧無本同遊松滋西寨坪
值大潦諸獸追人乃卓錫合掌默想有頃忽二赤鶴從
西來翔飛諸獸奔散人咸異之於此建寺亦以靈鶴名

道清有禪行松滋有古鄉厲壇基凡風雨鬼悲號嘉祐
間鄉人王仲仁欲禳之適道清過請說法經句妖聲乃滅
後人創寺祀之
妙鍒大德中自袁州至沅陵風采神秀有異術凡祈禱
皆驗蒙建普庵寺畢乃服袈裟牙芒礙遊寺行吟三日
人莫曉其意至夜投井中其徒忘實入井覓之無跡後
怡溪人曰妙鍒遺骸在清浪灘賓往視之果然解其袈
裟中有頌云三十二年無道無禪空空自在水底生蓮
乃歸而瘞之
青蓮僧勸善書云建興所長沙縣西百餘里有青蓮花

兩本生陸地掘其地得兩棺視之中有髑髏蓮生於齒
頰間時有知者曰昔有僧不知名氏誦蓮華經無疾而
化遺言衣紙服以兩爲棺云
誣僧祥符間在湘陰資聖寺談經說法禪行備見釋氏
實録石筆畢田題其壁云王址分明師絶巔藥成仙去
幾千年深藏[illegible]嶺今方出合有丹經與世傳
款詮長沙寧鄉溈山密印寺僧時章惇經制梅山遣人
入峒招諭不從或言猺人信佛法乃遣顒泉等三人入
峒說法勸諭猺主悔悟出降惇奏凱賜恩服卜地伊溪
東建安化縣治僧善陰陽曆數指斯地雖可建邑然六

十年一遭兵火治右有山巋然不利於邑置教場其前
對山而射以壓勝之至建炎庚戌方六十年果遭鍾相
之亂
仲殊安州人常遊姑蘇臺柱上倒書一絶云天長地久
大悠悠你既無心我亦休浪跡姑蘇人不管春風吹笛
酒家樓與蘇軾友善雅嗜蜜自稱殊蜜有寶月集
道楷崔氏號芙蓉老人沂州費縣人元豊間遊京師述
聖院出俗至舒山見青禪僧語契青以明安衣履付之
之韶山結茅虎穴旁探穴取子初住沂州仙洞山出遊
西京乾元寺郢之大陽隨之大洪後住東京從天寧萬

壽寺中使[illegible]州亦撰之有僧曰石田焦骨又
于芽暮種朝收消錢家梟父飲牛牛不飲漁翁撥棹入
蘆花[illegible]爲兒時[illegible]歐飛蝗乃徙歐鄉田人詰之則曰
損它利己所不忍爲其利物蓋天性也有語録
報恩劉氏衛州黎陽人遇僧曰我輩人也熙寧中未冠
擢第調官北都忽請出俗詔除今名聞青禪僧往依之
一日凌晨青問天明未恩曰明矣云明則捲簾遂開悟
紹聖初詔改隨之大洪山居之政和初疾僧問生耶死
耶答曰幽不容髮乃逝年八十六
守遂章氏號淨嚴遂寧蓬溪人幼不茹葷酒不隨童戲

詣隨州南麓院爲僧南遊抵玉泉歲餘依大洪山方坐
忽一小蛋墜地遽拂之隨手豁然政和中隨守奏賜號
淨嚴尋居水南禪院靖康中退止孝感之蟆山未幾兵
起太守命入城建化城庵居之賊圍城久攻不克曰城
中有異士遂引去鎮撫陳公規曰異士豈淨嚴乎紹興
中宣撫使命返大洪丁卯春斂容而逝素不執財寶士
夫惠玩好隨施之
慶顯王氏蜀之廣安州人不喜聲利泊然自適詣天童
見宏智覺僧嗣淨嚴法大契禪旨京西帥漕溪守倅共
薦之賜號明悟公卿多與遊

元○洪益徐氏號損庵應山人幼不茹葷年十五禮石
龍山寶林寺善公爲師以徹證自期偏叅宗匠遇白雲
沼曌之曰汝必際盛緣向後於老僧頭上有萬丈光明
汲引後進隨種視病宜自勉焉延祐中制加光顯禪師
以疾辭嘗賦詩云莫將世事累青眼留取閒雲伴白頭
寺歸石龍至元中住嵩山無疾跏趺而逝
大德陳氏沅陵人爲僧於安陽山相傳解去凡卓錫處
皆成泉禱雨輒應
張紹恩嘉魚人靜保寺僧辟穀数年出入乘白馬無轡
隨以黑犬自甃石塔於寺後入塔端坐而逝今身猶存

無聞聰字汝水香山人至元初資福寺僧忘碑請註解
金剛經三十二分時有紫雲覆寺座下產靈芝所註經
存
陳月巖世居大衆大德間悟見性之旨化去遺體至今
如生
宗明號了庵鄧文原有記
狗陪禪師洪武癸酉自四川遊至鄖盛水鋪區東古寺中
禪栖凡飲食時有一狗來其僧嘗與之食幾以每客視狗
來往處俱于寺前水潭出入及僧道成狗忽化龍乘之
而去

汴本竹山人出家大梵寺清規八十餘歲忽呼僧徒曰
老僧八十年萬事是周全非來亦非去明月共青天言
訖坐化
黃衣和尚保康僧初依猪膓洞一小庵守嘗衣黃衣因
號云凡遇虎豹叱之而馭渡津步浮水面衣履不濕唐
王聞而異之召賜衣物後不知所終
本朝○法幢李氏黃梅永福鄉人幼爲四祖寺僧師尚
智和尚既逝去後廣濟安樂鄉余志五家堂子自言吾
法幢也識舊物不爽人呼再來僧仍居前寺永樂間召
至京師賜住報恩寺

勝學號無念姓陳氏應山孟畈村人必書　九歲投寶
林寺無極爲師洪武中楚王居之鄂之九峯山有司以
聞召見賜以詩及雜彩衲衣金鉢遣闍人　送歸尋又遣
闍人齎松實賜之楚王以舟乘斬漲送還寶林水退舟
阻折爲佛宮永樂初逝年八十塔在九峯
通賢號徹宗王氏京兆人年十一入咸寧石佛寺爲僧
永樂中走鳳縣金州終南山洪熙間奉永天遇龐居士
迎居大洪山寺久廢乃結庵峯頂宣德間貢香入京退
居高峯数年有悟赴蜀見月溪和尚遂接其傳尋返大
洪有空幻吟祝聖詩各百餘首

祖庭黃陂人住安陸石門居民請爲開路曰道本云者何荆石可礙尋創寺居之見性禮慧不識文字後自能書作牧牛說石門志辭世記此本令焚 舍利子猶存

知慧號高峯京兆甘泉人年十五入羅 寺即知戒行歷終南天順間至金龍寺剏梵宇成詣廬山參禺庵傳受偈歸徐學士碑文稱其究明佛性博雅諳達所著有淨土詩山谷吟高峯語録牧牛圖頌等集

文學號無用山東人居嵩山数年見性時年二十四也成化間至安陸之槎山尋遊京師正德初復居槎山初不識文字後能寫法華經傳番曰寶月僧 接引[illegible]

数人

敬堂信陽人居孝感雙峯誦法華經有悟從師無用適慧至感鬼神每雩輙應

廣來安陸人居麟臺圓覺寺遊少林終南苦修多証知禪旨早能忘世年方壯同遊者多宗之臨終泊然

普智江陵人號古山有戒行永樂中採[illegible]遇虎逐鹿智以袖拂虎曰物在天地間各欲遂其生 虎即退年九十沐浴趺坐大鐘下說偈而逝

宗淳號一空居黃屯寺持戒端潔成化 虎入寺衆[illegible]走淳以手摩之虎去

論曰二氏之[illegible]聖人[illegible] [illegible]水火而不[illegible]曰諸者耶非也本同而[illegible]異者也是[illegible] 天地之間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形氣未形窈窈冥冥 昊得而名是謂太始佛氏得之以歸真寂釋者宗之 仍渾融空空同同虛而不窮是謂太素老氏得之以遊玄圃仙者宗之形氣結而分陰分陽萬物紀綱是謂太極孔氏得之以明禮教儒者宗之其究歸於心則一而已矣自儒者以其全用世而仙釋者以其偏出世出世者㷀不可以用世而用世者或又不能無膠於世三代以 迷政刑龐雜聲利紛穢沉迷酣豢於物不得其所則以 任其[illegible]

非盡二氏之過也故高明之徒往往籍二氏以求解說盖惧用其全不若專精于偏者之爲得也昔孔子嘗稱舜無爲而治而以南面許仲弓之簡則固不嘗不用二氏也第純用之則執刺難行耳世道降而人心漓其說烏可少乎谷永有言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永楚人也其言若可以人廢者學者不明于天地之性不知萬物之情而輙以二氏爲神怪爲非類兩道而大笑之之[illegible] 所由來矣今掇二氏之若干疑者綴于 而若夫改遠 深覽者擇焉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五 終

受爵命以官其土今能保境安民効順來附良可嘉也
○詔世雄之子萬里爲保靖安撫使國家以武定四方
有能嚮慕効順者必授以官爵爾萬里自父世雄以所
保境土歸附其餘溪峒氏庶悉能撫治其姦同心宣力
繼爾前人之志○詔郤蘄州進篁古者方物之貢惟服
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所進竹簞固爲用
物但無命來獻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玆
始矣郤之仍命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獻
文皇帝○詔封興安伯徐祥昔我　皇考　太祖高皇
帝俊德廣運格于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命亦有能羆

之士不貳心之臣膺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　丕視功載
懋之官賞列爵宗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文即位
自絕于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戕劉宗親禍
延于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洛爾都指揮使
徐祥事朕藩邸首復奸兇內奪九門外攻居庸進戰漠
州眞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捷于嶺上白溝
大戰遂滄州威淶夾河槀城西水小河靈壁每有功能
克堪用武輔成大勲疇咨于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
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嗚呼位不期驕祿
不期侈其益遜乃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
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暇逸惡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
賤欽哉惟克永世
肅皇帝○承天同璽詔朕聞聖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
孝爲先蓋所以教民作範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
才叨承　天眷君茲黔首主御華夷所事者人極重焉
故首正父子天倫之正復宗　孝廟當有之　宗適者
積愆衆深累于　慈聖　鑾輿遐邇衰徒推五內之傷
夙寢再圖禮厥宜　二親之共扉自經管何慰夙夜

乃於今年仲春之十有一日　奏告於　天地　宗廟
社稷徧達於　百靈衆秩於十有六日駕徂荊楚之
舊藩躬視承天之　巖寢越二十有五日駐蹕龍飛內
之卿雲宮齋潔肅誠定禮備樂有五日元吉祇奏告之
祀于　皇天奉　皇考睿宗獻皇帝上配報生恩而拜
謁　顯陵答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經之望徧秩
衆諸王群職迎覲獻誠雖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見省方
之意且朕何人敢堯舜似祇欲伸送終之道以求夫永
世之安庶幾致天下也今　玄寢之制置既詳　親體
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illegible]勞援久時民艱

賞輸承天府自明年爲始特免田租三歲湖廣地方與
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二北直隸河南二處亦與免明年
田租三分之一用見朕懷恤之意期以今年二十三日
還京於戲慎終思永益愛敬以式臣民經始未成建中
業以遺孫子尚賴忠賢匡于至治詔爾華夏宜悉知之

諭部

高皇帝○諭湖廣按察司九月二十五日未時奏月至
京爲安貞被猾吏所陷按問如律在法司守法之道固
宜朕原貞出皆非私也物皆公用況房屋一定不移之
物牀榻椅櫈雖可動移既成又居公廨係官之器其貞

他日別遷豈將在官之物隨行若以如律治罪則今後
官居無如民居官舍陋於民舍何足以統民其陷害官
長猾吏此風一長則諸司無官矣勑至安貞復任猾吏
刑來○諭靖州衛指揮僉事龐虎等三員朕聞人臣之
忠義者未嘗豢敵人君而爲忠臣者也前爲地方擾亂
不明勑鎮撫畢安詣衛教爾爲忠良智謀之士豈料信
從蠻夷賄受賄賂責棄地方及至指敎之際妄行捏詞
而欺回報以致都司問擬如律的決降充總旗朕思前
勞既多今所作之罪不淺[illegible]而以前罪決之朕心不忍
然而罪皆釋免埋當調[illegible]益臨安二衛守禦符

到即行切禱○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兵以恤民爲[illegible]
伐暴當先三苗不遵教化朕命爾楊仲名帥兵討之但
知兵行日期其所到去處至今未審何處特差內臣吳
誠詣軍前觀兵說話爾其遵守施行的當消息令人來
報○其二三苗種類不仁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
以致累世爲良民害今年朕特遣爾楊仲名率兵進討
果有韜略十一月初一日飛捷至京不覺心歡悅是命
內臣尚優奉御呂玉親詣軍前觀兵閱勝爾其用心以
制人勿怠吉哉○其三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既不同於
人事甚不奉於天時屢起盜心久爲民患今命爾楊仲

名爲總兵官率辰沅等處官軍及土著壯丁兵夫人等
相機進取以消民艱爾其深制人之韜以稱朕意其辰
沅等處聽調官軍悉遵節制違者以軍律施行○諭江
夏侯周德興昔君之武臣有忠於君者盡其筋力之所
以爲君禦災捍患至身終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嘗
嘆羨不已俄洪武十四年夏蠻豁爲盜病民朕命年壯
能涉崇山峻嶺之將帥兵討之時爾開國元勳江夏侯
周德興侍其傍即請願行朕不覺興嘆將謂古有是而
今無此今乃若是豈古人獨名者耶朕本憫其年逾六
十不忍使行令必固請遂命行抵秋成功凱旋賜卿[illegible]

一片爲子孫世禄嗚呼萬忠不忘禦侮安民非卿者誰
故兹勑諭
爾皇帝○諭承天父老說與故里的衆百姓每我　父
母昔在　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里我　父母積許大
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爲　父母來到這里
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日一相
見但只是我全没德行　父母都　天上去了這苦情
你每也見麼我今事完回京說與你每幾句言語各要
爲子的盡孝道爲父的教訓子孫長者撫那幼的幼者
敬那長的勤生理做好人依我此言語殁我也不能深

文這等與你每說以便那不知文理之者教他便省的
你每可記着
今皇帝○諭中極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張居正朕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徤榮享朕
心嘉悅特賜大紅紗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
七件彩衣紗六疋乃表　聖母恩賜咸欽承着家僮往
賫之外銀錢二十兩是先生的
文部
高皇帝○御製祀南嶽文衡之爲嶽磅礡中國之南鍾
窮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帝王若天將察地利以
[illegible]生民故祀之口衡山[illegible]誠於禮則宜自[illegible]
如加封號歷代相因爲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
炭予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
正位稱尊我當夲　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
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
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
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于
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爲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南
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
文皇帝○御製太嶽太和山碑文蓋聞大而無迹之謂

聖克周無窮妙不可測之謂神是故行乎天地統乎陰
陽出有入無恍惚翕張驂日馭月皷風駕霆倏而爲雨
忽而爲雲禦災捍患驅沴致祥調運四時臺蓋萬彙陶
鑄群品以成化工者若北極玄天上帝眞武之神是巳
按道書神本先天始炁五靈玄老太陰天一之化生而
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潛心念道志契太虛乃入武
當山脩眞內鍊心一志凝遂感玉淸元君授以無極上
道功滿道備乘龍天飛歸根復位顯名億刼與天地悠
久日月齊竝武當舊名太和謂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故
名曰武當蟠踞八百餘里高列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之

可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峰之最高曰天柱境之最勝曰
紫霄南巖上出游氛下臨絶壑跨洞天之清虚褒福地
之淵宥紫霄南巖皆有宮又自南巖北下三十里有五
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有眞慶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
元末悉毀于兵燹荊榛茂礫廢而不舉天啓我國家隆
盛之基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
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内難神輔左右風行霆
擊其蹟甚著曁卽位之初茂錫景貺益加炫耀至若榔
梅再實歲功屢成嘉生駢臻均有異徵朕夙夜祗念罔
以報神之休仰惟 皇妣劬勞恩深昊天罔極以盡其

報惟武當神之攸棲肅命臣工卽五龍之東數十里勝
地焉剏建玄天玉虚宮於紫霄南巖五龍剏建太玄紫
霄宮大聖南巖宮興聖五龍宮又卽天柱之頂冶銅爲
殿飾以黃金範神之像享祀無極神宮仙館煥然維新
經營之始至於告成之日神屢顯像祥光燭霄山峰騰
輝草木增色靈氣聚散變化無狀衆目咸覩踴拜唶唶
榔梅垂實加前數倍九地啓秘金杵躍出陰陽儲精玄
質流潤靈異紛紜莫能殫紀神之響應有如此者遂命
道士爲提點土領各宮飾嚴祀事 昭答神貺上資薦揚
皇考太祖高皇帝 皇妣孝慈高皇后在天之靈下

爲天下臣庶祈迓繁祉雖然神之浮游混茫變化無方
此感彼應無往不之然非此無以達朕之誠與夫天下
虔敬之心也況山川冲和之氣融結於斯與神相爲表
裏神之陟降往來飄颻揮霍顧瞻舊遊豈不徘徊於斯
乎則是宮觀之建有不可無謹爲文刻山中以彰神功
永永無窮焉○遣祭玄嶽文茲者命官統率軍夫脩建
宮宇報答神貺上資薦揚 皇考 皇妣下爲天下生
靈祈福謹用祭告神其相之
昭皇帝○遣祭玄嶽文惟神道高玄妙功運化權廣濟
生靈陰翊皇度茲予嗣位之始虔脩告祀伏惟歆格永

祚邦家
章皇帝○遣祭玄嶽文惟神衆贊玄化顯相邦家肇我
皇祖崇建祠宮昭答靈貺茲予嗣位之初謹用祭告
惟神昭格茂賜靈休
睿皇帝○遣翰林院侍讀周敘祭衡岳文予奉天育民
媿凉於德致茲久旱火及群生夙夜省躬中心惓切神
司方岳燮憫諒同雨農以時宜任其責特茲致禱尚冀
歆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乃神休
景泰帝○遣尚寶卿宋禮祭衡岳文粵茲南土衡嶽爲
民初奠安厥功允茂予嗣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

忝佑邦家
純皇帝〇遣中書舍人解禎祭衡嶽文惟神毓秀鍾靈
永表南土奠安民物萬世永賴茲予嗣承大統敢用祭
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〇四年遣祭衡岳文比歲以來
多方災沴雨暘不時我民用瘁民之瘁矣予曷爲懷神
矜于民忍降以灾德澤崇深孰與裨倖祈賛化機普天
之休責躬脩行予敢弗篤庶幾與神同作民福〇六年
遣祭衡嶽文去冬臘月七日申時武昌漢陽荊岳等府
地震永惟坤道宜靜動必有由顧余眇躬及茲臣庶政
理乖缺致此咎徵內省弗寧交脩敢後惟爾有神作鎮

一方民所仰賴特遣香帛用伸虔告〇十三年遣祭衡
嶽文國家欽奉明神聿嚴祠祀所期黙運化機庇佑民
庶乃近歲以來天時不順地道未寧或雷雹失常雨暘
爽候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
困苦痛何可言惕然于衷罔知攸措特具香帛遣官祭
告
毅皇帝〇遣祭玄嶽文今歲以來雨暘愆候田苗枯槁
黎庶憂惶予心兢惕虔致禱祈惟神矜民旋斡太和式
調二氣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神亦享無窮之報
〇再遣祭玄嶽文近歲以來群盜爲梗生靈被害在在

有之命將徂征稍臻平定餘災未殄尚累天和水旱相
仍妖祥盤見永思厥咎良切疚心爰與群臣飭躬脩政
庶則昭格肅迓神休伏冀明神閔茲黎庶轉災爲福綏
我邦家
肅皇帝〇御製　顯陵碑文皇考恭穆獻皇帝乃我
太祖高皇帝玄孫　憲宗純皇帝次子　孝宗敬皇帝
長弟　武宗毅皇帝之叔父也以成化丙申降誕母乃
憲廟孝惠皇太后邵氏也蚤膺　憲祖之命出閤授
學經書黙契道理貫通蹔受　孝伯考之命以金冊封
王國號曰興出就湖廣安陸州爲國都錫以恩賚倍於

他藩我　皇考恩紀詩記之詳矣惟我　皇考以宗室
之親近親之長昔承　憲祖之嚴訓併奉　孝伯考之
嘉謨恪守　祖訓治隆一國敬慎而明脩國祀社稷山
川罔不鑒歆忠謹而臣事　兩朝　孝廟　皇兄屢加
褒獎誠已致於　親迎養之辭已著於遺治之疏寬仁
以撫其下士夫百姓每形於稱頌之詞至於謹水旱之
災軫國民之苦脩身齊家而明德睦族之道循次允行
講學窮理而樂善好古之心惟日不足燕居清暇游心
詩書凡天時人事古今事變之迹皆欲考其淵微究其
旨趣此含春堂詩所由作也及愛育朕躬撫教畋詳有

訓以國政則曰從之　祖訓恪守吾行訓以進學則曰
求道親賢勉體吾志又至於口授詩書手教作字有非
尋常聞所能述者矣方當日聽嚴訓膝下承歡忽爾
皇天降割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時上賓朕以
孩童孤昧之年上奉　聖母日惟號泣苦痛五內摧傷
簡遣使聞于　聖兄蒙恩賜以嘉謚命武職重臣以主
祭事又命文臣一人以掌禮儀及賜勅命朕暫理府事
朕乃告于國社國稷等神請于　聖母謀於士民擇境
內之松林山以爲　陵墓之所即奏于　皇兄越九月
飭式惟明年三月發引朕親奉　靈輿安厝於此又越

一年我　皇兄龍御上昇遺詔逮我　太祖高皇帝兄
終弟及之訓下命朕入承大統當是之時即命禮官議
處應行稱號等項事宜乃泥古弄文援據非禮欺朕沖
年幾於倫敘失序治理茫然荷　皇天垂鑒　祖宗祐
啓於嘉靖三等年上尊號曰　恭穆獻皇帝陵曰　顯
陵遣官以奉其祀經營設置一如　祖宗之制令思若
不刻以金石曷以昭示後人也用是稽首敬述德繫之
以詩曰惟我　皇考德配于　天聖功昭赫　睿德敷
宣親賢爲善仁孝罔遠宜享　茂祉以壽綿綿忽爾不
祿　視朕亡稚痛哉哀哉慕戀拳拳予方童昧晨夕電

厥勉統乃奉爪于誰倚上荷　聖母僉護生全下求
兆豐土深淵官占既協松林之巔　神宮固密扶輿排
焉奉安玄宮悲號伏前暨予紹統追思曷昵薦名　顯
陵設官衛環紓我至情以報　昊天願祈昭鑒永奠萬
年嗚呼微衷痛徹九泉○御製加上　尊謚記文朕聞
天子之孝以尊親爲大而尊親之大又無過於顯稱也
朕宗支藩服以倫序承　天明命應　太祖兄終弟及
之訓奉　皇兄遺詔入纘洪圖是皆賴　天地大造
祖宗餘庥我　皇考　聖母慶澤所鍾故衍及予冲人
獲登大位自即位之始首命廷臣集議　稱號等項

則引宋濮園懿王之事二借程氏之臆說三用曹魏之
私詔厥後議奏不知凡幾所幸　天監在上陰騭斯倫
今年夏五月朕思　皇考稱號未當乃謀及師保輔導
之臣會　大典告成之日是爲六月一日輔臣連僉以
對宜加　稱號以盡孝思遂勅禮部議應行事宜朕親
定　尊謚曰恭睿者言溫恭睿聖之意曰淵仁者言深
仁流慶之意曰寬穆者言溥大清肅之意曰純聖者言
純一通明之意又　獻之一字爲聰明睿智之稱兄
先廟之所錫夫純一二字亦我　皇考之當自號者也
卜七月初十日吉時遣官祇告于　天地　宗廟　社

稽於親大 玉冊于貽率文武群臣躬詣 世廟加上
皇考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嗚呼我
皇考睿功聖德巍巍乎蕩蕩乎無可得而形容之也
豈言詞所能盡仰人子一念孝思出自衷情庶幾伸子
追慕之誠耳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用是復刻諸貞珉藏 陵殿之隙地以示後人是
爲記〇御製勅封純德山祭文 皇帝遣巡撫湖廣地
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凌相致祭于 純
德山之神 朕惟 皇考神魄奉安在此禮宜進薦
稱號從祀 方澤茲敬名爲 純德山謹用祭告 神

其鑒知謹告〇御製謁見 皇考睿宗獻皇帝文孝子
皇帝御名謹告于 皇考睿宗獻皇帝曰子躬有事于
陵地之重來至承天府恭詣 皇考神位前敬伸謁
見伏惟 聖靈鑒焉謹告〇龍飛殿祭告 上帝文 嗣
天子臣御名祇奏于 皇天上帝曰臣昨于仲春之既
望出京今月之十又一日已至此舊藩之承天府仰載
洪造庇覆徵資道逾二千里之餘有若一日師從萬
萬數之衆事爲 二親慶茲考念肅伸幸感 帝慈加
祐仰承鑒賜俯竭謝忱謹奏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
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恭侑臣下情曷勝祇怵

之至謹奏〇祭國社稷文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興國
國社之神 興國國稷之神曰惟 神昔宰斯國粒此
民命發祥啓佑功德厚焉朕躬有事 顯陵適臨舊邸
以牲帛庶品之儀躬脩報祀于神尚祈明靈輔贊邦家
福我兆庶謹告〇祭山川壇文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純德山之神 南瀆大河之神 國
內名山大川之神 承天府城隍之神 惟 神奠鎮
南邦鍾靈粹祉贊啓功深宜申報祭茲朕事 陵寢之
重駐蹕舊國爰用躬脩菲奠 神其格斯以歆予誠福
我黎庶謹告〇謁 陵文附樂章 孝子皇帝御名敢昭告

于 皇考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
文獻皇帝聖靈曰仰惟 皇考玄德 帝忻流慶小子
丕纘 天位十有八年南瞻 嚴寢罔盡展祀之孝情
適以 陵園之事重予躬肯來此敬伸祭告伏惟 聖
靈歆鑒俯納孝思謹告〇御製樂章仰 高高之在上
兮 皇穹昌九圍之倫羅兮罔止西東而王者出往游
衍兮必奉 天顧臣之此行兮宣荷 忻懞右迎神中和 於
昭 帝麻臣感 恩淵淵巡省舊潛之地兮寔止承天
下情思報兮此心奔奔慶厄蒼幣兮捧叩 壇前右初獻壽
和樂奏兮三成觴舉兮再呈 帝鑒凡微兮曰誠 俯小

臣頓首兮敢不嚴于此誠亞獻永和 臣來茲土本之思親
思親伊何昌厥嗣人嗣以克昌匪戴 帝之臨汝夫何
因右終獻永和 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
止兮臣跡且狂沐含以 仁兮仁以量右徹獻永和 王之待
之兮典有禋望於維 柴祀兮首電 上蒼臣情罔殫
兮夙夜遑遑祇伸愚悃兮允賴 恩光遙瞻兮六龍騰
翔 帝垂祉兮萬世永昌右送神咸和 ○啓工告 睿宗文
曰寻昨恭於 聖寢之後躬取上吉之位一方擬爲奉
義 二親之宮穴仰祈 皇考昭鑒孝情洪賜靡佑昌
于後昆屬當啓工特用菲祭謹告○啓工告 純德山

等神文 皇帝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希忠致祭于
純德山之神 后土之神 顯陵司衛土地等神 司
工之神曰朕躬爲 考妣親視建造 玄宮之位于舊
之北以今日興工特命重臣祭告惟諸神鑒享孝誠默
施贊相俾物集工成人無虞患此朕祭之之意也 諸
神宜彰厥靈哉謹告○十一年遣祭衡嶽文惟神鍾靈
孕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
命十有一年于茲敬事神祇罔敢少懈顧儲宮未立恒
切於懷茲者特具牲帛醴齊遣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
錫余元嗣則我國家綿慶祺於無窮而神亦享禋於有

永矣○十七年遣祭衡嶽文比歲常命官禱嗣于神昨
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錫元儲亦神所贊佑者茲用致
謝神尚鑒歆而永惟默祐焉
莊皇帝○遣太常寺少卿王凝祭衡嶽文惟神受命昊
帝永表南方布氣宣和民物允賴茲余嗣續丕圖謹用
祭告神其歆鑒以保定我隆慶億萬年之基

賦部

睿皇帝○御製峴山漢水賦 襄憲王峴山賦緊昔
闢混沌開鴻濛塊然於下者爲后土穹然於上者爲太
空而其沓滓融結或汙或窿有盤礴而培塿有曼衍而

從龍斯其名山大川所以逾吾九有叢吾八荒也乃若
方城之陽漢水之旁有峴山兮屹立亘數里兮蒼蒼其
嵯峨巀嶪雖不足壓乎天下而規模形勝爰有以冠乎
湖襄彼其崒然於東如蛟螭之蚴蟉者非百丈乎屼然
於西如虎豹之夔跜者非萬山乎前峙白馬騰驤起伏
儼乎振鬣而矜鞍也左屹鳳嶺翩翻軒翥死乎錦翮而
雲翰也之數山也森羅其左右拱揖其前後莫不濈濈
乎爭奇矗矗乎獻秀斯乃漢沔之紀綱群山之領袖也
覩夫神龍變化飛騰九重山出雲兮彌彌紛斐亹兮相
從于焉甫下七清惝悅[illegible]

奠厥兹山之功若其扶輿之所蜿蜒之所鍾有棲[illegible]
兮杞梓與古栢兮長松時乎明堂之建清廟之營于焉
陞采厥用以充或爲璇題兮納旭或爲降棟兮倚空肯
徙形勝之可託而其澤民利國亦有被於無窮于有感
在是山爾矣方其洪水滔天四海茫然奠之者古神禹
也及其戎夷亂華亦于龍蛇定之者朕　皇祖也兹被
冕而裳垂旒而王國於兹山之陽者予叔父也微神禹
奠於前兮夫孰能啓爾宇也微　祖宗定於後兮又安
得有斯土也於乎噫嘻乃若萬鳥騰音千華獻姸紅紫
爛兮盈眸笙歌沸兮溢耳乃若霜染千林雪封萬壑炫

錦繡兮如畫堆瑤璃兮若削景物遞四時而可嘉兮享
其樂者思以保其樂食其功者思以報其功大哉神禹
皇皇　祖宗奠兹峴山德盛功崇億千萬載奚其可忘
惟厥德之不爽乃無忝於所封庶同休兮媲美與兹山
兮無窮乃歌曰於皇　祖宗混一方兮裂土而封命同
姓兮維予叔父王于襄兮襄多山川甲諸邦兮有巍者
峴特爾望兮惟彼峴山禹所荒兮垂千萬年歸我　祖
宗不可以爽兮惟澤日茂惟德日章燁有光兮保兹峴
山樂無央兮子孫孫子永無疆兮〇漢水賦惟湖襄之
[illegible]也西控梁蜀南包隨沮漾夫會之[illegible]流歷平楚之

[illegible]之爲金城[illegible]以天府考形勝於西
[illegible]蕭鮮同乎斯土乃若滔滔浮浮循城而下源鼎森
其無涯派漶漫其莫禦是名之曰漢水寔以壯湖襄於
千古朕嘗觀之矣彼巍巍嶓冢屹立金天儲積潦於四
時滴萬斛之淵泉山靈晝呵鬼斧夜劈摧列岫之嶙峋
摵半空之霹靂非漢水之發源者乎若乃關如虎牢駛
若卉奔噴日薄月排乾指坤由小別而大別浩淼渺兮
無垠非漢水之流派者乎夫其源發嶓冢派衍大別泓
瀦渟滀沖融瀰瀁故其亘百里兮逶迤洞無底兮不竭
固難航之以一葦兮亦不可方之以一筏也當其烟開

霧霽天朗氣清微風不作纖波不興斯時則如練斯淨
如掌斯平湛遥空兮一色恍同鏡兮皆珍及乎長風駕
濤陰雲四塞忽洶湧兮澎湃擁銀鬬兮千尺時則黿鼉
出沒蛟龍掀舞觀之者神驚聞之者魄悸是蓋所瀦者
深所來者遠其陰晴變態欻不可以測覩也粵予又聞
其槩矣其越香巴錦萬艫千艘帆斯騫樂檣斯吚啞羌
醲酒兮臨風乞靈佑兮江侯宦商巨賈北去而南遊者
也若夫紛疑笳亂疊鼓駐畫鷁兮危檣續林芬芬兮上下
放棹歌兮中流念王事兮靡監蒞官奉使而往來於斯
[illegible]也又若戴雨笠披風簑森萬葉之輕舟泛千[illegible]之風

波市魚沽酒絃艇而歌或呼而鳴嗚舞而婆娑是又鉏
侶之業乎竿綸而樂乎時和者也若其士女之遊遨臨
居之餘日朝暮之奇觀四時之佳致欲更端以鋪張慨
緒言之莫既吁嗟漢江寔南國之紀也非彼有德曷能
王於斯土也作邦作對是宜予叔父也惟彼漢水有安
其流惟予叔父其心休休惟彼漢水百折朝宗惟予叔
父其心與同惟彼漢水其大有容惟予叔父湖海溶溶
能彼漢水奠此南邦惟予叔父休有烈光碩蕃詩兮無
期永奠安乎斯所因泚筆而成章爰爲予之衷素乃歌
曰漢江滔滔出嶓冢兮偉茲巨浸壯南邦兮萬有千里

流無窮兮逶逶迤迤志必東兮於戲漢水殆與天地同
始終兮
獻皇帝○陽春臺賦序曰宋大儒朱晦菴先生疏毛詩
葛覃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夫事寓乎情情溢
於言事之直而情之婉雖不求其賦之工而自工矣屈
宋離騷歷千百年無有譏之者直以事與情之兼至耳
下逮相如子雲之倫賦上林甘泉等篇非不宏且麗然
多斲於詞蹟於事而不足於情焉雖然亦豈易及哉予
荷 皇上恩封安陸距國之西數十步許而有山兀然
迺舊陽春臺址也甞肅官僚登之見其山川獻秀雲物紛

而誠可樂也而或樂紲心侈惡乎殷治以圖報哉因賦
其事以自儆而情之婉否雖予亦不之知焉賦曰粵
皇祖之貽謀兮樹磐石之長策累大造之德基兮叅叅
斯之懿懿咸明顯以康乂兮遞世十之相襲罔能軌度之
式遵兮曷山川之國邑乎仰、 祖考之丕烈兮膺金冊
其鄉煌受赤社之介封兮宅楚壤以恢疆聿司空之告
成兮秉玉節而辭 天王浮大江以戾止兮撫形勢而
鎮定乎一方慕賢哲之多遺址兮偉陽春臺之佳麗嗟
郢客之歌陽春兮曲窈渺其誰繼雖伊人之不作兮豈
無來者之風致覩斯臺之凌跨宇內兮萃群秀其無際

近日月之耿光兮延照臨以開霽煥雲霞之精采兮燁
錦綺之相綴獻峰巒於天外兮翠盤疊如群髻朝漢水
於沃閭兮奏萬里而迢遞卉木林林而蓊蔚兮排筼簹
與松桂馴鳥獸以翔鳴兮曷禁弋人之媒翳慨崇臺物
色之舒變兮振古初以迄今紛智愚之異趣兮杳不知
其何心載遭讒賊而弗已兮欲同君意而自沉或賦神
女而雁誕兮款頩君於荒淫或奔吳報楚而慘及黄壚
兮寧忠貞以盡瘁或倚秦墻而乞師兮竟免宗國於顛
躋或强諫懼兵兮挫齊威之矜伐晏之覇不足以恃兮
祀壬道斯無附混王覇之莫辨兮間誠僞之不容髮併

夫非於烟銷兮化臺之作臺鎮古今之奇勝兮何人事
之足云惟國之有臺兮觀察氛侵而茲臺之遺兮恐盤
游而莫禁惟　朝廷之所封兮予亦何得而有之禀
皇訓之可畏兮寅夙夜以守之侈姑蘇之殫力兮荒麋
鹿之可悲慨章華之集怨兮擾衆心之悉離止九層之
危兮嘉晉靈之納諫貯銅雀之歌舞兮憯曹瞞之傾漢
獨以自鑒兮惵惴共匪康慎形德之協中兮敢違汨
乎天常斌怨誹之不作兮惠人心於矯揉屛宵人而弗
邇兮親方正之與賢良懲臺榭之蕩心兮息廣廈而講
虞唐奏南風之絃兮賡陽春以趨軼歌湛露之章兮感
曠澤以怡悅思對揚之莫既兮聲予心之惓惓勉保
障之無怠兮庶幾慰　九重之恩憐華　皇圖於不拔
兮屹如山石之不震焉流　天潢之滾滾兮光　玉牒
之綿綿匹　皇休于億于萬載兮豈直一臺之可傳許
曰　皇恩霈霑予封國兮臺觀奇麗樂無極兮盤遊弗
恻基禍愿兮居今鑒古勉輔翊兮恪虔殫心酬　聖德
兮○漢江賦序曰天地間爲瀆者四而漢江居其一發
源於與元之嶓冢經漢中沸鄖襄距豊郢合潜沔至大
別山江而朝宗於海誠荊南之險壯而人臣之輸忠者
取鑒焉夫漢甯滸滴于庶羣于伯禹職方于　明

今日厥利吾宰宅於此實襟帶之因將資忠於藩屛以
副　九重眷託之心而禹之明德蓋亦不可忘者耶因
作漢江賦若郭景純木玄虛成公綏之江海河賦殆未
易追蹤者也見者其無誚焉賦曰汤妙有之肇播兮闢
天地于崇卑貫山岳之血脈兮距渤澥而派兹殷盛漢
之涴演兮混靈源于嶓冢穴磎谷之縈紆兮瀹洪流而
洶湧削萬里而直下兮曷沙磐之能壅邈天靈之來集
兮浩湏洞其惕悚森地軸之浸涵兮吞民居之匪康斜
龍蛇于萬壑兮毒吞噬而巢窟其彷徨帝命禹作司空
兮慨鯀績以遏懷襄殫神思之集勞兮信洪導之有方
志呱于而懲入門兮卒告功于平成昇塵寰與災殫兮
洽文命于八紘貽兆世之巨利兮爲明德之芳馨悵至
聖之浸遠兮邈文裔之休明何幸受之湘常兮染悒滄
于斯邦豔游冶之靡麗兮滌新化于文王紛淑慝之積
習兮夫豈漢水之所漸濡淪元氣之精華兮協氤氳而
敦朌梃人物之環奇兮錯隱顯而異需孚吉甫之文武
兮順履霜之孝子淬德公之峻操兮藻氷鑑之雅士表
向寵之淑均兮烈習珍之英偉老東之之相才兮壯柳
渾之書生憐子美之忠愛兮者浩然之幽貞喟張問之
非漸法兮矯孟珙之剙金師歆叔敖之政教兮挹季良

之誅隨毅速萬夫之罵賊兮痒虐　勁王艾漢陰叟
之戒機心兮炳文考之圖象光芳人　之華生兮固長
川之所經緯彼鱗羽之蕃息兮亦飲潤之分美背負龜
鼉之贔屭兮目比鰈魪而不相離鬣皷鯢鯨之騰踴兮
翼飛鰩羸于池鈗鮀尾之鮭鱗兮森鶴羽之靈翅曳六
足之鮯魪兮戴八極之神鰲文屋尾之蚶兮聲嬰兒之
鯑轉車輪之瞏兮覆金銚之魮㸚鯋鰫鰻鱧之瑣碎兮
咸亭育而無遺嗟生生之不窮兮復飛動之繁滋匹嚶
渚之雎鳩兮群在淙之鳧鷖嘆來賓之鴻鴈兮號凄清
之鶗鴂介戢翼之鴛鴦兮下振振之鷺委貽祀之仙禽

兮炫能鳴之鶖澤虞長鳴而不去兮象圭寺之宮鶂鷊
之行且搖兮況兄弟之急難鴜一足而騤三目兮又有
兩首之鸓鵌似魚而鶉似雞兮鶖入水而為蛤水狗駼
馬厥類孔多兮石蛄神蜈紛其含和或湊集于淺瀨兮
或浮泳于滄波或啄攫于稻粱兮或容與于泛漾江蘺
之猗旎兮稷汀蘭之箴綖菴盈稿車之披披兮曾不與
蓑蕨而因依揭葭菼之長洲兮灌篠簜以千陂蔭荷芰
之萬頃兮錯包茅而貢之匪直物產之富盛兮詎識乎
玄德之靈長出漢中之百折兮經鄖國之惟陽導均豐
兮抱襄郢兮領潛沔而縈帶乎滄浪沃蒸湾濤于夢澤

兮瀉大別而東馳于朕一泩泩溧以渢渢兮盪日星于
無極之墟瀏洌洌而細罔滲潏兮迴不知夫尾閭蕩洌
洌以自潑兮入百谷之潢潦而不辭渦涵瀠漪以奔放
兮遊咸池而東之形委蛇以跨南北兮宛若白虹之赫
曦時澎湃而撞崖壁兮突如鐵騎之攙搶終妥帖而靜
虛兮雖包荒而兼容乎鬅鬙唯虬龍之蟠攘兮韜瑕疵
之陸離秘靈祇之幽跡兮吐雲雨而湫瀰升一元于太
虛兮襲往來之不息亮天地而利民物兮伊誰之績躬
八年之胼胝兮曰崇伯子之力欣戴永永兮偈其致斁
肆　皇明之剖符兮奄茫茫之禹蹟沛汪惠之旁洽兮

贊祝融之宅肅藩岳之脩貢兮敢隳厥職廼歌曰紀南
條兮漢之浮禹所治兮安若流民世世兮奠室疇爰宅
兹兮亦何求王家其乂兮　皇德是酬
肅皇帝◎御製思恩賦哀哉去年冬之季兮月之四辰
悵咎戾之積巳兮喪我　慈親空摧裂兮肝腸何由再
憮慰兮慈孝之真首　園寢之是圖兮克艱克愼必臨
睨而詳盡兮須吾身越新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
辰之十有一日兮抵昔都之純山岡視之再之三兮閱
王氣而輝光惟斯靈域兮我謂厥臧痛哉拜下兮儼
毅父而皇妣聲容之去耳目兮悵[illegible]容則未忘

爲歲月之如流兮遽邁　考御二十秋春侯背養于
妣閱兮廿百日而復一旬痛遐思兮心神顛泯詩曰心
神顛泯遐思　二親追報未伸痛生我身　親生我身
百苦百艱萬慮一頫望我成人今我成人永感無垠哀
哉作賦以語大臣冀體我言詩匡我嗣人以仁

序部

肅皇帝〇御製　皇考恭穆獻皇帝詩集序朕　皇考
恭穆獻皇帝所著有　恩紀詩集乃弘治甲寅受　命
分封之國感　皇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紀之者
也詩凡七卷其目有四自華轂恩榮而下凡途間之興

國務之餘至於書堂雜詠續騷吟諸作雖所指不同然
皆主於紀　聖上之敷恩彰王國之殊遇以識無忘焉
爾有含春堂稿則未之國時在大內西館及出府所作
分類立題隨題敘事因事成章僅百三十餘首而天文
節候之大人物宮室苑囿之繁禮樂名物經史文章之
奧大略具焉輔導之臣既彙而刻之一　皇考亦各序其
端跋其後簡矣朕入嗣　大統嘗恭取而莊誦之見其
寫與刻俱不甚精恐無以昭示不朽乃命侍臣繕寫重
刻之以傳敬爲之序曰詩之爲教以道性情而萬事萬
物之理無所不該古詩三百篇皆備用括鴻纖善惡並

原缺第二十九葉

行以垂鑑戒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朕三
復　皇考之詩莊重而典則豐腴而明暢流出胸次從
容自然渾渾乎商彝周敦之朴而古也浩浩乎行雲流
水之順而達也蓋雖信口肆筆不暇思索自不離乎性
情之正而忠君孝親仁民愛物之念每存乎其間上合
古詩風雅遺意彼魏晉以降諸侯王名能詩者類多矜
奇衒異雕鎪鍛鍊以爲工其去性情遠矣觀乎　皇考
之自序而詩之爲用豈復有餘蘊哉粵稽古昔成周聖
王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磐石之宗夾輔周室而所以登
載賡詠之者無聞焉漢諸王就國惟明宗賜予其弟東

平王蒼珍寶服御器物甚備懷思有詩嘉其賢也蒼所
作書記賦頌歌詩多所賛述今皆無傳　孝廟之寵首
我　皇考見諸書翰形諸篇章不一而足不止成周寶
玉之分漢明伏軾之吟而已豈非以　皇考聖性之高
明德學之純懿所當褒重而優禮之乎　恩紀之詩揄
揚賛誦於斯爲至東平有不足言者矣朕初承指授學
爲詩句方在幼冲未有所得今機務之暇自三百篇至
唐宋諸家皆嘗涉其大旨間有述作亦惟陶寫性情而
不敢以是妨國政且免玩物[illegible]之尤耳仰思　皇考
之[illegible]不可復得感[illegible]存手澤斯在朝夕

聖母克配乾元躬備聖哲徽柔懿仁順貞慈 皇考
致治于一國而遠可平乎天下將不讓唐虞矣 聖母
爲範以一身而風可並乎二南將不獨成周矣 皇考
本乎至性 聖母原乎自有非他僞飾以誣人者故德
並格于皇天孝共乎于 祖考乃流慶神人澤及耿昧
仰荷 天命入主祀典實由 皇考 聖母之聖功懿
德之所來也茲訓之一書實我 聖母躬行體踐之事
歷歷可考子孫臣民誠能以傳訓之書研精致力一言
一行動遵行之靜思誦之必王后有姜班之美侯妃著
二順之休夫人可齊敬姜之名士庶人妻獲軻子之賢

矣然於內則皇后朕又切有望焉掇拾數言以表人子
愛親之意如此如謂闡揚 恩德昭示無窮者則縱使
中欲爲而口實不能言耳明識博學者其諒朕之心幸
勿誚斥云爾

疏部

獻皇帝〇請征剿流賊疏近得襄陽報賊二萬餘攻裕
州暫住靈龜鋪去南陽僅三十里竊念臣藩守安陸平
居無事猶且兢惕況今賊二萬餘假王號肆侵寇河南
諸郡縣茲催荼毒漸逼南陽黨長驅至襄陽安陸不過
五日程耳 臣實寒心襄陽重鎮也襄陽能守則荊州安
陸沔陽德安武昌江漢池慶應天諸處可無患矣伏望
皇上念臣遠處江漢特遣文武重臣總督河南山西
陝西湖廣諸處軍馬據險設伏協力戰守一在襄陽與
隨州棗陽防守安陸一在德安與河南信陽守過關隘
不但湖廣無患自武昌下達南直隸俱可安枕矣

記部

純皇帝〇紫霄宮神像記朕聞自開天以來即有此山
自元始以來即有此神神乃北極玄天上帝真武是已
山乃大嶽太和是已神非茲山無以爲棲真之所山非
茲神無以侈靈勝之名是故歷代構造殿宇欽崇之不

衰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海宇惟神默相靈明赫奕宣
於南京建廟奉祀之矣 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惟神
陰佑厥蹟誕著特於茲山大造宮祠及於北京復行宮
奉祀之矣 英考睿皇帝光復大位惟神屢現奇應亦
既命官函香頒幣致敬尤篤朕繼紹大統十有五年仰
思 先志敢不祇承列家國乂安夷夏懷服無爲之治
於斯爲盛豈不有賴於神之翊贊而能爾邪昭答之典
在所必行肆命工爲像往安於太玄紫霄宮聖像一從
官像四皆範銅爲之而鍍以金水火神二亦銅體金飾
而各類其像供器香爐瓶盂鐘磬總十一事既堅既完

職舒載潔特遣太監陳喜送詣宮所奉安永享四方之
香火永壯世人之觀瞻夫神分身降世變化無窮怳惚
翕張出無入有禦災捍患濟物度人數出禎祥祚我家
國繼自今願丕揚神道斡運化機俾上而 聖母福壽
無窮于以昭朕之孝下而儲嗣繁衍未艾于以昭朕之
仁宮闈清吉于以昭朕治內之嚴臣僚效忠于以昭朕
使臣之禮黔黎於變于以昭朕之化夷狄來王于以昭
朕之威以迄四時行百穀登群生遂化工成庶乎神有
感必應而朕虔奉之誠亦不虛矣雖然朕之所望庇于
神者豈止一時如是而已哉謹爲文刻碑以彰神功於

不朽云○太和宮神像記宮在均州南百二十里太和
山天柱峰之上乃我 皇高祖太宗文皇帝剏建以奉
北極玄天上帝眞武之神之所也神向於此脩眞得
道神功威烈最爲顯者以故歷世往往建祠崇奉之不
替方我 文祖肅淸內難之初神每陰護顯相用寧邦
家是以 文祖感焉乃卽神靈蹟之地弘構宮殿以爲
崇奉之所而又於絕頂治銅爲殿飾以黃金其崇奉之
萬古未有也曁朕嗣統君臨億兆十年于茲固由我
祖宗德澤流衍 皇考 聖母教育所致然亦豈不
有賴於神靈之贊祐歟茲欲報答 神貺無以表

命工範金爲像二一安於大嶽太和宮者眞武聖
從官像四皆銀爲之而間飾以金神帥十皆銅爲之而
鍍以金又爲飾金雕鏤重簷木殿覆焉安於玄天玉虛
宮者眞武聖像一從官像四皆銀爲而金鍍之俱琢白
石爲之座焉二一堂水火以銀以銅各從其像珠漆梓金
供卓各一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
二總三十八事銅提爐三石磬一銅鐘一綺羅銷金旛
幢傘并雜色旛總百十有八特遣中官太監陳喜廖恭
韋悍劉斌右少監李本奉御藍富送詣宮所設齋奉安
永爲瞻仰惟神陟降往來益著靈貺儲祥錫福祐我國

家俾朕上奉 慈闈萬年下延嗣胤千億內而宮壼協
吉外而邦國平寧近而黎庶乂安遠而蠻貊賓服凡厥
有生無不成遂庶有以副朕崇奉之誠見神響應之妙
也因紀以文用垂示於久遠云
獻皇帝○樂豐年記天地間物莫瑞於景星慶雲醴泉
芝草之類然是物雖和氣所鍾皆無益於民生日用饑
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直以其異於物而瑞之耳
乃若四時流行五氣順布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宣號
令雪示陰兩寒燠有期百穀蕃育千倉萬廂如坻如京
有祭則光邦家而安壽考貢賦則充珍御而贍軍需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則是天下之物孰有瑞於
豐年者乎昔人以時和年豐爲上瑞而異常之物不與
焉夫年之豐歉固有數焉而卒勝於人事也苟能答天
戒於一誠則將績民功於一溉以人勝天之幾端可驗
矣湖省自正德戊辰迄庚午其間非旱則溢溢則旱
而荆襄安沔催患爲尤甚民心徬徨流離轉徙公私匱
竭措置殫百仰賴 皇上出逆賊黜貪殘敷大惠於天
下民始蘇息天心感動辛未春夏之交雨暘時若麰麥
穎栗而銍艾之期可卜天覬殍人去而復歸菜色轉而
充盈家室相慶罔有怨咨吾雖不能憂民之憂竊亦樂

民之樂焉因樂豐年詩一章令承奉正李稷等和之稷
等進曰斯豐年國家眞端請奎藻紀其美吾與之吾聞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從天地位萬物育豐年臻大化行
和之謂也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潰竭民物疵癘興
之謂也然所以致和致異者頂誠敬與否耳殷湯憂旱
六事自責周宣遇災側身脩行聖君賢主積寅誠於移
清回謬盭於冥漠經傳所載信百代事天之昭鑒也則
夫今日豐年之慶豈無所自哉誠由 皇上聖敬日躋
至誠無息去惡以安民安民以格天故和氣薰蒸豐年
薦降而異物草木之瑞時或有之在春秋所不取吾亦
紀之卷端者亦書兩書有年之遺意云爾已矣

頌部

肅皇帝○御製欽天記頌昨嘉靖九禩冬十一月[illegible]
之日是惟辛卯一陽之始朕祗奉 皇天率遵 祖制
躬率群臣百執事詣 圜丘欽行大報禮仰荷 皇天
垂鑒俯賜降歆是夕珠星霍燦而祥光與炬燎相煇和
氣氤氳而瑞色共蒼欄並煥大樂既終大禮告備朕拜
首瞻戴天恩曷勝慶忭乃正月之期天垂甘露于我
皇考梓神之地 玄宮之上守者於正月下旬奏獻至
京朕薦之 祖考皇之 兩宮分于勳輔講學等諸臣

既命宗伯具儀備誡卜二月九日甲子元吉祗謝 帝
貺于圜丘十日告于 世廟春卿復請群臣詞賀朕惟
大報崇典明王之制朕不避群惑庸竭赤誠庶幾仰答
眷休于萬萬之一乃荷洪仁降茲寶瑞朕弗類感戴
乾元拜承 帝貺忻躍之餘用述短章以彰天澤頌曰
予質也昧上荷簡在答貺無由銘心忻戴于性也愚
上荷眷殊報德無由罔敢自娛庚寅仲冬 典禮肅雖惟
日長至戒誓肅恭大報 皇天庸秉微虔獻以馨薦
以蒼珣禮嚴禋燎樂備黃鍾頓首誠惶仰瞻 帝容
帝錫洪仁俯鑒微忱露垂上瑞福敷下民神功惟

巍今邁古遺我小孫受天之祐玄德惟 考潛升穹旻
延于小子荷天之保 寶露降祥湛湛瀼瀼綴若珠玉
味潤甘香注之璟斝稽首而逕薦于 祖考滋我禾稼
承以金甌色溢精瓊呈于 慈闈增算延生浩浩蒼穹
錫我年豐朕拜稽首祗竭恩衷蕩蕩昊天慈元樞不息斡
運四時惟帝之力曰雨曰暘亶賴穹蒼嘉貺聯脉家國
平康稼穡盈塍有年用登兆民其綏五福是徵感恩曷
已敢謝怠修夙夜勉修以拜帝祉爰諏衆猷瞻答 圜
丘誠恐誠惶懼惟弗周暨告我 親以祈以陳聞于
上帝福我下民誠既以輸愧質昏迂朝夕惕然上酬

眷命

識部

肅皇帝○御製 皇考登陽春臺北望詩識登陽春臺
北望詩者朕 皇考恭睿獻皇帝之 聖製也叙事甚
詳已具載 皇考序中近因欽天監副李源次男本監
生李武奏進蓋源昔奉我 皇伯考命往供事于建造
府第之時故源獲賜而家藏之伊男武具進亦所以彰
我 皇考聖德一時感賦未甞不寓以忠孝之情所謂
非 聖人而弗能斯詩也已載于 皇考恩紀含春集
中今共輔臣計乃復命工部左侍郎黎奭董工建一亭
于本臺之原處以仰來者知我 皇考曾一登眺焉
因諭之曰建亭以奉 聖製所以示將來耳勿得崇奢
務華唯圖經久可也庶不負我 皇考素尚恭儉之盛
德亭既竣工奉立閒忽禮卿奏朕宜識之朕於是頓首
謹識于末云

述部

肅皇帝○御製 皇考陽春臺詩賦述朕 皇考恭睿
獻皇帝所製陽春臺詩及賦者詩既奉刻貞珉茲得原
任引禮舍人傅貞以賦奏亦見忠意朕復命亞司空奭
再立石而奉刻之俾來者知所由也夫是賦與詩俱載

之 皇考恩紀含春堂詩集中斯舉不過識朕 皇考
神遊常及之地若夫論古今事跡人物形勝與朕 皇
考自叙所謂皆載在兹賦中已昭然燦然矣朕不必復
贅矣謹述此以恭識焉

碑部

肅皇帝○御製 獻皇帝賜脩承天府廟學碑昔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受封安陸于弘治八年二月至國首
臨視州學行釋奠先師之禮命學官講周易 賜諸生
賞鏹顧瞻禮殿損漏命工脩葺之易欞星門甃以琉璃
逮正德十三年殿廡又圮而益圮廼出帑金五百兩命有

[illegible]皆已陞治為承天府而學仍其舊
神[illegible]如[illegible]感念我 皇考崇儒重道嘉
惠國學[illegible]傳至今如一日[illegible]遵守[illegible]奏請于
朝後先守古石請朕製文以恭紀先德嗚呼流風既遠
聖蹟猶存朕心惕焉恭惟 皇考之在國也積德行仁
愛民禮士[illegible]政不可殫述而於興學尤加之意謂
待人曰學術人才所出教化所關政治之首務也其亟
賜金助役無累州民每歲春秋丁祀必遣輔導官齎香
行禮時朕冲年耳目所覩記固以服膺弗失矣纘祚以
來夙夜兢兢勉圖治理凡所施行皆奉 皇考貞肯以

莫夫古聖人繼天立極之道而佑啓朕躬以治教斯民
也夫建學所以明倫倫莫大於父子君臣明父子之親
則天下知孝明君臣之義則天下知忠我 皇考惓惓
加意學校正欲教民以忠孝耳其時化雖止于一國而
業見高明規模弘遠實具帝王之體推之天下無難矣
昔周文王為西伯化行江漢而丕顯之謨實啓周祚我
皇考視之周文同一揆焉朕嘗觀於孔子之言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孔子周人也師法文王而以斯
文自任其發明彝倫之道載在六經為其徒者所當為
世學術者也顧後世教學不明人心弗淑彝倫或[illegible]

斁矣彝倫斁則治化何由而成今諸士居業於斯當法
孔子之言學孔子之道其可不思盡夫彝倫之實為子
盡孝為臣盡忠以撫我國家無疆之治以無負作新斯
學之意則我 皇考聖神在天庶其少慰矣朕述此文
用諭茲學之士抑以為天下士者告云

湖廣總志卷第[illegible]六終

文苑一　石碑

禹碑

[illegible]

釋文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役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按禹治水嘗祭衡山刻碑岣嶁峰皆蝌蚪文或云在雲密峰圖經云峰下有禹治水碑下有壇流水縈之宋嘉定中蜀士因樵人引至見之紙蹋七十七字刻于夔州觀中久之亡失是時何致子一模刻於嶽麓書院役旁書剥三字今行於世

史部

左傳○楚屈完對齊侯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叙晉楚邲之戰　宣十二年春楚子

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
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
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
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
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
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

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
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
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
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
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
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
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
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
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
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
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
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
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
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

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
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
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
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
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
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
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
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

次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
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
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
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
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
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
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
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二心楚師驟勝而驕

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
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
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
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
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

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
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
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
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
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
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
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

辟敵群臣無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
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
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
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
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
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
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

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
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
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
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
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
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
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
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

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
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
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
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
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
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
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
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
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
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
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
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
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

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
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
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
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
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茍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
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
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
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

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
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三國暴骨暴矣觀兵以
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
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

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
而還○晉解揚對楚子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
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
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
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
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
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
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
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
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智
罃對楚子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
楚以求智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智
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
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

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
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
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
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
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晉郤至答楚子
反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
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

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辱
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此下臣不敢予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
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
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
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
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
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

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
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
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不敢從遂入卒
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晉楚鄢陵之戰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
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
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
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
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
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

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
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
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曰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
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
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
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
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
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
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
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

悼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
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
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
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
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
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

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
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
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
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
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
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
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
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

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
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
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
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
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
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
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
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

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
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
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
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
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
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
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

有刑亦上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而旗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
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
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冉發盡殪叔山
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
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
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
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

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
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
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
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
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
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
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
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
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

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
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
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
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〇鄭告
晉受盟于楚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
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
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
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
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

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
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
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
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
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
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
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
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
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

[illegible]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將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吳蹶由對楚子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

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吾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遠啓彊論辱晉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肹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其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肹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

從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芋尹無宇對楚子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

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皁是也）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

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子革對楚子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

子唯足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
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
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
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
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
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

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
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
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
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
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國語○士亹傅太子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曰臣

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
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
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
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
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
王卒使傅之問於中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
善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廢幽昏
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
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

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
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
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
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
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
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
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
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
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
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

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摠之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太子踐位則退自沮川敬不則赧○伍舉論章華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大小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

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則楚其殆矣○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

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觀射父對祀牲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

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不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

祭廟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
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
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則不
震生乃不殖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
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
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
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豩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
舍群神頻行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
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
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順辭以昭

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
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
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
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
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
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
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
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
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
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

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王帛為二精天地民及
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
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
晐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
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
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
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晐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
食萬官○鬪且論令尹子常　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子
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
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

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
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
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祭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
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鬪子文
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
于今令尹秩之成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
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
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
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

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
當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
民之羸餧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
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蓄怨於民多矣積貨
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
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
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
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
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〇王孫圉對
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
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
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
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越洲金木竹箭之所
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
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
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
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

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
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
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
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
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〇聲子請復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
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
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於楚令尹子木與之語

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
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
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
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
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
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
刑恤民不倦賞以春秋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

而賂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
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
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
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
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
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
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
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
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
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
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
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
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
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

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
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
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
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
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叔
向論楚子干得國 昭公十三年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
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
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
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
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
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

人也有九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人
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
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
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
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
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
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
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
不逆何以冀國

楊杌○隱戲篇　莊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
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
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
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
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
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
不飛飛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
已王大說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
甫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無可聞之跪而泣曰
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爲豪矣而後爲藩蔽王賜士
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
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
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
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
矣

○伐鄭篇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
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

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
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受節左
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
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
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不
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
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天下菑
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日請戰莊王許之
將軍子重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分解楚師倦罷君其勿
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

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
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
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築臺篇　莊
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
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
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
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
諸御已曰若與余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
比賢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
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其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

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
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
乎顧臣恐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
子家羈而楚併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萊不用子
猛而齊併之吳不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
而國危桀殺關龍逄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
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
用賢上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
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
之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動寡人之心

又不色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謀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
吾與之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戰國策○威王問莫敖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
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
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
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
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
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
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
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

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
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
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
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
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
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之間夫卒
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
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
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

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
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
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
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峥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
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
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
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
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
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
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

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
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
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
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
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
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
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
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

中至今無胄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
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
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
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
華嘗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
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莊辛論倖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
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
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

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
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
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
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
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
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他長續短猶以數千
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
天地之間俛啄蚉寅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
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

粒仰柄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
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
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
俯噣鱔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
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
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
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
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

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
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
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
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
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
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黃歇說
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
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
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

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
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
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
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
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
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

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
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
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
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
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
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
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
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
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
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之

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
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
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
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
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
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
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
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

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孤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
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
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
也是王以兵資於讎仇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
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
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
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
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
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
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齊南以
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
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
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
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受首
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
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
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
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

一任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
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蘇
子論留楚太子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秦謂薛公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
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蘇子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
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
國必可得也蘇子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
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
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

秦於薛公可以爲蘇子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
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秦謂薛公曰
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
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
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柰何對
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
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
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
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
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

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
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
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
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
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
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
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
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
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
聽王然則是王去讐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

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
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
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
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秦
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秦也蘇子秦非誠
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
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秦也而君弗知也臣
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
子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秦也割地因約
者又蘇子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秦也今人惡

蘇子秦於薛公之側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
知之楚王謹受命因封蘇子秦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
蘇子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
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秦天
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秦則是圍塞天
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秦而於君
之事殆矣今蘇子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
爲讐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
公因善蘇子秦故曰可以爲蘇子秦說薛公以善蘇子
秦○客說春申君○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

昔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
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
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
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
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
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
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
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
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
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

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
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
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
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
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
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
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
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
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
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

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
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
神無自瘵也○汗明見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
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
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
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
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
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
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
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

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搵而上太行蹄申膝折
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
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
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彼見伯樂之知已
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
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史疾
使楚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
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
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爲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

俄頃間有鸛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令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〇楚人以弋說項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項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射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

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繒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而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

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

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
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
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
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
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
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越絶書○寶劍篇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
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
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

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
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
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
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
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
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穿銅釜絶鐵鑩胥中決
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
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
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
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

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
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
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
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
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
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
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
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
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
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

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
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
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
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
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
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
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
下爲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
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
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

淡取鐵作爲鐵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
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劒之精神大悅
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劒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子對
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
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
淵欲知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
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絶晉鄭
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
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
泰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士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
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
曰此劒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劒之威也因大王
之神　楚王曰夫劒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
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
爲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
兵以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
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伊闕通龍門決
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
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
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卷終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八

文苑三　予部

賓楚書○去就篇　徵君之楚桂陽守逆于雲門拜而
道曰僕守桂陽土壤日曠三載匪績竊聞徵君之風鄙
心浹暢沐披拂之餘馨遂爾弛籓書輟錢穀洗訟庭以
曹溪之波潔陋室以韶山之石以爲徵君淹也仁賴義
軌得無暫税乎僕從長者之後行矣徵君曰伊吾嘗與
痒癢與時不可以止與市是以征也將南將楚王以韞
來與曰徵君何鬱伊而弗瑋也愿聞聖人之規曲世若
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觧其紋遂其幹而裁其根然後
商販而爲利工斲而爲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不從
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宣洛其鬱乎爲之
禮樂以順道其民乎夫物曲則葉人曲則黠世曲則傾
唯智者覩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直遊乎
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爲也徵君方放乎
孔孟而有悁悁之怒既信于諸侯而流疑與之數是徵
君之奮草莽而就采聘意者欲揚空名而不顧其實耶
何落落而不羣也如此曰子徒知曲竹之可規而烏知
曲棟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世之可規而不知曲主不
可使之庭乎鷹隼爲鳳狐狸爲麟畋炎爲惆僸黎爲[illegible]

殷賢士之處世明主求賢實至忽為是故放勳以之
治昇以之嘉高宗以之舉傅以之訓周公以之興
公以之殉句踐以之誅祖能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
顯我恃也故負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為顛及後之以
阿衡而伐夏則顛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為枝
及絕糧而削迹行不稅冕則戮矣若甯之所遇不可謂
不戮也惟焚鴆就而未報故為此遊以待其戮焉可淹
也容也非敢傲子之命實懼不得前處而逃吾楚春也
亦何功之為遂不入桂陽郡南辭于長沙○時楚為
徵君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勢何策以持之

對曰天下勢也合衆者順合謀者成合義者固以縱橫
之策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橫詐之意合者權固四
業顯是以齊桓之霸業于信義而已矣守信而文王霸
執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聲故能尊周室而攘
諸侯道路無怨旅中原無虛壓當是時桓公為五伯首
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然猶以淮事周得而水厥暴而
不替終桓公之身而齊無有干戈干境上者故諸侯賴
義為夫信義者王伯之門也求霸術而棄信義不可以
為諸侯楚王欣然而言曰微君不聞之管仲也今寡人
聞齊桓之徵君因對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為

王曰不穀聞之國以山河城郭為固家以垣牆根闕為
固未聞以人民也曰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哉曰
守信義者王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
對曰王何以山河為固也苟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
其為猿雁之棲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
以伐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
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然則
楚之所以為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衆可為固
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徵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之師也
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蓋當觀兵之際屈完以德

勤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之衆遂退師
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陸豈方城漢水足以却齊
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失未可知也楚王
有慚色徵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國之民不懷又
靖安而無外患宜賢王之以山河為固也王亦不熟慮
乎今天下舉貢者一室漕運者一渠皇圖之籍尚負于
幾甸征討之命尚係于天皇故諸侯未為戰國而得以
靖安無虞也雖然諸侯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懷
楚國之民而告王室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飫之以
宴享使四隣親睦而同姓密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

其誅討驅逐戎騎翦滅奸雄烹炙貪虐顯若穴之士與
之謀國雖無會稽之恥而有嘗膽之心無報吳之舉而
有夠舩之績是謀策之微聲而文武之烈先也王其圖
之○田獵篇　楚王問徵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
爲也徵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
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
宣陽氣也苗于夏抒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
道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
則齋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淫
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婿有獲虎豹者則

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
官者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簦而多獲者
賞之獲而失其毛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廷者杖之玩
田而傷物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又爲之讌以考其勞爲
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爲之歌詠舞蹈之樂以舒
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于春秋戰國之
諸侯淫荒傾于酒色殺戮極于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
事布田之政畋游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
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田哉如是而爲諸侯者國
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

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驅百姓故身戮而國亡此無
他欲逸之途興也今王欲以承先王之心亦已矣○
色荒篇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爲姬徵君進而諫曰
臣聞國有六慎者與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焉
不亡楚王曰吝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
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
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藥
貨而事鬼則荒慎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無乎
曰無夫王輕身遊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
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槃姬盆幕融如

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于色也酣以香茅之醴飽
以湘波之魚文蔖珍饌鬱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疲
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縣鍾鼓鍠鍠管籥嚶嚶長
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
九壘猶以爲望而荐也又襲其土木標其棟宇塗其丹
青雕其鎔石懸十年之廩一朝而虛之荒于役也景臺
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方伎採藥以煉之巫覡以淫
之而無變楚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
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
荒于酒而不反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

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
章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況諸侯乎
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況莫無哉臣不敢謗王
也侍女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衰王
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十田罪也
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于楚故至不命臣
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
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殺之戾也乃命左
右刖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王
寵之不慝于王而王刖之是以臣之諫而寄禍于色也

王欲刖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
豈能盡刖乎王不能刖則雲夢之女刖之何爲楚王乃
遂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按賓楚爲漢黄宗著或云近世擬作

鬻子〇撰吏篇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
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
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
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
惡者行善而道諭矣〇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
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
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
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
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子欲
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〇民者賢不肖之杖
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
士民與之明主舉之士民苦之明主去之故王者取吏
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
隨故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必取所愛十人愛之
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
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

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卿相
君侯之本也 按鬻子相傳周鬻熊作

鬼谷子〇權篇　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
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以窒非
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
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
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覩要得理故無
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
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
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 [illegible] 不可以言言者有忌也

諂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憂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

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忘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謀篇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其計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思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思也故

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於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以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強者積於弱也

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故

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illegible]
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誅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
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
命也按王氏隱逸安流鬼谷子著書二十五篇
鶡冠子〇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
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
曰伯已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厮役五曰徒隸所謂
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
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者也君也者端神明
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

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
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學則什
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
厮役者至喏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
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
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
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
事舉不成不死不生剛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
鈇在此孰能使營〇剝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
衣飢者得食冤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

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
而後可以見天與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
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
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〇
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
爲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
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
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
吉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
吉凶之謂成敗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

得安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
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
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
世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
鉤繩相布銜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氣有常理
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任賢無功必敗出究
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
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衆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
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
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

之高而不墜安而不忘此高物之本剸天地之門户道德之益也此四人者伐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户使下相害也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理用民役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絶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絶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發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

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夫錯合行意扶義本仁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狹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理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

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者同事而異域者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之敏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逹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宰於利害昔湯

刖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中麃齊用管子此數
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由是觀
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唯無知是
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時命有所至而闔命有所
至而闢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
時而不肖者守命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
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忠惡來得
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
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忠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
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

而後能究一世〇阜襄王問麗媛曰夫君人者亦有爲
國乎麗媛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
避之楚王臨朝爲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
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鍼
在身必待俞跗阜襄王曰善麗媛曰王其忘乎昔伊尹
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
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不同數阜襄
王曰願聞其數媛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邪曰
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
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

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
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飢膚閒
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
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
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
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阜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
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〇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
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
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
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

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聽
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墜乎千仞之
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小
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蹈危而取安是
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嘬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
方弗治所謂蔽者豈不障於帷慊隱於帷薄哉〇耳者
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
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故先王之服
師術者呼往發家釋約解刺達昏開明而且明焉〇自
武形也不可改也奇偶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

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
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
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
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
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
奚與○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
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
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
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
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

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為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宗不
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炳其靈不若
金石固而能撓其勁不若方圓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
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
不可安者苓蠻堙谿橐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
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
葉過霜朝露遭日是也○今世之言兵也皆彊大者必
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
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彊此
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

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
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夫
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
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鬪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

鶡冠子楚隱士不著姓名

諸葛亮心經　○知人性篇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
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
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
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
言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

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
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將才篇　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知其飢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
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富
而不恥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變莫測動
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
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力
越千夫善固疆場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登高歷險馳
射若飛進則先行退而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
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

仗設石順流資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〇將器
篇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姧閑禍爲衆所服
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
勇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
勞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愼一日誠信寛
大鬆而後已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情義服鄰國
上曉天文中祭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内視如家室此
天下之將〇擇材篇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
彊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
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冠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

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
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
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强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
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〇不
陣篇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
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
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作典刑皐
陶作士師人不干命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
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
服强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

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〇試將篇　書曰[illegible]
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
務覽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
閲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
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强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
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
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彊而弱之有危者安之
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彊者抑之有
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
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財以驕人不以寵而作

威先計而後動先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
女不爲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鬬則兵和刃接
而人樂死矣〇使利篇　夫草樹叢集利之以遊逸重
塞山林利之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之以潛伏以寡擊衆利
之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之以清晨强弩長兵利之以踰
衆遇水風火暗利之以搏前擒後〇機形篇　夫以愚
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愚機也其道有三一
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
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必因機而
立勝也〇地勢篇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

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石白大川此步兵之地平
原小坡曼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
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
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戰道篇 夫林戰之道晝廣
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於
後叢戰之道利用劒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
五里一應偃戢旌旗持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
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鬬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
殿其後列彊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
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

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棹之設堅柵以衛之
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
或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察情篇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排人者欲人進之衆
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言者退
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
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
動者亂也妄來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按諸葛亮居襄陽隆中著心經

亢倉子○政道篇 人無為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
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
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為以
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
之所加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為用
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
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
也政之不平吏之辠也吏之有辠刑賞不齊也刑賞不
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
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
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

年靈王使祭公致餽帛與紛璐曰余末小子否惪忝位
水旱不時耤為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
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惠人事
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政刑脩惠百官宜去私
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
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
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
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
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
得其欲則相與提攜保抱遁逃隱蔽漂流諮拾釆以祈

性命吏又從而捕之尹故不勝其危苦因有舉聚[illegible]
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
百姓汝疲賦斂不中巢者日竊刑罰且貳費盜作者日甚
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
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天下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
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
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
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
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
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illegible]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

湖廣總志　圭　文苑三

誨之不改是為惡戾於縣[illegible]則撻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國
則誅之廼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
懷無有干惘謟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
莫大求士士之待來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
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
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illegible]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
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illegible]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
濫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illegible]游餝
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illegible]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
正內邪益卑而清脩明實益[illegible]若狀者齎愈倒政愈

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
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
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虜人情失宜主所
淡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
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
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惠死無所
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羣情
龢正諸產咸宜悉敬交淡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
家苟違領順一作凌逆安得動哉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
求賢良等闢一善惘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

湖廣總志　圭　文苑三

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惠不明務求賢異益恐
山澤遺逸不舉豈槃閑善以自閉塞哉廼者反指僕臣
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尤能斷明徒唯共龢依
違浸長自賢敗惠莫此為多不将匡過就茲固黨於是
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
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
者七國至理之代與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與
服純素則人不勝美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
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美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
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奸

分明而賢愚知恥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欣欣交通
之謂龢賢愚知恥之謂正浮嗜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
人不勝於龢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龢正三者理國之
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褻衍禁綱頗僻夫輿服
文巧則流相炎蕩憲令褻衍則俗多忌諱禁綱頗僻則
莫知所適若流相炎蕩則人不忠潔而恥樸賢華矣俗
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適則讒諂
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恥樸賢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
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眞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
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極

也荊君態園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
人若人事龢理雖有大旱無能爲災堯湯是也故周之
秩官云人强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比
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荊君北面再拜稽首曰天不棄不
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
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宵微服遁之他邦至
理之代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僥祿國產問何由稱
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
樸失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
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

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踐之
鐵以精金鑿爲隼鳶之羽以之梧筆則其與槁樸也無擇
及夫蕩寇爭衡音衡覲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
之外不立敵矣蚩尤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
稷剸其與剸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於之
運掌之上剸千里之肉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
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龢平萬物茂
暢亭性得極善因昔而勿擾者也岸字古近古已來天下
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迟靜者鮮矣
者出言等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家悲夫作濫

賞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
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吏刑曰
眚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
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家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
良闔遠牵率異推旹序卒家赦有遇賊家者訖業音無所
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遮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鎭止
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業道不善者爲其
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業道不
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妨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
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〇君道篇　始

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通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苟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古蠶字）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者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勢而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而

湖廣總志　卷　文苑

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私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衆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息愛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王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異能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聽之亦爲君子明

者聽而察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貌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亂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虖人主清心省吏

湖廣總志　卷　文苑三

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飛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洗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虖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觳觫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觳觫以買譽則刑之而不恭代主豈不知哉〇賢道篇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

人外忘讒而內無怨其於衆也飾正而不狎親之則
莊踈之（踈退音）去而不怨窮亦困以命自賞衆逢罰以
道自止人有惊其儀賢也旺其聲賢也徵神識或負所
聖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辦居
室儉間（間防閒也）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日藏言於
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
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扳凡
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
其識中士竭其耐（音能）小人輸其力齊有捂子者材可以
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

爲養施信義而進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棄者夸乾
者所出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圣（音至）人
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
不知爲工（能也）受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勸慕義
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厚（音）而教
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衿仰而譸超然歌曰時之
陽兮信義出（音）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音）與伏泪吾
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譴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
應者（音）其不行也其且不行謂之道器道器之昔上士乃
遠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

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
可求材愼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歸於權
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
目而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
物醇化庖（音鬼）神不能爲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
勤明大臣飾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請人之材
至若天子奇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
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
異名仄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同位之求仕
也則事入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

倭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龢（音和）之才至故曰才
愼在求不在無昔者黃帝得常僊封鴻風容任商王得
伊尹中興得甫申（音中）齊桓得甯（音寧）戚皆由數君體道
遵（音遵）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求用非
爲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天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
非賢不求而自至者虖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
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
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
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
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

邪允名子曰管序其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爵[illegible]
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棄在禄爵光楊志滿之謂材賢
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穌寧無爲人不知
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
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
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
眂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舉不一眂察其貌端雅而
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
審其度不采其聲而知其音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
有識者也○農道篇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

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亣音其産約
亣産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皆有災患皆生遠志
無復居心人忘本而吏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
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
以理人者先務農農業非徒爲地也貴其志也人農則
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
則少私議少私議則公法立力恃渋農則亣産複亣産
複則重流散音散重流散則死其處死二慮是天下爲一
心矣天下一心軒轅[illegible]之理不足過也古先聖王
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

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産也后妃率嬪御絲
音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
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音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
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
之當春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
以方農黃帝曰四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
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
容耨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
不龔殺之曰土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
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以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

於是虖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
時地産財不與人春音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
治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舉音使盡起不知時者
來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
也人耨必以早舉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塵土而殖於
堅者慎其種勿舉數亦無舉疏於其施土無舉不足亦
無舉有餘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
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
通其中疏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
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illegible]

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為
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
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
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
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
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
而薄糠米粭而香舂而易而食之强失昔之禾深芒而
小莖穗銳多粃而青靈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摶米而
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
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

之麻疏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
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
枝數節競葉蕃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以長而蔓
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
為行薄翼而赤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
多病弱苗而翠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
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强耳目聰明兇氣不入身
無苛殃善庠孔生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
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疾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
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

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以哉○兵道篇　兵之
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挍兵
也後鬭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
人實揭材木以鬭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
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
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
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
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
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
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

振若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饑餓之過美食號
呼而走若彊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
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
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
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人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
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
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
也令來而得死且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
詐之與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
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禾稼不穴丘

莫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廬屋而歸之但殺人則以
致敵去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很凌宕不
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
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
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孔孫疾長老而拯
救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秩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令
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
生一人亦多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之人歸之若流
水諸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按亢倉子周庚倉楚所著或云宜城王士源撰非周亢倉楚也

鹿門子○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
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禮近乎神將聖
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
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隱而不言謂一君之暴災堪
天地故詳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
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
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
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距而過賢
者寒浞羿室子頑逞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
之君爲蚩豕氏爲嫪毐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内以亂閫
通室以亂邦者有及穆后乘龍周游于謠瑤池神甚[illegible]
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
業後世之君猶有贖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
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
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諸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
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
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
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潔
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
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眞也○古之官人也以天下

爲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
令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
惕然皆欲驅牛馬以生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
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
是復何心哉○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
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雨暘有
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貪獸
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
於潤澤也昆蟲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
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紂以太君之紬綾食仕人之膏血

者不仁而位是不稱扵祿食也況能一稱扵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扵天地之私得擅也○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責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知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喪金貝珠璣哉○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扵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夫○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荊棘○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旊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旊噫吾之道猶弓旊陶旊乎○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接皮日休襄陽人隱鹿門著鹿門子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八 終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九

文苑四　騷部　古詞曲附

列國屈平離騷經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忠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扵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扵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歌十一首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右東皇太一○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右雲中君○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右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右湘夫人○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

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右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右山鬼

九章三首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

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右涉江○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

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綽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右哀郢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屈而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

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右懷沙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宋玉九辯四首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

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鶤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其一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沉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攬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其二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眾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蘗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撰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

鵾鴻群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只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漢 劉向九歎二首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即聽夫讒人之諛辭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以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并聽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不從俗而詖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群阿容以晦光兮

皇輿覆以幽辟兮輿中塗以回畔駟馬驚而橫奔兮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以馳騖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身衡陷而下沉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冀壹寤而錫還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江曲之逶移兮觸石碕而衡遊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凌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櫂舟杭以橫濿兮濟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心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鬿與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為我折中兮太一為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蚴虯兮帶隱虹之逶蛇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鵔鸃遊清霧之

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舉霓旌之墆翳兮建黃纁之總旄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濿乘隆波而南渡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陸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閎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嵾嵯以翳日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戃慌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紛日杳杳以西頹兮路長遠而窘迫欲酌醴以娛憂兮蹇騷騷而不釋歎曰飄風蓬龍埃拂拂兮草木搖落時槁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欷涕究究兮舒情陳詩冀以自免兮頹流下逝身日以遠兮○右離世

王叔師九思二首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媒女詘兮謰謱鴳雀列兮譁讙鴝鵒鳴兮聒余抱昭華兮寶璋欲衒鬻兮莫取言旋邁兮北徂叫我友兮配耦日陰曀兮未光闃睄窕兮靡睹紛載驅兮高馳將諮詢兮

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學帝之怒帝茫不知誰與以告帝怒不常下上是震使民前知是沿于民無足慎者誰敢誰下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黃泥坂詞一首

出船阜而東騖兮並髮祠而北轉走雪堂之坂陁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沙雲濤之紆卷草木脩然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時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悵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遊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晏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晏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五禽言并敘

梅聖俞嘗作四禽言余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遶舍皆茂林脩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遂用聖俞體作五禽言

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

南山非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谷兒勸我脫袴袴不辨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

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有殘采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

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壠上麥頭昂林間桑子落

頗儂一箔千兩絲繅絲得蛹飼爾雛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

元　陳泰

洞庭迎送神辭四章

我歲晏兮北行蹇維舟兮洞庭蒼靈均兮刑國女巫進兮告情擊鼓兮坎坎心馳兮日短靈悄悅兮有無思我返兮毋遠　其一

脩門兮延佇靈將動兮松語群龍兮吹靈森天矯兮栩羽擊鼓兮咽咽靈飈兮延佇爵玉斝兮玄服映玄紱兮華蓋紛進拜兮王臣心炙猶兮平陸　其二

我所悅兮霞觴睋將進兮鄭翔盼靈光兮林楊靈慰我兮清揚醴酒兮苾椒荃蕙兮爲殽羞飲兆兮宜壽配南箕兮參北斗介下土兮景福荷星風兮求久　其三

奏既醉兮日暮綠烟生兮南浦壺之回兮影翔紛遺女兮娟草幽櫂兮閉夕窮疵今[illegible]丟內斗兮靈辭遙兮汝兮余思湖之濱兮有芷[illegible]兮來歸　其四

國朝　李夢陽

桃源歌

旁舉舉是何峰橫兮則無底之[illegible]血澌澹潺兮猛獸食人峯岑會[illegible]崍峙鳴鳶不可以爲鳳狂爾飼兮我聞不敢以言

欸乃歌

舉火來白刃帳下離哉翻縣官走前拳驢後吁狗

五更風打頭來兮嗟嗟欸乃船開努力齊兮欸乃力把柁立兮欸乃努力上灘水平平緩兮欸乃北風雨雪吹我寒兮欸乃日漸漸冥兮誰濟此川欸乃

大堤曲

漢水白離離月落山黑時堤頭石不平走馬誰家兒儂住襄門西而在漢水北浮橋不著纜郎詎得儂識大艑何處來落帆向儂游高檣白恰子識是真州估

襄陽謠

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湍急石嘴魚何由上檣戕檣折俾我心愴一傾風沿水舉帆千里

白銅鞮

誰家池高陽池日暮歸倒接離醉如泥汝爲誰拍手歌襄陽兒

襄樊樂

立檣如麻四來誰家新燕營巢風中滾沙鵁鶄逐鴛鴦金井石榴黃珍寶丘山積塏名黑門廟

襄陽浣婦行

彼誰者婦吾家浣衣新寡塞賤異髮霜飛體無完衣十日九飢態度則殊辯是知非媼立答言亥襄宮女少小入宮荷主

憐顏四十始出嫁爲民婦灌田釆薪奄致貧窶舞裳綻汚形容改故夫死男孺稚靡救媼悯護言侍寢定獻幾三十年王有義辭皇嘉特宣父子俱覲妃嬪如彈鋏弗載路龍旂飄翩御使絡繹珍車班班漢峴同清天歌拂馬哀鳴南還習城言言鳥春日妍桂宮有延傣臣勝壽上娥奉蓮王既捐世變來罔度闔見駭異古殿莫媼兮更言萬類咸爾欺亦天道安之則已

楊慎

楚妃引

金釭銀壁珠燭美人如月燈華屋明星爛爛接朝霞笑殺蘭膏誇宋玉○宵獨南夢起長夜火似雲蜺虢雷鼓同車獨共龍陽君纖腰美人空禁舞

董承敘平南雅上中丞秦公

明明我公有捷其武懔彼郴夷來歸亡悔矢此王旅式辟裔土蔑彼郴夷徽于南邦既酗而龍豁欲頸常肆其大慈濟于天章彼兇凡固實貌其居有石嶄巖有山崎嶇緩之則驕俎之則連赫赫帝怒廼眷南越誰共正之適授公鉞乩行于罰郴夷是忽公拜稽首天子是訓既類既禡唯師旅是勦公拜稽首曷敢弗遊公暨收行濟于沅湘旟旐斯揚烝徒皇皇有萬其航惟水湯湯公服斯煌忽圻有緝○我公泣止陳于南郊驛爽且飄[illegible]郴兇土如焼聿脩厥矛弗兵以攸郴夷且包○[illegible]

文苑五　賦

列國

宋玉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淩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埃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䨴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奔揚踴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從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

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曾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

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
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
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
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
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
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
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
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
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
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
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
江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
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
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
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
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
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
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

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剸
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彫玉之輿靡
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
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
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
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
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
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
恐懼徼𨘢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
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
谷紛紛排排揚袘戌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眇眇忽
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
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
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
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
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
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
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
登雲陽之臺怕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
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
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
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
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
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
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
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
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
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
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充牣
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禼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
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
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蔡邕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
形發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
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群液演西土之陰精遇萬山以
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

靈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湲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
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雜神
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
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
乃風猋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騖洪濤涌而沸騰
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
之交會

邊讓　章華臺賦

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
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
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
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於是遂作
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窮木土之技殫珍寶之實舉國
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於是伍
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此賦以諷之胄高陽之
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
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佐之高勳兮
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
亂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
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秘玩爾乃攜
窈窕從好仇徑肉林登糟丘蘭肴山竦椒酒淵流激玄
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

人芯无所以騷路儀奔走之僕御有嘯吁之幼儀川邑木而每涉塗積雪而倘步昔兮夜兮魯莫解於騶驚根寢於食母晉志於悲惟咯南郡之左鄢家北津之勁渡偉夫恍首之為鎮也岌偶百維危巍薪井森松墓之奇迥蔚劍鄢衛以周盤前山榮依而秀抜斜漢吉映以清之盛杭稌蔗倘雜荊衡之蓄茶麻黍累偉冀魏之境漢之也移南國之冠蓋晉之衆也為北門之捍屏今方嶽之仁明惠久要於天生幸羈旅而獲宥旋載筆於戎佐陪後羋乎南紀儼四壯以專征歷隤墉而詔諸乃楚郢之遺城昔漢皇之標季問諸侯之釋位開景非之是枚數興廢於茲地其後緩懷勁楚抗折強魏雄九域以高視為一方之所庇亦謀猷所賴而致也于時寇盜蜂聚而生民失上賢雖避世才亦擇主有叶能之奇英視江漢而胥守遵劉台之側席乎崎谷於草莽若游魚之在水洵三頤而後語其始也亦將稜威漢沔用武荊楚俟時觀寨終然義舉然後包斥河洛蕩滌陳汝迎帝配天不失厥序既中流之頹覆故宏筴而乖阻信雲長之寡謀亦天命之弗與悄復靡卭蛾之險奮竇淶之旅鋪叙離匹震悁閭轅致中原於旰食振衆漢之遺緒洸洸乎仰千祀而景慕宜其易名於忠武不其偉歟方其躬耕漢洛

獨詠梁甫輕夫管樂莫之云許伊唱高而和寡亦惆悵於前古道不同不相為謀斯之謂矣荊雲兮蔽虧羽爲兮差池雲有廻兮鴈有歸嗟予行兮悽遲遲諒窮愁兮莫諼雖九臨兮奚施

李華木蘭賦并序

華容石門山有木蘭樹鄉人不識伐以為薪餘一本方椽柯未下縣令李韶行春見之息馬其陰喟然嘆曰功列桐君之書名載騷人之詞生於遐深委於薪樵天地之產珍物將焉用之爰戒虞衡禁其剪伐柔本草木蘭似桂而香去風熱明耳目在木部上篇乃採所而歸理疾多驗由是遠近從而採之餘剖枝分殆枯槁矣士之生世出處語默難乎哉韶余之從子也嘗為余言咸而為賦云沂長江以遐覽愛楚山之寂寥山有嘉樹兮名木蘭萃森森以若若當聖政之文明降元和於九霄更祾沴之為虐貫孤雲而不凋白汾獨其根柢玄露暢其枝除沐春雨之濯濯鳴秋風以蕭蕭索膚紫肌綠葉細帶冰茲笙附高畀陰蔽華如雷雪實若朵雁飾動松竹香濃蘭桂宜不栝於人間鄉獨立於天際徙羈齊兮為隋氏堅芳兮此身落名列於道書傳露飲乎雖八至於萆山孫歌落藹林樾雷楚澤之長夜映洞庭之夜月發揚门於悅聽洗煩滌於心胃額衆祭之陸川况微宴之滅沒霧浮白兮山凄凄飢既吹兮徠後啼宵山林窈冥其發自例之玄綠彼逸人兮有所思戀芳菲兮步遲遲下幽獨兮人莫知悵萃香兮悄為誰悅憮父之無惠澤采木而皆盡指虛類而伸斥遇仁人之不忍方甘心而剝絕伐凶抵於傾殞悵吞華而搴芳頹落而廻邈達名有言巧芳智憂養命續夜人胡不求枝殘體剝澤盡柳罰傾頹窊山離披素秋鳥起弋而高翔魚長網而深嗟不材則終其天年能鳴則免於俎羞奚此木之不終獨隱見而雅憂自昔論芳於朝市望實於林丘徒欷悧而無聲可勝言而計籌者我吾聞日人助者信神聽者前則賊谷諸言宜尼失職出處語默與時消息則予雲投閉方回受竊救知天地無心死生同歲紜紜品物物有其極至人者委性衛於自然寧任夫智之與力也雖賢愚各全其好草木不夭其生植已而已而吾不可得

蘇軾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馬江泛泊千方田朱陽馳人素見訪荒江聊義士烈家風流吾賢紹昨見伏相孫許公人
倚棄前朝翰林傍屈跡縣邑小知我廣溪濤牛甸復沾
潺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旋孫舟增鬱鬱餅路殊惜
仰鸞鍊摽捷仰美鵝鵠矯禮過辛肥羊愁當置清醮人
非西喻易興在此坑趙方行楙岸靜未話長沙一暖崔師
乙巳至滄卒用君少問
罪消息貞闕顛憩亭召李白**郢門秋懷**郢門一爲客巴月三成弦
湖風正搖落行子悲歸旋杳杳山外日茫茫江上天人
迷洞庭水鴈度瀟湘煙清曠諧夙好緇磷及此年百齡
何蕩漾萬化相推遷空謁蒼梧帝徒尋溟海仙巳聞蓬
岳淺豈見三桃圓倚劍增浩漾捫襟還自憐終當遊五
湖濯足滄浪泉**荊州賊平臨洞庭言懷**修蛇橫洞庭吞象臨海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
楚老木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天崢嶸時危人枕
橋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郢路方丘墟章華亦傾倒
風悲猿嘯苦木落鴻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登
關河望巴陵氣霧行當掃天吁天聞吾將問蒼昊
巴陵開元寺西閣贈衡嶽僧方外衡山有開士五峯秀貞骨見君萬里心海

水照秋月大臣南濱去問道皆請謁酒以甘露言清涼
灑帆長湖海落天鏡香閣陵銀闕登眺餐惠風新花期
啓發**秋望洞庭**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清
滅遠樹水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日邊風清長
沙浦霜空雲夢田瞻光惜頹髮閱水悲徂年北渚既蕩
漾東流自潺湲郢人唱白雪越女歌采蓮聽此更腸斷憑崖泪如泉**經亂離後天恩流夜**
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
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九十六聖君
浮雲掛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
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學劍翻自哂爲文
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兒戲不足道五噫出
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嘆君倜儻才標舉冠羣
英開筵列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
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君
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
不得語卻欲棲蓬瀛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
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樂毅倘再

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舊鄉逢君聽玄
奉陵登半堂百里獨太古陶然卧羲皇欲樂呂宗緯閣
延列壽觴實家開青蛾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綺席清歌
繞飛梁歡娛未終朝秩滿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遥
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
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
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
戟三十萬開門納兇渠公卿如犬羊忠讜醢與葅二聖
出遊豫兩京遂丘墟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
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
陵誠節冠終古僕臥香爐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
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
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
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爲負
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
道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慙禰處士虛對鸚鵡洲
樊山霜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萬
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紗窗
倚天開水綠樹如髮窺日畏銜山促酒喜得月吳娃與
越艷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

手羅衣舞春風賓跪請休息主人情未極覽君荊山作
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逸興橫素襟無
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前鹽竹石開素湍
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詞貴白璧一諾輕
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同一心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
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
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
夜四五歎常爲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
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洞庭湖**日晚湘水綠孤舟無端倪明湖漲秋月獨泛巴
陵西憩裴逸人巖居凌丹梯抱琴出深竹爲我彈鵾
鷄曲盡酒亦傾北窗醉如泥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
九日登巴陵望洞庭九日天氣清登高無秋雲造化闢川岳了然楚漢分長風鼓橫波合
杳冥龍文憶惜傳遊豫樓船壯橫汾今茲討鯨鯢旌旆
何繽紛白羽落酒樽洞庭羅三軍黃花不掇手戰鼓遙
相聞劍舞轉頹陽當時日停曛酣歌激壯
士可以摧妖氛醒歎東籬下淵明不足羣**西陵峽**晉萬絕壁
仍長波射千里盤薄荊之門滔滔南國紀楚都昔全盛
馮丘墟望祀秦兵一旦侵夷陵火潛起四維不復設

遠思少時事俛仰如一夕老矣無所爲空知念疇昔思一杯酒要予相解釋出門事紛紛歸時意還亂聞當上淦水村詔守嶺阨方嶋萬里別訣手先慘戚茲

送吳

漸信浩蕩山水多所得爲我謝台嗑風塵每相憶

仲庶出守灃州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廷右高才有公孫相望一代後平明省門開吏校堂上肘

指爲談笑間詩名在杜數連墻畫山水隱几詠千首浩然江湖思采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方今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鄭渌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

和桃花源詩幷序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

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畤德麟者曰公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眞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眞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偶遠黎杖可小憩躬耕任地力絶學抱天藝臂雞有時鳴況鶴無可恍苓龜亦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齕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知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等凝慧宿淵安期境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遊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眞契

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酴醿不爭春寂寞開最晚青蛟走玉骨羽蓋蒙珠幢不粧豔已絶無風香自遠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絶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怪君呼不歸定爲花所挽昨宵雷惡花盡君應返

其二

君言西山頂自古流白泉上爲千牛乳下有萬石鉛不愧惠山味但無陸子賢君湯其名庶託文字傳寒泉比吉士清濁在其源不食我心惻於泉非所恙嗟我本何有虛名空自纏不見子柳子餘愚汙溪山

游武昌寒溪西山寺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鵲鳥沒夢逐麋鹿走今朝橫江來一葦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屐輕重阜去人曾幾何絶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蓁莽西上九曲亭衆山皆培塿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眞楚藪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有漫浪叟買田吾已決乳水況宜酒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白相將踏勝絶更裹三日糗

蘇軾

八首幷序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其一

廢壘無人顧頹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釋耒歎我廩何時高

其二

荒田雖浪莽高庳各有適下隰種秔稌東原蒔棗栗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僮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其三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爲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黏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薈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

其四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鍼水聞好語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隴間蚱蜢如風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其五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其六

種棗期可剝種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雹舊聞李衡奴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官居在潛岳遺我三寸柑照坐光卓犖百栽倘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

其七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郭生本將種賣藥南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衙孫家有十

詩作無時客叩門我窮交舊絶三子得見存從我於東
坡勞餉同一飧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吾師卜子夏
四海皆弟昆 其八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
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
背上何時得成氊可憐馬生癡至今
誇我賢衆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岐亭五首并序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
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
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塗
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
以遺季常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
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
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
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
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篇以贈之 其
一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煙火
濕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
拊掌動鄰里遶村捉鵝鴨房櫳鏘器聲蔬果照巾羃久
聞蔞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鵞黃磨刀削熊白須臾
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鉼泣黃州豈

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庵
中惟見峯巒集 其二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
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刳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
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坐客皆
忍笑髡然發其羃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載烝
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
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
歲眞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其三 君家蜂
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二年三過
君此行眞得得愛君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家有紅頰兒
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羃羃爲我取黃封親
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事十年
不蓄積閒門弄添丁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補將
師缺披圖見八陣合散更主客不須親戎行坐論交君
集 其四 酸酒如虀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
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
日夜急西鄰推甕盎醉倒猶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
遮羃何從得此酒冷面妬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
白爲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踰垣卧想梯架泣
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

七斐兩展臾賦頻來集 其五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
瀝汁兩窮相値遇相哀莫相濕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
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爲急願爲穿雲鶻莫作將雛鴨
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疏羃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
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
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
時言閉戶謝衆客空堂
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
青夢到西
湖上朝來聞好語扣戶得吳餉輕圓白曬荔脆釅紅蠏
醬更將西庵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
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相期結書社
未怕供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

寒食雨二首

自
我
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
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脂雪暗中偷負
去夜半眞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其二 春
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
煑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
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

隆中山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

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
空餘蛻蜿迹使我寒涕霑

萬山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
水漢水蹙成潭旋轉山
之趾禪房久已壞古甃含清泚下存仲宣閣綆刻深容
指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
月炯轉山曲山上見州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
山川近且秀不到賴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箑

蝦蟇碚

蟆背似覆盂蟆頤如偃月謂是月中蟆開口吐月
液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
龍出入河江水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清

遷居臨皋亭

潔獨與凡水隔豈惟煮茗好釀酒應無敵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雖
云走仁義未免遭寒餓劍米有危炊鍼氈無穩坐豈無
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凡幾箇幸茲廢
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古江驛絕境天爲破飢貧相乘
除未見可弔賀澹然
無憂樂苦語不成些

定惠竹下開嘯軒

啼鴂催天明喧
相詆譙暮
流夜來唧唧自相弔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食土蚓
無腸亦自終夕叫鳶貪聲足部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
鳴慟哭等嬉笑阮生已粗率孫子亦未妙道人閑此軒
淸坐默自照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竅累盡吾何言風

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長句昨日繡衣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嘗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歎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誰能憂此身後事金鳧銀鴨葬死灰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上東流猿夜聲

韓愈

桃源圖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墻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地坼天分非所恤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群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樽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為情船開棹進一回顧萬里蒼蒼烟水暮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祝融峯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峙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曨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又祝融峯

祝融萬丈拔地起欲見不見輕烟裏山翁愛山不肯歸山醉眠山根底山童奉香不敢驚沉吟為伯山翁與我同覺剛抖擻下山去一步遙集月松風清

岣嶁峯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李花贈張十一署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兮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波濤翻空杳無涘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群雞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朱輝散射青霞開迷魂亂眼看不得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只今四十已如此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罇獨就醉不忍虛擲委黃埃

杜甫墓

何人鑿開混沌竅二氣由來有清濁孕其清者為聖賢鍾其濁者成愚樸英豪雖沒名猶嘉不肖虛死如蓬麻榮華一旦世俗眼忠孝萬古賢人牙

有唐人物盛復全名書史冊俱才賢中間詩筆誰清新屈指都無三五人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日詩人無擬倫筆追清風洗俗耳心奪造化無陽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生萬頃清光流我常愛慕如飢渴不見其面生閑愁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召朋特地踏煙蕪路入溪村數百步招手借問牧牛兒牧童指我祠堂處入門古屋三四間草茅緣砌生無數寒竹珊珊搖晚風野夢層層纏庭戶升堂再拜心惻然心欲虔啓不成語一堆空土煙蕪裏虛使詩人歎悲起怨聲千古寄西風寒骨一夜沉秋水當時處處多白酒牛炙如今家家有飲酒食炙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子美當日稱才賢聶侯見待誠非喜泪手擊意再搜求哀臣以此欺天子捉月走入千丈波忠諫便沉汨羅底固知天意有所存三賢所歸同一水過客留詩千百人佳詞繡句虛相美墳空餓死已傳聞千古醜聲竟誰洗明時好古疾惡人應以我意知終始

柳宗元

冉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湖西冉溪地卻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劉禹錫龍陽縣歌縣門白日無塵土百姓縣前挽魚罟
主人引客登大堤小兒縱觀黃犬怒鷓鴣驚飛遶籬落
橘柚垂芳映窗戶沙平草綠見吏稀寂歷斜陽照縣鼓
桃源行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拖綸擲餌信流去誤
入桃源行數里清源尋盡花綿綿踏花覓徑至
洞前洞門蒼黑烟霧生暗行數步逢虛明俗人毛骨驚
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雪顏笑言委曲問
世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筵羞石髓勸
客餐燈爇松脂留客宿雞聲犬聲遙相聞曉色葱蘢開
五雲漁人振衣起出戶滿庭無路花紛紛翻然恐失鄉
縣處一夕不肯桃源住桃花清溪水似鏡塵心如垢流
不去山家一出尋無洞庭秋月行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鎔金孤輪
蹤至今流水山重重
徐轉光不定遊氣濛濛隔寒鏡是時白露三秋中湖平
月上天地空岳陽城頭暮角絕蕩漾已過君山東城蒼
蒼夜寂寂水月逶迤遶城白蕩槳巴童歌竹枝連檣估
客吹羌笛勢高夜久陰力全寒氣蕭蕭開清輝浮雲夜
鳥歸四齊首剝星斗當中天天雞相呼曙霞出劍影
含光蒙朝日日出喧喧人不聞夜來晴景非人間湘

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
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顧況諒公洞庭
橘歌不種自生一株橘誰教渠向墻前出不羨江陵
千木奴下生白蟻子上生青雀雛飛花簷蔔旃
檀香結實如綴摩尼珠洞庭橘樹籠煙碧洞庭波
月連沙白待取天公放恩赦儂家定作湖中客黃鶴
樓歌送人故人西去黃鶴樓西江之水上入流黃鶴杳
杳江悠悠黃鶴徘徊故人離別壺酒盡清猿
絕綠嶂沒餘煙孟郊送王九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
白沙連曉月中鸚鵡洲洲勢逶迤繞碧
流鴛鴦鸂鶒滿沙頭沙頭日落沙磧長金沙耀耀動飆
光舟人牽錦纜浣女結衣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
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陸羽六羨歌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盃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白居易道州民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市作矮
奴年進送號為道州任土貢任土貢寧若斯不聞使人
生別離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
頻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
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

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從
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
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為字釋皎然洞庭山維諒上人院階前
孤生橘樹歌洞庭仙山但生橘不比凡木與梨栗真子無私自不栽感得一株階下出細葉繁枝
委露新四時常綠不關春若言此物無道性何意孤生
來就人二月三月山初暖最愛低簷數枝短白花不用
烏銜來自有風吹手中滿九月十月平破顆金實紫離
顆色殷一夜天晴香滿山天生珍木異於俗俗士來逢
不敢觸清陰獨步擇起時徙倚挾前看不足李嘉祐夜聞江南人家賽神因
題即事南方淫祠古風俗楚媼解唱迎神曲鎗鎗銅鼓蘆葉深寂寂瓊筵江水渌雨過風清洲渚閑椒
漿醉盡神欲還帝女淩空下江岸番君隔浦向尸山月
隱回塘猶自舞一門依倚神之祜韓康賣藥不復求扁
鵲傳方曾莫覩逐客臨江空自悲月明流水無
已時聽此迎神送神曲攜觴欲弔屈原祠張建封競
渡歌五月五日天晴明楊花遶江啼曉鶯使君未出郡齋外江上早聞齊和聲使君出時皆有準馬前已

被紅旗引兩岸羅衣噴鼻香銀釵照日如霜刃鼓聲三
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
浪鳴千雷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坡上人
呼霹靂驚竿頭綵掛虹霓暈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
勢空揮橈瘡眉血首爭不定輸岸一船心似燒只將輸
贏分罰賞兩岸十舟五來往須臾戲罷各東西競脫文
身請書上吾今細觀競渡兒何殊當路權相持不思得所各休去會到摧舟折檝時李賀湘竹二
首筠竹千竿老不死長作紫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山蜀道遙
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龍其二斑
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
深夜月明時崔珏道林二寺臨湘之濱麓之隅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千里擺不斷竹泉瀉
入于僧廚宏梁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泉俱四時唯
夏不敢入燭龍安敢停斯須遠公池上種何物碧羅扇
底紅鱗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公夜轉三乘書野花市
井栽不著山雞飲啄聲相呼金檻僧迴步步影石盆水
濺聯珠比臨高處門玉手欲摸黃金鳥遙江一大
小於紫遠村雜時齊[illegible]州城郭任何處來是一

猗有菀澌種菀者此來種菀經數春採花食實枝葉
濟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
近花間相見因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
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
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送李屯田守桂陽

蒼黃離家問南北中路不思歸歸不得風濤何處不驚
人兩雪前村更數客舊交往姊此豈相見我即令兄不鮮
教荒山樂官歌舞拙提壺沽酒聊一歡行藏欲語看不有
展互歎別離心緒幾行年半百勞如此南叔俯耕未宜晚

李氏沅江書堂

沅江永有梁與晉沆
田樹桑可繫耕君於其間恥射利獨岸清此留朱卷詩
書當前日開闔冠帶蒲坐相逢迎勉求高論出施設無
以私智為公卿

寄岳州張使君

昔人曾飲建業水共道不食武昌魚公未建業每自如亦復不
厭武昌居武昌山川今可想綠水遶遶煙莽蒼白鷗驢
飛隨兩槳岸脊葺葺映魚網技老留連陌上塵思公一
語何由往

寄題郢州白雪樓

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乃區
巨郢中少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
此分寘寘但耳至今徒擾擾朱樓碧瓦何年有樓摧連

空歎鶯嬌郢人爛漫醉浮雲郢女參差躡飛鳥丘墟餘
響難再得闌檻故名復誰來我來欲歌聲更吞石城寒
江蕪雲繞

蘇軾武昌銅劍歌并序

供奉官鄭文嘗官於武昌江岸裂出古劍文得之以
遺余治鑄精巧非鍛冶所成者　雨餘江清風捲沙雷
公躍雲捕黃蛇蛇行空中如枉矢電光煜煜燒蛇尾或
投以堤鑿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
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脇生碧花猶是西江老蛟血蘊
子得之何所為蒯侯彈鋏詠新詩君不見凌烟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柱頤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搗玉揚珠三萬斛寒江遞起書樓碧瓦珠欄照山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
金如轉燭惟餘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曲江上青
山亦何有伍洲遙望劉郎數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
牛壓私酒與君飲酒細論文酒酣訪古江之濆仲謀公
瑾不須弔一酹波神英烈君　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
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
半雜江聲作悲咽誰言萬方聲一概鼉憤龍愁為余變
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送陳睦知潭州

清華
縹渺高棟上有鄉林藏石甕一行此地物識君千歲
夜上同飛陛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瓻嫌未痛白鹿
泉頭山月出寒光凝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睡
風寒鳴鐵騎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我待
生還雪滿鬚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
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
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武昌西山并敘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
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
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
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
窪樽銘刻之巖石因為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
使刻之銘側　春江淥漲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
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
駕兩腋飛崔嵬同遊困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
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

崖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尚在石臼杯飲無樽罍爾
來古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
恐野火燒蒼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
知白首同夜直臥看椽燭高花摧江邊曉夢忽驚斷銅
環玉鎖鳴春雷山人帳冷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請公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醅胃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
赤松郤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
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鑒面得真意
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
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若夏屋
吞吐風月清隅限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
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鬧
雲浪倒捲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
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
往與屈賈湔餘哀　韋應物詩云水性本云靜石中固
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安州老人食蜜歌贈僧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
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蠶
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

府何去楚秋深猶酒後家遠寄書時棲斷恭
雲色悲涼越鳥枝漢陽江樹曉搖落對伊思江陵秋興
二首蕉葉臨窗卷肉花向砌分楚童秋洗竹江鶴夜鳴
其地僻應添懶身潛向月文近來疏酒務秋思更
嶺猿其二江上形容老山中薜荔秋鶴鳴竹院靜
漏蕭華門幽愛樹收黃葉倂生洗白頭空無萊子婦誰
啟何處炊紅粟誰家具綠尊頻遊雙
宜丘抱孫乞食市中長歎生計一瓢存在爾呼牛馬隨
子愛犬豚絕交書
水上為客老荊門

湖廣總志卷第八十三終

文苑九 七言律詩部

唐高適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
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青楓江
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
手莫躊躇王維送少府貶郴州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
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遠惡
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裏
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苑舍人能
書楚字無逆楚音出盡其妙戲贈名儒待詔滿公車才
了為郎典石渠蓮花
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楚詞共許勝揚馬梵
字何人辨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厭承明廬崔
顥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一
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
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
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鸚鵡洲鸚鵡來過吳
江水江上洲

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
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江孤
月向誰明杜甫明妃村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本送蜀州柏二別
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
軍司馬位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
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荊門
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
連荷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
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樓上炎天冰雪
生高飛燕雀賀
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枝戟寒帷
具實殷舉散秩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
古情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汝迎妻子
達荊州消
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
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

桃花巖絣珠泉留題 古桂故人合秋色石泉自遠空山野老已忘津處桃花莫到人間

七言【唐】杜審言湘中早春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王昌齡寄穆侍御出幽州 一從恩譴渡瀟湘塞北江南萬里長莫道薊門書信少鴈飛猶得到衡陽

盧溪別人 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荊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西江寄越弟 南浦逢君嶺外還沅溪更遠洞庭山堯時恩澤如春雨夢裏相逢共入關

送別魏二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 荊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舟何處泊天涯一望斷人腸

宋之問襄陽路逢寒食 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陽路不辭著處尋山水祇畏還家落春暮

儲光羲明妃詞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強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

張說泛洞庭 平湖一望上連天秋景千尋下洞泉忽驚水上江華滿疑是乘舟到日邊

岑參春夢 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常建送宇文六 花映垂楊漢水清微風林裏一枝輕即今江北還如此愁殺江南離別情

賈至西亭春望 日長風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城上聞吹笛能使春心滿洞庭

與李白同泛洞庭 楓岸紛紛葉落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岳陽樓宴別王八員外貶長沙 柳絮飛時別洛陽梅花發後在三湘世情已逐浮雲散離恨空隨江水長

李白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望天門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洞庭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其二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衡山 衡嶽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迴飇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

下荊門 霜落荊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掛秋風此行不為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

李涉竹枝詞 十二峯頭月欲低空舲灘上子規啼孤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東風憶建溪

過襄陽上于司空頔 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

竹枝歌 巫峽雲開神女祠綠潭紅樹影參差下牢戍口初相問無義灘頭剩別離

其二 石壁千重樹萬重白雲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獨照嬋娟色最濃

崔國輔九日 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

司空曙登峴亭呈郎中 峴亭回首望秦關南向荊州幾日還今日登臨惟有淚不知風景在何山

峽口送友 峽口花飛欲盡春天涯去住淚沾巾來時萬里同為客今日翻成送故人

李端江上送客 故人南去漢江陰秋雨瀟瀟夢澤深江上見人應下淚由來遠客易傷心

鮑溶沉碑潭 襄陽太守沉碑意為慮滄桑變人世漢江千古未為淺水底魚龍應識字

崔道詠楚懷王 宮花一朵掌中開緩頰翻為敵國媒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

韓愈木居士廟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如飛回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其二 雪颭霜翻看不分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別盈上人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廣昌郵 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丘墳發掘當官道何處南陽有近親

汨羅 猿啼魚湧水翻波千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舷歌

雨鴛鴦相對浴紅衣題齊安城樓嗚軋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
十五長亭送李群玉赴舉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
春風江上偶見絕句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
題木蘭廟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寄牛相
公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孫雲六年仁政謳歌去柳遶春堤處處聞偶見黃州作鳳朗
高緊掠河樓白鳥劉郎白鬪來有酋常爐明似月馬撒斜揖笑回頭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
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登夔灣日旗龍斾想飄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超然五湖
客未如終始郭汾陽李群玉漢陽太白樓江上晴樓翠靄間滿簾水漾山青楓綠苹
將愁去遠入吳雲瞑不還瞿童仙徑我到瞿童上昇處山川西望使人愁紫雲白鶴去不返唯有桃
花溪水流湘妃廟少將風月怨平湖見盡扶桑水到枯相約杏花壇上去畫闌紅紫鬪[illegible]送客

往涔陽春興春愁逐日長遠人天畔遠思蘋香水綠不歸去孤負東溪七里庄眺望泳長
望去舟微茫煙浪向巴丘沅湘寂寂春歸盡水綠蘋香人自愁釋皎然送獨孤使君赴
岳州渺渺上山仙山處使君石橋與樹此來聞他時畫出白圓扇乞取天台一片雲陳羽湘妃怨
二妃愁處雲沉沉二妃哭處湘江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索風生斑竹林襄陽過孟浩然舊
居襄陽城郭春風起漢水東流去不還孟子死來江樹老煙霞猶在鹿門山戴叔倫湘南即
事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夜發袁江寄李
潁州劉侍郎夜半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春夜
聞笛寒山吹笛喚春歸遷客相看淚滿衣洞庭一夜無窮雁不待天明盡北飛錢起歸雁瀟湘
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溫庭筠湘中怨冰簟銀牀
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武元衡岳瀆送友人[illegible]

酬鄖巴陵渡烟樹蒼蒼故郢城江[illegible]梅花無數送君南浦不勝情張子容巫山巫嶺岧嶤天際
重佳期宿昔願相從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峯曹唐題武陵此生終使此身閑不是秦
時凡要努力桃花與流水莫辭相送到人間閑花夾岸欲何之花滿山水去遲遲二宿武陵溪其二
月始知人世有奈[illegible]溪口回舟日已昏却騎雞犬隔前村態數重[illegible]人別莫使桃花閉洞門魚
玄機江陵愁望寄子安楓葉千枝復萬枝江橋掩映暮帆遲憶君心似東流水日夜東
流無歇時胡曾軒轅臺五月[illegible]舟過洞庭魚龍吹浪水雲腥軒轅黃帝今何在回首巴山蘆葉青
驪陂楚天日昔見荒陂下歲唐公事可悲莫惜[illegible]今[illegible]漢宮闕蚤歸時石城古[illegible]
自雪樓漢江邊石城流何人知道參天月會[illegible]門莫愁李義山莫愁村雪中[illegible]下與誰
[illegible]梅雪相[illegible]一萬枝若走石無艇于莫愁還自白愁時呂嵒君山午夜君山翫月烟西鄰小闌碧
蓬開天香風露蒼然雲花青霄鶴未來桃花溪東風昨夜落奇葩散作春江萬頃霞從此漁郎得消

息沂流直見到仙家韓翃送客知鄂州江口千家帶楚雲江花亂點雪紛紛春風落日誰相
見青翰舟中有郢君王周宿疎陂驛秋染棠梨葉半紅荊州東望草平空誰知孤宦天涯意微
雨蕭蕭古驛中維鄭巴東夜雨欲問歸期未有期西窗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
東夜雨時賈島次漢上習家池沼草萋萋嵐樹光中信馬蹄漢主廟前湘水碧一聲風角夕陽低
高駢二妃廟虞舜南巡竟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而今竹上斑唐溫
如過洞庭西風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髮多醉後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無名氏
湘妃廟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illegible]峯巒向曉凝青紫九[illegible]斷腸郎士元夜
泊湘江湘山木落洞庭波湘水連雲秋雁多寂寞舟中誰問[illegible]明月[illegible]自[illegible]漁歌張謂長沙
火後戲題蓮花寺金[illegible]賀[illegible]半[illegible]沙大中何處有蓮花樓殿[illegible]煙焰[illegible]
許渾三十六灣水[illegible]十六灣伏月明

使君比幾此一切之好也故其趨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

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李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

送楊儀之支使歸灃州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愈與之游者有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群群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群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游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快乎以奉部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

下皆異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究及儀之之來也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非與同者於吾何先後焉僕明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修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盛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客以勸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焉邑長於斯而絹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荊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閭里顦顇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聳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

焉八句書訖使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送廖道士序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益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

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惑沒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柳宗元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蕖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婚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

為顦顇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氣之始間歲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於後咸命為詩而授予序昔趙孟至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久之謀盛為文辭通于家吾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缺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性由有事無求於人日率諸孫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隱則讀書講古人所為求其道之至者以析厥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

十里泝抵石[illegible]中[illegible]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盖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紀間亦發於吟詠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一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裒而錄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昔二人是數日間亦嘗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疏而爲不及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束異日當止蓋是美事雖有可談者亦不復見於詩矣嗟夫覽是篇者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儆乎哉

萬鎮澧州社倉規約序

嘗謂周禮一書爲民德深矣其比閭族黨必使相保相賙六行教民任恤繼於睦婣之後古之里人既愛其民又欲使其民之交相爲愛故法立而俗厚有孫也吾鄉自雒共華之餘故老猶率習俗頗弟當家巨室溺於商功課利之習又無君子長者之論以敎畜之故舉事而有爲於己則爲舉事而稍損於己則非爲甚至債衆紅腐以俟饑歉穿其價以厚其售曾未聞有倡於義舉者吁何薄也間有稍異流俗能好義者不過曰甃道路之崎嶇溪𣽂之瀰漫以爲往來稱便而已夫道路未甃止艱行溪𣽂未杠止病涉此一夫之任爾假令民日乏食久之弱者轉溝壑強者嘗臂大呼相

幸於爲盜事勢至此以富自足者可保乎余生平念此久矣因觀先儒文公朱先生在建遇大饑請於官作社倉建甚德之其事有慨於予心欲事鄉中富而有德者法而行之凡與盟者斂以十斛爲率十人所聚斂百斛擇里之賢有才者司出納焉其法則倣文公摹規使貧民也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止其息之半大祲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又廣而息遂捐之于民不抑民有所給食無復變亂之虞而古人相保相賙任恤之法所以使人之交相愛者庶幾復見於今之俗矣願不偉歟因書此以爲同志告幸相與勉而行之

湖廣總志卷第八十七終

湖廣總志卷第八十八

文苑志十三 序部

國朝 宋濂 撰 碧崖亭序

濂與太常鄭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爲孝敬人也先生嘗謂濂曰予家鄂之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嵯然而起如雲構翠糾蕩摩空蒙間對峙雙石嵓直上如笋中敞碧千尋竊花霧草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圖畫中先人愛玩不忘日支筇步其下或飛纓濯底咏詩坐磐石上或竚雲出沒崖谷悠然忘返遂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居崖絕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降露於風馬雲輿中弗能見之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宦游所至揭碧崖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若親之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當今　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築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一二子游其間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比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纍纍而可坐者此詠詩之地也崖谷沉沉靈氣之宣通者此故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精神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

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老矣此心致忘子幸爲辭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若斯況下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動者況親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illegible]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者何如也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富德行脩踐揚中外其善政蓋[illegible]章云辭曰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之飄風蕭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爲休徵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兮淑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喪吾之精誠

方孝孺 黃鶴樓詩卷序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州之治亂焉大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者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雄之相持武昌莽爲寇區屠傷殺戮至于雞犬求尺木寸垣於頹城敗壘間而不可得天下之亂極矣大統既一海內悉親王鎮楚以其地爲國都苑頭屬車往來乎其上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始將稍稍復覩余恨不獲見之茲焉規其狀甚悉雲濤煙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蔡蒼如目睫展卷而卧閱之怳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

而不用毋亦天聰神想動於所得知雖甚明晢有不加者歟由載籍以來扶義死事之倫非敬其於稽其不可他技知而獨明於川往作而是即明晢不發亦衰而無害然後卒成之終不然臨境當幾足知其聖左爾其孤獨知之不可奪也人婦之愚不慮而知此天性也採諸聖人所不能盡不失毫髮此知不可奪故以匹婦臨大節雖邪天祭地於飲食固無間焉豈以請說歆羨若彼而托於其事若此哉古今不同旹乃婦節不衰廿於綦隆於此可校觀學者指次成事由所性取之雖百世有可知者若今吾鄖劉性甫元甫二子毋夫人方氏其節勵於世所謂性而能之者非歟劉毋嬌時年僅二十四二子皆未及髫也而家又故貧劉毋以死自誓其不即死以二子爾二子長第責之學其勞如其女紅當是特覺既悲號有所甘於心不知爲節又安知當世之有揄揚之數哉君二十餘年尚未第有司撫其狀上觀察使馮公采之題其堂褒焉頃歲天子初踐祚明開治緒以節孝勵域中乃詔宗伯部下有司得其人取諸制旌之於是宗伯部按有司狀以劉毋聞而旌節之典劉毋遂首被焉而一特學士不聞朝野莫不須天子明聖其以治迪於綦隆豈非有所本哉不佞放在鄖

野鄖野工札與歌其事以倖而屬序不佞夫揄揚非勢毋好可以觀劉毋父矣雖采風陳詩不能爲劉毋加如斯言何竊嘗謂以一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化所繇起也古者化大行女婦誠賢特曠節而伯姬之事夫子與之著於春秋春秋魯史也以魯史載魯人微而後信茲非夫子於意乎所以風之也而本之者深矣劉毋旌典四方蓋知之乃其爲節根於性知之莫信於鄖野故錄附春秋之義以明其志對揚　天子休命將使四方取徵焉而厲世之具於此焉在然則學士聲歌於事雖細惡可少於當世哉要無以加劉毋

汪道昆

送憲大夫劉公兵備四川序

昔在庚戌蓋聞職方三大夫云是年秋虜薄郊關外司馬方待罪不知所裁乃一切倚辦職方維所决焉三大夫者桂林王公南豐江公潮陽劉公也王公任城守日與登陴者俱江公開說公卿貴人間請受方略引當否倚劉公部署公事居舍中公乃爲司馬上書召諸部兵皆來會兵至上日遣中使勞諸將凡十餘曹中使持節大呼司馬門必陳兵衛而後往司馬大困則以劉公委之中使爭引公據當諸上前數嘗事者罪公曰諾位晉頗見　天子頗乞一言先之中使乃俾公聚司馬門召怨散去頊之四面兵集皆說司馬受成公爲之分五布要害軍聲大振虜乃亡其年虜深入亡功則三人爲力也夫以緹衣之上抵掌而談司馬穰苴易與耳即有緩急撫從月而況帥身而趨談何易也劉公初試焉大夫節拊以未嘗親戎伍之事服干戈之教也一旦有急內明臣節以抗積威外主兵謀以干遏亂略即三人者一體此其中卓者哉既而劉公求出爲藩臣其後十年始以憲大夫典蜀以西兵事徼至楚公不欲西公所莒客二人各以其私語部吏一客曰公家食者五稔心竊爲然安之廣郡中若兵公避地而出非公志也夫巴蜀陝匠憲大夫重職於公豈薄哉顧公有先人之介恭在瀕陽去蜀不啻萬里世守謂何耳一客曰古人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各以時行者也乃今南北暴師編事未蘄使公在事庶幾其有瘳乎公將起而振時之危乃使若蜀夫蜀者天府之國也公材如此而用材如彼公其將爲能然也哉部吏曰否人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命楚則楚命蜀則蜀奈何遠萬里而倍之當漢武帝時驃騎衛胡樓船下粵不無事矣及其通西南夷也則司馬相如遣焉蓋將使檄目之民莫不回面此王者之度也　以與去漢德遠甚卬楚之屬悉籍而閭伍之今公

所部是已蜀有大役部中告勞必得紀綱之臣蒿目而去其疾若此漢武所不能事相如所不能談也嗟乎今之在事者豈易言哉朝而告急夕而告捷程功受賞空一歲而累遷顧四郊之壘日益滋多兹方將睨其間餓則廉至帥則鳥舉而終不能制此其故余難言之矣今使公當事將頒俗而反其所爲顧公之息褱果安在也昔所撫三大夫者非世所謂利器乎哉無何王公以得非去江公以材見重官列所然亦竟去獨劉公深中重發故至于今得完斯其成功利鈍可睹而知也譬之庖人之用及扞格不入則刃不割而刃可全假令肯綮未會向牆以刃投之折矣彼二大夫者所投無乃類此然則以公入蜀豈直以肥隱齒之哉養其刃將有所投也乃令大軌未解公獨奮刃而藏之可予在職二客曰善則以詩吏之言告公公所矣汪道昆曰余在職方間諸同舍郎誚劉公事甚具出而守土公方以簡命入部中公有惠政江漢父老往往能言之余不具論公方以兵事往故余論獨詳焉

兵

送劉使君東巡序

御史大夫言部使者按山東及期請代臣聞自河北又山東不雨民多流亡類得才御史以道之臣編觀所部臣宜莫如劉御史於是御史受詔以臣來赴山東御

文苑十四　記部

漢諸葛亮黃陵廟記

漢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家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經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偉步眾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鬢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壁一間，旌旗右駐，一黃犢從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蕪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晉陶潛桃花源記

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

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唐陳子昂荊州大崇福觀記

維大周揖讓受唐有天下
載施化育德揚光顯仁

天下咸和，中外胥讚，仙門法寓，澤罔不暨，粵若無上宮祖孝明皇帝神明睿哲，龍德而隱，君子勿用于式諸太蔵發春風霖時雨謳歌歸之，允矣太王王季岐嶋之漸也，於戲，西伯潜聖而遺其三齡，故我太祖始安時順，以乘彼白雲，以歸帝鄉，方城之人，嗟咨深悲盧阮岡延以沫襟，王匣閟茲衣冠，穀林方崇，喬山未掩，龍髯修寢，在茲觀者，七月為除祓化北顧，塗壁積遠，皇帝順人樂推，鳳翔虎變，追崇號宗，祀于明堂，曜鐵所歷，莫不昭晰，寵光也，長史弘農楊元琰，雅量川渟，貞節嶽立，句倚相墳典之博，子囊增名之忠，遂繪皇圖，徵文獻以為會稽之廟，大庭之初，其事上矣，乃表上遺跡，祈歸山陰司賓卿丁惟謙，地官七事魯玄保，咸經沐浴，邦憲昇官周京，亦俠廟徹獻，任佐誠請，時皇帝方乘拱璇淵之中以恩大化，故嘗奏不答，道士孟安排者，玄覽真骨記上皆黃裳羽秩，奉中禀感，若梧遺化，長汝皆寢，不可以不昭發聖壯，復重理前狀，伏奉開下，至于再三，天子乃綱然還思妃處，旌別斯觀，錫名曰大崇福，焉時龍集巳玄聖曆之二年也，翌日又優制襃崇，時降綵榜，仙青鳳篆飛集工官，天文昭回，瑞我鄢郢，則有喻岐山越梁境杼衡霍，浮瀟湘，鬱荊門，麗江徼，莫不翼戴抃舞，滌雪心目者，已安排乃喟然嘆曰，道惡乎在，名惡乎在，茅茨文軒未始離也，朱宮玄圃未始平也，損之而又損之，思乎思無為而無不為，知乎知則我何拘於常見哉，而不謂歷帝廟也，遂經玄都，爰伐琴瑟，作為仙觀之宮，文彩構讚碔砆砌階，櫨拱森鬱，以宏合藻井，翕艴以天開，瑤壇喧於上清，銀闕表於中界，高步玄雲，﨟然靈風，髣髴紫陽

之天也，然後璇題顯耀，金格道招，朝乎彩雲，夕宏清露，步哉邈乎，信皇靈之所感矣，蓋金簡玉牒，可存而不可知，豈若方策可閱而不可惜也，猶且曰道錄貴乎眞經，況皇明帝載，昭錄日月而已，乃刊作記，以傳罔極。

呂溫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湖中七郡羅壓上游右
振牂蠻左馳甌越上控交

廣之戶牖，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天下之安危繫焉，聖唐理緣偃革，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時，由是部分荊衡，復古南鎮，輕其兵徒而重其統所劇其將校而難其參佐，所以戢仁義，用明道而晦機，戒師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章之內，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將風流，冠於當代，始則裴諫議虬以逸材奇略儆視而筆羔冠次則趙相公璟以高標雅望，鬱起而為國禎其余馮郎中巖之碩重，房容州儒復之英達，鄭為評事洲張著作季文之美秀，淯張和州惟儉，盧侍御澥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寶有成績，是皆焯乎朝論，清在人謠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以清政京兆之謐，則延賜大旆，俾綏衡湘，咸如秋霜，然以州惠如冬陽無私照，用人如止水無私鑒，始下車，表前副使亦中侍御史扶風竇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

察御史河南穆君寂河內司馬君衎范陽盧君琇太常寺協律郎河東薛君存慶前咸陽縣尉吳郡顧君師閔前太子正字隴西李君彧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巴陵縣尉同郡杜君賞率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之器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晴鑿粹孔翠於春林遐邇兹然稱爲盛府中行感會知巳竭共誠能黃鍾音韻調於懈谷之竹六阿鋒銛拭以華山之土其吟鸞鳳凱犀兒不足惟也賓氏伯季同特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四在諸侯之舖名教之樂緇紳慕焉以溫近守支郡且知故實得請達帥俾書公堂媿於不文安敢堅讓元和五年七月五日東平呂溫述

諸葛武侯廟記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木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後我心葺宇南陽堅卧不起三顧稍晚羣雄初定必也彗悌是資昴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首吞咸鎬尾東洛冀出河中夏飛躍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鼻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巳訖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

强魏武既沒晉宣非能而戎馬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衆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笑矣嘗試念之頗蹟其原夫民無恒歸德之以爲歸撫則思雲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愚感寵造符命脇之以滅動之以神仍人忘漢絡不可得也及其高光舊德興世衰遠恒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圖振絕緒論之以本脩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恭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雲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寡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必服動向靡復不亦宜乎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

貞元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課作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工爲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諂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事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胷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吏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苦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慨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特號君子之清者流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也胥安知乎他則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皇甫湜

枝江縣南亭記

京兆韋庇爲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長聽忤細人憎構之責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爲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俯湖水梳大驛路池形高低四望空平青汊白沙控柞緣崖蘿艾圜陂誕沒木華接栽緑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渠鳴郁彬潛魚歷歷庵鏡嫣碧淨鳥白赤沫翻窺喫顧霞鼓烟旦夕新鮮泠淚喧啼怨柳情綿令君聘望遺遷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察其民日致欣游成羣使驟嘆戀停車止征賓爲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我而

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曰觀而已乎吾知韋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刃效小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辦給也亦若是而已矣乃爲作記刻于茲石以闡永久

賈至

沔州秋興亭記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指讌而迷視交戰何競日之感也闊部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迭則無欲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情性耳目陵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宗之良迷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於聽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作雲霄矣郊負大別之故俯視滄浪之沒閱吳蜀樓船之殷覽湘衡數浮之大亦有吉哉性得循適耳虛目開日處動則底埋底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令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易簡也上慷于宇無雕斲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崇獎生之辰則擯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紛清風於洞戶見背之仰矣泊燿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昇火之流矣値巖凝之序則[illegible]素彩於簷楹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禮安心逸而詩

而天子之吏實代之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實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行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斷之況斯人乎州人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囂公實智之鰥寡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歷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止淫祀出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石俾知教之首

道州文宣王廟記

謹按元和七年儒師河東薛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守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惕然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陬陴陋咸用斯時致其展誠藉榮設縣鄉俎校章絜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

陋肆尊顯二帝三王無以侔其大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甬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木滌仍至歲加溝天公蹙然不寧若罔從承況祭而出登癰以望爰得美地豐行崛爽木環以流有頻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情以就工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巍情序廟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廡以周食闢畦以鏡蔬櫳其子母蠶且不弱由是里邑之秀民感道懷知吏米門下成顧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表發庠親釋經肯不喻木統父慶其于長駟其幼化用興行人無爭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祭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安興升祭生孔十人以為哲豈夫子之志哉余披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國之故典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選臣既加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其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齊陵將堅易師涉門疑譬勵毅學生某等來告顏刻金石明大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光舉隰成所六藉具存尚贊具道若與天地之大褒日月之川非愚則或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闕之制先流粹典節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

[illegible]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illegible]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驗大以一[illegible]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濟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懋章吾知其消息若臣以位文子以觀家國以肥鬼神以家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澄其無生一以貢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日堯王之聖者日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特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呂含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故哀而衰播蕩而王者哉

湖廣總志卷第八十九終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

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紀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也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夫子[illegible]

而[illegible]以為夫子榮[illegible]其若信其典論者然祭之禮以迎[illegible]盡釋奠為與其究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之[illegible]之禮今又廢禮於[illegible]略者又不隋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用氏[illegible]而見焉者今皆廢久矣州[illegible]有社稷[illegible]爵[illegible]之祭民所得以識[illegible]王之禮器焉其社稷酒器[illegible]斂升降俯仰之節大夫人多不能[illegible]其臨事[illegible]多不中而色不化使民無所聽命見者[illegible]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後用其師古好學者奠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之本途時將文宜主前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illegible]宋興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以崇儒術以文太平之[illegible]以而王節本足以致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illegible]之所不貴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illegible]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illegible]者謂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范仲淹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天篆記 蘇軾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為紫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

氏以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馬善篆字筆勢奇妙而
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
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
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
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
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壽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
大人乎或曰天人皆附其神為紫姑神從狂若谷游
哉予亦以為不然予為鬼為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
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也其字豈不
可識而意欲止於廁落問穢食思鬼所能為者昔長
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
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豈於全
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
日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黃州府

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不忍誅以黃州團練副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
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
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
非獨今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
有不可得者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
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
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
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
心皆空求罪始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
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
此矣寺僧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
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而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卒謝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
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偽唐保大
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
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五月男女萬
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祀盤神江淮之舊俗也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
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
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
壞顧之惻然念此豈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
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

紫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
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
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
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
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
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
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
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見殺
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
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紫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
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
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
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
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
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
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
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
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錄之
答其意焉

蘇轍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
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
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
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
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
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
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
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
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
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
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
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
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
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
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
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
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
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
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
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詩士之所
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曾鞏 隨州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

□□□於外也然而□□沒世而名不稱焉者
□□人□□行也人之於君子替心而已矣非有待
□□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
□□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乃有以得諸己外
□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興乎百家之
□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絶慶曆之間起居舍人
□□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
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之學長
於辨論一時與之游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
從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富貴
貧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爲
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
結茅爲亭以茇而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
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
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
故址增甲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宏
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
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游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
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
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後而大之者蓋獨思隨人之思
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絶之境至
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佪
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
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
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長渠記

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
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
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
水出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
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兵攻
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
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
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
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謂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
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
數苦旱飲者無所取縣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
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堤使水還渠中自二月
丙午始作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
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止其侵爭而民皆以爲宜
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自白起資以禍楚而
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所謂溉田三千頃至今千有餘
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者足食甘飲其餘
粟又散於四方蓋水出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
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
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夫其源流與地之高下
亦有易於古則曼叔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
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及王莽時而絶況於
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
往務蹟古今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通與故
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
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
曼叔得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有
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是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
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
二人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
爲開封訪余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屬余以考其約
東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侯之約束相與守
之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署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
開封爲汝陽始以書告之是歲大旱而長渠之田無害
也是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
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
知夫作之者所以始也故記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
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陽山者白馬湖也
陽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
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
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爲橋於上而爲
居以復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
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
此上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漁有蒲蓮弋於高而追
危腸之下上緡於深而逐鯈鮪之潛沐吾所衣食其力
而無懼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有豐草之幽香登
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
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少而安焉及壯
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
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游於世而吾
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
於歸者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
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
先王之養老者備矣上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
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

山石屹立中流以助洶湧泉益有聲終日潺湲如在三峽之上石間奔迫激射宛若噴玉於是以噴玉名亭且襟麗刻石又從而詩之與郡守陸九淵夜坐亭上林木既靜木聲愈清顏陸公曰不如是亡以見金聲玉振之意是夕不雨而水遠溢非公無以發泉石之秘而山靈亦為擇豫耶自是驟增佳致來觀者益衆憑欄際流神思蕭爽久而忘歸日薄西山暝色入室舉杯以邀明月竹影參亂水月相照寒光通人不覺身在冰壺中矣噫泉石之景亘古猶今昔人不知領略則若背馳而不相親今公表而出之泉鳴谷響沫飛濤湧無非奇趣蒙泉諸景孰勝於是哉公葉吳圍先生之後幷事緯有條義潦然不以辭勢自居畀車行道從者無譁田野間值父老則下車問疾苦遇佳山水處且行且詠以時景物暮涵軒亭肆然縱觀書至夜分乃寐平居以誠信自持有禱輒應時秋雨妨農收默禱于蒙泉玉泉隨即開霽所至多平反不動聲色而閭部清肅又能從容指顧其題品及於衆石與夫仗持斧之威擊搏挽裂所過驟動者氣象迥不侔矣是不可以不書垓宇佾信今朝請大夫

汪藻 柳先生祠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始居龍興寺西廂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湘剪雜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沚為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鈷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止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地惟黃溪為最遠去城七十餘里游者求嘗到詎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稱龍興寺亦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為祠祭陵餘蹈死停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月褒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矜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夫古未遠故也唐承庭顧開元習俗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顏七李遙然許之徒因六為無人而東漢以來假蕭之三

來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凡所以綜此者才之未及其教韓公之力與故以唐三百年所排尊者日益都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而書得會昌時猶膺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所省而遂沒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勝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環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余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凡幾而莫之敢廢頹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署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考焉

鄒浩 襄州遷學記

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於城中至是蓋五十年矣襄陽自古為鎮重山雄其西南長江繞其東川物象蕭爽冠絕荊楚鍾其氣以生者世世有特立不群之士後生取法如仰星斗宜其教化之宮有以對仁聖長育之意而乃伏陰卑隅不與州稱因循不聞議者漢馬今直秘閣知荊州府呂公嘉問守襄之明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于鄧委舊宇久弊居議請以為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炎方提點刑獄

事欣然曰此吾志也遂相繼以聞詔從之於是委兵馬監押東頭供奉官徐平董其役又委襄陽縣右通直郎四行總其事因以基址革以料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乙未一百十有四日而自九十有八楹煥然一新發錄車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後直堂為閣以藏書籍分廡為齋以舍多士祭器錢穀悉皆有庫庖廚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西所謂鳳山堂者廢之以為教官之居即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為燕息之地其恢宏偉壯與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宗皇帝時備矣哉施仁學本以經術輔以三舍李用黨庠途序書故賢能之制令天子灼見本源道追前烈洋洋乎道德之澤負乾坤並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推久踐臺省深知上心之所存故能相與泰秋魯不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命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袞以部使者成閭之俗凜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啻令之視昔乎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其樂當如顏淵不以環堵謂之稱當如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焉既使安其居如此則上所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貴賤者以侍養之以盡大條所之道以達乎閭門鄉黨之間踪此輔世必有如隆止

老勳業者出焉疑此說則必有如鹿門之節義者出焉
蓋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望
圖於是
手無愧

朱熹　黃陂程明道伊川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蘇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鄙晦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聖中太中大夫程珦仕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南安乃得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所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而自家而

國以達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以振百世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詞章事業議論氣節所係孰爲重輕所補孰爲長短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知好也

應城謝上蔡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公炳之所爲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博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焉然其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論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從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基而喪亂之餘兩求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宰尤刻舛爲丘墟其像設施因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址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惻然求以爲遺烈不遠於世邪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就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爲學即先生之教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邈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乃劉君之請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

重脩石鼓書院記

石鼓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嘗賜勅額其後仍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于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基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君若水子淵又因其故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諸秀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成焉于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

者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群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宮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勝言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之人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其言也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於予言哉

邵州周元公祠記

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合于湘江則其例矣以此幽宜其昌黎韓愈及刺史將內許碑祠之有自來矣乾道淳于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樵為記樵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侯之心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營之地山川草木光彩衍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共為有益蓋非淺也惟樵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則恨且慚焉

楊龜山像記　劉陽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假此以濟非辟之術舉世風動雖耆德故老有莫能竭其奸其說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歷相乘兆齊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求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繆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當時餘黨尤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議論一正于今學者如荊舒禍本而有不肖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教流辭以永孟氏者其功豈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官使覽

布之上知所嚮向而況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所及祀事其可缺乎劉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為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澤及邑民也深矣後六十餘年建安張才卿為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尋公舊所為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啟邑人之思念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栻記之栻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篤純固卓然為一世之儒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故表而出之庶幾仰希之萬一爾

嶽麓書院記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其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徒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誼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祕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間有留意則不過襲故仍敝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榛過者歎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則蠹夷姦以俗安靜[illegible]畢長沙儒雅[illegible]以振起湖人士合辭以書院請故章聞皇帝加惠

[illegible]方湖郡長侯以風天下乃令郡教授黃源郭詢[illegible][illegible]用餘力未十歲而屋[illegible]為屋五十楹大抵悉從[illegible]先聖像於殿中[illegible]七十子而加於書閣[illegible]堂之北既成栻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illegible]不忍去以為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illegible]士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民之生[illegible]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illegible]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illegible]學用而秉受萬世其無窮之傳曰仁人心也[illegible]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illegible]是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夫[illegible]可乎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illegible]所以求仁之難必貫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illegible]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教之曰[illegible]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illegible]論堯舜之道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illegible]見孺子之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illegible]焉求之則不差矣其安所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illegible]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

存之則充而造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於此終身而後已可也雖若閒居屏處庸何損於我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豈非為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

王安石　潭州新學記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三月改築廟學十城來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將潭人日公為善政以德我又不勤我而不為此學以來請我士誰能詩乎以頌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方嘉祈學潭守所作宇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哀之寒儒黔首歌史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illegible]究燥濕不除曰嗟邁哉迫陝卑污當其壞時適可以諸營地處工伐便倫措撤故就新為此渠渠潭人來止措諳而喜我知視成無像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以誨汝潭之士于出之讀書凡以為己吁行孝弟由義而仕神聽汝功況於斷果無實而今無聖自是雖大得[illegible]稱汝唯上下其十大訓方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湛元明　宜章縣儒學記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

常與所寓俱存此入理之良感聞千載如一日也承天塔記像亦集以其因是作謁不忍録而七十三年後再勒石於故處又以知士大夫正心脩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愼恐擇而不得其正祗於自過其躬耳矣季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藏精而紉芳擷華於籍策尚友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求有窮也予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稱亦與季能克而大之以至於師友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已焉

朱震 崇封記

政和四年荊門夏旱禱祈不立者三之一郡守汝上李公迹詩群祠弗應乃遣僚屬請雨於昭靈龍女祠下迎像涉水設壇望祝於蒙泉之上雨隨像至萬縣沾足公歡其事詔易廟號曰靈貺是歲冬迄於明年三月不雨公再命當陽請雨於靈貺如初禮祝以早吉雲霧勃興像及邑境暴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命禱於靈貺如二月而雨聲不絕者二日公廉舉前奏至於再三部使從之有詔封通惠顯濟夫人公謂震曰清溪龍女祠舊矣最下陜州行縣至遠安縣語其祠見田旱者予默禱之徹應因遣吏迎木青澤沛然乃欲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絳袍高冠劍佩如王者一日僧清暉自言而夢女子靚裝麗服既於丈室前既覺偕記其且光知

日清暉持戒嚴不妄語予遂以能女請焉比昭靈廟之初瘞也詔既下寺以緋爲詔樓且鐃鼓奉引寓樓於州之東山寺僧元皎復夢女子緋衲於樓下眠而風雷至有物飛去鱗鬣可指數於是州人以青暉之夢爲誠然而盡易舊像矣予其焉辭以記之震拱手起唯諭月而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荊門自是或雨暘愆期禱祠莫聽彼神能之宅不可以不祠于所以供獻粢盛制幣者蓋將起來者所禱之驗也震始廓然而悟曰李侯愛民之心至矣故遂靈而祝折躬而請無不得於傳聞以夢祭之際苟可以從民之欲者無不爲也無不至也是以事行而民悅氣和而雨降可不書之使吾侯之心昭然白于後世乎

陸游 入蜀記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有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重山如關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溪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水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躋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腳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山腹偃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

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紹聖二年二月辛亥來遊秀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纔又云判官丁下又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令丁字下二字亦磨滅可見味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嚙作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檠同邑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寅按舒直切鑿黔南以紹聖三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磚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小異

王自中 岳武穆王廟記

予浮九江逾大別泝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以北盡爲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虜虜兵薄郢馮墨自豪公一麾之衆皆棄甲而奔殺虜卒七千九百積其尸與太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郡散余過郢郢父老又指予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詢太守張侯侯於郢日夜條理葺弊營新不趨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嗚木矣余至斯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多不悉

而予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橫泗士皆歔欷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座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舍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鋪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入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卒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卒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衆入郢之師以臨襄河定南陽無敢攖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號略下商遂再出取許昌以臨陳留夾人畏避北道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雪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民之賢者賜廟號曰精忠而江湖之民至於繪其像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岳公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學戢余故歷敘其所以爲將者八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同心也公諱飛河州人官至少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是爲記淳熙十一年秋九月□日書

文天祥 武岡軍學奎文閣記

惟國家自龍飛大帝而下有一閣是爲西南之崗

□寧□宗文章經緯天地寧下抑孫受言藏之閣□念以□尊於下郡自州縣及士大夫家有御□□□所以示人心而尊君親有所本矣都梁書閣舊在府□明論堂後景定甲子大府寺丞臣楊巽來牧茲土相大于新門後浴佛稱視其閣地方丈不尺改爲乃議撤門爲閣伍間殿大其事廉用積餘學識范唐日宣綱紀馮工輯木陶址不二市價經始年仲冬五閱月而成民不知役湖南提刑臣王亞夫書奎文閣表其額金碧輝煌□□□章七十二峰烟雲變化與輪奐相直而都梁犄□□□自仁宗皇帝制書州縣立學而泮宮遍天下號□□□隸郡縣崇寧建爲軍昉有學高宗皇帝宣昭文□帝親御翰墨布之方國黔山巫水衣被潤色而閣附□□百年間因陋就簡迄今始克章大尊顯煒耀耳目寧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非所恃也耶始臣巽陛辭再□郡風土雖民徭雜處而好禮尚義尊朝廷則一先皇□□開布玉音卿爲朕布寬大之德臣巽頓首奉命自蒞事彰善癉惡振之風聲申以孝弟式和民則慈後勸學興禮崇正學本對揚王休庶答軒墀丁寧之意若所以鋪張聖藻使人觀感動悟敬君尊上油然天至因忠孝之道而奉若臨遣之一事都梁在禹貢爲荒服外至唐中世猶煩天子下銅歌符誕告咸命肆我有國滲漉大澤踰三百年今則習氣質厚文物興起投牒賦貢歲竅增廣雖峒窟林麓人去其陋遠子就學識知趁稱柴儒風進俾中州然後知聖宋以仁化成天下大哉洋洋蓋掩古昔方主上大興堯舜孔子之道莫麗陳致風隅四方詩云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今生爲宋民車同軌書同文天飛淵躍無間遠邇都梁之士必有感道懷和爭自奮拔於文明之世者矣巽以郡博士臣饒庚能筆狀來願紀厥成臣寔隸尚書發奏使臣執筆揚勵天朝風化之懿其奚宜辭竊是閣巍然炳然與宋無極臣附名其制萬有年俾勿壞臣之榮也

上元張燈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分樂宴憲僚于庭州之士女傾城來觀或累數舍蠲歲而至凡公府供張所在聽其往來一無所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適忝陳臬事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侯與予爲客主禮是晚予從城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欄及階階及門駢肩累足鱗鱗如魚頭其擧如風雨潮汐咫尺音吐不相辨俯者集三面之人樓而然藪事幾不可□折酒五行升車詣東廳□之後□□爲燕坐紙以設馬上人而□□不得行乃步入燕坐之大至則兒童婦女雜沓而爭先男冠以上往往引去及□酬州民爲百戲之具繫鼓吹笛攔班而前或蒙倨焉極其爬野以爲樂道者品自外至不可復文亭婦女有老而禿者有戲無齒者有傴僂而相携者冠者髻者有盛斧浮名有無飾者有携兒者有負在首有任在有者有哺乳者有唾者有帷凡蘇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爲兒介髦者有爲總角者有避逅敎契罵者有自相笑語者有中笑乙者有傾堂笑者有無所覩隨人笑者唉者倚者走者趨者相牽者相擧者以力相拒窩者有脾者有物者咳者唾者疲者欠伸者汗凡扇者有正箸瑚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機者有儇闕者有倚弄者有擧鑑者有執燭跛惟恐墮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散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自至者立者半坐於地者半有半機下者有環客坐有坐後立者有立後坐者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赴超之而不及近者又不知其幾十計也當是時舞者如儺之奔狂之呼不知其藝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頎然其間如爲家人之長坐於堂

而騶兒駮文充斥其間不知其偪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日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酬自執爵湖日惟使者使民不寬無遲豐其和我是以大有民予淵日謝則復諸侯曰使民和歲豈日星明觀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衛與賜馬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供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予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風流所親見盡出於祖宗德澤天地逐育之文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慭然私念之慶元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草創綿蘊六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爲郡而十數年間卒然循復得共大體非閥家忠厚積累於民力受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於本朔後繁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忽盡者今衛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桑儉而不泰風氣淳厚倚南方走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爲祝懷歸得郡川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祭得於日擊相與嗟嘆闕絶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月羅大可愛可傳之狀俯仰嗟嘆息不可以復追也然之明日亟奮筆記之啟感戲觀風之意且使後致有考云

張山翁祭叢祠

[illegible]老之宗復於是有遂居[illegible]食之思而回[illegible]
[illegible]以甘[illegible]後此即羨之及也而爲之民[illegible]者莊[illegible]
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
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功師武臣力之致哉想夫
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
政西作縣於斯壤也遐高望遠俯徊四顧覽夫人民城
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晻藹之間追先世之功烈以詔其
子孫使無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兩[illegible]
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覗山之崇攉溪之[illegible]
後世代之士將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illegible]
茲者則可以
一慨也矣

卷第九十終

國朝 楊士奇 遊東山記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隱溪蔣君始吾盛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與予立恭焦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閑暑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二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遊隱溪乘小舟與余立恭徒步天未明來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廣可浮小舟旁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叢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久聞鷄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叢竹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銀被兩肩有容色腴澤頗欣酒者予一卷坐庭中蓋齊生化古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茶鐺飲客牖下有書數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丁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拈顧童子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衆餚羹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来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古體五言一章書之立恭道不作但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黃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賦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多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除餅餌投之翕然聚[illegible]而往来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十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所衆折而啜之餘半餅遺童子道余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趣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將恐暝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出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巔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余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

何不滿俗習相勝以道于今垂二十年今茲祝融於湘而亦惟習俗之變所是罷求士於尺寸之外饑於湘故人所聞得三數人向其難也去年秋將赴辰沅會公勤所謂明山書院者以與諸生相周旋乃以兵事未衆未今乃僅獲一至向公已為之倡道其間使人翕然而鄉風為何其幸也且充之與予同舉進士實予所推敬乃適集于茲守之賢又得如田侯者信乎山川菁秀之文有倚而發而鼓周其會也已夫立書院得山洲水秀之地則人皆以為快士之困俗習紐興說何常桎梏隨崒然而彼方質質焉莫之自覺也舍而趨於道其為樂崒亦岑盱山臨秀水而已耶聞茲風者其可以惕然而作矣

李東陽賈太傅祠記

古所謂大臣者必先大體後細務其所施設皆足以刑天下及後世然其自負甚衆不苟合於人人未必能識之亦必能用此治所以恒弗成也漢興羣策豪傑並起而從之高帝之初所不克致者商四皓魯兩生之外天下蓋無賢矣明律令時則有若蕭何曹參合軍旅時則有若韓信彭越周勃出入籌策時則有若張良陳平此則皆撥亂創始之所為用非所以經世建統迨文帝時可謂大臣者惟賈太傅一人少而薦于朝且顯矣卒屈于大臣困于長沙老於梁嗚呼以文帝為君而太傅不得為之相是故漢之禮樂微矣吾觀其論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夏後夷先腹而後脛措論吏治則先風俗論世之所以長久之術則先太子論人臣則先廉恥此其言皆治亂之大體所在戚閒而下無能言之者可以為大臣矣當時之人多以為少年喜紛吏後之議者亦以為太驟此其言得失必有能辨之者或又謂古人伊管未能遠過若伊尹吾則獲能知太傅之正彼管氏者烏足以語此使太傅竟作相必得剗去秦苛成法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不用而死文帝固未皆讐之而遺憾尚在天下司馬遷作史記徒以其弔湘之賦遂與屈原同傳則亦甚矣太傅在長沙未久長沙人至今皆知之其故宅為卒伍所居其井猶然存焉世所傳賈傅井者也成化元年我長沙守錢侯募鄉人以財購其宅地為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詔以仲春秋祭用豕一羊一粢盛備後其民一家使供祀事翰林編修李東陽省墓歸自京師實拜太傅于祠侯請記其事太傅之賢史書之詳矣予為之記俾後來者知茲祠也功自錢侯始

李忠節祠記

成化五年春正月長沙知府臣錢澍言臣所守宋潭州地按史志咸

知潭州李芾元兵之圍潭也芾始至慨慷登陴與將逃而守民老幼不出就之不令而集芾曰以忠義勵將士死相結人猶欲血乘城之殊死戰有誘降者輒斬以徇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城中大窘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數十年厚養汝輩者為今日也汝等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是諸將不敢言除夕元兵登城且陷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乃以酒酹其家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芾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乃自殺是時先芾死者知衡州尹穀寓居城中趨其二子與其家人先死于火參議楊震死于池後芾死者幕僚陳億孫顏應焱潭民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於林者相望其事蓋慘激在朝廷昭晰在史傳布揚在天下浹洽在人耳目而郡之廟祀未立享祀未著其為缺典甚不細臣已立祠于芾所居故地塑芾像其中以尹穀配請著祀典儀物使有司求有所遵式事下禮部具春秋祭芾用豕一羊一粢盛備其餘羊一制可越三年壬辰東陽寔拜公祠於長沙錢侯以予為潭人且遊史氏之屬請宜為記嗚呼自古有國莫不亡而顛沛困蹙可悲痛者宜莫如宋宋之亡也伏節死義者數十人或止一身或連一家咸及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激之深且衆者宜莫如李忠節宋亡後數十年其遺民故老尚隱忍之忠節死潭人至今尚其事猶慷慨泣下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論者同以為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然當時弃城責圍背位而北者亦多矣微忠節潭人未必死死未必能參忠節亦之未半年而感動人若是及其死衆湖以南皆降天下而存亡所繫可知已荆之間深祠累千百而忠節無食地亡則非所以示天下後世也繼自今吾郡之人瞻感勵為臣必忠為子必孝茲惟忠孝之風亦惟錢侯之功是宜有記述紀之金石以昭于無極侯即祠公其哉事必親為之作楚歌以享公以紆潭人之思歌曰春江悲兮實實悲風廷兮洞庭霏之兵兮揚舲軾風旂兮鴛雲斬紛胡馬兮如雲沓前車兮我軍塞為宋鬼兮生兮不為胡彼軋而烈兮什百有徒朝鳴蹻兮水濱暮後兮啼木下斧空城而落日痛三尸兮南楚楚之水兮洮之山臺之去兮奄復還酹桂酒兮三酹湘餘淚兮洮瀾余淚兮何極公之亡兮誓天與日兮芬亂兮蒸蒸神享祀兮終古

羅倫寶慶府進士題名

記君子之學非爲名也名者上之所以馭天下也馭天下而不以名累所不能爲名已是故善治天下名者馭天下之士而已選既廉科舉依與上之待士也俊茂異等有于學校名曰秀士文藝中式賓于有司名曰貢士對揚休命登于天府名曰進士名曰秀士鄉人榮之矣名曰貢士國人榮之矣名曰進士天下之人榮之矣育之於學賓之於鄉進之於大廷揚之於天下之所以待士者至矣夫然後名其官而爵之名其官于鄉一邑之人尊之矣名其官於郡一郡之人尊之矣名其官于方岳一道之人尊之矣名其官于天子之廷天下之人無不尊之矣以匹夫之微馭萬姓之尊上之所以待士者至矣然天下之士豈皆君子而無小人乎君子道長成泰小人道長成否苟無道以馭之欲其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難矣是以考績于三載黜陟于九載潔己不污名之曰廉臣焉守職不回名之曰直臣焉奉國忘家名之曰忠臣焉泛應曲當名之曰能臣焉果廉乎果直乎果忠乎果能乎斯爲君子矣其或陰回陰賊名之曰奸臣焉逢迎容悅名之曰佞臣焉昏墨黷利名之曰貪臣焉殘忍害物名之曰酷臣焉果奸乎果佞乎果貪乎果酷乎斯爲小人矣爲君子者車服以肅之獎常以銘之爲小人者裔夷以寵之檮杌以青之無非欲其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上之人所以待士者至矣士之所以自待者當何如耶慶府泊州縣學進士書無題名貴嚴謝君世修來守是邦慨無以勸來學成化九年則若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曰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由進士爲君子其榮也無窮由進士爲小人其辱也無窮不可懼哉有君子之榮無小人之辱有道乎曰有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湛若水

保釐堂題名記

惟鄖跨於四省其東則自未淅尖岩以達于河南嵩盧淅川其南則自沄洲遠河埒州以達于襄荊武昌其西則由房竹以達陝西平利之境其北則由武陽盛水馬昌上津以達山陽白河之荒稽古　憲皇廷臣集議若曰惟鄖實四省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除政令難及荊襄安沔南陽漢中濟府流民嘯聚深峒窮谷古稱濮僚健鬪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如人之身長大擁腫血氣難周手足爬搔所不及易生蠛風蒼鴉性身之困祖茲劉石王李作難殺略戎氓人援劉我官軍如寇之有二穴州備之則彼出羅有君勇莫克濟其議立撫治都御史居中以制四方承刑衛州縣爲又安圖　刑曰可於是凡所部隸悉羈

撫[illegible]以公[illegible]錢設斯計兵甲斯飭上宇斯飛男[illegible]城郭斯修流離斯安悉聽撫治毋存于誥路之洞撫越自原公條陳治于茲盛者凡三十二公多及洞公胡公東皐士民戴之胥與造于府庭而告曰惟我懲公長開下車不遑朝食安我士民勵我庶能作我懲與公長水開完我城池足我兵食閑我武藝寬我適負雖畢以保釐東郊彰善癉惡申郊圻固封守何喻焉然自原以及熊王諸公迄今未有題名則何以揚前[illegible]勵於無號乎太守陳若雲松以告其泉子于京師請祀諸保釐堂之石以垂遠其泉子曰保釐之照命不云乎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周公君陳畢公相繼志惟其時周公毖殷充慎厥始其原公之時乎君陳有容克和厥中其公王諸公之特乎畢公保釐則柔合德克戒厥終其明公之時乎特之用大式繼諸公者而與時上下之雖百世可行也書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致治澤潤生民此間　聖天子今日南顧之望也後之君子將列于石者詳無同此心乎　羅玘

復蘇公舊蹟記

弘治戊午予同年天台應侯以刑部郎中出知黃州黃蘇文忠公謫居地也公嘗築雪堂于東坡今僅存地丈餘侯出過之喟然曰是消於吳不可公嘗寓定惠院遊乾明寺黃泥坂諸處侯問於民日是玆何在民皆不知侯曰是不可也吾其究諸於是遷雪堂于府治之東與竹樓配使麗于公所可恒存也明年按他僻驗院寺以次皆復遂度勝而亭焉黃人始咻若不知有公也既而恍然訝公復生繼又駭然或欲從公復遊又若真有公也填郛溢邦戎聚或散去而後來旋絡新觀若味飲食且曰舊之守多矣何寥寥乎不發吾遊也又曰吾林有材可以爲棟吾山有石可以爲礎吾庭有栗可以食庇其貧者亦曰具吾版鍾可以榮嘗具吾嘗禹可以沃塗畫兩可芳宵兩可繪侯皆不吾預也侯則孔仁吾其何民遂相與磐石造侯顧記之侯曰辭俚弗傳不可民曰嘉諸朝曰吾自有記匪可施諸遠者大者志吾復公之跡寔宜蓋指予也夏六月乃以書屬吾肝舒侯督予記蓋訂侯黃人也先是與予諭侯是役也成民之所欲爲而民不知既成也又無德色於民有頌古之爲政者乎故樂爲書之　韓重

湖廣總兵帥府題名碑記

將帥之名古也成周將與帥並置漢唐以後置將不置帥至宋中葉乃置帥以統將然未有帥府也　高宗南渡從李綱議於沿江要郡置帥府而帥之權始重我　諸

三冂大和會稽後登諸觀馬富民曰今而後賞滿吾所矣丁壯曰今而後身誠少有矣女婦曰今而後保吾老家而定居所歸矣其當推吾者以而嘆曰向使侯夫不暮吾嘗有時昔嘉不寧家室冂歸丁相慶也夫天丁之事備害防患以衛民生者如烏城其考實稱之民鮮疾病且然者景陵賊廢百三十年來弱自失恃如向所以名知幾合矣良士至幾三歲而百年之大功成下暴月人惟衆有所恃而不知步與貴焉非其賢遠于人有如是乎是亇朝廷以臺臣鐵召之縣人士攀卧不得留既去而思之盛深劉石爲邵陽汪淵曾明華來求記嗚呼舒行天下所謂賢守令多矣求夫誠心爲民如良玉不多見也其政無公明怨爲吾人所思名豈勝紀述建威其遠且大者皆姑書而鐫之石用慰所思良士宇德夫蜀之富順人與之協心者嚴輔胡洪孫燧蔡隨器劉燧其待徐仿師賓也凡湞是役者悉于鄉咬勸之

許宗魯高吾書舍記

許子視學南之武陵過高吾菁舍則見夫高吾先生焉問曰大其命名者何也先生曰亦以取夫山耳許子曰夫其取夫山者何也曰表盛者莫巨乎山羣武陵之山莫崇乎高吾夫高吾者武陵之鎮也吾先大夫樂焉以休以

語諸吾吾尊而樂焉凡跡必湊其顛凡探必索其奧凡仰必發其巖凡觀必窮其易先大夫喜曰是能高吾也夫吾因以自號曰高吾山人云山距郡二舍許時不能日闢地以營乃命之名構屋以居乃圖之形曰吾覽其形也幾其名也若以郎其區也是爲書舍爾矣許子曰夫是之言也其有寓言也乎人莫不有抱也物莫不有況也抱隱而秘故藉況而達邇其況以求其抱乃有獲故凡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即今夫言而質大獲吾發其表矣是故勵行者莫先乎志廣知者莫先乎學衆德者莫如敬盡事者莫如發志真崇而志早故抗志者取況於高學貴遂而賤虜故究學者取況於深故敬操存而舍亡故持敬者嚴而不跲發石通而石況故窮發者處石不滯令夫高吾之山嶔岑嶢巖其崇岌矣巖旋周同其奧秘矣端疑鎮靜尊可象矣斷續險峻窮奠非矣而先生蹟陵其顛探索其奧仰致其巖觀窮其易而且以自號焉是非涉陟而爲誕也亦以寓乎其表耳矣夫志其者夫業者也學也者宏大業者也敬也其居不去業者也變也者成夫業名也君子備此四德則體無不各用無不行夫山川蘊靈出雲雨以通其神君子蓄德許涉業以達諸用類異道同斯其名也斯其稱也夫先

生笑而不答乃携許子手登思訓之亭曰是蓋所□者乎其身者也再登玩物之亭曰是蓋所以盡乎其情者也終登實制之樓曰是蓋所以致乎其用者也子得之矣盍爲吾記許子退而記之石

呂柟鎮鄖樓記

鄖臺人王君震太守鄖陽四年矣胥吏奉法百姓安堵寢無事乃正德甲戌春正月以郎中譙樓先火乃築基如閣甃以饒甃洞門横達門涂方軌基廣七進五分進之三深以五進深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筵崇四尋三分尋之二復構連甍重桷累飾丹臛朱檻高軒暈飛爰虡鍾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落成初撫治鄖陽都御史劉公琬肇峩斯樓也名以鎮鄖後合肥人張公淳東平人王公憲相繼撫治咸符劉志撫民憲副張公琮分守少參張公瀚二公提督其上太守克承其下斯樓乃考乃使介者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呂柟曰夫斯樓木石積也惡能鎮鄖凡諸公托言耳往年趙鐇諸寇劫掠竹山揭罷西侵竹谿房縣也鄖雖東有方城黎子麥石南有龍門天馬西有石門九室黃竹之險亦爾掩執不鎮矧茲樓邪當是時也微太守於下諸公績來撫於上鄖幾不有矣鎮鄖者其在諸大夫乎樓何與故以慈惠鎮鄖則鄖如子弟之戴父兄以綱紀鎮鄖

則鄖理而不亂以忠信鎮鄖則鄖慈以禮俗鎮鄖則鄖雍睦以什伍鎮鄖則鄖有勇內不虞變外不怵攻斯鄖人瞻諸大夫若斯樓之巍巍矣不然樓百丈高奚爲夫鄖昔麇國也昔者楚子南臣滅江滅六庸爾橫也麇子帥百濮次于選楚人謀徙阪高以避若麇子亦知鎮矣按我 明之輿圖鄖豈惟昔之麇執其爲郡也雖始於近世然南隸荊東距越西通川陝北達豫四省之交萬山之會江漢之津金錫之穴流離之必聚風塵之必爭也我 憲廟固以其要地爾郡矣諸大夫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則克斯牧豈惟鎮一鄖抑斯 皇圖之大賴也若是則斯樓也疑鎮鄖又不足以盡名之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固有疑額者矣於是介撫持以告太守鎬諸石又以詔告嗣治鄖者之諸大夫

林俊平南碑記

元還帝王之中國鐘毓被冠裳檜巢貌我廬宇航浮索引之國羸及以歸職貢維南從牙互湖江廣之間姓名漏在民版癸間竊發三邊罹其害今 天子方嚴內修舉外攘北正劉趙西平監曹南平胡徐及王綵僚之在東者乎兵屢歲從以爲略已也正德丁丑春彬寇安仁攸數縣俱震下詔有南平之師授都御史其柄節陝公金主之贊

觀以人乎君孰若以予事君之爲愈也大夫之重不赤
宜乎客有後言其將非貴綽而弃龍公矣客曰唯唯壺
之高尚者云何守曰嗟乎蠱而不事則接輿沮溺其人
故足高也以今視昔豈蠱也哉貴之所園性有尚矣聖
人繫易高以戔戔少之豈不以當貴之時惡厭丘園往
也仲予賁適逢世且爲園華乃今與命自其所生則仲
予程功始也大夫之所爲賁不出戶庭視丘園廣矣壺
何與焉大夫進曰君侯之論易深哉僕有環堵之室圓
書在焉願君侯名吾堂且章君賜守曰敬
諾則以其言得當於長者命侍史記之

太和山記

家尊大岳爲帝時帝玄君昔帝降於㯳今治故宮曰淨
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表
峽口曰玄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可
當古土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爲之築遇真宮爲人遺
杖笠悉晉中命尚方鑄金象之歸者入仙關舊爲元和
觀西入馳道其南爲玉虛宮山水修廣倍遇真爲元武
當縣治如負扆宮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漢未
央即祈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蹬亦異人所棲西上望
儀樓惝然若將有遐也馳道西爲僊桃觀通八仙臺又
西爲華陽亭跨石橋臨夫容沼西出則田廬雞犬亦爲

一區去玉虛㒱西南進夾回龍宮大玄觀入紅門退房
陵道傍有太上巖巖中鏤石象太清其左二龍琉璃
巖石下又南則八僊觀中堪輿右入匕里滿修木千章
如穴夏緣門爲開山故道遺巨石在焉賓太上爲羅公
巖高出絕巘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几七招衆目望西南
諸峰盡在目睨反紅門入官道進夫太子坡陁泮分
扼其呢爲僊真觀岡垣跨道透迤高下因之出垣干行
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絕其陽則淵默亭沿澗東
入玉虛巖石峰夾流若千里峰若步陟雜樹繪之深入
石磴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巖巖上
視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南望
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折臺
行者如登闕風紫霄宮附展旗峰石崇廣皆數十百
丈三公三老前侍亦一隩區宮制高倍玉虛修當其半
奉祠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居宮前爲禹跡池築
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爲賜劍臺其上則萬松亭
出木木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由禹跡右折古道甚治
乃今多得者廢勿行古道西上當南巖之南舍南巖西
歷黑虎巖泉石相望于道昔有巢居者遺構猶存進六
杉小沐分二道其右下行涉澗遵箯容車峽中

入西南出峽爲清風埡蓋故斡㯳道也左上行踰萬丈
峰下登朝天宮其東由是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
峭不容足學僊者劉娟居之其下亦爲三公巖相距三
舍巖南鄉爽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得
至朝天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嘗
石峽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行依三公峰
爲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瀵緣絙由天
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遊重門足力竭矣倚試
劍石箕坐更百步逵二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數白
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爲太和宮宮面南香爐蠟燭
三峰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從置于茲由南天門入紫
金城冊梯九轉出天柱峰絕頂範金爲黃屋承以琟臺
帝位中央群神列侍精奕奪目儼若化人之居郎今之
國王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峰如羣弟子侍
先師莫不齋立近則金童玉女峰二當膝承之左三公
右九卿帶七星從五老僊人隱士順風而翔白雲出沒
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峰或如碣石或如蓬萊鮮如斷鼇
幻如綺纚細如漚鳥修如北冥之鯤雜出如珊瑚玻浮
如萍實纍纍乎如轂騶石汜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
望之方城一邦漢水一帆掩楚蜀略周秦郎嵩華斷雲

匡廬城君悉辟易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清微宮
僻居深谷中其制不廣然以幽勝沙華巖著焉南巖當
太和之陽宮北面據五龍之與宮右石延覆於道其上
有巨人跡若倒懸宮後郎南巖修數十丈高數丈巖下
峭壁數十丈東西修數百丈如高牖巖中列祠事三宇
二郎神山多停艳此焉擅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絕罕至
西出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露臺臺當志心石室
端有桃徑通一室當其杪以居宮東北敞火巖亭附巖
畔距展旗峰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喜巖今居比丘
修不二法由南巖宮下爲滴水巖僊侶巖度竹笆橋入
青羊澗青羊巖當澗者曲虛無虛渡青羊橋踰五龍千
步而峻門垣九曲始達廳門宮制九重前列階八十有
一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毛像五相傳掘土得
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池
日月池宮後當五龍峰其上有五龍池則其窟宅也淩
虛巖去宮五百步一黃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衆狙
衆狙皆喜否則破釜甑去莫之誰何巖前則希事誦經
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上爲亭去宮五十步爲自然
菴故有錄川池今始復出五龍渡磨鍼澗過隱仙巖
派拐觀北道諸巖爲勝大繫馬峰爲仁威觀綠垣方

岸轉三乘之輪馭指南於迷路建高燈于黑夜翻海彼肇擧山嵩開菩生既孤再獲慈母人天之本大矣遠矣俄摩法門吾道一貫承此印者歸平上仁和尚諱惠真南陽冠族張氏也父大禮銀青光祿大夫汾州刺史壹降右閣慶延仁宗大夫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祥應既美和尚休益康寧而名禰潔每啼聞誦經則止而聽之六歲發言輒嘗經義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法華經究樂行品因捨儒學專精大乘年十三剃度隸西京開業寺事高僧滿意意公門人皆釋侶瑋和尚年幼道尊以爲之冠十六受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具經吉遍覽毗尼意謂未圓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遇淨三藏自摩竭陀還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味宗貫假欲詮止如異執柯因悉授所賚律集與之說次逸二年閒闡不煩解讀成手部名曰毗尼孤濟蘊始以五月十六日結夏安居僧聞晝喧然雷動門人來問答曰迦利底迦星其門人未達既而無長三藏以五月十五日至京師聚僧怪問疑三藏曰五翻迦種底迦星合時來正當月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即火星也由是緇林聳歎與聖人合符先僧長老尚多初至長安和修謁渡拜方半多公喜曰爾非真耶留之座隅將付

心要當陽弘景禪師國都教宗帝至尊奉欲以上法靈境歸之和尚衣請京輔人德一十四人同往南泉以和尚爲首昔智者大師受法於衡岳祖師至和尚六葉福種荊土龍象相承步至南泉歷詮函勝因起蘭若居焉地與心寂同吾定力空與空明同吾惠照躬行勤儉以淨門人人所不堪我將禪悅至於捨寢息齋寒暑食止一味荼不非時嘗遇歲荒苟人薪草和尚如之門人勸諭對曰順正事亦如來教也中宗聞之將以禮召時弘景禪師在座啓于上曰此人進敬則可發階下不知發也撰菩提心記示心初因聞備知見升堂入室者則必親授此外物秘之立教之宗以律斷身雖戒降心過應捨而常在無行而不息離心色則淨淨皆亦離則無生六外中間無非實際要同內稱成就五身始以上觀悟入欲於蓮花正受平等法門究竟於此師于國目加三藏來詞嘆曰印度開仁若名以爲古人不知在世本國函持心記久矣其尊稱微言其究佛心而神而遊域一行師師服勤規訓聽明辨竟首出當既奉詔微泣辭和尚而自咎曰余子於和尚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長諱昆盧經義有不安日以求正少於一言問者洗心每誦以法授人不直客易從人少[illegible]充有終故善來衆生

惠蒙慈授至於悟戒承法千無一馬或問南北教門豈無差別對曰宗家門外有長安道又問曰脩行功用遠近當殊答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又問人無信根如何勸孫曰兒僕既開乳母號慟大悲無緣亦焉獻然嚴而簡重慈而有威望門能進者募矣第尚書右永紹真行備乎身徧及千人元老太保陸公衆先名臣韓京兆朝宗宋兵部將菲刑部虛舟食契慈絲而承善誘如其仁哉天寶十年二月既望北首右臉臥入禪定中夜而據享齡七十九終夏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特同於如來昔未曾有遺命門人曰聖教無服慎勿行之第于正如法衆等哀開大千感動他界先時雙泉嵩大霧昏白光聚室牛若橫血法門無蔭之徵也刑部韋侍郎特蘇荆州難護喪事以二月一日晉于西嚴山林覺表鳥歌監問有意于道者莫不摧心酒済和尚貫孤晴山神學登淨妙芥宣祈而剛強悽感慈聯僧照而函惱清京使祥光洞枯木蕃榮將含利於神人教天龍若其聯其玄善爲護則病者愈死者生高僧遲請而帝要叶學徒聽法西天樂下昭闍殊方不可稱載初間一行終天子勸善曰大惠禪師及和尚拔度追謚同之二六如來皆同一號此其證也正知者闍梨持和尚心印法衆闍梨轉和

尚義輪以華闡風示懷俾強名道其辭曰

荆南正法大士相傳准頂學記乃吾師爲嚮緣衆善不染群錄法華三昧惠照無遺菩薩普門我觀亦然煩惱牙折菩提竟縣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差仁周大千本來常淨自性無遷滅則生瑣光依魄國隨順生死芭蕉豈堅蕭蕭答樹永對爐煙

李騭　徐襄州碑

大中十年春今承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四十年詔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爲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旅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續請於大子刻之碑石用昭示于無窮丁是天子嘉公之勤詔可其奏明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於公之舊軍副吏太常少卿弘文第學士李騭曰凡紀公盛德玉績文于碑石將傳乎百千萬年宜用闡見詳熟者則得其實騭司淺隨令適當職而爲之非以文用其敬於是承命退而叙之公名商子秋卿家世儒門脩源長波流芳積潤自十五代祖諱欽十四代祖諱集兩世繼馬中書侍郎十三代祖諱湛十一代相諱孝嗣問代疑爲大尉南朝之盛具在史本傳生公七世祖諱文遠隋朝爲國子祭酒皇朝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儒學蕭高祖韋國學以

歷工議論春秋以儒莫之能對本朝司刑卿追謚忠
作功郎公五世祖也自中書至司刑十葉服冕乘軒
榮寵慶光陰赫顯無與爲比司川當天后時累爲法官
用法不怨常以潛德陰功論出枉陷力排酷吏之勢書
忠羈陽節以保護皇室公能嗣之炳爲元臣初公少時工
學散隸不爲時輩賞以公生民休戚爲己之任凡所經涉
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無
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必治當必爲良吏矣始舉進士文
宗五年春考登上第陞朝爲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
入禁署宣宗以壯遷將帥儒弱不武戎狄侵叛公時爲
尚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奏稱旨擢河中
節尉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凡
多鄉未常復趨競之進含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
我獨甘委順嘗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事執政因問
公殿中果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員
外缺諸公見其人所言者或再來詣某有三至者
外殿中亦在焉中足未嘗及其門始真賢人與子言是
進卒以禮部與公始爲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塞
凡前所蘊蓄道以寬恕爲本本於誠明吏民畏公之
詳達而不敢欺戎虜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其來轅襄

陽也亦率是道故朞年而仁信敷再朞而刑政省三年
而都廓實四年而禮義興風教備問民之所病及願欲
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所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
八今具襄民之狀無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
常患江水爲災每至暑雨漂流則邑居危墊築土環郡
大爲之防繞城堤四十三里非獨築滑是堤抑亦工役
無時歲多艱憂人俗追集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
加高沙堤擁扼散流之地於是詢其穴口不使增修合
入蜀江瀦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人爲患矣
其二曰襄陽荊郢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冠蓋繁晃
必率配行供假借辦賄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用官錢
創置驛器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擅僨邑人信
皆不知矣其三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投狀陳論苦於
從前債利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不許停至于補累雖
微有加無減遂使家傳債欠戶率催促延及子孫例無
放免飛走無路怨憤難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攪
擾公乃錄悉上奏放免獲依債戶既除究募未息其四
曰承前設納所由在州在城居則近者近百項統謂之
馬禾比每年配諸將官健出力營種率歲出功錢人不
下六七百例入屯將所由官田元無所獲徒遺感歎

頻添市耕牛破貨甚多收穫無幾公乃應
兵人每歲所收却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役將
工備其五曰襄土疆闊遠連接江山每至秋時劫盜
各示烟結黨夜出晝藏謂之山棚侵害頗甚旋劫閭井逃
驅芹不人至于道途皆須警備公乃選擇少壯官健三
百人別造營名爲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
時以爲備禦每聞有寇劫富將據數抽行最往夕歸
夜發來至皆是並賊擒獲更無孑遺頻挫賊心鄰閭遂
泰因創造捕盜將營屋四百間分爲左右中間開報黑
集列衆置標別創一亭以爲教試之所奏立將額門當
通衢過客行旅莫不興嘆大中十一年諸郡構亂起於
湖南準詔徵兵同力剪滅漢南兵徵五百人尅日成功
實自捕盜威強之力又江西叛將毛鶴備亂比諸道最
甚收復倍難成功當時韋宙僕射乘遽先至襄州奏詔
令差兵助發遣所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并差
捕盜都將韓季友總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引
官衙虞候史慶中與韋宙僕射爲元從押衙攢擄帖充
至江西安存百姓遂收劫亂兵器甲及韋僕射冊船至
汀州其韓季友請捕盜將官健三百人開道分兵六路
先去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計既行遂擒日內面縛賊

將校首者一十三人當日行刑傳首赴闕韋宙遂奏請
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并奏請權差韓季友為都
虞候二年之中重修置廨署城市皆捕盜將功力其
曰荊南中路有蠻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之時
不通車馬皆是結筏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illegible]
害農業艱險甚遠兩縣勞辛遂徑捷就高別一路修置
造驛水無差徭之虞入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曰襄州
兩稅每差綱官送納并有直進膠臘其數甚多例屬新
官豈免敗闕陪備差遣擾害頗深每吏部注官多不敢
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資倍人遂請度支陸運斛撥
驛到京並進奏院所由勾當輸納既免損污延帛又免
上供欠時襄州新官永無差役之弊其八曰漢陰驛西
舊有山亭一所迎候皆於此前後窄隘不便筵宴所要
鋪陳須至漢陰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踏難置門總重
名屋停舍無牀幄結束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搆設廳以
備迎送長廊虛檻連接大廳柱石修葺羅列其所江山
入戶書船臨軒信可謂勝遊之地也又重修瑣閣改制
庭夏清冬溫翹然宜便別開過路繞江亭已客舍
送徇僦因命新亭曰漢廣亭杜江所謂不朽之制
公之爲民於興利除害若思到之其子及之歟文註

之昌蒲茹雖勞久體物思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一日而懈也故制貲以刻之負罷疲卒奸蠹之政公之仁也訓戎以轄務繕甲兵以備武公之義也具候館之器用嘗饋勞之餼奉公之禮也決高涉之衆外釁谿之俾公之智也免屬官之網致及時之貞利必興害必除公之信也夫總五常以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謂政功之被于物也淺則其澤易竭政之被于物也深則其久然彰公之去襄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政而追思詠歌之術不謂之被物久而逾彰公之德乎與夫存治而民之謂疑者異矣公前治蒲亦由是德究厥所特戚山若千二百人相率自外塞渡河歸附于公朝廷以虜衆持疑兩端未即信納公乃召其酋長以恩信諭之虜皆泣下釋兵解甲伏以聽命因請徙齊魯之間隙地以居之編籍為耕民奏置備征軍千人日令肄習無有他役凡盜有新發無不立擒者又教其軍積紙為戰衣千五百領矣不能斷歲饑乏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廩發餘豆麥賤出以救之完治城郭列樹表道用民之方而厚其關脩濟活以萬數適期乃罷有禽俱集于[illegible]邑之樹其一巢者為鸛鳥所攫日暮群鵲哀鳴其它巢禽憫其孤遂併食之愛均己子數長能飛而後去人咸以

為至德之感及禽鳥焉故公前之治蒲其仁澤被于物也既如彼今之治襄其德政及其物也又如此庸詎知異日蒲人之不有相率聞于天子而請公之德刻于金石以傳乎無窮哉亦將必有采者矣謹繼銘曰公德之容弘深粹玄公仁之豐沉潰樸內倫外擇濟暢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在昔羊公惟德之理有碑于峴是表厥美烈烈顯德曬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邑寒餔饑其急適已日者大江漲至於民萬門之命將盪而覆是究是度惟公之見乃決巨塹夭沴以移公之來朔民泣牽衣公進純路舉中從公專馘醜利無歸于私公長御史朝綱以整帝曰汝賢汝可承弼公遜不吝退為讓甲帝心忻加會襄人來請祀公德刻之于石帝曰賢哉汝其史師攻勿不患人雖汝思嵩乃懿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斯咸宜帝德明聖關言適時勿謂天高其神可欺勿謂室暗而公不知善不善於惟其所施爾不吾信視公之為舊民之生實公是營襄民之富實公是覆漢波滔滔其注維東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是崗是視期于萬年崇碑峩峩揭于峴巔民學而思永貽後昆

劉禹錫　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

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汩於榮枯致榮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力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為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為上首津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飛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公號約[illegible]曹氏子世為師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茹葷成童在俗徇不耆破其風植因孕者歎生九年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絕經笥入岣嶁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其間經傳印皆嵩時大長老我入名門不任珠乘戒科覺路遂入智地屋室方丈名門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皋之鎮湘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蒞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為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凡莊寶幢修廢寺蹤大像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既趺即寂而異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顯力耶余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二葬於寺東北隅傳律師子中遷道嗥傳經第

子圓皎真乘虛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辭乃作長句以偈銘之曰祖衡靈山禹所治升天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座士以律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一紀南方學徒宗奧旨切無童心至既彼滅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陶歸故若在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呼虎律庵之名兮與湘流而下已

韓愈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椽守令彭城劉知剛于簿吏邑衛之武告卜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張公能祇粟蕨戒會卒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棋發守祀按考廟美均節委積咸饒賁丰至下祠下偕度既蕪齋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千水涯迺浮通載工逸車述作貌顯嚴繫然而咸十有一月與依陳奠薦辭立石卜斬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文大哉二神成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婿而夫舜齊聖並明溉成授受內若嚣膂上承獅光克根以又德閒不匪臣啻野所神亦下逐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被庚鞠狀宣叔靈故或失職以好夫刑有莫其船有苾其馨沉牲受告即石是茲銘曰淵慈永聖婢長來女德形媯汭帥位湘謁脉莁有初克頭欣宇虞命秩祀茲邑廄王毛於攸謚啟

乃著史課伊民典學荒墮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其侯以治以教卹傷消乎詩書之澤而息乎禮義之用其小人服禮以承其上其君子方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民之率其職於上豈不偉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新侯野隱海牙君之昆季世系勲閥具見州學之碑曰帝篤保惠惟守惟此詢於台衡命以六詩賢侯振振慈利是監去其蝗蟊使民耕蠶既綱既紀於學有李氏誰于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皆長厥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玄聖越爲在阿樂是侯典式遷於嘉嵩梁有生非各所委黎黔黎淑爲望于澧山有松栢是新是削是縣是嚴爲棟秀楹陳其在筵龍章朱延臨爾炳然作觀千字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祝敔壯齋維旅侯入即事其儀伊翊坎坎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教以語以酳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醬以事老父埋黜於中和暢於膚有碩佛即亦來在隅有簡有秩惟帝訓勅惠於天常於帝之極昔佛課吏祗事以文今者孔嚴民章聿興楚公之孫凡弟先後克廣帝心道民于岸天門之墟新廟有儀後茲侯功俾爾承歌

唐韓愈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 文苑十七

先世世載族姓書吾曾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録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當最其列貞元十二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墩煌張氏世王父耀爲兗之金鄉令先君殁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吾簡全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何以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燎仁沂諱璥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柳宗元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銘

維元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己未殯于路寢庚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祖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同書將玄宗南巡內禪肅宗嗣府君以誅書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尚書于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陽丞府君諱道楨行高位甲華冠于族公諱敏字恭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渾潔以端其志采群言之枝葉脩之以茂實以脩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盩厔三原監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繼受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稚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雅尹河南黜敵猾鶩黎人補越表公爲河南尉換權劣芟戎痛畢給版圖田逋比事時又遷揚州録事參軍實吳越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擧貢奉叢沓一日不暮緒譙四至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友於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崇險滿悍人頰馬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尸爲胥徒家有禳板大者予絲縱以盜爪賦鼓噐篆以神兆言恃於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循誅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殺燕爲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祥狂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縉紳謂其望罷愧遽倖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榮陽鄭卹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鶚女承淑之德繼爾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勛曰禮誠願誌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執爲德門清河清源番芳著 文苑十七

慶自葉流根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炳煥增華昭于後昆惟昉與經舊史執卓執爲茂功尚書清風篤其有融勳爲而興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執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謹詠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黠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邦于家克揚休命執爲遺愛公去昭代人斯成始爲是賴人何也何戴執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在不昧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藏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訓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值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家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艱其神明日來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若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里胥是迺趙墓意令則夷矣自付之壯二百乘武吾爲子發焉辛亥除土有木焉發之絳衣繡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八日至於汝州龍城縣明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殁而祔

之父曰湖南鄆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
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珍由明經爲舞陽
反紀雖來歸權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萊陽
其孝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
而莊之以銘銘曰　訓也挈之信也龍之有朱其後
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光叟告以兆語宗
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蒸蒸
忠相堂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准爾勿忘

〔宋〕蘇軾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唐〕元結陽華巖銘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

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嶄巗其下可家洞開爲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嶺如闕涼勝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躑躅徘徊

浯溪銘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爲自愛之故淨曰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洞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知之銘在溪口

柳宗元武岡銘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戕殺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詟洞窟林麓嘯呼成群　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帥如自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欣訴投刃頓伏頌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化華心無敢不豁毋宋甥婚繼來于潭咸致天庭　皇

嗣式新厥命克洪同惡革面向化如闢之扉如紙之公爲祭俾復其性詔書顯與雄臨江漢益兵三倍爲符節臣畝于大邦文儒中中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焉喁涕呼若寒失裘昔公不誇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泊幼由公之仁小不爲疵賊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遁而遠莫可追上碩銘武岡有以尉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篤德愚年俾我季因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黔山之墳巫水之滸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窟我祿叛亂王卿來誅期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帥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旋反我其性我塗四國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路我子孫我始敉賊由公而仁我始免讐由公而親山吹澤歆輸賦于都陶穴刊石室我婣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採著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完之冊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略說黝之德恒尊公則最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宋〕蘇軾太平興國寺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瞻胃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山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疏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熙然秀眉月面純漆黝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鍾

胡銓介樂堂銘　藪冊族亦纍纍不辱陋巷易安鬼瞰高屋拙補食前忠肝飯蔬餗如婦斧伐性妙在獨宿孰皆茲理王集常足我思古人自反而縮

張浚新學門銘　宋紹興甲戌冬十二月永州學南門成太守盧陵彭侯所建也太守視民以身以臣事爲家事政治既舉又思有以教化之得蜀文翁禮殿繪像本使工次第摹寫堂上勵士子以儀刑之學後建斯門闢壅塞尊勝氣亦象偉甚學舍廚庫從而易新不勒之意厚矣宜銘之辭曰　人不知學莫適從身學而不行不學焉均行之伊何惟一惟誠孝弟忠信本之於心成之於性守之以仁日積月化粹然其純可以格天可以感神可以正物可以化人發爲詞章德人之文施於政事君子之名其

甚大與天地并川翳爲土勿
替於勤欽之勉之無傷此門

元虞集青霞觀銘 祝融之墟炎帝所理百神引從以作
民社若火之明無隱弗彰敬祠不怠
謂之福鄉雲陽之仙作嶽來輿雲氣上騰茶源百出操
清挹和爲爲望州神人接居乎惠州周饒君之典世濟
爲吏網事犯巳懲僞耻利恭默自返通乎神明行乎之
獲實彰形誠嘆彼攻文飛役丞驟翻於天貞霄懷千百
是以自與天爲徒以壽我民豈不求國胡君之神亦
皆孔著帝命來錫皆節審惠爵青霞莫於此方民之
依居千載相望我聖天子視遠如邇無小無大降福穰
瀰漸宮之成才力孔宜皇上有開錫命不遲咨爾岳祇
饎方受命祗祠以聚罔敢非正門下崇儀仰瞻不違率
職以行有安無斁史臣分書載必有誌增益綏保以符
邑來

國朝湛若水岣嶁書堂銘 岣嶁書堂者衡州祝黃門訴
君之也岣嶁峰在衡嶽五峯之外其趾隆然突高出於
五峯衡陽之勝於斯爲最祝子請予作銘歸刻之涯石

焉 高高衡嶽祝融之墟紫蓋青玉可卜我居爰有岣
嶁祝子治之左右雙泉匯爲前池緬彼岣嶁降趾鋭頓
五峯後地高平較然堂開高曠坐收洞庭俯瞰湘流
仰摩列星磨崖勒文以定我卜祝子從予振衣涯足

宋歐陽脩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
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
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
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鰥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
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
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
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
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
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而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
父疾以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
卒家故多資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
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
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甚急盜窮以
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尉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
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
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
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以
以還葬縣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
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入
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
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宋慶曆二年十一
月初四葬於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
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
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
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
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

唐元結大唐中興頌并序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
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
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
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
歌誦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噫嘻
前朝孽臣姦驕爲惛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
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
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
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
至難宗廟在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兇災瑞慶大

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
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
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
崖天齊可磨可鐫刋此頌焉何千萬季

張九齡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
三輔之家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
南雍在楚爲北津厥繇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
能安人或猛或寬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
天子念與我之共理而公受領條之寄矣公名恒字子
濟其先河西人也祖師倫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尉監察
御史代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
烈矣公性抗重有器望即溫而聽厲動敬而居簡授童
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擢于
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勵翼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巳
有遠致三入爲御史偘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
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丞踐諸曹充厥羣議及在典外郎
遂作蔣州通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出牧
上流衿轄中直實兼文武先是兵連禍激歲轉軍儲
我公以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
[illegible]然而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延阻昇高攀蹐

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哥奏
赤軸櫃相銜推擠飛翻不扶不除委蛇而來萬姓觀而
湘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無
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賞金繒有差臣稽
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
於赤壁符堅發兵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
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
水亦不過兵亂而奔未始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
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晦冥日月無光山
湖震盪其神功駿烈炳燿鋪典大無極較之二國無
足多讓而歌詠不作非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
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録云其詞
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王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旗東
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依蜀
湘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據中原以
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譽大邦集其兇頑蟄蝟斧螗經陟
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斃覆江滸濟六軍直瀕其
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刱盡研不悛復豕而至怒其蠢背
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
爰整舟師爾整甲兵濬爾糗糧各罄爾誠瑩光在中夷

則之月楊於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以發紀
律精明颺天奮激旗旄揚揚鋒鏃將將戈予洸洸豈胄
明明載怒哉厲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
逢大呼衝擊乘騰躁駭星流火熾雲徹電奔巨礮雷芬
殺氣冥冥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相聯縱橫交熟亦
質弗顛擯僵奏覷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勇魄
既犇扶創而逸聚於湖與僮存當息我方植櫚江之南
北火發在流掩敵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何以萬延
以絶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如兔之走而窮之從兵
戰六時由辰至酉偵姑一發蘊兜虜酋胃中鞍動什若
枯朽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遁㳄告言我城不振我華我
頑歸我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乞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子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冲子衣
汝饑千唯昔何昏迷今始徹蘇夾歡而旋騎吹蹻揺形
於樂歌節以鐃鐃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惟其家肉登
其胔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歌或謳有聲噴噴于戈胡
尋匪　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致惟　皇神武動則克
之群事畫爲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勃
溢孰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
髮所以兕征成此駿烈大小羣朝孰敢肆嗥在昔上聖

念予合祀事以章集商碑作[illegible]茲之功俊彦[illegible]
古無黎可無示詩臣雖微[illegible]之寄提職對揚　皇休並
獻臣聽三代以還用仁與
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二終

精治背斷沒商無極又淪音宥容皆出自中禁而丙拘所掌止於命官今宰中所言漢工澤獨幽濟振刑典申肅段論陽弘大務於其言則盡美之中又焉燕美所冀書人言談方敢受賜升故史部李員外三丈萬書於抑秘書求焉後非序兆賢遠所不能忘懷也但後言失貴如兆延之相遂興時見識於通人則復焉祟也亦慨然閣下乃親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祀以來過禮賞愛鄙人每以遂貞況之今又過閣下此作素多味理忽後自疑卒無沉於眷私而滅裂公兄是所望也

劉蛻諭江陵耆老書

太原王生嘗移者老言以江陵故楚也千有親遂其皆臣夫其墳惎楚人之所宜悲也而焉淡之爲之廟世饗其與謂者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焉不熟楚人之性懍悍世亂復其饑譬其後自棲王入武關楚人悲秦不忘于戈況其人之往能忘胥之能破其附家而市之乎且今江陵之人奉牛羊而祝其痛者將祈年殺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忘者于如厚其餘而盡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祀矣若果祈年賽而習豐豫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餘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上淳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焉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胥譬乎無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饑遠楚人以子胥常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譬人之神乎者老得書徙易其版日中胥之廟無使人神皆餒耳

柳宗元獻江陵楷相公維文啓

宗元啓往者常侍老於崔北部開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楷司勳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者爲之閣下病其末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發遂伏匿獲中其業知於爲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剌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間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周味昧徙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瀆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發臭居懼與魍魅進所不辭也輕瀆威尊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啓

宗元啓皆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其承于先西平上其事止類然而未有制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光卑虐之文推陽隗岡室哉其身雖陷敗而其論著生不爲世派意者殆不可自薄自處以嗟斯時詢行力

分之一號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惶言涯辭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采而歌之不勝憤踴之至輕瀆威尊戰越交深謹啓

與湖南李中丞啓

宗元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常窮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賜之賜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一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斯而言之則列子獨往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其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竊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慚斯固爲貪陵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黙辱焉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謹啓

胡曾賀高相公除荊南啓

藎聞漢得韓信而興楚失陳平遂滅今者江騰海沸山動岳搖荊門告累卵之危淮楚陳剖胎之難赤眉來逼黃巾猖獗公侯無匡合之才藩鎮乏纖擒之術若不設吞賢哲早託英雄則何異魚遊宋池燕巢衛幕豈罔大發玉石俱焚陽水來智愚同陷肆思宵旰何補噬臍且擘斷華山宜假巨靈之力決乎洪水須憑大禹之材是以上自　人下同百辟僉云非相公不能定荊楚非相公不能綰貨泉既無易於肩堯遂有成於命說伏討即擁犀浦遠赴龍山銷唐堯旰食之憂解蒸庶倒懸之急其家在湖外即出關中遂假道於荊關後起居於梅嘗仰將軍之大樹敢讓營巢竊丞相之巨川准希在涂伏惟照鑒

【宋】蘇軾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辰謫已甘魚鳥之鄉絅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歲入境之初遽已許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已汗惶共惟其官所帥斯民表[illegible]多士道德冀黃之右半國坐空風流王謝之間肅[illegible][illegible]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illegible]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謦咳之音撫沫肖勞數宣罔既

[illegible]以周旋身體髮膚苟利國家而
[illegible]惜股肱元首庶希喜起以交孚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三終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四

文苑十九

箴部

漢 揚雄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荊衡是調雲夢塗泥三[illegible]厥篚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然猶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晉 李充 學箴

大極雲瞽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大乎聖人是以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見形者衆及妙道者鮮叔季迹愈篤離本愈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徒與淳風並絶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矣作學箴詞曰芒芒太古悠悠洪荒芔芔萬類由道兼忘聖跡未顯賢名不彰怡然[illegible]嚬嗜我倡狂貪生既廣辟塗思通闡寔思明匪予求蒙養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倡基義農弘贊六位時成[illegible]大觀渾洽而淳化流大風散彼在同慶而人罔備亂爰及中古哲王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疑動非性擾靜豈神滋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降乃崇所替教亦刑作由德衰二[illegible]興乎[illegible]世既教既誘乃篇乃屬教亦既備矯亦既深[illegible]生文抑揚成音舉聽騁技衆巧鳴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途而遵此險徑狡兎[illegible]網游魚[illegible]川至顧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言忘言政異詞拔本塞源遊跡求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塞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非仁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遂去其害仁義者而已乃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制行踐禮克己固以司箴敬諸君子

惡物也豈尤甚且何以至是乎抑假五六補闕門撤元灌穴賊從耶補之殺風如金寨之隱處幾數月乃已然呼彼以其飽食與惆為可恒也哉

符載玉說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

王在寶枝儒大地之粹和納陰陽之純精堅剛溫潤融語君子可以飾車服冕弁奉神祇人鬼用莫鉅焉當其沉埋隱噗隕汨沙泥中枯槁闇翳光明不發庸工覡之皆諸頑児意方拾之或而復投井于氏所以暗鳴哭號所以良工也及其逢值莫匠識密鑿洞撥於尾硃而不疑門之鑠然琢之瞷然如烝栗截肪氣吞虹文珍貫魚目見時也即媢不得私覆秦不得暴取生齊宮而後見藉蘇犧而後執受使賊如悅屍剖土地如裂帛以旗其價節恐其不直也玉則尚然人豈無之士君子含器蘊寵困於不陋塵垢被身體蓬蒿沒四體智不聽鐘竭道不信妻子聞葺視之猶黃夫也及其乘時運之會遭知己之顧鬱起耕釣作時功勲上以戴大君下以福生人澤流為世華塞九寓是時也一言文物相再詞居茅杜以厚其禮猶謂之不重於戲有至物必有至人有盛才必有大用歷觀前代不知則已苟或知之則古獄之劍不為下鐵也鹽車之馬不為病驥也爨下之桐不為燋薪也

磻溪之士不為漁叟也蘭陵蕭易簡韜沉邃之識抱宏偉之才業巨命隘與時漫落若斷者之事尚或不振則道必有所明志必有所行指頤樹勲績呼嘯取金紫是夫人也肯昧茲數而隕穫于兒際哉人謂其病余固知甚泰矣然三峽霹靂驚波觸天行客易愁況閒泉徐苟有鍾粟尺帛之可共則寧使賢者栖栖於沂其間去矣自愛余一嘆矣且玉有盛美可以況德亦感乎和璞之事故為說玉以餞之

周愿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古人之文有緣物而為者諷功而為者諒時而為者感事而為者推物諡也謂功形也詭特詐也感嶲情也若乃折裂金石騷宇界神莫尚乎感也予所作者其感舊耶客曰何謂也愿與百越節度使扶風馬公最特伯為南海連率隴西李公後從事公部稜滑臺扶風公泊予又為幕下賓從容而地七改星火今扶風公勳業滿世文翰飛走續鎮南海作民父母而愚才貌卑淺亦為刺史繇是二客雙鯉殷勤於楚越隴西短齡閱川而物故于感一也隴西先人諱齊物被人德肯為竟陵郡守公生於守之日故名復為呼愿次敬拙奉公先人之州往為于僚今刺父郡悲夫隴西也歌鍾爐藏於池館九原極哀乎離惡

其感二也惡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公之幕兄呼之羽自傳竟陵人當時羽說竟陵風士之美無出吾因子今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扶風公又惡於羽者也代謂羽之出與無宗彷之懿始自赤子泊乎冠歲為竟陵苾務之所生活老本其教如肆開碑支以尊乎然乾堅人也羽宇鵝漸百氏之與塑紬在于韋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莛加以方口汙汙坐能諸讀川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也噫我州之左有復釜之地圓似項狀中立塔廟簋人如臂碧龍遺形蓋為漸之木師像也悲厥似頃之地楚曾號塔容中之間什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種之竹視天傍影沉破竹筏芍乞而打亦終予作楚牧因來頃中蔚易白日無羽香火退歎寄落衣振楚風其感三也是為三感說七言詩以詩以語陳事扶風公覽三感之說豈得不祕沸濕目以著詞致於塔下冠愿鄙韓之首邪

志部

唐柳宗元鐵爐步志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古有大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劉禹錫觀市志

由命士巳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郎守有志于民咸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城門之逵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時如在闤

我廓生人[illegible]邦思其弼人哉惟父善胡召災仁胡
羅害伊氏[illegible]若不壽嬌嬌貞陵乃棄乃茂鳴呼哀
哉廉不餘慮[illegible]梓泉內厚族姻外聯賓客佰井懸釜
逮茲易簀彌告肉服恭莽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
德討儒明中之與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耕莘
日月以經凡數才生所惟怒起特殊齒舌救救雷動風
驛良無不偶卒與偶俱齊道莫試忝言罔數佐王之略
窮以部[illegible]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郡吏尚撫良圖故
友咨[illegible]不行陳纂是旌是
告來者不爲嗚呼哀哉

贊部

唐 呂溫 續羊叔子傳贊一首

天厭吳時蜀亡魏改錫晉
羊公以同四海儒衣登壇
嶽鎮荆楚十萬之衆從公而閑逍遙峴陽傲視勍敵用
仁為門出入無跡吳國雖守吳心已降存於胸中不見
大江勤物忘已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國愈身病江漢舊
域德音蒸蒸化行兵中兵息化興筆雖卒吳道不相晉
末嘉南遷
豈曰泯泯

論部

唐 符載 植松論

楚國主人嗜材擧異有御美松於庭者
培沃土灌甘澤根抵深固柯葉暢達居
二三年起盈尺挺於累丈始蓬莿大於拱抱高姿傑然
若陵重芬主人方發聯結意曰是可乎足矣將行斧焉
客有遇之者曰噫其甚也是木有凌雲之姿有搆廈之
材絕墨大速恐夭其理今植於庭除之間充耳目之翫
尚見狎近氣色不振若徙於嵩岱之間沆瀣之華注於
內日月之光薄于外祥鸞敖嬉戲其上流泉潺湲鳴其
下巖岫亘複漠漠然清淨靈風四起聲掩竽籟是時也
當嶢勝神王拔地千丈根貫黃泉枝摩青天則可以柱
明堂而棟大廈也豈[illegible]嘯之指捨此而取其擯擿焚
掠哉主人曰客言雖[illegible]而無岸然余終能大其大矣

宋 蘇軾 屈到嗜芰[illegible]

[illegible]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
曰[illegible]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
召沐命去之君子[illegible]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
子以禮之末忍絕其[illegible]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
樂思其所嗜子卞[illegible]文文件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
本是卿之賢者也[illegible]而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

必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illegible]之所恐乎是必有
大不然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illegible]之際聖人嚴之
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illegible]幾啓手足之末不
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illegible]十日之言可以恩
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
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
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
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
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甚矣於諸侯身
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
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有大夫不忍者而
參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
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
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飲母之杯圈皆人子之情自然也
豈待父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
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之陋乎曾
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
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
事主[illegible]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
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
夫子愛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
疢藥石曰不俑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
子之愛屈到是狀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狀

傳部

宋 蘇軾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家謂
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內
七里有紫虛閣即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不肯往者
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
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
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
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
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
所言復送還山門[illegible]前師說光內耿老夫所不測也當以
詩來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
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
[illegible]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開[illegible]

可無人當遠遊我者[illegible]白得王公詩稍興之矣
夏是驚曰天者如此乎[illegible]很但悦則乎多衆之始
大興之日半乃知死[illegible]之獄下太夾有南安寺
俗守登月京師還見于[illegible]星門外神氣清逆守登門
問故出山笑曰閑遊耳[illegible]與山中人從歸乃知貞形
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柩[illegible]長而已東人來居士曰中
有所挾雖不伏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問不可得識
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至人之不與也得
士宗作三堂記意謂公非獨處其子添喪身得
者及見事子靡事者信其然公詩不累全篇者以道其
子孫軍使求之家集而補
之或刻石蓋崇之庶翦上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酒經

宋蘇軾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槽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琴箋

宋崔遵度琴箋一首 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矢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相受自細至大而序成焉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形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聞以絃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一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節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絃泛相當其節則潛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音也偶六而根於一一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鍾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時為

謨爲文明之啓僞讓齊哉則有左史鷄次鋅氏之屬也其宗屈原宋玉景差之徒剡其藻宴以妙吐精機宜叙倫則式垂厥範求握神樞肆視列服未或先之良以崇嶽挺秀大川渥靈生其地者鍾高深之秘發其境者暢歷覽之襟迺沿標綴世不乏紀由漢而降迄于　昭代聖謨徵保藝數披摛龍驤虎變蔚乎相輝故組繪爲奇篇章特富楚之雄關匪直方城漢水已也考國之故者尚可佚諸譬之作室梓材備矣而後丹雘施焉不則直質已　肆耳乃由工局爲輒藝視之至等諸棘端之猴雕工無用是夏蟲之不可以語冰也而烏𧦬楚之丹雘哉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四　終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五

雜紀

雜紀者何紀雜也雜何以紀也饌乎無當於廟告而受禮者存之鷄肋不脂於門館而知味者不棄沿末而推本括細以羅巨述作之林所不廢也楚國之故夥如矣載在正編者可按籍而觀也乃稗書臆纂傳聞互異者亂無緒者野無據者與彌常者駁罔純者事與人皆有之也是人謂之雜也儒者不究極本原轉相沿襲傳訛承舛則可述猶病焉是故雜不可以不紀也紀有四焉遺焉志疑焉辨疑焉別傳今無緒者可抽而繹也

舊志

野者可考而實也彌常者震无咎也罔純者以人鑒其正也之冀也匪曰多識姑俟博物者揚搉焉庶無以郢書燕說取嗤于後代也乎

雜紀一　拾遺部

方輿　漢水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梁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爲興馬周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徑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閬果合大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蕃與涪水合入于江　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嘉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別江水自開達等州

歎吹人起去逐騎鯨汗漫仙子蓋道歌與鑄金城
瀰潤近焉湍流激齧字痕剝蝕勵有存者余城次
北角有金城東北角有員土
城西南角有石井口徑五尺
栖霞樓 水經注樓在江陵
城西俯臨通衢吐
納江
流

公署

禁毀舊府 羊祜督荊州長史袁多害人皆毀舊左
府祜以死生有命勑所鎮禁斷之

榮宮 南郡左榮國王生侵廟壖地爲宮被徵車至北門
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還矣自後此門不開由榮
非理
終也

善譚驛 襄州南有驛名善譚郡處之善譚驛也乃淳
于兇族鵠處撝子學和劉委得善譚驛負
淳于先生
即此地也

九龍殿 湖南馬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
龍繞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
自焉一龍幞頭腳
長丈餘以象龍角

端居室 李泌得請於衡嶽隱
詔即所居營室居室

津梁

三星橋 宜章三星橋取城中三大阜名之讖云一
輪明月照三台必有位通顯者鄭司馬鄖
司徒後先相繼出事業俊偉故者以
爲三星之驗不惡夫地以人靈也

貢賦

宋朝茶法 荊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
十八貫二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
峽州荊南府片散茶共八千七萬五千三百一十七斤
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一貫五十一
受納郢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
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
潭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
萬四千二百七十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蘄州
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
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千九
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橘場買茶
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二千八十貫

發運司米 荊湖
南路
六十五萬石荊湖
比路三十一萬石

諸蠻貢方物 乾德四年七月下溪州
貢銅鼓虎皮麝臍實九年
獎州貢丹砂石英淳化元年誠州貢蜀馬綿犀角三年
十月錦州貢方物五年十一月獎尾欽等州入貢戚
半元年十月古州向通長來朝貢珠及馬三年十一月
高州蠻入貢四年六月十溪州貢水銀虎皮花布五年
正月大賜州蠻來貢景德元年正月高州田文晉來
貢三年十二月高向通漢貢名馬丹砂銀裝紗鞍

兵防

列國 晉襄公二十[illegible]爲舟師
以伐吳不爲[illegible]功而還

漢 元鼎[illegible]
南粵[illegible]
呂嘉反部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衛
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
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
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靈帝時陽球
爲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建安十三年曹操南
擊劉表取荊州追劉備於當陽備遣諸葛亮求救於孫
權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
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
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
浮以沿江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
瑜曰令北土未平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
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
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
兵數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
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
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
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

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
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
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
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
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張天人馬燒
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
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引軍北還○二十四年孫權使
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䑸艫中使
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程至江邊屯候
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將士仁以城降

梁 韋叡拒魏軍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
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乘[illegible]軍
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壘[illegible]戰
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
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
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王彥章攻晉人以巨鐵鎖
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數百人皆持巨斧
又令舟載鞴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斫浮橋[illegible]城

唐 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帥戰艦二千餘[illegible]東下
太破銑軍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illegible]之

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闢之地豈無廬舍溝洫尚可耕棄一旦舉而棄之不爲勢家所占則是損十萬歸於無用之地而荊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爲期今踰期矣官不能給則老弱饑餓者轉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體臣恐以爲荊襄之田尚亦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使中原之中知朝廷有以處民率皆襁負而至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爲兩便

南徼

洪武己未景川侯曹震言容美管公沿邊大旺散毛等峒蠻寇時出劫掠爲民患之今施州衛及施南宣撫覃大勝招之如負固不服請於今秋發兵討之上于是命涼國公藍玉討施南宣建二宣撫司叛蠻玉遣都指揮徐玉將兵攻圍之擒宣撫覃文信餘黨退走依山寨自固王是玉復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賊男女一千七百八十餘人擒大勝械送京師磔大勝于市餘黨萌戍開元給行糧冬夏衣遣之○五年上以古州田州澧洲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爲副將軍率兵討之愈率營陽侯楊璟宜春侯黄彬出澧州德興率南雄侯趙庸指揮僉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平章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五年征南將軍衛國公鄧愈兵至澧州遣營陽侯楊璟等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乙丙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移兵討之仍令汝南侯楊思祖都督僉事張全爲之副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人散走及是命復討諸洞未幾皆平之

選舉

南宮城

馮大叅當世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廟謗寡鑒堅欲黙落又欲置於末殺時鄂倅南宮城監試當拆封定卷大不平奮背力主之以公冠於撕販果取大魁釋褐除荊南倅南宮遷淮倅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隔飛鵰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兼心同金石欲移鄭黨年空嘆音絕千里長思道義僅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縣題看袭云江陵縣額即君臨治特親墨也截湘山野錄

天荒解

荊州每歲解舉人多不成名號天荒解劉蛻以荊解及第號破天荒

江陵貢院

宋嘉熙元年命京湖制置司於江陵別立貢院取荊門平復郡士[illegible]官混試用十二郎元額混取以優之

傳衣鉢

當凶

世知貢舉彭器資爲首傳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蓋兒借爲食肉僧

二宋

宋庠宋應山人也時胡僧相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十萬命者會乎之頻皆是我思之庠曰堂下比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作竹橋渡之耳僧曰是也比唱名弟祁第一宰第十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後人立渡蟻橋識之

五老榜

陳光問長从人讀書盛巖山年近六袠忽夢鶴舞鳴於庭友光彬以壽登雲兆後偕曹松五人登第時稱五老榜

歐陽程

歐陽程初名和營道人少貧兄澤爲郡史依之傭書於池亭詩云鑿開幽境泛入流萍迴合波間小洞庭寒影倒吞凌漢樹冷光高浴半天星魚翻鷗鸞波紋驚洗霜翎水氣腥昨夜蛟龍忽飛去滿軒風雨袞雷霆太守見之面試架上鷹詩守大喜給傳金道和充學官弟子赴試路問逢一青衣童子云以今科省榜考數各處賦陞因問道州歐陽和中否應曰有歐陽程無和因更名程是年登王世則榜進士昔太平興國八年也仕至屯田員外郎

獻徵

楚人物

王郎中坦之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郡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田魯仲達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燕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地則群聖之所葬考其民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

江夏舊姓

王侶呂樊並江夏舊姓侶爲江安令樊爲秀才時張昌叛鳳旬日之間衆三萬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唯侶與樊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侶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糾合舊七千五百餘家追隨侶等不豫妖逆

劉季和

襄陽說季和性愛香如廁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爲如何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我退走邪

緒宮二跡

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踰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

人稱體爲撓舟準詰之答曰我黃魔神也公異曰當大用故來謁但裸體不敢見準以錦服投之神即以獻謝而去準論嘗道唯衣白布裳繫金銹頭帶當權尙時者諷其論禮準曰若父所賜服之不忘求見禮之失也諷者大漸

李南公 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傷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捏之乙曰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內硬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村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諭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之及期盡得買經之人使各承其稅

求興倅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求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欲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于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辭儒不信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咒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德安總轄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蹤迹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矜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嘑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胡孫由天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姑以卜之幸而中耳

李西樞 憲成爲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荊南召爲學士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曾鞏 知襄州朝廷遣使投水利合避三兩選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日大星墜于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天狗下勾當公事也

李載仁 載仁唐之後也避亂于江陵季典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爲李興見知然爲性迂緩一日將赴高從誨召方上馬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于廚中取餅并豬肉令相毆者對啗之乃戒曰如敢再犯必當于豬肉中加之酥聞者無不笑之

周行逢 周鎮西土湘兵將積功檢校官至王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乃亦畏我乎對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偏地司空西隣那得不畏

趙宗儒 憲宗問趙宗儒曰人言衆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罪

生不妨毬子上笑

牛僧孺 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謁怒而去後召客將問牛秀才發未已去立命小將賫書絹五百死追之符請不啓封揖廻

張詠 詠知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詰爾於隣伍誰是最隣曰有甲氏貰貸粟於某不遜怒之深者訴遣去云至家徑剖其牛貸之文老如數還石而人訴擅者牛詠叱曰爾割其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反致訟耶其人伏罪〇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兆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潭牧書一紙王荊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直毅正有勞于世若公者少歟

南郭 一戎汝夜馬巨蛇繞身乃曰苟有所負死生惟命遂逝蛇亦亡去敵讓諸宮屬精爲治朝廷號比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汝姓郭後歸姓

羅友 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性嗜酒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爲人有記功始事荊州後在溫府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將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後以爲

襄陽太守作荊州從事日溫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溫曰卿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今已飽下官無須復住了無慚色

庾征西 大舉伐胡既行止鎮襄陽殷豫章送一補如意以調之庾答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范理 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吏供奉甚恭理獨不爲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

列女

龍陽君 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泣下楚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魚益多而遂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褰裳趨者衆矣則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且將棄矣

孟母 吳錄孟仁字恭武本名宗爲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也

韓康伯母 母殷隨孫繪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謂其外甥卞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于難夫復何言

李平陽女 李重中夏名士孫秀欲立威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

仙之華也

張僧繇 僧繇嘗在江陵天皇寺栢臺畫盧舍那佛像夜恒有光發於寺屋

邢和璞 絳廻戰邪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戒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卧至此嗜有人斷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斷不已墻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對外耳有數人荷鍬鑁立於穴前崔問之皆云邢眞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工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砰曰眞人至見邢輿中白絹畫紱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若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

怪術 雜俎載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瓦歷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王潛 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正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今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

僧訔 長壽寺僧訔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脛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何慮逐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餅數升擣地形咀之忽蟠動出門有頃餅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龜縮而死村人乃活

藏彄 舊記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衆人高映善意弼成式嘗於荊州藏鈞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鈞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挾言但意舉止色若察因視益也

鬻刺 荊州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蝎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刺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

玄覺 大曆末禪師玄覺住荊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覺悉加墨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其壁也僧那即[illegible][illegible]爲寺之患

費孝先 李琿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琿暫

今[illegible]仁朴下有開瑪又[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衣紫[illegible]者五人斎裴州南使罷有[illegible]開侍含名與室驛始瘴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子外問呼病其悉末弁視至之蝸曰瘴乃卒果臨其丧省芦人

崔群玉 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又善就忽草性喜食鵞又授校書郎東都故里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疾得鵞

屠光遠 舒斷間人以醫術遊江南晚寓饒州樂平縣耆酒落魄人呼爲屠醉縣酒卞呂生其妻臨蓐五日弗產召屠至則醉矣徑入笑隔衣略捫撫即出曰扶坐少頃免身矣旣聞嬰啼聲謂屠不曾施技偶値其生耳無延昕者屠語呂曰君細視兒在手虎口必有小竅視之米然問其故曰此非佳兒也必有宿冤欲取命故在胎執母腸不放無由得生吾用龐安常法鍼之故得脫呂拜謝兒亦尋卒

沅州秀才 秀才善妖術能制人命村寺僧出入必往告僧得視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紹興中客僧到寺向暮饑甚入廚取食畢入佛殿坐佛脚下誦楞嚴咒夜半迅雷俄聞鈴鐸聲若數壯夫負巨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墜天明出視得四紙人于階下旁一紙棺没摺下懷中少頃寺衆至爭問夜所覩客僧具告以事且說此人習邪術旣不能害人却當自害試往扣則秀才四體如刀裂死矣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寺門一婦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使舉水不動婦人曰勿相戲戲則請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取塊粉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不能又婦人吸水噀之稍大又懇言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噀水叱之遽大如椽徑環中圈將高客婦人又論此客猶不聽蛇即其足纏繞至頂不可解寺人欲走訴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謂客曰汝術未精何敢若此客再拜悔謝

[illegible] **道人** 淳熙間王來復州賦店賣卜每日所得不及百錢往往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許粥于肆鋪匠詠而扣之對以蜀中貴人相酬者疑弗信陰約儕輩寄覘之郡城南有河王度橋且西行穿蘆林坐忻許以絳囊縛鈞綸上將水中少焉舉綸則碎金色巳粘着衆外旋以書佣禪至幅紙上如是十餘及乃歸群匠驚訝躡踵詣旅店復間王對如初始以向所見告王笑曰吾非扶此技此荒吸金蘗也大抵水非得金不能滯滀故有水處必有金子母相生之理誠不可誣今篋中所餘猶數兩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遶諸君但如我法試之慎勿爲婦人鷄犬所攻[illegible][illegible]

樊夫人 裴航僑所于沔與樊夫人國色也航賂裊烟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無以諧謔爲意與郎君小有因緣此日必爲姻懿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

鮑仙師 有江叟者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閿鄉至盤豆館道傍大槐下府發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槐咩謝覓乃是竟遙畢卓淺獻槐曰荊山節中二郎來看大兄使開槐上有人下來與語明至荊山館中見庭槐圖晨附神物乃叟素好道不逢師桐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荊山尋鮑仙師必授叟世叟入山果遇仙師令叟吹笛一氣逸丘音激越駐泉迸出別鶴行伍稍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一洞龍必持水丹吞之便爲水仙無類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耳叟後三年於岳陽寺樓吹笛有龍化鳥人持丹而來叟餌之遂變童顔入水不濡○一說有江叟者嘗遇樵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白鶴山吹於荊臺響震林谷忽有兩女出授神藥云服此當爲水仙女子蓋龍女也豈即此江叟而少變其說者耶

僧貫休 沙門貫休風騷之外精於筆札成中令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授安可草草而言成銜之遂放於黔中因以病鶴詩見意詩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惟儼 朗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任事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水底行閨閣中物舍不得便爲滲漏翱一夜登山大笑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身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仙人室 夷水還石室室在巖之上南向水村人駱都到此室邊探寒見一仙人坐石床上見都驚拜不轉都還報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爲仙人室

梯仙國 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浚井千餘尺而無水工人們壁到一天地日月世界焉所曰天柱山門內兩童皓齒垂髮跣足金冠問汝胡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綵衣傳勅曰金以禮闕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芬美似醉行半日有一闕城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是何處答曰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工遂上山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人間數十數年欲其舊穴應不可得當請通天關鑰匙送卿引上天門須臾雲開已在房州

陰家云已三世矣丁人自從不食五谷莫知所在

竟陵禪師 陸羽少事竟陵禪師師去世竹寺、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浮石 茶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曰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石必投諸水後映上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處曰浩州先生翛然而悟遂服藥即時輕舉

杜真人 元杜雲隱黃陂人洞庭湖廟祝也能知本而風波與人語郭驗江南湖北肅政廉訪伯顏上其事于朝至元十六年十月內勅封齊忠廣化真人提調沿江諸廟事

仙桃巖 陽陽國輝來咸淳九年因過茶溪源迷路誤入巖中遇二仙對奕問之不語後得仙姥開麗指以大路仍與仙桃九顆元大德八年郡守蕭靜齋遊此因名仙桃巖

范儕 枝江縣東南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儕精廬自言巴東人少遊荊土而多紫桓縣界惡衣惡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詞不可詳人心欲見敘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遷跨諸州而木堂見共濟波地

三花仙 許世安爲房倅元豐間有名三花仙者來自京師宵晉三花將頗能詩世安以告蘇子瞻有詩序云郡守夏侯在京師與之相善抑以前事云至房中說之及侯守房三花曰記房中之言否既見李侯七日而尸解

酒井 本朝嘗有媼者賣酒有道人素飲不厭因與藥一丸云投井得酒媼如其言井水皆香成酒後道人復至一媼言第無糟飼豕爾道人厭之復與一丸投之井皆水

流寓

蘇秦 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辭行王曰曾不少留秦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聞命矣

裴潛 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過長沙

文忠公試隨州 東軒筆錄載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其悉內有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鬭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傑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須見連庠楊之耳按公行狀亦不載試隨州事僂見野錄可補未備

胡秘監 庶幾攻言旦寓居襄陽還大規以著漢春秋書成遂其得每歲文

其然與

雷神

成化中李遠婦將娩壯忽一物披產室中牀下高尺有五色藍鷹嘴能瓜而時後有翼如伏翼狀舉家駭異而兩長急趨狀問巫巫曰雷適下擊惡物見穢惡不能祀遂消殘竟不能去遠近聆觀者以千數或數以斷新傘盛之仍疊數卓閣其上日數次消瘦幾三口乃去家亦無恙云

龍駒

元至正末施州人黄氏牧一牝馬忽雲霧晦冥溪中有物蜿蜒而出與馬交後得一駒異常馬時明玉珍據蜀黄氏謀以獻至溪西數里雷電大作馬乃騰去蹄處皆陷如溪　承桀中郁陽蔣張志　掀播高奕章氏夫二守志

朝久誦老子經不食有足物惟啖魚蔬而已已門清明日忽雷雹震爍雲霧晝暝戚神堂中紅光黑耀火開霹兒龍前懸一帶三繞白物長三尺傳一寸光采品相如水祠肉有道上見之曰此天上擲播也天將以莊舍人懸之四十餘年掛新撓之不折

病鵲

本朝李光學武陵人知興化府廳東有鵲巢二雛飛去其一折翼光學以一藥哺之後光學病危思魚忽鵲銜一鱔置於庭食之病愈

詐廬墓

本朝瀏陽陳大周為郡庠士與友周金者相濟為惡大用素不孝乃詐為廬墓長所司以隨自立綁撲來之將堊稱周金被死枢過其

門與折不行大用恐曰吾不免矣越二日暴死

道州鬼

道州西開元觀前江新深寇萊公祠此升那數望水際若騰騰有光使人沒水求之云石鬼多少不能乘漁者罕見之

石妖

嘉靖二十[illegible]年春來安縣北十里許宣義鄉有巨石長傳約丈餘忽風雨交作石乃特立聲聞數里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六終

湖廣總志卷第九十七

雜紀三　祠祀部

帝之二女

按山海經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僊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山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葬義可知矣鄉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悲乎假後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烏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

赤松亭

按羅泌謂赤松石室在襄陽之境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亭亭下有神陝即南都賦所謂赤松神陝者也酈道元水經注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東陽記有石室山赤松洞赤松廟蓋不知酈氏所謂金華之赤松子乃黃初平僞初平亦號赤松子也列仙傳黃帝嚳堯皆師赤松子然張良亦從赤松子遊也豈即神農時之赤松子邪武曰城有雲陽俱有赤松壇蓋其寓遂焉

楚方城

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比陽界南北聯絡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杜預曰方城山名在葉南未詳孰是按一統志裕州有方城山裕之為葉縣秦置南陽郡屬荊州屈完所謂方城其即在葉者與蜀楊慎丹鉛餘錄云左傳方城以為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攷

訛爾雅釋奏七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斯說豪矣

竟陵雲杜

童承叙曰竟陵雲杜漢隸江夏郡晉分江夏置竟陵郡治石城領二縣梁分竟陵置沔陽郡治雲杜領縣無改隋沔陽郡所領縣但存竟陵或省雲杜之邑二賦迄無定處故志以景陵爲竟又以其城爲雲杜賦通志以郢爲雲杜地一統志又以京山爲雲杜地安陸志又以郢爲漢竟陵縣諸說紛紛莫知所在蓋竟陵之名昉於史記世家漢興因以爲縣秦漢止一竟陵至晉以下郡縣各一安陸志所云謂晉竟陵郡治可也謂漢竟陵縣治不可也桑欽水經沔水東過雲杜又云夏水出江東至雲杜入沔今夏水入沔處淤塞無攷度其勢當經景陵地若是則今縣治信雲杜也穀梁傳水北曰陽雲杜在沔北故梁置沔陽郡治此晉書杜預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胡三省引水經註揚水逕竟陵縣北謂之楊口據此則夏水入沔處又當爲竟陵不爲雲杜矣何與欽異乎漢書劉玄傳馬武王常扳竟陵擊雲杜李賢註雲杜故城在復州沔陽縣西北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賢唐太子所註沔陽長壽皆自當時郢復二州附郭之縣而言其曰沔陽西北者正今景陵治益可見其

爲古雲杜矣其曰長壽南者則無其地水經書傳漢書皆云章山古之內方在竟陵東北而荊門安陸漢川志俱有章山未知孰是史記正義竟陵在長壽縣南百五十里顧與賢同水經注巾水西逕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竟陵故城古鄖國也今景陵西三十里有巾港西亦有城城多荒圮蓋自梁已廢正在長壽南百五十里叙訪得之頗與水經註正義合意梁置沔陽郡遂省雲杜而徙竟陵於此爾然其相距太近不應漢晉二縣所置一方至海以沔陽縣爲雲杜豈指今州治邪然無的據不敢疆通姑識之以俟博雅君子

崇山 驩兜

崇山今以爲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欲欽藤竹明州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僊窟宅在焉其詩云列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占崇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子誤蘄水有五洲水經注云五洲相連今訛爲城爲是子誤伍洲頭伍員適吳過山隨州有限遠閑今訛爲行者鵝鄂州有白虎磯今誤爲白湖鎮江陵北有司石碑共西有跳波有鳴波白碑亦當作波今渾之波

鄣縣側數里有後梁宣明二帝墓唐相蕭嵩

舜作蟒

其祖立碑于驛之北因此人以爲碑誤也呂瓊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曾於此洞作蟒蛇身受諸者謂不知其幾世至隋仁壽中遇一尼摩頂受記遺佛託生曼曰悠悠蒼天彼何人斯妄爲此瀆如此之甚聖莫大於堯舜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至暴寂然無聞至聖人爲蟒蛇又尼者一髡首婦人有何功行摩頂受記使之託生耶

黃陵二女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漫殊爲非禮

杜甫墓

宋徐得記舊序謂先生死葬耒陽縣耳二里或謂不然實死于岳陽二說互相詆訾始余节轉道耒陽始得謁先生于祠下瞻墳在祠後邑有墓葉有祠耒陽所私而重也矣惟馬頻苑云甫終耒陽葬之元和中其孫嗣業始啟葬鞏縣元微之爲志今考元稹作墓志但云子美旅殯岳陽及考黃鶴作杜詩年譜云唐玄宗幸蜀遣郎求子美甫令乃積亡汶山曰死于此矣此皆誣也玄宗卒于寶應元年子美卒于大曆五年後玄宗已十年豈有郎求之事再考大曆四年子

美有巫峽天近瀟湘岳之句耒陽之墳恐巫子宗文者後世懷忘遂因牛酒之語從而附會之也余按元稹墓志云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柩之襄祔事于偃師途次于荊楚號云合葬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乎江縣志又云甫卒於潭岳之間旅殯岳陽長子宗文卒耒陽次子宗武貧病不克葬命其子嗣業移甫柩祔事偃師則耒陽之殯實甫于宗文考河南志偃師首陽有杜甫墓鞏縣技墳雖師而甫子曾殯耒陽類見之說有跡矣乃一統志云韓愈有詩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豈元稹之但爲志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塚尚在邪愚謂愈豈亦傳訛于宗文之殯爲甫令之墓邪

赤壁

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與烏林峰對圖經又云在嘉魚縣西盖初蒲圻地今屬嘉魚也按史昭烈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史稱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宋謝疊山云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見石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問赤壁其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乃漢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公瑾廟至今土人時地得箭長尺餘或得斷鎗折戟以今嘉魚縣合之當爲[illegible]皆謬無疑其他四處非是考

荊詩話卜居云蝨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為玉事並卜居亦失玉擬依原作以淚信哀江南賦云宋末玉之宅不知何異而言此若翁之遁也唐余古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木杜李功曹歸荊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異也又在夔府詠懷古跡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蓋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荊州也李義山亦云郢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靳字說

係酒唐韻

靳字凡三音音機者縣名在譙沛間音琪者州名即斷春音芹者菜名按晉劉伯莊地名記言靳春水限多斷菜因以為名則是地因菜得名而變焉琪音也劉貢父詩話言關中人呼祈音如芹正合此意許慎說文言靳從艸靳聲江夏有靳春亭徐鍇注云諸書無靳字惟說文衍字註言江夏有祈春亭疑相承誤出也今陵祈字音鄿及考江夏亦無此地疑是靳字之訛神農本草有水靳即芹菜則靳字當是從靳篆文訛為靳爾雅諸菁又以靳作鄿以邑代斤而單字既非諧聲又無取義愈當支雜近時一州守書扁言靳州產竹字當從竹不當從州公私信之相承至今則靳之此為靳安知非此類乎

杜甫詩

江季共說杜甫詩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滌死將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雲溪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歌闋莫不望行在而慘然時甫正在湘潭成有此詩更須攷究

浣紗河

兩山墨談

云偶閱荊州府志載竟陵州有浣紗河云昔伍子胥奔吳道過浣紗女即其地後人立子胥廟于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越昭關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于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乃自投瀨水而死後員入郢還過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勃史記註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界有投金瀨處時立貞女祠其上李白為之記是子胥過浣女之地在溧陽無疑若夷陵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適秦入蜀之路胥之於

風馬牛不卻及[illegible]至是成者水色類于流[illegible]事者因欲倡浣紗女之說而遂援以立廟因誤以入志妖

九鼎

一統志云宋理宗時孝感東湖村夜有光燭天震人聞於官掘地得成周鼎九非負於朝又云左傳楚子問鼎之事遷於楚地郎此鼎按左傳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也楚子乃去當是時為有遷之事此戰國策云秦興師於周求九鼎顏率請救於齊願以鼎獻齊齊王發師救周秦兵退齊王欲得鼎率至齊憾言設鼎之難齊王乃止夫戰國策雖不足盡信然齊秦求侯遷鼎則實錄也楚子又安能遷鼎其昔周公定九鼎於郟鄏自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秦始皇齋戒禱祠使千人入水求之不得漢文帝新垣平言汾陰有金寶氣周鼎將出漢武時周鼎出汾陰藏於甘泉羣臣稱賀夫九鼎者神禹所鑄謂之夏鼎遷於商曰商鼎遷於周曰周鼎蓋傳國之寶也漢武得周鼎未言其數而非泉湖水大楚甚遠東湖之村何因而至致九鼎耶意者二代鑄鼎祭祀封建鼎京錫賚無不用之漢宣帝得周鼎於美陽張敞觀其文知為成周褒錫諸侯之鼎夫東湖村之九鼎如皆出於成周亦美陽寶鼎之類非神

禹所鑄周公所定楚子所問而齊秦之所欲得者說然鼎負於朝羣臣無議之者又安知非蔡京童貫輩假飾周鼎之名以媚寵耶然則謂成周九鼎遷於楚地亦臆說耳余未敢以為然孝感志

環岳郡

一統志云環岳郡在孝感縣西魏置隋廢按魏書孝昌縣改置岳州岳山郡隋書廢州郡為孝昌縣唐書環川環陽縣未開有所謂環岳郡也陳書司馬消難總管九州有環川岳一州並在孝昌境耶抑郎隸之岳山郡而誤傳為環岳郡耶孝感志

義陽城

一統志云義陽城在孝感縣北一百里梁置西魏廢按南北史而魏於平氏縣置義陽郡蓋古申國之地今信陽州是也劉宋改義陽郡為宋安郡南齊改置司州而義陽城木晉置於孝昌也豈郎南義陽之廢城即梁高武帝天監三年魏隋司州記以南義置司州大梁隸之時有義陽郡又有西義陽郡南義陽郡西義陽在今隨州境而南義則未知所在何處一統志謂梁以宋安郡為北司州黃陂縣為族司州則南義陽郡似當在黃陂境今云作孝感縣北一百里則與羅山應山為近豈南義陽郎初置於孝昌境而黃陂之南司州乃其徙置耶余闕不能強而通也孝感志

新市

一統志云新市在孝感縣後漢于常

□□前有其一□□一□□□□□□□
□□郎刻印不應在一□十元非也是特從人
以合廟祭其數必多今秦少游長偕兗堅已志載
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　義倡事謂秦州
由遷爲潭與之性來後倡堯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
得其說於李結文山爲作傳弓反復思之定無此事將當
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姦遷朝
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秦未發羅黨禍豈復眷戀
一倡女共于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
在其巡內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
陶元鈞皆爲所侵因郡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郎
時道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
發於辭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
眾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用史語之失

韓文公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
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
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爲隨
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試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　東坡

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爲善本
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

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
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
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
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
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
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
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耶第八卷云希白作字
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
俗不察爭訪

茶陵陳氏

閣下本誤矣　舊通志載茶陵陳氏科第甚盛
蓋陳南賓在元季爲全州路學
正遂家焉今全州顧者皆其後也其以陳泰爲賓父則
非蓋泰賓之世父也坦齋文集可證焉茲志略之者以
其居廣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今巴陵
有道士洪地志郎古之東陵并子益
□死刊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濤以濟其爲內其地至
今循爲盡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
不在潯陽明矣

三蘇不取孔明

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蜀
吾知其無能爲也止謂棄荊
東坡然不考孔明草廬中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
之地乘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爲孔明不亦誤乎亡

子入楚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
貢與之言答辭已所其安予觀孔叢子載平原
君問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
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近世殆是假其頸以行
其心之所爲也

搥碎黃鶴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詩歎
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
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
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
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
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詞云酒逢知己藝壓當
行元是借此事設辭排太白詩也

顏內史

衡山舊志載顏憲之爲南齊
內史其亡谷病神云先亡爲陳生
謂告開塚剖棺水洗枯骨爲除祟邪憲之曉諭爲陳生
光之說事不相隔風俗遂汝令按南史憲之仕齊爲衡
內史縣在南朝亦名衡陽爲之衡陽郎而南史稱衡陽內
史是言郡內史也當時內史之官至唐爲長史與別駕
參軍司馬皆爲郡職則
內史不當入縣志矣

聖燈

龍湖根下治謂南嶽聖燈一現
光處其下必有丹以及一
坎寶藏此甚有理又欲以飛桮光候光現即識其處掘以
得之此有譎探奇者與赤芝光之說不同然俱足以惑

愚俗聖
燈之誤

真武

祠祀志中載真武廟真武本玄武七宿以避
宋真宗玄朗諱改真武至今不能易曾以
靈譏言長語有此宿則有此神理或然也若云其神被
髮仗劍足綰龜蛇則誣矣劉三吾謂其神起于黃帝時
此時無文籍不知三吾何所考俗傳爲靜樂國王大抵
異端之流傳今以釋迦佛爲揚達太子觀音爲妙莊女
皆不足

滄浪水

故志禹貢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
湖也水即屈原逢漁父處劉澄之山水記云
在沔口按水經註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
浪洲水曰滄浪水郎今均州地沔有此水雖非其故處
然亦滄浪之下流豈後人稱之若漢沔夏之互名耶
又按鄖滄浪地名非水名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
水即吳王僚所開池作亭其上名之滄浪以爲瀕
之狀失之矣沔之滄浪亦地名又嶧縣志縣北有滄浪
淵云即孟子所稱濯
纓處尤爲失實也

陳暉疑服之辨

晉咸康中零陵李
繁姊先適南平郡
陳詵爲妻四子而遭賊姊投身於賊請活姑命賊許姊
法詵更娶嚴氏生子輝等三人繁後得姊歸詵求迎李
氏還更有一女子籍母張在上以妻李次之嚴次之李
死詵疑輝服以其事言於征西大將庾亮府評議司馬

封石城侯適與復州下亦云丙陽有石城在縣東南一
百里不言王廣徙封之邑若廣果徙復州之叛則一
之名當見於後漢郡國志志既不載則復之石城非縣
明矣故方輿記云在縣東南三百里古保聚之所以鎮
戍以石城名者不止一處如晉庾亮之移鎮襄陽之石
城下又信陽軍圖經云自石城徙居仁順文云魏文帝
所立義陽縣蓋在石城今故種山東南石城山故石城
是也是則信陽郢州復州皆有石城不必執一而廢百
今郢州之石城可以鎮戍名不可以縣邑名晉羊祜傳
云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又後魏書荊蠻傳云雍
以西石城以東五百里今郢州石城即吳之所守然去
襄陽止二百四十里二說七百五十里之異今考之隋
書志通典及元和郡縣圖志今之水程可以無疑按元
和郡縣圖志云郢州長壽縣理石城又云縣城本古之
石城吳於此置牙門戍城羊祜鎮荊州亦置戍通典云
郢州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書志云郢州長
壽縣後周置石城郡則郢州石城正羊祜傳中吳石城
守也又以今水程計之襄郢相去七百里則與羊祜之
言合是郢復二石城不相干也故可以作鎮戍而
不可以作封建可以作形勢而不可以作縣邑

南郡

按漢書地里志南郡郢注云楚別邑故郢莽曰郢亭又
曰江陵注云故楚郢都又按杜佑通典曰江陵故楚之
郢地秦分郡置江陵縣而郡江陽陵二縣俱立漢景帝
三年改江陽曰江陵以郢併之故郢城在江陵縣東北
六里楚舊都也又按地志云後漢廢郢入江陵此郢縣
之本末也又按春秋左傳莊公十一年鬭廉曰君次於
郊郢以禦四邑此郊見於經之始也今以杜預之注考
之則僖公十二年注云郢楚都威公十一年注云郊郢
楚地是郢之廢省後併於江陵則郢之在江陵明矣又左
傳文公十一年云公漢泝江將入郢是自漢而上從江
而上則郢之本在於漢明矣又僖公十二年黃人不共
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黃而之江陵或自黃而
之石城共地理之遠近又
可知也茲不可以不辯

竟陵

按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注並云章
山在縣東北又按水經云沔水經當陽之章山東其竟
陵當陽二縣俱見於漢二史惟載竟陵而不言當陽然
漢竟陵城在今長壽南今章山之地正在縣南一百三
十五里與荊門軍界濰市相對當陽乃在荊門之後臨
沮漳而不臨水寰宇志云長林本漢編縣地晉旦元始
分立若以祿麻爲章山則在編縣而非竟陵境也蓋西

魏之特旨立基州以二荊一或章山當統豈鄉縣二
上黃郡統祿麻縣在西魏時章山上黃已分漢江而
郡矣隋文開皇九年廢章山上黃二縣乃更祿麻縣
章山故荊門舊圖經以章山屬長林祿麻屬當陽蓋
今之章山則或於隋文之所改當陽之祿麻則白山於水
昔之所經沭不知西魏章山郡則在漢之東嶠白山隋
帝山縣則在漢之西點嶠今西魏所市章山當在荊當在
長壽縣之章山而隋文所改祿麻章山縣當在荊門祿
麻也如唐武德四年於長林東竟置基州所屬山縣此
則沿襲隋制非西魏所建之地也竟陵谷遷自古有之
夏禹而下今幾千年矣不可以山之有無而易之況其
地相近亦有岡阜而祿麻亦非有崇山峻嶺之阻其判
門集所載者乃隋唐之章
山而非西魏之章山也

崇陽紀實

故志人物有狀元楊起莘縣令有任
希夷抵花洞詩又以爲火參拜祠記云治中蔡罕甲按
宋錄起莘寶祐丙辰第三名貫鄂州通城縣時文天祥
爲倫魁崇自熙寧五年割通城鎮爲縣閒廢尋復至丙
辰蓋七十餘年矣宋史希夷登淳祐三年進士第調法
城簿從朱熹學開禧初主太常遷禮部尚書歷官參知
政事尋提舉洞霄宮未云令茲邑也元史察罕陽姓白

氏大德四年御史臺奏察罕爲武
昌路治中是姓白氏察罕其名也

漳水

水以漳名洛洛者最多今略舉
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漳上有漳
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
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衆舉一二
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雜者爲漳章者文
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
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瀨上即漳溪合流漳州予未曾
目見鄣郡即合流奄漳即漳濁合流雲夢則漳郡人
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螮蝀數十里方澗如璃亦
從章璋爲左右之臣所執
詩云清濟辟王左右趣之

白雪樓

按沈存中筆談載世稱善歌者皆云郢人
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
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
歌於郢中者則歌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
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
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
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一个知歌甚
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一也以其

公子重名嬰齊莊王母弟宜公時子重爲楚令尹襄公
時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衡山役鄧廖伐吳吳
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
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
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爲司馬鄢之[illegible]
敗晉師而還入討陳夏氏巫臣[illegible]側欲取夏姬
巫臣之族分其室巫臣曰[illegible]使側罷於奔命乃
伐楚子[illegible]一歲七奔命[illegible]藏於上國
帥師圍宋久不克[illegible]夜入楚師登側床以

許平後將中軍與進[illegible]於鄢陵側命軍吏察
卒乘繕甲兵具車馬晉人知之乃釋楚囚彭名御
楚爲右遂敗績王中傷目召側醫穀陽獻飲於
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側遂縊
公子午字子庚襄王時爲令尹鄭子孔欲去
師於楚楚子使告子庚曰師徒不出人以爲自
嘆曰王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乃治兵於汾至於
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涉於魚齒甚雨及之楚師多
凍役徒幾盡師曠曰南風不競楚必無功
公子陽匄字子瑕楚穆王曾孫平王以爲令尹公子魴

爲司馬吳伐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子魴死之吳
王弟蹶由爲質於楚子瑕爲請諸王而歸之後費無極
讒廢太子建奪其嬴妃子瑕不能去無極而正嬴妃之
系乃爲聘謝於秦子公縣令終矜爲中廐尹郤宛之黨
與其弟死及佗皆爲子常所殺
觀起楚臣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王殺子南環起於四境起子從起之死從奔蔡
之子朝謀作亂以報讎及公子比弒靈王自立從
乾谿令棼衆曰國有王矣平王立從爲卜尹
鬬勃字子上楚令尹代子玉爲政成王四十四年帥師

侵陳蔡陳蔡成伐鄭晉使陽處父侵蔡勃救之不戰而
歸先是靈王將以商臣爲太子勃不可至是商臣譖之
王殺勃後商臣果弒王
費無忌楚大夫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建娶婦于秦
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遂
是時伍奢爲太子傅無忌常讒惡之王王因流太
居城父守邊無忌又日夜讒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
子不能無怨望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王少自備焉
平王召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
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遂囚奢使司馬奮

㧑召太子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平王遂殺伍奢乙子尚次子員奔吳昭王立吳師入郢鞭平王尸舜及宗廟無忌復譖郤宛於令尹子常滅之及其黨陽氏晉陳氏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忌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子其危哉於是子常殺無忌滅其族國人大悅

鄂將師楚右領與費無忌讒郤宛於子常使子常飲於宛室未至又使宛惟甲於門右子常不往召將師攻宛盡滅郤氏之族黨後將師亦爲子常所殺

上官大夫初屈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王子蘭楚懷王季子勸王入秦王卒于秦頃襄王時爲令尹與上官大夫譖屈平放之江

靳尚楚臣秦使使約楚與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懷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尚又能得事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儀遂使楚王懷王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張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

公子元文王之弟爲令尹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宮側而振萬焉夫人泣曰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

不亦異乎子元聞之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子元伐鄭鄭人將奔諜曰楚幕有烏乃止子元歸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執而梏之鬬班殺之

鬬成然字子旗楚令尹一曰蔓成然韋龜子也嘗事蔡公及靈王即位奪韋龜之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而郊尹後平王殺之

叔麇鹿尹佐也誘殺公子燮及子儀

白公勝太子建之子子西召於吳子高曰其爲人也不仁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召而近之死無日矣弗從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以復太子建

之佐子西弗從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illegible]
自礪也曰勝以直聞將以殺爾父平告子西子西曰勝
如卵予翼而長之勝遂作亂殺子西
盜跖莊子云盜跖死利乎東陵之上蓋據波遲濤以濟
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
鬬緡楚大夫武王克權使緡尹之緡以權叛楚師圍而
殺之遷權於那處
屈巫字子靈楚大夫一曰申公巫臣初莊王欲納夏姬
巫臣諫止之王以姬賜襄老襄死於邲巫臣道姬歸鄭
自鄭聘之盡室奔齊齊晉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使爲

邢大夫楚滅其族巫臣自晉請使吳道吳伐楚子重子
反奔命
公子褒尾字子常令尹子囊之孫初子瑕卒以子常
令尹因吳難故城郢沈尹戌諫之語在戌傳昭公二十
六年平王卒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
順建善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辭曰
是亂國而惡君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君有適嗣不可
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子常乃立昭王二十七年吳
師圍潛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
都人與吳遇于窮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
工尹壽帥至于潛費無極惡之譖于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宛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子常至甲
在門矣子常怒盡燓郤氏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沐
尹戌告以其故子常悟遂誅費無極定公二年子常帥
師伐吳次于豫章三年蔡昭侯爲兩佩兩裘如楚獻其
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子常亦欲之
羈之三年得佩與馬而後釋之四年蔡侯唐侯會吳代
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
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三戰不可二師陳于柏舉吳夫槩以卒五千擊之楚師
敗績子常奔鄭
伍員伍奢之子也兄尚爲棠邑大夫楚平王使爲太子
太傅費無極爲少傅無極爲太子納婦于秦見其美
勸王自取之遂譖太子出奔鄭王召伍奢奢曰王獨奈
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乎無極曰王今不制必成禽矣
王怒囚奢使召二子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
戾忍詬能成大事彼見來必并禽其勢必不來二子歸
召員謂尚曰楚之召我非欲生我父也恐後生患也故
以父爲質耳不如奔他國以雪父恥俱滅無爲也尚曰

仇父執而莫奔非孝也父戮不報無謀也度能往[illegible]也子其行哉我其死矣尚就戮員奔吳爲子胥因公子光以見吳王僚後公子光弑王自立乃以子胥爲行人與謀國事楚誅貴臣郤宛伯州犂之孫爲伯嚭亦奔吳爲大夫乃與師伐楚破公子常于豫章五戰入郢昭王奔鄖乃掘平王墓鞭其尸後吳王闔閭卒子夫差立伯嚭爲太宰越王勾踐厚幣遺吳委國爲臣妾子胥諫不聽伯嚭讒之乃賜屬鏤之劍既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中吳人立祠江山命曰胥山員忠於吳而讐於楚故列之別傳

雖子楚大夫其父兄讒之於共王王弗聽雖子奔晉晉人用之鄢陵之役雖子在焉

析公巫臣楚大夫子反及儀父作亂或譖臣於王王弗聽臣奔晉晉人用之

鬬椒子文之族鬬椒初生司馬子良謂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敗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慼將終謂族人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子文卒椒譖于陽穀之奪其位處於烝野攻王王滅若敖氏之宗

黃歇楚黔陽人少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illegible]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請善楚昭王乃約楚爲與國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歸太子昭王乃遣太子傅先歸歇憂甚請太子出而歇守舍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

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楚[illegible]

夫陳徙壽春而春申君徙對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
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
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
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
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
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
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
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
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

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
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
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
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
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
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
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
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
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
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

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必殺李園春
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
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
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
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
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
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漢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裔也漢章帝
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
郎後以師司徒祝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

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
太常靈帝政衰王室多故乃建言刺史太守寵賂爲官
可選重臣以爲牧伯焉求交阯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
中董扶私謂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
言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有怨聲而并州刺史張
壹梁州刺史耿鄙俱被害焉謀遂行出爲監軍使領益
州牧封陽城侯扶亦求爲蜀郡西部都尉會巴西趙韙
俱從之是時涼賊馬相祗等作亂于緜竹殺其長吏李
升攻益牧郤儉自號黃巾州從事賈龍破之乃遣吏卒
迎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張魯母以鬼道往來焉家遂

召魯爲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絶谷閣焉陰圖異計上言米賊斷道託以他事殺州中豪强王咸李權等以立威又繁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爲意漸熾擅造乘輿千乘荆州牧劉表上疏發其狀時焉子範爲中郎將誕爲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瑁爲別部司馬隨焉獻帝遣璋宣諭焉留不遣範通征西將軍馬騰謀泄及誕俱伏誅議郎龐羲乃募焉諸將入蜀焉遣火焚其城徙治成都疽發背卒趙韙等表上焉子璋爲益州刺史詔從之以爲益州牧

劉璋字季玉既嗣焉位聞曹操已定漢遣陰溥結好操

加璋振威將軍操敗於赤壁復遣法正結好於昭烈建安中璋往會昭烈主簿黃權力諫璋言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及民攻戰三年肌膏草野遂出降昭烈遷璋於南郡之公安孫權復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雍闓復奉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諸葛亮南征闡還吳爲御史中丞昭烈入蜀以璋長子循爲奉車中郎將

魚弘襄陽人累從征爲軍鋒歷竟陵太守嘗謂我爲郡水中魚鼈山中麋鹿田中米穀咸盡也生如輕塵棲弱草爾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金翠服玩車馬皆窮其選同時有徐緄者時人語曰北路魚南路徐又有繁仲皇者爲青州刺史亦以豪侈相尚

[三國]霍弋字紹先峻之子爲太子舍人後主立除謁者諸葛亮署記室亮卒弋爲黃門侍郎輔太子璿挨引古義盡言規諫後還建寧太守進安南將軍是歲蜀爲魏并弋與襄陽羅憲舉城降

[魏]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陳汝間漢末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于朗陵遂殺周直并有其衆後恭妻弟陳郃殺恭通斬郃首以奠恭墓又生禽黃巾帥吳霸而降其屬建安初通謁曹操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操征張繡通爲先鋒封建功侯分汝南

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人誘之通不聽又擊群賊瞿恭江宮沈成張赤等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昭烈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通救之病卒追增邑六百戶謚剛侯子基襲爵爲奉義中郎將緒爲平虜中郎將緒子秉字玄冑有儁才官至秦川刺史所著有家誡秉子重字茂曾官至平陽太守重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官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矩子充

[晉]王機字令明長沙人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情機天姿儀倜儻有度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

恭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巳亞遂與友善内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内史機終日酔酒不存政事自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冡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敦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門客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温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敦逆死邪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識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擁節而避機機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

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百鎰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効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因機討梁碩故降杜弘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欲相收拷碩子馳報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弘素有意[illegible]執機節

曰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況餞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温邵劉沈等並反尋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温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府藍還州詐言增糧寄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張昌本義陽蠻少爲平民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笑之大安初屯安陸石巖山聚流民就食江夏者乃易名李辰據有江夏造妖言當有聖人出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名劉尼稱漢後立爲天

子以昌爲相國於石巖中作宮殿織竹鳥蒙絲聚肉其旁衆鳥群聚詐稱鳳凰降建元神鳳人情惶懼江沔間起衆十二萬惟江夏令王偃秀才呂雄不從元兵破之又遣將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但以刼掠爲務人情漸離詔劉弘遣陶侃等討昌於竟陵李陽等向江夏夾攻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於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並夷三族義陽令信陽軍隨州昔屬義陽石巖去安陸八十里與隨州隣

南北朝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興世之子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齊世祖與欣泰早款遇及即位以爲直閤

將軍領禁旅欣泰通涉雅裕交名流挾琴遊園停仗賦詩世祖怒之尋出為鎮軍參軍召還屏居恣情閑放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上書言事出為永陽太守復持節督雍梁四川竟陵隨郡軍事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王靈秀十餘人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時茹法珍等十餘人送馮元嗣監軍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欲元嗣法珍等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反處分欣泰兵不敢發城外衆散去詔收欣泰等皆伏誅

[梁]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陵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招之即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改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進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蜀人逃亡者競出投稱義兵元起軍糧乏或說曰若檢巴西二郡籍注所獲必厚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

離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地廢耕農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開城納附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録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峻潔光濟善謀相須為善元起之尅季連不私貨財勤恤人事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歸養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先是魏已攻克兩晉壽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淵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

尉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敍吏廣漢羅研請贖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諡忠侯

張彪自云家本襄陽右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若耶山爲盜臨城公大連出牧東陽州彪率所領歸之始爲防閤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東陽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耶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

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刀反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絶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之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衣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牙爪與杜龕相埒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陽州刺史爲給鼓吹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illegible]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徑收取遂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西山樓子暗與弟崑崙妻楊氏逃去唯常所畜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犬驚吠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曰何忍舉惡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舊彪知不免謂妻楊曰我不忍令落佗處今當先殺然後死楊引頸受刃曾不辭憚呼妻訣曰生死此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遂殺彪并弟致二

首於昭達黃犬號叫彪屍側死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陳文帝敎爲家主楊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殯彪喪墳冢既畢黃犬又俯伏冢間號叫不離楊還經彪宅請覽飾容昭達許之楊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垂死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耶躓於若耶終於若耶及妻犬皆爲時所重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瞰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

隋羅藝字子延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

軍藝剛愎勇攻戰善用衆大業中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鎮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禦一然任氣嘗慢侮景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餘盈美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若盜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惟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為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禦衆意邪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貲賜戰士倉粟給窮境內大悅殺異己者渤海太守唐褘等威動北邊柳城懷

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往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斬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

皇太子建成會洺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罵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懾虜詔以本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懼乃圖反詭言閱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即殺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為利州都督亦反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兒道能愈疾四方惑

之詔取至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伏誅

唐陳儒江陵人世為牙右職僖宗時荊南節度使監軍朱敬玫署儒領府事罷遣節度使進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請除之衆奔澧州已而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兵擊滿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劫還囚之馬步使趙匡凝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凝絕儒食七日死

虔訥字中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項防秋
南中和初還道潭州逐觀察使召戍校狗曰令與君老
安護州邑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項爲留後請詔
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擢項節度使更欽化軍以
虔訥爲邵州刺史荆南節度使時雷滿區景思周岳向
瓌群起稱亂項攻之大敗淮西將黄皓殺項岳聞亂以
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虔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謀
積兵結雷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
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醴陵虔訥遣
邵州蔣勛禦之殷說勛不如下之勛謂然又其下畏建

鋒雪夜棄甲走建鋒至闢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
爲勛軍既入虔訥方宴執而殺之
蔣勛邵州人與鄧繼宗同起兵應鄧虔訥馬殷使劉建
鋒殺虔訥勛怒攻湘鄉援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
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時道
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郴人陳彦謙零陵人唐
世旻李瑪各據溪峒爲亂尋皆互戰死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黄巢亂鄂州守以洪爲
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洪乘虚入鄂自爲節度留
後僖宗即位拜本軍節度使洪附朱全忠乾寧初[illegible]

[illegible]小與中之昭宗遣使[illegible][illegible]出道武昌洪皆殺之時
行密討洪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朱全忠遣兵[illegible]
圍行密兵迎破之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荅洪討殷復
走全忠全忠遣兵救洪行密將至城下洪軍氣沮城陷
執洪行密責曰爾同逆賊弒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
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斬揚州市
雷滿字秉仁武陵人兇悍矯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
南饑盜起滿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諸蠻推滿爲帥是
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擊賊斬徙淮南滿從至
廣陵逃歸殺刺史遂據朗州請命於唐昭宗以澧朗爲

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據澧州
而溪洞諸蠻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
攻刼州縣襲破荆南焚掠殆盡而去天祐中滿卒子彦
恭附於楊行密亦嘗攻刼爲荆南湖患開平初馬殷擒
其弟彦雄等七人送於梁斬之彦恭卒於淮南澧朗遂
入於楚
[五代]周行逢武陵人與王進逵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蕚
爲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
擒其將李建期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逵行軍司馬進
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逐襲殺言進逵據武

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非吾利也乃還岳州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耳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素貧賤無能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擒斬

之二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用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用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失人心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畝

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詐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京師

張文表武陵人從王進逵周行逢衆共逐邊鎬行逢署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之嘗欲誅文表未有以發及行逢卒保權遣兵代永州戍卒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叛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爲備方宴飲外報文表兵至簡殊不以介意謂四坐曰此黃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故俄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彀弓弩但按膝叱之文表遂害簡及坐客十餘人保權遣其將楊師璠悉衆以禦文表保權泣謂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今墓土未乾文表構逆軍府安危在此一舉諸公勉之師璠感憤遂破其衆於平津

浮搶文表嘗而食之初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
校廖文表龍出領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
梟首朗陵
柳仲禮慶遠孫父津字元舉性强直人或勸之聚書津
曰吾嘗請術士驅鬼安用此鬼名歷太子詹事仲禮少
頴敏有膽氣起家著作佐郎稍遷軍威將軍西魏來逼
樊鄧仲禮擊破之梁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
景潜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
廷不許及景濟江仲禮方食投箸與景戰破之賊將研
仲禮中肩馬陷扵淖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

外衰衆軍固請戰皆悉拒及臺城陷將軍會議仲禮熟
視不對開營降賊時援軍甚衆咸欲盡力聞降莫不歎
憤仲禮等入城竝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景遣仲
禮至江陵會岳陽王詧起兵仲禮襲襄陽太觀成敗未
發詧告急扵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扵崇頭
大敗沒扵魏論者謂梁禍起扵异成扵仲禮
羅紹威字端巳其先長沙人祖遷魏州父弘信爲牧馬
監卒文德初魏博牙軍亂殺其帥以弘信貌奇恠共立
爲留後唐昭宗拜爲節度使梁兵攻魏弘信懼請盟乃
晋絶梁太祖以兄事之太祖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

患也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延士
以先世封長沙郡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
立請扵梁大祖盡誅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
梁主乃欲奪其地紹威懼大悔昭宗東遷洛陽召諸鎮
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進封鄴王梁主過魏紹威曰唐
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梁主喜梁主即位將都洛陽
紹威爲五鳳樓朝元前殿燕王劉守光與弟有隙紹威
勸降紹威爲船入洛歲漕穀百萬石梁主益以爲盡忠
拜太師謚貞壯子廷規官至司農卿娶梁太祖二女
黄田竟陵軍人充郡府雜使捷勁勇力兼人在江西歷

爲刼盜齊明帝初使募江西楚人得壯士八百西討以
功封蔦陽縣男元徽初討新桂陽王休範受郢州刺使
時袁粲據京口回與新亭諸將王宜興等謀應袁粲以
齊高帝扵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
不協斬之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高帝以回專殺終不
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首至足若留
不肯住及至見誅
宋王之望字瞻叔穀城人紹興進士知荆州草提舉湖
南茶塩歷太府少卿總鎔財賦僉人渝盟調度百出之
望區畫無遺第擬抉隱匿得錢萬緡衆咸怨之孝[illegible]

之位諭使棄德順精兵引退將校被戮尋權江淮等
望雅不欲戰時思退力主和議奏除之望通問使之
至陰爲思退地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
策拜參知政事之望先嘗貽書敵師至是王抃使敵重
聽許講解而罷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之望嘗秦檜
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力附和議與思退相
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近
以此發
宋昇字景裕崇寧初歷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
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喬年

貶昇亦謫復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
有司預爲西幸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
四十間費不可勝會條漆至以人骨爲胎斤直錢數千
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塚凡衣冠隴兆大抵遭暴掘用
是遷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間計役四百九
十萬未幾卒
王延範江陵人貌奇偉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家富於
財高從誨奏署太子舍人入覲爲大理寺丞太平興
國中累遷廣南轉運使日者謂有與相當如江南李國
主延範心喜歎爲恣橫倚豹入公宇噬傷數吏從者恐
慄延範獨授戟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掌務殿直趙延
貴會宿觀天象延貴謬言助之延範日夕與掌市舶陸
坦議欲發兵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爲隱語偵伺機事延
範奴視僚屬峻刑多怨會小將張霸被杖霸知延範與
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告延範謀不軌休復馳奏太宗
遣使雜治延範具伏斬廣州市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用父友國蔭監市易坐與
娼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魄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
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賜進士第進開封尹知河南府
京罷相諫議御史中丞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

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子昇
劉逵安陸人附蔡京擢秘書太常少卿甲辰逵爲中書
侍郎大觀四年起逵資政殿大學士召及都而卒
楊通寶太平興國五年納上來貢命爲誠州刺史淳化
初刺史楊正巖復來貢正巖卒以其子通塩繼知州事
楊光富熙寧中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詔以光富
爲古班殿直繼有楊昌御頗罷進奉出租賦爲漢民詔
補右班殿直獨光僣頗負固未幾亦降乃與其子日儼
於其側建學舍求名士教子孫詔潭州長史朴成爲徽
誠等州教授詔光僣以誠州刺史致仕

元管如德黃陂人[illegible]州降於元授
丙真撫使如德爲江州都[illegible]從城降世祖南侵如
德獻策統兵屢陷宋軍城[illegible]江紹興諸郡復諭降廣
東鍾明亮進江西行書省[illegible]也
國朝徐壽輝初名真一蘄州羅田人姿狀魁岸無他長
至正十一年中原盜起壽輝行山中獲鑒鐵數十斤會
麻城鐵工鄒普勝居[illegible]夢有黃龍繞其鐵碪明
日壽輝携鐵過之令坐鐵碪上普勝已心異
壽輝見所持鐵告之尚須鍛鈕活耶當爲鍊
一劍贈君耳于是兩陰謀舉大事先是瀏陽

有彭和尚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然香燈偈頌拜禮其
徒從之日衆彭欲因以爲亂未有所附一日壽輝浴塘
塘水中身上忽毫光起觀者驚詫而鄒普勝復倡妖言
謂彌勒佛六生當爲世主以壽輝宜應之乃與衆共擁
壽輝爲主舉兵以紅巾爲號搆聖人堂於多雲山中溪
水日呼湖溪傍有巨石狀類艤舟壽輝命鑿一穴剌桅
其上祝之曰天祚壽輝當揚颿出溪口石爲行十餘
丈壽輝遂決意反攻破蘄水進陷蘄春壽輝自稱皇帝
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開蓮臺省于蘄春以普勝爲大師
十二年正月遣其僞將丁普郎徐明達陷漢陽興國

勝陷武昌會法興陷安陸又陷沔陽及中興路二月陷
江州南康路分兵陷岳州房州歸州三月遣歐普祥陷
袁州陶九陷瑞州項普瑞陷饒州徽州信州閏三月遣
陳普安陷吉安遂犯昱嶺入杭湖是月　太祖方入濠
依郭子興起兵七月徐壽輝自嚴來破杭州持董摶霄
從江浙平章征安豐之勢欲攻濠適聞杭陷還師趨杭
濠因得免于兵而壽輝兵爲董摶霄所敗十三年元兵
既復其所陷諸州路十月詔平章卜顏帖木兒等合兵
討壽輝于蘄春大破之復武昌漢陽諸路壽輝遁走十
五年五月壽輝僞將倪文俊復陷沔陽中興路七月復

陷武昌漢陽遂陷岳州明年正月倪文俊建僞都于漢
陽迎壽輝居之五月倪文俊陷澧州八月陷衡州十七
年二月陷峽州破脾隱關初倪文俊號蠻子世漁家居
黃州黃陂能使刈船捷於風馬晝夜行江湖出人不意
故所至有功八月文俊謀弒壽輝于漢陽不果奔鄿州
陳友諒從文俊麾下爲簿書椽文俊頗驕态不惜下友
諒遂襲殺文俊併領其衆自稱平章十八年陳友諒陷
安慶復陷龍興并瑞州十九年陳友諒引兵至江州迎
壽輝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將徙居之友諒忌其來將
不利己不從壽輝自引兵發漢陽十二月至江州友諒

行出迎而伏兵城門外諸將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衆而以江州爲都奉壽輝居之盡攬其事權壽輝第擁虛位而已二十年陳友諒挾壽輝以兵爭太平至采石俄使人從舟中白事壯士拚鐵錘自後擊壽輝碎其首而死

明玉珍隨州玉沙人世農家秀身長八尺目重瞳子爲鄉里所信服元至正十一年兵起里人團結青山推玉珍爲長十三年冬徐壽輝僭號于漢陽遣使招玉珍援元帥益兵俾鎭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流矢中其右目十五年夏沔陽饑玉珍駕斗船五十艘出糴于蜀

時義兵元帥楊漢辰州人挾精兵五千屯平西寨重慶行省右丞完者都誘殺之麾下奔散遇玉珍于夔關訴其事且言重慶城中止有左丞哈林禿右丞完者都素不相能所部別無應兵請攻之玉珍猶豫萬戶戴壽力從史之當是時蜀中久不習戰鬪玉珍起事完者都夜遁生獲哈林禿父老迎入城玉珍下令毋虜掠城中遠近降者相屬乃獻捷于壽輝秋授玉珍隴蜀省右丞十八年春二月完者都復屯嘉州大佛寺欲規復重慶玉珍使弟明二攻之相持半載玉珍乃自往旬日敵軍潰完者都及趙參政死之過瀘州聞前元進士劉楨從謫之喜曰吾得一孔明也與論國事拜爲理問二十年陳陳友諒弒壽輝自立玉珍曰友諒以臣弒君復可事乎乃閉夔關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聚衆哭之二十一年陷嘉定路旋復于李思齊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爲帖木兒所敗玉珍退居于蜀自稱隴蜀王劉楨屢勸進乃稱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子昇爲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始設六卿次年更爲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明二復姓名萬勝爲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爲都察院鄒興爲平章俾鎭成都吳友仁鎭保寧莫仁壽鎭夔門俱爲平章竇英

姜珏爲參政鎭播州夷陵荊玉商希孟俱爲宣慰鎭永寧黔南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置郊社之祭賜黃璧等進士出身有差命萬勝取雲南是年冬高皇帝遣使諭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顚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長江之險相爲脣齒協心同力並復中原惟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二十六年春玉珍卒在位五年年三十六子昇襲位年十歲改元開熙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其母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爲丞相勝黃陂人智勇過人玉珍妻以弟婦稱爲明二吳友仁移檄興兵

昇命戴壽討之友仁謂昔曰不誅昭國必不安大臣但
爲所害若昭朝誅昔當夕至壽乃奏誅之友仁入朝謝
罪洪武二年復遣使取木于蜀明年春又遣使假道攻
雲南戴壽沮之又遣參政蔡哲来招不聽四年乃遣平
章楊璟永康侯廖永忠由水道攻夔關潁川侯傅友德
總兵十萬從階文攻秦川戴壽備瞿塘甚固二將攻之
弗克二月友德破秦川入綿漢戴壽聞之分兵守瞿城
自將倍道救成都友德環兵圍之令諸軍造木牌上書
四月克漢川以沮塗之援於江夔軍得之勇氣百倍遂
克夔關趨重慶夏六月左丞相劉仁以昇降在位六年

戴壽在成都亦降友德戮壽等送昇于京封歸德侯授
仁應天府尹凡傳共十一年後昇與陳理命海舟發高
麗飄然入海矣
陳友諒沔陽人本謝姓以祖贅于陳因冒其姓父普才
[illegible]蓬漁子也友諒生而質力過人稚聞習武藝嘗代縣
吏書獄會羅田徐壽輝兵起往從之壽輝使隷元帥倪
文俊部友諒心不能平元至正十七年九月文俊謀殺
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衆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
章時　太祖駐節金陵二年矣十八年友諒陷安慶元
守臣余闕死之夏四月破隆興路及瑞州五月攻邵武

又以吉安路[illegible]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illegible]
二月破汀州十九年三月遣兵畧衢州復破襄陽路六
月復遣其黨王[illegible]圍攻信州守臣伯顔不花的斤死之
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至是壽
輝因引兵發漢陽而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以伏兵盡
殺其左右告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二十年
四月友諒挾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城陷時張德勝率我
師往援乃設伏敗之遂復池州閏五月友諒犯太平城
陷殺其守將花雲初太平陷友諒益驕恣不欲詘壽輝
下乃陰遣其黨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

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大雨如注羣下立江岸草次成
禮仍以鄒普勝爲大師張必先爲丞相乃率衆還江州
聲言東下建康震動計撫所出大學士劉基曰如臣之
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擧者勝宜
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深
然之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以指揮
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畫策茂才有老閽嘗事友諒遣
令賫書僞降約呼老康爲內應友諒得書信之如約至
江東橋呼老康不應始悟閽者紿已即率舟師趨龍江
太祖命諸大將合擊之於石灰山殺傷相當溺死[illegible]

敗死上流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降將張志雄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友諒奔還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陷安慶二十一年八月　太祖督諸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大破之長驅向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亦以南昌降二十二年正月　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　太祖曰得

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二十三年四月友諒見彊埸日蹙大懷忿恨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擂木火箭敵不能當乃晝夜環攻文正隨方應勢剪獲甚衆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卒號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

明取漁舟夜從水關出晝潛夜行半月始達建康見　太祖具言其故　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竟莫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敵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戰常遇春射卻之廖

永忠即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己丑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復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溺死萬餘人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敵聯大艦擁蔽悉撚刀以死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勢若游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是歲我師渡膠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劉基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

不敢出㮏且盡壬戌友諒訃聆昌死突出欲由禁江口
俯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
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
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定邊
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
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二十四年春正月　太祖建
國號其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誓師督諸將擊
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大義
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浚張以潭岳兵赴援兵
敗見執遂俱降國亡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

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
諒父普才承恩侯理歸德侯友諒兄友富歸仁伯友直
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
才徙滁理徙高麗

熊天瑞荊州人初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江
湘間後以陳友諒命陷臨江吉安至贛州凡四越月下
其城友諒以其有功加天瑞參政俾守贛州兼統吉安
南安南雄韶州諸郡孫本立之降于我也遣其姪士安
攻領之興國縣為天瑞子元震所敗天瑞因攻本立殺
之復據吉安遣其弟三子劫掠山寨獲貨物牛馬而歸

乃修戰艦揚言欲領大兵　立其幟曰無敵自稱金紫
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歲辛卯陳友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天瑞坐觀勝
負不應命及友諒敗死乃佯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
龍泉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乃預
於南雄造戰艦遣元震攻掠程鄉興寧長山寨以攻韶
州命其部將袁仁仲守之甲辰春戰艦成即率兵數萬
進攻廣州時何真據守以兵逆於胥江天瑞一戰而破
之意廣東可不戰而下忽天晝大雨如注雷震其檣舟
不能進天瑞驚怛乃仰天祝曰若廣州非予所當有則

天為霽明當即日還師祝已不果霽既歸贛望氣者言
將有外兵至可厭之天瑞不之信是年夏以兵攻湖南
桂陽山寨皆俘獲之以歸王師既渡江天瑞始懼遣元
震築壘太壺所為備禦計秋九月王師至贛天瑞閉城
拒守常遇春鄧愈乃浚濠立柵以困之至是凡五閱月
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
獻其地　上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
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
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
至予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

貴廣德保全屯堡于深不賴爲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横斂民財及其既降有司請仍舊徵之　上曰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彭天寶辰州上溪人其先出自漢彭宣之裔厥後有彭瑞雲者唐天寶中以逸士徵不仕號其里曰徵君鄉有彭玕者仕朱梁爲龍韜將軍封安定王有彭瑊者仕唐爲檢校司徒辰州刺史開平四年吳救駱團赤石瑊調所部征之被執不屈而死闔門受害鄉人哀而壯之五

季時有彭仕然者亦曰士愁力抗馬希範保障其鄉樹銅柱以效伏波嗣孫儒猛納款於朱錫以錦袍玉帶儒猛之後有允林允林之後有萬潛洪武初來歸封其子天寶爲宣慰天寶孫世雄世雄孫顯英生子世麒俱有聞於時

歐普祥黄岡人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爲元帥稱歐道人壬辰歲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袁州陷新喻諸縣遂據之分兵陷安福諸縣與元兵屢戰皆勝壽輝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國公[illegible]陳友諒弑壽輝徵兵於普祥不聽其節制壬[illegible]　江西普祥令其子文[illegible]

納款歸附　詔厚賜之仍[illegible]本部軍馬守袁州

墨古迭下溪州人宣德初其父爲亂古迭同奸夷冉豪虎賄通安撫保勘開設九處長官司　詔命師問罪追印華署後其子鷄麻不悛　詔命鎮巡擒斬古迭介討其黨四百一人永順志曰爲下而亂則刑在甌而爭則兵如古迭者非殃民於堯舜之世者歟

劉千斤不知何許人成化初與石和尚李胡子後先嘯聚鄖西靖勇將軍朱永兵部尚書白圭奏至　詔官軍攻擊大敗之嗣是流民復聚荆襄綿亘千里爲梗　詔命都御史原傑籌之傑晨夕馳至三省延問遁民皆願

附籍爲良瑱請從之給田安集於荆襄德鄖四府得男婦八萬五千人遂陞鄖縣爲府曰鄖陽統治之立行都司領一衛三所薦文武守臣布列分理

龔福全不知何許人正德初嘯聚郴桂丁丑春　詔命三省夾擊之都御史秦金率兵破其寨峒者凡九十擒福全斬其僞總兵劉福興李仁才俘者三千人

龍求兒辰州嘗爾山苗與龍母叟龍子賢同姓爲姻嘉靖初求兒借稱苗王南結貴州上獠西誘酉陽諸蠻　詔命討之起都御史萬鏜會湖貴撫臣撫勦乃率永順保靖官兵攻克嘗爾諸山斬級七百七十有奇俘一[illegible]

月旬辰沅恐平議增官兵控制之
徐景榮武昌護衛軍餘嘉靖二十四年正月[illegible]
英燿誅弑父楚王顯榕先是英燿上烝宫婢通姦
王懲以法英燿慚恚遂與景榮等二十六人馭亂[illegible]盟
歃燈放炮揮手爲號執瓜鞭尸長史孫立貪賄與承奉
王憲張慶滕朧掩飾巡撫都御史車純巡按御史伊敏
生具奏　詔命會勘英燿斬首西市仍焚棄徐景榮孫
立王憲張慶皆論死
方與時黄陂人初名一麟自幼險黠有才辨學書不成
已棄其妻去學道始逢道士王鑿髻者與之談性命事
因語之曰大岳山後有老師盍同往謁之與時既見老
師即授以瘦銀術其法鎔錫十斤能縮作白銀十兩一
日老師卧去與時竊其所練丹頭數兩逃去遊江湖間
施所傳感應篇以治人輒驗而時時更出怪詭語人人
是異之或挾以謁毘陵唐中丞順之則又能談聖學暨
禪宗隱語占對機敏或通夕不假寐因疑其有黄白神
仙之術一日吴興蔡中丞汝楠過順之所出與時相見
語合遂折節敬禮之以爲非世人自是與時名大起人
爾爲湛一夫子而吉水羅修撰洪先雅與順之善亦慕
[illegible]與時名因乘扁舟特造其廬訪之至叩其術與以爲

無疑其僞尋從彭蠡歸與時送至湖口舟覆與洪先
溺幾死洪先自是愈益疎之而與時聲價驟減矣遂
北走大同欲窺西北形勝因買二姬歸而棄其妻而妻
家訟之官官必欲致之而與時因脫難往依蔡汝楠於
汴臺汝楠爲致書楚學憲楊豫孫豫孫亦故聽與時爲
曲解之事得寢與時雖少年一布衣所居非通都而四
方劍俠之客輻湊其門皆云訪方夫子講大事竟不知
大事謂何嘗約無賴輩往海上偵夷情通嚮導一人口
杜書者將及吴淞泣丐歸與時慮事泄遣人躡殺之不
果江防僉事沈寵者故學徒嘗以弟子禮事與時　時
州饑民有竊稻粟者與時嗾里人誣爲大盗訟之於杖
殺數十人而盗中鄭五者嘗以所術投與時臨杖飾之
故寵以聞與時與時佯不省寵怒併殺其子三四人用
人無不切齒欲得與時而甘心焉萬曆初航米樊城上
郭師河見鬼物忽發狂與之揖讓言笑人無見之者遂
登陸昇至其家卒或云廬陵胡直爲學憲時勾得其平
生爲奸利狀將置之法有司捕急因借陽遁潛之京同
匿姓名遠遯云或云真死矣
附傳趙勉夷陵人物爲國子生與錢塘沈溍山陰吴庸
吉安張爵同登洪武乙丑進士勉歷事工部試吏
刑司左詳議十九年試大理寺左寺丞權大理卿二十
一年陞刑部右侍郎是年五月　上諭勉久治

原缺

萬歷湖廣總志九十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有春秋億已著錄學謨四仕湖廣習其故事此其萬歷中爲左布政使時作也不以州郡分卷惟以事類編輯分三十二門命曰總志其削去各志所書禮樂一門紀事一門以會典通行不爲一地而設國史事秘本非外臣所窺其論亦頗有裁制然通行之典制本不專繫於一地删之可也至於朝廷政令專爲一地而發者有詔諭可稽有奏議可考亦有案牘可尋實不待披求國史然後能知此則欲省編輯之力姑爲託詞者矣

〔嘉靖〕定遠縣志十卷

〔明〕高鶴纂修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萬曆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定遠縣志十卷》提要

北至臨淮縣界
東至滁州界
西至壽州界
大紅山
青山
永康鎮
定遠縣
社稷壇
風雲雷雨壇
官橋
太平橋
池河驛
大横山
大山
池河
藕塘鎮
長樂鎮
北爐鎮

鳳陽府定遠縣志目録

定遠縣志目録終

定遠縣志一

山陰 高鶴 重脩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 校
黄鳳来同輯

疆域 道路附

東至滁州界在清河鄉七十里西至本府壽州界在北鑪橋九十里南至廬州府合肥縣界在高場鄉六十里北至本府臨淮縣界在湛潤舖四十五里東南至滁州全椒縣界在淺水塘七十里西南至合肥縣界在柘塘九十里東北至本府盱眙縣界在土山七十里西北至本府懷遠縣界在五店九十里

道路

東至滁州一百六十里西至壽州一百八十里南至廬州府梁縣一百二十里北至本府九十里至臨淮縣九十里東南至全椒縣一百八十里西南至廬州府二百里東北至盱眙縣二百二十里西北至懷遠縣一百七十里東南至

南京二百七十里北至 京師二千里

建置沿革

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吳地（壽夢以後□大之時）戰國屬楚（越滅吳盡併其地楚復滅越而有之）秦置曲陽縣（應劭云在淮曲之陽）屬九江郡

西漢曲陽縣屬九江郡（高帝四年改九江郡爲淮南國以曲陽屬之武帝元狩元年復爲九江郡統曲陽）又爲曲陽侯國東漢改曰西曲陽

仍屬九江郡三國魏西曲陽屬揚州鎮晉西曲陽

武帝以屬淮南郡（已上曲陽在今縣西北九十里）南北朝梁改西

曲陽曰定遠置臨濠郡又以陰陵東城省入定遠

又置安州後齊改定遠曰廣安隋復爲定遠屬鍾

離郡開皇初廢梁所置臨濠郡唐定遠屬濠州五

代時南唐改屬定遠軍宋定遠屬濠州元定遠屬

濠州

國朝定遠屬鳳陽府

星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註疏以斗牛女爲揚州史記天官書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漢書地理志從天官書以牛爲吳之分野劉向云吳地斗分野越地牽牛婺女分野晉書天文志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與此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按禹貢淮海維揚州顏師古注云北據淮南距海揚州地兼吳越而斗牛女爲其分星定遠在淮之陽是揚州北偏春秋吳地斗分埜無疑

山川（形勝附）

山凡二十五

相公山（上有古塔傍有楚相令狐子瞞俗呼令狐相公因以名山）

豁鼻山　東樂山（俱縣東六十里）

皇甫山（昔有皇甫將軍率兵屯此故名）　大山（山高大因以名在縣東七十里）

槎枒山（山峰嵯峨參差又奇拔可愛方行有詩縣西七十里）

大紅山（多紅石故名）　白石山（有白石故名在縣北三十五里）

高山（有禹廟一作廟山獨高故名有塔元至正元年造南有石塘清澈可飲縣北四十里）

塔子山（有古榻恐塔作楫縣北五十里）　三山（縣西北二十里）

三峯山（山巔三尖秀麗特異四時嵐氣如畫山腰有泉流穿禪窩寺脩篁古木參映前後爲一邑之勝）　小山

黃山（俱縣西北三十里）　銅骨山

白茅山（並縣西北三十五里）　磨盤山（形圓如磨故名縣西北五十里）

青山（山青鬱四時不改與三峯銅骨諸山秀色相接縣西北四十里）

莊山（地腹多堆故名上有石城繫年錄云[illegible]人王惟忠據山壘石爲城民依者凡[illegible]）

桐圳澗 縣西六十里　烏沙澗 縣西七十里
沙澗 縣北三十里　清洛澗
銅城澗　查塘澗 俱縣西八十里
香花澗 東稍北九十里　南澗 縣西北七十里
泉凡四
石塢泉 縣東北十五里泉塢山北　漢泉 漢軍至北渴 四大呼泉出
楚泉 近漢泉二泉竝紆廻自南 逹於淮呂文靖公有詩云 而西合流入洛 地與分雙派天
少闕二維近 縣西九十里　石窟泉 縣西北三十里 三峯禪窟寺後
湾凡七 潭一附
余家湾 縣西八十里　白花湾 東北三十五里

李家湾 縣[illegible]里　清澄湾 縣西南十里
朱家湾 西南二十五里　孫家湾 縣西南四十里
塔子湾 縣西南五十里　龍潭 縣西北八十里
池凡五
鳳凰池 縣治東　曲陽池 縣治西
放生池 縣治西南　陰陽池 見故蹟
白蓮池 槎枒寺內
井凡五
南井 南門內　古井 城隍廟內
七里井 縣西　石井 縣西六十里

[illegible] 縣東南二十里
[illegible]志二
灤泉堰 儲漢泉水在縣西五十里　楚泉堰 儲楚泉水在縣西六十里
塘凡五十五
小石塘 縣東五里　白塘
新塘　小堰塘 俱縣東四十里
藕塘 縣東六十里　官塘 縣南二十里
孔塘　平觀塘 並縣南三十里
[illegible]塘　東塘 並縣南四十里
[illegible]塘 縣南四十五里　雙塘 縣南六十里

[illegible]塘 縣西[illegible]里　石塘
竹塘　湖塘 俱縣西二十五里
清流塘 縣西三十里　長鳳塘
古路塘　高塘 俱縣西六十里
猴塘　西陳塘
比陳塘　斛塘
三塘　陳子塘
藕荷塘　大方塘
周真塘　新塘 俱縣西七十里
[illegible]塘　劉塘 縣西九十里

管陂塘　七里塘
五里塘　冢三陂塘
范塘 俱縣西八十里　高羊塘 縣北三十里
盤塘 縣北四十里　龍潭塘 縣西北八十里
横山塘 縣東北七十里　洪塘 縣東南四十里
寶塘　龍泉塘 縣東南四十五里
七百步塘 縣東南七十里　秦塘
胡逝塘　齊明塘 俱西南二十里
闘塘 縣西南四十里　硯尾塘 縣西南六十里
胡明塘 西南二十五里　櫶塘 縣西南七十里
刺塘　章塘
柳浔塘 俱西南九十里
壩 七十八
白羊壩 縣南二十里　藍家壩 縣南三十里
周浪陂壩　郭家壩
高皇壩 俱縣南四十里　嗟虞壩 縣南六十里
沈家壩 縣東南三十里　龍潭群淵壩
洪塘壩 並東南四十里　小陂壩 縣東南五十里
珎珠壩　陳西壩 並東南六十里
百步潭壩 東南七十里　響水壩 西北二十五里

犬子陂壩　夏壩 並西南六十里
新壩 並西南五十里
陂 凡七
城子陂 縣西七十里　遼西陂 西北三十五里
夏乾陂　蘆城陂 並東南六十里
白蓮陂 縣東南五十里　鵝道陂 縣東南七十里
古陂 南術東二十里
按塘堰壩陂雖非奇蹟然於民事有賴志之

城池

城周圍五里二百三十六步舊址惟土正德七年流賊煽逆知縣楊爔易以磚石高二丈餘十四年知縣高璧重修題其門東曰毓秀西曰覽勝南曰迎薰北曰興龍門各有樓南一間爔建東北各三間並璧建西三間嘉靖八年知縣劉熇建三十六年山水氾濫城被衝頹西南二面居多三十七年知縣高鶴重修

池深二丈北濶二十丈東西南濶十丈引北山下澗泉注之水常不竭北池東半尤深濶舊種芙蕖歲夏末秋初花葉紅碧彌望邑人遊觀相屬於道

風俗

漢書淮南王安招賓客著書文辭並發□□由性率真直賤商務農脩書曰尚淳質好儉約[illegible]
紀婚姻率漸於禮宋錢文子脩學記濠水之上江
淮之間惠莊隱士昔所游處淮南賓客集而著書
流風所被文辭並興宋地里志曰土壤膏沃有絲
帛之利人善商賈鄽里饒富多高貲之家
國初以縣遭兵亂民戶消減乃遷江南常松蘇杭
嚴紹金華處八府民居之名曰填實故縣三十三
里十九里為土民十四里為遷民並無佻薄健訟
之風但性習安惰罔知稼穡水無豬瀦灌溉不繼
一遇旱乾輒負擔棄土而逃土則慕禮義知學問
故於今又見耆舊之風
冠禮無常禮成化初提學陳公追古三加之禮兼
擇文公冠儀命諸生習於學宮士大夫家能踵行
之耆老與鄉飲則深衣幅巾
婚姻民俗貴財富自納采後歲時節序皆有禮以
通好繼行二禮曰小茶大茶待親設宴過於豪盛
貧家或稱貸而始克備多致男女失時惟士、
家嫁娶主於擇婿婦不用合婚禮物宴會多從省
約有古遺風

喪葬惑於異端陰陽禍福之說凡遇父母以下至
親有喪殮殯棺槨不加之意而於僧道設齋誦經
則極力為之死不即葬或曰此家不利或曰星命
相妨致有停柩數年甚非禮意且干時憲士夫家
治喪注意衣衾棺槨葬不踰時屏去僧道不用
祭無祠堂惟於所居正室中間設桌置主而以歲
時供祀其禮有祭無薦士夫之家則設有祠堂祭
薦兼舉
男女有別非惟世家為然小民卑族亦如之清肅
之風他處所不及
崇佛信巫聽其誑惑終身不肉食名曰齋道人僧
所索錢帛一一施給至於鄉黨隣里貧乏當賙者
反吝凡疾病城市之民皆禱並行鄉間惟邀巫問
鬼專於祈禱不知有藥
每歲鄉飲酒二當會酒則私自為約推一人為首
以維其衆其所治具先以祈報於神而後與同事
者追惟叙禮有古社飲遺意
國初以縣為湯沐邑土民既獲永蠲賦役又嘗許
温諭聽其安生射獵為樂每歲朝見歡以寬省[illegible]
恩典猶在

土產

穀凡五十四

秔稻 秫子先稻 黃爪先稻 早先白稻 鷂鶵先稻 晚白稻 紅芒稻
烏山先稻 脹破穀稻 黑稻

糯稻 羊鬚糯 馬鬃糯 大糯 小糯 虎皮糯 槐花糯
烏鬚糯 獺子糯 六月黃糯

麥 大麥 小麥 喬麥

豆 黃豆 菜豆 刀豆 匾豆 赤小豆 龍爪豆
青豆 豇豆 羗白 黑豆 蠶豆

芝麻 粟

蔬凡三十三

青菜 葱 蒜 胡蘆 芹 山花菜

蘿蔔 韭 茄 稍瓜 瓠 高苣菜

波稜 芥 莧 黃瓜 芋 苦蕒菜

甜菜 蒲菜 荇 同蒿 蕨 鷄腸菜

擘花 胡荽 萵苣 絲瓜 冬瓜 鵝絲菜

紫蘇 欃蕺 木耳

木凡四十六

松 栢 檜 桑 柘 棠梨

榆 槐 楊 柳 椿 冬青

梧 桐 楸 檀 櫟 皂角

楮 椵 栜 楓 黃連 烏桕

練木 絲綿木

果凡二十二

櫻桃 桃 李 梅 杏 花紅

梨 柿 榴 棗 栗 胡桃

葡萄 芡 茨 藕 蓮房 銀杏

軟棗 孛薺 西瓜 木瓜

花凡四十二

牡丹 芍藥 木香 荼蘼 海棠 刺蘼

薔薇 山丹 月桂 迎春 山茶 石竹

鳳仙 罌粟 百合 木槿 梔子 紫薇

荷花 蜀葵 鹿葱 金鐙 金盞 蟬蛾

桂花 地棠 紫荊 瑞香 金雀 金錢

珍珠 玉簪 鷄冠 芙蓉 菊花 蠟梅

萱芡 並蒂蓮 火蝴蝶 千葉榴 剪春羅 金沙花

草凡三十

苧 色青白可績以為布 黃麻 土人呼火麻可績為線布 絧麻 可索

白葛 土人以為粗布 藍 大小二種俱可染青 箬 箬可為 茯苓

問蒿 並可薦茶 黃草 翻白草 二物俱可煎湯浴体可以去風 芭蕉

……蒲（……人以為扇為薦又一種小蒲……可作……）莞（可為席）

苜蓿　苕　茭（白一名茭白即菰也中心臺可食土人以為茭來）

茨草　蘋草（俱生水上人以為索）　蕙　萱（一名忘憂一名宜男）

茨菇　蓑衣草（土人專以覆屋）　馬鞭草（根可作刷）

萬年青（歲寒不變至春末始換葉）　稗　烟藥　辟香草　蕈摩

竹凡五

水竹（節長皮細剖以作器）　天竹　紫竹　淡竹　斑竹

藥凡二十四

柴胡　桔梗　蒼朮　香附子　山查子　天花粉

遠志　乾葛　苦參　石菖蒲　金銀花　地骨皮

牛膝　瓜蔞　茴香　管仲　五加皮　枸杞子

玄參　艾葉　山藥　茱萸　覆盆子　楮實子

鳥凡十四

天鵝　雉　鴛鴦　鸛　梟　鵪鶉

鵓鴿　鷓鴣　翁鷄　鴨　鶖　稻鷄

鴟鴞　鷹

獸凡十七

山羊　鹿　獐　兔　虎　山猫

狐　貉　貛　狼

山陰高鶴重脩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　校
黃鳳來同學

神祀

啓聖祠（明倫堂東齋之東嘉靖十年知縣……制建）

社稷壇（城東北一里洪武初知縣朱王創建）

風雲雷雨壇（舊在城南一里嘉靖元年知縣王縉改闢城南東偏二里）

邑厲壇（城西北一里知縣朱王建三壇俱嘉靖三十五年知縣張鳴鶴重修）

城隍廟（縣治東嘉靖廿年燬於火知縣李素重建）

馬神廟（城東舊察院監基址傍）　包公祠（縣治後永樂二年知縣劉溟建）

名宦祠（學宮戟門東嘉靖廿八年知縣范芝創建）

鄉賢祠（弘治九年知縣曾大有建於文廟西嘉靖廿八年知縣范芝改建學宮戟門西）

按祭祀之禮每緣義起舊志神祀頗多或於義未安若玆祀典皆禮所當載者

官治

公署

縣治（曲陽橋東北三十五步洪武三年知縣朱王開設洪武廿六年朝廷遣官率夫匠重新）

正廳三間　幕廳一間（正廳東）

承發房一間 正廳西　後廳三間 即退省堂
東西吏房一十六間　倉房三間 正廳東今移縣治後
儀門三間　監房六間 儀門西南
鍾鼓樓七間 儀門前　官舍三所 正廳東西
吏舍二所 儀門東西　申明亭 縣前西
旌善亭 縣前東　儀仗庫三間 縣治後
聖諭亭 縣治南嘉靖二十一年知縣李素建
儒學 見學校　東察院 縣治東洪武六年建
西察院 縣治西舊鳳陽府館
稅課局 縣治西洪武十六年開設正統九年革十三年復設弘治元年復革

志二　二

公館 縣治南正德六年知縣楊麗建　池河驛 縣東六十里
張橋驛 縣南四十里　陰陽學 縣治南洪武十八年開設
醫學 縣治西洪武十八年開設　僧會司 在西禪寺內正統十二年開設
豐儲倉 池河驛東洪武八年開設倉官二員洪武二十九年裁革印記本縣帶管倉房十間
南京公署設在縣境內者附
行都指揮使司 池河驛東嘉靖十二年奏設
飛熊衛 原任縣東北五十里後因地勢卑濕正統八年本衛指揮使陳愉奏遷於池河驛東赤砂岡下稍南在縣東六十里
英武衛 縣東北四十五里舊係南京衛分洪武十一年間設
府公署

官
知縣一員　縣丞一員 嘉靖八年裁革
主簿二員 巡捕管馬各一員弘治間裁革一員
典史一員　儒學教諭一員
訓導二員 嘉靖八年裁革一員十八年復添設　已上俱
國朝額設唐宋元間有可考者分冠各銜
稅課局大使一員 弘治元年裁革　池河驛驛丞一員
張橋驛驛丞一員　陰陽學訓術一員
醫學訓科一員　僧會司僧會一員

知縣
宋 包拯 天聖間任事見名宦　趙倚 元豐庚申由大理丞出知定遠
王脩齋　杜杲 福建邵武人見名宦
元 溫尚 至大元年任　阿剌帖木 皇慶壬子任
任遠 皇慶壬子任　安汝明 寧晉人見名宦
霍惟肅 至治間任事見名宦　道僧 至治二年任
譚朝宗 至治間任　禿滿答兒 元統二年任
九公 至元己丑任　李景仁 至正初任
國朝 朱玉 洪武元年任開設學校一應公署脩築陂塘創造橋梁等事多有益於民
劉振 永樂二年重建包公祠有能聲　徐伯庸 浙江餘姚人六年任
劉景原 九年惠愛及民　韓礪 北直隸人十三年任

縣丞

唐 施娡 萬年縣人大曆中定遠丞

國朝 孔綸 山東青州府人監生宣德六年

陳椎 山東歷城縣人監生一年

齊義 欒州人天順二年副兵馬左遷

張棨 湖廣江陵縣人監生成化元年

李英 直隸青縣人監生九年任

苗倫 河南通渠縣人監生二十一年

趙致中 湖廣巴陵縣人監生三年操守廉潔

何聰 陝西洛南人監生十三年

郭福 山西平遙縣人正德四年

郭良佐 河南人監生八年任

高禄 山東博平人監生十四年

後因裁革不敘

栗壂 山東人監生正統元年任

謝亮 湖廣郴州人監生十二年

溥綸 順天府寶坻縣人監生六年任

鄭祥 四川通江縣人監生六年

章思恩 浙江宣平人監生十六年

劉智 陝西城固縣人監生弘治二年

張聰 河南汜水縣人監生九年

王俊 直隸樂亭人監生十六年

張信 直隸人監生六年任

傅溥 山東博野縣人監生九年

羅惠 四川巫山縣人例貢嘉靖四年

主簿

唐 李則 見宦蹟

宋 魯宗道 祥符中任見宦蹟

元 楊達 皇慶壬子任

韓義

劉永恭 至治元年任

蒲從善 元統間任事見宦蹟

國朝 周思誠 洪武元年開設學校創置神壇皆賴有功

馮益 雲南人監生宣德六年任

胡斅 順天府豐潤縣人監生二年任

李孟春

羅璁 廣西桂林府人監生景泰元年

李燁 雲南石屏州人監生六年管馬

易永和 江西彭澤縣人吏員二年管馬

葉清 廣東廣州府人成化元年

張本 山西遼州人監生六年任

俞讓 直隸交河縣人監生十年

楊泰 順天府武清縣人吏員十三年

吳富 福建政和人監生十六年管馬

祈顯 江西瑞金縣人吏員管馬

王世臣 淳熙庚子任

王居政 皇慶元年任

米思敬 皇慶壬子任

李榮祖 至治間任

桑瑜 直隸清苑縣人監生正統元年

常吉

王俊 湖廣長沙縣人監生八年管馬

周玉 湖廣桂陽縣人監生三年

田畯 直隸清豐縣人監生天順元年

陳永機 浙江桐廬縣人吏員六年管馬

蔡皇 江西吉水縣人監生三年管馬

胡江 浙江平湖縣人吏員七年管馬

鍾永和 江西吉安人監生十二年

朱絅 湖廣桂陽人監生十三年管馬

劉俊 直隸河間人監生十八年

傅霖 直隸交河人監生二十年

典史

元 吳弘毅 皇慶元年任　陳栟 至治間任

國朝 袁綸 浙江嚴州府人正統二年　韓整 山東館陶縣人五年

李遜 陝西華陰縣人八年　馬俊 湖廣沔陽州人十四年任

劉英 河南榮澤縣人天順元年　孔宣 湖廣公安縣人成化元年

周伯英 湖廣人五年　蘇瓊 湖廣興國州人九年

姚宋和 浙江桐廬縣人十九年任　陳鵬 山東蒲臺縣人弘治三年

趙雄 直隸雄縣人七年任　袁福 河南鄭州人八年任

李傑 山東寧州人十七年　何廷琛

蕭景腆 福建晉江縣人正德六年　劉大紳 山東博興人十二年

王魯 浙江黃巖人十六年　馬釗 湖廣人嘉靖六年任

李廷栢 湖廣巴陵縣人九年　譚福 河南汝陽人十一年

藍松 湖廣巴陵人十七年　葉本馨 湖廣麻城人二十年

孫璞 河南新野縣人十三年　張玫 山東平原縣人二十九年

王津 浙江慈谿縣人三十二年　沈祚 浙江慈谿縣人三十五年愛民

寧禮遺愛碑存　王丁 浙江山陰縣人三十六年

黃季芳 江西南城人吏員　李烈 江西南昌人吏員

謝朗 福建莆田人吏員　胡沛 浙江黃巖縣人承差隆慶年

何養浩 湖廣黃岡縣人萬曆五年任　方可學 浙江於潛縣人承差萬曆八年任

王理 浙江山陰人吏員萬曆拾伍年任　左輔 湖廣長沙人吏員萬曆拾柒年任

教諭

元 曾先登 皇慶壬子任

國朝 佘起平 治世浙江衢州府人永樂十年事見宦蹟

房輝 山東人宣德二年任　鄭志 福建閩縣人八年任

盧與齡 江西豐城縣人舉人正統四年　楊允 篤信江西永新縣人舉人十年

允勤訓誨科第得人屢典文衡陞知桂陽

皮瑩 江西吉水縣人儒士景泰五年　龍士通 江西泰和縣人儒士成化元年

葉徽 收美福建閩縣人舉人十二年持身清約施教有方科第人才多所造就

張能 河南登封縣人監生二十一年　黃宗淵 福建莆田縣人監生弘治十年

劉栗 江西安福縣人舉人年任　梁宸 廣東從化縣人舉人正德六年

丁進 彥升山東泗水人監生十三年　劉璋 君玉福建莆田縣人舉人嘉靖

元年學識充贍設教多方士習為之一變

王圭 信之浙江青田縣人監生九年　林應鳳 福建莆田人舉人十四年

沈貴 通允浙江烏程縣人監生十九年豈弟忠信

王建中 福建崇安人舉人二十年　郝文元 河南濟源縣人監生二十五年

陶秀 浙江山陰縣人舉人二十九年教規畫一

黃元 福建漳平縣人監生三十四年

林有臺 德基福建閩縣人舉人三十八年

馮天祥 新昌人四十一年任　李璽 巴陵人四十四年任

黃應龍 浮梁人隆慶元年任　劉元 南城人四年任

林有聲 德[illegible]縣人舉人嘉靖三十八年任陞戶部員外郎

馮天祥 都昌人嘉靖四十一年任

李璽 巴陵人嘉靖四十四年任

黃應龍 江西浮梁人隆慶三年任置會文卓課士陞五河知縣

劉元 鄖城人隆慶四年任

朱王 浙江永嘉人舉人萬曆二年任陞江西安縣知縣

李竿 湖廣安化人萬曆三年任陞王府教授

李堯 直隸蕭縣人萬曆八年任

蕭叔傑 湖廣新寧縣人萬曆九年任

馬傳 湖廣江陵縣人萬曆十年任陞重慶州學正

王顯節 貴州烏撒衛人舉人萬曆十四年任陞南江縣知縣

王學孝 福建龍溪縣人舉人萬曆十七年任二十年丁內艱

劉養中 雲南蒙化府籍江西金谿縣人舉人萬曆二十年任

張符 子信四川夔州府達州人 由歲貢萬曆二十五年任府教授

吳民洪 字元度號[illegible]鄭州吳縣人由舉人萬曆二十九年任陞湖廣興山知縣

張可教 字性仁號迅峯山東嶧縣人由歲貢萬曆三拾貳年任

訓導

元 劉漢臣

楊綱

楊嗣宗

國朝 吳靜

陳良弼

顧富 浙江仁和縣人監生正統六年

何瑄 江西建昌府人監生六年

張遠 永豐縣人舉人景泰元年能文

李敏 山東澤縣人監生二年任

馮良 舉人天順五年事見宦蹟

傅瑺 浙江建德縣人監生成化二年

蕭徽 江西泰和縣人監生二年

李時熙 湖廣桂陽人監生十二年

陳澄 福建南安人監生十五年

王守真 湖廣崇陽縣人舉人弘治元年

周尚文 河南永城縣人舉人二年

金塤 山東鄒縣人監生五年任

嚴經 直隸吳城縣人監生八年

孫昱 浙江蕭山人監生十二年

賴文舉 福建清流人監生十三年

陳燦 福建閩縣監生正德元年任

蔣瓊 湖廣興谷縣人監生三年

劉秉芹 沐清江西吉水縣人監生五年

李廷直 廣東博羅縣人監生十年

謝廣衢 福建連江監生十三年人

張綸 山東雒縣人監生十五年

張紹宗 順天遵化縣監生嘉靖二年

梁諗 方謀湖廣鄖西縣人監生六年

戴瑞 順卿浙江金華縣人監生七年

李鉉 湖廣東安人選貢十五年

王志 體行浙江定海人選貢十六年

房文 河南汝陽人監生十八年

洪成之 福建南安縣監生二十二年

林燦 廷奎福建閩縣人監生廿二年

陳盛 孔茂福建沙縣人監生廿八年

劉鷹 江西吉水縣人監生二十九年

楊滙 河南祥符縣人監生三十[illegible]年

馮天爵 河南洛陽縣人監生三十三年

陳偉 邦奇 廣東興寧縣人監生三十四年

林江 孔餃 山東掖縣人監生三十五年

張汝桿 河南唐縣人貢士三十九年任

卜鎬 浙江秀水人貢士四十五年任

陳普 浙江平陽人貢士隆慶貳年任

徐仁東 湖廣興寧人貢士隆慶五年任

李尚德 河南內鄉人貢士隆慶六年任

沈溉 直隸石埭人貢士萬曆二年任

廖良輔 大埔人 萬曆四年任

蔡濙 湖州人 嘉靖四十一年任

傅偉 建平人 五年任

阮伯誠 麻城人 六年任

常恬 直隸來安縣人 萬曆七年任

程中孚 舒城縣人萬曆拾年任

魯應芳 餘姚縣人萬曆拾壹年任

管玉玦 直隸廣德州人貢士萬曆拾伍年任

毛九州 直隸大河衛人貢士萬曆拾伍年任

任思贊 直隸六安州人貢士萬曆二十年任

李果 直隸邳州人貢士萬曆二十一年任

佘鍾英 完公號雪泰應天府江寧縣籍徽州府祁門縣人 萬曆二十五年任

桂早馨 孺徵號浦丘直隸貴池縣人貢士 萬曆二十七年任

白尚絅 汝章 蔚泉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由貢士三十年任

張問居 字修職號慎齋湖廣荊州府施州人由貢士萬曆三十二年任

學校 社學附

昔在縣治西宋淳熙六年本縣鄉貢進士朱丙以其地卑隘狀上部使者薛公請於朝改建於縣治東南高明之地元皇慶元年縣尹溫禺重建

國朝洪武二年知縣朱玉仍於東南舊址創造正統二年知縣沈安修弘治間知縣朱恭曾大有章澤相繼重修正德以來雖間加補葺日久禮殿傾圮瞻拜弗稱嘉靖三十七年知縣高鶴捐俸設處重修自禮殿門廡堂齋煥然改觀各見碑記

文廟

禮殿 五間高三丈六尺長六丈五尺廣五丈

東西廡 舊各五間嘉靖十二年知縣唐錡修各增二間

戟門 五間高二丈長五丈廣二丈五尺

靈星門 一座高一丈七尺長六丈五尺　宰牲房 三間

神厨 三間　神庫 三間

祭器 机桉一　登五　簠四十一　籩一百八十四　酒罇五　酒罇卓三　香案十七　燭臺四十五對　爵一百五十七　鉶二十　簋四十一　豆一百八十四　篚九　牲匣八　香爐四十五　供卓四十三

泮池 一面戟門前有芙蕖魚藻之玩　曲塘 一面靈星門前嘉靖十年知縣

明倫堂 三間賀府展拓重甃以碑石

東西二齋 舊各三間嘉靖二年知縣王縉重建各增二間　號房 南二十間北二十間

退省堂 三間　厨房 三間

饌堂 三間

講堂 三間　倉 三間

官舍 三所堂東西　儀門

儲英軒 三間尚書苗衷御史周常憲使陳璇主事李貴讀學之處歲久敝弊知府仲閔令義官劉鎰重建榜是名

啓聖祠

名宦祠　鄉賢祠 俱見神祀

射圃 在南號東稍六十步長一百步　觀德亭 射圃內

敬一箴亭 舊在學宫前嘉靖十年知縣賀府奉制建內有御製敬一箴碑一通註解一通視聽言動心箴碑各一通二十六年知縣范芝改建學宮內啓聖祠前　聖諭碑二

儒學官房 二十八間在學北門外嘉靖二十年知縣李素建設儒學歲取賃價公用准作各知縣學田之義三十八年知縣高鶴因法久廢地賃價鮮嘗遂裁酌三分減一俾民使修理學獲實用兼北濠魚蓮亦歲計實租半徵取俱貯庫以便儒學支銷敬各存卷

青雲書院 舊號貞蒙書院在東後街正德十一年知縣高璧建嘉靖廿年知縣李素改額

社學 在城四坊各一所　在鄉二十九里各一所嘉靖二十七年知縣范芝建

附

李賓 定遠人桂林衛籍中嘉靖乙酉科廣西鄉試授湖廣襄陽通判

李宷 定遠人桂林衛籍中嘉靖乙酉科廣西鄉試歷南京戶部郎中

歲貢

欒幹 洪武十六年任交阯知縣以死勤事志在変夷

戴祥 二十二年交阯知縣

斌思道 十九年任汝州知州

高友聞 三十年江西布政司理問

宣鎮 二十四年未仕

劉節 四年任按察司僉事

王驥 永樂元年清平知縣

馬馴 六年未仕

彭昭 克明五年任縣主簿

陳斌 八年未仕

徐釗 七年未仕

朱彬 文質九年未仕

費顒 仲昂十年未仕

楊璉 廷器十一年見人物

潘瑾 十二年見人物

吳琨 仲玉十三年項城儒學教諭寧夏衛教授

侯忠 行恕十四年光祿寺署正南戶部員外郎

張繼宗 十五年見人物

馮榮 十六年任濰縣知縣

陳宗 十七年未仕

程遜 十八年任海豐主簿

楊懋 士勉十九年任鄱陽知縣

蔣瑛 二十年任單縣主簿

朱良 二十一年未仕

張文 志忠二十二年任布政司經歷

吳康 宣德二年未仕

徐源 士淵四年見人物

周文舉 五年未仕

沈亮 子明八年未仕

王璠 伯玉十年任平縣知縣

蔣森 茂之正統二年未仕

錢潤 澤民五年見人物

吳琦 伯奇七年任潁上千戶所吏目

王紳 敬章九年見人物

馬賢 文傑十年任府知事

陳靖 廷嘉十二年未仕

顧顒 仲淳十四年任章丘縣丞

王玘 文玉景泰二年任典寶正

周瓔 廷璧平原縣丞

鄒祥 彥禎登州府經歷蒞四年

鄧暹 孟暘五年海豐縣丞

袁曙 景暉六年桂東知縣

吉昂 秉顒七年任平度州吏目

宗銑 彥輝天順二年事見人物

姚忠 以恕四年益都主簿

孔經 時濟六年未仕

高玹 克寬南宮典史

周綱 秉彝均州訓導

馮鐩 光世見人物

吳源 大本烏程典史

楊淳 彥清齊河縣丞

楊宗 繼先未仕

王庠 養志未仕俱七年

姚瑄 廷章八年永康高密餘姚訓導鷄澤教諭歷致四邑在在有聞

王漢 天章成化二年齊河寧海縣丞

訓導新安教諭才思清逸教有成功

周進 時勉僉事常孫四年永城沂州

苗平 用衡文康公孫五年任山東布

政司經歷

金瀚 德裕六年未仕

周鶚 大用八年任於潜知縣富文學陽教諭大同大嵩二衛學教授

吳鐇 衡之十年陳留霑化訓導歷榮

朱綸 文叙十一年任泌陽縣丞

王帟 廷奇十四年未仕

葉企 思勉十六年新樂縣訓導

包賓 允恭十八年見人物

沈寧 彥安烏程崖州訓導

尚璡 茂聖未仕丞二十年

王銑 廷鄉二十一年未仕

陳珣 貴重二十二年餘杭訓導

葉琛 大寶弘治七年任廣南府經歷

顧忠 盞臣三年鞏縣教諭

孔瑄 宗璧五年上元主簿

章永 上遠七年任興國州訓導

張諫 許之九年進士謚宗文行懋著

葛泰 大邦十一年未仕

黃傑 廷芳十一年任襄城訓導

陳鋐 宗器十二年未仕

張永泰 十三年

馬翔 騰霄十五年未仕

姚臣 舜卿十七年任山東金鄉縣丞

錢達 德孚正德元年未仕

馮惠 宗義三年事見人物

袁珍 世寶五年未仕

潘達 宗顯七年任山東東平州判官

黃清 廡大九年未仕所著有蛙鳴集梅岑隨筆

馮瑄 世珍十一年福建按察司照磨

徐錦 文絅十三年任廣東三水主簿

蕭琮 良器十五年任浙江仁和縣丞

沈槃 用之十六年福建莆田縣丞政剛廉潔冠卒於官所莆人傷之從祀名宦移文從祀鄉賢

盛鵬 南峯嘉靖元年未仕

鄒龍 舜甫二年任山東金鄉知縣懷忠信民列石頌之

郭賓 惟嘉二年任[illegible]湖廣河知縣[illegible]

鄭直 [illegible]官有能聲尋行取陞四川達州知州

樂通 時亨七年湖廣孝感主簿

葉欽 用賓九年[illegible]貢事見人物

盛光濡 十一年選貢

耿暘 子東十三年選貢杭州府通判

張祚 十三年選貢

黃鏵 宗潤十五年選貢遂安訓導烏程德化教諭南安教授晉王府紀善

俞俊 子英十七年湖廣通道縣訓導

秦濡 文澤十八年[illegible]江夔州府訓導

郭壽 仁夫十九年未仕

王儒 汝爲廿年未仕

沈鳳 應韶二十一年河南盧氏主簿

孫天恩 世澤御史鄒子二十下年任浙江江山縣主簿

唐憲 監之廿五年唐西歸順州吏目

盛兗臣 惟忠二十七年未仕

陳環 子佩二十九年雲南富民知縣

葉求可 惟時三十一年

穆景儀 民瞻三十三年

盛兗年 惟和三十五年

陳伯煥 子章三十七年

例貢

俞仁 子榮湖廣湘鄉山東滕縣縣丞

蕭潔 子源山東費縣縣丞

鄒司仕 江西南昌湖廣鄖縣主簿俱嘉靖十四年

楊椿 子齡十七年

陳貢 君用十五年浙江富陽縣主簿

郭寧 汝懐二十七年

蕭繼後 惟裕三十六年

附

沈南 文明任汀州府推官

徐祥 靖安縣丞以謙舉官以禮致仕

趙俊 上津知縣任無苛政民有去思

謝春 景陽鄖縣訓導

馮誌 紀言任群牧所吏目

高賢 尚德任縣丞

霍良輔 孟德任主簿

張珣 訓導俱府學貢

楊鵠 立中任江西湖口山東莘縣知縣臨淮縣學貢

司堂 汝中任兵馬司指揮歷山西平陽府通判府學例貢

明經諸科

楊禎 邦祥見人物

楊大德 見人物

苗穟 子成見人物

曹維新 進之明經本縣教諭

許彬 尚質賢良方正沙縣知縣

周景 克明人材茶陵縣丞

周晃 彥[illegible]人材洪武中選署禮部儀制司員外郎[illegible]有亂充揚府職永樂元年實授加本訓人充

王子蘭 廷佩楷書縣丞

宗援 [illegible]書[illegible]署丞

杜華 光祿寺署丞

官民田地一千三百九十頃二十五畝六分一釐

桑一十六萬六千株　棗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三十五株

恩賜田地

滁陽王地　郭老舍地

黔國公地　江陰侯地

東川侯地　靖海侯地俱積善等鄉

寄庄田地

西寧侯地　崇信伯地

指揮胡昇等地　千戶陳俊等地

百戶周傑等地俱昌義等鄉

課程

商稅鈔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五貫二百六十文

門攤鈔五百三十五貫七百三十二文　房賃鈔六百五十一貫六百文

酒課鈔五百三十二貫八百文　基地鈔

果價鈔六十四貫八百文　牛租鈔五百五十貫五百文

孳牧

馬見馬政

牛額犍牛一十隻母牛三十一隻共四十一隻

屯田

南京英武衛屯田縣東北　南京飛熊衛屯田縣東

皇陵衛屯田縣西北　留守左衛屯田縣西

懷遠衛屯田縣西　鳳陽衛屯田縣北

留守中衛屯田縣北

惠政

養濟院縣東門外永樂九年知縣劉景原剏立屋九間嘉靖十二年知縣唐鑰重修增十間十五年知縣陳銳重修增九間

漏澤園縣北門外嘉靖十八年清軍御史楊瞻設

荒政

預備倉門樓一座碑亭一座官廳三間廒倉五十五間嘉靖十二年知縣唐鑰修十八年知縣陳銳重修

正德六年納粟

旌表義民

余茂第二坊人　江浩第三坊人

謝旺鳳停鄉人

武備[illegible]政附

教場縣東門外濶五十丈長一百丈嘉靖二十[illegible]年知縣李素建[illegible]北二面間繫深濠插以[illegible]

演武廳三間　門樓一間大[illegible]知縣[illegible]

大塘保　柳塘保
陡橋保　石橋保俱昌義鄉
義門保　城西保
曹浪保　陳塘保俱東城鄉
曹村保拾紫鄉　横路保
黄村保　刁家保俱千秋鄉
村凡二十七
管村　高塘村
故城村俱拾紫鄉　盤塘村鳳停鄉
胡村　丁村

毛城村俱東城鄉　太武村
故縣村並昌義鄉　劉柵村
白棗村並積善鄉　崇化村
羊亭村　南陳村
北陳村　西塘村
篩園村　拾家村
侯塘村　東塘村
土山村　清洛村
劉園村　佘園村
楊園村　姚灣村

唐村俱千秋鄉
店凡七
藍家店　皂莢店
西三十里店俱拾紫鄉　孫家店東城鄉
崇梁店　金家店並昌義鄉
東三十里店鳳停鄉
營凡五
高家營　華家營
張胡營　三塘營俱千秋鄉
銅戶營昌義鄉

園凡八
周家園　孔園
遼園俱積善鄉　禹家園昌義鄉
范家園　滿園並千秋鄉
戴家園　大園並拾紫鄉
莊凡十七
張家莊　高家莊
潘家莊俱拾紫鄉　沐家莊積善鄉
童家莊　徐家莊
胡家莊　蔡家莊俱昌義鄉

閻家莊　鄧家莊

何家莊　繆家莊

杜家莊　時家莊

袁家莊 但千秋鄉　藍家莊 東城鄉

石家莊 鳳停鄉

按街巷志群衆所由坊志其所為立鎮保志所安居村圖志所聚處集志貿易營志市壘店以貨肆志莊以田舍志民居民事備矣

鋪遞 凡一十六座司兵五十九名

縣前鋪 縣治前　黃連鋪 東北三十五里

崇家鋪 縣東北四十里　劉家鋪 東稍北四十里

山溝鋪 東稍北五十里　鎗峯鋪 縣東六十里

大山鋪 縣東七十五里　齋郎鋪 縣北十五里

沙澗鋪 縣北三十里　湛澗鋪 縣北四十五里

已上俱洪武四年舊設

嚴家鋪 縣南十五里　高塘鋪 縣南三十里

張橋鋪 縣南四十五里　陳家鋪 縣南六十里

已上俱弘治八年新設

紅橋鋪 縣北二十里　桑家澗鋪 縣東三十里

已上俱嘉靖二十七年新設

橋 凡四十三

太平橋 洪武八年知縣宋正奉旨造賜名縣東六十里池河驛西

曲陽橋 縣治西棲柱坊因郡得名壽造石工堅固元青陽先生余闕為之記　通濟橋 縣西門外元統二年主簿蒲

順陽橋 縣南門外元至治二年重修嘉靖三十六年山水泛溢民居漂蕩橋遂傾圮當南北要衝使節往來貿易輻輳大為不便民欲修以工費不貲未克三十七年知縣高鵬捐俸設處鑿以磚石長六丈高半之闊丈有九堅緻牢實民咸賴之有記

走馬橋 柴世宗走馬於此因名縣東四十里

土橋 縣東六十里池河驛東街　沙澗橋 縣東六十五里

大山橋 二座並縣東七十五里近大山　嚴家橋 昔有嚴家居此地造縣南十里

官橋 縣南二十里　藍柵橋 縣南三十里

驢站步橋　張家橋 並縣南四十里

麻埠橋 縣南六十里　金廣橋 縣南七十里

安豐橋 縣西十五里　竹墩橋 縣西十八里

馬長橋 縣西二十五里　白澗橋 縣西三十里

永康鎮橋 宋嘉佑間造縣西六十里　霸王橋 項羽過此得名縣西六十五里

時家橋　沛洛橋 並在縣西七十五里

西道橋　陸家橋 並縣西八十里

北爐橋 縣西九十里　邊家橋 大中祥符間招孫成

聖泉寺一名唐盤山閣石壘堅實濃后正統九年僧發祥重修縣西北五十里

能仁寺一名朱寨寺咸淳間創造洪武八年僧洞曇修廿五年併撥併寺永樂元年僧智鐙重修縣東北三十里

烏雲寺僧發琰修東北四十里烏雲山

感應寺正統間僧肇顆重修縣東南七十里

尚觀寺正統十年僧志福重修縣東南四十五里

延壽寺正統間僧發洪重修

龍王寺在縣西南六十里

大聖寺縣西南三十里

集靈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福興院又名烟墟院縣東五十里

普明院宣德間僧肇欽重修南十五里

赤塘資聖院正統六年僧智順智潔重修在縣南四十五里

水沛院又名般若院正統八年僧發德發善重修在縣南五十里

西禪院在胡村成化十一年僧崇興崇正重修縣南二十里

芳莆院一名聖果院正統六年僧肇鑑肇鑑重修在縣西九十里

崇教院一名諸佛寺正統七年僧宗淵宗淵重修在縣西三十里

超覺院雙峨僧發劉重修縣西六十里

黃山院縣西北三十里

毛城悟聖院宣德九年僧壽通壽道重修縣東南六十五里

白棗香積院正統五年僧慧海慧澄重修在縣西南六十里

栢林院一名福聖寺正統九年僧圓綸重修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觀音菴縣治南後街正統十年僧智慧修

玄壇菴縣治南後街景泰元年僧元靖初立嘉靖十六年知縣陳鋭改為貞烈祠

土橋菴在縣東六十里沁河街東

能仁菴僧發杰修在縣西七十里

觀音菴有古井景泰元年僧發元修成化閣發琤普扒重修縣南四十里孫家莊

法華菴一名法雲寺有古塔縣東北七十里

聖泉菴正統十三年僧智昇重修縣西南二十五里劉柵村

觀凡四

真武觀縣治東後街天順四年道士唐元寧次洞朗和弘治九年吳希清居希潔重修

五顯觀縣治東南儀鳳坊天順四年道士劉元凱募緣建弘治十三年龔希潤修

東嶽觀縣城東北成化十五年道士吳希端創建

崇真觀天順四年鳳陽道士艾長清修縣西九十里北鑪橋南街

按觀止是寺有詳於舊志而今不載者因厭且惡其盈故也

山陰高鶴重脩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 校

黄鳳来同輯

宦蹟

唐 李則既冠得定遠尉假領他縣令嚴而行吏急民寬富豪弁貧民之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貧民用安從祀名宦祠

侯固大中間為濠州刺史奏乞增植桑無加稅刻石定遠縣門從祀名宦祠

宋 魯宗道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祥符中為濠州定遠尉禁民游惰教以務本節儉值歲荐饑民移就豐宗道多撫還之化盜賊為良善已以寧再調海鹽令歷遷左諭德直龍圖閣仁宗朝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内銓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所歷有聲卒贈兵部尚書謚肅簡從祀名宦祠

包拯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及第嘗為定遠令公廉正直明信威果事除積弊宿吏畏服聽斷燭隱豪右斂迹以忠信禮義教民政績彰聞邑有虎害人捕虎繫于石判之後知天長從知端州遷殿中丞拜監察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不受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極為宋一代名臣言行功業詳見宋史列傳及廬州志從祀名宦祠

閻勍建炎中節制淮南軍馬駐定遠縣四年五月金人陷定遠執之勍罵不從而死從祀名宦祠

杜杲子昕福建邵武人以父蔭補官知定遠縣刑寬事舉薄賦省役權抑豪横民深戴之先知六安善斷民隱李行歎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後知安豐軍大立戰功理宗賜御扎奨諭繼為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知建康府行官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郡累著政績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兼吏部尚書銓綜為精進徽猷閣奉祀請老陞寶文閣致仕進龍圖閣卒贈開府從祀名宦祠

元 安汝明寧晉人延祐戊午以承事郎兼勸農事宰定遠首興學校謹禮奉法御史甚嚴聽訟精明民有冤不能伸必平枉使直興利除害如嗜欲然三年田土闢戶口增畜息藏均民無勞役去任遺

發存焉從祀名宦祠
霍惟肅至治間為縣令政用廉平從祀名宦祠
蒲從善敦武真定人元統間為縣主簿脩政勤事
百務具興刻石紀功見康存誠碑記從祀名宦祠
余起平治世浙江衢州府人永樂十年教諭行
脩而範學博而精興頹起懦鉤鈍成銛造就人才
於斯為盛製作無問遠近咸出其手備者賓之從
祀名宦祠
張智達理永平遷安人景泰五年知縣事潔己奉
法覆按姦偽所發如見宿吏猾胥銖兩不能欺先
是賦役多積弊民不勝害智悉為疏豁民有橫惡
數輩久為邑害勢猛於虎智悉寘於法境內帖然
乃脩禮隆義課士勸農政令大行有秀麥兩岐之
瑞部使者上其蹟
朝廷賜璽書旌與後去任百姓攀留不得如失父母
號曰清張從祀名宦祠
馮良原性東昌武城人天順五年訓導先是學教
弊甚良嚴條約先行而後藝授業為文主於明理
夙興夜寐敷訓惟勤罰惰懲頑曾不少貸三年上
[illegible]為之一變從祀名宦祠

魯大有世亨別號麟坡湖廣麻城人弘治間
士授定遠令通敏特達才識過人先是定遠所
草創傍近野朴大有振勵作新凡公宇學校城郭
陂池增拓脩飭悉為經久規禮文為之一變嘗有
妖賊孔布張洪誘愚民夜縱火殺人大肆劫掠大
有[illegible][illegible]緝獲一境晏然後擢監察御史歷陞江西
布政使從祀名宦祠
伍鉞陝西人正德己巳漢池兵起逼近京邑散延
之東南壬申四月由廬突入定遠據其城為巢穴
鉞時為大將追將及則然曰大軍蹂躪玉石不分
無辜亦可念也因以擧火砲賊閧遂遁邀擊於
清洛澗殲馘殆盡一城賴以全活士民德之謀建
生祠未果從祀名宦祠
時元陝西人正德間為伍鉞裨將追流賊全活定
遠亦與有功從祀名宦祠
揚麓孔瞻山東德州人由舉人知定遠事剏建磚
城民賴保障從祀名宦祠
劉縞德輝直隸完縣人嘉靖乙丙由進士授定遠
令性沉毅識大體時大饑疫後又解善政邑甲
然縞拊循休息注意孤貧鋤強植弱咸惠

作兆者集居者饒衣食牛犢布野稱殷富焉民戴之為立石頌德後擢戶部主事調潞安同知卒從祀名宦祠

山陰 高鶴 重脩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 校
黄鳳來同輯

人物

列傳

三國 魯肅子敬臨淮東城人（東城即今定遠東城鄉）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奇之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待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肅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

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乃遣肅行到夏口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備遂割湘水為界建安二十二年肅卒年四十六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鳳凰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以周瑜進一見孫權遂能廓開大計連備拒操以瑜撫衆用□□張英□□獻諸將□□亦卒權與孔明皆為發哀烏乎肅亦人傑也哉

宋黃槐廷植本縣人貌甚偉廣顙而豐順又美髯命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因父永不喜亡兵槐

令朱熹之門人輔廣廣歎其善學熹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冤書一脫桶獄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嘉熙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至者十餘萬槐發粟賑之至者如歸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池州主管□□安撫司公事兼沿邊急於守禦將帥晝夜徵發民且困槐為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需亦不匱淳祐二年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師征中肅然三年進祕閣修撰四年召入奏事六年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道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阯及符奴月烏流鱗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阯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二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使

来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
年遷工部侍郎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遷兵部
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讀陞給事中上疏言事無
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帝問糴民
粟積邊則對曰吴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
惟邦本願先悉意根本帝問修太乙祠則對曰土
木游起民罷於徼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
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
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
失為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棄不用深為朝廷惜帝
稱善[illegible]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視國如家以人主所
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
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
者始不悅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
三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
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
橫上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
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衰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
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
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illegible]

祠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
佞帝躐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槐入見極言
大全袞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
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
袞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
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罷出即上書乞骸
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景定元年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進封吉
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
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illegible]
[illegible]封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
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帝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元 王國英初為文學掾延祐末擢濠州儒學正博
學善教時譽歸之皇慶元年定遠重建文廟至治
元年述縣尹安汝明德政皆國英為記
趙德昌世家東城代有顯者十三傳而至德昌為
中書省右司郎中廉介有聲子學随戎界立戰功
任易州同知有政績父子俱為時輩所重
楊叔幹立之少有才名博覽強記登省元入官翰
林清望過人與弟叔耆叔懋同宦子禎福[illegible]遷[illegible]

俠有奇節一門先後德業相繼鄉邦稱之
李允明其先應州人國子監丞景仁子少負氣節
有志世務仕為兵農使司都事嘗上書政府所言
皆切時弊在官以清謹稱
國朝郭子興其先曹州人娶於定遠遂居焉值元末
政亂識天下當變忽不事業散家財陰結賓客至
正壬辰汝潁兵起子興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攻拔
濠州據其城守之自稱元帥時
太祖高皇帝入濠子興見
上狀貌奇偉異常人因問其來具告之故子興喜留

與共處常與謀事々之甚見親愛凡有攻討即托
以往輙勝子興由是兵益盛初宿州閔子鄉人馬
公素剛直愛人喜施遊定遠與子興為刎頸交馬
公有季女甚愛之嘗言術者謂此女當大貴及還
宿州以女托與子興子興與其妻張氏撫愛甚至
至是以配
上即
孝慈高皇后子興軍士稍盛
上復募鄉里兵得七百餘人益之又招致定遠張家
堡民兵得壯士三千人又克知院張老於橫澗山

得精兵二萬悉加訓練於是率之南略滁陽克之
子興欲據滁自王
上説止之乃謀取和陽既克子興以
上總其兵復議襲和陽城未幾子興卒歸葬滁州
上既平定天下封子興為滁陽王張氏為夫人建廟
滁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子某為都元帥攻
集慶路死季女為
上惠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汝陽公主永嘉公主
制諭曰自古豪傑之士有大功於天地人民者生雖
不獲其福死必血食廟祀焉所謂死而不亡名傳

後世者也惟滁陽王定遠之民當元運將終群雄
並起王亦乘時倡義旅克濠城據守二載時朕從
事恩禮甚厚歲癸巳王行兵盱眙甲午移駐環滁
乙未南巡和陽嬰疾而薨先是命朕率兵鎮禦和
陽及王薨王子不能禦諸豪英兵且乏食朕率衆
渡江秣馬厲兵東征西討凡十有三年帝業乃成
朕追念舊恩特封滁陽王立廟於州歲時奉祀[illegible]
武十五年秋召守滁陽千百戶等免徵田租[illegible]
十員名永供時祀其宥氏者率而祀之故茲勅[illegible]
按

聖祖龍興雖由天授然義兵所倡萬衆景從拔城據
守掃滌腥羶以開我
國家千萬世之鴻基滁陽之功實居多焉可謂
曠世之豪傑矣

武臣

沐英文英積善鄉人八歲而孤母亦以病歿失其
怙恃無所歸時
太祖高皇帝龍飛濠梁肇基
帝業英匍匐徃依之
上爲之憮然因撫爲子賜姓朱氏

中宮亦深憐之親爲鞠育慈愛有加焉英天性穎敏
純粹雖在髫亂即知忠孝之道奉侍
帷幄恪恭子職寡言笑屢從征伐
上既定鼎金陵疆宇日闢英年日富
上爲娶婦於功臣之家歲壬寅授帳前都尉總制官
軍出鎮京口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戊申春
正月
上即皇帝位建元洪武二月英帥兵取鉛山下崇安
遂從大將進拓閩中擒其平章陳友定破黨與馮
谷寶於是漳泉等州咸來送欵閩地悉定三月
詔復英姓以承宗祀仍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
州三衛三年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
本府同知進階榮祿大夫掌篆署事都府握天下
之兵其軍爲調度衣甲糧儲一切軍務各都司移
文呈稟者甚繁劇英剖決如流舉無凝滯推誠待
下吏不敢欺在府七年軍政脩明兵衛森肅九年
上念關陝以西至於煕河人心未孚命英馳傳宣布
德意閱勞疾苦所至城壘以完芻糧以足事有不
便於民者輙更張之軍餉充於營民生樂於野西
陲帖然以寧十年蕃部有川藏者其酋頗桀黠剽

截我使人寇掠我邊守
上命寧河王鄧愈爲征西將軍以英爲副總大軍伐
之俘虜萬人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威
鎮西土冬十月以功封西平侯賜號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
百石授以鐵券俾子孫世襲十一年爲征西將軍
總京師及河南陜西山西兵復征西蕃朶干之地
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筭自是西蕃
知所畏焉夏四月還軍陜西遂鎮關中十三年春
上以元之餘孽脫火赤國公愛足知院[illegible]衆萬餘屯

林界恐為邊患

命英總陝西兵往取之獲其全部人馬以歸仍鎮陝西十四年九月元之遺孽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擁精兵十餘萬列營於曲靖以抗我師英與征南將軍傅友德會兵擊之生擒達里麻于陣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潰卒棄甲而走遠近聞風莫不震慴大軍乘勝直趨雲南勢如破竹把匝剌瓦爾密聞達里麻兵敗被擒度不可支棄城遁入滇池島中死之雲南遂平十五年春正月分遣將士畧建昌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二月英領兵乘機取大理分調勝兵取鶴慶掠麗江下金齒收三營砦破石門關軍聲大震由是摩步和泥車里平緬相率來附自是雲南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戶七萬四千六百餘分設軍衛犬牙相制以守其地夏四月田軍與征南會於滇池之上時烏撒東川建昌皆有變志英遂與征南合攻皆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數萬餘眾降立烏撒畢節二衛以鎮之秋九月雲南諸部皆叛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斬首六萬級生擒

四千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十七年廣南特磨來附結晉安之蠻作耗秋八月英親致討入其地按兵不進諭以天道禍福而招之其酋降廣南以西皆款服二十年春浪穹逋寇扇群蠻為亂鶴慶劍川輒相為應英調大理衛指揮鄭祥乘其未集掩而殲之二十一年春正月百夷小醜結砦於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以犯邊調都指揮使甯正擣以方畧領兵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百夷悉舉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我定邊英以銃箭擊之蠻軍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象皆中矢死刺蜎然死者過半生獲四十有七自是群蠻讋服皆膽落矣白夷酋長思倫發畏威懷德遣人奉方物犀象來降願輸貢賦英為之請於

朝許之遂定其地秋八月東川蠻據烏路山結砦而叛其地重關疊巘懸崖峭壁上下三百餘里人亦阻絕調甯正帥雲南兵會

京師大軍掎角討而降之是年冬十月廣西阿赤部酋長曰者滿矣情結越州土酋阿資同惡相濟以叛英自將直擣阿赤部者滿矣情皆服誅俘男女五千餘口馬牛稱是阿資遂降冬十月英入朝

上安之奉天殿恩禮優渥賞賜甚厚為建鳳陽第宅
居十日
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爾宜亟回以安
之英即日行雲南蠻夷復來在處酋長相率遠迓
於數百里外軍民室家相慶二十四年秋七月英
以八百媳婦弗率命遣使招之曉以逆順禍福曰
來則不殺其酋長刀木杈懼遣招綱闗都奉方物
入貢八月
上命戶曹撥賜鳳陽定遠縣田若干畝於英之家二
十五年夏六月十七日卒享年四十有八軍校夷
獠緇黃士庶莫不驚愕奔走聚哭於門闗箱為之
罷市訃
聞、
上哭之慟輟朝自為文遣禮官往祭
命其嗣子春往迎喪
詔發官軍護喪出境所過軍民官司以禮致祭十月
喪至自雲南
上即遣中使臨棺以祭明日
詔追封為黔寧王謚昭靖
賜葬於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山之原

勅百官刻送比葬
上諭祭者三
皇太孫　親王遣使祭者有五軍六部列司庶府
咸一祭英為人嚴毅弘重識高慮遠臨事果斷用
兵如神有功不伐處貴不驕事
上必忠必誠無少戲欠至於待人接物則假借辭色
使咸得吐其底蘊凡得賞賚舉分給將校宗族之
貧乏者凡大學衍義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二
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表韓愈
佛骨表朝夕注誦務得其旨歸又擇民間俊秀及
土官子弟皆令入學肄業使知禮義屢總大軍及
鎮雲南非對敵未嘗妄戮一人既薨之明年雲南
父老與蠻夷土官思之不忘願即府城立廟合辭
以請有司具奏　制曰可夏四月
上命禮曹塑像於功臣廟永享廟食子四長即春屢
著奇功襲西平侯早世次晟仍襲西平侯以平交
阯進封黔國公薨追封定遠王謚忠敬次昂任都
督總兵鎮守雲南次昕尚長寧公主授駙馬都尉
昺良皆義鄉人初名國興後賜今名氣貌雄偉性
資剛直與弟禎俱從

太祖征伐常爲先驅戰皆有功丁酉六月取江陰
其城戊戌春以良爲指揮使與禎領兵同守江陰
最爲警備僞吳張士誠畏良禎之威不敢侵犯其
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民甚賴之庚子十一月
良被召至建康入見
上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
矣命宋濂等爲詩美之後
上親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平僞漢陳友諒大軍屢出
東藩卒無虞皆良爲之捍蔽丁未大軍克姑蘇命
良鎭守進鎭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洪武三年
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以良爲守江陰之功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江陰侯食
祿二千五百石並賜誥命鐵券子孫世襲爵位仍
賜文綺及帛三十疋彔命同知都督府事四年賜
佃戶若干守墳人戶一百戶五年命討廣西先是
右江諸州僻處炎徼去中國遠數千里命良率兵
深入盡平其地俘獲不可勝計自是溪洞夷獠畏
威懷德同內地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
薨享年五十有八十二月訃聞
上爲之憫悼輟朝三日詔所司定贈謚加贈

祿大夫上柱國中軍右都督追封江國公謚曰襄
烈遣使者迎柩以歸十五年二月丙子賜葬鍾山
之陰塑其像祭於功臣廟子二人長曰高神策衛
試指揮使襲江陰侯爵弟禎功多與良同進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吳相府左相
封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亦
賜守墳人戶一百戶佃戶若干塑像功臣廟位次
十六子忠襲侯爵及薨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追封海國公謚襄毅賜塋鍾山之陰
禎勝文質季子勇毅多智歲甲午偕兄國用謁
太祖於妙山 上奇之置左右從克滁和援太平破
也先敗元蠻子海牙克臺城鎭江丹徒寧國擢萬
戶下甘露松山望亭宜興泰興授元帥破陳友諒
又從 上親征友諒陞都護從 上敗張士誠陞
同知樞密院事擊降陳理取江西諸郡克海安泰
州高郵淮安安豐代僞吳克舊館執其將呂珍徇
湖州還京陞銀青光祿大夫右都督奉命北伐克
山東沂州益都兗州濟南 上即位加太子右詹
事總軍馬取樂安汴梁河南陝州華州還授右副
將軍調征山西克武涉懷慶澤州潞州太原

氏攄賈成克平陽絳州授征西將軍克河中陝
鳳翔瀧州鞏昌臨洮降李思齊克慶陽河州西京
賜白金文幣又　命為副將軍破擴廓帖木兒王
保保等克興元平吐番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
賜誥命鐵券文綺帛八十匹臨濠地若干頃佃戶
若干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十九家　賜第北
征取北平元本下等地鎮河南董建　周王宮殿
征金山納哈出降撻開　上悅榜列功臣廟若翁
三女一冊　周王妃

胡海海洋世居縣之毛城村少有壯志間
主上舉義兵自癸巳四月以管軍百戶從大軍敗元
將賈魯兵邳□克泗州尋復滁州為萬戶乙未復
和州定采石太平撫安溧水溧陽之民丙申春三
月攻南臺中丞蠻子海牙水寨箭傷左足十七日
取鎮江箭傷胸右遂下廣德宣州丁酉三月克常
州四月復寧國敗元帥謝璽兵時左手受傷因選
充先鋒六月略江陰因湖州陸其東南門月城箭
傷小腹及右臂攉天目山寨十月攻宜興傷右腿
及胸而拔州壘戰於紹興諸暨又選為□□□

□五月偽漢陳友諒悉衆犯龍江海即率精兵迎
戰偽漢敗追至太平復安其民而還辛丑八月偽
取潛山縣克安慶箭傷右臂收偽漢兵相持迎戰
者八昔大敗其衆壬寅得湖廣沌口下江西南昌
城山砦□寨癸卯進攻廬州砲石傷右臂　上壯
其勇授花鎗上千戶甲辰復從魏國公克荆常澧
衡潭敘浦□一月克寶慶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
及諸長官□□來降陞寶慶衛指揮僉事丙午五
月陞寶慶衛指揮使留鎮益陽洪武元年克永州
城直抵桂林分衛所在兵威大振

朝廷公議以海得□功即真授昭勇大將軍二年授
左副總兵勦捕左江三年冬十月調取蜀之龍伏
隘復進攻天□山殺其守關賊將覆其巢穴餘衆
悉平夏四月率兵捕武岡飛雲山寨及新寧邑內
石鷹金竹等寨梟其首賊楊子貴唐尋新等
上遣使勞以金繒既而靖州綏寧諸山作亂命海捕
即獲其首賊羊惡鬼之徒聚而為寨者六及縛其
大水上峒諸險寨之率先者斬之脅從者悉歸肘
牧綏寧之境遂安六年遂僉大都督府事授鎮國
將軍十四年海率湖廣兵五萬由永寧向烏撒大

單由秠沂趨貴州克普定破曲靖斬首三千級獲
馬六百匹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
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進兵攻大理克之又得建昌遂受平章月
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十七年論功行賞謂海自
開國以來屢效勤勞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宜加
以封爵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東川
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金書鐵券銘功太
常嘗建居第於鄉里復賜文綺若干匹二十三年
正月命總兵授征南將軍印將兵十萬自澧州至

九溪大庸也度天大嶺抵六古畢洞擒獲蠻酋旻
三八古皮等悉械赴京師獻馘還次賀山歸老於
家夏六月疽發於背薨享年六十有三訃聞
上為輟朝命禮部官致祭典禮有加葬定遠故居之
鳳凰山子斌龍虎衛指揮使征雲南箭傷卒於陣
中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次觀尚南康公
主 賜第居京師觀子忠忠子靖靖子鑑世襲
孝陵衛指揮僉事
馮國用喜孫武子甲午率所部謁
太祖俾居幃幄從克滁和敗雞籠山寇兵翊 上渡
江克采石太平破元蠻子海牙水砦破陳兆先攻
金陵國用先登克鎮江破元師下丹陽寧國甘露
松山望亭泰興金華諸暨紹興卒年三十六 賜
葬江寧鳳西鄉葬時 車駕臨墓 賜地四十七
畝為祭田功臣廟貌肖像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郢國公
賜丹陽田二十四頃子誠累立戰功歷陞右軍都
督府左都督
丁德興甲午歸附授萬戶取洪山砦藕塘三汊口
河大柳樹滁和敗青山寇兵拔采石太平溧陽溧水

方山砦擒兆先取金陵鎮江廬州從 上親征偽
漢德興死戰竟殲友諒取鄱陽敗陳理武昌平克
泰州海安通州高郵淮安敗士誠兵下湖州吳江
卒於軍年四十歸葬江寧廟成肖像元功贈大都
督僉事追封濟國公德興沉毅仁厚紀律嚴明不
輕予妄殺
上以是重之子三忠浩昶忠授龍江衛指揮使邑從
成祖北征及從征雲南有功謫署金齒衛世食田祿
于江寧
張銓少有勇力善騎射喜談兵國初從征累有功

歷陞指揮僉事繼以取中原破諸州下濟南征西
蜀功累陞都督僉事洪武十四年四川水盡源通
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　上命江夏侯周德興
移兵討之命銓為副將乃出奇設伏遠近栢應赤
幾盡平是年　上命潁川侯傅友德率師征雲南
銓為部將與友德合勢戮力共擣諸蠻遂平烏撒
蠻部皆望風降附大軍平雲南銓之功尤多十七
年論功封永寧侯
宋晟景陽積善鄉人元帥朝用之子從克濠州申
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乙未從克和州渡

江下采石太平丁酉從鄧愈克徽州受功賞戊戌
召入侍衛己亥襲天寧翼元帥庚子調征饒州及
江西諸郡以次而平洪武元年克建寧遂留守禦
陞江西都指揮使九年調大同授龍虎將軍十一
月調陝西所至撫治兵民政令嚴肅十二年掌凉
州衛十三年逐北虜至白城獲其人馬甚衆十五
年復鎮凉州虜時數為邊患晟率兵討之追至亦
集乃之地斬其兜渠也速兒監等及其衆無筭餘
悉生縶送京師召晟還京奬諭再四賜賚甚厚復
鎮凉州十九年召還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

賜以文綺仍鎮凉州二十七年調中軍都督府以
嶽虜猺潦東命充副總兵討之明年廣西忻㨿諸
寨連結為亂命充右副總兵徃征之誅擒七千餘
人賊平還京又明年總羽林八衛兵往平五開龍
里十三洞之叛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二年
出鎮甘肅永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仍鎮
甘肅三年虜日益聚近邊晟遣人諭以　朝廷德
意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篤兒灰率部衆五千馬
駝萬六千來歸邊境底寧事聞賜勑奬諭封西寧
侯賜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仍後軍都督

府左都督食祿千一百石加賜田若干頃又二年
以疾終於肅州訃聞
上為之悼嘆遣官賜祭勑有司給傳還其喪明年夏
至京師葬聚寶門外先塋之次子琥尚安成公主
瑛尚咸寧公主俱授駙馬都尉琥襲父爵後改命
瑛瑛正統中征虜歿於陣追封鄆國公謚忠順
李彬性剛勇洪武中累立戰功歷陞都督僉事永
樂元年夏五月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豐城侯食
祿一千石賜誥券子孫世襲彬先征交阯有功泥

禄米五百石共一千五百石永樂二十年春正月以疾薨追封茂國公謚剛毅子賢襲爵

華雲龍善劍術甲午歸附從克滁和授千夫長宦從渡江授秉石太平擒陳也先破方山營克建康鎮江陞總管下卌陽金壇廣德敗張士信陞右副元帥敗陳友諒於石灰山從下南昌瑞州臨江吉安敗呂珍於安豐從征友諒大戰鄱陽湖雲龍故死斬擊友諒大敗中流矢死賜文幣銀從征武昌陳理降陞豹韜衛指揮使克廬州從取江陵副諸將取淮東泰州淮安諸郡調淮安衛指揮使圍蘇

州士誠就縛賞綵段降褒諭有無忝古名將等語從徐達平樂安取元都戮其監國親王帖木兒不花等獲玉印玉璽封府庫圖籍寶物士卒無侵暴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　詔置燕山等六衛於北平以雲龍守之賜白金文幣攻下雲州陞榮禄大夫大都督府都督同知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封淮陰侯食禄一千五百石令世襲賜誥命鐵券文綺及帛三十疋給兼官之俸賜臨濠山地若干頃守墳人一百戶統兵雲州襲擒僧家奴至上都克劉學士敗驟界國公遣人送故元惠王伯都不花等至京獻馬及金寶金印金銀團牌在鎮七年扶病回京卒　上親為文祭之葬以厚禮子忠

王弼有膂力膽畧善用雙刀號雙刀王
太祖駐江左丙申弼率部下內附用備宿衛破張士誠克池州石埭婺源斬元帖木兒不花擢元帥下蘭谿金華諸暨紹興回援池州擊斬陳友諒平武昌南昌吉安瑞州回克廬州應援安豐復取安陸淮東泰州高郵淮陰兼攻昇山寨克舊館進階昭勇大將軍驍騎右衛親軍指揮使賜誥論功賜白

金彩段降褒諭又向山東克沂州益都東樓城莒昌濟寧進取汴梁河南洛陽破陝州直擣潼關取寧源衛輝彰德廣平臨清德州長蘆直沽河西務通州克元都下保定中山真定取山西征進蔡罕腦兒及紅羅斷頭等山舉不戰自潰進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仍令子孫世襲指揮　上以西番叛命沐英弼等率兵進討弼仍副英俘獲無筭洮州番皆生擒之封定遠侯賜鐵券其征雲南克普定普安曲靖臨安諸路　上以功著征南當爵及子孫食禄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北征元獲其餘黨

宮妃后等無遺

賜寵褒詔公侯還鄉踰以例行賜繒錢五萬

第鳳陽鈔二千錠并黃金白金綵段等物洪武二
十七年卒子六知名者長曰鑰次曰俊女一冊

楚王妃

楊國興昌義鄉人至正壬辰年十七從
太祖舉義兵為帳前先鋒從克滁和采石太平陞銀
牌都先鋒擒元將陳也先取溧陽破方山陳兆先
六砦克金陵鎮江京口金壇廣德常州擊青軍解
牛塘之厄克寧國徽州宜興陞右翼元帥持張士

志五　廿四

誠據姑蘇國興率精銳攻之生擒其弟陞總制入
元帥宜興居民聚衆結寨國興破之及士誠大舉
入寇國興戰敗之陞昭勇將軍神武衛指揮使從
取浙西因戰中流矢卒年三十二柩還建業
上臨奠哭之賜葬鳳臺門東阜以國興嘗鎮宜興廿
功勑封宜興城隍顯佑伯廟食百世國興[illegible]
直驍勇絕倫天資敏悟兼擅文學其鎮宜興[illegible]
靖難識者比之羊祜弟國器授府軍衛指揮[illegible]
八人晉留守衛指揮[illegible]襲公爵
朱朝用抱負才器壬辰開

太[illegible]起兵偕子國興及晟上謁參預謀議隨軍克滁
州征賈魯敗之授管軍萬戶從克五河泗州盱眙
等處授總管克和州下采石太平攻溧陽及蠻子
海牙水寨破陳也先營克建康授廣德元帥克宣
州遂留守禦政授天寧翼元帥以年老還建康洪
武十八年乙丑卒賜葬於聚寶門外以子晟貴贈
僉都督階驃騎將軍宣德初追封西寧侯子七人
次晟次昱山西布政使孫七人瑛襲晟侯爵
貴璥積善鄉人智勇過人永樂中從征有功累陞
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尋陞左都督宣德七年

志五　廿五

征樂安州有功進封崇信伯子釗襲爵
郭其滁陽王長子國初從取和州乙未三月王既
卒濠州舊帥孫德崖欲統其軍
上代其辨之得握父兵從征討時汝穎人杜遵道等
奉韓林兒為帝檄其為都元帥渡江取姑熟禦敵
兵皆預有功未幾攻集慶路戰歿
湯昌國初從征有功授總管克廣德路[illegible]
元帥府以昌為行軍總管守禦陳友諒犯[illegible]
諸將戰却之克復太平陞元帥
范璉廷璽以祖功襲父[illegible]衛指揮使正統[illegible]

破虜有功歷陞都指揮使成化間西北節有戰功
歷陞至左都督

沈仁東城鄉人元末舉義兵於本縣豁鼻山歸附授領軍百戶擊椒山池河等寨取滁州乙未克和州從渡江克采石太平溧陽丙申克宜興廣德長興文掌印元帥丁酉克宣州懷寧戊戌宜興守禦應援常州并守長興洪武元年從大將克中原北平明年調永平守禦十七年陞福建行都司都指揮使二十一年陞都督僉事

單癸昌義鄉人甲午歸附從征乙未攻取和州等

處癸卯從克江南諸郡皆有功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洪武二十五年致仕子良襲指揮僉事

趙清鳳停鄉人國初從征有功陞除虎賁左衛指揮使洪武七年調北平都司征北有功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取回鎮守鳳陽永樂五年卒

高智鳳停鄉人甲午乙未等年克滁和渡江克太平等處從征浙江福建取中州皆有功陞指揮歷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陳方亮昌義鄉人壬辰年從起兵乙未渡江累立戰功授羽林右衛指揮使歷陞都督府都督僉事

孫恭昌義鄉人國初從征累立戰功由百戶千戶指揮歷陞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朱崇千秋鄉人壬辰年從起兵節有功勳從渡江勞績益著洪武中歷陞都督僉事

朱懋國初從征累立戰功歷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尤亮鳳停鄉人由父滑國初累立武功襲指揮洪武中亮征進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李勝昌義鄉人襲父千戶職洪武中征陝西有功陞永昌衛指揮後以功歷陞都督僉事子達襲指

揮陞都指揮鎮守洮州

崔聚以靖難功累陞蘇州衛指揮使北伐敗虜陞河南都指揮僉事再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征交阯力戰死之

許亨士通父得國初以功任都指揮僉事亨襲指揮僉事從靖內難歷陞都指揮使鎮浙二十餘年克效忠勤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唐琮 昌義鄉人甲午年從征有功累陞授江西都司都指揮使

李信 劉柵村人國初累立戰功歷陞遼東都司都指揮使卒於官子彬襲

佘文 積善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授山西都司都指揮使

李建　昌義鄉人由公勝功陞授陝西都司都指揮使
徐源　昌義鄉人由父士用功陞交阯鎮守內都指揮使
繆宣　鳳停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雲南都司都指揮同知
張翥　積善鄉人由父關任功陞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
趙福興　在城一坊人甲午年從軍有功累陞授雲南都司都指揮僉事
錢貴　鳳停鄉人節次征進有功累陞授湖廣都司都指揮僉事
房貴　千秋鄉人節次征進有功累陞授都指揮僉事
方敬　積善鄉人由高祖成功陞授雲南都司都指揮僉事
桑華　昌義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金吾左衛指揮使
陳廣　昌義鄉人由祖恭功承襲武德衛指揮使
丁銘　東城鄉人由父孟松功襲成都右護衛指揮使
李懋　裕桑鄉人由伯父通功陞授陝西寧夏中衛指揮使
俞端　積善鄉人由祖南功承襲遼東廣寧前屯衛指揮使
丁信　東城鄉人由祖茂功承襲四川敘南衛指揮使
梅斌　東城鄉人由祖清甫功襲宿州衛指揮使
趙端　趙衆　俱鳳停鄉人端由[illegible]衆初名[illegible]
尤成　鳳停鄉人由祖尚功承襲武成後衛指揮使
張淳　積善鄉人由高祖遇林功襲大同後衛指揮使
趙儀　鳳停鄉人由祖宗功襲福建福州左衛指揮使
劉青　昌義鄉人由祖原功承襲鎮番衛指揮使

方仲　積善鄉人由高祖成功承襲雲南後衛指揮使
楊莊　昌義鄉人由父青功襲金吾左衛指揮使
胡昇　昌義鄉人由父淵功承襲交阯順化衛指揮使
李英　昌義鄉人由祖勝功承襲永昌衛指揮使
裴麟　昌義鄉人由祖山功襲遼東廣寧中衛指揮使
王琦　昌義鄉人由祖興功襲保安右衛指揮使
劉宣　積善鄉人由祖通功承襲越嶲衛指揮使
金寶　甲午歸附從征有功授大興右衛副千户靖難陞指揮僉事死事白溝河子禮以功陞武成左衛指揮使孫廣征麓川有功進都指揮使調南京錦衣衛曾孫鐸襲指揮使
程振　山東濟南衛指揮使
許鐸　任杭州右衛指揮使
方昇　任南昌前衛指揮使
張驥　任雲南左衛指揮使
張震　任杭州前衛指揮使
張英　任武昌左衛指揮使
李通　國初累立功授南陽衛指揮同知與世襲誥子昇襲
甯正　正鄉有智謀膂力絕人國初從征累立戰功授指揮同知
吳堅　昌義鄉人江陰侯良子洪武十年除授陸京衛指揮同知
李興　千秋鄉人節次征進有功累陞授寬河衛指揮同知
朱名　昌義鄉人由曾祖真功承襲興州後屯衛指揮同知
李直　千秋鄉人由父興功承襲甘州右衛指揮同知
錢鎮　鳳停鄉人由祖貴功承襲建寧右衛指揮同知
孫旭　昌義鄉人由祖恭功承襲成都中衛指揮同知

高璁 昌義鄉人由祖傳功襲浙江金鄉衛指揮同知
李成 昌義鄉人由祖春功承襲宣武前衛指揮同知
孫英 昌義鄉人由祖敬功襲海南衛指揮同知
秦晟 昌義鄉人由祖文質功承襲安陸衛指揮同知
姜勝 昌義鄉人由祖豫功承襲湖廣荊州右衛指揮同知
楊成 東城鄉人由祖義功襲開平衛指揮同知
繆賢 鳳停鄉人由父宣功承襲長沙護衛指揮同知
徒宣 鳳停鄉人由父鑑功陞袁州衛指揮同知
孫保 太寧後衛指揮同知
尚文 太原右衛指揮同知
朱勝 任山海衛指揮同知
王臣 任河南衛指揮同知

志五 三十

韓甫 太原前衛指揮同知
羅禎 任袁州衛指揮同知
許立 東城鄉人國初累功授管軍副千戶陞通州衛正千戶誥賜武德將軍以征創湖事
子成襲洪武二十七年錄年深有功陞天策衛指揮僉事
周成 國初累立功戰死子旺亦卒於軍孫幼朝廷以祖父死事擢瞻安衛指揮僉事
費成 國初累功中流矢卒錄其子宗為太平門千戶永樂初陞錦衣指揮僉事歿於軍孫
政調廣西宣德初陣亡曾孫寬襲慶遠衛指揮僉事
趙彬 國初累戰有功授懷遠衛指揮僉事明威將軍後征元餘孽授世襲子忠有戒興孫
崔出征督啲肯有功陞襲原職
唐鑑 昌義鄉人由千戶征進有功陞授山西安東中屯衛指揮僉事
劉開 拾紫鄉人甲午年從軍有功累作陞授永州衛指揮僉事

[?]關 昌義鄉人節次征進有功累陞授山東沂州衛指揮僉事
孫政 昌義鄉人由千戶征進有功陞授廣州衛指揮僉事
宋真 東城鄉人乙未年從軍有功歷陞燕山衛指揮僉事
謝恩 東城鄉人從軍有功陞百戶歷陞授西安前衛指揮僉事
周方 東城鄉人襲千戶節次征進有功陞授廣西慶遠衛指揮僉事
秦義 東城鄉人由副千戶征交阯有功陞授臨安衛指揮僉事
王英 千秋鄉人由千戶征進有功陞調懷遠衛指揮僉事
方旺 積善鄉人吳元年征進有功陞雲南後衛指揮僉事
裴誠 昌義鄉人由父子成功歷陞西寧衛指揮僉事
劉福 東城鄉人由父玉功襲南陽衛指揮僉事

志五 卅一

楊敬 昌義鄉人由祖清功襲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
孫晟 昌義鄉人由父敬功襲保慶衛指揮僉事
郭崇 昌義鄉人由祖得功襲山東靈山衛指揮僉事
單虎 昌義鄉人由祖發功襲銅鼓衛指揮僉事
王椎 昌義鄉人由祖真功承襲留守後衛指揮僉事
武榮 昌義鄉人由祖英功襲山丹衛指揮僉事
[?]通 昌義鄉人由父富功襲潯州衛指揮僉事
翟遠 昌義鄉人由祖輝功襲平越衛指揮僉事
徐鎮 昌義鄉人由祖鼎功襲四川松潘衛指揮僉事
[?]誥 昌義鄉人由祖興功襲湖廣武昌衛指揮僉事

陳禮 昌義鄉人由祖旺功襲廣陽衛指揮僉事
孔廣 昌義鄉人由父禮功襲雲南金齒衛指揮僉事
武勛 昌義鄉人由祖恩功襲貴州永寧衛指揮僉事
詹忠 昌義鄉人由父貴功承襲萬全右衛指揮僉事
尹福 昌義鄉人由祖全功襲徐州衛指揮僉事
梅成 昌義鄉人由祖勝功襲長淮衛指揮僉事
袁禮 昌義鄉人由父忠功襲城山衛指揮僉事
徐繼 昌義鄉人由祖敬功承襲神武右衛指揮僉事
孫泉 昌義鄉人由祖繼進功承襲建陽衛指揮僉事
蔣進 昌義鄉人由祖再興功襲大興左衛指揮僉事

謝貴 東城鄉人由祖恩功襲鎮虜衛指揮僉事
陳昱 東城鄉人由祖慶功襲卹句衛指揮僉事
劉源 東城鄉人由父興功襲邳州衛指揮僉事
楊輔 東城鄉人由祖景功襲山西平陽衛指揮僉事
嚴彬 東城鄉人由祖淵功襲河南潁川衛指揮僉事
李進 東城鄉人由祖華功襲潁川衛指揮僉事
劉剛 東城鄉人由祖玉功襲安陸衛指揮僉事
沈良 東城鄉人由祖仁功襲浙江溫州衛指揮僉事
陳鋮 東城鄉人由祖慶功襲卹句衛指揮僉事
臧霙 千秋鄉人由父整功襲弘農衛指揮僉事

魏福 千秋鄉人由父滿巴力襲授寬河衛指揮僉事
陳晟 積善鄉人由祖祥功襲威海衛指揮僉事
方玉 積善鄉人由父成功承襲雲南後衛指揮僉事
費敬 積善鄉人由祖宗功陞廣西慶遠衛指揮僉事
陳良 積善鄉人由祖祥功陞成海衛指揮僉事
畢亨 拾紫鄉人由祖父成功陞廣寧右衛指揮僉事
雍名 拾紫鄉人由祖青功承襲羽林前衛指揮僉事
陳悠 拾紫鄉人由父旺功襲山東寧海衛指揮僉事
王璘 鳳停鄉人由祖義功襲鎮海衛指揮僉事
楊彬 鳳停鄉人由祖鐸功承襲廣州右衛指揮僉事子王陞都指揮充左參將

劉勝 鳳停鄉人由祖綸功襲雲南蒙化衛指揮僉事
鄭玘 卓城鄉人由祖祿功襲寧夏右屯衛指揮僉事
劉通 在城一坊人由祖元成功承襲義勇左衛指揮僉事
孫英 在城一坊人由祖亮功承襲建陽衛指揮僉事
趙清 在城一坊人由祖興功襲雲南中衛指揮僉事
孫福 任寬河衛指揮僉事
王進 羽林前衛指揮僉事
耿順 任應天衛指揮僉事
王剛 任保安衛指揮僉事
楊弘 萬全右衛指揮僉事
尤亮 任彭城衛指揮僉事
朱文 任鎮南衛指揮僉事
沈寧 留守左衛指揮僉事
朱煥 任真定衛指揮僉事
鄧成 任保安衛指揮僉事

劉□ 任臨洮衛指揮僉事

蔣份 任泗州衛指揮僉事

楊名 任邳州衛指揮僉事

李信 任山丹衛指揮僉事

泰寵 任安陸衛指揮僉事

宋顒 任懷安衛指揮僉事

宗均 任肅州衛指揮僉事

李尋 任溪中衛指揮僉事

劉鎖 任武城衛指揮僉事

嚴肅 任肅州衛指揮僉事

楊勝 任保安衛指揮僉事

胡欽 任金山衛指揮僉事

楊斌 任永昌衛指揮僉事

劉榮 任寧夏中衛指揮僉事

袁麟 任茂山衛指揮僉事

周安 任曲清衛指揮僉事

楊義 任海南衛指揮僉事

胡源 任三萬衛指揮僉事

徐祥 任西安右護衛指揮僉事

徒成 南昌左衛指揮僉事

張正 雲南右衛指揮僉事

朱興 東城鄉人乙未年從軍有功陞驍騎右衛鎮撫

劉雄 千秋鄉人由祖剏從軍有功承襲會州衛鎮撫

劉讓 東城鄉人由祖榮功承襲太原右衛鎮撫

華端 鳳停鄉人由祖文質功承襲羗雄衛鎮撫

劉晟 鳳停鄉人由祖文功累襲南京府軍右衛鎮撫

趙端 鳳停鄉人由父德功襲雲南金齒衛鎮撫

李顕 昌義鄉人由祖成功累襲隆慶衛鎮撫司鎮撫

童義 昌義鄉人由祖敬有功承襲東寧衛鎮撫

歐□ 昌義鄉人由祖智功襲四川行都司建昌南衛鎮撫

陳旺 任彰德衛指揮僉事

吳祥 昌義鄉人由祖堅保以陰俟府子授指揮襲盧州衛鎮撫

聶宣 昌義鄉人由祖剏從軍有功承襲永寧衛鎮撫

周寧 昌義鄉人由祖福從軍有功承襲曲靖衛鎮撫

周忠 昌義鄉人由祖関從軍有功承襲清浪衛鎮撫

李安 任海寧衛鎮撫

李兵 任河州衛鎮撫

閔榮 任長沙衛鎮撫

晏禮 任金齒衛鎮撫

王斌 昌義鄉人由百戶從征川有功陞雲南化衛中所副千戶

鄭宣 千秋鄉人先由百戶出征有功陞副登州衛前所副千戶

戴成 東城鄉人征進有功陞羽林前衛副千戶

賀原 東城鄉人由百戶征進有功陞授四川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副千戶

王福 鳳停鄉人從軍有功陞遼東定遼左衛副千戶

丁忠 鳳停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授山東都司平山衛左所副千戶

王成 從軍節次有功歷肅州衛千戶

謝成 從軍節次有功授處州衛千戶

王愆 國初歸附累戰克捷授牧馬所千戶

陳俊 昌義鄉人由祖勝任指揮陞陝西行都司鎮夷守禦千戶所正千戶

劉通 昌義鄉人由祖聚功襲留守右衛正千戶

陳方 燈 昌義鄉人由祖禮功襲寧夏前衛後千戶所正千戶

李勇 昌義鄉人由祖遇春功承襲湖廣桂林中衛正千戶

高暹 昌義鄉人由祖順功承襲浙江臨山衛中所正千戶

張昺 昌義鄉人由父保功承襲雲南[illegible]衛[illegible]

陳玘　昌義鄉人由祖𤥨功承襲雲南金齒衛左所正千戶

周海　昌義鄉人由父祥功襲陝西西安護衛正千戶

胡遇　在城一坊人由伯父實功承襲陝西漢中衛前所正千戶

蔡景　在城一坊人由祖重一功承襲湖廣都司廣安守禦千戶所正千戶

常進　千秋鄉人由祖海功承襲寧夏衛中所正千戶

方景　積善鄉人由父王功襲雲南都司雲南後衛正千戶

湯亮　拾紫鄉人由祖昂功承襲隆慶衛右所正千戶

李衡　東城鄉人由父清功承襲貴州平越衛左所正千戶

王禮　東城鄉人由祖剛功承襲陝西綏德衛前所正千戶

李潮　東城鄉人由父敬功承襲四川松潘衛左所正千戶

一　志五　卅六

孫安　東城鄉人由父保功承襲山西平陽衛前所正千戶

劉鑑　鳳停鄉人由祖實功襲陝西甘州左衛後所正千戶

劉政　鳳停鄉人由祖忠功襲天津左衛中所正千戶

樊能　鳳停鄉人由祖貴功襲金吾左衛前所正千戶

徐端　鳳停鄉人由祖名功襲留守後衛仙鶴姚坊門千戶所正千戶

楊春　任金吾前衛正千戶

蘇亮　承襲三萬衛正千戶

李敬　任廣西護衛正千戶

梁用　任太原前衛正千戶

宋有才　昌義鄉人由父容保功襲武昌左護衛副千戶

齊興　任金吾右衛正千戶

鄭琦　任江西南昌前衛正千戶

王將　任四川成都前衛正千戶

蘇崇　貴寧衛正千戶

游[illegible]　昌義鄉人由祖𣳸功襲雲南廣南右衛中所副千戶

張剛　昌義鄉人由伯父達功襲在京鎮南衛左所副千戶

蘇能　昌義鄉人由祖斌功襲南陽衛鄧州守禦千戶所副千戶

吳英　昌義鄉人由父玉功累陞廣東雷州衛副千戶

宋昇　昌義鄉人由祖通功襲南京神策衛左所副千戶

胡勝　千秋鄉人由兄人功襲虎賁左衛副千戶

邵友　千秋鄉人由父得功襲羽林前衛副千戶

李森　千秋鄉人由祖廣功襲廣西桂林左衛右千戶所副千戶

劉原　拾紫鄉人由祖福功陞授貴州都司威清衛中所副千戶

劉登　積善鄉人由祖聚功陞襲四川都司重慶衛左所副千戶

一　志五　卅七

林旺　千秋鄉人由父度兒功累陞金吾後衛副千戶

楊亨　拾紫鄉人由父玖功累陞除金吾左衛副千戶

吳成　拾紫鄉人由祖興功陞金吾前衛左所副千戶

張清　鳳停鄉人由祖林功陞襲荊州衛右所副千戶

潘海　鳳停鄉人由祖勝功陞襲鎮江衛左所副千戶

毛忠　鳳停鄉人由祖伴哥功陞襲府軍右衛副千戶

陳旺　鳳停鄉人由兄石有功襲寬河衛左所副千戶

周祥　鳳停鄉人由祖榮功襲雲南右衛前所副千戶

郝剛保　千秋鄉人由父萬奴功襲儀真衛左所副千戶

彭拜住　拾紫鄉人由祖德先功襲三萬衛左所副千戶

李茂　拾紫鄉人由父成功陞授金吾前衛水軍所副千戶

方謹　積善鄉人由祖六兒功陞襲雲南後衛前所副千戶

王玉　東城鄉人由祖甫功陞襲四川寧番衛左所副千戶

蘇惠　東城鄉人由祖紫功陞襲四川會川衛右所副千戶

經剛　東城鄉人由祖寄六功陞襲湖廣荊州衛後所副千戶

胡濟　東城鄉人由祖仁功陞襲貴州威清衛後所副千戶

李信　東城鄉人由祖敬功陞襲四川松潘衛中所副千戶

姚忠　在城一坊人由祖成功陞襲永清右衛後所副千戶

許鑑　東城鄉人由祖得先功襲廣東都司會城守禦千戶所副千戶

周勝　在城三坊人由祖付一功承襲福建都司永寧衛後所副千戶

高升　任福建定海門守禦千戶所副千戶

蔣原　呂義鄉人由父谷保功授直隸淮安衛百戶陞調沂州衛莒州守禦千戶所副千戶

魯祥　天策衛副千戶

丁能　通州衛副千戶

朱煜　三萬衛副千戶

孫勇　鎮南衛副千戶

徐甫　徐州衛副千戶

李原　平越衛副千戶

鍾升　慶陽衛副千戶

邵英　任金吾前衛副千戶

劉震　遵化衛副千戶

郭官　儀真衛副千戶

李真　貴州衛副千戶

魏巴　永寧衛副千戶

李村　寧羌衛副千戶

胡三保　金衛衛副千戶

周子成　靖州衛副千戶

張逵　任留守中衛副千戶

唐敬　任留守左衛副千戶

王宗　任大寧後衛副千戶

方銓　任雲南後衛副千戶

董昇　任遼東中衛副千戶

沈雄　武昌衛後所副千戶

韓榮　國初歸附節次征進有功陞永寧衛管軍百戶

甯榮　鳳停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授虎賁左衛百戶

鄧公孫　拾紫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授騰驤右衛百戶

杜受　拾紫鄉人節次從軍有功陞授羽林前衛百戶

范華　拾紫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授驍騎右衛百戶

胡聚　任羽林前衛副千戶

李信　任大同前衛副千戶

朱谷保　任武昌左衛副千戶

宋喜　任雲南中衛左所副千戶

陳忠　任錦囊守禦千戶所吏目

乾通　東城鄉人國初從軍累有功陞授廣洋衛百戶

童再興　東城鄉人節次從軍有功陞授雲南右衛百戶

楊官受　東城鄉人節次從軍有功陞授羽林左衛百戶

夏能　昌義鄉人從軍累有功陞授鎮西衛中所百戶

林遇春　昌義鄉人節次從軍有功陞授水軍左衛百戶

宋愷　在城一坊人從軍有功陞授越州衛左所百戶

吳恕　鳳停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授兗州護衛前千戶所百戶

王香　昌義鄉人從軍有功陞在京留守左衛水軍千戶所百戶

丁旺　鳳停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山東都司寧海衛左所百戶

任溫　積善鄉人節次征進有功陞雲南都司烏撒衛左所百戶

張紀 積善鄉人從軍有功陞廣西都司柳州衛前千戶所百戶
張義 積善鄉人征進有功陞授陝西都司西安左衛中所百戶
譚麟 東城鄉人從軍有功陞雲南都司金齒衛中千戶所百戶
徐繼先 昌義鄉人從軍有功陞授陝西都司西安左衛中所百戶
倪斌 鳳停鄉人由祖士達功襲貴州安莊衛守禦千戶所百戶
李信 鳳停鄉人由父貴功陞襲遼東都司定遼中衛後所百戶
陶保 千秋鄉人由祖子成功襲湖廣都司靖州衛千戶所百戶
王遇 拾紫鄉人由祖黑兒功襲四川行都司會川衛右所百戶
黃福 拾紫鄉人由祖文成有功襲山西都司潞州衛左所百戶
劉逵 積善鄉人由祖濟功襲廣西都司南寧衛中千戶所百戶

周貫 積善鄉人由祖文才有功襲浙江都司紹興衛後所百戶
王本 積善鄉人由祖政功襲江西都司廣信守禦千戶所百戶
馮閏 東城鄉人由祖遇功襲陝西行都司甘州左衛後所百戶
楊濬 東城鄉人由祖銘有功襲雲南都司雲南右衛左所百戶
孟端 東城鄉人由祖旺有功襲遼東都司廣寧中衛左所百戶
楊名 東城鄉人由祖勝有功襲福建都司鎮東衛中左所百戶
夏昇 昌義鄉人由祖茂宗有功襲遼東都司東寧衛左所百戶
周亮 昌義鄉人由祖尖頭有功襲雲南都司六涼衛前所百戶
劉政 昌義鄉人由父興有功襲直隸府軍右衛前千戶所百戶
梅忠 昌義鄉人由祖泰有功陞襲廣東都司清遠衛後所百戶

李貴 昌義鄉人由祖良可有功襲四川都司重慶衛中所百戶
胡寬 昌義鄉人由祖名功襲廣東都司南雄守禦千戶所百戶
毛杰 昌義鄉人由祖聚有功襲雲南都司雲南後衛右所百戶
耿原 昌義鄉人由祖忠有功陞襲直隸歸德衛前千戶所百戶
夏遇 昌義鄉人由祖成功襲湖廣都司常德衛後千戶所百戶
徐官受 昌義鄉人由祖甫有功陞襲直隸密雲後衛千戶所百戶
鍾原 昌義鄉人由祖廣有功襲靖州衛武岡守禦千戶所百戶
楊升 昌義鄉人由祖原有功襲廣西都司桂林中衛右所百戶
孫鑑 在城一坊人由祖遇功襲四川都司成都右衛中所百戶
楊名 在城一坊人由祖林功陞襲江西都司贛州衛中所百戶

楊貴 鳳停鄉人由父茂功襲開平中屯衛前千戶所百戶
宋全 鳳停鄉人由祖貴功承襲湖廣荊州右衛中所百戶
李洪 鳳停鄉人由父仲文功襲遼東定遼後衛左所百戶
尤宣 鳳停鄉人由祖比斗保功襲萬全都司保安衛百戶
杜斌 鳳停鄉人由祖旺功襲遼東都司鐵嶺衛中所百戶
黃榮 拾紫鄉人由父禮功陞襲在京羽林左衛左所百戶
孫和 積善鄉人由祖名功襲江西都司袁州衛前所百戶
戴英 東城鄉人由祖甫功襲雲南都司平夷衛右所百戶
石真 東城鄉人由父巖功襲湖廣都司安陸中護衛百戶
武慶 昌義鄉人由祖成功襲湖廣都司安陸衛左所百戶

雲與　昌義鄉人由祖昱功襲在京應天衛中千戶所百戶
楊勝　昌義鄉人由父清功襲雲南都司蒙化衛右所百戶
劉真　昌義鄉人由祖斌功襲廣東都司廉州衛前所百戶
方清　昌義鄉人由祖得有功襲直隸神武中衛左所百戶
周傑　鳳停鄉人由父英有功陞襲貴州清平衛百戶
王仲喈　鳳停鄉人由祖成功襲汾州守禦千戶所百戶
祖貴　鳳停鄉人由兄勝功襲儀真衛左千戶所百戶
杜榮　千秋鄉人由父能功調襲宣府右衛中所百戶
王通　千秋鄉人由兄興功陞授府軍後衛中所百戶
王貴　千秋鄉人由叔父與任有功陞授濟川衛百戶

志五　四二

鄧虎　拾紫鄉人由祖源功陞襲榆林右衛後所百戶
吳通　拾紫鄉人由父全從軍有功襲金吾前衛百戶
王鑑　拾紫鄉人由祖貴累有功陞襲鳳陽右衛百戶
劉正　拾紫鄉人由祖全功陞授鹽井衛沙平驛百戶
華能　拾紫鄉人由祖方有軍功襲永平衛中所百戶
王英　拾紫鄉人由祖際功襲雲南楚雄衛中所百戶
汪榮　拾紫鄉人由父志才功襲金吾左衛中所百戶
黃義　拾紫鄉人由父先功襲錦衣衛中千戶所百戶
石貴　積善鄉人由兄斌有功襲寬河衛中左所百戶
劉讌　東城鄉人由祖興功襲直隸遵化衛左所百戶

張義　東城鄉人由祖得功襲直隸揚州衛右所百戶
陳冑　昌義鄉人由父貴征進有功陞襲廣武衛百戶
夏剛　昌義鄉人由祖斌從軍有功陞襲泗州衛百戶
吳廣　昌義鄉人由祖歷從軍有功陞襲彭城衛百戶
李得　昌義鄉人由祖保功陞襲浙江都司海寧衛乍浦守禦千戶所百戶
陳恭　昌義鄉人由祖貴有功襲廣東都司雷州衛錦囊守禦千戶所百戶
劉賢　昌義鄉人原所南京英武衛百戶後調陝西寧夏中護衛左所百戶
張敏　昌義鄉人由祖雄節次從軍有功陞襲雲南都司楚雄衛前所百戶
李豹　任廣東都司欽州守禦千戶所百戶
王忠　任山西都司汾州守禦千戶所百戶

志五　四三

閔禮　任廣西都司河池守禦千戶所百戶
俞真　任陝西行都司甘州中衛前所百戶
李聚　任山西行都司大同左衛中所百戶
周乾　任廣東都司南雄守禦千戶所百戶
周原　任廣東都司海南衛中所百戶
楊林　任貴州都司清平衛左所百戶
朱愷　任雲南都司越州衛左所百戶
乾安　任湖廣都司襄陽衛左所百戶
張溫　任浙江都司寧波衛右所百戶
張真　任陝西行都司甘州右衛百戶
武成　任廣東都司雷州衛左所百戶
楊聚　任遼東都司廣寧後屯衛百戶
孫亨　四川都司成都右衛中所百戶
馬昇　任陝西都司寧夏衛中所百戶
劉英　遼東都司定遼右衛右所百戶
宋交　任湖廣[illegible]昌衛[illegible]

劉斌 任湖廣都司安陸衛百戸
張材 任江西都司贛州衛百戸
張敬 任遼東都司寧遠衛百戸
陳仲文 遼東都司定遼後衛百戸
劉榮 任四川都司重慶衛百戸
張[illegible] 雲南都司雲南右衛百戸
朱三 雲南都司雲南右衛百戸
楊貴 任河南都司南陽衛百戸
周斌 任雲南都司曲靖衛百戸
林銓 任直隷鎮江衛前所百戸
夏林 任貴州都司烏撒衛百戸
劉勝 牧馬前千戸所百戸
孟昭 兗州護衛前所百戸
蘇定 任錦衣衛百戸
王馬 府軍左衛百戸
董興 水軍右衛百戸
劉通 武成中衛百戸
杜能 任龍虎衛百戸
王得 任鎮南衛百戸
許成 任鎮南衛百戸

張雄 任江西都司袁州衛百戸
石真 任湖廣都司安陸衛百戸
袁英 任江西都司袁州衛百戸
周玉 任湖廣都司清浪衛百戸
栗先 任雲南都司金齒衛百戸
王宣 任山東都司沂州衛百戸
萬成 任貴州都司烏撒衛百戸
雍召保 任廣東都司南海衛百戸
歐得 任江西袁州衛左所百戸
邵忠 遼東都司定遼中衛百戸
孔庸 任雲南都司金齒衛百戸
趙昇 任營州前屯衛百戸
杜進保 任龍虎衛百戸
楊華 留守左衛百戸
孫興 任錦衣衛百戸
王勝 府軍左衛百戸
夏忠 虎賁右衛百戸
朱受 羽林前衛百戸
胡達 虎賁左衛百戸
孫敬 留守左衛百戸

鄧[illegible] 燕山左衛百戸
王勝 留守右衛百戸
呂暹 任懷來衛百戸

朱和 驍騎右衛百戸
江忠 金吾左衛百戸
夏旺 歸附征進有功陞授承信校尉

山陰 高鶴 重修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校

黃鳳來同輯

人物

文臣

李善長定遠人甲午

太祖如定遠善長謁於道

上以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上大悅遂留幕下俾掌書記預謀議督餽饟

其見親信及渡江以善長為帥府都事百凡供億

善長悉轉給之謙立監法錢法茶法悉從

上親征江州往濠梁省 陵墓善長留守建

康論功封宣國公降褒諭定令以善長總裁加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

宣國公兼太子太師賜誥奏立圜丘方澤宗廟社

稷定六部官制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太歲

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諭祭

制 詔脩元史命善長為監脩本 詔立

[illegible]編祖訓定封建諸王國[illegible]紀[illegible]

臣服色官民書札儀式定嫡妾封贈及文官封贈

蔭叙之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

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賜誥命鐵券文綺及帛

一百疋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地若干頃守墳

人百五十戶佃戶一千五百戶二十三年適有星

變占為大臣災善長應之而卒享年七十有七子

祺尚臨安公主祺子二芳茂

楊禎邢祥世為定遠人生有異質識見絕群國初

以儒士仕為庶官人猶奇之奇也時或發為文章

著為論議有千萬人吾往之氣見者驚歎嘗曰為

官不效勞事君不盡節非丈夫也時天下初定刑獄

未平禎上疏言堯仁如天舜德好生所以致治雍

熙垂則萬世伏願

皇上以堯舜之心為心以堯舜之治為治則天下后

世仰今日猶今日之慕唐虞也疏入待罪衆皆危

之翌日 上御便殿召禎至

旨授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下車蒞事朝夕惟謹

門無私謁能廉之譽徹於

朝廷洪武三年得代入京官民泣送不忍其去四年

賜誥命褒榮尋以疾卒郡究厥施鄉邦論人物有氣
節為官識政體者稍為首稱
楊大德洪武初由儒士任婺源縣丞事以德化民
自奉甚薄邑庭如水累署知縣事洪武十年
太祖親擢授汀州知府政清令行豪猾不禁而治洪
武十六年卒於官年六十
尹綬廷章領洪武丙子鄉薦入太學名重六館洪
武末以才能卓異選任福建道監察御史舉刺無
所顧忌永樂初有事於海外占城真臘諸國
成祖難其使或以綬對遂遣之且
賜勑以往有為綬以道遠為意者綬正色曰吾啣
天命使外夷在宣布 德意推誠諭威使諸番懾服
以無辱 命而已道途非所慮也遂兼水陸踰嶺南
服自廣州發船由海道至占城抵真臘所至備言
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辭情慷慨威信並申夷王畏敬
惟命往返計其所歷凡數萬里而山川險惡島嶼
縈迴地境連接國都所至悉繪為圖可以使事
聞并其圖獻
成祖悅之稱曰能永樂中卒年四十七從祀鄉賢祠
李濂思道號雪齋其先大同應州人祖景仁山[illegible]
于臨丞轉滁州定遠縣尹遂家焉濂少孤依母感
自知讀書學問博極經史為文動輒數百言淳雅
有則洪武丙子領應天鄉薦授浙江慈谿教諭溫
恭重厚謙謹自持勵志篤行扶植教化誨人之暇
端坐堂中惟以正心飭行自勵丁內艱復除上饒
饒之士得其先聲教條所在不令而從居三年功
業既張師道大振人以李夫子稱之永樂中上書
言天下事文獻賦數篇
朝廷奇其才擢陞漢府左長史輸誠効赤輔導惟謹
不幸王有異志群臣畏莫敢言濂獨苦口極諫切
陳利害章凡十上王怒禁錮之 天討既加府
寮皆被罪時[illegible]索黙黙尚重繫在獄備以實聞迹
其諫章具有存者 上憐其忠特赦之居京師師
合日以文學自娛縉紳士夫壯其節者時見顧訪
亡還鄉道卒年五十八從祀鄉賢祠
胡叔循成洪武己卯領應天鄉薦又明年辛巳
上命儒臣修國初大典叔亦預焉書成擢為上虞令
廉公明恕首興學校勸農桑抑姦回使民知本畏
刑逾年田野闢盜賊弭刑清訟簡民安事集永樂
癸未之歲蝗且入境叔出俸備禮禱於神旦日蝗

木其人云守[illegible]自然人以為德所感是年會稽紹
擡當道抑門等國其池非海運不能達且其海有
石門山礁之險人病機斂督之乃營海島測風勢
整舟次第而運其令射率民輸納馬姚虞二邑造
海船大府復檄董其事不兩月而船成考績以最
書陞工部營繕員外郎是時
上欲幸北都道路營造
行殿凡三十六敕督其工曆旬月在在以完己丑
坐累謫戍盧龍宣德紀元．
詔舉遺賢刑部侍郎蘇瓊跡其賢以
聞授浙江節令操己愈端臨事愈果盡革宿弊民樂
科擾尤以興學為念二年以內艱歸節人攀偕不
可得詣京奏乞留如奪情事
上復其奏選司紀其賢敍居喪盡禮結廬冢側以終
制節人復奏乞為令
上從之時徵求花石鷹犬等使相屬於節煩斂之力
無所損正統丙辰禮部侍郎章敞薦其才遂拜監
察御史兩奉　勑清戎湖廣法立事舉激揚有聲
正統壬戌以老疾[illegible]歸鄉既歸杜門斂迹惟校
書理藥以怡天年己亥[illegible]年七十四成化初

朝廷纂脩大明一統志傳入名宦昭示不朽從祀鄉
賢祠
苗衷秉彝號雪窗登永樂辛卯進士第二授翰林
院編修轉侍讀廖與文衡
英廟選侍經筵修
宣廟實錄正統九年進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入　內閣戊辰取進士
命撰題名記尋以老乞歸　上不允景泰元年得
風疾　上日遣御醫診問賜白粲珍羞以資調攝
尋陞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未幾復上疏乞骸
骨　上憫其情許之
命其子監察御史穟送還鄉天順四年考終訃
聞命官營塋　賜祭于家役　賜祭于壙五年特贈
榮祿大夫少保謚文康所著有史閣回閑雪窗稿
歸田祿從祀鄉賢祠
周常茂東號東齋登永樂壬辰進士授北京道監
察御史十三年出鎮邊關巡剔奸擒宄律汚舉善
癉惡風裁赫然尋按山西益嚴振紀郡縣長吏以
下敬憚之十八年差閱平糧閱兵戎十九年裁革
北京道調貴州道差四川松潘勘處糧儲回陞福

進按察司僉事巡歷郡縣所至肅然考學校進退
諸生允愜公論丁外艱起復宣德五年復除河南
常以中州民習近淳除害祛弊亦惟其大甚者時
論以為得體常性敏絶少讀書日記萬言一二過
即成誦為文清拔下筆立成尤長於詩弱冠時修
帝典預為楷書生員卒年五十從祀鄉賢祠
陳璇汝衡號敬齋登永樂辛丑進士除行在福建
道監察御史性剛方遇事敢言無所顧避有聲臺
端按兩浙所至肅清郡縣有望風解印者明年按
貴西有都督山雲貪墨士卒苦其荼毒璇摭實疏

之雲獲重譴潯南等夷蠻多蕭聚剽剠璇諭以
朝廷德意悉致平復正統戊午九載滿少師楊文貞
公以其才可都憲欲薦之會有沮之者尋陞雲南
按察司僉事作蒼松萬里詩以見志時總戎沐公
以下咸敬重憲司舊多疑獄察其情可矜者與全
活後出巡有數十人迎拜馬首舉手額天為璇祝
壽已已考績家宰泰和王公知之惟深擢陞浙江
按察使益以廉介自持清風所激衛所不敢私役
一軍有司不敢擅征一民時有知縣王英恭元祐
以貪黷有跡按治之曾弗少貸本司僉事上官愛

不職雖經老疾咸奏罷之景泰壬申都憲洪英考
黜誤以璇在列杭州等郡縣耆民李福等數千人
涕泣詣當道保留曰洪公奪我父母我輩曷所倚
賴繼又馳赴闕奏保會部科以所保得實
聞朝列縉紳皆曰考黜非宜由是復職名譽益著又
六年考滿戒行杭民老稚相率遮道擁留車不能
出城者三日既而共脫所著靴懸城門復立祠以
祀璇至京以老疾乞致事章數上得請還鄉居城
西一草廬二十餘年足迹未嘗至官府鄉里無少
長咸稱曰清節長者性不嗜酒服用朴素善吟詠

有詩集藏於家草書雄勁有古意得者咸珍愛之
成化庚子卒年八十六從祀鄉賢祠
楊璉廷器祖重四居鄉以仁義自處聞人之善稱
之不置有不善即面斥之鄉人咸致敬畏父富樂
施予寡欲不混流俗耕稼之暇淨掃一室正襟端
坐終日不妄語璉佩服庭訓德器夙成累試弗利
永樂十一年貢入國學選授戶部廣東司主事督
運徐州夙夜供事國計充裕宣德七年陞本部郎
中正統壬戌卒於官為人悃愊不自表見公退惟
閉門閱書之外一無所好咸曰篤行君子

潘瓘由國子生知岳陽縣陞霸州同知庇民惟惪
持已惟廉專一之操久而弗變
張繼宗奉先由國子生任温州大名二府通府持
廉秉誠究心民瘼比歸行槖蕭然
徐源士淵其先金華人洪武中從定遠宣德庚戌
膺貢上京師升太學上舍未幾歷事天府綽著能
聲時制守令必廷臣五品以上薦始授以職稽勳
郎中張公鳴玉雅知其才薦於
朝遂擢知嵊縣邑比歲旱饑民缺食時錢塘潮齧堤
岸役屬邑之民脩築工費浩穰源録民飢困不能

自存之狀上之會府請免其役發廩以賑會府如
其請以便民倉所貯餘米八百餘石食餓者米不
足勸貸富人以助之俱審實給授民以事至縣必
從容語以孝弟忠信力耕作務農桒月朔集父老
於庭商確政事可否公暇則詣學校課諸生講明
經史務極理趣内無妻妾之奉惟一子在側衣蔬
茹淡餽遺無所受事有便於民者以身任之不顧
利害視篆越三月以憂勞遘疾而卒無餘貲以歛
士民哀之
茵穟子成文康公子由儒士任順天府學訓導擢

潘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學成舉茂才氣過人持惪
惟嚴有光風紀
周謙克恭號樸齋世爲錢塘人洪武中始家定遠
讓癸正統戊午鄉試任沙河訓導嚴勸戒躬行誠
信以爲準凡課業爲文惟以理勝諸生向化人才
漸興時有民魏平與歃死即解衣活之教諭紀其
陝西人至即故家無以殯遂捐俸置棺送之還鄉
已巳秩滿吏科都給事中孟鑑知其善教薦爲博
野教諭礪行飭教有加一時造就若都憲吳禎郎
中孟淮知府張俊皆高第焉景泰癸酉卒於官

年四十五從祀鄉賢祠
錢潤澤民由歲貢任永清衛經歷改靈山衛潤
志潔行端經明學贍靈山地濱海隔軍政久弊運
籌有方數年倉廩實武備修經書理爭訟簡軍士
懷恩稱賢能焉
王紳敬章由國子生知納溪縣以仁心政惟務利
民去任十年民猶遠問古之遺愛也從祀鄉賢祠
黃璲仲玉號省菴其先上海人洪武中從定遠景
泰癸酉領鄉薦授昌邑訓導其地濱海士風朴愚
璲分科設教務在作新且有文學雖長而孝弟弗

修忠信或欽者亦不胃優等誨人必量其質不槩
然以施每鷄鳴升堂授業亹亹忘倦必稽所業勤
惰以示勸懲昏夕乃罷行之數年士風聿變有昏
懦欲求退者璲諭之曰人才豈專於地產學業不
限於天資若少保忠宣黃公為當代名臣非爾地
人耶爾何其於自棄其人慚奮因以有成天順癸
未考績冢宰王公於教官中特選璲及司馬軫馬
軒裴璘必欲擢用不果遷上猶教諭上猶導嶺海
士風尤靡璲毅然以教於前者教之人才亦勃然
以興時監察御史陳公選僉事李齡交為褒譽璲

尋卒年五十三性剛正克敦孝義母疾親為嘗糞
市米歸見有遺金求其人還之雅好賓客初不計
費以子金貴贈吏部文選司主事從祀鄉賢祠
楊完德全號訥齋登天順丁丑進士任翰林院檢
討以德性純粹文辭典雅選侍
德王講讀夙夜小心勤於輔導大為閣老南陽李
公學士永新劉公所器重甲申卒從祀鄉賢祠
宗銑彥輝由國子生任上蔡元氏二縣知縣莅嚴
有守吏服民懷好古尚賢不從流俗從祀鄉賢祠
馮璲光世由歲貢任大嵩萊蕪泗水訓導師模嚴
重士類贍依
包賓允恭號雪窓由歲貢任靈壽訓導教有成績
未幾以疾歸恬淡是非不近勢利日以書史自娛
所著詩歌清遠有古意士類稱之從祀鄉賢祠
黄金良貴號東澗其先上海人洪武初籍定遂延
四世迄於金幼即穎異及長器度凝重為文有奇
氣成化甲辰試禮部為第五人登進士第授吏部
文選主事以治庚戌會試為同考官歷驗封員外
郎稽勲郎中廣西布政司參議在驗封時
詔錄功臣子孫下吏部議金備陳開平東甌諸王功

次多見采行縣久無志始輯於金又敘
皇明開國功臣錄凡若干卷其用心亦已勤矣先是
縣饑民病於疫金捐畫有司多方賑濟有未周者
自為粥豆以食之日計活數百人無德色晚年所
造益深結廬於泉塢之麓日以文翰為樂從遊之
士甚衆正德壬申卒年六十六有東澗集泉山稿
藏於家
孫鄘翰之號竹窓登弘治庚戌進士知任丘嚴以
攝吏惠以得民甲寅考績書最丙辰行取歷湖廣
道監察御史清理兩廣軍務獨持風裁瘴癘不避

深卒於官都憲鄧公廷瓚臨視棺斂檢行橐惟銀
食器一衣衾冠服而已喪還儆經過有司致祭兩
廣人至今思之
馮惠宗義號惺惺子由歲貢歷霑化訓導清平教
諭儀度凝重交接不苟兩邑人才多所造就如劉
瑭韓逵丁忠輩相繼登第侍御熊公相中丞陳公
鳳梧各以賢能薦將遷秩惠遽勇退縉紳益敬重
之卒年七十四
余翀大振號翀山登正統辛未進士授山東歷城
知縣丁内艱補任河南汲縣兩邑號稱繁劇翀鎮

靖端凝廉介不苟政事修舉民懷吏服以課最行
取陞南京四川道御史風裁凛然豪右屏跡丁外
艱補授四川道論劾時貴不少避忌嘉靖甲申議
大禮謫戍湖廣平溪衛日惟杜門討索授徒講學遠
近之士從者甚衆甲午卒于戍所壽六十人咸
悲之所著詩歌綽有唐風
陳桓文濟號君山按察使璇曾孫領正德庚午鄉
薦知河南祥符丁外艱補山東魚臺兩歷劇邑政
有顯蹟剛直不阿權勢未竟厥施歸家閉門杜客
以詩歌篤孝友鄉人重之嘉靖庚子卒年五十七

葉欽用明號次菴性寬和未嘗疾言遽色嘉靖[illegible]
丑由貢授處州通判處有銀礦民爭趨之每封閉
輒搆亂及欽督封乃多方曉諭其徒悉解散自是
處無礦患調鄖陽白平民江浙等究[illegible]邑多寇盜
捕五百餘人中有可原者欽詳鞫多所全活陞
鄭府審理未幾請老　王弗允以送幼子得歸
王差人賫之任欽啓懇辭　王知不可奪賫璽書
彩幣俾遂其志居鄉益篤前脩士咸式之
盛兆儒惟真號此菴領嘉靖甲午鄉薦授湖廣澧
州知州性耆學僻默雅重誠篤孝友官半載以賑

民勞瘁而卒鄉人惜之
黃淮中[illegible]號草亭參議金子性狷介慎交遊博覽
群書嚴擻場屋督學黃公如金盧公煥咸奇重之
正德壬午中參議避寇金陵尋卒淮扶觀遠至襄毀
三年癸[illegible]參盡禮嘉靖十二年由正貢生薦
詔冠帶所著有通鑑輯義藏於家
附
蔡震孟暘千秋鄉人尚淳安公主授駙馬都尉
敏背學[illegible]特洽書史奉使外藩及居官以廉介稱
於禮賢[illegible]士時論多之

徐丙淳縣間鄉貢進士與呂滋杜昭同舍而丙尤有文名專以經義授後進時儒學在縣治西地下濕弗稱丙患之相東南地高明志欲改為與滋昭裹糧走數百里詣漕臺狀其事時部使者薛公力為主張以贍學地金見歸復捐公帑百緡助費工既成丙為之記其文與脩學牒辭並刻于石見存所著有文辨數卷至元經兵燹弗存

徐[illegible]性不樂仕進以書史自娛常遊三吳青韭諸山遇佳處輒為題詠好談論古今亹亹忘倦居鄉一草廬間入城市亦惟與二三知己相見即返亦不失度也愛觀漢文字晉唐諸詩晚年造詣甚高曾孫璉仕為民部郎中

國朝

周敏子敏其先金華人幼孤賦性淳雅長益脩飭事母以孝稱博通書史尤長於詩洪武己巳徙籍定遠鄉隣有鬭必往訴徐為反覆開諭俾得其平或有無賴凌侮之亦弗較惟與縉紳輩宴會賦詩無倦意工書善琴卒年八十餘子常任御史

王振公舉號滄菴性度夷散甘貧固守常閉戶玩書經持不出與邑士王[illegible]公相友善每有詩作[illegible]

原缺第十六葉

人[illegible]

[illegible]彌篤博學善屬文詩律精密時輩[illegible]

徐榮彥華孝出天性父源為嵊縣令甫三月偶得異疾醫藥莫施遂割左股肉煑糜以進不幸竟易簀晝夜號哭幾絕榮學優行潔動循矩則教授鄉閭止乎禮義及接人辭氣和洽無少長咸親愛之自奉甚約於世一無所營人稱其廉尤工楷書精詩律所居有竹榜曰翠筠以此自終

張鏞允器號槐莊言動有古風鄉里稱為長者其為文求以理勝不事繁靡類其為人云

徐貴彥良榮之弟早失父依兄為學清苦自勵無間寒暑既長經史子集涉閱殆遍究然其有所得也著為文辭咸有根據修德飭行有乃兄風人稱為二徐云

姚医舜用餘姚博瑄子性穎敏過目輒成誦為詩清越字畫亦遒勁家貧授徒鄙薄勢利大學士謝公遷以邑博君舊使使挽之京欲以他圖占仕籍医愕然椎几而詈之其人惶愧而去人益高之

沈翀鵬舉性孤介家貧終身不能娶處之怡如頗覽百家諸子吟咏清雅所著有堅白集友人[illegible]珍之年未四十而卒人咸為之於邑

孫成妻楊氏錢塘人年二十適成閱三載成遊□定遠生子凱甫兩月成卒時楊年二十四即誓不再適奉舅撫孤曲盡辛苦未幾得南歸既而復徙定遠兩罹患難志節愈堅凱賴有成凱生仲傑傑生紀紀生鄜登庚戌進士任監察御史

包信妻王氏王振女信少為儒學生以疾卒氏年甚少或勸之嫁王曰吾父與夫皆儒者吾可失節乎哉即以死自誓持節四十餘年志不少奪

陳貴妻馬氏訓科馬昇女也年十七適貴甫一月貴卒馬氏即誓弗再醮躬績紡親井臼以養其姑姑歿哀慟幾絕縣以事

聞旌其門曰貞節

正德壬申四月三日流賊趙鐩陷定遠婦女不受汚辱縊溺自盡者五十六口有司□□上其事撫按交奏以

聞

上嘉其貞烈命給銀殯瘞仍立石于旌善亭俾嵩求久嘉靖丁酉知縣陳銳為建貞烈祠以便時祀

呂氏年二十七民方恩妻　丁氏年四十二民方清妻

葉氏年二十三民貴甫妻　錢氏年二十五民鄭錄妻

沈氏年二十五民尉栢妻　陸氏年二十八民江春妻

袁氏年二十五民陳浦妻　王氏年三十□民吳方□

盛氏年三十二民陳浙妻　唐氏年二十民鄒儒妻

朱氏年二十四民吳裕妻　汪氏年三十民周杰妻

吳氏年一十九民楊釗妻　吳氏年廿三民方金妻

鄭氏年廿四周天祿妻清河尹直女　王氏年四十二民鄒鳳妻俱二坊

尉氏年二十三民鄭祥妻　方氏年二十四民呂鳶妻

王氏年二十五民金慶妻　沈氏年二十三民潘沔妻

汪氏年廿五醫生張福妻　金氏年三十七民徐清妻

鄭氏年二十七民徐昇妻　沈氏年二十四民徐晃妻溺於水賊射殺之

陶氏年四十二民孫節妻　唐氏年三十民吳藩妻

葉氏年三十四徐祿妻俱四坊　錢氏年廿九民郭奉妻積善鄉

秀女年一十七民沈淳女一坊　蘩女年一十六田丞沈舉女

四女年一十九　金女年十七民方清女並

妙聰年一十六民顧惠女　九女年一十三民尉海女

妙定年一十七民方銑女　奴女年一十四民吳方女

玲女年一十八　滿箱年十五民鄒鳳女並

臘女年一十七　留女年十六民方忠女並

妙壽年一十□　妙奴年一十七

妙聰年一十□　五女年十五民周桂女俱二坊

鎖女年一十□民陳財女　老姐年一十九民呂潤女

真女（年一十八民鄭宗女）　妙翠（年一十六民李海女）
聰女（年十七民顧銚姪女）　妙鑣（年十六耆民張晏女俱三坊）
智女（年一十七民胡松女四坊）　已上俱溺死者
郭氏（年三十九民方思安妻二坊）　陸氏（年二十四民徐增妻）
妙堂（年十八民葛堂女並四坊）　已上俱縊死者
楊氏（年十七民許爵妻昌義鄉）　艾女（年一十八民包易女四坊）
已上並殺死者
壬申之變定遠死節遇旌者五十六人當時事出
倉卒遺者尚多隱顯頓殊人心恒有不自慊者雖
不幸不得預褒恤之典幸而名氏不泯猶在人者

志之以闡其美寔彰我
聖祖首化之區節義如此之衆云
許氏（民汪杲妻）　楊氏（民曹宣妻）
居氏（民沈翔妻俱二坊）　王氏（年四十九民[illegible]成妻孀居二十年）
顧氏（民尉海妻並二坊）　陳氏（民顧鐸妻）
沈氏（民顧鉞妻）　王氏（民錢英妻）
梅氏（民錢廣妻）　王氏（民陸紀妻俱三坊）
賈氏（民居遂妻）　李氏（民任翔妻並四坊）
周氏（胡景妻千秋鄉）　蔣氏（民畢良妻積善鄉）
姚氏（彭良[illegible]妻昌[illegible]鄉）　杜氏（民成贊妻）

方氏　方氏（並民淳女）
周氏（民杰女俱三坊）　妙鈴（耆民張晏長女）
端女（耆民張晏養女）　顧氏
顧氏（並民鉞女）　已上俱溺死者
楊氏（民徐堂妻四坊）　縊死者
石氏（羅雙妻東城鄉）　殺死者
王氏邑庠生張永爵妻年十九永爵卒即矢節自
勵時遺孤國儒甫七月煢煢撫鞠俾有成立踰五
十年備歷艱辛冰蘗之操終始一致嘉靖二十年
知縣李崇以事

聞旌其門曰貞節
湯氏蔡舜妻舜死守節有司以事
聞旌其門曰貞節
賈氏袁珵妻英武衛使全之女年十八歸珵五載
而珵卒遺孤鏞甫三歲賈貞自矢即卸鉛飾簪
珥孝養舅姑撫鏞成立歷五十年壽七十八而
終鏞為廬墓側哀毀盡禮
鄒氏邑庠生陸璋妻正德二年璋疾篤氏年十六
與大訣嚙指流血誓不自適璋卒[illegible]
其志悱流涕終日不[illegible]事舅姑孝謹[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嗣撫一女姪育馬氏年六十七節操愈勵

施氏民宋經妻正德十二年夫故氏年二十六止一子週歲即毀容飾誓不改節日抱兒啼柩側聞者莫不酸辛自後操守益嚴孝事舅姑視夫存日有加女紅之外勤儉備至子稍長即遣就學卒以儒易其世業迄今四十餘年鄉人稱之

方技

(唐)劉大師憲宗時騎白馬行村落中不知其所從來人有病與藥輒愈一日從鄉人鄭氏乞地為室未許俄入林中趺坐而逝人異之即其地為寺今白東香積院是也

(國朝)趙道震處仁其先宋宗室南渡為金華人器宇魁岸識度宏遠讀易為釣臺書院山長既而志乎濟人畢意於醫自軒岐以下諸家之書靡不精究受學丹溪所造益深數年間浙人賴以全者不啻千百計洪武己巳從籍定遠活人尤多未嘗言利由是其醫大鳴于時永樂丙戌 上特命行人馳驛召之與脩大典運氣書實尊之書成宴賞有加日以教子濟物為事暇則歌楚辭以自適卒年八十四遺命勿作佛事所著有傷寒類證傳於世

恩賜

(國朝)郭老舍洪武中
朝廷以滁陽王之故 賜第宅田地鈔錠孳牧草場衣復其家至今子孫蕃衍鄉人稱為郭皇親云

沐子朝英之叔不願受官洪武中英為其奏
[illegible]命戶部并都督府給文送回原籍永復其家

郭琥滁陽王玄孫儹 賜冠帶弘治十七年南京太常寺奉祀

李 駙馬都尉祺之曾孫嘉靖間以戚畹後恩蔭錄入太學任縣丞

胡相駙馬都尉觀之曾孫嘉靖間以戚畹後恩蔭錄入太學任知縣

尉彥升富民國初尚義起取居京師復其家

上壽

張翥年一百一十五歲　許瀚年一百歲征例授冠帶

丁氏魏男一百一歲氏王漢母

釋行

(隋)僧方唐持律甚嚴每行道有虎隨之郡刺史因以虎名寺今禪窟寺是也本張皓所撰碑

山陰高鶴重修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illegible]校

黃鳳來同輯

故蹟

宮城 凡十四

舊學宮 縣治西一里許唐乾符中所建宋淳熙遷於東南後為梵宇即今西禪寺

上真宮 縣東六十里唐以道間定今廢

集仙觀 縣西北七十里[illegible]洞山上今廢

漆園觀 縣治東四十步濠梁志云唐以道間物以為觀

隱仙觀 縣東六十里宋宣和中創建今遺址尚存

古曲陽城 濠梁志云縣西北九十里秦為曲陽縣王莽割入陰陵縣漢書地里志云曲陽縣莽改為延平亭應劭曰在淮曲之陽

陰陵城 縣西北六十里南周圍二里故址猶存按漢書項羽傳羽壁垓下漢軍圍之羽潰圍南出馳走漢灌嬰追羽過淮羽至陰陵迷失道即此稱有詠詩

東城 縣東南五十里項羽至陰陵迷失道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即此

按曲陽秦所置縣屬九江郡陰陵東城漢楚戰敵時已有之則亦秦置無疑在西漢高帝時屬淮南國武帝以屬九江郡莽改曲陽曰延平亭陰陵曰陰陸東城曰武城東漢復其名惟加曲陽曰西曲陽仍與陰陵屬九江而割東城隸下邳國晉置淮南郡統三縣至梁始改西曲陽曰定遠

馬丘城 一名藍柵城縣西南[illegible]五里周圍五里二百四十步

支蒲城 縣西南八十里相縛梁秣交兵之日魏築為壘在支蒲城下流水出夾城西注淮綠魏立名按梁普通七年九月二日明隆至名支蒲城生擒五千人即此地

閭城 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闞城 在縣東南四十五里今無其蹟

安州城 東南五十里九江郡志於定遠縣下云置安州侯景亂廢故老傳云即廢東城地

紫王城 縣東北七十里大橫山上累石為城周圍三里有四門

冢墓 凡二十附四

虞姬墓 即虞姬冢縣南六十里近東城高六丈墓上有草人呼為美人草宋二蘇曾南豐有詩

金姬冢 在縣西八里無考

黔國公祖墓 縣西北二里清溪灣

西寧侯祖墓 縣西南孫家州灣五里

江國公祖墓 縣東北四十里

東川侯墓 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崇信伯祖墓 縣北一里

都督李勝墓 在縣三十里

都督趙清墓 在縣東四十里

都督高智墓 在縣東六十里

都督沈仁祖墓 在縣東南六十里

都督朱崇墓 在縣西六十里

郭老舍墓 縣西二里

尚書苗粟墓 縣西十里

雙乳墩

不要墩 縣東七十里二墩突起平陸勢類邱冢相傳為晉獻公并驪姬冢非也

祠廟 凡十二

三皇廟 即三皇堂古有之元統間主簿蒲從善重創建

梁園千古一慨豈惟塗人覩峴碑而墓賢抑有惡夫見魯城而悔罪是非異迹好惡同歸惟欣戚所關故細大必錄考志集聞因得其實於戲星移物換宇宙無窮據昔視今或有切夫蘭亭之感者矣

故事

封爵

漢文帝八年五月丙午封淮南厲王子劉良為東城侯

武帝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趙敬肅王子劉讋之為東城侯

元封元年閏月癸卯以故東粤繇王斬東粤王餘善功封其子居股為東城侯萬戶

成帝河平二年六月乙亥封皇太后弟關內侯王根為曲陽侯三千七百戶

山陰高鶴重脩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　校

黃鳳來同輯

詩

陰陵　唐高適

次靈壁之逆旅而垓下之遺墟嗟魯公之慷慨聞楚聲而悵於歌拔山而涕洟切霸國以狼狽至陰陵以躊躇

又　宋梅詢

龍虎相馳逐干戈事戰爭千里漢圖合一夜楚歌聲

又

淒涼七十戰散漫八千兵失道欺田父窮途遇漢嬰天亡終不悟覽古亦傷情

九山　梅聖俞

我經九山問野叟崔嵬一無安曰九且恐斷岸積纍致復意陂原多產韭又疑堆壠若杜炎四者卜悟叟不言使我臨流獨搔首

虞美人草　曾子固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
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
道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
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劒光
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
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
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疑事久成空
慷慨樽前為誰舞

虞姬墓　蘇軾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倉惶不負君
王意只有虞姬與鄭君

又　蘇轍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艱難獨有虞
姬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禪窟寺　趙倚

擇得開山地寂然安住心兩軒青嶂合一榻白雲
深夜講來巖虎晨齋噪野禽欲尋棲隱處只此是
雙林

又　李山父

遲日濃花午閒雲小隱天半巖春洞水萬丸曉抹

煙照愧半顛客來分紫府仙倚窻山竹夜風㴿響

朱紘

虞美人歌　國朝謝肅會稽人福建按察司僉事

美人已為英雄死鄉里猶綿歲時祀娟然珠翠照
羅幃兩兩女巫歌舞起短簫咽鼓相喧啾迴風吹
入楚雲愁楚雲為雨幾千里似洗重瞳垓下羞山
河百戰椎圖丧顧妾何勞悲玉帳寶劒臨危妾自
裁素心不貳君應諒願從躍馬出重圍艱難又渡
淮西涯終將血染原上土空餘碧草春離離我憶
從軍經此地南公慷慨言遺事香魂一斷招不來
今日荒祠堪重哀

孫節婦　夏鍔會稽人

結髮從夫君死若雙飛燕珠落每追隨繡戶重相
見夫身九原隔妾淚如湧泉自知無九首誓不更
二天膝下三歲兒堂前雙舅姑異鄉幾流落一身
萍梗如鸞書九天下赦許江南歸翰花感年少覽
鏡傷容輝兒壯今有成孫祀得無絶水雪可方清
松栢無改節何時觀風者采俗來公車豈無董狐
筆為紀編年書世有食君禄被服銀與朱忠節乃
爾虧視此當何如

雪窩為苗修撰賦　金幼孜（新淦人、大學士）

泮沁涷歷芹藻香雪窩湛湛通銀潢瓊姿玉質尚寒素短檐碧檻凝清光蓬萊浩渺徹銀闕羅浮夢裏何殊別淨色微含冷淡風暗香遥度黃昏月當年美人尤好奇對此轉覺心神怡花明高閣朝吟處簾捲寒窗夜映時只今遠隔西湖側欲以托幽悰那可得青綾襆直玉堂深夢寐猶疑照顏色新圖貌得重南金時來展玩清煩襟為君揮翰寫長句願保平生貞白心

賦梅送胡御史致事還定遠　楊榮（建安人、少師）

每悵秋風特地寒坐持白簡在臺端如今全得冰霜操合與梅花一樣看

送苗尚書致政　許彬（寧陽人、太常卿）

愛主心勞鬢已蕭懸車此日出蓬萊恩隨學士鑾坡去人逐尚書洛社來掌故有文留內閣紊揄無夢到中臺青霄多少相知者南望停雲日幾迴

送陳廉憲致事還定遠　韓暘（會稽人、江西按察司副使）

送君不必唱陽關進退咸歸禮義間斗酒忍為千里別故園能有幾人還天涯芳草綿綿道江上[illegible]靈巖山此去趨朝謝簪紱烟波共伴白鷗閑

寄致政苗先生　高穀（興化人、大學士）

經筵詞苑共綢繆海內文章第一流憂國仲淹遊宦久葉官疏廣沐恩優一王程路隔三山曉客夢涼生五夜秋惆悵無由見風采依依雲樹使人愁

送定遠令張智考績　商衷（邑人、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蕢靜琴餘早散衙春來布種借田家要看湯沐千鍾粟不慕河陽一縣花異政遂聯循吏傳清聲直賀

帝王家歸朝楊柳飛晴雪老稚欲迎日未斜

苗先生輓詩　陳璇（邑人、按察使）

楚些長歌歌未半淮山黯慘寒煙畔令人有淚似懸河灑向堂封腸欲斷梗楠材倒玄鶴空溟渤驚翻六鰲湯芳名喜著汗簡青英若悲傷心緒亂憶昔文采乘天風探花沐寵蓬萊宮編脩彩筆九年健脩撰直詞千載雄侍讀經筵恩愈厚亞卿黃閣譽尤隆尚書掌握復誰比思辭應收第一功七旬賜老還鄉曲八十春秋壽多福此際蓋棺人共誇玄成孫子皆昆玉戒[illegible]

生□□交九原遽隔秋霜肅聊寫此歌閒憲臺□
草萋萋春水綠

謝曆　　前人

淮南臘月荷深情鳳曆頒來暖氣生綠水魚龍將
動影青山草木盡爭榮輕風細柳踈簾淨積雪全
消野徑明香友省臺都不忘時時佇立碧雲橫

禪窟寺　　戴耀 清彰人鳳陽府知府

奇峯怪石入幽尋頓起烟霞物外心龍卧寒潭秋
有影雲歸石洞晝生陰岩花落處鳥啼樹山雨來
時風滿林却咲主僧知我意筆花新染付登臨

曲陽八景　　周常 邑人僉事

鳳池春漲

春水溶溶漲碧池當年册鳳下平堤瀰漫花映紅
雲遠蕩漾風翻錦浪齊數點沙禽煙外沒一川嵐
影望中迷桃花亂落隨流處莫認前村是武溪

虎石秋陰

蒼松偃蹇護臺清云是當年判虎亭日影半涵煙
氣苔痕深鎖石光青斑斑點點含秋雨黯黯色陰
陰抔翠屏政蹟尚留人去遠誰能千載拂餘聲

梁墟朝雲

山迴泉流霽色明白衣蒼狗自縈迴悠揚逐佇飛
高下溶曳隨風任去來不但騰空橫楚岫也曾和
夢到陽臺思親我度遲瞻處駐目停驂獨感懷

藕塘夜月

雨過方塘水氣涼碧天如洗夜茫茫光分皓魄含
秋潔花映紅渠落晚粧清影隊波澄素色畢盤擎
露散餘香此時清興知多少都付詩人詠草堂

龍岡積雪

兆應豐年壯
帝家龍岡一帶散銀沙光凝玉屑呈祥瑞色瑩瓊瑤

絕玷瑕奉使漫誇沙苑馬高人時煮白芽茶嶺梅
欲報春消息滿樹寒枝盡着花

銀嶺晴嵐

曉望雲林翠色濃龍蒼茫嵐氣藹晴空寒分谷口千
尋碧素抹山腰一帶濃妝卷不隨雲慘淡霏微輕
鎖樹溟濛果風悠悠忽飄揚去霽色遥連旭影紅

官橋烟柳

裊裊籠烟翠色□□依依長是暗春朝風前搖拽開
青眼雨後低垂拂畫橋香絮亂飄淮地雪柔枝輕
□楚宮腰黄鶯□識幽棲好來往穿梭織嫩條

西寺晚鍾

洪音隱隱出叢林遠隔溪雲近隔村瀏亮韻中僊
白晝春容聲裏報黃昏投林倦鳥驚罷棲夢入定高
僧覺性根月到諸天清絕處恍疑有客扣禪門

又　黃金 邑人吏部郎中

碧池春漲欲浮空別渚還溪一望通水柳浪齊新
葉綠岸桃波泛落花紅烟橫鷗鳥蒼茫外風裊漁
竿浩蕩中我有墨華三萬斛欲將摩洗奏詩功

當年屹立紫於兆奇狀巉岩絕代無靈蓄風雷真
泰華潤含烟浪小昆吾霜華曉浸三峯秀月色秋
涵一竅孤徙倚荒臺玩陳迹乾坤神武幾龍圖

天際奇峯慣作雲卷舒無定自朝曛風前變態千
山合鳥外晴光一抹分捧日曙流嘗爛熳為霖時
出每氤氳多情不入高堂夢五色還應瑞治勳

倒蘸冰壺印碧塘桂香清夜接荷香月波滉漾高
低影天水浮沉上下光太乙正思收玉鏡嫦娥應
悔濕霓裳扁舟夜泛詩懷濶赤壁滄洲興共長

冰華凝素隱僧闍每見樵蘇避上方青嶂未消千
仞白偃松常潤萬年蒼光迷澗水銀河[illegible]撲冷[illegible]梅
花色豔香歡破瓊瑤[illegible]濟絕頂川樹[illegible]

天關南山第一清四時嵐氣見山靈浮空慣作
來碧出巘偏呈雨後青赤日映藍晴有影光風搖
翠夕無形瀟湘山市應難擬
帝里奇峯自畫屏

石梁橫架枕清溪萬柳蒼蒼夾岸齊春到總窺青
眼出雨餘還鬬翠眉低陰連廣陌朝含潤色映遙
空晝欲迷惆悵年年送行客忍教條攀贈記分攜

妹鍾薄暝起禪關響透烟林徹市闤風送一霄奔雲
萬壑霜清鯨吼月千山僧因習聽昏初定鳥似知
音暮也還幾度雲莊正欲枕喚回清夢竹林間

題梅竹　周常 弱冠時修帝典為中書嘗晚從內府令出一翁邀至家出梅竹索題走筆書之

翠羽一聲驚夢破攬衣起坐問平安莫隨風雨生
秋思好結冰霜老歲寒鐵石枝頭飛粉蝶琅玕葉
底宿青鸞東華染翰歸來晚銀燭高燒不厭看

題山水　前人

山凝螺黛水連漪日夕遊觀興不違畫舫載春入
上去紫騮馱醉月中歸千章雲樹黃鸝語[illegible]烟
波白鷺飛蘇軾謝安情最逸應期尚友論玄機

雲山萬里圖使松濤作　前人

驚濤洶湧川江險危石巖峩蜀道難萬里遠
王命急雪山高處是松潘
白雲蕩目親庭遠綠樹迎人客路長遥指扶桑千
萬丈鳳凰鳴處是濠梁

寓武夷山道觀　前人

落花流水尚依然迷跡漁郎豈浪傳白鶴一聲天
地老不知桃熟已千年

遺江心寺僧　前人

淅水瞻依第一峯副綱况自振家風舟迎象浦山
頭月人聽江心寺裏鍾藜杖高懸妆雨露墨經朗

誦起魚龍扁舟我歎重来此王事匆匆未許從

春雪和王憲使韻　前人

右河南某年春半猶雨雪憲使王玘宿構一詩翌日索和甚急即和之

何如風雪滿庭前二月山城已禁烟奉使曾騎沙
苑馬送春不識錦城鵑柳眉欲展陰猶合土脉方
田凍復連禦臘貂裘猶自着鞿教人認賞花天

留别同窓諸友　前人

人生事業勤中得萬里鵬程須努力姓名遠擬鴈
塔題功夫還向鷄窓積摶風鵬鶚羽翮高躡雲衢
驅汗毛赤下帷董子志何如射策天廷爾第一甲

椎學贈富文詞未必當年識口吃樂羊負笈重懷
思細君深惟歸来急涼入郊墟玉露零短檠月色
爭光明四壁秋聲如助讀金風滿座襟懷清何用
囊螢聚車胤底須鑿壁追匡衡篤志潛心自吾始
不勞尚古崇虛名講貫直欲究諸史熟讀豈但窮
六經揮毫吐露燦辭藻文章擲地金石聲仲玉王
郎仲宣裔月慘樓空人已去建安七子今尚存珠
玉聯輝同偉麗笛君意氣獨爭先雲霄高折蟾宮
桂玉堂金馬乂馳名月近天光最清貴須知李白
有仍孫虎榜揚芳登進上榮歸衣錦耀鄉閭十載

讀書酬素志性之掌教居泮宮菁莪樂育振儒風
爭羡鳳翔才磊落志趣獨殊聲譽隆天上麒麟二
徐似清標骨格非凡同錦心繡腹真可尚高岡鳴
鳳生梧桐汝衛志堅年頗後繡衣玉斧采青驄澤
民交佛飽經學一初陞永超愚豢二十餘年吾别
久毎向客邊懷舊友天南天北樹蒼蒼無数雲山
重回首高齋邂逅話平生尊酒論文情獨厚晥遊
隔座飛霞觴夜雨和烟翦春韭相看青眼意何濃
愧乏明璫報瓊玖酒酣起舞賦長吟寶紉光芒射
牛斗

送姚司訓考績　陳倫 餘姚人郎中

九載鱣堂官秩滿青衿無限别離心秖縁馬帳傳經久自是程門立雪深芹草碧来春滿地杏花開遍錦成林更多僚寀交情切載酒題詩出曉潯

次韻孫侍御别後見寄　陳獻章 廣東人翰林院檢討

冥冥宇内繆相賢處世如惶石瀨船亦土喜逢三日雨清談留到二更天山中宿鳥知投樹水底潜魚不離淵明日盡船賓不顧蘩龍翔鳳有来篇

定遠山行次張侍御　鄭節 貴溪人御史

山中積雨愛新晴曉日俄聞鳳鳥鳴水滿稻田牛背滑泥融花徑馬蹄輕豈無耆宿諳民隱或有僑賢事耦耕正欲虚懐下咨訪前驅為我住訶聲

十二

定遠山行即事　程敏政 休寧縣人禮部侍郎

獵獵寒風吹日黄山中隋處澗聲長不知早稻皆成草猶自涓涓下野塘

定遠道中和張都憲　戴乾 臨海人御史

車從紛紛列纛牙且行且止客途賒昔年人去棠陰在此夜詩成月色斜風外黄塵揮有篳馬頭紅棰净無花行臺到處頻看鏡猶喜年来鬢未華

過禪窟寺　曾大有 麻城縣人定遠知縣

宦遊元不為逃禪誰識禪林吏隱便下界曇雲三百頃西来佛骨幾千年春秋花鳥殊風味烟雨樓臺自洞天試問胡僧解知否底因摩頂廢桑田

大横山寺有作寄邊溪東　陳鋭 任丘縣人定遠知縣

幾日輕陰此日晴騷人携酒愛山行蒼松一徑通仙界紫氣千年護帝城隔澗鳥聲何太劇逃籬花色不知名思君日斷春天樹回首溪東愧宦情

送馮司訓之霑化　陳大章 盱眙縣人太僕少卿

曾點從前尋樂處元規塵裏避西風講堂不換三公貴桃李無私揔化工

歷下民謡寄余大尹　邊貢 歷城人太常卿

舊尹挽不来新尹推不去猛虎日在村棲鷄皆上樹新尹推不去舊尹挽不来觀風彼何人請聽歌者哀濟山童童水瀰瀰水中魴魚皆赤尾山下行人汗如洗黄河五月十丈波日中飛鳥不敢過牛子褁糧西渡河登堂拜尹嗟柰何嗟柰何尹不返古人厭法令不驗尹轡花縣門尹車不還縣嗟嗟尹轡何澂名不可磨縣庭有石青峨峨

托隣婦汲井輓周節婦　胡芳上海人

小娃汲井照青絲百丈寒泉出井遲此水欲隨天地老肯將青白汚胭脂

水流萬古青不斷花落井欄春晝紅憑誰汲向桑間去洗得胭花千萬重

定遠道中　劉存德閩人御史

方城過百雉沃野近千箱漆苑懷莊吏陰陵失楚鄉水耕新作澮土埴舊成疆欲為舒民力其如道路長

酬友人見訪　張祚邑人泗水知縣

世路無媒喜脫簪憐居招隱問山林行歌自負馮生鋏歸計空揮季子金詩酒留春忘俗慮烟花到處放函襟八公山下多仙侶為道吴門學遯心

山陰高鶴重脩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　校

黄鳳來同輯

文

碑

重建文廟碑　元王國英

國朝學校徧天下其来尚矣自秦漢之間未之有也曲陽之學在縣治之東南隅廢弛已六七十年未有執經之地皇慶壬子歲達魯花赤阿剌帖木

承事来宰是邑是年壬子月聖天子下明詔仍諭之曰廟宇損壞隨即脩完恩至渥也乃委學職曹先登劉漢臣楊嗣宗縣吏侯祚董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載而能事畢矣是役也不勞官府不費民力大有規劃儀合制度蓋事以樂而易為人以樂而易從為西淮之甲第已而多士言曰賢大夫為是舉也豈特使子弟群居俗談但為作養人材之計乎亦豈使子弟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使超出特華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均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頼於聖賢者出[illegible]代

聖之教人為本人倫明小人親則王道行矣夫子
在當時闡無窮之傳其傳果何歟曰道也仁也率
性謂道博愛謂仁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命為萬
世開太平則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知格物
飲食起居徐行疾行進退周旋凡所謂道與仁者
豈有外乎吁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髮之差霄壤
之繆此所以求道與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也
及其應物處事其或發見所以然者茍能默識而
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道與仁
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

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矣是乃
聖賢所傳之要終吾身而後已可也雖約居屛處
待時行道而亦何加損焉豈特為不負賢大夫作
新斯學之美意同志之士屬之為記實惟僕不敏
不足以推本賢大夫胸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
耳

安公縣尹德政碑　前人

延祐戊午寧晉安侯汝明以承事郎兼勸農事來
宰是邑侯天資沉毅識度弘遠御吏以嚴待人以
恕聽訟精明處事詳審民有寃不能伸必平枉而
得直若不知其幾矣與夫興利除害不啻如渴欲
然故三年之間田土廣闢户口增羨盜賊平息詞
訟簡少賦役均平了無遺事尤以學校風化之源
政教所繫簿書期會之餘必以詩書禮樂為務春
秋祭祀朔望拜謁亦匪少懈及繪賢像脩廡增
學糧鑄祭器之類若然者侯之於學道愛人可謂
知本矣侯既秩滿而去官縣之士民耆宿相與議
曰古之仁愛及人流芳百世如賈誼文翁以興學
朱邑于桐以惠民民到於今稱之近世王脩齊立
以祠今安承事立以石所以不忘侯之德也碑成

請予紀其事辭曰治政三年餘建明多少事事
奉於公焦心勞撫字大哉調元手旬宣姑小試睠
我曲陽民仰籍雲天庇斉宮聚英髦歌誦靡不至
碩言堅定力無俾終始異燮理奏新功敷天底平
治三年政有成歷登相府位圖史載芳名萬古永
不墜

重修通濟橋碑　康存誠

夫物之廢也固繫乎天之數其興也亦在於人之
功天之数不極而物不能廢人之功不至而物
能興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然而人之所以

原缺第四葉

然至於視事以来旣三皇堂學齋名知講習之所翔候官亭衙命者有憩息之地譙樓聳楹桷以更新詔亭樂金碧之焜燿增儒宫之禮服鮮華飾館傳之供張綺麗改立縣儀門壯百里之規模脩理囚牢房嚴五刑之法制及夫上司選材而委令本職不妨之提調事目冗多咸有條理兹不備述矣嗟乎蒲君以青年之姿當參佐之任公而有斷勇而必爲不煩民不費材雍容詳雅而能成利人濟物之事夫豈謂天之所廢而人不能興之者耶又豈其功不至而能辦斯役者耶余也寓跡此方目擊其事安得不秉筆紀實以志於後庶幾覩斯文者知其政登斯橋者知其德云

定遠縣重修儒學碑　黄金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學學不可一日外乎道道不可一日不求諸心非是爲教不足以言治彼宫墻之美特學之地焉耳地以居士而學非士之所以學也四代之隆其教士也地以居之而必使之明道正心以端其本及用於時發爲功業皆自心學流出故正大光明世稱至治卓乎不可尚已夫畎畝而樂堯舜陋巷而問爲邦古君子學道固有[illegible]資於地者烏乎塗之人可以爲禹凡夫童縫之秀朝夕俛仰乎彝倫雍容乎俎豆所居視畎畝陋巷相萬顧學乃不古人可乎聖賢之道本諸心反而求之萬物咸備經世贊化悉原於此心旣定出而見諸行事卓犖宏偉掀成國家盛治如虞夏殷周漢唐而下弗論焉是則爲善學者不然雖今日徒有其地於治奚補耶邑宰鉅鹿朱君有見乎此學宫旣興從而振其教又提其要可謂識治體矣視他有司急錢穀刑書於學校漫不爲意賢不肖何如誠不可使無聞也

定遠知縣劉侯去思碑　吕柟 高安縣人狀元禮部侍郎

定遠縣出氏九十四歲者張源撰其去任令劉君德禦政蹟一編凡十有三曁率縣中父老數百人達于署篆主簿熊慶演求立去思碑熊曰慶演有少年時友吕涇野子者樂道人善盍往問之於是儒生沈愚耆民孔銘争走以來予以多病辭遣還朔月復来曰劉令去任久也未嘗以是邀民熊簿他縣官也不能以是速民出於草莽之心求報鸞鳳之政如之何其拒我士民也且夫治是縣者宋有包孝肅元有安承事自是以来寂寥不繼碑如不

作將無蔽人之美乎按流民畧曰縣承荒疫之後
民半逃移乃給票免差勸令親鄰收䘏或賑糧助
牛未及三年流民孫演諸人復業計口殆至五千
拯疲畧曰目擊時艱鷄犬不存每為流涕乃罷除
濫征冗費及諸里甲科害經歲隷不下鄉而又春
秋行必自勸貸移備其後牛羊蔽野鳳臨諸縣多來
就食自忌盜畧曰本縣界於江淮之間盜徒盜賊時
行流劫為乃立保長甲長分領村鎮互為應救揭鑼
為號甚左功行賞如被盜失之家責償保甲行及其
年夜無吠犬屯田畧曰飛熊英武及留守七衛屯

田坐落本縣然軍民雜處衙署革別訟輒經年乃
待之如一無所低昂分斷田產惟秉至公悍卒豪
民罔不懾服化暴畧曰禁斷土豪喇唬不得侵奪
細民包攬稅差陷謗良善或諭以榜或覺察以
方或懲戒以蹟未久華而變為平民止訟畧曰凡
諸詞訟止仰告人拘提到即剖決輕重成允稱無
繁因塘壩畧曰當農隙時設塘壩長鼓率修水人
衆脩理塘壩至三百有五座其難耕處悉[illegible]
塘數而灌溉成足因致富庶蝗畧曰嘉靖七年[illegible]
飛蝗蔽天乃禱祀遣捕備極誠懇蝗入他境[illegible]

兼倈大馬多負京債痛革其弊民用不擾里畧曰
革除大小直日年省里費一二千金里用一人祗
候餘務農業抄户畧曰禁除里老群嚮不得二季
下鄉抄户并斷時奉舊習飛錢走稅為村落苦門
畧曰日輪陰陽一生司典門簿雖豪宦公謁亦必
注籍私囑請托不容自進吏畧曰設立考牌給付
各吏升堂抱比若有稽遲計件痛懲事無廢閣涇
野子曰後世郡邑民庶未獲安養者惟為長吏者
畏豪右通奸謀重賄賂行請謁肥身家殘悍獨雹
貧賤故爾今觀劉德輝得定遠民心者惟改是爾

於戲諸畧豈惟定遠一邑可行哉雖四方令用之
亦可也豈惟定遠一時可思哉雖百世遠思之亦
可也德輝名熇直隷完縣人起家正德辛巳進士
今陞户部主事慶演山東博興人本鳳陽縣主簿
以賢能調署定遠篆

山陰高鶴重脩

定遠邑庠弟子員陳　校

黃鳳來同輯

文

記

蜀王賜展親之記

前輩尊長必當盡心孝順鄉黨鄰里必當上下和睦延明師以教子依本分以營生慎勿有遠朝廷法度如此乃可以保其家世而我外祖先王亦將垂佑於無窮矣聽之勿怠

付外氏郭馬二家兄弟

定遠縣科貢題名記

周洪謨 長寧人國子監祭酒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後世更以詞章經義取士我朝遠宗成周兼倣宋制因嘗三途並用矣而獨重科貢故數載翊世之士彬彬焉皆由是途出矧定遠畿輔近邑涵濡聖化尤深多士應運代不乏人督學陳公仕賢始命立石鐫名爰緒前脩示來學意士之登名斯石亦足以垂諸不朽矣但名之垂示固不朽而其人之賢亦與其名相為不朽若行實脩潔充其名者皆仰之為山斗其或反是則將指其名而數之沒世之下遺詬攝章於乎士之登名斯石者其亦求所以自榮而不當遺詬以自辱此固立石之微意云

定遠縣增建甎城記

梁宸 崇化縣人儒學教諭

定遠舊無城始於宋之嘉定重築於國朝洪武初然惟土之以土隨毀者屢弘治間邑侯曾大有氏循址更築民賴以安正德戊辰楊侯麓來君是邑閱視城塞見有圯壞即漸次脩補又于垣外浚池築堤其城則建樓裹鐵以為重險未幾霸州大盜起已而大兵追截乃退侯即慨然嘆曰今賊所過郡邑得僅免者皆有甎城吾邑土城不足恃也遂捐俸為之倡邑之上民亦相與響應各出以助侯惟使其自備甎石以遠科取之擾經度百有餘日遂為告成君子曰不忍新民之罹於害而身任其責仁之發也仁故不戒而孚度其民之必我從而處置得宜智之融也智故不煩而理不俟夫督責勸勉之術而民忘其勞誠之通也誠故不勞而治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然楊侯何[illegible]

得此於民哉蓋其涖茲土也久而化之感人也深故民之從好也蓋不待夫築城而後可知也然茲城設而功在百世則侯之政澤得與斯城並永且固焉斯民其尚有賴也哉

定遠縣名宦祠記

范芝 黄岡縣人 定遠知縣

宦以名而祠之者何君子之仕也行其當道也上之人望其以道為治下之人望其以道治其邑及其為治也上不負

天子委托下不失斯民望治之願則於其仕也不忍其去其去也不能已於思乃從而祠之祠之者志遺惠昭來思寓風勵匪徒崇象貌俾世世血食于茲土也自建定遠以來為之令者無慮千餘人而血食于祠者僅僅焉數人餘皆不與且從之指共其祠者曰某也循良某也廉靖某也嚴明某也以旁勤民某也捍大災建長利夫以是善而祠于茲土則其去而不得祠也其無善足稱可知矣噫嘻承

命守官則同上而

天子下而士庶所以望治則同其去而祠不祠也則異此其故何也吁可惧哉

序

青厓藁序

周常

淶園陳先生惟賢世家會稽洪武已巳徙居定遠地鄰淶園觀因以為號門逕有松鶴巢其上寒暑雖代謝而縞衣秀色自若天風奏弦胎禽遺韻草堂清勝不減江南先生日處其中澹然名利之不相關適性怡情恬靜自得博覽群經旁通百氏閑景物思親友懷古感今朋儔倡和而風晨月夕未嘗一日廢吟詠其蘊積之深涉獵之廣才思涵涵浩若江海故動於中形於言見於聲詩鏗鏘叅金石幽渺感鬼神玉瑩珠光清新俊逸其間憂喜悲愉寓意不同觀之者則向善懲惡之心油然興起噫三百篇後大雅寥寥漢魏以來作者間出宋齊梁陳士子矯飾以風容色澤為麗以放曠精清為高而根本之教或失焉李杜傑出雅音始振先生年近七十而耽詠之趣不厭殆欲追踪少陵太白而直與之頡頏與詩總若干親錄成帙題曰青厓藁先生自壯暨老不為勢利流俗所奪而獨以詩書自娛以樂終身其志尚之高夫豈常人所可及

冬氷春露詩序　　黄金

余嘗讀魏史起傳竊惟夫一事之惠於民者亦足以致其興歌及讀原突蓋傳董宣傳則又知夫民迫於畏而相號語亦其政之已猛有以致之孔子論貴弟必熙尊親故制中之義嘗短夫能食不能徹之子產而武城弦歌自實其牛刀之戲意亦有以也麻城曾君之為定遠從采錯事悃愊無華其始尚寛以紓民力民瞅易之遂以嚴發奸不爽銖兩踰年民聚而神之乃復覃以惠使於教化樂有成承[illegible]踰年而民用乂自比閭以迄草野罔乎四境鐵[illegible]之為父母者無間焉然歆頌之而未能得其辭也士夫之善鳴者發其意於聲詩其體裁備諸家其音響自愛慕中流出其思致也雅以醇四方聞而和者日侈焉約而名之曰冬氷春露蓋以曾君之政恩威不偏如氷露各以其時有得乎孔氏之教抑潔已澤民如晉人之稱孔[illegible]松陽者乎嗚呼詩不浮於實則有所據以觀厥成者不負於詩則有所傳以不厥譽是固曾君之政作者之[illegible]也若夫獻[illegible]自虐曰吾方務乎是[illegible]視碑頌若鎮石之心[illegible]

於焉者余固不能畧也

附

定遠縣知縣孟醇勸民備荒俚言

大都天地間氣數有豐年必有荒歲譬晝之有夜晴之有陰也但人不患歲之有荒而患荒之不備耳

見人晴明出外無不備雨具者何獨豐年而不預備荒年糧食乎田中野鼠於秋末尚且穿穴積糧以備冬春況於人乎

試言備荒假如匹夫匹婦至微也日為營生計約其直可得錢[illegible]分用而費則不足用而儉則有餘即壹日積壹釐則壹歲中除陰雨疾病外亦可積貳錢餘矣糴稻穀或黑豆石餘貯之別所慎勿動

産黑豆地方只宜備黑豆蓋此豆壯筋骨滋陰生血連皮炒熟俱可食不似稻穀有糠皮折損

大且壹年壹晒可收百年無事

一遇春荒不滿百日漸入於夏則有菜果二麥接濟而貳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由是人而推則人愈多而其積愈廣由是家而上則家愈富而其積愈饒由壹歲而充則歲愈深而其積愈厚雖[illegible]之

自而歎類多得識見備至矣
有定見森然備一家諸體亦
足史補遺也於是始命元勤
手繕書校黃生學武鄧之棠
元龍誦之始知公之論事出京
遂不得契於當事然後悠然優
游於政仕優然後能從事於文
文以足志有足志而乃能從
容中得之則我公之事立乎
為何如也然志既遂則我公之
政且將與誌並傳矣不得然
於予言哉

嘉靖己未孟春吉旦掌營
通教子侍生黃元爵手謹
識

定遠縣志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高鶴撰鶴字若齡山陰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定遠縣知縣是書自序稱杜門三日而成世無此理或刊本訛月為日歟其記載甚簡畧而體例乃頗冗雜列疆域道路於建置沿革之前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所謂四界八至不知為何地而言端緒殊覺倒置至於屯田一門僅四行惠政一門僅三行又職官題名之下各書其人之字號如書肆宦籍之式亦皆非體也

〔萬曆〕續朝邑縣志八卷

〔明〕王學謨纂修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一年王兆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朝邑縣志八卷》提要

續朝邑縣志序

河上人王學謨撰

蓋自不佞爲里志久之猶然未就會今郭大夫至洒儼然臨况而問志焉不佞主臣曰日余屬草也載祀屢遷而成

藁頗削稍力淺短奚志之能爲唯是文獻一大事重勤大夫過存敢不續吾所欲論著成大夫之美既已謬爲引其端曰今寓内郡國志兼兩不足以爲載而薦紳先生往往

右吾朝邑志謂何五泉韓先生誠後人也出其鴻筆質而不華論而不議亡所事奇而超然玄覧四方學士翕然稱之當其時先生少而瑰瑋天聰故縱筆轢等夷若此不佞

嘗上下其世爰自正德末造越嘉隆訖

今天子萬曆涒灘之紀時易事起積六十餘祀故實闕而不録後之君子將焉鏡考邪殆不可徒高下風而末之有述也先是隆慶庚午高大夫拙屬不佞彊爲論著述往事思來者已而李大夫梧亦心儀予會不佞行服唯唯久之未遑搦管閒者穆然俛而深惟里不乏人不佞豈能仰承前

茅顧以旦夕念此至孰義不侵然諾輒爲一二其詳然猶不敢非世才已廣延問於方聞之士關覧乎百家衆氏而得之王君傳吾伯氏内鄉君洎縣之諸長老滋多總其凡

爲已目八篇命之曰續編凡以承風乎先生遺則云爾乃其匠意綴辭則稍稍自異矣顧旁搜之難辟之食雞積千跖粹裒取衆白不遺餘力慮有遺珠敢以自多它若布我

聚落宣我疾苦語纚纚不休意若曰土生人人生事事生志其歸有在何以故建庶官者爲衆庶敷道理者先燠休起儆維風惓怛民隱此其犖犖大者故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庶幾長吏披繪圖而知疾苦臺省不下堂而悉閭閻即

天子居四象之上萬里而遙有如問關以西名數斤斤乎披輿圖若宇下矣所媿材下暗於大較意見之相駮責四面

至寧不自知無寧施塈於茲而斧藻因焉自今以來詎其所不則而輯其所未逮以似以續傳之其人亦猶先生之須今日者須後人而薪火傳焉審爾則副是要腹豈惟不

佞有大願而先生所以卷卷

娭末學者意在斯乎是役也

載筆踰十年先後閱五令而

今成於郭大夫文獻不泯不

爲邑人士一愉快哉

萬曆甲申午月

續朝邑縣志序

成周建國至千八百稱最夥

矣其時國有史官以典記載

之業稱最專矣乃子車氏枚

列國史自魯春秋外則晉乘

楚檮杌止耳史之難不其從

古然哉

明興郡邑函夏夥亦可千五百

許而編纂之官不設其問於

是壤內方聞士惠念枌榆有

可以示法垂戒埽害布利爲

一方之故實者謹書備錄命

之曰志亦古國史之遺意也顧求史於有官之國千八百中指不能以四五屈郡若邑既無專官志何容易假令數百區而得一數十年而得再猶比鄰矣往不佞壯游上國

不佞披誦數過見其志官氏人物節義如吳道子繪像頭面須眉一一惟肖使觀者寓目宛見其人志地形食貨如秦越人望色聽聲知病所在厲鍼和齊便有起僵生死之

謂故志成正德巳卯迄今踰一甲子宦茲產茲宜增論其行事後之人得有攷焉且地震河徙而來生齒漸彫徭賦日益將爲宣閭閻之痛微休息之仁此其續志所繇而作

不佞披誦數過見其志官氏人物節義如吳道子繪像頭面須眉一一惟肖使觀者寓目宛見其人志地形食貨如秦越人望色聽聲知病所在厲鍼和齊便有起僵生死之

術即建置秩祀紀事諸篇例不得不循他志若其緣物藴情隨文取義如張旭草字見爭道聞鼓吹皆可妙悟玄通資其運管乃喟然而嘆曰思深哉王大夫之志乎文悲而

壯意壘壘而在民韓大夫九原可起必當相視而笑話同心定莫逆矣以傳之人人其疇能軒輊之也繼自今牧吾邑者誠鏡於志又鏡於續志法法戒戒帰帰布布二大夫

福我邑里可勝誦哉不使今病而倦游或有日復走上國挾持兩志應四海薦紳之索亦且藉之而自多也王大夫之爲續志也蓋十年所今邑侯文岩郭公雅重文獻始謂

而梓之梓成命不佞爲序而又曰故志由韓大夫必無使廢繇斯而占侯之鏡兩志以造福於吾民無俟乎觀政而可知已王大夫負蒼生望久在丘樊項

天子以言者薦起之尋不果用豈用不用固有命將用有其時而未之逢也

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浙江道

監察御史慕庵雷士楨撰

續志引

余嘗品隲於郡若邑志詎不戛戛乎其難哉有以多為貴者見以為博而回冗紕繆有以少為貴者見以為約而脫略故實嗟呼試觀載籍約而不纖囊括無遺猶為病之曉近世修說無當為纖而已矣獨不睹之易邪先天無文後天有文其文約故其指富其事博而其義精益開物成務結繩猶多因時制宜累牘不

足氣化自激而著人事自少而多通神明類萬物成天下之亹亹夫非作者之聖邪余以爲後世之作史其迹稍稍似之事以時起文隨義生前非故省後非滋修其説在朝

邑兩大夫之作邑志故志五紀韓大夫論纂學士家數所衡擊節稱馬凡以其約也後者千年而河汀王大夫爲之次稱曰續志何以續何續爾廣而博也文約義該博大不

纖勤成一家之言而潤色有加至其宣蒙隸之鬱滯悃悃款款恫瘝乃身不翅見疾苦而聞呻吟且也毅言纚纚開示時務之要有味哉有味哉頑淹引時月所司不登堅埥

鏤布大夫寧自衒鬻客歲癸未余謬以射策得代匱允茲邑事亦於候民病利興之幅利更始爾乃逌邐而西造精廬質問是編出而犂然有概於中因嘆曰夫志史家者流

也史不易位而兩大夫遞缺
縣前則韓大夫約而質共推
情悍縣後則王大夫核而文
嚴而有裁號爲爾雅總之並
建旗鼓可以信今傳遠唯是
王大夫淵抱冰節著名穎川

蓋數芥萬金不盼而兵備背
嵐石畫不盡厥施已慨將領
溢窾作檄諭處先薪哭今雖
偃息河瀕而憂國如飢渴然
則是志也無亦撰志之隱約
與吾黨守土於此諦思其故

可以質漁心樹尺寸是以三
復並編嘆相見之晚故志式
珍不毀續者與檄諭並梓遂
次其語明作者之意是以知
立言者非徒博多奮辭而剞
劂揚休匪獨彌文爾爾矣

萬曆甲申暢月
賜同進士出身知朝邑縣事高
邑郭實撰

續朝邑縣志序

干將莫邪之鋒用久則鈍重淬礪之而龍文虎氣直射斗牛罍彝瑚璉之器代遠無色再拂拭之而貴重華美克光俎豆蓋前有作而後有述雖

千載猶常新也如河汀王先生續志刊於高邑郭公愛肇自萬曆甲申歲迄今百有餘祀梨棗不無模糊識者謂寶劍埋於獄去重器棄之荒郊淬礪拂拭闕典時而必有

其人鰲詎敢謂郭公作於前而余繼述於後哉但念王先生苦思十載以續韓子家大夫之志歸爲連璧且七卷之中無一不宜薊隸之嬪若桑梓之痌瘝古稱仁人君子鄉

先生長者殆其人哉寧忍聽書湮沒不傳也今夏延邑諸君子纂成後志并錦王兩刻統付剞劂共彙一袠雖不敢謂淬礪拂拭有光前人而寶劍重器在目愛而勿釋庶幾

與高邑郭公有同心而名盡

乃識云爾然鰲亭王志而不

亭韓翁以經野對山在前

聊辟二舍云爾

康熙五十八季秋之吉

文林郎知朝邑縣事寧州王

兆鼇撰

續朝邑縣志目錄

續朝邑縣志目錄終

地形志

里人王學謨纂

里人曰在方制之視郡若邑無異礨空之在大澤亦奚以自多惟是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之故采[illegible]使者必問焉故雖一縣如斗大義不得而畧也

邑里居西安之東陬地形當兩邦襟帶浮蒲坂而西國之門戶也世以其迹分迹合盝盝一水間或云冀州之域黑水西河惟雍州夫非禹貢之言邪先儒謂龍門西河如此其省也周爲芮國爲王畿内卿士平王叔末方夏往往有戎而大荔戎入據我縣東號彼彊自稱王築城而居是曰王城春秋時晉疆西有西河秦有岐豐之地蠶食而東穆公滅芮周貞王八年厲共公伐大荔取王城築高壘以臨晉國號爲臨晉晉衰三家分晉爲魏所有是曰戰國於此築城又築臨晉元里火之假龍賦地復入於秦始皇爲内史地漢爲臨晉縣東漢及司馬晉亦然晉又爲馮翊郡治後魏分置南五泉縣西魏爲朝邑縣以據朝坂邑之得名以此隋唐因之武德中析

爲河濱縣已而爲河西縣隷河中府大曆中復爲朝邑宋金元迨明興不易蓋漢隷左馮翊宋永興鎮心安西路今西安府爲同州支縣其沿革可考而原也

里人曰世之好古書者數言吾里關一方要害與潼關埒吾辯而確余繹思之良然今潼關卒戍周列控制不遺餘力而太慶關上下險道四出置一巡司聽其譏禦東於潼關鎖鑰爲嚴儼禁兩疎濶豈曰萬全況關浸於河才遺之人無所歸命縱世清平衿帶之謂何昔魏豹盛兵蒲坂塞臨晉而韓信張疑兵從間道以渡嗟乎一方不戒三險俱失五泉先生有味乎言之矣里之封域豈不誠狹小哉介兩邦之間左蒲坂而右馮翊周不足乎二舍而南與華陰境北與郃陽境袤又倹於周里馬翊潼關處東南澄城處西北而比州旁縣逼在基蒼間提封既小烝庶且繁故事分爲三鄉編戶八十有二里其在東南曰長春鄉則領廓下永康寺後溥濟[illegible]雨望仙大陽長春高家喜慶防子夕陽新城懷恩[illegible]等里其南曰洛延鄉則領沙底受春孚佑韋林西王[illegible]豐等里其西北曰朝仁鄉則領平羅安仁步昌魯[illegible]

村千村中曲昔寧西莊大商保全寺子廠澤等里當其
時衆厥殷殷屯屯鄉盛矣今成化末歳惡氏流省夕陽
等十里後又大侵又省七里更爲六十五里今應省者
獨夕陽乎哉
里八曰朝邑幅幀不及三百里而克物其中者一何錯
雜也前之沙阜綿亘三十里後之舃鹵無慮百餘頃加
以三河浮天載地潼關之屯舍輻輳四封之聚落周列
遠者越在十里邇者二三里甚之屋比而異名千家之
聚蝟聯於縣南此其人耕不足則賈賈不足則散而徼

口於四方盍自大慶關爲巨浸而關之人太半土著者
有幾故余矢口於此疾呼而望其庇之也嗟乎多所推
循厚於積貯不翅當肉帛焉此固元元之所望於賢良
而實仁人君子垂澤於不朽者也
封內無山唯是形脉墳起右高左下前俯後昂如世所
稱北四十里曰
鐮山自同州而東絶於河折而西西南六十里曰
華原山邑城在焉又西南三里曰
紫陽山有觀焉名曰靈應

按華原紫陽長老謂河洛故墟久之河漸而東洛再内
南耳意或然也
嘗景山四望名山四圍而至南屏太華北枕梁山東峙
雷首西距長虹里無一有信侈稱矣彼形家奚取焉以
其七十里而近在繚繞之間形錯如繡鍾靈孕秀掖山
帶河乃自昔記之矣其形勝有如此者其
川曰河曰龍門而南繞於邑左史稱龍門西河即此逕澇
洛鎮注
金水介於西故田逕趙渡鎮注

洛水逕金龍渡注
渭水三水滙東南一巨浸也世稱三河口謂此先是洛水
入渭成化中崩於河河之害十倍於前隆慶已巳浸縣
東門萬曆戊寅浸太陽諸聚落巳卯又自大慶關潰出
瀕而西南一望淼然喬家灘業三徙鶵君露食兩陽村
浸其半救駕莊董存里八不幸殆其魚乎今萬曆甲申
即三河口亦彈爲河又一變也然
洛水又有解世以洛爲沮水者誤也洛源出延安子午谷
逕鄜州洛川中部過白水蒲城同州至邑之趙渡鎮入

於河若涤沮在雍之境賜語異雖錄余聞見且真即一
統志亦誤故特出之
其源泉出鏵山之麓隨地殊稱西爲
大奇泉又西爲
家底泉又西爲
蔡莊泉又西爲
苦泉方輿勝覽云苦泉以飲羊肥美至今猶然且以資溉
民用溉給它皆壞田莫足數也南二十里爲
小鹽池鍾水一區旱乾之極煮水成鹽唯一二無賴竊以

肩負苟延殘喘設天作淫雨萬無一成旁爲鹽子頭窊
左有小伏坡右至故現鎮縱廣二十餘里大氏斥鹵不
生黍稷產有蓬蒿貧乏者采以爲食頃者有司關白欲
一切起課即蓬蒿之微亦欲扭汁成鹽嗚呼是欲蒸沙
而飯之也豈不難哉儀奉有成議已之不可減之不得
苦官民增多事害亦不細已所幸
蘭臺君子不行里之八良有厚幸焉南有
蓮花池近爲風沙所没鄰萌肆蠶食東南爲
麻子池又南爲

[illegible]池周迴可十里許故志稱洞然深黑常有雲氣亦能
致雨經地坂平蕪鄉民爭以種植爭之不得告訐糾紛
間者水稍稍如故則又無田可耕賦無所出告派闔縣
郎屋而嘆者有矣西北十餘里有安靖寺唐元宗祀汾
陰時於此駐蹕其
古蹟有遺址而可稱列者縣西北隅爲
長春宮十道志曰周武帝保定五年宇文護築隋置殿其
上唐高祖起義自河東引兵而西濟河至朝邑舍於長
春宮休甲養士仍資永豐倉爲用後嘗命太宗鎮此李

懷光據此宮馬燧百計攻之不能下曰三面懸絕不可
攻也杜子美所謂天晴宮柳暗長春以此縣南十里爲
新市鎮鎮有饒益寺寺有藏春塢貯唐宋名賢賈炎諸人
題詠金趙抃記曰左馮之東南踰三十里縣曰朝邑由
縣之直南林木蓊鬱小徑縈紆約有十里有鎮曰新市
鎮有寺曰饒益乃陝右之名藍也路當秦晉要衝桃山
河之形勢自唐宋以來名臣賢士經山往返莫不脫駕
投憩於此或題名於壁或留詩於碑不可勝數前後主
僧慮歲漫滅悉勒之於石寺遭兵火焚毀殆盡如前人

石刻往往埋沒於頹垣遺基之下抃承之命領鎮事王
此恨不及見饒益余盛之時實爲不足每暇日命童僕
事鍤築搜扶於荆蓁瓦礫之間雖獲名公大臣之行記
詩刻例皆斷折訛缺讀之令人悲惋即其稍完者舉而
置之於藏春塢壁冀後之遊觀者與葺之不替然周覽
環視必思其人焉時阜昌癸丑九月初一日東萊新市
監趙抃記西南十五里爲
沙苑城唐置監牧馬杜子美沙苑行左輔銀沙白如水繚
以周垣百餘里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東
南爲
望仙觀漢武帝築以望神人之至縣東三十里爲
大慶關故蒲津關今隸潼關衛故有蒲津橋秦昭襄時初
作河橋秦后子奔晉造舟於河通秦晉而施鐵牛自唐
開元始對峙河隅以維浮橋
丞相張說有贊今崩於河唐元宗早渡蒲關詩鐘鼓嚴
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蓋入秦中地險關愈
壯天平鎮尙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
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候繻同自東西魏及宋

祥符相繼繕修宋改今名關故有城戰國時爲臨晉關
兵衛甚設後魏大丞相高歡遣大都督厙狄溫築城於
蒲津西岸久圯嘉靖辛丑[illegible]大入太原諜報欲下平陽
浮河而西巡撫都御史路公迎檄西安同知宋光霽作
城韓少保恭簡公記其事今關浸於河城復於隍宮觀
漫爲丘阜而饒益經乙卯地震之變蕩爲瓦礫矣俯仰
今昔爲一太息
里人曰關故稱風物佳美在嘉靖初猶及見之居民至
三千七百餘家大都殷富商賈輻輳衆食展蔡衣冠車
馬之都偏於上寨慨自乙卯地坂地勢卑下於風氣少
泄自是水溢四面而至巡檢司沒於河北街雪其半居
人發屋四竄今才二百餘家耳惜哉河中郡長老爲余
言關以北故有月河二堰昔人用之殺水勢者蓋河自
龍門而來水勢洶湧越月河則轉而之西又折而東於
水勢少殺比至關則力微勢緩故頻年不至大溢溢亦
不爲害即水溢甚月河之水折而又西迄縣之東門而
止大川容納又於風氣有裨北歲鄉民利種田壅塞水
不得上漸增漸高水故不西直瀉而下關當其衝辟之

建旣必無幸矣嘗試論之蕭坡萬室都邑衆心成城砌
石而爲岸即少有崩弛旋即繕治旣堅旣好城以永存
奈人以關不係重輕委爲巨壑敗壞之極至不可振救
余謂關之興廢非直天運亦人事也顧咽喉重地何可
忽也縣北十里爲唐同州刺史姜師度
通靈陂故溉田百餘頃久廢頃有建水利者銳意恢復僉
謂河日下而岸益高即有搏激之智無以施其巧議格
遂寢僅有故道可跡而求也又北二十里爲元戊平章
干社寨又北三十里爲
滂浴堡三面縣絕厥險足恃爲防■百世計舍此無足爲
者矣古跡無遺址而於史有足據者東漢郡國志曰臨
晉有
河水祠有
芮鄉古芮國與虞相讓者有
大荔王城後改武鄉在縣東有
臨晉元里在唐有
西海祠河水祠或云今太陽社它皆不知何所矣域內
丘墓槩不可悉數其知名者長春宮南爲

唐許審使嚴謨墓西北許爲
元侍郎王由義墓馮華原而南者
明勅建火條南京兵部尚書韓恭簡公墊也北爲
知府牛公斗墓原之西爲
勅建禮部侍郎爵公能墓自是而洛以南南陽洪
贈都御史按察曾公紹宗墓而
參議韓公邦靖從葬焉由洛之西則有汲底
僉事冏公道墓其南治里有
郎中王公倖
僉事王公朝雍
知府王公三省諸墓又南北石村爲
樊參議得仁墓東南望仙觀有
嚴御史天祥墓東之吉慶里
蕭通政斌墓在焉次之親賢里
喬參政誠墓在焉北之懷恩里
李都御史濟墓在焉而
劉知府讓墓處東屯
馬進士驥墓在安鄉

民知府朝宗墓在廉家莊
奚知府鉞墓在鄗明村
王侍郎民墓在於徒兒村民皴百餘年不顯今始知之自
鐮山而西西庄里爲
楊布政恭南之龍門村爲
劉知府偉白塚楊公莊而崇子頭之
雷進士子質樂豐之
趙御史鏊魯坡之
旌表孝子忽鵬凡此展墓有人世不湮滅者也若滹沱堡

爲
唐朝邑尉劉幽求塚 按史幽求卒於貶所此不得有墓後漢孔僖族葬呼其子葬臨晉豈其訛
與白塚鎮爲
白馬將軍塚小荀里爲
荀丞相墳此皆有迹亡名並錄以傳疑
里人曰疑以傳疑史闕文意也即有殊聞亦用畢錄猶
傳疑焉蓋其慎也余遇一異人道里中故址如道夙昔
事因爲表左
古芮國在雷首山正西分洪河西岸是半入於河縣西

北曰朝坂偏北曰大荔城通渭村爲通靈陂故址水落
陂見宅時嘗見白衣叟經過則鹽出否則亡之稱名道
靈以此高陽城今高城鎮倉頭村故延祥鎮唐太宗休
長春宮資永豐倉即此故有土神祠宋真宗祀華嶽渡
渭阻風夢老父出迎且曰助一冰橋帝感其靈物色之
爲土神也賜冕旒封爲城隍之神今古碑殘毀龜趺獨
存故城南隅爲孔僖纍水浮無址劉幽求塚本義塚非
其真宅白塚鎮因白馬將軍而得名姓屆氏名鍔唐德
宗興元元年設備河北者時河有浮橋奇後祀傳有景

尚書慈成帝時人名和字芳舒官司農丞以舒爲書音
之訛也小荀里墳鄉人發掘見棺九具洞施丹青擬於
王者本魏文侯庶子繫也

地形志卷之一終

建置志

邑城居華原左譚者謂憑高俯下窺我所有城甲且薄殊用寒心余亦以爲然先是無城景泰二年知縣閆始作城起西門迄今縣治而止葦葦三里奇成化三年知縣良後十年知縣英薦增雉堞嘉靖壬寅尙義開拓東城面抵教場闢祠務半爲門起麗譙祠昔偉壯它時抱東關而有猶然闃寂三十年來邑居日蕃幾無空隙矣始

工作時衆賊口語籍籍怨咨如沸丙午訛言兵至四鄉趨縣如市夜縋而入人人以爲有金城難於慮始可與樂成自古而嘆之東一門西二門南一門南曰望嶽東曰臨河西曰鎭羌丁未北門闢矣門多恐難守以兩西門不啻足矣乙卯地震城復於隍嗣者苟就城甲矮不足觀樓櫓亦不遑置但葺屋四楹而已自乙卯至今殷繼增葺或幇其表或崇其顚顚重必崩費又日增方其畚鍤尸者元無知識又不肯身臨督以本班臨以功曹是以賈役竊工如蝟而起古人重作城乃不免爲斂利塲豈不嘆哉當是時不依謂修城宜四面而築計日加工不疾不徐不月餘而告成事下靡蠹害上靡虛事一勞永逸萬世之利惜也不見省內與耳食無異往事既已嗣是有作重民力懷永圖敢告君子

縣治居城之中央初不知其所自起據李益氏舊志起金大定七年創建元大德七年知縣英重修嗣是而宣德成化知縣騰與良相繼藻飾中爲節愛堂堂左爲贊政廳右爲庫東西列房科各有廨前爲

戒石亭又前爲儀門左預備倉右犴狴前爲大門有臺有

樓知縣良建堂之北爲穿堂又北爲後堂又北爲知縣宅西爲丞宅又西爲簿宅東爲幕宅幕以北爲廐初爲丞宅以伏尸不利移而之右大門外爲

旌善亭右爲

申明亭東西列綽楔西口受八東曰應宿知縣爲卿趙縣東南爲

明倫堂後爲

敬一亭經地震翻爲通衢今知縣實起東廡之左

明倫堂爲齋者二左博文右約禮載門[illegible]西爲訓導宅又

西爲教諭宅又西爲
儒學門門故西向應西峯辛酉知縣爲鄉更南向決不利
須之若故特志於此垂鑒戒焉
里人曰横舍以選塵慝使學人下帷發藻乃者微獨無
舍且於學址所損■■學人舍於隸人牧之鮑肆不學
將落其亦有遂之心也夫自余爲諸生猶見六七舍據
故志有北外等號六十餘舍今一舍亦亡問者余偕當
侍御掛輿諸長老大修學宮而余涼德不能動衆卒成
道旁之步催飾一門焉吾其愧矣戟門東故有

射圃及
觀德亭並圯學西南爲
部使行臺旁有官亭東有重壁南有隙地並係學地又西
南爲
布政分司稍北爲
西安行署東厰爲
兵備道縣西北爲
陰陽學西門外爲
醫學

僧會司在金龍寺
道會司在靈應觀
稅課局巡檢司在大慶關南門外爲
養濟院里許爲
草場又爲
漏澤園東門外爲
桑棗園北爲
演武場有亭四楹縣門左爲
總鋪西通同州曰孤店曰干與東達蒲坂曰東屯曰火家

庄曰大慶關南達於華陰潼關則爲新市爲趙村爲倉
頭北達於郃陽爲官庄爲白塚爲龍池爲大奇爲王雁
庄西北而澄城曰里鵲曰苦泉曰平羅洪武二年縣丞
禮建里之爲
社學凡三十一所在城南者一其餘散在四鄉經地坂並
廢
里人曰以社學之廢之久至今未一修復而柔門黄宅
一一更新如故問之則以爲金記清衆冀得福庭而齊
民夥感其施義財斷貢寘而見刻若此矣夫社學群第

子育其中蒙以養正寧非吉祥善事凡入之蔑有義起者良可慨也余故提空名示存其意爾在城柳村新市鎮趙渡鎮趙村南陽洪永興鎮大慶關白塚鎮龍池韓門村白村官城寨兩女鎮余頭救駕庄許村故現延壽王家庄八里庄泊子村嚴伯步昌苦泉鎮縣北爲新城小伏坡白池小村

白塚鎮堡嘉靖丁未知縣希祖創建各里又有社倉三十所亦近時義起者

初作官廳趙渡故不置官廳自嘉靖甲子州同知章明始

初在趙村後乃移此余特書之重改作也又有

鄉約所亡皆倣於寺廟而趙渡鎮獨能施基構堂仰佩聖訓甚休甚休然與其有始孰與成終不佞爲作記誠荒

成也

故志不載鄉聚余謂土生人人生事何可以忽加念於旣廢之後君子有式閭而興焉者廬落王三百有奇多不載獨載里鎮

鎮曰大慶關趙渡新市高城灣浴以當灣浴口故名兩女苦泉永興故現白村白塚

按金史朝邑四鎮曰朝邑新市延祥灣浴

渡曰渭河渡洛河渡各有五艘梢卒二十人戶大遣此役懲者什九嚮編者不可不消息也

市集邑之爲市者以十數而趙渡爲最大商賈輻輳里中一浩穰也蓋稠日市焉次之則白塚爲大而苦泉兩女又次之白村高城又次之在城大慶關又次之先是市無踰於關者自土著大徙而市亦減損十六七它如永興灣浴故現茂足數也食貨則五穀布帛六畜無它奇羸自二三浮江淮見好美則羨之鮮車怒馬食必重肉衣必文采禮失而采物力必屈所從來遠矣

建置志卷之二終

秩祀志

文廟當縣治省宇介四衢之中元知縣好德洪武初縣丞
禮先後增葺然嫩址湫隘成化初知縣艮猶猶拓址工
就半而以貂狹去舊二歲知縣禋增其所未備項之禋
罷工亦尋止後五年知縣鏞至工始完義學憲伍公福
碑其事自是嗣者十三年英十九年道立嘉靖初相斧
藻如故延至乙卯縱地震大圮戊午縣丞淑嘉收遺材
表竪廟莽卑陋無何辛酉重遭回祿乙丑總憲材鳩傭

聖廟紳諸高砦首事捐砦崇其殿宇翼左右个於是縱
觀肅肅翼翼陁靡寔曼倍於昔矣前爲戟門又前爲櫺
星門門以內左名宦右鄉賢
啟聖祠居明倫堂旁失尊事意今知縣實移廡東廡東故
有
文昌祠火圯西門內爲
城隍廟洪武初承禮建自是而後在宣德有知縣鼎在成
化有知縣艮在嘉靖有知縣尚義各以時加藻飾萬曆
己卯邑于東陽首事捐貲自於知縣自修承尉縣各委
心捐俸闔邑右姓喁喁輸貲易地斥基崇宇峻墻衖閒
創焉戟西北隅焉
社稷壇東南爲
風雲雷雨壇直北爲
邑厲壇三壇繚以周垣皆繕有所勸有
高皇厲鬼碑亦剏日丞禮夫縣令尊臨百里典城臨民治
民事神兩者而已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君子可以深
長思矣城東賑爲
表忠祠嘉靖乙酉知縣相爲高御史翔建兵部尚書恭簡

公諱曰先生姓高諱翔洪武中以明經拜監察御史靖
難之師至江上先生遂革除之義云邦奇自爲兒童時
往往聞父老稱說先生事感慕咨嗟輒泣下數行顧以
文典未徵徒識於心未敢稱述會侍郎張君芹備遺錄
載先生姓名適五泉大夫韓邦靖爲朝邑志爰次先生
事於書而事始白於人人矣當洪武時
高皇帝甚眷注先生先生所奏事無不關國家幾密事當
上心者及革除
文皇帝素聞先生乃召欲用之會先生以衰服見語又之

膚敏左右遂兵之嘉靖元年冬郜侯來尹吾邑樂節慕古咨詢文獻邦奇乃以先生語侯侯曰嗟乎世俗之敝也久矣計利者忘義謀家者負國執有殺身成仁如先生者哉夫當革除時變通之士比之惟初爰他吉者多矣而過涉滅頂先生乃蹈之夫褒死者所以勸生者起頑懦而激民風相之責也乃建祠肖像於五衛之地俾過者肅者咸有式馬事竣乃屬邦奇爲文勒之石夫先生之沒至今百五十餘年而表樹之典始興於今日者豈前人好德之心或有間與徒以先生爲主之忠發於

吠堯之節故論者往往以爲非時之宜耳昔者武王孟津之會順天應人夷齊乃扣馬而諫使當是時非太公之言則夷齊亦刃下人也其後亦竟餓死於首陽之阿千百世之下武王不失爲聖夷齊不失爲賢然則祠先生者又何過焉練子寧方孝孺張鶚庵與先生同授子寧祠於江西孝孺祠於台州鶚庵祠於富平又永樂時有朝貴變姓名爲子寧諱者

文皇聞之曰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於是乎見聖人之心矣然則祠先生者又何過焉日者

穆廟嗣位詔革除死事諸臣祀於其鄉御史與日月爭光、

顧蔫然無一言不得被

命光俎豆有識君子惘然有餘戚矣城西隅爲

劉烈女祠亦相義起近有李張烈女宜並祠起敝維風令

知縣實跡故址起祠執表其門可謂知本西原爲

東嶽行祠又西爲

嚴謨祠柳村有

漢高帝廟夫帝王非民間得祠第所從來久遠據漢昔有司請以武帝所巡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當時稱

原廟世世崇祀而上官村亦有

漢武帝廟意自可推長老相傳故上官后支屬故鄉聚多

上官氏余謂神室上自

文廟城隍山川諸壇下逮忠臣烈女於法得祀東嶽祠歲事祀猶義不得廢它若境內淫祠無慮以千數里人尚鬼搖手觸禁而不辭所司亦且恣聽不爲禁止秋成有事享賽鼓奔裸將博牲之虔競致侈靡不少厭數豈其古者報成遺意歟然薄祀先而謟黷天神僭矣瀆矣貞而施身仁祠妄矣不千里而展禮殊庭外矣可一切防

止改爲八蜡於禮爲正而移風易俗於是乎在嘉靖庚
寅
令郡國祀八蜡今所在多有而邑里獨缺易名正祀惟良
牧哉然東嶽祠又有解原上故有嶽祠嘉靖初直指者
行部縱觀若有所思已謂長吏曰此東方之神安所取
義非所以禁淫宣化亟爲撤去撤之盡毀其像蠲爲書
院表其楣曰經正義取反經意也學官弟子卒業其中
庶得我所先是里中科不乏人而成化弘正爲最盛自
撤祠後而辛卯甲午丁酉無人第焉者譚者咎在圯祀

於是經生疑以爲凶地豪長者時以爲中已亥之歲白
於柄事相與肖像如故已而庚子舉四人魁兩人癸卯
舉二人魁一人自是繹繹不絶噫嘻亦奇矣
邑城西爲金龍寺領有饒益三十四處爲觀者有五
里人曰吾里特其小小者耳每嘆其廬落容比矣而寺
觀又盈於提封訖言熒修爲
國祈福生之家一而食之家六者非邪今
令甲領有僧會司故籍名秩祀之末云載綴言曰緇衣黄
流

昭代詎不欲毆若人而畎畝之哉天覆地載疇非生成無
亦漸靡化之而不自知乎講觀律有拜父母之文使知
反本諸犯科者勒令還俗從乎其類而額外創修則又
有厲禁毋使滋蔓又以時給度牒不得踰越於乎
聖在垂戒於後世深且遠矣

祀志卷之三終

續朝邑縣志四卷

食貨志

余讀禹貢差次方內土田以雍州爲上上嘗釋思其故
蓋統言梗槩非一切云爾也即如吾里彼沙田不足言
矣南鄉有督亢之地畝入一鍾厥稅五升土沃稅重昔
人未爲井井東鄉者次之其稅亦如之西北多堧堧入
微賦少理亦宜然自三河潰出田壤變遷泥土田茂沙
土田微是以沃化爲瘠瘠化爲腴不可勝原自有邑城
堧堧之處以隆慶水溢化爲瘠腴屋民衣食茲竊此其
縣與均田以來何其紛紛也當其時等分高下法令嚴
肅猶不免姦利麻起遂使輕重失倫人人愁苦遐想柔
均前事吾觀世變傷時事計輕重多寡之等以著於篇
田之在洪武年者無可考按弘治甲子教諭
李益作邑志田賦考
夏地二千九百九十頃八十三畝
秋地五百六十六頃四十一畝斗糧二萬七千五百石
綿花地四百九十二頃折布淨花二千八十三斤折布
九千七百三十三純
桑六千六百八十一株折綿六斤十一兩絹八十二純
戶口之數畧而不詳且多舛訛又丁賦不著今世遼時
移典籍莫考在正德己卯
五泉先生田賦考
秋夏田凡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九頃三十四畝
秋夏稅凡二萬七千五百石有奇
草七千三百六十束
布綿三千八十三斤
絲綿六千有奇
布九千七百三十三疋
絹一百八十二純右田賦止此其以
丁賦者又有
鹽鈔十有七萬六千八百四十貫貫准銀三厘
黃丹三千斤斤准銀七分
綿羯羊二十隻隻准銀六錢
細辛一百三十斤斤准銀六分凡得銀五百一十六兩
有奇又有
石青大材木炸塊木柴黃熟銅山羊諸雜歲調多寡不

周而力差不與焉

弘泉韓子曰弘治以前丁賦力差供歳足則止不派或能以三十六里更用而迭休之以後乃通取焉所以者何以用聽差聽差者差已足無差而聽差也聽差者官盡收銀而貯之庫上戶丁九錢至七錢中戶丁六錢至四錢下戶丁三錢至一錢畸零者丁一錢於是無空民矣

戶口在嘉靖間

戶一萬二千九十八

口六萬二千六百二十七

萬曆間

戶一萬二千九百十九

口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七

嘉靖間

夏地六千四百一頃七十一畝六分八釐九毫

夏稅一萬五千八百一十八石五斗二升七合五勺七抄七撮六圭　存留四千三百一十一石九勺四抄九撮六圭本色縣倉一百一十石八斗一升零學倉一百七十五石永豐倉二千七百七十五石一斗八升零廣積庫則十五石七斗三升零折布乾州一帶二百四石二斗六升零　起運一萬一千二百七石五斗二升六合六勺二抄八撮一圭廣儲學本色七千石折布一千石固原本色二千二百七石五斗二升零折布一千石　秋糧三百石秦府

秋地五百九十一頃三十七畝三分八釐二毫

秋糧五千九百二十一石九斗五升五合九勺八抄八撮七圭　存留三百三十三石九斗九合二勺八撮三圭五粟本色縣倉一百五十八石九斗零學倉一百七十五石　起運五千八十石五斗一升五合七撮三圭五粟本色山丹一千石古浪城一千二百六十七石七斗二升零固原七百七十九石七斗八升零　折布廣有倉二千三十三石　祿糧五百七石

五斗三升零秦府草七千四百二十束零起運栢林寨四千三百八十五束零嵯峨寨堡二千一十一束零固原九百四十四束零站價七千一百六十八兩八錢六分零　農桑絹一百八十二疋一丈八尺三寸零絲綿六斤一十一兩布九千七百三十三疋二丈七尺綿花二千八十三斤三兩零　商稅課鈔折銀一百九十七兩五錢七分零

里人曰昔在漢人有言民有七死今之書筭無乃其八與無亡䟽而代告里災欺以其力是可嘆也又無立錐之土而誑爭輕則輕則既得相與為姦利不轉旋而交

明焉君子謂天道有知矣不寧唯是均糧甚大惠也不均之甚欲食狡猾之肉控告無門未奉明例輒坐新糧是無上也若王　丞者眞病狂人也且糧有定額額外之加亡慮數百金公行攫去幾於蔑執憲矣此無他派糧動經何月責限迫於凌遽人心樂委輸何暇問耗之輕重書筭利其然以爲痴人易與耳不復畏忌襲以成風盖所從來遠哉終今以來派糧宜限以盈何不得經月事竟大書榜文令人知成數脫有私意長奸許其人控告終不抑告人審爾書筭亦知成數之明白排布也

法罔之不容也神氣盡矣

問人言弊在由帖隱於小戶柰何曰鄉人不知闔邑稅糧總數故派者恣意妄加即毫忽間其利自百以其奇羨賄放小戶此其弊也屢見書手下鄉陷强宗漏小戶種種蠹奸不可縷指夫錢穀民命而此曹持其權害何時而已邪故余謂民有七死而後世增其一大君子加意於初派勒限於何日致愼於毫忽參驗於由帖而又明白中之告諭也所益多矣

隆慶四年縣丞陳謨奉文均田

地一萬一十七頃四十六畝四分

銀地七千三百一頃五十五畝六分

銅地一千七百十有一頃二十四畝二分

鐵地八百八十三頃九十六畝

次鐵地一百二十頃二十畝六分

萬曆十年知縣黄應科奉文均田

地一萬一百一十九頃七十二畝八釐

夏秋糧同

里人曰以是均田而世世不易也烝庶苦矣夫以銀爲

銅爲鐵爲次鐵胥人詭變更僕未終况身不至壠郎目不見沃瘠遂爲成籍吾不知爲邑人計矣里敝滋甚並列於後察見疾苦焉

太陽社諸比落往以沃土死富自庚午變爲沙田以此大困故

著論曰太陽社一帶故稱沃土歲入殷富自隆慶庚午河決而西壅沙十里高者如山如阜訖不可耕即有可耕幾一布種風沙撲而不苗不秀虛費工力於是乎室如懸磬枵腹而嘆矣折而東北沙爲坂沙其苗不發土

人施畚挿聚卒徒瘞其沙而猶故土乃亦有秋未幾河
溢沙復壘其上計窮無施獨有爲之派糧則少示存䘏
然不受實惠惜哉不寧唯是河壖故不起科細民無所
牟大利稍稍力作不償傲費冀異日者河汪淤泥乃亦
有獲柰何爭不得而控告行水者不知所裁一切加賦
至二百餘石比於常賦爲重將焉堪之況河道所經勢
難長久書以
祖宗懇荒田例而言亦不起科非乎邑里田稱　不足縱
一一蕃孰猶然不能家給乃粒术及濡歲賦加之肩背

必加賦乃爲賢邪此之爲云非敢暴振其短痛痒在身
不敢不告也
例有均糧理無加賦里中頻加民不堪命再著論曰一
邑之地即丈有餘田宜分派衆里人人受惠若欲呈能
見奇必外加焉此之一加卒不可減損累千百年未已
者豐年猶可凶歲若何里中加賦獨一端也與哉昔年
縣東斥鹵以河水之漑化爲膏田道士華道益因而按
畝加至八百餘石此一三池遺地震水淤居民告訐加
賦賦已成而水之遷若故無所賠納洒派闔縣此二說
言武定侯草子地詭寄紛紛於是派爲韓府祿糧此三
張文賢一齊民耳田處高阜萬無水患乃一戶七十餘
頃告涉於河不勘虛實一槩洒派此四今者郝十七又
見告矣一縣均賠此五夫輕易行重易仆此余之所以
爲里人患也然則若之何郝騰霄病將死謂其子曰朝
邑縣田若盡搜出則計畝一升三四合耳將死言善豈
是乎余奢其公言綴於緒論之末或者又言田在河者
予次鐵地邊河十里者爲鐵地爲銅地其它盡作銀地
如是則均之永永無敝不亦善乎姑著於此備異日君

子財擇
盩厔人以重易輕故文作論大爲之防以復於攝縣事
者
伏聞盩厔縣奉文移取邑里輕則蓋大猾託說彼長老
爲之首事也庸詎知彼此同一民也彼中之苦理或有
之而此之疾苦彼惡乎知之蓋有不容不緩頰而談者
朝邑地瘠民貧厥賦非輕加以河災頻仍此在常時衆
庶猶不免稱貸而益當今日而欲以彼易此即同加賦
將焉堪之嘗考鏡往事正德戊寅洪河西徙太陽等里

無田賠納稅糧曰不聊生填撫大中丞鄭公憐其艱苦
撥給輒則每石折銀五錢若曰蓋雖不能盡捐聊幾少
示寬卹云爾孰知今日殆又甚也蓋自隆慶已已訖於
萬曆辛巳衝決三十里壞我冢落潰我塚塋骨骼莽莽
相望於野哭號遍於東郊見者爲之酸鼻間者退有泥
田頃之淤爲沙阜一遇大風飛沙撲面或播種不成即
苗而不秀是以河壖之家鄉也積有宛財今則萩豆不
贍始而賤鬻及鬻今則衣敝穿孔甚之併日而食室如
懸磬輕折不足以恤其急洒派闔縣不與加徵乃庄人
不知我流離未安集呻吟未絕聲復有此累彼惡知其
不可也且邑里之困匪直於此歲歲告災無所歸命而
今又爲他人肩重邪試以兩地比迹而量力沙苑之荒
涼孰與陸海之富饒平野之枯槁孰與西洋之水田鳥
鹵之不毛孰與終南之物產孔道之衝罷孰與隱僻之
安逸細流之衝決孰如洪河之滔天此其孰利孰不利
覽於上志參之人言而吾得於耳而目之者則又彰明
較著已況我
國家方制萬里割地成賦因其土宜厚薄上下載在策府

萬世不易此孔一開今年請易明年請加比例糾紛而
來一瓜之饟安能供衆蓋不知其所終也且如昔年乾
州淳化假以歲侵借我輕糧里人噤無一語恣其易置
遂久假不歸至今復蹈爲故事庄人尤而效之邑人立
而待斃乎古人有言百聞不如一見吾知不履壠畝不
知衆庶之窮不見流民安知繪圖之苦是以不嫌喋喋
陳其所賭悉此困苦之狀蓋有繪圖而不盡欲言而未
能者雖其一體之仁無間於彼此而此之寒心終不忍
以彼易此也煩爲關白卷卷之心不勝大願
此歲頻加韓府夏糧三百二十八石九斗一升三合六勺
二抄秋糧一百四十六石六斗九合六勺二抄
隆慶三年改派郭駙馬草籽地九十二頃四十二畝八分
八釐該租糧一百九十七石一斗二升六合七勺
知縣李梧查出灘地新增草籽二百四十二石六斗三
升八合六勺折銀九十八兩九錢七分五釐補人丁禄糧
六慶關商稅周歲二百二十兩
在城及各鎮則歲課程二百八兩六錢二分一釐
均徭銀差

解京則有年例銀八百五十五兩四錢六分八毫供應
牲口銀四十九兩五錢及盤纏銀四兩
修理在省公署銀三十六兩王府民校銀一十兩兼有油
蠟銀一十二兩祭葬銀一十五兩近又有運石銀二十
兩富戶銀一十四兩邊倉斗級銀一十八兩
布政司柴薪銀一百一十八兩七錢馬夫銀三十七兩六
錢五分
按察司柴薪銀一百三十六兩九錢馬夫銀八十四兩六
錢五分

都司柴薪銀一十二兩
河西道齋夫銀一十二兩
新增督糧道馬夫銀二兩三錢
新增督糧道柴薪銀一十三兩三錢
秦府文職柴薪銀四十八兩
秦府銀五十四兩馬夫銀三十四兩三錢
本縣馬夫銀一百二十兩柴薪銀八十四兩儒學齋夫
銀七十二兩膳夫銀二十兩歲貢盤纏銀一十八兩春
秋各祭銀八十九兩芒神土牛銀一兩鄉飲銀六兩孤
老銀二十七兩五錢盤纏銀二十四兩
又有造船銀二十兩遞運所召募銀二百一十六兩軍
器銀一百五十兩八錢五分毛襖銀五十五兩三錢長
安縣鐵價銀六兩七錢四分三釐減扣弓兵銀二十一
兩六錢減扣機兵銀二十八兩八錢
力差
准銀五錢者縣門子四庫子二准銀一兩者大慶關巡
攔六巡檢司倉場秤子二准銀一兩五錢者文廟門子
一儒學門子三察院并布按二司門子三准銀二兩者

本縣皂隸二十四接遞皂隸一十二鐘鼓夫五預備倉
斗級二准銀二兩五錢者巡檢司弓兵一十六准銀三
兩者本縣各舖司兵七十五機兵三十二禁子五洛渭
二河水夫四十大戶五十二准銀四兩者布政司皂隸
五按察司皂隸八禁子二兵備道皂隸八兩安府皂隸
六禁子一庫子一永豐倉斗級一
驛役
嘉靖間原編潼關驛中馬六匹下馬二匹遞運所牛夫
百名後增渭水驛驢一頭遞運所牛夫二名每年解站

銀五千九百九十七兩一錢六分

里甲歲徵銀四百九十四兩二錢以待賓旅

民壯三百五十名以供守城廵邏廵捕

物產

物不問奇珍惟有奉生需用邑里無它奇五穀六畜所在相若蜀不論論其多且古者千樹杏萬樹桃桑棗無慮以億計葱韭千畦萊菔瓜田百畝秋夏之交肩任背負纖綸轆轤達於四境交易而退得數百鍾因之衣食滋殖諺云一畝園十畝田非虛言也王謙銑於梨沙底

美葱蒜瓜最其泊里韭南陽北陽多桃李濱河壖而上桃花三十里不絕此其人各任其能畢其力不待督責而競勸植果倍於樹穀任地之宜因天之時上輸租稅下而富家安其業衆其俗邑之地不足而猶不至大徙者恃此具也

風俗

十月農功畢有喪之家營葬事富者爲磚[illegible]砌之堂貧者穿土爲穴里鄰戚黨其炰羊烹鮮尹祭興祀崇列人[illegible]犢尚奇巧今者遵川路祭乃有古意過貧乏者共爲助賻襲喪陽家言歲克多婚嫁寒食葬不卜日

鄉人祭於墓士大夫起祠堂墓祭亦不廢若夫

冠必拜其尊者了無縣文鄉人尊用之

婚禮論財亦量其家聚委滿車是里之富人也

士峻各節工者不作賈商者貨足用余少時見少者尊事長者行有不吳畏人知恐貽鄉里笑衣食稱乎其家乃今小凌大敢爲不遜恃惡不悛家無十金之貲而豐衣美食不顧其後長此安極且又使酒負氣聚訟糾紛一入公門則兩兩追悔衆共講解講解不了爲干請干請

不得則甘心受罰此其所競者銖而而費以不貲愚莫甚焉顧其心猶然覺悟知耻其教化易入若夫男務力本女事織紝即八十不倦至貧益力

國有惟正之供先時而備及是委輸爭先首事而課爲一省最此則俗之美者也

食貨志卷之四終

續朝邑縣志五卷

官氏志

里人曰官氏在前代不盡考鏡即昭代亦多逸去今據故志詢長老之口特陳崖略

周　芮國在畿內爲王卿士芮良夫諫厲王說榮夷公語具左傳而桑柔玟刺語又爬切泰時芮伯來朝竟爲秦所滅

後漢　臨晉令孔僖魯國人肅宗時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不吉止僖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

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墓不審何在

晉　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爲政剛果甚有時譽　布衣時人爲之諺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其真操如此

唐　崔友之博陵人爲朝邑令

李琊宗人雍王之後爲朝邑員外尉

畢令史逸其名河南人唐乾寧四年爲朝邑令會同州軍叛亂挈其妻賓氏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仇家乘亂捽令首必死之令妻以身蔽捍被重傷猶不置令竊隙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貸之酒帛司空圖爲作賓烈婦傳

劉幽求武疆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以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　世傳塚在湯谷

宋　鄭諭字正臣德安人仁宗時爲朝邑縣令會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

元　成好德增修廟學顏英重修縣治並朝邑縣尹

大明設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各一人萬曆十年省丞

知縣洪永間莫可考據志宣德中

王鼎增修縣治景泰初

甲間創築城池

郭良館陶人進士天順五年至改建廟學歷官光祿寺少卿

劉禋字克誠澤州人以舉人成化六年至

鞠鏞字大器河間衛人以舉人成化八年至

費顯華縣人以舉人成化十六年至

李英祥符人以舉人成化十七年至館谷塈鋪多所措

治故志謂英善修舉喜用民聲稱籍甚去之日民莫思
也
劉道立字成已杞縣人以進士成化十九年至故志稱
爲政剛果立心平恕徵爲御史歷陝西按察司僉事父
老言道立十九歲在事凡九年始終一節當時久任如
此
蘇槃字德新南陽人以舉人弘治六年任志稱廉謹不
擾廉幾良吏余聞之槃厚學子月給燈油資夜誦一日
漏下皆門童赤贊舍稽勤惰適遇學人群而角戲不意

李至槃親執其兩人誚讓久之乃去出學門聞書聲喜
曰小生不當如是邪吾行學不見一人攻苦獨有此幼
學耳詰旦給燈油於是諸生愧感焉徙步稽勤惰近所
未有也居九年以大察去公論惜焉
閻泰字道亨平遙人舉人
李端茹都人舉人
張鳳汾州人歲貢好辱人不許人贖辱即素飭行檢者
故杖決之衆廉重足而立先是縣丞志與鳳同郡見除
目謂人曰若曹不識人以忠厚爲騃異日若主來當自

知之已而鳳至一如所云人服其言泰端鳳弘治中任
居未幾咸以疎庸相次解組故謗稱三官不及一任
魏傑夏縣人以舉人正德五年至志稱菲惡自持取與
廉潔縣長老言傑行縣不擕里長以市餅自給渴則飲
於途它日有婦人汲水過青衣前而飲之雖無威儀不
失爲循材
謝尚錫四川人以舉人正德八年任
許際謨吳縣人以舉人正德九年至初按牒得朝邑誤
傳以爲絕塞畏途不至久之知其近中州也單騎而來

見事風生片言而決號爲良吏居三月以違限解任人
其惜之
王道字純甫陵川人以舉人正德十六年任督緝盜盜
入它境以太陽諸里田地於河自中丞公議從輕額許
其折布又朝邑爲孔道不任供送建白得以郃陽澄城
夫馬協濟韓公邦靖作邑志道爲刻布至今傳焉
郜相字立之澤州人以舉人嘉靖三年至爲人廉誠自
將號爲平易而治官如治家一米鹽不苟上官數游揚
以膺鄉封父老相傳相愛人如子敎督諸生課督人胥

經功曹讀律例教讀汝其老憒者不得壞人子弟事聞
有條政平訟理役均盜息御史高翔薦除時死事特建
表忠祠又爲劉烈女建祠號知大體而爲百姓調停不
傷財不害民敢稱有恩至今六十年誦義者不容口而
先是功曹以讀律爲苦於是諭之曰今日苦它日爲政
不迷後一一成就感戀不衰初無子六旬後產一男里
人聞之爲一舞眉官至雲南左使
王思賢字夢說樂平人以舉人嘉靖五年至
王大節字汝操大名人以舉人嘉靖七年至

歐忠誠字純甫薊州人以進士嘉靖十年任才堪治劇
下車法両豪強故其稱曰西擒高漢東縛趙都風采凜
然亡何爲人所中聲名損於初任時官至知府
郭三仁字商賢蒲州人以舉人嘉靖十三年至道士華
道益以灘田投獻王府委高同知行勘三仁疾其侵牟
百姓且長投獻風寄屬衆敗大詠而前肩同知輿將沉
之河三仁佯怒而解之比事竟曰予百姓三仁力也初
三仁以接壞不受私謁里人服其至公河中疾其太執
[illegible]持信難矣哉

[illegible]字汝璘資縣人以舉人嘉靖十七年至有治才邇
[illegible]一健令也閣學翟文懿行邊道出蒲坂班越境
[illegible]祠於首陽山當道以爲游綃按驗它事罷之
劉尚義字伯正汾州人進士以御史謫任嘉靖二十年
至爲人純朴簡淡居官以靜治又執持不撓狹小縣城
外是拓東城四門起麗譙人享其利官至河南副使
盧賢資縣人以舉人嘉靖二十一年至
任希祖字元孝蒼溪人進士二十四年至爲人慈祥愷
悌捐租弊尚寬人論滌煩苛與民更始有節用愛人之

風厚遇博士弟子員月爲程督節勞年中不少厭多所
成造又建白塚鎮堡域民至今爲世利政平訟理相之
後一人而已升評事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初里人以
過柔少之君子謂嚴不立威寬不縱弛希祖有焉已而
嗣者用苛暴立威不翅束溼於是乎益遐思不置矣
羅文蔚綦江人進士二十七年至官至河南僉事
畢仕和石首人舉人三十一年至潛心理學專務以德
化民訟者聽其和解不肯剖決猶決一事欵欵勤人久
之曹務後廢上官非善也亡何調去實不持一錢蓋長

者也然雩而雨屢雩輒効其誠一如此
呼爲卿字相之遼東人進士三十三年任明年乙卯以
大侵長吏免上計其冬地大震幾亂賴中丞下記用詠
劉定之在事三年陞刑部主事
王凌漢忻州人舉人三十五年任
胡惟臣合州人舉人三十七年任
楊月桂四川人舉人四十年任
令狐鑑猗氏人舉人四十三年任有能名以憂補兩當
縣終合州知州

韓湞壽陽人舉人四十五年任
高魁字文選蔚州衛人舉人隆慶四年任
李梧字士任瀘州人進士隆慶五年任遷贛州州府同
知
高自修字元吉嘉定州人舉人萬曆三年任遷延安府
同知
黃應科字用賓翼城人舉人萬曆八年任
郭實字華伯高邑人進士萬曆十一年任
縣丞

元霄貴高陵人以才賢舉路稅官陞爲縣丞陞主簿陞三
原涇陽朝邑三縣在事一十八年猛不殘義寬不縱兹
後以子禧贈飛騎尉高陵男
洪武初有卞禮故志稱弘建百規開先來者自洪永而
宣成蔑可考
弘治間四川定遠文正方任丘劉經鹽山王錫汲縣王
頌汾州劉志
嘉靖間曹縣紀年湯陰蔡蘭楊鶴昌陵川盧西觀城王
儼大同曹志倖孟縣李景新周世聰四川井淑嘉唐允

恭安肅陳謨雲夢程一驥四川胡京榮壺關張時馨晉
州王國材保德康汝鉄
里人曰據故志若禮者眞縣丞也何黍一長吏近世若
蘭之才而廉國材之賢且材質而近厚戢志有焉穢不
著不彰善即微必錄人果負丞丞豈負人謨直以缺令
不遡逢月之閏攝事者二年足抵一任亦有足多後以
均田解組當其忿府不無事矣至足矣一驥陰狡織羅
志倖以齒爽身尤恭涇洪自恣年本刀筆咎何巧銀底
幾滿籯至今傳爲唉柄時馨非刑虐士既冒且肆不幾

於宵人而無忌憚者邪
王瀰在弘治間原武安觀來鹿王時舉
嘉靖間丁世通王政張騰霄劉伯鳳王會卿太同逝希
顏滑縣孫世祿蒲縣王之道
隆慶中時寵
萬曆間新野陳紀遼東王啟耕雲寶何應詔今太同王
佩
里人曰聞諸薦於長老唯唯否否第言時寵善屬文一

猾吏也伐高御史栢市利磨其碑謗謝能文世祿小有
才善侵牟諺言呼為孫胸兒謂刑毒也豁蹙不厭自賓
雞市筏木浮渭而東出潼關者再其關不知其斗城之
人知之僅以纪官孰謂泰法嚴哉
典史弘治間蒼溪何鑑膠州張旋確山劉泰
嘉靖時封兵馬富盤山劉閏黃崗蔡大益張相恩縣傅
經何秉清鄧懋
萬曆間蒙大叙李艮興鍾祥楊萬珍
里人曰清廉不貴乎卑官而才賢豈限於若類閏甫流
相號寵君大王妄自尊大者耶以經之暴戾恣睢傲上

虐下終九年傲一方伯始能免焉則經之惡已熟而蒸
與之魚肉可知已
教諭成化初有祥符尹成以舉人任陞國子監助教諭決
翟方舉人故志稱訓廸有方人材多所造就科目最盛
銅梁譚錦舉人志稱勤於訓廸陞晉蔡貢舉人資陽陳
驥偃師史相舉人宜賓李益舉人弘治甲子作邑志淮
南盧勉
正德間李一本舉人都顯傳大綸
嘉靖間向冲瀘州熊騰霄舉人獨落自負又驕且吝謹

陽雙應麟舉人博學能文與諸生為文會成就滋多發
鹿史籍祥符曹駿趙秉彝固安王弘兆舉人教規嚴肅
宜賓潘汝佐
里人曰汝佐值乙卯之變學宮傾圮小材以供爨其美
者作器用為市操戈不啻於此矣而帶署巡捕尤是與
事已而挾索有司罵士責齋幾不得為人矣無恥第一
之譏所為作也其它意在遊媚其氣易盈不罵不出口
彼哉彼哉不如彼之故險詐哉石州梁天叙舉人大同
成懋

隆慶任丘劉秉義河津師嘉言舉人督諸生爲會風度
可師瀘州馮宸安邑仝大言舉人
萬曆洵陽許邦直榆林王濟漢中舉人年應時今貴州
舉人顧一麟
訓導成化間平陸張裕以舉人任歷九年遷翰林院孔目
澤州張翀代州劉瑨蒲州衛一誠俄封杜銘陝州汪景
方祥符馮欽南充楊瓚景方歷官副使
弘治間忻州王頊台州劉襄歸德應仁各山戴相
正德韓宏南充張玠日坐講堂與諸生講解言行不苟

嘉靖間洪洞衛淮鉅鹿戹東魯高平李應麒祥符周寶
眉州劉本銓金鄉陳鉞巴縣鄧喬保德陳瑛泌縣張永
廉南陽齊世臣寶容光蘇九疇宜陽楊思陝州史淵陽
城宋卿
隆慶巴縣楊之喬平陸鄧文廣寶雞楊紹典
萬曆南召馮思恭南鄭王汝璘垣曲席愼儀今南鄭李
時貞成縣石訓
里人曰教職之係爾不重哉
國初以中式多寡考成績不者法必左遷雖閒少寄於學
教者莫不兢兢奉職今安得此夫志士聞闕而僭一臂
抱咫尺之義困不得施以爲卑卑爾矣庸詎知安所非
道安所非事苟既乃心前有程張後有師雙綱常人文
兩賴焉若君子儒哉嗣是若而人堂鼓空鳴學之不講
最下者双錫一个年大利與物相刃相劘廉恥抵冒風
之所靡至今未歇悲乎夫士而瞞然不澤經明行修以
須奮迅斯稱席珍寧不自知愧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責
其準矣竊附於巷伯之義矣
論曰諸名宦李公英善修舉吏之翩翩似儒者也若蘇

公槃之廉謹初爲對一聯以見志牢立脚跟要做一場
循吏謹縛肚皮耳爲百歲窮人行如其言終九年免官
究哉傑也竣潔禮也宏建方之與玠稱善作人此六七
公於法得祀近世若郃公相之不忝循良任公希祖爲
民父母蔡公蘭以清廉負聲雙公應麟善程督人文飆
起師公嘉言有學有行頌者嘖嘖與雙名相甲乙乃人
之不一從祀其間後世奚以觀焉故余著於此俟君子
議起凡以其人之賢久而益定固不係於關门之進遲
也

官氏志卷之五終

人物志

里人曰鄉先達長者故志大都不詳實行或錄其爵官而略其起家不佞每於耳孫末裔及一二知識多方物色終不得其而悉心焉憤邑卿以藉手

周芮人與虞人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如周決平入界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慚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遂還辛相讓而去詩云虞芮質厥成此也芮今臨晉

漢少公臨晉人嘗脫郭解於厄吏人逐之跡且至籍少公少公乃自殺滅口

按少公本藏亡命實不足齒列其亦任俠之儔與然感槩一也善則為排難解紛不善則為從井救人溺世之所共慕而遂治世之所必誅也

隋鉗耳文徹朝邑縣人曾祖靜仕魏為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

文徹為恒山郡九門縣令邑人頌之為立清德碑任大業六年

上官景吳上官村人仕隋別將淮海都尉開皇十五年卒男上官明祭朝散大夫顯慶二年卒見上氏墓記

唐嚴譔字善思朝邑人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搆大獄以誅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因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拜右散騎常侍初善思為御史時中書舍人

劉允濟為酷吏所陷當死善思懸其老密奏得免後見允濟不自言其事時人稱其長者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有政聲積官太常員外郎卿

元王由義字仲方起家以文學掾歷禮部主事拜中臺御史至禮部侍郎初為徽政院都事能抑內侍節浮費為御史屢有獻替從上上京抗章論衛士縱牧廢民田不便由是行營無敢犯者在西曹嘗議江西行省戰功主相震怒殊不為動廷論壯之在臬曹主四方獄持法平允以是稱其能嘗語人曰先祖贊畫一邑尚不希世苟

合今位通顯何敢鹵莽作儀曹數年糾習典故禮祀祭
舉設施注措如揩諸掌歐陽玄贊曰山義眞賢者也作
王氏世德記
大明
國初經制未定科貢求興士用明經顯得四人焉
高翔朝邑人有文學從名節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諸
所論奏無不關國家機事當上心者建文時尤戮力戎
事激發忠義靖難後
上召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没其産諸給

高氏産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駡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
掘先塋雜牛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程濟本姓成蔡家堡人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教諭距邑
數千里往來於里而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
年月日西北兵起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誅濟召入
仰而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晩也遂下獄已而兵果起
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爲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
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姓氏濟一夜潜往祭碑人莫
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碑一再擊遽曰止按碑族
誅無一得脱者惟濟姓名以椎脱得免蓋禳之祭也
也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篤名節濟好奇術
翔止濟勿爲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其術翔
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召濟死事濟曰願爲智
士翔竟死之建文慾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
出亡免難耳建文如言濟從之勞遇險幾不能脱賴濟
力得免從行數十年後又隨如南京人尚識濟後莫知

所終其子廉善鎗
文皇嘗稱成國公鎗法後知有廉
召與成國校併於殿庭廉進退敏妙成國弗能當也
上心賞其能命爲錦衣衛千戸子孫至今猶有存者
里人曰高公翔願爲忠臣貞之抗義不屈竟並心焉所
謂殺身成仁人所明知也若夫成公濟以術全君幾催
難者屢矣然其身與之上下終始從行數十年不懈卒
之軀全而君亦無恙大義克就忠豈在翔下而或以其
術少之何以解也儀所謂死事者忠而脱君難者非智

邪君曰術耳術耳諸葛孔明亦當世之巧術人也用之
匡扶漢室則忠矣術而全君昔不曰術而曰智而忠忠
可及也智而忠不可及也衞不引下宮之事邪程嬰與
公孫杵臼堅約謂死易而立孤難已而曰爲其易嬰爲
其難由玆以談此兩公之辦也故所爲建文君死也者
義不苟生所不爲建文君死也者義不徒死均之爲祉
稷彼時諱言此則光照六幽矣余恐世多目論故具言
之今高公有祠宜與程公竝祀乃見同道之義云沙底
里

馬仲昌爲大理寺左寺丞中曲里
楊景學爲金谿縣丞布政恭文其以
人材進者受春里
尉遲閏爲與化通判平雒里
王式爲清江知府受春里
周彧爲通政司通政初彧爲給事中舉劾無所避每有
糾彈必著緋衣諸大臣趍朝嘗令左右伺之見衣緋攺
容服爲待罪其已而果有論列如此數歲
上表其敢言遷通政使以此多忌彧彧有辭其貪者

上怒下於獄竟死籍其家無所有唯米數斗布衣數件名
訊其妻曰或厚祿而奚貧至此妻應以或自嗛不能盡
忠故俸稍不入於家寄本司庫中頃之司上或倅
上察其枉憫其清忠立誅譖者以俸金給其家再命沿途
有司致祭焉永康里有
賈訥據舊志但稱仕至知府同里有
仇名善安肅知縣受春里
張九成洪武十五年以人材爲山東新泰知縣
上給勑諭信符歷九年考績封承事郎初任會歲侵捐俸

賑饑特獎廣愛邑宰
席彥才喜慶里以老人進香 文皇奇其狀貌且善應
對授行在戶部主事滿考稱典幹子承德郎

科

洪武十七年甲子科一人
楊仲貞中曲里重慶府教授
二十三年庚午科二人
吳瑱平羅里太原府照磨
唐彝倫江田里如皋知縣

二十六年癸酉科一人

楊恭西莊里初爲給事中歷刑科都給事革除間

文廟靖難師起朝議命曹國公統師問罪恭疏言宜先遣

使講和不宜輙行征討忤

旨黜爲蒙自縣丞

文廟即位檢閱封事諸言進兵者皆罪之唯恭主和議甚

帝問恭何在徵之命除爲布政使部難之曰爲他省無

缺獨缺在陝西恭不得往

上曰朱買臣不爲會稽耶恭奚不可遂給

勅令馳傳往恭徒步之官廉得臧吏多所貶退居九年以

廉貞終於左使蓉塘集云永樂二年以刑科都給事楊

恭爲陝西布政使歎曰

陛辭蓋文獻足徵矣

二十九年丙子科二人

李濟懷恩里官至左副都御史一統志稱其才敏學優

歷官守法

樊晃北石村人舉進士河南參政先爲都給事吏部擬

晃戶部侍郎

英廟方辨晃曰晃豈戶部那可吏部無何

大行乃不果用

永樂三年乙酉科一人

王翼長春里沔池縣教諭

六年戊子科二人

趙整樂豐里河南道御史

歸儒永康里滕縣知縣

九年辛卯科一人

李廣長春里高尚不仕

十五年丁酉科四人

王福中曲里

馬駿魯坡里

王剛平羅里　三人未仕

楊茂夕陽里苟氏知縣福建道御史先後志不詳御史

據楔綽壞其半有足徵者逸者不少矣

十八年庚子科四人

王孜懷恩里王林衛經歷

王侶安仁里河南都司斷事

安永防于里時年十五未仕
周道受春里授洪洞訓導陞助教擢御史山西按察司
僉事道中式時驛騎將渡渭一老嫗從後呼曰君騎卒
妾子也妾孀居無倚恃此子而生且念當渡渭故追覘
之耳道惻然舍騎徒步歸人稱長者道後爲御史征雲
南■總兵傀珍實幾千金峻郤之義不受懲僉時有惡
政卒於官舍後出衆厰遮道哭奠是可以知道矣
二十三年癸卯科三人
張玘親賢里未仕

王禮曾坡里南部知縣
翟温安仁里騰驤左衛經歷
宣德七年壬子科一人
王昺安仁里同州學舉馬邑縣教諭以無功績謫河泊
所大使
里人曰按
國初教職以任內舉士爲一功馬邑蒸之科第爲坐謫立
法之始亦嚴矣哉而今燕燕居息不知教爲何物矣
十年乙卯科一人

王質平羅里武鄉縣教諭
正統三年戊午科二人
楊禮中曲里東昌府教授
趙衡長春里漢州學訓導
九年甲子科二人
蕭斌喜慶里舉第二人乙丑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通
政司通政斌爲人正直管易州柴廠保定志稱其廉謹
自守初斌以嬰孺患痘疹死家人斂以小櫝投之河榜
人張某者數夢老父追呼救人覺而兒啼櫝中白蕭氏

至今宦棄稷棄冰上生豈虛乎哉按故志斌宅心公恕
事不避難門無私謁
靳能沙底里馬邑縣教諭山陰縣知縣教馬邑時有門
者某少俊而貧能憐之偕諸子男同席研書時其衣食
後又攜至縣舍遇之恩禮益有加已而舉進士爲陝西
叅議爲堅楔綽下鄉躬自存問是時能已即世延其配
坐上坐叅議匍匐下拜擁扶至不得答拜後爲中丞意
孜孜厚恤不厭君子曰能之施僖厚矣而叅議下拜使
不答蓋長厚者哉迭世未行也

景泰元年庚午科一人
陳壽大奇里遂州學訓導
四年癸酉科四人
上志字祐里天順丁丑進士嵩縣知縣
賀威溥濟里張泰兩人府學舉
劉讓知賢里成化丙戌進士任戶部主事夔州府知府讓有氣槩先是爲主事監太倉與奄人和同故不相能謫東萊通判後遷永平府同知彊項如故永平志稱其剛斷

七年丙子科一人
雷嚴防千里任 教諭
天順三年已卯科一人
周易受春里未任
六年壬午科三人
韓倫溥濟里武清知縣以剛介稱絕跡公門
楊珪中山里舉第三人獲鹿知縣太僕寺寺丞在縣以廉謹稱居三載被徵或謂之盍飾儀容中科道選珪局局嘆曰吾非不知盍而不爲也居之自如竟以二毛歸太僕丞不列清秩未幾以憂歸當是時逆瑾用事廉竟乃不肯起家諸里戚以好語彊之終不聽已而瑾敗濡足者及於難而珪號知幾淸操益著幅巾終身杜門謝客於公門絕無干請至今號爲清楊子孫終窶且貧古語有之曰廉官可爲而不可爲珪有焉
趙雍江田里泌陽學訓導高平教諭
成化四年戊子科三人
劉偉中曲里人文水知縣徵爲御史兗州府知府文水多豪強論令往往債事偉至部使者封其杖二且諭曰

以此禁切梗化者偉藏不用獨以誠心直道爲理居久之衆庶傾心向化境內馴治於是偉嘆曰孰謂文水悍乎政恐人不肯作好官耳爲御史持法平允出知兗州未幾卒於官偉爲人忠厚老成且至孝御史時徵命淸戎河南行部至宜陽報母病疾力未及上疏乘程遄歸得母子一訣居喪廬墓三年足跡不至城市至今言孝必稱劉氏世傳偉落第與弟者同舍有拜其弟者乏人供茶偉代爲之人笑曰若不第爲弟者役乎偉曰若不第又不肯爲人役乎衆服其雅量

里人曰偉好奕適過而翁來色不懌偉終其身不奕此
孝之一事也余道晉暘馮憲使爲余言劉公仙去或作
爲傳吾友王傳著論闢焉蓋曰劉公正人也神之者誣
之耳共以爲然
靳時熙沙底里人能于有口辯未仕
安才防于里林縣知縣
七年辛卯科二人
孟熊望仙里未仕
王遜字汝器号祐里宏治庚戌進士授戸部主事出掌

錢穀於古北口觀湖河川難守乃上禦戎策
敬皇不果行既而請理京衛牧馬草場督牧事宜當是時
房山豪民侵牧地色檄涿州守按驗守不敢問謝去色
自按之且急豪民有與援色不顧曰法如是也爲貟外
會
詔求直言疏列五十餘事尋爲郎中督儲遼東又條奏邊
儲戰陳方略過山海關憲臣以誘殺勦邊士罪色又疏
言實非誘殺急行功賞以厲士心巡歷諸倉輒疏便宜
七事會[illegible]入塞又請選將添兵并薦其可任者數人兵

部銜之論謫阿迷州同知南人馴服若蒙白縣歲侵不
請先發以貸飢者擢守和州辯究圳導水利和民戀之
爲立生祠後爲蘇州府同知以直道近時遂免歸
十年甲午科六人
郭鵬字祐里舉第六人知曹縣曹志稱吏人畏服
張磐字中和樂豐里東鹿訓導曹志稱磐尚昔甚精長
老爲余言磐茂才時督學伍公福有風鑑許磐雖得舉
三十年寒官耳後磐歷訓導萬泉教諭遼東都司教授
左遷如其云前輩長厚信義委命不以智力求也

韓紹宗字裕後溥濟里戊辰進士刑部主事歷郎中福
建按察司副使故志稱居官有爲執法平恕關人思之
先是成化中爲刑部郎中
朝廷有大獄選擇公正者鞫之乃以紹宗應初在真定再
赴大同曲直允合輿情宏治初元上疏論時政多所允
俞云
劉永防于里山西樂平縣訓導
張珣防于里聊城知縣州名府同知以清謹著名先從
通判吏部舉天下廉有司二十八珣與焉

梁文盛沙底里延津知縣莒州知州延津志稱其識見精明才幹克濟修學宮導學而民不擾戊寅歲余會延津李參政載於左輔言文盛修學宮堅固六十年不壞嗣者易成以土亡何浥漏然後知前人之懷永圖也

十三年丁酉科二人

馬驥懷恩里甲辰進士攷上知縣山東通志祠名宦中廉明方正人不敢干以私有所可爲不避嫌道竟以此去官人至今號之於乎嘗道者安在廉明方正驥之名不朽矣

霍爵防子里清苑知縣邳州知州大名府同知先是爵兩任一十八年廉謹自持俸稍外無分毫取後避同知爲親行服已而禮竟謁選於吏部大學士楊文襄公雅重爵謂之曰若非知清苑守邳州者邪我爲外艱出清苑者三邳州者再歷歷聞子修名今衰矣大名善地今以付子爲優游桑榆地爵出而嘆曰大名養濟院邪我七十年孀居嫠婦更再醮邪至大名貞廉如初行部蕭然乳馬果蔬自給郎館穀亦不肯受時林縣馬邵守謂韓恭簡公曰自霍先生貳郡我雖一言不敢輕發數年得嚴師矣其見重如此

十六年庚子科五人

李貞溥濟里鄒平知縣漢陽府通判

蕭鵬字萬里江田里新寧知縣瀘州知州四川通志云鵬知新寧刑省訟簡多著愛民之政

周瑄沙底里道之姪永平府推官順德府通判恭簡公稱其世濟清白威介直道宜惠瑄謹篤

仇昉永康里平陽府教授李燮受春里開縣知縣

二十二年丙午科二人

于章育慶里成都府通判

雷寬字世望步昌里中牟知縣淮安府通判中牟志稱其行事忠厚

弘治二年己酉科二人

房瑄安仁里庚戌進士官至按察使先爲刑部郎中上疏論時政得失時人稱爲今家仕丘

楊煥西莊里由州學舉第四人河曲縣知縣

五年壬子科二人

楊友溥濟里新繁教諭

覺爵丁村里知鄉寧謁曲沃

十二年戊午科一人

東陽沙底里未仕

十四年辛酉科一人

韓邦靖字汝慶紹宗第三子生而靈異號爲奇童五歲讀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父問之對曰卽如毋武王非奕父大奇之八歲通舉子業十四舉於鄉二十一舉正德戊辰進士拜工部虞衡司主事奉部檄巡十庫與奄人抗禮奄人細服已遷員外郎都水司郎中是時

詔求直言邦靖乃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臣竊見

陛下自卽位以來　朝政不修

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群憸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薦臻迭興危亂之形已成

社稷之憂將大須者　乾清宮災

陛下下詔求直言在位群臣疏論剴切時政缺失指陳咎蓋天下之人皆以爲

天心仁愛啓佑

聖衷必將延攬聽納革旣往之愆圖維新之化潤澤生民永昌　社稷在此一舉不意

陛下徒事虛文不修實政凡諸過舉仍遵往轍臣工章疏則有施行而部官貲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囂然沮喪以爲

陛下遭此大異因循怙安尚復如此是

陛下無悔悟之期天下無治安之日渙散支離不可收結

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下尚不可而况使之離哉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摶沙之喩臣每念及此實懷隱憂伏望

陛下以社稷爲念于以收旣散之人心迓將來之福澤疏上

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乃得奪官爲民辛巳秋

世廟卽位起爲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革奸弭獄權豪斂跡是時

天子修史策功封爵太監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來朝開
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豪家占種乃前後上疏論列又
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 內帑賑
濟不許爲之慨然泣下復抗疏論列又不報復疏乞歸
疏報未下卽行西歸之日軍民遮留號泣不忍舍去抵
家乃損食不豫呼苑洛子曰吾其逝矣十九日必大雷
雨其日果大雷雨暴卒時年三十四先是正德時
上早朝御階有匿名帖言瑾罪惡瑾矯
旨命各官跪 奉天門下是日天暑酷烈又無片雲僵者

數人邦奇體素羸至午氣微昏眩呼曰死矣安得少水
活我衛士剖瓜飲水邦靖匍匐攫取食兄兄得甦同跪
者以失儀爲懼邦靖曰救兄獲罪所不辭也樊參議爲
立孝弟碑
檢討王九思曰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絕句詩類杜
子美及罷歸爲余誦其古歌詞浸淫唐初逼漢魏矣觀
朝邑志其亦文章之洪麗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
德之士也乃不壽而死嗚呼天邪孰爲五泉子邪
十七年甲子科二人

韓邦奇字汝節紹宗次子學有本源學者稱苑洛先生
治尚書時卽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弘治甲子乃以書
舉第二人會試不第歸著律呂直解見志正德戊辰成
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歷考功司員外郎明年辛未
考察都御史私袖小帙竊視邦奇曰考察公事有公籍
何以私帙爲乃掣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爲遜謝同
曹郎皆縮項失色尋調文選司太宰托意爲官擇人欲
發視帙封邦奇執不可曰發則有私諸曹咸依阿邦奇
執愈厲卒不更太宰銜之未幾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

政闕失謫平陽府通判決滯獄倡理學號一時卓異甲
戌陞浙江按察司僉事所蒞疏冤雪枉抑強扶弱除貪
獎廉節財愛民而不畏權要不憚險難尤人所不及它
時浙無巡撫統攝故賦役獨稱煩費邦奇理其事弛張
裁割身當怨勞釐爲四科事從簡縮法嚴徵散公不貲
供私不厲民歲省以百萬計抵今遵承命曰韓公科條
焉逆瑾錢寧託寵義子以鈔三萬錠符浙省易銀當事
者欽傀如其數邦奇檄知縣吉棠散其欽卒不傀宸濠
將舉逆先命內豎假以飯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邪

奇過寺見之立爲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
州邦奇召儀賓而詰之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
道歸語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逆謀
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克遂邦奇謂鎮守爲浙
之蠹不少假借鎮守怨之奏邦奇擅革進貢誹謗
朝廷逮赴■詔獄詔奪爲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士負
笈從遊者日衆乃著周易集說以覺來學辛巳
世廟詔起爲山東布政司參議尋乞休甲申復用言官薦
起山西左參議是年大同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偕亂逃

告官守竄匿紀綱蕩廢邦奇欲入大同城去二舍許逆
者使二人露刃迎且宣言城不可入是夜故燒參將宅
以懾之邦奇單車入城時諸司無官邦奇獨任其事約
法二條以戢暴亂曰大夫出疆安利所在專之可也幾
兩月鎮城雖稍安人不自堅因事屢變邦奇率以誠信
感格不至成亂十一月
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疏其姓曰罪人得獲即
日班師鎮人聞之大譟復謀殘虐邦奇迓侍郎於天城
以處分事宜馳白都御史諸軍聞言出於公信之益[illegible]

兵翌日傳首軍門邦奇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
使城人畏威懷德亂可彌寧侍郎不聽復生他變假使
當時即任以巡撫宣布恩威可無再舉顧使不終而代
惜矣乙酉竟致其事而歸戊子起爲四川提學副使尋
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
經筵啟沃關繫重大其秋主順天鄉試命題斥當時權力
柄事不悅言者承風旨謫南京太僕寺丞己丑再疏而
歸尋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大理寺左少卿以左僉都御
史巡撫宣府至鎮謂戰馬芻糧皆邊務之首即平市估

以易馬出紅腐以足軍咸爲感悅時大同再變
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
入左院事與掌院尚書王公廷相同寅協恭臺綱振肅
尋改巡撫山西於是旌循良黜貪暴定徭役平賦歛節
驛傳禁和買憲度肅然既而巡歷邊塞增飭戰守之具
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而邊屹然可恃戊
戌四疏乞休乃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
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
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

書參贊機務既司留筦振修百廢封植基本議保釐長
五上乞身勉留皆温詔卒遂初服益修舜業倡導來學
居八年乙卯會地震卽世豈非地紀絕而哲人萎耶有
識者於是乎有蒼生之憾焉訃
聞贈少保
賜諭祭謚恭簡云
西京許宗魯曰魯讀苑洛先生編年事狀乃知公學具
體用非世所謂道學者比也究心於理而不立異臨事
以道而不苟同進無所貽退無所疚古之所謂儒者殆

庶幾焉憲學祀正學祠中
牛斗字應宿蔡家堡人甲戌進士以親垂白乞 終養
已除工部主事嘉靖初徙兵部武選司郎中
世宗 詔華先朝冒濫軍功傳陞帶俸武職無慮千數
亡何冒濫者賄於當軸乃於
詔書中開貪緣之路被汰者醵金數萬遍賂柄事兵書力
爲之地獨難於斗懷金千兩無門可入兵書欲斗爲委
曲難言之而令司務歷喻意斗執不從兵書不得已召
斗於火房爲好言誘之曰此當國者意也吾與若爲之

柰何斗曰
朝廷初詔號稱聖明未幾輒欲反汗其何以示天下兵書
曰彼柄政者欲之子但奉行何患無美遷斗曰壞國紀
而博好官某不爲也兵書與而斥之曰若老郎中也陞
遠方郡守出張掖門道回而泣者有矣斗曰老先生戀
戀富貴一旦失位不免飲泣若某素寒儒也罷官守窮
願甘心何哭之爲兵書愈怒幾欲扑之而不得因移病
不視事兵書令他代署先汰華者復職如故斗以此無
何出知萊州與貴勢不合致其事而歸

正德二年丁卯科四人
韓邦彦字汝哲紹宗長子高陽知縣鄭州知州
程範字君儀縣丞珏子豪邁不群初任開封府通判有
袁金宦者餽餘金一盒嘗範怒而叱去頃之以艱歸復
除大名府賈祝被殺道傍其事莫測範悉號召其附近
居民集於北張舖而微伺其偶語果一人懼怖將以逝
去範執之鞫鉅發其先後盜狀擒治黨與人稱神明府
舊治依天雄鎮元城北於河嘶爲茂草範以暇時督率
民兵棰蘇闢磚不煩公帑而四門堅完屹爲河朔保障

河决杜勝奉檄董治相視水勢自白層皮口築堤七十
餘里水患遂息鄉人爲立遺愛碑以勁直不容於時歸
里公論惜焉子情
王朝雍字仲和郎中爸次子性至孝父以言事繫獄雍
遍謁諸貴人叩頭求解滕至青腫初受嚴州府推官多
所平反作理刑銘嘉靖改元應
詔言事勸
上勤學禮下節用恤民及葺文臣子孫冒濫軍功者行縣
不受餽遺自爲市菜和粥人謂之王青菜居五年陞澤

州知州澤富饒庫人以羨金嘗之立置於法叉榜示條
約罷不便民者數事郡中憚服青羊山盜起檄朝雍紀
功隨征剿已而軍敗陷賊中賊以仁德不忍加害諭以
威信賊因送出卒得賊所據要害及相扇之情白當道
日伺險進兵而省齊發使賊腹背受敵乃可遏也賊平
郍朝雍策始在賊中郡人共詣神祈禱比回日香煙四
十里沿祠祭報其得人如此已進懷慶府同知澤人爲
立去思碑更三郡操守益嚴監濟瀆祠池之貨不隨俗
竊取自潤巡撫徐公讚疏其賢陞南京戸部員外郎郎

中山西按察司僉事卒於官
翟貞吉字元賓安仁里州學舉招遠知縣以廉名
五年庚午科一人
雷子質字伯華安仁里少時穎慧能詩矢口而成與韓
公邦靖竝稱奇童年十四應試監臨者奇其才謂拾芥
一第會有飛語不果及庚午舉於鄉辛巳登進士授潜
山知縣未及之官卒京邸世傳子質故諸生李九疇後
身始九疇與諸生周盤同時歲比相爲伯仲而盤差優
九疇忌而衡之爲盤所傷而死子質父甫冬者白晝假

寐前廳夢九疇直入卧內呼之不應已覺而子質生知
爲疇也比卒時冬又夢疇長揖而去詳之亡何訃至子
質果不祿矣先是冬輸粟五百石賑飢有司格之不爲
關白不得入監子質射策甲科稱玄訾之報云
十一年丙子科三人
孟塤字汝熙未仕
樊得仁字恕夫孚術里河津知縣徵爲御史四川布政
司參議巡關時以功有文綺白金之賜褒曰忠勞可嘉
仍得仁閑武太平寨會有[illegible]警激周參將力戰具伏血

果獲首[illegible]以徵兩人竝發焉

王朝璽字仲晁邑第三子丁丑進士初授三河知縣有權璫張銳坐東廠先是知縣青衣小帽謁銳私第跪而獻贄璽獨不往會銳以嫩冰冠服及門又不肯屈銳滋不悅邑富民假銳勢影射差役貧者代辦璽清出之且按其罪以故銳大怒屬意當事欲罷璽官適銳有私人從旁解之曰縣君廉銳怒稍釋得調鹿邑鹿邑健訟璽為文告諭民多感化流丘盜起所在蹂躪璽繕城塹張疑兵為備甚具寇至城下三日百計攻取而璽極力捍禦寇退而疾不可為矣病中遷宿州知州卒

十四年己卯科四人

劉衢字道亨

張嘉言字伯行兩人未仕

孫巨鯨江田里癸未進士戶部郎中今家徽州

王三省字誠甫朝雍長子癸未進士初授大名知縣以才改長垣人有謀其弟產者自殺妻子厚誣弟婦[illegible]假手於所私倉皇告變三省迎謂曰此爾自殺何與它人遂窮治其辜一縣盡驚在事五年以治行異等徵為吏部主事會其父朝雍守澤州陷賊巢中給假往省之既已以伉直為當事所銜左授戶曹監兌浙江劾把總劉某不畏城社已遷郎中彰德府知府善馭宗室事事不因循滋弊亦不更張立異務在便民法加於豪強惠施乎惸嫠聲稱藹著以憂歸復除保定當孔道不能過時逢迎改潞安尋以疾乞歸築太樸園讀書其中比蓋棺有書數千卷而已始病時自作傳論比於行已有恥蓋篤論哉子傳以詩鳴

嘉靖元年壬午科一人

楊時禮字大節望仙里高密知縣調文水縣余聚於鄉會諸長老而時禮號長者謙言未宜於文水狀余曰公而自謂是乃所以為長者也余適文水知其以長厚稱矣

四年乙酉科四人

翟吾道字宗儒貞吉族兄子州學舉初授崞縣知縣調博平陞大名通判性直率無它腸在崞催科不擾撫猾縣有河南劇盜株連誣及滑民檄至吾道執不發時謂伉直

劉元登字仲升讓曾孫新都知縣起榮河縣唐文爽袝
學時閱卷得元登驚訝曰此大器也賞嘆不置與吾道
並梓其文其年得舉然竟不第
趙芳字了春孚祐里未仕
王朝弼字季良登第六子初授直隸井陘知縣■茂山
西樂平遷近井陘頻撫叙朝弼飛報意在邀功朝弼不
聽卒得罪改永清撫衛何事者日至羅織疑似民不聊
生不樂於官力陳休致兩任不滿一載風節著焉
七年戊子科一人

張源澄字靜夫文水知縣解州知州文水劇邑而解叉
遁鄉里難其理澄一意執法不肯少貶以徇因自號曰
一可解人呼為强張
十九年庚子科四人
王學詩字子言溥濟里舉第三人內鄉知縣
嚴天祥字叔善望仙里舉第六人甲辰進士除降縣知
縣既三年徵去一錢不著於身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
老以千數天祥持法不假借常約束吏胥覺微去兢兢
不敢縱以此百姓戀之己酉選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居

三月病卒
李友直字孟益教授聘子什邡知縣
王傳字與習三省子高邑知縣
二十二年癸卯科二人
史東陽字震之廊下里舉第二人南部知縣
王一治字子雍平羅里乙丑進士刑部主事郎中恤刑
四川坐不釋路御史獄罷歸
二十五年丙午科三人
李鳳字子瑞履澤里梓潼知縣懷慶府通判

楊乾貞字子正望仙里訓導稽子容城知縣
嚴天祐字叔吉天祥弟未仕
二十八年己酉科一人
王三益字謙甫朝雍第三子猗氏縣教諭繁峙知縣侯
安州知州
三十一年壬子科三人
段邦寵字汝承親賢里舉第四人絳州學正國子監學
錄戶部主事
王學謨字子揚學詩弟癸丑進士授太谷縣知縣陞南

京戶部主事郎中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潁州実南布
政司參議未任俄遷山西按察司副使兵備岢嵐以追
功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謫戍節經撫按保薦該吏部
題覆癸未以原職起大同左衛尋免
王學古字子獲學訓從兄壬戌進士壽光知縣調廣宗
縣陞濟南府通判又判順天府刑部主事戶[illegible]
郎中漢陽府知府
三十四年乙卯科一人
李燁字道光友直子石樓知縣

三十七年戊午科一人
段朝宗字公見魯坡里已未進士中書舍人兵科給事
中禮科右給事中徽州府知府
四十三年甲子科一人
何天衢字子亨西莊里
隆慶元年丁卯科二人
王尚綱字汝實安仁里平陽府訓導雞澤知縣
程愭字直夫鮑子臨縣教諭臨晉知縣銅梁汇縣
四年庚午科二人

雷士楨字國柱寺後里甲戌進士太常寺博士浙江道
監察御史
張所慎字以敬夕陽里嵩縣教諭偃師知縣
萬曆元年癸酉科三人
王嗣蕃字育之傳第三子
雷人道字由之訓導光耀子
郭如魯字希曾孝義里平遥縣教諭
四年丙子科四人
張徵音字作康夕陽里舉第二人西安府舉

王嗣美字實之傳第四子庚辰進士太原府推官選南
戶科給事中
王本治字以道余宗兄子
張濟世字惟康徵音從兄長子縣教諭
七年己卯科一人
王承教字公願安仁里
十年壬午科四人
王曄如字允淳余弟　子舉第三人
王有容字惟大從兄　二十

雷元善字汝仁士楨從叔

王交如字允孚允學詩子

貢

洪武時三人

王良傑見才人以十七年貢入太學二十四年刑部問事明年以勤能授山東部試主事又明年　欽署本部郎中事主事二十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授中順大夫月支俸二十四石爲事三十一年謫刑部郎中戶部尚書郁新薦其行能陞刑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月支俸三十五石建文元年正月准咨奉旨文武官員在京的一品至七品都與誥命八品九品都與符契欽此祖父與父獲有贈封此國初文移故存其舊

喬誠安仁里歷官勤能陞山西布政司左參政一統志稱其處心忠信措事寬平人稱爲長者

許淸永康里交南宣江州知州

永樂中二人

奚敏廟明人松江知府

黃秀長春里永年知縣

正統中八人

孟濟望仙里芮城知縣

張亨樂豐里德州判官

張璟沙底里藍縣訓導

秦理受春里無極知縣

席慶長春里未仕

仇約永康里未仕

李琛受春里汾州訓導

石秀望仙里　知縣

景泰時六人

薛義喜慶里鄠縣訓導

李蕃長春里安陽縣丞

張翼大奇里州學貢高邑知縣

党驍步昌里寧國府經歷

李敬喜慶里楊州府經歷

天順時四人

李詩寺後里河內縣丞　楊濟望仙里芮城知縣

、楊寶親賢里鄭州同知孟震西庄里未仕

成化時十二人

王臣沙底里清州判官　趙璞長春里興縣訓導

馬賢安仁里馬湖府照磨

唐通江田里武鄉縣訓導

、馬允安仁里未仕　馬驥見科中

周臨詳科中　孟釗望仙里兗州府檢校

韓威懷恩里介休縣訓導

上忠孚祐里德平縣丞進士志弟

楊銘永康里河陰訓導周璜受春里新安訓導

王墉沙底里以祖任深州大使因占籍任南鄭知縣

弘治時十七人

劉紹親賢里臨晉縣丞知府讓子

王簡安仁里州學貢阿彌州同知昺子

翟祥安仁里州學貢

楊廣永康里州學貢四川知縣

程玠字可玉長春里爲諸生有名以貢爲富順縣丞下

車捕胡悍進稅千石及諸不法事縣人服又捕治巨盜

虎剌寶賂以千金不色動戴氏子苟有合殺三人命多

而獄久不成一訊而决抵厥辜蓋其公廉正直故不可

干以私後以母氏憂遂不復出稱高尚焉其子範有文

風

吳珂不窮里　張輔懷恩里

李聰高家里　王純江田里

翟景陽安仁里州學以上五人未仕

王近仁溥濟里州學東昌府知事內黃縣丞

馬因安仁里夷陵州吏目

吳聰溥濟里改平利縣貢未仕

王銳懷恩里　孟奎望仙里竝未仕

馬輅安仁里縣丞恭子未仕

正德時十二人

尚賁永康里白河縣貢歸向永康里平利縣貢

張珩字獲珍盧氏縣訓導

朱璣沙底里未仕　靳傑沙底里琪熙子未仕

王賢崞縣訓導　孟塡

劉維絳縣訓導　王舉　孟易巖王刑

楊寅時禮祖宫峪衛經歷嘉定州同知
李九齡寺後里平利縣貢武昌府檢校
嘉靖時二十五人
韓鳳儀字應韶寺後里鄭州學訓導
里人曰韓公鳳儀玉貌學行爲一時冠興稱偉器足掄
抃一第乃竟不第設生洪永時豈在良誠下哉嘉靖間
角立傑出如公者不少矣夫亦有所限之矣
楊稍望仙里脊縣訓導
張文舉長春里臨海主簿

朱世祿字士養沙底里夏縣教諭
李聘西王里韓府教授
張汝知字子明平羅里裕州同知以寬厚稱郡中呼郡
守直斥其名呼同知必曰張翁
趙璀字汝完夕陽里未仕以善顏書著名
朱世爵字士修世祿兄未仕
張艮弼西莊里芮城訓導
仇儒傑字士英永康里修武訓導
張適道字依中平羅里澤州訓導

雷光前字伯勳長春里沿州判官浮山知縣
嚴堯薇字汝儀望仙里房縣主簿晉府典寶博學能文
著設錄行世典寶時爲　王器重
劉星字天宿江田里晉寧州吏目星告返方得晉寧比
歸舟行湍盜沉之江盡室無脫者余聞星貌及行事亦
厚人也而罹非橫悲夫
楊鼎字若川西莊里任縣縣丞
張騰蛟字子化夕陽里大名府訓導
王得衆字本寬韋林里蓬溪縣訓導

王世舉字時旅防子里彭山訓導華陰教諭署縣以治
才稱會憲學中節婦猾項不肯和同拂衣而歸
雷光耀字伯顯光前弟雙流訓導
薛萬鎰字子益趙州訓導潞府教授
徐騰蛟字大宗保全里蒲縣訓導
劉守字介廉下里陳留訓導青縣教諭
馬文字時獻寺祐里聞喜訓導
韓士充字士尹鳳儀弟子即墨縣丞灤州判官
忽守身字思孝魯坡里以病選授光祿寺監事

隆慶時四人

霄行春字景和子質弟子安仁里潞縣主簿慶府紀善

許守經字恒夫永康里阜城訓導

張汝楫字克用望仙里大名訓導

樊守思字子睿遼州訓導

萬曆時七人

權朝卿字國相親賢里鳳翔府訓導

賀萬鍾字君惠兩當訓導神木教諭

田崇業字汝修麟遊訓導

劉永圖字惟懷偉曾孫鄜州訓導

王皞如字允淳詳科

劉永明字仲晦永圖弟

王三至字至甫朝雍第五子王好詩盧氏縣貢

里人曰卿先生祀於其鄉余得於耳而目之者當品端其人矣韓恭簡公兄弟人品高邁出處正而節操嚴者作經濟並茂譚者謂一時山斗允矣允矣劉公偉忠厚老成純乎其孝王公朝雍之清介程公範之方正嚴公天祥之篤傾於法得祀而韓公紹宗王公爸及喬公誠韓公倫端謹無議若大高公翔與日月爭光成公濟智忠兩盡可謂同道初不列祀而頃始入之公議昭而人心允協猶嘆其晚獨以楊公珪雷公爵王公三省衆號泥而不滓者何為不祀蔚公能有能名且忠叔邪毀人所不及何可以功曹賤簡畧之嚴公謨先是入祀今忽削奪豈以其事文王占風角刻在方技而不屑越邪狄仁傑不事女主乎微傑則唐不血食而活死囚八百人所原者千餘姓陰德至尊尚不得列於君子之林邪吁吹毛求疵過矣

以例入監者

弘治間王用肥卿子簿清介剛直為時所稱

嘉靖間王朝璽爸長子氣磊才豪累試不第入貢為太學生著律呂私解見志親終廬墓人稱孝子 蕭通拟順知縣

王卿定襄知縣 程文聊州吏目

王公諱夔學古祖鄖陽府照磨 趙謹丘縣主簿

韓邦瑚恭簡公弟固始縣丞 趙璜兵馬指揮

東萊孫鄧州吏目 田上京衛經歷

徐自得鴻臚寺序班　韓士魁序班

王穆如余從兄子　李榮春

石得瑜　昆泉知府朝宗子

其以掾史知名者

元王楫字濟川宗朝邑之蔡邨經儒門習法律吏於州城

興元二路選陝西理問所令史累遷朝列大夫泰州知

州踰年乞休以中議大夫同知奉元路總管府致仕翰

林編修太子文學曲江張冲志稱天曆兵興關陝大荒

協同汪司徒均布國澤期盡拯救之方著道關勸富人

運米而西以佐濟邨灌州洞蠻耗邊費議招安遂徼寧

謚及知秦州民罹饑饉荒政又最它郡卒葬秦邨

明蔚能字惟善受春里人以吏員宣德元年授光祿寺典

簿陞寺丞正統十四年隨駕北征舉總督左掖軍務鼓

漆初以功陞本寺卿賜錦衣金帶以旌其忠天順初進

禮部右侍郎歷事五朝廉能謹慎後以忤　旨謫南京

光祿寺卿三原温公純應署芳規曰公視寺事三十年

不持一禁臠遺私邸也其尤爲人所稱者旣偕同官疏

請覈內供器皿

下禁獄私謂同官曰

吾愆區測能老矣當獨任之毋累諸君也已而獨受責降

謫南京未嘗有後言卒

賜諭祭

里人曰蔚公能起功曹無論致身通顯即其廉節終始

不易而任罪受罰不累同署最稱長厚朗倜詩背謔理

學者不加於此吾恐世關汾無聞故特表之鄉賢例祀

吾不知其何說矣

楊大清　衛經歷　劉相京衛經歷開州同知

趙烈汾州衛經歷　温潼京衛經歷易州判

温淳京衛經歷沁州同知以廉謹著名

張汝恩太原衛經歷

樊季冬汝州衛經歷

以武力進用者

望仙里鄭勇身長八尺宣德中選充將軍備宿衛後以

護駕功授錦衣千戶世襲至曾孫璽征安寧夏功陞指

揮同知署掌錦衣衛事

寺後里常晟寬河衛指揮始祖懋爲安樂州巡檢以征

劇盜劉繼兒功陞千戶嗣以功陞指揮今子孫世襲

其以子貴貤封者

元王亨都仁鄉人幼業儒世祖初得中原吏治草創嘗受徵辟爲縣幕官旋與時尚異同棄官不仕以孫山義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

王珍山義父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明王仲禮貞之祖贈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

王貞貞之父封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

尉仲章侍郎能父贈光祿寺卿

劉亨以子讓封戶部主事

韓顯以子紹宗贈刑部郎中

楊禮先任教授以子珪贈太僕寺丞

劉忠以子偉封文水知縣

王斌以子酉贈戶部主事

雷簡以子爵封淸苑知縣

王公諱世爵學謨父封南京戶部主事

遇廟覃恩得蔭封中憲大夫會■警乃已

段奎朝宗父累封中憲大夫徽州府知府

樊勛得仁父封知縣　斗卯　斗父封主事

王朝聘一治父贈刑部主事

王公諱來召學古父贈戶部員外郎

段孟書邦寵父贈國子監學錄戶部主事

雷世濟士楨父贈太常寺博士浙江道御史

徐文茂自得父封鴻臚寺鳴贊

其以中官知名者

李本長春里正統時爲御用監太監賜蟒玉歷事四

朝年八十乞身遣中使送歸私第卒

賜諭祭故志稱本事其兄政最恭謹

張福寺後里選充內侍掌司設監被蟒衣寵榮

王新孚佑里給事御馬監

孝皇時駕前馬驚逸人莫敢前新控勒就列

上壯之陞少監賜蟒玉後與壽寧侯廷爭事拳毆壽寧謫南京火者卒葬南京

其以功臣後占籍者

新市鎮有張萬戶祭祠據其子孫傳有遺像而不書銜

柔子弘政弘範弘範子珪俱有傳弘範元世祖開國功臣也像書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漢軍都元帥封淮陽王弘政銜曰都總管珪銜曰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蔡國公後因鎮守蒲關故葬柔于蒲東北石莊村元末而子孫還居邑南云余按元史柔定興人以功封安肅公加封汝南王謚忠武

其以廕入官者

元王民望侍郎由義子官直隸宣城縣丞

明楊綱以父恭賜錦衣指揮

蔚玹侍郎能子官鄜陵縣主簿

韓仲謨尚書恭簡公子入監讀書

人物志卷之六終

續朝邑縣志卷七

節義志

里人曰節義之於人也猶木水之有本源也邵滸縣寫較若列眉扶天常而植人紀故抱節義而爲人物陶冶人群不者幾於不觚嗟乎世俗波流節靡砥行立名揭日月而行足爲貴耳此余論次節義於人物後繼首之固有以也其具見前者畧陳族氏所不具者日爲一傳義之所推兼廉介是與卽輸粟畢收乃知世之所重在此不在彼作節義志

夫孝百行之原節貫神明生崇養沒倚廬孝思不匱可以維世於是首

孝行

唐孝親居喪著至行者

申屠思恭　呂昂　郭觚　張元亮　嚴謨

元趙艮　弘治中洛水嚙趙氏墓見棺之前和有文曰皇慶二年旌表孝子趙艮元史有

明孝子布政司照磨忽麒

麒負坡里掾士親終廬墓三年但食米粥不食菜果朝

夂致奠骨立嘉靖初知縣三仁上其事有
詔旌門
其廣墓未表宅者
知府劉偉　太學生王朝望　田除　蘇民望
夫丈夫子子自偏號爲男子女子著節則謂有丈夫之
操故峻名節而爲國死事者不顧身爲夫死而慷慨就
義不持二心令萬世而下覽奠觀望者悚然寒心勃勃
猶存矣於是次
忠烈

御史高翔　通政周璘
女子待年夫亡何限逝一聞訃其心以殉不惜旦夕之
命節烈丈夫何以加焉夫是以次
烈女
劉烈女者龍門村人成化中父母許婚楊氏子而病死
女易服泣不食質於族兄舉人偉而欲身臨焉偉不之
許也其家氏共弗許烈女悲憤因經死韓公邦靖贊曰
吾觀世之達人通士號稱知道翩翩然以自異於世夫
其日日稱說仁義不離口其自負豈在婦人女子下哉
然竊觀其所以不逮遠矣後三十餘年有李烈女嘉靖
末
李烈女者嚴伯村人以母氏之不安其室也痛父之無
後哀母之無依大哭三日憤而飲酰以死時年十四韓
恭簡公爲立傳若曰宅女恥人汚己也烈女自潔又恥
人之汚而死焉不直則烈女之節不著直之又非烈女
之心嗟乎烈女之心獨苦矣後二十餘年又有張烈女
出焉

張烈女西莊張世强女字市民魏珠爲婚萬曆八年珠
以病物故女竊哀不食誓以死殉母氏百端誘之曰珠
貧兒也既無緣早世它日擇壻更適富人不猶愈於徒
死邪女曰以一女子事兩人乎竟不食家人慮自裁令
其姑氏同卧起日伺防之不得間女不得已佯爲飲食
如故居二日紿其父母曰我已甘食矣以我故有誤田
事又以二履遺其姑曰歸貽若女酬爾勞苦紿之去閨
門經死年十六耳三日舁至魏門其面如生
里人曰三烈女視死如歸較出一轍劉烈女部令表揚
有名章敘李女其事揔縣人未及知張女從容就義不

佞稔知之其學子知之蔑可疑者直以不肯及是闕白
遂令久而生疑議格不行可若何雖然貞堅如石光皎
於日殆與天壤共敝矣
婦人從一而終世俗滋偷一之謂甚脩可再乎詩著鳴
雁艮醜之也
令甲夫亡守貞三十前立節槩不更事二姓終其身無瑕
許有司以
聞覆實表宅吾里婦者節奉
詔旌門者

洪武間張三妻節氏弘治中蔚太淑人薛氏正德間韓
太淑人張氏馬宅妻王氏王亨妻靳氏
嘉靖間韓繼宗妻雷氏韓廸妻楊氏張騰霄妻王氏徐
福妻岳氏恭簡公有記隆慶間王諱來召配宜人梁氏
其例得甄表迫於空乏者
進士雷子質妻王氏韓邦仁妻許氏雷子忠妻王氏
其節操最著未及闕白者
王思謙妻楊氏者夫死依舅幼子矢不它適舅姑屢欲
奪之不得故食以糠粃困之楊守益堅隆慶巳已舅姑
陰內任希顏之貲立逼就車無可柰何閉其門刎幼子
頭痛哭曰免哉吾舍汝去矣遂自縊知縣尩爲石其門
任世威妻閻氏者嘉靖中世威病死閻稱未亡人問之
終不肯改節久之舅姑利富人張應舉多貲以計遁載
其家閻不勝憤懣以破蒙面用刀自刎而死血濺滿床
彼閻應舉催庇貴勢人以免而節婦之操泯泯至今噫
者余爲立傳或謂閻疾應舉貌侵故不免自盡余笑曰
焉有惡貌不飈而遄死若是其烈者乎死固有重於泰
山而人以爲一鴻毛也人心不古哉

夫士見利思義亦可成人柰何利令智昏往往以齒焚
身修名與汚義者同年語邪於是次

廉介

侍郎蔚能　寺丞楊珪　同知張珣　周瑄　雷爵
僉事王朝雍　周道
韓公邦靖謂前輩俏廉以此
歲惡饑饉薦臻人人自危上義者希故明主貴五穀而
賤金玉有如積而能散焉
國以廩飢人可謂義形於色故又次

上義

正統間輸粟千石者監坊五百石立石並復其身千石

則有　高家里寇福五百石則有

保全里李玠　中曲里劉十九其粟已輸而倒止宅未

表者　溥濟里韓鎜

余高祖王公諱孝廉

里人曰凶歲之待儲蹐也猶拾瀋也萬人懸命奄忽溝

拼溝壑

國家不靳一札之書易富人粟活萬夫命不愈於以貲入

官乎顧歲無常豐家無常積人無常心此余所以錄上

義也今所在有預備倉社倉倉多匱乏不得已又釐富

民噫乎藉第令富民上義倉廥咸殷積凶年不患於無

具其惟長吏行之以忠乎

節義志卷之七終

續朝邑縣志八卷

紀事志

邑里爲秦晉咽喉春秋秦漢之季群雄力政首被蹂躪

父老言世乂則供給四出世濁則擒攘罔極也齊民苦

哉苦哉誠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按史記魏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襄王四年與

秦武王會臨晉哀王元年與秦會臨晉其後又會臨晉

者亡慮六七晉獻公與繆公盟王城晉文公會繆公於

王城左傳陰飴與秦伯盟於王城後改爲武鄉魏惠王

十七年與秦戰元里

漢王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濟河據長春宮太宗貞觀

四年駕幸鹽池經朝邑賜今年田租

漢莊熊言臨晉民願穿洛溉重泉以東萬餘畝使斥鹵

畝入一鍾發卒萬餘人穿渠引洛至商顏下乃止

正德戊寅邑人張珙言太陽諸里浸於河者幾萬畝乞

議捐稅都御史鄭公視狀知縣道白如民言所圮田宜

從輕額都御史許焉得以糧折布

里人曰錄前逐鹿騷動於里中者何可僂指然賜田租

約法三章僅一再尋余所謂若哉民也不可名狀矣
今天子振卹又衆庶休息於苟晌萬無足慮獨以縣當孔
道它無供給故志稱正德已卯知縣道建白朝邑爲兩
省要衝與蒲華埒而邑里獨缺驛遞又遡時河以南應
驛者率避遠而之邑遂爲三省之匯不任供送於是都
御史鄭公下記乃以郃陽馬騾二十頭夫百人澄城十
有五頭夫八十人協濟今不可得矣狹歲來
直指者按同州一切取辦邑里里人獨苦有爲論者曰
郡來于縣縣統於郡上下相維建置之始何嘗不皆乃

晩節末路稍稍易置如三原不隷於耀州渭南改屬於
西安豈故爲是翦翦哉不得以已也於乎始乎隷卒乎
卵壓始乎卅卒乎魚肉一羊十牧幾於蠻粉矣異日有
請問者我爲陳露肝膈焉

右紀疾苦

元大德七年八月六日關內地震震圮縣廨詳具縣治
碑中
弘治十四年正月元日關中地震朝邑爲甚壞城郭官
民廬舍高原井竭卑溼地裂奄忽水深尺許蒸蒸驚惶
四出壓死四百餘人至十一月猶震不已
敬皇遣都給事中蕭斌祭告
嘉靖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子刻地大震聲如雷而勢如
簸蕩一時廬落盡圮死者無慮數萬卑溼之處地裂泉
出高丈餘因而井竭洛渭可涉泉出有魚有炭有積薪
水溫可浴一晝夜動二十餘次大樹忽仆忽起人人自
危面無生氣方是時遁者倡貪抄畧幾大變兵道徐公
貢元馳至省城會方畧以誅殺定之
天子出大使祭告賑卹大使作色顧謂朝邑無害抵臨潼

大使死已未震猶不止
成化二十年二十一年大侵人相食大徙
嘉靖戊子歲惡民流自五月至九月不雨辛卯旱甚壬
辰益甚甲午大有年癸丑薦收人就食關東丙辰黃河
清
隆慶庚午河溢高數丈流殺人民浮尸盈野生者攀樹
而棲數日不火食自大慶關抵縣治三十里不見水端
漂出舊囊爭分不得白於丞據爲已有逃火不懼非天
也

萬曆戊寅冬三白井凍已卯麥枯夏大熱閉悶者熱死
庚辰河又西徙墳墓廬落衝決哀號徂對閉者酸鼻其
秋雨霖壞稼廣濟村雷恭妻一產三男
右紀災祥
韓公邦靖曰關中南有崤函之固北有蕭榆之塞西阻
棧道東據黃河古稱四塞之地故曰秦得百二焉然河
自夏陽而北兩崖山嶺峻複不可以師夏陽而南經朝
邑至潼關凡百里率平曠易渡漢高祖往來關中皆由
臨晉而七國謀反亦由此入兵是朝邑者關中之隙道

也故一方不戒三險俱失矣
嘉靖甲寅河決而西關人探水中得銀甲剌有魏豹名
字按國策有衛臨晉之關之文蓋自昔励勤之際設險
之嚴如此關故有新城寨今沒於河
右紀扼塞
東門窰塲而生氣損寺坡動土而土人死北門捐餘氣
而周氏一戶貧盡自西方開口而獄囚繫主者不安嗟
乎堪輿術不之信也獨不爲丞㡯保障地乎徵術察水
未可以瞽說少之也

隋煬帝義寧元年朝邑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
降於唐高祖
今洛以北自王家莊訖新莊以東長渠一道幾二十里
鄉人傳爲隋煬帝行舟故道吾不甚省洎讀今獻纂言
虹縣鑿壍道河千里無水是煬帝積黍行舟處乃知鄉
人之云有自來矣
姜師度引洛堰河溉馮翊河西二縣又開河以溉通靈
陂將棄地二千餘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春宮嘉
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古之得時而篤盡心

民事如此
縣故有朝邑驛今廢
縣南三十里有南芮鄉北芮鄉皆故芮伯國
天順間生員有上馬助邊者有入粟助邊者今窮之矣
安得有此
壽官有百十歲者平羅里吳良百十二歲者西王里李
準百歲有平祐里尚苗焉今多大札即百歲亦無之矣
丞宅故不利丞後丞王夔將軍提劍而至呼葬東城頭
日床下發掘見巨尸佩劍在旁與夔中不殊因遷城東

自是渠息今改爲厩鎮有馬神祠
縣故有三倉一在縣一在學一在仰君仰倉坐原下七
處嵩石廣稱殷積顧不知何時易爲民舍損巳成而虛
耗見矣
周瑄年八十餘有疑則策蹇就恭簡公而問焉瑄爲前
輩至老不倦如此
訓導張珩病幾死弟珹時年十八受學於珩禱之神願
以身代巳而珩瘳愈珹果死
右備遺

鄉先達文多不載獨職篇籍
王巷兵法綱目一卷養浩論一卷
韓恭簡公苑洛集十卷苑洛志樂十二卷正蒙拾遺一
卷啟蒙意見一卷洪範圖解一卷後總名性理三解易
占經緯四卷易說二十四卷書說二十卷毛詩未喻一卷
韓邦靖五泉集二卷朝邑志一卷
王朝璽閒懶子一卷
王朝雍燕石稿二卷文山浪談一卷
王三省選大明風雅十卷潼谷集十卷

雷子質靈陂詩草一卷
張珩周易講說一卷
嚴堯撤槐亭謏錄十卷
王傳西崖詩集四卷畫沙語三卷
王學謨諭三關將領檄三卷紀事勒文一卷
右論卷
里八曰鄉先生類能論著其所表見皆不虛若夫探理
竄發不傳之祕微獨邑里陝以西橫渠先生以來呂文
簡恭簡公兩人而巳述者詞章繁而理學微余是以益

嘆紹芳之難也
世父家食若干年而塊處披籍循不肯著書間有一
二乞言皥如以請業數從塾下執毫素塡者爲邑志
也日認認焉旁午不厭竊覩其意不在繪藻競采斯
於達隱暢鬱存故實而章鑒戒益志念深矣維茲秒
秋始成編勅皥如繕寫自媿六書未諳辭謝不獲命
世父申曰卽此是學於是恍然而悟敢不敬應唯其
幸成世父之志不自知其工與否矣
猶子王皥如謹識

朝邑縣續志䟦

續志成於王大夫在韓志四十載後梓傳於今郭邑矦又距王十載所矣文獻紀志故志郡邑大故故吾邑不可以不志志不可以無韓又不可以無王而尤不可無我郭侯之鏤布垂久也矦來數載剔蠹導利未易措屈

隱隱民瘼蓋得之性靈云其引續志日核而文嚴而有體可以並韓信遠又曰大夫不究厥施憂國饑渴吾黨以廣德心樹尺寸噫嘻矦之志見矣日廣日樹其毅然民瘼之思哉吾於是知吾民之受福於吾侯者深也是志也王大夫自序而復詳於雷大夫再繼以侯已而家大夫亦贊末簡矣顧余小子復何喙第因矦之傳迹矦之政而稔侯之存心吾邑也矦業已

聲

當宁邇將被

寵命爰托

耳目之重以須他日鹽梅之用繼矦者

吾願不失吾矦意也則王大夫所爲志憂民饑渴之念庶無負哉

賜進士出身四川按察司僉事前南京

戶科給事中含宇王嗣美撰

朝邑續志跋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夫志也者所以紀實存故章往憲來非擅三長而具史筆者未易言也今天下郡邑各有志詳者或失之蕪簡者或失之踈詳而不蕪簡而匪踈品裁具而體式宜其諸河汀子之續志也乎君子曰匪志也亦可以爲史矣或謂其詞存褒貶義切風戒者何曰河汀子蓋以志其感也所感而起者固所以爲終其諸寓春秋之旨於斯編乎君子讀續志而世道之感深矣斯編也豈徒補邑乘之闕略資來者之考訂而已哉

邑人西濵子王儁跋

續朝邑縣志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王學謨撰學謨字子揚朝邑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大同左衛兵備道初正德己卯韓邦靖作朝邑縣志當時號爲佳本學謨此志成於萬歷甲申繼邦靖之志而作故以續名然名爲續邦靖書而邦靖所錄此志仍錄蓋病邦靖之畧而欲以詳贍勝之特以邦靖名重不敢訟言相攻故諱曰續耳自序謂匠意綴詞稍稍自異其大旨可見觀所敘錄視冗濫之輿記何爲有法然筆力去邦靖遠矣

饒南九三府總圖說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郡圖說一卷》提要

饒南九三府總圖說

九江道者饒州南康九江三府隸焉先是分守道駐南康分巡道兼兵備駐饒州於三府皆得治而九江最要害獨以兵備道駐焉邇以繁簡不均始議請分屬於是兩兵備各以所駐爲巡地而以南康之星子都昌分隸饒州道以建昌安義分隸九江道而分守道事稍簡轄三府如故故得統三府論之江西諸水總滙鄱陽湖瀉注大江匡廬山障之饒州

在其東稍西北而南康又稍西北而九江其地東接徽衢安慶西接蘄黃武昌大都爲豫章北戶云以繁劇論則饒州爲上而九江南康次之以衝要論則九江爲上而南康饒州次之此其大凡也若各屬縣自爲繁簡衝僻具列各府中茲不著

饒州府　　最繁　次衝

饒爲郡廣伍百零拾里袤叁百里東抵開化之夾坑西抵都昌之虬門南抵臨川之石坑北抵建德之木田岡郡城負芝山鄱江在其南會浮梁德興徽信諸水西入鄱湖昔人以豐饒故名郡謂其地沃土平然濱大湖連二省其民刁而好訟其賦繁而多逋其盜賊時作而弗靖重以藩封在焉奸宄易生於江右稱劇郡云所屬縣七自鄱陽附郭外號難治者首餘干次樂平次安仁若浮梁民俗稍醇德興萬年僻在山間於治差易矣

鄱陽縣

鄱陽附郡郭其形勢具載郡城不論其地東界樂平西界都昌南界餘干北界建德初建德爲北來孔道鄱陽受其衝隆慶中格弗通民稍稍脫驛騷矣西南隅卑下夏秋間皆巨浸民多水居閭流携它所脊腴之地俱在東北隅文獻彬彬稱盛焉賦入既廣逋負日多吏奬因之乾没爲奸不可窮詰又宗藩所都事多牽制軍民雜處控馭頗艱稱江右劇邑云

餘干縣　　最衝　最繁刁

餘干古干越地也東山據城内而琵琶洲亘其前昔人稱爲明秀之區其地東距安仁南接進賢西入鄱陽湖盖水陸交會之衝舟車供億日不假給厥田上上歲多二熟山宜茶貿易南昌民富而奸好隱匿積逋負佐猾吏爲欺舞蠹弊糾結不復知有上法地廣民衆盜賊出没而黃坵埠乃其淵藪習俗已成即廉明吏一旦居之未易挽也

樂平縣　　最繁悍　次僻

樂平山邑也泊水在其東登高諸峰環之東抵德興西連鄱陽北界浮梁而南則廣信接壤焉土地高平山氣麄峻民俗負氣好鬬動輒持兵相戕殺奸民刁訟逋負日積又多包攬之弊雖地僻無郵傳之煩而獷猂難御稱

淳俗甲於七縣云

浮梁縣　最僻　次簡

浮梁當郡之北境其東南則樂平北則徽州之祁門東北則池州之建德雖走間道不當水陸之衝其土沃而產饒其俗富而尚侈文獻相仍民急上供而趨逋負爰書稀簡饒邑最稱醇焉獨景德鎮去邑二十里陶廠所在商工輻湊亡命作奸莫可窮詰工興則挾傭以爭工畢則鳥獸散而爲盜隱憂其在茲乎

安仁縣　最衝　疲　次簡

安仁邑小而衝東接貴溪西接餘干南爲東鄉界北爲萬年界皆去邑三十里而近舟車四達郵傳供億之費日尋賦重差繁民不堪命奸宄潛匿多爲盜窩而鄧家埠尤甚若其民務農工士勤學業即時有告訐之風猶近醇焉得才吏而治之可辦也

德興縣　最僻　最簡

德興故名銀城以銀大發其地也五代時置銀場宋范仲淹奏罷之其地東抵衢州開化縣之交坑西抵樂平縣界南抵廣信之弋陽縣界北抵徽州婺源縣之鳥石大河縣僻居萬山中峰巖繡錯土田稀少賦稅比它邑爲輕民富而勤邑號簡僻焉然俗好訐以風水相競婚娶論財未足稱良俗也

萬年縣　次僻　最簡

萬年故鄱陽餘干樂平貴溪四縣地也正德間盜起姚源平之因割鄉之四爲縣其境北至郡城南至安仁西至餘干東至樂平縣而設甚僻近有自弋陽趨鄱陽者便於捷徑往往自百丈嶺而來然終不當孔道其山險其氣勁民多力田而喜訟輕鬪猶有姚源之餘風若控馭得宜莅荐不興政務稀簡稱易治云

南康府　最簡　次衝

南康舊隸九江宋始爲南康軍郡治在廬山五老峰下面臨彭蠡大湖山川形勝甲於諸

郡實爲江右門戸云其地南則南昌北則九
江東爲饒州西爲德安土瘠民貧賦稅訟獄
不能當大郡十一昔人號爲江東道院卽淳
簡可知矣屬縣四星子附郭最貧則最淳都
昌稍僻而沃民漸習奸頑安義僻居西南偏
地狹民瘵事亦稱簡獨建昌地衝而繁民俗
詭悍積逋宿蠹府特難於勾攝云

星子縣　最簡　次衝

星子附郡郭其境南渝大湖遥接新建東南

距都昌西南距建昌西距德安而湖口在其
北德化在其西北云縣本匡廬山麓稍下卽
入湖以故土狹而磽商賈所不通其民僅以
力穡儉陋佐其貧絕無甘脆雕繢之奉非落
蕭條訟庭閒寂民俗最爲近淳設有水驛地
當衝僻之間糧差間多逋負則以入薄而取
之寡也

都昌縣　次僻　次簡

都昌之南而東西皆濱大湖唯東北倚山以
近饒故物產沃於星子額徵易辦邇年民俗
好訐加以四連鄱陽湖口彭澤之交糧差逋
負東抗西匿訟獄漸繁矣湖之上有三山標
石諸山下有小磯山石流嘴皆昔盜藪也盤
據弗靖出沒大爲民害式遏旣舉湖不揚波
舟車簡至稱易治焉

建昌縣　最衝　次繁

建昌去府治百二十里而遥南至省下一百
二十里北至德安六十里西境自寧州而來

西南境自袁臨而來盖四衝地也輪蹄館穀
驛騷不絕地廣土沃民不甚貧而奸蠹特甚
其俗好訟而誣其賦繁而多負其錢糧多飛
詭而隱匿吏弊百端莫窮所自奸民日走省
下僞空越訴負輒竄身百不一杜民俗敗壞
極矣須妙選甲科吏鼓絕紘而更張之不兩
考不得治也

安義縣　最簡　次衝疲

安義故建昌地也正德中以建昌地廣難治

始析其安義伍鄉爲設縣治而以其旁新建奉新地割隸焉四逼旁縣地狹而貧民困繁差賦多積負其民往往遊術四方以糊其口又嶺南使客不便入省者往往自奉新來取道於茲比益稱絫焉然地偏務簡弊蠧不深難易絕建昌矣

九江府　最衝　次繁

九江府古江州據建康上流舊爲要害重鎮

國朝置九江衛控焉衛屬南直隸附郡城中兵

備副使得轄之府濱大江而居東西廣三百九十里南北袤三百八十里東連安慶之望江西接湖廣之蘄黃南與南康建昌鄰而北渡黃梅京師孔道出焉土瘠賦繁水陸受衝其民匱於供億疲於奔走又洞庭鄱陽二湖皆盜賊淵藪出沒多在江洋詰禦小疎憂且不測軍民雜耕調劑惟艱民不刁詭政不浩繁而號難治以居最衝當要害也

德化縣　最衝疲　次繁

德化附九江郡郭形勝不復論其地西北東南交與郡同而東界湖口南界德安此縣幅員也

國初即其地設屯田其上田皆屬南昌九江衛而次者以授民故土狹而貧舟車絡繹戶稅特重而沿江之地沒於潮汐民益艱食近築封郭桑落二堤歲事始獲民甚賴焉其物產民風若不異星子徒以濱江孔道設有榷司商賈泊湊差具繁盛縣令治民事十不當劇

邑之五乃其精力耗於迎送間矣

德安縣　最衝疲　次簡

德安接九江南連建昌東則星子西則瑞昌其地逼匡廬淪鄱湖編戶最少土瘠民貧不幸當孔道夫馬供億之費即仰給旁郡縣恒苦不繼役繁賦重民不堪命矣初唐義門陳兢十八世同居民知孝弟稱爲善俗自頃疲於奔命積猾成刁積逋成頑告訐者漸繁吏治於斯弊焉

瑞昌縣　最僻　最簡

瑞昌於九江稱最僻矣縣居瀼溪之北亦山邑也編戶僅一十四里絕無迎送之擾山險氣桿其民好巫祝尚氣力以徙鬭殺人爲事地交湖廣興國州壤大盜出沒東討西匿有柯劉二姓者實居興國瑞昌之間曰尋干戈近立興瑞里巢以聯輯之乃釁蘖幾搆移牒不相統一識者有隱憂焉正賦絕寡民事亦簡惟歲派潯陽驛等處協濟貳千金山民負

固稍難於徵解焉

湖口縣　次衝　次簡

鄱陽湖自鞋山大孤而下北奔大江而上下二石鐘山縮轂其口縣治憑焉是爲湖口縣二鐘皆壁立江畔嵌空瓏瓏天設瓌狀登山一望浩渺四瀰身在浮島天下勝處也編戶百餘里土沃民稠陸務耕農水便操泅賦輕訟簡民未病衝也江湖之交巨盜出沒無時鎖鑰是憂南湖嘴守備鎮焉糶兵詰奸民恃安堵矣

彭澤縣　最簡　次衝

彭澤古縣名也唐始徙治於茲縣城三面倚山廻環壁立唯東一面臨江去小孤山十里而近其境西南接湖口都昌東北踰馬當山交望江江右之境盡焉而小孤橫截江流孤懸一柱又江右一門戶云山峻土沃民多尚文儀習經商間有健鬭者無傷善俗也縣視湖口里狹而民稍饒事益稀簡獨沿江洲渚多蘆課近稍增額民頗病焉大都淳簡稱易

治矣

三郡地圖說跋

直指使者代

天子省方以輿地觀民風以繁簡稽吏治職也今使者東萊趙公皀盖所至必命其郡縣長吏圖其地境而系說於圖後以稽其繁簡衝僻難易饒南九三郡世懋所轄也圖上公以郡縣吏各自鳴多失實或支蔓不切令世懋

得以意自損益焉且曰務簡而明夫簡則□盡明則易長簡而明此良史才也而世懋非其任也業已承委輒不自量詮次簡擇大都自經界形勝而外略見其煩簡衝僻以示難易誤者正之浮者汰之間有未備輒附臆見其毋乃損之而更褎之乎要曰公採互觀較長絜短比於當局之見差爲實錄云耳若乃循良握篆可使榛枳爲康莊庸壬當途或變鵷鸞爲鴟鵬盤根錯節實資利器晏安鴆毒秖足懷居此又在人不在地之說庸可以故紙闗成敗乎盖說成而僭書所管窺如此

分守九江道左叅議吳郡王世懋著

三郡圖說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傳已著錄是編乃其官分守九江道時所作三郡者一饒州二南康三九江皆所隸也凡地之衝僻俗之澆淳民之利病皆撮舉其大端而不以山川古蹟登臨題詠爲重葢猶有古輿圖之遺法末有世懋自跋稱直指使者東萊趙公命郡縣長吏圖其地境而系說於圖後既而以所說失實屬世懋改定之故以圖說爲名而不具其圖云